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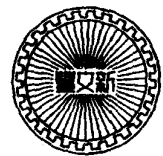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四一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四一冊目錄

哲學類



理 學

| | | | |
|--------------|--------|------|-----|
| 麗澤論說集錄十卷 | 宋 呂喬年輯 | 續金華 | 一 |
| 管窺外篇二卷 | 元 史伯璣撰 | 敬鄉樓 | 九五 |
| 理學類編八卷附校勘記一卷 | 明 張九韶編 | 胡氏豫章 | 一六一 |
| 思菴野錄三卷 | 明 胡思敬校 | 關 中 | 二五五 |
| 樞菴日錄一卷 | 明 薛敬之著 | 芋 園 | 三一三 |
| 胡子衡齋八卷 | 明 王 燁撰 | 胡氏豫章 | 三二七 |
| 九諦解疏一卷 | 明 胡 直撰 | 昭 代 | 四二五 |
| 二艾遺書二卷 | 明 王 焯著 | 雲 南 | 四四一 |
| 艾雲蒼語錄一卷 | 明 艾自新著 | 關 中 | 四四二 |
| 艾雪蒼語錄一卷 | 明 艾自脩著 | 關 中 | 四四七 |
| 雞山語要二卷 | 明 張舜典著 | 關 中 | 四七一 |
| 致曲言一卷 | 明 張舜典著 | 關 中 | 四七六 |
| 明德集大旨總論一卷 | 明 陳 瑚輯 | 小石山房 | 四八〇 |
| 淮雲問答一卷續編一卷 | 明 陳 瑚著 | 雲 南 | 五〇一 |
| 鏡譚一卷 | 清 張錦蘊著 | 小石山房 | 五三一 |
| 論學酬答四卷 | 清 陸世儀著 | 小石山房 | 五四五 |
| 五子緒言一卷 | 清 陸世儀著 | 太崑先哲 | 五九三 |

ED66/06

| | | | | | |
|--------|---|------|------|---|-----|
| 淑艾錄一卷 | 清 | 祝 涇纂 | 昭 | 代 | 六〇三 |
| 語小一卷 | 清 | 毛先舒著 | 昭 | 代 | 六四七 |
| 庸言一卷 | 清 | 魏象樞著 | 昭 | 代 | 六五五 |
| 通語一卷 | 清 | 熊賜履著 | 昭 | 代 | 六七七 |
| 世書一卷 | 清 | 吳 穎著 | 昭 | 代 | 六八九 |
| 答問語要一卷 | 清 | 李 頤撰 | 陶 | 社 | 六九七 |
| 毋欺錄一卷 | 清 | 朱用純著 | 小石山房 | | 七〇一 |

麗澤論
說集錄

經生表勵準



校宗康春甲
鋟榭胡永子

麗澤論說集錄目錄

第一卷

門人集錄易說上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比 師 小畜 履 泰 同

人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井 剝

復 井 無妄 大畜 頤 大過 習坎 離

第二卷

門人集錄易說下

咸 恆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井

損益 夬 姤 萃 升 困 兌 繫辭

第三卷

門人所記詩說拾遺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置 漢廣 鵲巢

栢舟 綠衣 谷風 旄丘 北門 桑中 載馳 淇

麗澤論說集錄目錄

興 氓 河廣 君子于役 揚之水 將仲子 叔于田

子衿 溱洧 還 十畝之間 碩鼠 無衣 衡門

蟋蟀 狼跋 四牡 常棣 出車 采芣 庭燎 汙水

節南山 正月 雨無正 巧言 菀柳 角弓 公劉

板 振鷺

第四卷

門人集錄周禮說五

第五卷

門人集錄禮記說

第六卷

門人集錄論語說六十八

第七卷

門人集錄孟子說八十一

第八卷

門人集錄史說四十

第九卷

門人所記雜說一

第十卷

門人所記雜說二

伯父太史說經唯讀詩記為成書後再刊定迄于公劉之首

章尙書自秦誓上至洛誥口授為講義其他則皆講說所及

而門人記錄之者也伯父無恙時固嘗以其多舛戒勿傳習

而終不能止伯父沒流散益廣無所是正然其大義與指蓋

猶賴是以存而此編則先君子嘗所哀輯不可以不傳也故

今仍据舊錄頗附茲次比之不敢輒有刪改若夫聽者之淺

深記者之工拙則覽者當自得之喬年謹記

麗澤論說集錄目錄

二 步 選 虞

門人集錄易說上

讀易當觀其生生不窮處

讀易須於常時平讀過處反復深體見得句句是實不可一字放過

如此讀易雖曰讀一句其益多矣若泛泛而讀雖多亦奚以為

乾

乾元亨利貞如堯欽明文思為堯舜濬哲文明為舜

上九亢龍有悔健而無息之謂乾九極於上則疑於有息矣故聖人

於上九而戒之以亢使人不可輕進蓋常留一位在前則有不息

之意若處亢而止則息矣非乾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及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

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非謂兩儀既生之後无太極也卦卦皆有太

極非特卦卦事物物皆有太極乾元者乾之太極也坤元者坤

集錄一

之太極也一言一動莫不有之學者須玩乾元二字方見得雲行

雨施品物流形氣象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彖元之義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此彖亨之義也西銘亦有此句氣象大明終

始句非謂止言一卦終始如初九上九之終始當大明乾道之終

始既知乾道則六位已成於吾胸中矣故曰六位時成六位非特

卦中六位凡事中皆有六位時乘六龍以御天者言體乾道以作

用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蓋保合天地之太和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他卦象中皆言卦名如地勢坤雲雷

屯之類獨此卦不言乾而言健蓋非健不足以盡乾道之大君子

體乾正在自強不息當看自之一字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乾不息也乾道反復如環之无端故无息也

蓋謂進退皆在道也

利者義之和也老蘇之說不合分利義為兩塗蓋義之和處即是利

也苟有徒義徒利之辨則非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世人分為二故君子

體而為一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既行此四德即是乾也非止體

乾也

遜世而无悶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

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慮也故中庸曰遜世不

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則之一字須子細詳看凡人當樂當憂或為利

害牽制或為私意所奪如何便行得違得惟聖人則便行便違也

則便也此見聖人所為无滯礙處

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庸者常也惟常言常行自得

正中之義

閑邪存其誠誠者中所固有但當於邪字上用力防之而已懲忿窒

慾閑邪存誠尊德性也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善世而不伐凡人之功有相敵者則矜伐之心生惟其已之善超邁

於世人莫已敵如此自然不伐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二臣位而言君德古人言君不獨有

天下謂之君凡可以濟世長人者皆曰君可也

乾之九三九四皆有進德之意蓋九三九四皆重剛而不中處不安

之地所以能進德脩業凡人之為學者若自以為安且足則終不

可以求進惟君子自處於不安故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是以

德可進業可脩孔子推明其義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

所以居業也大抵為學之道當先立其根本忠信乃實德也有此

實德則可以進德脩業根本不立則德終不可進業終不可脩譬

之播種有一粒之種潛萌於地中故春可生夏可長秋可成人但

患無忠信若有忠信則德何患不進業何患不脩故忠信所以立

本也脩辭立其誠此乃下工夫處太抵人之於辭當謹其所發辭

之所發貴出乎誠敬脩於外而不脩於內此乃巧言令色非所謂

脩辭所謂脩辭立其誠立之一字學者最當看人之於道須當先立其根本苟根本不立則遷轉流徙必爲事物所奪必不能存其誠此辭之所發所以貴立其誠而使之內外一體然後可以居業也君子居業猶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之所以成由百工之居肆君子進德脩業安可無所居乎又曰忠信本也人能本夫忠信而端慤不欺則德業當進脩矣業至大也居之必有自惟脩辭立誠則爲居業之所凡人有所作爲必先見乎辭故疾人者有忌辭怒人者有忿辭辭既脩則其中可知矣誠所以立也此正學者下手處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所見无毫髮不盡然後可與幾所謂義者乃當然之理須全體是義乃可與存義若以義爲善而求爲之亦不可與存義矣此乃聖人始終之學如自十五而志于學便見得七十不踰矩地位自可欲之謂善便見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地位此皆致知力行之所致也學至於此可謂盡也

集錄一

三 夢 選 錄

聖人方且曰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自常情觀此數句以聖人處之爲甚易不知聖人處之實難如中庸所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乃曰居上不驕爲下不悖蓋聖人始終之學既盡方知其爲難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此亦自然之理論聖人終始之學雖曰甚難要之皆自不安中得之如在下位而不憂憂私憂也因其時而惕惕所宜惕也憂與惕兩不相關

九四一章須看故无咎三字凡人規行矩步自然无失若進退无常豈能无咎惟九四或躍或潛或進或退乃无咎者以其進德脩業之及時也蓋進德脩業不可先時不可後時須識得時中之義大凡聲不同則不相應氣不同則不相求物各從其類聖人與萬物非相類然聖人一作而萬物皆觀蓋聖人萬物皆備於我故一作而萬物皆觀言萬物各以同聲同氣相從如水不流燥火不就溼雲不從虎風不從龍以其聲氣之異也聖人通天下之聲爲一聲

不見有異聲故無一聲之不應通天下之氣爲一氣不見有異氣故無一氣之不相求所以一出而萬物咸覩彼本乎天者親上不親乎下本乎地者親下不親乎上豈若聖人備萬物於我徧爲萬物之類乎 聖人作而萬物覩若以爻體觀之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至上下皆親固其常理然此何預學者事學者須詳體此意廣而推之吾胸中自有聖人境界吾能反而求之則當有應之者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意是也

過中則亢中可過上過五故九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亢之理也賢者過之亦是道術之亢若清虛絕滅之學所見非不自高然至於無位無民無輔則皆不可用易無所不載故此亦可以言亢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天也元聖人也天無時而不用九而天下有治不治者由居其下者無用九之聖人耳聖人與天同德則天下治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四去五爲近

集錄一

四 夢 選 錄

象與文言論上九一爻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又曰動而有悔又曰窮之災也又曰知進而不知退皆言亢之不可極至於所謂與時偕極蓋諸處已說盛滿之當抑故此章發明此義謂時方盛滿道亦與之盛滿何適而非道也

坤

乾下象元亨利貞止四字而已坤下象自元亨利牝馬之貞以下凡數十言此乾坤之所以異

君子有攸往人皆言坤體靜不知靜而有動乾動而坤當順乾故體易之君子當攸往

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物無兩大之理然於此又可以見天高地下君尊臣卑上下之分自然如此

理一而已矣理雖一然有乾即有坤未嘗無對也猶有形則有影有聲則有響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凡人多不達此意所爲之事當做十分只做五

六分多積不須做盡之心如此乃是無成無終也君子則不然雖不居其成功而其所為不以小大遠近未嘗有一毫之不盡一毫不盡則失有終之義矣無成有終者雖不居其成而不敢有一毫不盡之心乃可

六五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此最難在中

坤之初六一陰始生之時聖人所以發明見微知著之理大抵善者陽之類惡者陰之類也凡小人女子夷狄皆是陰之類初六一陰初生初長之時在人一身論之則邪志初萌之時在天下事勢論之則小人女子夷狄初生初長之時當其初生初長正如九月霜霜去堅冰之時甚遠然而履霜須便知堅冰之必至須是早為之戒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履霜時陰始凝聚大抵邪心惡念與小人女子夷狄之類不可使凝聚將萌將長時便斬絕消蕩才凝聚便漸漸馴致直至堅冰地位欲觀此爻須看履字蓋纒踏便覺也看得履字則非心邪念發時便覺看得凝字則非心邪念便須消散看得馴字則知履霜堅冰勢所必至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本是最親至親至於弑君弑父時雖甚惡人安能一日做成皆由漸漸養成積久實熱然後有弑君弑父之事使辨之早何由至此所以幾微之間十分當辨辨之不早便是弑君弑父之漸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一句猶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弑父與君如飲酒初時一兩盃順而

集錄一

五步

不止必至沈湎殺身如鬪殿初時只是忿疾若順忿疾將去必至操刀殺人今世俗所謂縱性者即順之謂也在大有所謂遏惡揚善在損所謂君子以懲忿窒慾不順之謂也大抵非心邪念若順將去何所不至懲治遏絕正要人著力

屯

易之爻大抵隨步換形如屯初九剛正之人本自是好在大二看九則以陰柔為剛陽所逼却看得九是寇此隨步換形也至六四與初九是正應得初九剛陽之助却看得是婚姻此又隨步換形也

九五與六二是正應既有應而九五之爻卻云屯其膏其辭反不美何也蓋易變易也初無定體五雖有二之應然二是陰柔之質豈能濟屯難譬如人君得剛明之臣相助乃有益苟不得剛明之人雖有柔弱者千百輩相助何益於事此所以屯其膏也又不可拘於有應

蒙

初九發蒙利用刑人上九擊蒙師嚴然後道尊蒙始終皆以嚴

需

君子以飲食宴樂易傳曰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此二句極有意味蓋君子於未遇之時涵養成就一旦有用則無施不可此非口體之養而已也

剛健者多陷溺蓋躁進而而不待時故也惟剛健而有所需則无陷溺之患矣

天下有一等自好之士不肯輕出但併與已分工夫皆廢又非所謂

集錄一

六步

吾斯之未能信君子雖不輕出不妨做立事業工夫故謂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

初九九剛健之物不能无動需於郊則去險尙遠也利用恆无咎非謂去險雖遠而常行之事亦可為但能用其常以應天下之變則无咎矣不謂之守常而謂之用常此言亦可以意會

九二去險漸近雖無大害亦有言語之傷而以九剛陽而居二之柔雖有言語之傷然能含垢忍辱而不較蓋寬裕居中善處患難者也其終吉也固宜

九三近坎之陰故有災謂之在外者九三是內卦之終逼近於坎之外卦也故曰災在外也

六四以內卦觀之固厄於險而不得進以外卦觀之又懼為三陽所逼六四居險之下而見逼於三陽其傷可知幸而六四以陰柔之質出穴以避故需于血而已耳不然則大有所傷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九五爻在坎陰之中也常人之情處至險之

中必皇懼逼迫無所踴躍五處至險而從容舒緩飲食宴樂是知險難之中自有安閑之地也此卦下體阻於遠而需待是見險而止猶在險之外人之所可能也九五爻入於險中而不害其為安閑人之所不可能也

上六六與三相應更不須避故入于穴然應於一陽則三陽皆進不速之吝謂此三陽不速之而自來也上六以陰柔之才處險之極又當三陽之進惟至誠盡敬以待之而不與之較庶幾可以免悔吝曰終吉者即象之所謂未大失也

凡訟之為道當以誠實為先誠實則利見大人不實則不利見大人而利見昏迷之人矣雖誠實而不利涉大川恃其實而訟則訟極而陷溺其身矣

比師
比與師當作一體看且以大體看既有眾則必有比君道善羣苟无

集錄一

七

善羣之德則強陵弱眾寡人將不能自安以小言之比卦當與師相表裏始見二代兵農井田之所起師除九二一陽而五陰即五人為伍之象也比除九五一陽而五陰即五家為鄰之象也此是兵農為一當天下有事出則權專在將更無牽制之患天下無事入則權便歸君更無尾大不掉之患

比吉相親比即是吉道歡欣交通安得不吉比吉大概言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此言獨立孤陋固是凶道然比而不推原卜度是有此三德之人苟始相親比不得其人則終不能免咎必有此三德然後與之比古人所以不肯輕以身比人蓋為此當看伊川說

不寧方來古人灼見天地之間无獨立之理故必皇皇汲汲往求親比如棄舜孜孜稽于眾舍己從人之類蓋謂天下非一人所為故必以天下之耳為耳以天下之目為目如學者亦當親師取友然後可後夫凶易之義大抵舉輕明重非不往親比特後往爾凶猶及之況於居然自得傲然獨立者乎比順從也九五以一陽在上

羣陰順從以剛中也此指言相親比之狀剛而不中則失之暴便是偏既剛且中所以能具此三德上下應也君能親比上下皆相應初无彼此其道窮也人之一身能幾不能親比其道之窮也直地上有水比見得比親切處浸潤滋灌流行未嘗相離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是人君比天下之綱目建萬國所以比民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蓋君之於民豈能家至戶到而比之惟撫諸侯使孚吾德意於天下即是比天下也若只是以一人比天下則天下不可得而比矣

初六以柔處初有順之理比之始以誠信為本至於盈苟无一象虧損自然終來宅吉象比之初六排一比字在初六上此見聖人筆法與作春秋解詩一同翰旋一字便見意全且如孟子舉孔子說詩天生蒸民只就中添一故字與一必字其理粲然甚明後世雖千百言而不足

集錄一

八

六二比之自內伊川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道求非干祿之求也緣其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

六四外比之正吉四最近君遂比於君五剛明賢君故聖人以從上言之然當看伊川三段之說相須不可偏

九五伊川說最要熟看邑人不誠雖切近者亦不丁寧之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緣自處得正中所以能盡顯比之道若使自立身偏處不可謂正中

上六比之无首凶聖人因上六之无終故推原其所以无終之由所謂无首却不是指初六說大凡无終者皆緣无始今人言无終者以為初間本好只後來有少不好殊不知終之所以不善者只緣初不善使初間有一分未是處在當時初未見到後來不善時皆自此一分發出

小畜

或問小畜一卦如何看日以卦觀之柔以巽順之道畜剛以爻觀之陽不受畜在人分言之卑之畜尊下之畜上固當以巽順之道然有剛明之才者亦豈可受畜於人邪

履

物畜然後有履言物惟畜之多故好譬如水積畜多故波瀾自然成文又如燈燭若一燈一燭固未見好唯多後彼此交光然後可觀履德之基也履之為卦上乾下兌所謂以柔履剛兌柔也乾剛也兌以柔見履於剛是卑順自處得其分所以履之為義學者踐履其用最切孔子彖辭履虎尾不咥人亨天下之至危者莫如履虎尾今則履虎尾而无咥噬之患自此以往何所不可所謂履者凡踐履之道皆在焉聖人係之以辭獨舉最危者言之何也大抵學者踐履工夫須於至難至危之處自試驗過得此處方始无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它踐履不足道也先難之義也說而應乎乾惟

集錄一

九

九

易簡始知險阻若欲履虎尾之至危以剛很不可以機械亦不可惟以柔順和悅則雖處至危之地亦无所不安矣彖又推究其本意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孔子蓋以君位言之凡孔子之彖易多是發其大者以示人天下之至危者无過於履虎尾天下之至尊者无過於履帝位舉二大端以示人凡履踐之事莫不在其中矣九五以剛而居中得正然而申之以不疚之辭何也蓋緣天位至難雖以中正之德若非慄慄危懼用剛之過則夫履貞厲惟是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光明學者當深玩夫子之彖辭自履帝位推之至尊及卑自履虎尾推之自危及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時位莫不皆在其中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處上澤處下尊卑各得其分大抵尊卑貴賤本皆有定位為尊者處尊為卑者處卑雖萬鍾之祿不自以為多抱關擊柝不自以為寡若是上下無辨宜賤者處貴宜卑者處尊民志便不定何者才能相若德業相若而一

貴一賤安得不生叛亂之心乎君子之辨上下本非強以私意安

排上天下澤物各付物各隨尊卑之分而已然而尊卑分明無如

天地天尊地卑最是上下之辨之大者上天下地反為否何也取

象之義又須識所謂上天下澤與上天下地不同上天下澤所謂

山澤通氣氣升於天辨位之中自有融通之理此其所以為履若

上天下地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則雖辨而無接此其所以為否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言人當件件守初心如自貧賤而之富貴不可以

富貴移其所履惟素履故无咎蓋不為地位所移也此最是教人

出門第一步

泰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此最宜詳味履所履也履而不安則俯

仰有愧安得泰

內陽外陰內健外順則兩得其處使陽在外則迫陰在內則暗弱矣

內君子外小人則小人趨事赴功反為君子所役初不必去小人

集錄一

十

十

也蓋內外止隔一壁在處之何如耳

天地交泰正極治之時也又何必裁成輔相為聖人則不然方且茲

就業業盡其裁成輔相之道蓋天地交泰雖有時而不可久惟聖

人自有胸中之天地胸中者交泰則有形之天地不期而自交泰

是聖人未嘗有所待也

初九伊川說雖是但有未盡意當泰之初賢人冀征人君不能徧識

必首先用一大賢則天下之賢人自然牽連而進如舜之選於眾

舉皋陶則八元八凱皆進湯遷於眾舉伊尹則旁招俊又如仲虺

之徒皆進象曰志在外也謂上三爻是外卦初言在外者蓋否之

時欲志於內今時既泰所口志在外將以行其志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伊川作兩句說亦好今只作一句包荒則既能包

容雖馮河勇力之士亦能用也不遐遺言大抵人當否之時自然

憂深思遠至泰時人民安富國家閒暇所失多由慮之不遠殊不

知亂每基於治危每基於安詎可遐遺乎若朋亡言惟亂世智者

效其謀勇者效其力不取爲朋黨當泰之時人臣各有朋黨是以漢之朋黨不起於高帝光武創業之時而起於中葉之後唐之朋黨不起於高祖太宗之時而起於文宗之際此泰所以貴於朋亡也惟能盡二者事庶得中道惟得中道故光大也雖然此卦六五君位九二臣位拾泰之道盡具於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中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不必自爲也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无異之謂同如同乎鄉閭則不能同乎州巷同乎州巷則不能同乎他州之州巷如此則不謂之同野者曠遠无蔽之地惟同人于野則非昵比之同可見其大同惟同人于野然後能利涉大川大同故能濟大難小同則可利涉小事而已乾居五柔居二乾與柔似乎異惟如此相應乃所以爲同非如以水濟水之同也同人于野利涉大川斯能與天合德乾行謂天之無

私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學者宜理會此八字其要雖在乎正之一字就此中亦大有事執夫正之一字而直情徑行非所謂正也須是知得委曲精詳之道理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乃可謂君子正也天與火同人天在上火炎上故謂之同易之有象與春秋同下一與字精神都在上須是詳看便見得是真同若云火在天下便不見同意君子以類族辨物大抵同之中自有異不必求其異如天同一天而日月星辰自了然不可亂地同一地而山川原隰自秩然不可亂道同一道而君臣父子自了然不可亂此同人類族辨物之謂也謂之同矣而未始不有辨常人以同爲同如以剛遇剛以柔對柔則謂之同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則謂之同殊不知剛柔相應水火相濟乃爲同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故爲同人極有說大抵天下之理本无間遠近多爲私意小智限隔如居小屋之中未出藩籬安能無私出得門外便是大同然若欲出門必先有具

如行陸必具車馬涉川必辦舟楫伊川言君子明理已與人甚分明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四句中最可玩味體認使灼然可以出門方是

謙

易六十四卦皆有凶惟謙卦六爻无凶以能謙故也大凡學者要看謙卦當味伊川兩句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謙而不矜此兩句乃入謙道之門蓋天命所在自有定分初无一毫加損君子達其理則知求勝者徒然耳要之初无增損於其間也人惟中無所有則必誇人以爲有譬如貧賤者恐人輕其貧賤必外以富有自誇无文學者恐人輕其无文學必外以辭采自衛實有者却不如此

聖人言天地鬼神人道无不好謙然人多不能好謙何也不能捨已故也不能捨己則好勝人之心生欲求其尊必自高大欲求其光明必自炫露欲求其不可踰者必自高抗不知求尊者當自下求

集錄一

十一

高明者當自隱求不可踰者當自卑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常人之所謂謙乃易之所謂尊而光也常人之所謂卑乃易之所謂不可踰也君子之終者君子能達謙之理至於終極也初六凡事不可太甚惟謙无窮極故謙而又謙雖涉大害亦吉卑以自牧人之病莫盛於有矜心勝心必欲醫此病須用謙譬如病之深者用藥過多亦无害欲救矜勝之心雖謙而又謙亦無害故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須着意看此四字牧如牧牛馬之牧牛馬不牧則蹊人之田傷人之稼人不以謙自牧則矜勝之心必爲害六二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真心而發於聲音矣貌則有凶九三居下體之上甚高之處大抵人自有驕矜之心又加之以功勞必益自尊安能謙惟君子雖有功勞而謙則有終此所以爲吉民之所以不服者以上之人來以勝之故也今君雖有功勞尚以謙自處宜萬民之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聖人作易只是教人處事且如今人方在難處之地而人教之以處之道其幸如何四當大臣之位上有謙順之君下有勞謙之臣而已居其上須有處之道如撝謙乃可如漢之楊敞車千秋當霍光上官事惟聽光所為却不足以當之蓋敬

千秋乃無能而已
六五利用侵伐須先有不富以其鄰蓋我處人既盡而猶有不服方可用侵伐

上六此一卦兩鳴謙在六二則好在上六則不好六二處得中正上六謙之極發於聲音故宜以剛武自治大抵謙固美事若一向只見于聲音却不濟事須就內以剛武自治如自治其邑國則可六五上六利用字須子細看

豫

豫利建侯行師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謂人處富貴榮顯之地須是得謙然後和豫夫當天下無事時則建侯有事之時則行師事

彙錄一

止

之最大者若非和豫何以舉此

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此一卦五位是陰獨九四位是陽剛陽也今以一位之陽應五位之陰則志遂行非和易何以得此又天下之事須順理而動則豫如君子坦蕩蕩作德心逸日休此順動之謂也小人長戚戚作偽心勞日拙此不順動之謂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躔次四時代謝自然不過不忒况聖人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則為无妄雷在天上則為豫天地之間只有一順字順即行其所无事

豫之時義大矣哉此是大矣哉之最先者

地中先有雷然後能出而發聲胸中元无樂如何作樂夫雷本發於地則奮然而震驚此亦順動之象也故先王體此作樂夫樂者亦本諸人心發而寓諸金石鐘鼓之間今人須看雷之所自發處及樂之所自起處則豫之義可知不然則徒見震驚之聲則謂之雷論其清濁調其宮角則謂之樂此不足與語雷樂之義也上天下

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大凡天下事不知其理不可便言其无有如柳子厚言樂不能殖財只為自不見此道理

初六鳴豫凶一爻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易傳言輕淺兩字最好

六二介于石處豫樂之中不有其豫樂故能見幾而作人多在順中壞了惟六二便能覺象言以中正也蓋豫得中正則不為豫樂所移

九四由豫大有得四是大臣之位又多懼之地也今人處多懼之地一向就危疑上猜防自為疑阻惟由豫之道但推誠於上下不復自為疑阻所以大有得而志大行周公當攝政之際外則四國流言內則王不知周公只是推誠而已不惟大臣如此而朋友之道亦只是推誠相與自然勿疑而朋盍簪

彙錄一

西

六五貞疾恆不死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若以豫自處則權必移於下既逸豫雖云久不死亦終於亡而已如人氣血耗散而膚革僅存亦終於死而已九四一爻在九四觀之則為大臣在六五觀之則為權臣故逐爻取義不同
上六冥豫今人當冥豫之極便謂不可救藥不知一念才正即是好人易傳曰不言冥成之凶而言有渝无咎聖人勸人遷善之意深矣

隨

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

人之性本同一有所隨便分善惡如堯之朝舜禹為善人之宗共鯀為惡人之主方未有所隨則同此人也一步隨舜禹則為善人之歸一步隨共鯀則為惡人之黨是為善為惡為正為邪皆在舉步間不可汎有所隨蓋隨人不是小事須元亨利貞乃无咎如此之親輔入必須原筮元永貞乃无咎

象大凡隨雖小隨大柔隨剛陰隨陽下隨上必是上有以先之天下

之理未有無感而應故剛來而下柔然後柔動而悅如堯舜之聖只是捨己從人必須我有可隨之道然後能使人隨我至於變時雍則人來隨我矣隨時之義大矣哉不曰隨君子而曰隨時者蓋君子與造化為一隨時所以隨君子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先輩謂易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只是一時字如孔子大不可名孟子只以聖之時盡之如中庸只說一時中易傳曰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只教人玩識時字

澤中有雷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隨之至也震者時也澤隨震而動猶人之隨時然澤中有雷則時本自有而初非外物也凡隨者必與之為一始為隨之至孔門弟子善隨夫子莫如顏子至奔逸絕塵脫若乎後猶未能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畢竟有顏子之步又有夫子之步有顏子之趨又有夫子之趨亦未為隨之至嚮晦入冥息曉便起晦便息飢便食渴便飲堯舜便禮讓湯武便征伐

集錄一

去夢 漢 虞

八元便舉四凶便逐姑舉一事以明之則知事事皆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不費思量本無一事祇為見得理明時到自應天下之理既如渴飲飢食晝作夜息理甚明白初無難知惟人自見不明往往求之至難不可卒曉之處故多辛苦憔悴而無成殊不知天下本無事所以然者以其不善推之故也此之謂不受命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主守也大率隨人必胸中先有所主宰若無主宰一向隨人必入干邪至於變所守以隨人尤非小事若所隨不得其正則悔吝而不得其吉矣此隨人之初尤不可忽故聖人教人以隨之本言人先內有所主然後可以隨人或變而隨人惟正而後吉也出門交有功非特處事如此學者為學亦如此今之為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者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象又贊以不失也者常人多謂親暱之言必不誤我隨之必可無失殊不知親暱蔽於愛其為我謀也必不盡公且如與親暱論官職則必多勸我進少勸我退從之豈不失乎

如與親暱論財利則必多勸我受少勸我辭從之豈不失乎唯利害不相及之人往往說得依公合理吾能隨之所以多有功而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凡人既要隨君子又要隨小人終必為小人之歸故象曰弗兼與也伊川云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此數句最當朝夕看且如宜政開蔡京為相有一紛事中封駁稍多以是罷黜所親或問蔡曰是亦相門出也何故罷之蔡曰彼既欲為好官又欲為好人此雖姦人之言然正合弗兼與也之意可以為世戒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其交却與六二政相反六二隨小失君子六三却是隨君子失小人蓋六三之失小人乃是得處所以言隨有求得如病以去為得瘡以潰為平利居貞者今人多言諂媚君子無害不知諂媚君子與諂媚小人無異古之人親附君子之心雖切而守道之心甚堅使其一向直前則君子亦未必與我蓋

集錄一

去夢 漢 虞

君子難事而易悅玩味利居貞之義則知君子不可苟隨也六二既失君子隨小人固不足論至六三既能隨君子而聖人又教之以利居貞蓋隨君子而不能利居貞則君子所見於我無預以是知隨人者不可無所主也邵堯夫所謂君子不可以強合此正得利居貞之意孔門弟子最得此三字如孔子欲正名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所見雖未至然亦不肯遽捨所疑而從聖人大抵孔門問答多爾易傳上隨下隨之義最好今人能上隨則一步高一步下隨則一步下一步如脩身如為學一向隨上則高明如飲酒如佚樂一向隨下則卑陋矣爰言利居正象言志捨下也能決志捨下則能上隨矣
九四天下皆隨於己當危疑之地雖正亦凶惟至誠於道自然无咎所以至誠无咎者為其自誠而明故也伊川所以引伊尹周公孔明皆以其明哲而誠故可處危疑之地然又如燕之慕容恪亦當主少國危之時內有強臣外有強宗惟慕容恪能以至誠自守故

能全燕之社稷而無纖毫之咎正得有孚在道一爻之象象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處此危疑之地本自當凶然君子處此自有轉移換易之理此所謂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又曰居人臣之位處多懼之地若有心於得民之說此固姦臣所為不可論至如中正之大臣為民心所隨雖貞猶凶要必有處之之道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是也有孚在道此一句最好看蓋有孚誠於中即所為合道見善又明則何咎之有何咎與无咎不同乃伊尹周公孔明事也

有孚在道以明董仲舒曰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必陷篡弑之禍為人君而不知春秋必被首惡之名其始莫不自以為善而不知其罪自以為善則似有孚不知其非則不能在道以明又如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於有孚只為無在道以明九五孚於嘉吉此正當以六二六三參看大凡病有窺有細六二一爻隨小人固不足道六三既知隨君子又不可以非道隨之必居正然後可然六三一爻病窺者易見九五居中正之位則隨用皆

集錄一

七

嘉善又恐隨之太過伊川云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

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此正病之細者最難看此數句學者當玩味置之座右蓋人只言能從君子便是趨向已正此外无事殊不知雖所從得君子猶自大有事在六三之隨四九五之隨二所隨者皆得君子也然三所戒者以謂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則便與諂媚无異此其失猶易見至於九五所戒則謂雖无諂媚之心而慕用君子之心太過見得君子无事不善件件隨之則亦非得中矣此其失則難知也傳所謂中實者九居五之中則為中實蓋隨善而不中實則名為隨善何益於已如人為學見前輩若不中實則見如不見中實乃為學之根本

上六拘繫之此正民隨君學者隨賢拘繫而不可解隨之極者也太王去邠民隨之者如歸市正合此爻所以享于西山也非特太王如有容詩言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白駒詩言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亦合此爻

蠱

蠱之為卦取事為喻乃取蠱壞之義何也天下本無事惟其蠱壞脩治整頓方是有事聖人所以以蠱而繼之以有事示天下本无事之義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在文為皿蟲使天下之器服不為蠱所壞則不必脩整以此看惟壞亂然後有事元亨者天下之事常相對有一病則有一治法當蠱壞之時元亨乃治蠱之法為卦艮上巽下剛柔既不一偏有所止而巽順行之不失其當如此治天下自然大亨雖險難无不濟是以利涉大川惟其蠱壞所以却有亨涉大川之理蓋易盈虛消長成敗常相倚伏正如路溫舒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蓋當壞亂之極自然必有開通之理上如湯武下如高光皆因蠱壞之後然後大業以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推原事之終始聖人舉事不獨去一事上看事之前後即事之始終也甲者事之始每有事先三日而慮其所以蠱之根本然後為之既為之又後三日而慮其將然然後其利可久聖

集錄一

六

人為事詳審如此此二句皆事未出之前而非事見之後也以喜

隨人者必有事傳最好看以君子小人言之小人以喜隨人者必利達之事君子以喜隨人者必脩己之事剛上而柔下當萬事蠱壞之時下巽順而從上上之意惟欲止亂下既順而上即止不復過當窮治此所以能治蠱也又有一義此卦上止下巽天下之事所以不治者在上常患主宰不定在下常患人各有心若上之止如山岳之定下之順如水之從何蠱之不可治又其卦上剛而下柔上剛則果決而有行下柔則身使如此而治蠱則元善大亨而天下治矣若是上柔下剛君弱臣強安能治天下之事巽而止舉事皆然既巽順曲折不逆人心又須中有所主確然不可變若是中无所主但巽止而不巽无巽以出之道亦是拂人心處既胸中有所定而柔順以行之始是大亨以此見處天下之事必其勢順其才全剛上而柔下其勢順矣巽而止其才全矣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往則有事天下之事向前則有功不

向前百年亦只如此蓋往則有功也天下之事方其蠱也皆有可畏之勢如大川之滔滔然於此而往焉則有事而可治矣如憲宗武宗平淮蔡澤潞當時朝臣阻者甚多以謂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二君唯斷然而往故克濟然天下之事無窮必須量度其才可以涉大川當風濤洶湧若能操舟楫便是有無窮事當春秋時惟夫子盡此若季路之於季氏冉有之於衛皆是未到濟大川處須是知才出去了事漸漸多終則有始天行也先甲後甲若只以人求之自不知其所以然之故須明天行終始之理言天下之事有終則有始乃天道如此君子知之故每事先甲三日而慮之常人不知臨事只於一事而思不知終始之道乃天行也孔子釋彖推原先後之意事之終始不是人安排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天下之消長盈虛文質剛柔如環之无端乃是天行若是要得自窮志慮探事先料事後不知消息盈虛只是臆度

彖錄一

九三 選 虞

象山下有風山下有風之時震播播蕩萬物皆錯亂若無震蕩動播萬物如何會錯亂大凡天下自有定分不必用人安置緣其擾亂以致蠱壞如山下之草木自生自死何必整理一為風所鼓以致蠱壞方用整治天清日明則无所事矣天下本无事惟蠱壞之世如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而事乃出如卦之象則為蠱如卦之才則治蠱之法已隨之矣君子振民育德蠱事也天下事只有治已治人更无他事然振民便是育德治人便是治己雖名兩事元非兩事无事則內欲自育其德臨民振之而已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蓋終日所行若不入此兩事則皆非吾所當事矣今人所作不是無益於己無益於人即有害於己有害於人

初六幹父之蠱置父於無過之地人稱之為有子亦可以無憾矣然必厲終吉此三字須子細看蓋不知戒懼則自以為事父之道足矣意承考也所謂意承考者從父之意而已譬如人君之繼志是

也祖宗之意只欲天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祖宗之意不必事事要學也

九二人只知幹母之蠱須是婉順不可太剛便道此是不得已為母故少屈其道殊不知只此便是中道貞之一字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尋常用工夫五六十未必到得惟於六二却不可貞蓋須識用處若用貞以幹母之蠱則證父攘羊之直也傳曰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何能使之大有為乎夫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如九二却如此說此須要看此是伊川晚年更練世變故見得到此

九三以剛居剛而承父之事必至矯厲過當然却有小悔无大咎蓋下卦全體是巽於巽體而用剛所以小有悔无大咎須看巽體乃可傳曰小有悔已非善事親也此極好看譬如一正人其間雖有小過亦不害其為正但要事上放教紆回曲折使无大過聖人教人與已到者為地又與未到者為地若只與已到者為地則是未

彖錄一

九三 選 虞

到者无一入得道理

六四逼近於五正如子逼近於父只是就父之事調停教從容寬裕始得若欲專輒徑往自任必見吝也又以陰居陰柔弱之才无應則至誠不能感通所處之地如此若往幹父之事必有悔吝惟優游寬裕以處其父之事乃可

六五幹父之蠱傳云有就爻求意者有求意於爻之外者六五當幹蠱之任自能用舉亦何不可須求意於九二者蓋度六五才質陰柔必不能獨辦此也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九二雖有剛陽之才若非六五之君異順以求之安能委曲承之而用譽也須看此一句說命曰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購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尙其事人須是辦得此一著方做得事蠱卦專為治事故以此爻終之諸爻皆以當天下之事為已任至於上九却取意於事外

臨

序卦有事而後可大須看此句天下之事若不向前安能成其大如
士人為學有志伊周事業也須是向前去至於八月有凶說者謂
五月諸陽方盛一陰已生即能知戒此未為知幾蓋一陰已生此
二陽方長即知二陰之生乃是求對法例卦體便可見蓋只是反
掌問爾臨臨三遞若能見此方是知幾象剛浸而長止天之道也
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若知此理便識一陰一陽
之謂道消不久也人自以為久且自建子至建未八月之遠却言
消不久也此句最好看蓋只是反掌問事爾學者能常思消不久
之戒他日臨事必不失枝落節若持八月尚久之心事到面前必
無措置

象曰澤上有地臨為人上者須細玩澤上有地臨之象此不可只以
上臨下之象觀之水土相浸漬而臨其上便自有教思无窮容保
民无疆意

集錄一

三易通

初九有感於四為四所說在下位而為上所說要須以貞則吉志行
正也蓋其志在於行正道以利天下也蓋初以下位而感於上也
九二初以下位而感於上而二以大臣而感於君故亦云咸臨然下
之感上須守其正臣之感君須戒於順

六三以陰柔在上處位不當却有兩路若知處位不當強與說人
則無攸利若知處位不當戒懼自守則可无咎甘臨求諸人既憂
之求諸已

六四臨道上近故以比下為至伊川於象又發明三句蓋上得乎君
身得其正下得其助臨之至也

六五以中順居尊下應九二剛中之賢謂之知臨大君之宜者此與
後世所謂知臨不同後世之君自任一己聰明以臨下適足為不
知蓋用眾人聰明以臨下此乃大君之所宜也舜闢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之意

上六無應然陰之志必求陽下之二陽本不應乎上而上之志常在

於內之二陽此所謂敦臨也敦厚也彼應我而我厚之者常也彼
不應我而我猶厚之非常也敦也敦過厚之義上與三正應本當
相厚未足為敦惟與初非相應而厚之所以為敦大抵在上臨下
須看敦臨下雖未應在上不可不過厚以臨之如堯舜之世上厚
於下下厚於上上下相應固盡善矣若盤庚遷都胥動浮言下不
應上如此盤庚三篇之戒諄諄告諭如此亦敦臨之意

觀

一陰生於姤二陰遞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剝始勿用取女剝不利有
攸往否之匪人皆是不好惟觀四陰在下二陽為觀於上却與諸
卦不同蓋治中有亂亂中有治觀卦體可見盟而不薦有孚顛若
上下交孚氣象

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五居尊位以中正為天下所觀須看順而巽
一句蓋專中正而不巽順則亦非為上之道

集錄一

三易通

巡四岳周之巡狩此却是據象取義聖人深居法宮之中精神所
運无不到豈待省方而後觀民設教蓋精神無所不到而省方之
禮自不可廢老氏言聖人無為只見一邊事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辭雖指小人意却屬君子小人則可君子則不
可

六三居下之上又接上體觀是則向是不是則退而脩正

六四須看觀莫明於近蓋觀近則見得親切洪範日以近天子之光
蓋惟近乃見其光華此却不論地之遠近乃心之遠近志異道殊
雖近而遠尚友千載雖遠而近孔子之於陽貨堯舜之於驩兜近
而遠者也孟子之於孔子文王之於舜遠而近者也

九五居人君之位故須觀我之所生德教刑政之類事事合於君子
之道人人歸於君子之域方始无咎且九五陽剛中正之德處於
尊位觀之極盛者也不謂之无咎无不利只謂之无咎者蓋使天
下皆為君子是人君本分職事才得恰好故只謂之无咎人君居

尊位最難自觀蓋左右前後阿諛迎合然却自有驗得處俗之美惡時之治亂此其不可掩而最可觀者也

噬嗑

利用獄須是去其閒所以言獄者又須是推究病源所在不日用刑而日用獄者蓋獄者察其情也當察其何處間隔然後治之譬如人固是被私意開隔處各不同苟不察見開隔所在則枉用力噬嗑緣有物間隔故須用明與威治之然後無間不特治天下如此且如人身本與天地無間只為私意間之故與天地相違苟見善明用心剛去私意之閒則自與天地合

初九受刑者也大抵為惡先從發足處制之則惡必不能長也屢校滅趾禁之使不得行也既不入於惡必自進於善矣所以无咎也昔周公治商之頑民不急於他事乃切切在於禁其羣飲之愚夫何故商民染紂之沈酣遂致頑而不淳周公察其所從來自其所以為惡之本原而制之豈後人區區制其末流之比哉

集錄一

三五 噬嗑

六二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二居中正之位用刑之峻如此得非過於中乎治剛強而用嚴刑正如病深者用藥猛方得適宜乃所謂中也居中得正用刑之君子也乘初九之強暴而用刑以制之故不得不下毒手也人皆謂刑平國用中典即謂君子之中道殊不知以深刻之刑制強暴之惡正聖人之中也觀孔子溫和之氣象在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處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一旦見原壤之箕倨則以杖叩其脛見冉求之聚斂則鳴鼓而攻之聖人以嚴禦惡政所謂中也六三以陰居陽處不當位自不正而欲正人難矣哉然而彼有罪惡之可誅則當誅之而不宥在我亦自無咎聖人言此真有深意存乎其閒何者噬腊肉而遇毒當於此知正己之道雖吝而无咎小人有惡從而治之在我則實无罪聖人不長小人之惡之意也聖人之善譬如倉公扁鵲用一藥而治二病立一言而正彼己其意深矣

九四此爻為間最大大凡噬乾肺乾肉皆去間之理也九四為間既大須用力深則所得亦大大抵人情當患難未平之時則克艱其事及患難既平之後則忘其艱貞故聖人特於此致戒後漢董卓為漢大間王允誅之至其終而不能艱貞漢遂復亂正此爻之所戒也

六五剛在四則為直而已五得中則為剛中大抵剛直中正之道本自我有患不能去其為閒者耳閒既去則所得非自外來

上九為惡之大一至於此為桀紂為盜跖皆以不能聽人之言也

伊川曰合而後有文此說甚好小利有攸往當看小字雖如賁之文章亦止於小利有攸往而已

彖天下之人先須看其基本如何剛本強也文之以柔故无不亨柔本弱也文之以剛則小利有攸往文者文飾之也因其質之厚薄而加飾耳文王聖人也得尙父佐輔之故為大聖人之事業周公

集錄一

三五 賁

伊尹聖人也所佐者太甲成王而已則亦止於太甲成王之事業日月星辰雲漢之章天之文也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人之文也此理之在天人常昭然未嘗滅没人惟不加考究則不見其為文耳此一段當看觀字唯能觀察此理則在天者可以知時變在人者可以化成天下也

象山下有火賁火在山下山上草木皆被其光彩是以謂之賁賁文也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輝猶文章必從根極中來聰明不可恃人多恃其聰明以折獄故失之於過君子雖聰明而不敢自恃其明故於獄无敢折大抵无敢折獄者非謂延淹退縮也乃周詳審察常若不明者之所為故曰无敢折獄

初九大抵人皆以外物為光華而君子必思所以久遠之道初九一爻本當從二之甚近不以二光華可慕而遠從四則知久遠之道在此矣夫舍車而徒非謂有車而不之乘以義之不當故也象又恐人以道義自負驕富貴羞王公故又曰義弗乘蓋曰吾非輕富

貴車服為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義當乘則乘之矣若義之所
在而乘之則亦足以光華此足以見君子不有外物之意
六二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頤頤文生於本無本之文
則不足貴

九三居內卦之極又有離體故為文明之極故曰賁如濡如然又曰
永貞吉何也蓋文之極須當守以正大凡有文之人自為人所重
而此象乃曰終莫之陵者此蓋有說文士雖為人所愛而亦為人
所薄若唐之王楊盧駱雖有文采終為人薄者以不正故耳若孔
子孟子非不文也而後人仰之莫不肅然而敬者以其永正也六
經之文亦然

六四白馬翰如此一句須當看且四與初為正應為九三之剛間隔
故未婚媾初四雖為九三間隔然其從正應之志如馬之飛然後
必合凡人之於事其所當合者終不為人所間然亦不可以為當
合而不思慮也必如馬之飛翰而後可

六五大凡居君位者當使我裁制於人不可受人之裁制今六五雖
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故求上九之賢而資比之故云吝
然自知其才柔弱不足有為而資求於人與不求者固異矣故曰
終吉

上九伊川曰唯能質白其賁則無過飾之咎此一過字須當看
易傳於賁卦論取象卦變之義甚詳恐讀者未易遽曉今擇其可圖
者隨文釋之

傳曰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

復是陽長剝是陽消所以名為復者陽復名剝者陽剝

又曰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為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
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

三三益上益初上本是乾下本是坤損上體四之陽將來益下體
三三益下益初下本是坤下本是乾損下體三之陽將來益上體
三三益上損初上本是乾下本是坤損上體四之陽將來益下體
三三益下損初下本是坤下本是乾損下體三之陽將來益上體
又曰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

是也

三三乾上夫陰是剛決柔上之
三三乾下姤陰始生於下與陽
三三乾上姤相遇故曰柔遇剛

又曰鼎又以卦形為象

又曰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

三三頤上頤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頤之象
三三頤下噬嗑也中虛之中有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
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三三乾上訟象曰剛來而得中也謂之剛來者謂下體本是坤
坎也剛爻只是從外面坤卦來非從上面乾卦來

三三乾上无妄象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謂自下體來是坤卦
非從上面乾卦來與訟卦同

又曰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
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
來艮在上故云剛上自非下體而上也

先儒說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 伊川程氏說

三三三三坤上泰 三三三三艮上賁
三三三三乾下泰 三三三三離下賁

又曰乾坤變而為六子

三三乾為父 三三坤為母

三三坤為母 三三乾為父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以致飾為亨則其亨盡矣譬如花開
方其未開之時固有無窮之意及其一開之後則殘謝而已豈復
有餘蘊哉

六三居羣陰剝陽之時乃獨與上相應則必與上之羣陰相失也然謂之无咎者處小人之羣必與小人相失然後於君子之道无咎得小人之心必失君子之心得君子之心必失小人之心无受咎之理

六五居羣陰剝陽之首義本當凶然爲有一陽在上陰必從陽故五率羣陰順序從陽如貫魚獲寵愛於陽如宮人蓋五陰雖小人上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下

復

復小而辨於物當初一下豈曾不完具只是上面太有階級復卦一陽生雖五陰之盛不能抑遏猶人善端之生雖習氣豈能昏之猶笋迸於石自然發生豈有障蔽故曰復亨然善端初生全在愛惜保護不可戕害方能類聚而不孤所以繼之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剝之後繼之以復蓋陽無剝盡之理剝窮上反下纔到窮則必復此

集錄一

三陽

自然之理積惡之極則必思復善積邪之極則必思復正積陰之極則必思復陽且以剝之上九一爻觀之曰碩果不食譬之植果實既蕃必須采而食之餘果雖皆剝落其中須遺一兩顆不能盡食便自有發生意天地生生之理元不曾消滅得盡此剝之後所以必有復也夫復自大言之則天地陰陽消長有必復之理自小言之則人之一心善端發見雖窮凶極惡之人此善端亦未嘗不復纔復便有亨通之理且以卦體之爻觀之初九一陽潛伏於五陰之下雖五陰積累在上而一陽既動便覺五陰已自有消散披靡氣象人有千過萬惡叢萃一身人之善心一復則雖有千過萬惡亦便覺有消散披靡氣象是纔復便有亨通之理蓋天地發生之初最易於萌芽始生之時要人營護保養且如草木萌動根芽初露易被摧殘惟能於將生之際遮蓋護則枝葉葉漸漸條達人之善端初發亦多爲眾惡陵襲惟是於出入將發之時養而無害然後自然朋來朋助也如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凡善類皆

朋也凡日用間遇事互有相發明吾之善者皆朋也萬善會聚於吾身自然无咎自復亨下數句次序節目整然不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此是天道消息盈虛自然之理如自一陽之復積而至於二陽之臨三陽之泰四陽之大壯五陽之夬六陽之乾皆反復自然之天道人於善心發處便充長之自可欲之善信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之神亦自性中所固有者出入无疾入者謂剝之上九一爻來入於復之初九故謂之出入者謂初九一爻漸出而爲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故謂之出利有攸往此一句最是做工夫處天道到一陽始復時便自此浸浸而往人於善心發處便自此進進充長去亦何所不到只爲人纔到善心發處又爲人欲障蔽不能利有攸往人善心悔處日用甚多或聽言而於心有悔或因觀書而於心有動或於應接事物而有警悟於心日用間復處甚多雖大姦大惡之人亦然惟其不能利有攸往故至於頻復爾豕者聖人言一卦大體之意也剛反二字最要看天道至於復時何

集錄一

天

故都无障蔽爲天能剛反剛反二字見得天道復處人惟其不能剛反雖動而又以逆行故不能利有攸往惟天道能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天行是解上兩句所以如此者是天道自然之運用也學者最要就天行上看天道之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理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到復時便運行無間人何故於善心發處乃不以天之順動而善心又多泯沒蓋爲天以無心運用人以私意障蔽人雖以私意障蔽然秉彝終不可泯沒便是天行無間之理利有攸往剛長也惟剛長便能利有攸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句最不可以言語解而可以身反觀天地以生物爲心人能於善心發處以身反觀之便見得天地之心象復自十一月觀之嚴霜暴雪止萬物摧挫時无有生意安得有雷不知雷聲已自潛於黃鍾之宮但雷伏在地下雖无朕兆之可見无聲音之可聞人自不知其所謂復蓋積陰近寒之後而陽氣發

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未止則有所進既止矣雖少進亦不可故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蓋窮極則過則反爲无妄之害言无妄之窮而又行所以災也

大畜

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畜養也若无此理又何所養有无妄然後可畜此最爲學之要无妄則有誠誠立方可涵養畜聚也使誠不立則涵養者何物將何以爲畜也伊川曰止則聚矣纔止則自然有聚書曰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允誠也懷于茲者已止於此矣然後道始能積又中庸曰不誠無物惟誠然後有物惟无妄然後內充實而有主故可以畜於內若有妄安能畜哉惟无妄然後中有主自是畜之至於篤實輝光可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我所養既大然後可以受爵祿當患難若未有所養而欲出爲世用亦危矣所畜者既大而不正則反爲學者之害所謂學非而博者也言語足以動人文章足以聳眾

集錄一

三

不正則反爲害不如空無所有之人雖欲害物亦不能爲大害故利於正有如是之人所畜者大而又不正則是道全德備充足飽滿可以有爲於世而亦天下之所仰望者也故不家食則吉而利涉大川以濟險也是聖人教人斟酌量力然後進而有爲畜既正而家食則凶畜不正而不家食亦凶惟畜正故不家食則得其位行其道致君澤民而天下被其利故吉涉大川則其才能可以濟危難而天下安故利

豕剛健篤實此四字最爲根本惟剛健篤實故能輝光日新其德自有光輝之理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夫難畜者莫難於至健之物若柔弱之人則易爲畜矣是以止健必先有其剛健篤實及尚賢之德然後可也惟其止得住是大正也乾之健天下之至健也无一物能加之今也爲上九所止者以其所尚者賢而大正也大正者理也天下之健物莫能止惟理可以止之不家食吉養賢也此與卦之辭辭不同卦言有如是之人不家食而出於有爲則

吉蓋以其人所畜者大則可以施爲也凡人有餘於己則可以施於世矣故乾之初九則勿用聖人於家恐人以不家食爲賢者之吉則必求所以不家食者故又從而發明其義夫賢者之進就自有時命本無可喜可愛者若以不家食便爲吉則非賢者之所養矣故繼之曰養賢也言此者係國家之吉也非賢者之吉也以爲如是之人能使之不家食舉而在位此人君所以養賢而吉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常人之濟危難必用私意小智以求濟也聖人則不然順天理之自然而己湯武是也若涉難而不順天意是取敗之道也

象天在山中大畜天至大也而在山中此大畜也以形跡論之山安能畜天今且以近者論之則知有此理且人之一心方寸間其編簡所存千古之上八荒之間皆能留藏則知天在山中爲大畜有此理也君子觀此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於古聖賢之言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如是而後德可畜也不善畜者蓋

集錄一

聖

有玩物喪志者矣

初九陽欲上進爲上六四所止是知有屬則利在己而已已則不犯患難也以剛健之才而處於初又乾健在下其欲向前而上進者何如哉然當大畜之時爲艮四所止則是屈抑而不能伸也故有厲凡人若有剛健之才則其向進之心毅然有不可犯者今爲艮四所止則其心愈躁而不能堪且將決裂四出而後已故聖人戒之以利己凡人在我雖剛而時之所不可苟不願而強求之則其犯災也必矣

九二與六五爲正應然九二恃剛陽之才必於上進是剛健之人正欲放縱有爲之時也然上爲六五制之而不得去是與說輻之義也有所畏而止之以免災者初九是也无所畏知其不可過剛而止者二也二以剛而居乎中見其時之不可而自止焉以居乎中故曰與說輻言能度其宜見其不可自說其與輻而不行也故象曰中无尤

九三夫初九與九二欲上進有爲爲上所制畜然後知止固自爲易
九三與上九爲應正是二陽相得有爲之時如良馬馳逐於道路
之間也當正得意之時上又無人止制而知艱貞固守不敢放縱
防閑與衛使無傾覆之患最九三之難者也惟其知艱貞而閑與
衛故利有攸往

六四制惡於未萌之時也六五制惡於已形之後者也夫於惡之未
萌而制之不使有是帶童小之牛角則其角終無見矣何必於角
蓋角者牛以之觸物如人之惡念也及六五惡已形之後吾則於
其惡之起處從而制之可也夫制已形之惡不於惡之關要處去
之非得制惡之道夫豕之能噬嚙者以有牙也今積其牙是制其
要會處也

上九大抵畜極則散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居獻畝之中其畜可謂大
矣必佐湯以發其所蘊是得時如天之衢也故象曰道行得時行
道之謂也

集象一

頤

易傳曰无養則不能存息此一句最當看凡人未嘗无良心良知也
若能知所以養之則此理自存至於生生不窮矣息生也

頤貞吉頤須是正得正如堯舜禹湯文武則吉如邪說養之則凶
豕豕辭既言貞吉而孔子復豕之曰養正則吉疑若養也殊不知聖
人一字之間自有无穷之意學者若識則之一字庶乎知之矣觀
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我之所以自養正與不
正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皆知萬物之自生自息
而不知天地有以養之聖人德與天地合故養賢以及萬民然萬
民之多安得人人而養之惟得其要會則所養甚約而所及甚博
其要先在於養賢而已

象伊川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發其萌芽爲養之象
凡人之言天地養萬物不過雨露之澤而已而此言雷者其義甚
深故易傳有發動之意此意當自體會

初九觀我朵頤凶六二頤拂經於丘頤征凶六三拂頤征凶頤自
初至三皆震體也震動也頤養也動而求養故三爻皆凶是知躁
動以求富貴利祿无時而不凶也

六四居大臣之任而才質柔弱似不勝任惟六四到此知自柔弱下
有初九陽剛之賢屈已就養是亦吉也內既陰柔必資人以養其
威嚴固非色厲內荏徒有外貌之威嚴也以其有所養然也其欲
逐逐无咎常人資人養以有能既得之則必認爲已有而忘夫人
是未必无咎也惟到此一節其欲賢好下之心逐逐然相繼不已
庶幾无咎也象上施光也者譬如天之雨雖本興於山川至其及
下則是自天而下也六四本資初九而有能至其有爲乃自六四
下施也

集象一

頤

易傳所謂柔順而正者以陰居陽謂之正以陽居陰亦謂之正六五
當人君之位天下所望而養者也今也五六以柔弱之資上資於
上九以頤是拂君之常經也然人君既知柔弱及任用大臣須是
正一不變乃吉如漢之元帝任蕭望之所宜居貞者也推任不專
故恭顯得以陷之而卒亡漢室大抵資人以有爲可小事而不可
大事故曰不可涉大川

上九以剛健居師傳之任人君資之以有養是由剛健以養者也然
既有剛健之才又須有戒懼之心兩者兼備然後可以涉大川使
有剛健之才无戒懼之心則是暴虎馮河徒勇也有戒懼之心无
剛健之才則是兢兢畏懼亦不能有爲也懼兩者兼備故作大事
而天下蒙其利又六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涉大川六五君也上
九臣也君當量力臣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徇難君之患常在於
太自任臣之患常在於不自任

大過

大過兌上巽下兌說也巽順也爲非常大過人之事自常人論之必
須剛毅勇力之人乃能辨此不知辨此事者卻是巽順和悅元不
須動聲色

象君子以獨立不懼遠世元同蓋太遠雖本於理不遇然其事皆常
人教百年所不會見必大驚駭無一人以我爲是非有大力量何
以當之若見理不明者見眾人紛紛安得不懼見理明者見理而
不見人何懼之有我所行者左右前後縱橫顛倒無非此理又何
嘗獨立乎彼眾人紛紛之論人數雖眾然其說皆無根蒂乃獨立
也至此則我反爲眾眾反爲獨矣

習坎

坎陷也陽居陰中則爲陷離麗也陰居陽中則爲麗是知小人猶可
以依附君子君子於小人羣眾中決無容身之地

常人言險必以爲凶德坎所謂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用乃如此蓋易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若惡險
而棄之是廢一物廢一物不足爲易

九五凡水火以常論之水屬陰火屬陽至以爻論之天一生水水中
有陽故坎卦上下二陰中央一陽故水屬陽也夫水之流行必先

象象一

聖學

盈滿而後流出若潤而盈則能出潤之類是也坎之未至於盈非
坎深之故但水未能盈滿耳九五君位也如德未至於堯舜必求
至於堯舜是坎而止於盈也若五一爻特患未至於盈耳此君子
所以釋之曰中未大也

上六此一爻否極必泰屯極必通坎極必出險理之自然也然而若
知否極而泰不知致泰之道則不能去否屯極則通不能爲致通
之理則不能去屯上居坎之極必能出險然以陰柔之質居之則
不知所以出險故三歲之久至於凶也

離

序卦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蓋言人居坎陷之地欲出其險必有
所附麗乃可

利貞亨言人有所附麗不可不附於正人如孔子微服過宋乃主司
城貞子爲陳侯用臣則所附得其正可知故必貞乃亨畜牝牛吉
畜字最要看大抵人欲附麗人必恭順和柔乃可故曰禮恭然後

可以言道之方然人之恭順豈一朝一夕所可致必育養有素乃
可

象大抵人不可須臾離於正如日月之不麗乎天則失其所以明百
穀草木之不麗乎土則失其所以生然則麗乎正者非明者莫能
也欲附麗人必先知其正乃能附麗不知其爲人安能附麗乎柔
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離卦蓋言人欲出險雖不可獨
立然必求附麗於人以一卦觀之一陰居二陽之中故上下相輔
所以爲麗然六五君位而以六居之似乎非正殊不知六雖柔弱
得五則爲剛以六居五正所謂柔麗乎中正

象不曰二明乃曰明兩此以明繼明之義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正
如堯舜之相授受文武之相繼如日重華協於帝此是以明繼明
如日明明在上赫赫在下此亦以明繼明大抵天下道理本自相
續以明繼明自是常事後世徒見堯舜禹湯之後有太康文武成
康之後有穆王遂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明相繼爲異殊不知

象象一

聖學

以明繼明卻是常事至於太康穆王昏亂乃是異常事雖不見而
理常在

初九大抵人之念慮雖未發於外要當制之於未動之先蓋離是火
九是剛火則炎上剛則欲進火與剛在乎用之如何耳善用之則
火爲明不善用之則爲炎上剛善用之則爲正不善用之則爲躁
進故必敬於先然後能无咎

六二以文明剛中之才居下體之中故曰黃離元者善之長元吉蓋
无以復加之吉然六二之所以吉者正以得中道太抵才過乎中
則是智者過之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致廣大而下能盡精微者
也

九三居下體之上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是猶死生之際也不鼓
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者彼畏懼者其凶固明至於鼓缶而歌者雖
自謂這死生之際殊不知死生乃常事耳初无可樂才鼓缶而歌
則亦爲死生所動矣故皆凶也象曰何可久也此一句最要看曰

之既長自然傾沒雖千數萬計亦不能留此何可久也之義
九四處近君之位聖人於此一爻屢其義峻其辭正天下之大分明
君臣之大閑謂九四大臣苟侵君位突然而來則受莫大之罪焚
者古之極刑然六十四卦近君之位皆不明此意獨於離一卦言
之何哉蓋離有相繼之義九四以剛強之才上逼君下繼下體之
上大抵人臣之繼君必如舜繼堯禹繼舜乃可无舜禹之心卽是
莽卓

六五以柔順文明之才居君之位自可怡然燕處然在性高而理實
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苟恃其尊則必底於敗故曰撫我躬后虐
我則辭惟離之六五能泣涕戚嗟而不敢安若書謂予臨兆民凜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所以致吉

上九一爻正如成湯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然上九以剛毅奮發
之才是天錫之勇也以離而居二是聰明睿智出於天錫以之出
征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是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亦如成湯
伐桀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其時罪惡非不厭湯但放桀而已書曰
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億則其餘皆无罪象日以正邦也此亦表
正萬邦之義

集象一

手

選

門人張謙曰

咸

咸恒二卦須合看咸卦說中有正恒卦正中有說何故咸兌上艮下兌說艮上故說中有正恒震上巽下震動巽順故正中有說咸卦少女少男故為說恒卦長女長男故為正

咸亨利貞取女吉天下之理有通有塞以誠相感无所不通一或不誠則雖近而一家亦閉塞而不通故交相感乃亨然交相感三字言之甚易曉其所以交相感之理則難知也若我至誠必待彼至誠然後謂之交相感則是有待於外彼或不誠則不能相感矣此說甚未安我苟至誠則天下自然相感初无待於外也然人之交相感易得不正故必利貞然後亨

豕咸感也止取女吉也君尊而臣卑夫倡而婦和上天下地理之常也然下天而上地則為泰男下女則為咸蓋以位言則上下之分

集錄二

一定而不可易以交感之道言則必在上者先感下則在下者斯應如君必屈已以下臣男必屈已以下女是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各有所感而无不應如行不著習不察之人徒見人心感而天下和平而不知各有所感觀其所感一句最要看蓋聖人巍然在上百姓林然在下須是看觀其所感一句

象山上有澤咸山高而上有澤焉是山澤通氣也君子觀象然後能以虛受人谷虛則有應伊川解虛以受人最當玩味若心不虛而中有私主所主者在官職則山林之言不受所主者在山林則應世之言不受惟无所主故泛然无不受且如一江之關只受一江之水如受兩江之水則溢矣今之人只說與正人處至邪人已不能與處惟聖人无限量故不擇合无邪无正皆能受之所以然者以其中心虛而无不受也大凡天下之理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受伊川云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

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此六句最當看

初六雖與四相感然感之初者也感之初信未孚志未交此一爻只如此看甚分明當玩味志在外也一句今人與朋友親戚交感但責人而不責己只說我誠意已孚而彼不應不知己之誠未孚如足指之方動安能感人此一爻不以誠已孚而責人不應但以志尚在外而不能自足又曰六處咸之下是感之淺者也故以拇言象曰志在外也者常人之感入感之不入即止初六則不然謂感其拇是在我者微未足感人也故志在於外无自日之心求為感通而後已

六二一爻大抵君臣上下貴賤之間君當求臣臣不可先求君上嘗求下下不可先求於上貴賤之理亦如此焉二與五正應五在上二在下六二柔順說於上有如朋之好動動不知止凶之道也若不待五求而先自動則不能安分詔諛冒進惟能居守而不好動則可以吉象復明其順不害者言長沮桀溺之徒乃與君相忘但

集錄二

不可先動使君倡而臣和可也蓋上下君臣之間又不可隔絕而

不通要得其求則順而從之毫釐之間不可不察

九三觀頤之初九可見九三之義頤之初九有剛陽之才不自知其

剛陽之貴反與九四為應如人自有靈智之德反舍之而觀其人

之柔頤所以謂之觀我柔頤成之九三亦如此以九居三不自知其

其陽剛之才可貴而反慕上六舍陽從陰舍上從下是不能自貴

是有隨於人之動其吝可知故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

股亦不處也謂不能以貴自處而感於卑下也又曰志在隨人所

執下也謂九三以剛陽之才而不知自信不能使人從己而反從

人也今之學者蓋亦如此吾之性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

天地同其體不知自貴乃慕會祿不知一體之中自有廣大之道

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成其股執其隨者也

九四居感之中正是心虛中虛感應之大者所以咸之一卦九四之

爻最大貞之一字最好看伊川云貞者虛中无我之謂虛中无我

四字固是貞只認此四字但識虛中无我又不識貞字貞之一字果到虛中无我地位方見在易謂之貞在大學謂之正心此心一正則其所感者无有壅遏之患自然无往而不吉悔自亡若夫憧憧往來之人心既不正則往來不息乍形乍滅乍起乍伏本心既失已是私心則是隨其朋類方始思得此思卻有限量有思則有无思則无若到貞吉悔亡則窮天下之事无不感通繫辭於九四一爻推廣何思何慮一句以教學者何思何慮當如伊川說然前說皆是心之正體未曾說下手處至於屈伸相感至以崇德也卻是下手處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所以貞吉悔亡由其思不出位未為外物所誘故正正者其良心良知之所在固无交感之害也局於小智憧憧起伏所以未光大以其无所有之光大反逐於物而私應蔽之蓋心本光大至此則光大皆不見

集錄二

三五 選 慶

九五成其脤大抵為學最要識向背若任私心而行私心所喜則感不喜則不感所見者感所不見者不感如此則所感濶狹六五雖感其脤然所感不大止无悔而已曷足為感感之人君哉故象言志未也
上六至誠方能感人上六以陰柔居卦之終專以口舌感人譬之巧言如簧其口雖不能辨其心終不感且如二帝未嘗无典謨其所以感人者乃在典謨之外三王未嘗无訓誥其所以感人者乃在訓誥之外孔孟未嘗无答問其所以感人者乃在答問之外若无誠意而徒有典謨訓誥答問未免為滕口說也
恒
震以長男在上巽以長女在下故夫先婦後男上女下理之常也大抵易合者必易離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且如閭巷之交其初非不欲常其終必變者何哉以其不知久敬之道也凡人之交際皆然
无咎利貞利有攸往通乎古今行乎天下而後謂之常行於今不可

行於古行於家不可行於國則不可謂之常通乎古今則不可改矣行乎天下則不可違矣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閭門之常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一身之常也其曰恒亨无咎利貞者常行之道利在於正使其不正雖一朝行之亦不可也為學亦然門戶已是議論已正常而行之雖終身不可改也所學所行未得其正則安可以一朝居哉恒而日利有攸往者如書之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一之內自有新新之內自有一有終有始本不可謂之一今也以為一者是不常中自有常也不善學者以為一定不易而已由是至於執而不通利有攸往者乃變通不息之理也如天地之道寒往暑來不已不息所以為天地之常
豕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異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之一字最難看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非獨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又可以見易之全體蓋乾坤者易之門也外乾故剛上內坤故柔下雷動而風發此相應常久之道故恒云巽而動初與四為應二與五

集錄二

四 夢 選 慶

為應三與上為應皆以剛柔相應而為恒曉此四字則六十四卦皆具見矣剛上柔下乃專卑定分之常雷風相與乃運用變化之恒巽而動者天地萬物未嘗不順理而動也剛柔相應天下之理未嘗无對也此四者乃天地之常經大易之正義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大抵通天下萬世常行而无弊者必正理也若一時之所尚一人之所行則必不能久故恒之亨利於貞亦如漢文帝好黃老至文帝之後則黃老之道不行梁武帝好浮圖至武帝之後則浮圖之道不行蓋非正道則必不能久夫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不已兩字最要玩味天穹然在上使其无不已之道則久而必墜地頽然在下使其无不已之道則久而必陷惟是有不已之道方能久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終則有始正如人之一身自少至老爪髮皮膚未嘗須臾不變若說終身不變則失其所以為身亦如水若止而不流則日涸一日惟其常流不息所以不窮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正與中庸所謂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之理同當玩味所恒二字人但見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聖人久道而不知所以久照所以久成所以化成處故所之一字讀易者當深體之

象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以雷言之或在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風或起於南海起於北海二者初未見其爲常君子於此乃立不易方若與雷風之象不相關涉蓋立不易方乃立其所當立之地故也人於立處立猶風雷於起處起也且彖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象則曰立不易方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曾離元來去處一步此所謂立不易方也如始乎爲士只是在此終乎爲聖人亦只是在此雖是立不易方又不可久非其位此全要人體會初六相應而相親者此常理也恒之初與四時位不同則不可以常

集錄二

五

理論何者初在下而賤四在上而貴而又有二三間於中當自安分可也初六不達夫勢利之分區區責人之應已而以常理待人四又以尊貴居上而不與之應此其所以凶也交游亦然始也相親相應亦固其常自末一貴一賤之分而勢位異矣苟不知勢之異勢精神以求其應則亦有求深之凶然始字景當玩味大抵人心責已輕責人深不知勢位之既分而以始交之心求之故言始求深也

九二大抵天下事惟得中則可以无悔九二以陽居陰非中也何以謂之悔亡蓋得形之中不若得理之中形之中上下之中也譬如屋之中央有定所若理之中則无往而不中也九二以陽居陰以中而處於下又應五之中居中而行中雖非得形之中而處中應中有理之中所以悔亡也是中也亘古今而不易歷萬世而无弊然悔亡兩字尤要看天下事本无致悔之道不須言悔亡亦由本无致咎之道不須言无咎惟三非得形之中自本當有悔今也處

之而得理之中故復云悔亡也大凡道无不常亦无不中在乎處之如何耳象曰能久中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又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九二所以悔亡由久於理之中也觀此則見時中之義

九三事有未是則當去之及到是處則當守之故有正者必當居其正有其正而不能居則失其所以爲正矣三以陽居陽得其正矣不能固守而又求於陰乃反更慕上六是已正而不能居故羞惡或承之雖正而亦吝也象曰无所容也學者於此一句要看可以容身之處而不容將何所復容其身以九居三本自有容惟其不常故雖一身亦无容是捨可容之地而反至无容之地也大抵常之道在乎中正而已九二本非正而居中所以雖悔而亡九三雖居得正乃捨是而從非捨正而從邪故曰无所容也二爻須參看九四天下之事居得其正雖終身而不可捨苟居非其正雖一朝而不可居四以陽居陰處非其地是居不正不可一朝居者亦猶田

集錄二

六

獵必於廣澤大山乃有所得苟於田野之間求之雖使王良之善御后羿之善射亦終无所得故象言久非其位謂以九居四不得其正故也不得其正苟泥其常久居而不易終无禽之可獲也此一爻學者尤宜看如人爲學不得正當門戶則雖伏几案廢寢興勞神做志亦終无所得而已矣

六五乾健也天以剛爲德五居尊位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宜發強剛毅以爲尙今反以柔居上雖使常承貞固然在婦人則吉蓋婦人之道專在於柔順居閨門之內當常守其柔順之德而不變今六五以君之尊反以婦人之德柔懦異弱而不變又安足以濟事故在夫子則凶

上六膠固純一故謂之常振動躁擾非常也上六以陰柔居上不能守常而振動是以不常爲常所以凶也大抵立天下之功必悠久膠固然後能成若振動躁擾暫作易輟安能成功故曰大无功也

遯

彖遯亨而亨也彖所以發明前意遯本不可謂之亨然屈於道而自附小人之列身雖亨而道則未嘗亨也全道以自遯身雖遯而道未嘗不亨也故當小人方盛之時亨吾道者莫如遯故曰遯而亨蓋君子之所謂通塞與世俗之所謂通塞異也四陽在上非不強盛二陰在下亦自微弱君子何故使遯君子見幾察微知小人浸長必消君子於此而退乃君子之亨遯亨者身退則道亨也俯就則屈已道急退則忘天下故雖二陰浸長君子愛民之深憂民之切惓惓有不忍忘之意尙欲有爲以安生民定社稷雖不可大用而猶可以小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易變體不同以一卦言之二陰在下固小人也四陽在上固君子也此以勢論五爲君子二爲小人本不相應以爻言之五居中而適當其位而應於二二雖小人至得九五乃反應助於五此以理論二居五是輔九五爲善之臣也故度時觀理猶可小有所行君子愛君深憂民切故其處位未嘗敢遽去雖小人方盛理之所不可不遯然必盡已之

彖二

七 遯 遯 遯

道資二之輔而思有以拯其難見於小有所爲如孟子三宿出晝猶不忍去亦是意也君子之所爲眾人固不識時未可去君子固不遽去時可去君子亦豈強留然豈如潔已好名節者知不可爲遂愆然忘情於天下乎聖人於遯之義亦曰大哉蓋以此也然遯之時義尤爲難識學者看此須別白得此理十分分明乃可以處進退之際矣

當遯之時尙可小利貞若否之時則不可爲矣至剝之時則順止而已雖然遯否消長所爭不多時節最難看不可輕易處須是人意盡後時節方可見

象天下有山勢不相附之象君子觀小人浸長之時勢不可相附也不惡而嚴大凡小人之情近之則僭遠之則怨當待之以不嚴之威則自然遠矣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遠遠之則怨要當思其所以遠之道夫不惡而嚴最人之所難蓋常人

者多拘束才安肆則不恭矣惟性情涵養則自然嚴恭苟內不足則必待造作威而不猛亦其類也

初六一爻如獸之遯則尾在後眾賢皆去而已不去遯之尾也大抵君子見幾而作當小人道長之時固當奉身而退若羣臣既遯之後方欲去則不可去矣故有六三如蔡邕當獻帝時董卓擅權君子皆去獨邕未能遠遯其後卒爲卓所用竟不能免然君子當遯之際雖无所往亦有道以處之居卑下而爲祿隱可也易云何災而蔡邕卒被戮者以其爲卓顯用不能居下故也初以陰居下乃在微下者也不當柄用故但有厲而已它卦上爲尾以其進而來也遯則初爲尾以其遯而去也

六二大抵人情當屯難遯之際最易相親譬如魚相忘於水及其在平陸則相响以涇相濡以沫當遯之時正人情相親之時以六二之才與九五相應其附麗固結若黃牛之革不可得而比喻正以其情易親故衛之北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露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又曰攜手同歸此亦相親密之意序言衛國並爲威虐莫不相攜持而去焉則亦遯之時矣

九三大抵遯者當遯即遯荷滯戀顧惜而不能則害於遯矣以九居三居下體之上位之尊顯處遯之時是當去者也今保戀顧盼下切比六二之陰又非正應乃牽制而不能決其遯是當遯而不能遯者也若以此道畜臣妾則告若欲成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非有決斷之志者必至於疾德危厲而後已君子之遯可知是乎所謂畜臣妾吉意不專在畜臣妾上但言如此係戀乃畜臣妾之道據臣妾之情常有戀戀之意耳亦如睽觀利女貞不在利女上

九四以剛陽之才而遯雖有所好亦必決而遯矣曰好遯者謂九四與初爲應雖有應好亦遯之而不願惟君子則能是也然以九四之剛爲君子者惟是見善明用心剛乃可小人溺於所好豈能果決而遯哉故以九居四應初六之陰必有小人否之戒不然言君

象二

八 遯 遯 遯

子吉足矣此一爻伊川說甚分明但未有盡處日君子吉小人否者何哉蓋以陽居陰一消一長未可必苟君子進則小人必消小人進則君子必消正如學者用心非不剛然資質尚柔懦當此際有兩途苟用力於剛陽之地則為君子用力於卑柔之地則為小人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以四剛柔相半故也九之剛勝便為君子四之柔勝便入小人君子小入無兩立之理此一爻最要理會所以兼君子小人言之

九五象曰以正志也正之一字須當詳看常人多言求進須理會邪正若退避則雖有不正亦不害殊不知大抵人臣之進固不可不正退亦不可不正食位慕祿而不知退固是不正之行若輕世絕俗而至於退亦非正矣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凡有一豪之不正皆不正也故曰以正志也正字須要看得定

上九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若隱遯而未能與物相忘遲疑不快二者交戰安能心廣體胖故惟无所疑然後能

集象二

九

肥遯也子夏出見紛華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胸中則不能無疑及其戰而道勝所以肥而樂也此子夏所謂始之癯終之肥也肥遯之肥蓋亦如此

大壯

天下事必有對盛者衰之對強者弱之對遯既極矣不可以不壯故以大壯繼遯乾極乎高而雷動乎上其為壯也可知

豕壯利於正不正而壯者乃血氣之壯耳剛以動剛天德而動至誠不息故謂之大壯天剛也陽也用壯於血氣者是蔽於私欲小智反所以自狹自弱也人情每恃其能而欲大其己然卒不能成其大者蓋不明致壯之道欲己之壯乃狹己之為烏能致於壯哉惟天擴吾一己之大則自然而壯矣故曰大者壯也剛者天之道以天之道而動則无不合於天理此所以為壯故曰剛以動故壯常人每恃己之強以為壯大抵皆失正理故大壯必利於正惟知以正大為壯便與天地同其大蓋褊狹者不足以見天地才去私意

小智則便見天地正大之情矣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吾能盡克己之私以正而大則天地正大之情亦不能外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此一句全要看正大兩字人與天地三者初無輕重緣卑汗蹇淺所以自小之耳今世學者病不在弱只是小

象天下至難克者莫如己大抵外物雖至堅然有力者能克之惟己之私慾雖育育之勇克之猶難雷在天上大壯聲既高且大自常人處之必以此壯平四夷伐鬼方惟君子於此則用以克己故非禮勿履乃為真壯蓋務自勝者乃壯之大也務勝人者非聖人之所謂壯也能於一身上下工夫最為壯也

初九以九居初二者皆是陽又居乾體三陽同居若以其壯勇敢躁進則必致乎凶此有孚與他卦有孚不同貞凶有孚謂其凶無疑也然既以壯名卦則三陽正合卦體何故凶蓋體既壯能用以自治克己復禮則吉若用此勇銳躁進安能不凶趾者如足趾之在下而好動大抵在上之人有勢有位猶可以有為既處卑下居貧賤

集象二

十

而恃其強壯躁於求進信乎其凶也猶人始學之初稍有剛強制遏不定便欲奮然作為見於行事其往而得凶蓋理之必信而無疑者也故謂之有孚蓋不能自制其壯邊欲作為是反為壯之所使矣此弱也非壯也

九二之爻聖人不加一辭而直謂之貞吉者蓋直指大壯之體以示人也人見說大壯將謂直是猛厲卻不知只在柔中處二柔也九剛也以九居二是君子所謂剛者只在柔中處二與初皆九資質略同何在初則凶而在二則吉蓋二雖是以剛居乾體其所以異於初九者二用壯以中居而正是學而有成者也學者當以初九九二二爻參看譬如兩人其剛決氣質雖同一人剛而不知處中一人雖剛而能處中則吉凶分矣九既居二之中能明理以自裁其過所以正吉觀此二爻則知人之氣質雖同要當明理方可九三以陽居陽又處於乾體之極是極於壯者也然所謂壯則一所以用壯則一小人居三則惟恃力用壯君子則高視一世无所顧

忌小人則恃其強暴以犯上而驟於有爲固不可也君子亦恃其強壯蔑視天下之事尤不可也以此爲固守之正厲也大抵經傳稱君子有二以賢愚言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類以貴賤言則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之類此爻之君子小人是貴賤論雖貴賤不同其剛陽太過則一大凡用剛太過則必折三以剛遇四是以剛遇剛譬如羊之很恃其角以觸藩籬未有不羸者也三之觸四二者皆剛三暴進而四設籬以禦之二者鬪而三獨傷者以其有以創之也天下之理始之者鮮不受害亦如用兵爭訟先犯者必凶

九四在三陽之上處陽之極壯道之盛者也大抵天下之事惟壯然後有所濟四居壯之盛所以貞吉而无悔然亦當與九三參看三亦陽也而羸其角此則不羸何也蓋三雖以陽上進遇四陽之剛所以羸其角九四四陽並進上二爻以陰柔之質焉能禦剛強之陽哉故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腹此君子道盛之時蓋在下之三

彖象二

二

陽皆不言往此獨言尚往非取其道之盛而可往乎

上六以六居上是以柔居大壯之極大壯之時貴乎陽剛則能有濟進亦有所成今上六以陰柔居壯之極如羝羊之觸藩進則傷其身退則羸其角進退不能无往而利然天下未嘗有不可必之事若看上六一爻進退不利是聖人於此有不可用力處然聖人於不能退不能遂之時又自有以處之惟艱難自處不爲玩易則復可獲其吉故象曰艱則吉咎不長也言能艱難處之而不致玩易則前日无攸利之咎必不長也

晉

晉者進也所以次於壯者蓋言進之道必先有其壯然後可進以卦體而言明出乎地光輝發越所以爲晉盛也然以爻義而言晉以柔順之臣附麗乎大明之君則道德之光被乎四表所以爲盛也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夫以在下之諸侯受寵於君錫馬之蕃庶至於日三接是爲晉之盛也然康侯二字最當味玩常人之

情徒以進而受君之寵尾君之位爲盛殊不知惟康侯方足以爲盛夫康侯者懷才抱藝足以安天下若非康侯而虛受其寵適以自媿何者康者盛之本而外此皆其末也今之學者誠能脩康安之業先有以盛於己則雖不期於晉盛而錫馬之蕃庶自不能違雖然進而受寵此特臣之盛不言君者何哉蓋君以能用賢爲盛能以蕃庶之馬而錫安康之諸侯則爲盛矣田野闢人民治侯之康者也

彖晉之爲義惟在下之賢以柔順麗乎大明之君而得以上行所以謂之晉盛大抵君臣之間惟辭志以相接則治可日彰德可日明若在下者方命在上者驕亢則治與德俱退矣惟是上柔順以接下柔順以輔上則爲晉盛故柔順二字最當玩味非特君臣之間爲然學者欲進德修業亦必於柔順上求若不柔順則矜己自大德日益晦矣故傳說戒高宗曰惟學遜志遜之一字其入道之門乎

彖象二

三

象之義學者最當體會且如日出乎地短赫光明凡舟車所至無不照臨人之一心其光明若是若能擴而充之則光輝燦爛亦日之明也然人有是明而不能昭著非人昏之是自昏之也故曰自昭明德蓋昭之於外亦是自昭非人昭之也大明出於地而昭於四方容光必照萬物皆被於光輝在常人必炫耀而不敢正視反視其身若螢燭之光君子則知此明之不在外本自具足故自昭明德而已

初六居晉之始大抵天下之理有進必有退有榮必有辱不待進極而後有退當進之初已有退之理不待榮極而後有辱當榮之初已有辱之理故曰晉如摧如然常人之情進則牽制於富貴退則隕穫於貧賤於此之時多不能以正故處晉之初惟正然後吉罔孚裕无咎人之始進於其上誠未孚意未交惟是不急迫然後能免於咎象獨行正也獨字最有深意進亦守此正退亦守此正不爲所牽裕无咎未受命也孟子言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

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之謂也時未可退安其位而不妄動亦裕也伊川曰事非一概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此最是伊川會看易處意在言外學者須識時字蓋不識時則未受命時優游寬裕受命後便急迫蓋理會時字不得

六二以陰居陰而自進上無正應當此之時最難於進六二乃以柔和恬淡自安於位故人見其有進之才而居於下乃為之愁夫以柔而居中正本非所以有愁此愁乃人愁之非六二自愁晉如愁如為六二之爻位而發也然又謂之貞吉者蓋大凡人處憂愁危迫之時未有不變其所守而失其節今六二知柔懦不能進故守正而不貪進所以吉然雖懦弱在下无所應惟自守於正不充誠於富貴不隕穫於貧賤而六五終亦自與之為應而受福於六五矣王母乃六五也以陰居尊位乃王母之象象曰以中正者蓋言受其介福只緣能居中而守正蓋貞吉二字當困厄之時最切要當困厄而不貪進終有進之日何者正道无不通之理苟不安所

象錄二

守終不能得進之道

六三欲上進輔乎大明之君下二陰以類而順從之此眾允所以悔亡也爻驗之以眾象折之以理此一爻最難看以訓誥言不過曰當晉之時得眾之允者斯可亡悔殊不知所允者何人且如陳仲子廉眾皆與之鄉原之德一鄉與之又如王莽在漢關下之人皆謂周公再出使從當時之人則安得无悔然不可如此看當於允字上看允者志之至當者也當則可以亡悔傳云眾所允者必至當也允之一字非見其確然自信乃人心所同然處若虛聲相鼓非所謂允

九四此一爻最見小人貪進患失之情狀蓋以九居四不當其位小人之象也然居近君之位是得寵之小人也夫以小人而見寵於君才不勝位下又為三陰所迫常懷憂懼惟恐其進蓋小人貪寵之心切故也然則處四之時當如何日去一己貪進患失之私心擴推賢遜能之公道則可矣

六五既得尊位又為離之主明之盛者也其明如此其處必无一毫之悔但恐用明太過慮事太詳恤其失得而凡事遲疑故聖人教之日以爾所見一无可悔不須更顧慮得失但據所見而往則吉无不利也以柔在上能接在下之賢而在下之賢又能順輔所以能亡其悔大抵人君之體若屑屑親細務而恤其得失以此為明察安能无不利惟夫儼然在上總其大綱委任大臣而失得勿問使在下者得盡心力為之則无往而不利故書稱文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後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皆是失得勿恤而委之賢能者也宜其當時无往而不利

上九以剛居剛處卦之極而用剛健之物剛之大甚者也故无施而可蓋太剛非道之中以之治人則失於酷以之事君則失於許以之干祿則失於躁惟以之自治則可故伊川曰剛極則守道愈固進盛則遷善愈速此乃用剛自治之道也然猶曰正吝者蓋進道之體本當寬裕從容待其自至非剛強也若剛躁而速其進急其

象錄二

成則失養正之道惟放乎四海盈科而後進方合道之體此夬之剛所以言未光也

明夷

其卦離下坤上離文明也坤柔順也文明在下而上為柔順蔽塞不得光明所以為傷之象也

利艱貞夫當太平之時上下相通君子道長上為君所信下為人所歸故正則易惟是艱難之時小人道長君子不見信於上當此之時欲守其正所以至難故明傷之時利艱貞也

彖明入地中明夷坤上離下明入於地也人皆視明入於地而明自此滅殊不知明本不能滅特暫入於地而已人皆以君子之道見傷而道滅殊不知本不曾滅何者正道本不可无如日入地中其明初未嘗絕觀於渾天之法則可見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離內文明坤外柔順夫當見傷之時若外恃其文明則必見仇於小人何以蒙難哉惟是內蘊文明之德外以柔順而

行則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兵无所投其刃棄无所投其毒斯可蒙大難矣故文王當紂昏亂之時雖囚於羑里而以柔順處之終不能害已柔順文明本非二事內之文明則外自然柔順外之躁動者即內之无文明亦非韜光埋彩之謂也日之在地中世上元不覺有日文王之在殷紂元不覺有文王此所以能蒙大難也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當患難之時須艱守正道所以為晦其明聖人恐人錯認晦其明之義以為和光同塵故又以內難而能正其志明之以見所謂艱貞者乃艱難而正志者也凡處患難昭昭若揭日月而行與夫隨波同塵者皆不足道惟能正志然後可謂晦其明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彖言文王及箕子至於爻則獨言箕子而不言文王何也蓋箕子之行應六五一爻而已至於文王則一卦之全體皆文王之用也豈可以一爻指名之乎何以知之明夷為卦坤上離下離之在內即文王之內文明也坤之在外即文王之外柔順也內文明而外柔順

彖象一

主

以蒙大難是知明夷一卦全體皆文王之用也

象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此君子養明之道日至暮則入乎地人皆見其入于地而不知所以養其明故不有虞淵之入鳥有陽谷之明故古人曰雖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无其渾不足以及養其清且如舜之時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觀此則舜之賞罰猶未盡明若漢宣帝信賞必罰截然無差則是舜不免於疑而宣帝乃能辨察則謂宣帝賢於舜可也而後世論舜則以為聖人之盛宣帝乃雜伯之君其所以異必有所在矣學者須子細玩味

初九乃明之初見傷之始也方小人道長亦未為君子之善而君子必見幾而去正如鳥雀方飛為人所傷其翼雖垂亦未至於墜地君子於此時雖未至大傷便有所行蓋君子見幾而作才有小傷便去雖前有三日之至險亦不顧主人有言主人在朝之人凡去者為客則居者為主君子於行在朝必告君子之輒動象曰義不

食也義字不可不精看且如好安惡佚君子小人同然君子素富貴而就勞苦亦義不得不然耳義之在人如影隨形義當去則去故不食乃義當然

六二凡人之情害已迫患已至奔而避之者常也惟患未迫害未至小有所傷能疾驅而避者非天下之至明不能六二居下體之中為明夷之主明之極者也方傷其左股而拯其壯馬疾去而避之可謂明也已矣拯者策馬言去之疾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最要看順以則也一句蓋所以疾去者非為避患以求安乃順其法則義所當去也

九三以下之明攻上之暗此爻在下而伐上者也下之伐上聖人不得已而為者是湯武革命之象也湯武革命固非有心如此蓋上受天命之傳下迫民心之歸猶且徘徊有不忍意如湯必使伊尹五就桀然後有鳴條之誅武王必五年觀政於商然後有牧野之誓皆非一舉而為待彼不能遷善改過然後征之蓋所以正君臣之分存忠厚之心故曰南狩不可疾貞象所謂大得者蓋有成湯武王之志然後大得應天心順民心也无湯武之志則篡矣

彖象二

主

九四大抵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於聚斂則攻其聚斂見小人在於詔誡則攻其詔誡見小人在於開邊則攻其開邊則終不勝夫小人蓋小人所以為根本以其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不疑今之攻小人若但攻其門庭而不攻其內此君子所以常不勝而小人所以常勝君子之攻小人蓋亦反其本矣本者何在正君心也孟子曰惟大入能格君心之非

六五上六為明夷之主昏昧之極而六五近之最為難處方欲毅然剛強既不可隨波逐流又不可須臾如箕子之正夫箕子為商舊臣紂之叔父乃伴狂為奴可謂能守正故此爻獨發明其處傷之道大抵當顧明之中而用正正最易見惟是當晦傷之時月其正則難矣自常情觀之箕子甘心處於奴莫不謂其明已滅殊不知

暗中自有正處箕子雖處暗弱之時甘心為奴而箕子自靖人自
 獻先王一念之正初未嘗息象言明不可息也以此
 上六處傷之極最是不明處夫居離之上本當明而反不明蓋始雖
 明而其後入於地所以晦其明也此一爻唐明皇當之當開元之
 初姚崇為相而致太平可謂明照四國矣後用李林甫楊國忠至
 於竄身失國是入於地也象曰失則也則字最當看乃是開人君
 自悔之意蓋言始同明矣後所以悔者以其失夫初之法則也若
 常守其則何出而暗故曰其則不遠人君當自思之

家人

大抵人之困窮當反於內故明夷之後次以家人蓋傷於外者必反
 於家自昔聖賢所以成就如孟子所稱傅說膠鬲之流皆自憂患
 中來後世人處憂患所以不能成就者只以其但知憂愁憂迫而
 不能反於內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也伊川云正倫理篤思
 義此兩句最當看常人多以倫理為兩事殊不知父子有親夫婦

集錄二

十七 夢 遺 慶

有別所謂倫也能正其倫則道之表裏已在矣常人多以用私為
 思於公為義殊不知能思其所思即是義也若正篤二字尤當玩
 味蓋倫理在彼正之在我思義在彼篤之在我倫理初未嘗亂人
 自不正耳思義本未嘗虧人自不篤耳若看得正篤兩字可與論
 學矣

利女貞大抵正於己其正尚未至惟及於人方謂之正故曰利女貞
 伊川曰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正不獨身而能及人則家道
 成矣

家以卦才言二居內卦之中女之正也九五居外卦之中男之正也
 然正位二字最當看天下事如器用若去合頓處頓便无一事所
 以乖爭陵犯緣於不合頓處頓了故男本當在外女本當在內知
 其在內而位之於內知其在外而位之於外則一家自然无事矣
 天之所以上地之所以下其義亦不外此也推而言之為君者止
 於仁為臣者止於忠各止其所當止則天下无餘事矣

象火熾則風生火既熾則不患風不猛德既盛則不患家不化故君
 子觀象治家惟善於言行而已知風化之行在已不在外故自反
 之於身夫身之所出者不過於言行故言有物而行有常物者有
 事之謂常人信口而發及究其實便无一事故君子有事而後有
 言故曰有物常人之行行之於始而不能行之於終惟君子終始
 如一故有常夫言之无物猶可以欺外人至於在家之人則必究
 其實故在家之言尤不可妄行之無恒在外人猶可以飾一時至
 於在家之行最易敗露故在家之行尤不可忽伊川言一言一動
 不可易也不可易三字最當看言行至於不可易則言自然有物
 行自然有常凡看易傳須當細看且如看家人傳正家之本在正
 其身須是體我正身如何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須是體
 我不可易者如何如巽順於事而由正道常人讀此等處只平讀
 過若要實看須是深體

初九司馬溫公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正家須正之於始乃易

集錄二

六 夢 遺 慶

為力故王弼言當治之於始也伊川言羣居必有悔夫羣居相聚
 則忌克疾害无所不有故於羣居之時最見悔處若不常自檢點
 則乖爭陵犯无所不有須防之於始而後可亡其悔象曰志未變
 也伊川云於正志未流散之前而闕之正之一字最要看夫人之
 心本正迨夫流散然後失正於其正未變之前而用之何往而不
 正哉

六二女正位乎內者也女子處乎內必有所聽命而不敢專故无得
 自遂然此一爻伊川則以為二以陰柔之才而居陰无所為而可
 朱子發之說則以為女在內无所遂如大夫无遂事之類若以象
 辭看當從朱子發說蓋九五一爻在外專說男子則此爻專為女
 子說

九三以陽處陽是以嚴治家者也夫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寧失於
 嚴嚴則无寬裕雍和之道而有悔厲然未至於有失故終則吉寬
 則失治家之節大節既失縱溢放肆何所不至故雖見其寬裕終

必吝矣大抵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治家之道主乎嚴故與其嘻嘻寧若嗃嗃此爻如對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濟有禮則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以歌舞爲樂則可以知其必敗

六四以六居四是以陰居陰順也又是異體亦順也富者人之所忌當富道富盛之時最是難處既爲富家又迫近九五剛暴之君正在多難之地惟六四則可免蓋无好勝之心而以和易處富自然得吉何者人道惡盈而好謙六四乃處富之道以其異順而已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然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此六四之謂也

九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男正位乎外者也夫男正者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治家之道無一不至然後爲至如堯舜文王是也故曰王假有家夫王者之治天下必先正其家故大學曰古之

集錄二

九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齊其家文王刑于寡妻其於治家之道无纖毫不至家道既至則天下不勞而自洽矣故曰勿恤吉若家道未至則安得而不憂乎伊川云有家之道既至則勿恤而吉既之一字寓意深矣象曰交相愛也言有家之道至則內外相愛而無一毫之不善矣夫所謂勿恤吉者非謂放恣而不理也蓋家道未成則朝夕之間警恐畏懼未嘗少寧家道既成則勿恤可知矣上九專於恩則失之偏故濟之以威則得其中然吾之威嚴不出於孚誠則亦剛暴之威而已故必出於至誠則其威乃威也故得其家道之終吉治家而无威嚴則不能常久威嚴而不孚信則人不服故有孚威如則吉也在我者不先有孚信而以威嚴率人則人皆曰天子教我以正天子未出於正也何以致家之齊乎象曰反身之謂天下之事无過反身必曰反身者謂乎自我出不當在威聽人觀吾之誠否可也因是而推之則凡泄政臨民千條萬緒无

過自反而已

睽

睽易之序最當看家道一失節不正必至於睽乖故家人之後次以睽爲卦離上兌下火之性炎上則愈動而愈上也澤之性潤下則愈動而愈下也一上一下初不相親所以爲睽睽既孤離猶有吉者有二五也夫當睽之時本不能吉惟其卦才有吉之道雖不能大有所爲亦可彌縫而致小吉也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譬如君子與小人同室而處本未嘗睽而其志已相去不啻千里之遠此居雖同而志則不同也所以爲睽之義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僅能小事吉處睽者其可易耶九二居下體之中是說而麗乎明也六五居上體之中下應於二是柔進而上行又得中而應乎剛君降志以應乎剛明之臣臣盡道以輔乎柔順之君君臣之間盡道相與於睽乖之時雖不能大有所爲亦可以小吉大抵天下之治患君臣之不相與今也

集錄二

三

君臣上下相與如此乃止於小吉何哉蓋天下之治主乎君睽之時六五爲君其質本弱雖欲強之一歸於治有所不能亦如伊尹一人耳在成湯時則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格于上帝蓋太甲資質本弱不及於湯故也

天地睽止時用大矣哉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睽之時用大矣哉時用二字最當看伊川云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合之一字尤當看夫萬物之異如此而欲合之將如之何曰予一以貫之正合睽之道也

象世之所謂相反者无如水火而其理初未嘗有異故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一陰一陽互爲其用君子須是得同而異之理方可以盡睽之義然象言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類三句則自異而同此則言同而異蓋聖人使人於同之中觀其異異之中觀其同非知道者不足識此

初九處睽乖之初本當有悔而反能亡其悔者以其得九四之應也
二爻皆九本不當相應而此獨相應者蓋皆處於患難之地譬如
有兩君子當患難之時而相與也夫睽乖之時與小人相處則未
免於禍性初與四之九皆是君子相與此悔之所以亡馬者行之
物也君子未嘗不欲行道於世所以取馬而為比夫處睽乖之始
而无應是不行其道故曰喪馬雖不得行其道若區區求以自
試則在我者愈喪矣惟安靜以處之則終得九四之應向之不行
者今自然而行矣此所以言勿逐自復此四字最當玩夫當睽乖
之時小人浸盛本不當見惟九以剛陽之才其所以見之者非有
所求望於己蓋欲化之而使歸於善故才如初九見惡人方可无
咎若它人見之則必有所求望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辟咎兩字
最當深看東漢末小人在位如張讓者可謂惡人矣而當世之君
子皆疾之未有一人見之者惟陳寔見之故黨錮之禍寔獨得免
蓋寔之見讓非苟合也所以避害而已然見惡人无咎必如初九

集錄二

三 步 選 廣

承陽之志而後可
九二大抵直情徑行而不失正道為甚易委曲宛轉而不失正道為
甚難夫當睽乖離散之時上下志曾不相合若以直攻曲以正攻
邪君臣之間相與為敵非特有害於身又且有害於國惟當宛轉
以入之故曰遇主于巷于巷者非枉道以合君乃務引其君於當
道故曰未失道也大抵委曲而不失其道若處和協之時則易若
處睽乖之時則非剛明之才不可故遇主于巷苟非以九二剛陽
中正之才為之雖曰不佞吾不信也
六三有所謂天合有所謂人合雖寡不能勝眾弱不能勝強然天合
者終不可以人勝陰陽之合天合也六三之陰應上九之陽是天
合也九二九四之阻隔是人力也彼以人力而阻己已又以人力
敵之則必見傷也固守以待天理之自合則始雖有難終實無
害故伊川曰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當睽之時以剛陽處二陰之間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可謂孤矣

然四與九為相應之位九四以剛陽而處上卦之下初九又以剛
陽處下卦之下其德同其志應故曰遇元夫謂初九以剛陽之才
故謂之元夫當睽乖之時又處羣小之中不能自立必有同心同
德之賢相與共立則消者必復孤者必眾苟二賢不相孚烏足以
合天下之睽交孚屬无咎交孚二字尤當玩味四以剛陽之才在
上初以剛陽之才在下其志自同矣然必言交孚者蓋四處羣陰
之中苟惑於小人則不能以誠信交相孚感何以能濟惟是上下
交孚無毫髮可間則雖危可以无咎且如陳平周勃為漢相當諸
呂擅權之時可謂睽孤矣當是時平勃雖為二君子初未嘗相協
後因陸賈之言始交歡合謀將相和而士孫附故能取諸呂定漢
室使平勃不因陸賈之言以交歡則二人雖皆是君子未見其能
濟是故定漢室之難必在平勃之交孚處睽之時合睽之用惟在
四與二之交孚

集錄二

三 步 選 廣

六五厥宗噬膚宗者親黨也謂九二也九二為六五之正應能以誠
信之心固結而深入故云噬膚此一句最當看二五如一家人故
能深入今之事君者往往欲入人之深而不知厥宗之義夫厥宗
者上下交信若一家人方可用吾之誠意深而入之則雖有悔而
可以亡有咎而可以无苟不知厥宗之義必至未信而諫君將以
為謗已矣
上九居剛之終處睽之極在離之上如剛暴苛察之人雖正應在所
當親而反疑之視三如豕之穢如鬼之妖常見其可惡見其可怪
大抵父子之恩天性也兄弟之義天倫也以至夫婦朋友莫不有
天秩其恩義交接固無可疑苟有剛暴苛察之心則視之皆為寇
讐矣其所以如此者特私欲蔽其天理耳然天理所在雖以人欲
蔽之其終必還上九之疑六三在六三苟能解其猜忌之心及其
既悟則親愛之念油然而還故始欲射之終必親之始以為寇終
以為婚雖上九之剛反暴很終必有可遷之理象曰遇雨之吉羣
疑亡也此最當看蓋剛反暴很之人于猜萬忌如山之積其情之

既通則如頰散蒸鬱之遇雨胸中頓然融釋蕩滌無一或存知此理則知百年之嫌隙可以一日解終身之蒙蔽可以一語通滔天之罪惡可以一念消

蹇

蹇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夫患難者人之所同畏然知其患難之可畏而不知患難之本原蹇者患難之本原也今人處患難而常懷乖異不平之心汨汨不反是猶惡熱而增焚惡醉而強酒何往而非患難哉故欲去險難必先去險難之本可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大抵天下之理相反處乃是相治水火相反也而救火者必以水冰炭相反也而禦冰者必以炭險與平相反而治險必以平此聖人於蹇之卦所以特發明濟險之義西南坤位平易而順者也東北艮位艱險也遇險必以平易之道而濟則險難可治苟以險濟險則其難益甚矣貞吉者

集錄二

蹇

謂人之處蹇守正則吉也吉之一字最當看今人處患難往往不能固其所守又見古人亦有守正而身不免於難遂以為此義不足信殊不知所謂吉者非免於難為吉乃順理之吉也伊川說是以吉也一段最當看

象夫當患難之時必有處蹇之道坎為險在上是險在前也艮為止在下是見險而能止也坎卦本是坤卦只因第二爻變遂至於險使第二爻知坤順之可從而復歸於坤則無復蹇惟第二爻不肯變故止於蹇難也知矣哉知字最要看當平易之地則縱步至險危之地則駐足則又何以為知惟其預知其難而遂止所以為知也然所謂見險而能止非畏其難念惰而一無所為也故大象以君子反身修德明之

六爻初六曰往蹇來譽九三曰往蹇來反六四曰往蹇來連上六曰往蹇來碩皆以冒險而往為戒以知難而退為美至於六二九五兩爻一言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一日大蹇朋來與四爻之義不同

何也蓋五與二相應是君臣相與戮力以濟險難者也安得袖手而不為乎

解

大凡患難之極必須解散者患難已散天下已平天下初定之規模也以卦體言之坎為水震為雷雷之震驚雨之灑潤則無有不解散者利西南西南坤位柔順平易也如武王之勝紂則必垂拱而天下治高祖之滅秦必用蕭曹之清淨光武之誅莽必閉關不用兵是皆以平易處之也雖然必如湯武之伐罪救民以致太平則其用大而可以盡坤道之順若兩漢之君以智力持之又不可以當此也無所往者當天下之初定患難之方解又不可復有所往也如秦之弁天下而欲有所往再伐高麗而亦不免於難故解貴乎難隋之兼南北而欲有所往再伐高麗而亦不免於難故解貴乎無所往然豈皆無所作為邪故又欲知來復之象有攸往夙吉者當解之時不可有所往然必有所往者又當不終朝而為之夙夜

集錄二

解

以進則吉如晉武帝平吳之後固未嘗與兵生事然而君臣之間因循苟簡清談廢務坐視而至於弊故二者不可一偏一於有所往則不知利西南無所往之象一於無所往則又不知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之象往與不往之間其間不能以寸故不可執一偏也此象又有一說西南坤方也坤柔也天下之難初解當以柔治天下和緩安靜不須躁促急迫欲民服我心不歸於彼必歸於此彼既無所往自然歸我矣其者指人之辭大為規模寬以待之天下既在我規模之內已無所往捨我將安之乎吾之所謂柔道者又非緩弱之謂其所當往者赴之不俟終日此所謂有攸往夙吉也豈特解國家之難為然哉治心者亦然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此心使歸於道但順而治之此心都無所之則自然來復矣雖順而治之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元未嘗頃刻停滯也

象當險難之時必有動作施設然後可以出於險苟無所為而坐視

其弊則終於險而已尙能免於險乎凡當解散之際天下初平必
須用廣大平易之道與民安息如是則可以得民之心而民歸附
矣雖用平易廣大之道而不生事然必須克復先王之政教法度
則來而得中如周禮所謂刑新國用輕典是利西南之家至刑平
國用中典則所謂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凡天下之機會不可失苟
處解之時有所當爲者必夙爲之然後可以有功苟一於无所往
則安能建大事立大業成大功哉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
異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此數語當以意會无可解說但會
得解之氣象如此則知大矣哉之義

象當解之時天下初定正當與民休息還定安集施恩布惠以及其
民故君子觀解之象赦過宥罪自漢以來至於今日皆如此過有
過誤而犯也故君子赦之罪者其出於本心的然有罪故君子雖
寬宥之亦不放其罪大凡仁與義本是一事而今人作兩字看殊
不知仁而無義乃婦人之仁爾故先王有不忍之心行不忍人之

集錄二

政所赦者止於過若有罪則義所當刑自漢以來皆不知此惟知
赦過爲仁而不知有義至於元惡大憝得肆其志而善良之民或
被其害以是知仁義之道本非兩事

初六无咎易之文最簡易惟此一爻蓋解之初始出患難當用簡易
之道不可復擾六以陰柔處解之初上與九四爲應陰陽相濟俱
務安靜故无事則自然无咎象云剛柔之際又發无咎之義蓋當
解之際君臣俱以簡易之道相接方无咎如漢之初使高祖欲休
息天下若蕭曹以剛勇生事安得无咎使蕭曹欲清淨而帝好大
喜功亦安得无咎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九二在解之時與六五之君相應是君子處賢君之右君子輔人君
之道去小人最當先大抵去小人須當盡除其根本如去之不盡
則必流行復盛以害正道故曰田獲三狐大抵陽爲君子陰爲小
人解之爲卦有四陰六五一爻是君位其餘二爻皆是小人今田
獲三狐是盡去其三小人小人盡去則中直之道得既得中直之

道則正而吉矣凡人之情皆以盡去小人爲失之過殊不知盡去
小人乃中道也昔元祐君子在朝至元祐末小人之大者如章惇
呂惠卿之徒固已遠竄不在朝廷然尙有未盡去者至紹聖之後
君子之道不明黃矢之道不行蓋緣去小人不盡至建中靖國初
欲用正人當時朝廷之論以爲元祐時人亦當用紹聖時人亦當
用殊不知君子小人參用乃非中道至於其後蔡京之徒復用中
道復不行蓋不知此爻之義也

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泰利西南不利東北
解利西南



集錄二

損益

損之卦損下益上故爲損蓋上雖受其益殊不知既損其下則上亦
損矣然其下爲兌悅也又下三爻皆應於上是下樂輸以奉上
人君固可以安受之何名爲損乎蓋損下益上人君之失也樂輸
於上人臣之義也兩者自不相妨又艮止兌悅凡上有取於民皆
謂之損合上下二體而觀之下當樂輸而不怨上當取於民有制
不可无所止也

象山下有澤爲損以澤之氣上升滋於山也雖山在高无假於澤之
滋潤然而澤既通上氣脈自損此損下益上所以爲損也風與雷
相發相益者也風烈所以助雷之威雷震所以助風之勢更相激
揚之義所以爲益也推山下有澤之象若以勢論之則山澤本不
相資山高澤深固自爲損以氣論之則山澤通氣本自有相資之
理譬上之於下若征欲取基本固自有損若以在下論之自當
悅而奉上如澤之滋山並行而不相悖至於風雷之爲益則當知

更相激發如風助雷之威雷助風之勢方能有益天下萬事皆然
羣居相與默默循循安得有益故君子之觀象觀損則懲忿窒慾
觀益則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二事在學者分上最切大抵聖人
言近而旨遠最明白親切天下最損无如忿與慾最益則无如遷
善改過此二象若甚易知然推到精密雖為聖為賢亦不列此然
於此兩句又自有工夫慾窒是也懲者攻治刻削之義窒者閉塞
止遏之義蓋忿慾方興其力甚壯用力稍慢便為所移所以懲之
與窒正是著力處如敵人相攻必有堅甲利兵高城深池方能禦
敵否則見困於敵必矣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工夫雖在遷改上
尤在則字上見善便遷更无停待有過便改无執吝若雖知善遲
滯而不能遷雖知過蓋覆而不能改便為小人學者須要看則字
若總而論之在損所謂懲與窒在益所謂善遷過改皆用力勇猛
之義

損六五益六二損下益上為損損之為卦上受其益六五居上體之

集錄二

三

中受益之主也損上益下為益益之為卦下受其益六二居下體
之中受益之主也故爻辭多同然損之六五弗克違之下止曰元
吉益之六二弗克違之下曰永貞吉王用享於帝吉其辭煩簡不
同者君臣之地不同也損君也以人君而受天下之益可也益臣
也以人臣而受天下之益其地至難居故須長守正而歸功於君
不可私其善於己故雖受眾人之善合眾善而守之確然不移然
眾善本非我有又當聽人君所用以治天職豈可認為己有哉此
所謂王用享於帝吉也

益九五有孚人君但誠心惠民不須問民之感如此然後元吉民皆
交孚而惠君之德也苟惠民而先問民之感與不感是計功利非
誠心惠民者也安能使民之樂應乎梁惠王徒有移民之小惠已
遽問孟子以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此不知勿問之
理也

夬

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夫五陽決一陰之時君子之勢盛小人之勢衰
常人當此時多欲極力誅鋤小人絕其本根其間有識者謂君子
已盛小人已衰事不可做盡不如且止殊不知恃君子眾多便欲
誅鋤小人以即戎窮兵者固非矣若徒知不利即戎便以為事不
可盡止而不為者亦非也小人固不可窮治无已至於在我之德
教政事愈進則向上愈有事豈可止而不往乎此所謂利有攸往
也

豕剛長乃終也夬五剛若能不已而更進則其剛長而為乾剛極於
此矣所謂剛長乃終也至於乾果終乎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此理未嘗有終也

九二治小人者若能兢惕而出號令常為防備則小人雖欲不測而
害君子如莫夜之戎兵亦不必恤蓋我常有備不問其何時來皆
有以待之象所謂得中道者蓋治小人兢懼戒備乃是本分事初
非過當故以中道明之

集錄二

天

姤
女壯勿用取女一陰何以謂之壯一念初發必長其惡莫不皆甚壯
也
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姤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陽雖多猶恐其
少陰雖少猶懼其多

萃
敬德之聚无如王假有廟利有攸往不可以久聚也順天命時當爾
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治道當寬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
見矣天地所以无窮以其聚散也凡物之聚最可觀眾人之觀如
觀士於庠序觀商於市廛觀農於畝畝觀山野則知鳥獸之所聚
觀河海則知魚龍之所聚固皆能觀物之聚矣而不能觀其所以
聚則天地萬物之情未可以畢見也伊川曰凡有者皆聚也有无
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學者能玩味此語則太極之妙可以默
喻且以老子論之老子之論有无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

母此所謂有無也至於其所以有所以無豈能知之學者當觀此象君子除戎器械不虞聚而無防則眾生心王注說好

九四上比九五下皆羣陰是得上下之萃者也以臣居多懼之地故必大吉然後無咎

升

象木自根本長至于杪德自小長至于大所謂順道也上達謂之順下達謂之逆

九三以陽剛之才而上升上三爻皆虛无所阻礙夫何所疑哉故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上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冒利進而不知止所謂冥升也若移此心用於正道進而不息所謂利於不息之貞也至於象亦有一義彼昏冥而嗜進者固曰有消而無富若用之于正道至誠无息則所過者化如物之在爐盡皆消釋无所繫累此亦所謂消不富也

困

集錄二

无 運 虞

象君子以致命遂志人多謂困窮不能遂志往往言有其志而无其命此不能致其命者也故分命與志為兩事而其志每為命之所妨是烏知命之極哉惟致其命而後知命然富貴而致命遂志者易窮困而致命遂志者難富貴則所為者成所欲者得命與志偶合而不見相違人但見其偶合則遂以為真合豈暇思其所以然哉惟困窮之子所為者不成所欲者不得其志每為命之所妨正君子用力致命之地此致命遂志所以獨言於困之象也

兌

兌亨利貞兌以悅為義人情愛則抑塞說則流暢所以亨也然人情相說則易於流其所順利者苟非正則必入於淫僻所利者正則說之正體也聖人象說之義而指正體以示人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以卦體論之上下卦中爻皆剛而外又皆柔夫柔和樂易固為可說備其中无所守則其所謂樂易可說者必易流動故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正則至公无偏而上有以順乎天歡欣浹洽

而下有以應乎人此則兌之大體也自說以先民而下則兌之用也大抵當適意時而說與處變平時而說皆未足為難惟勞苦患難而說始見真說聖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楚莊王伐蕭軍士多寒王循而撫之三軍之士如挾纊此雖未足以望聖人之師是亦三代使民忘勞之遺意也至於說之大民勸矣哉又指說之正體而結上文也

象之言王者之事象之言乃學者之事此又聖人舉一隅以示人欲學者以三隅反而見易道之無窮也在王者觀之如此在卿大夫觀之如此在學者觀之又如此各隨所觀而見其義至於說之體則一也故易之觀象有非一卦之義而言之者如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之類是也有兼他義而言之者如革之治曆明時是也觸類而通則兌之象固可見矣麗澤兌兩澤相並之象大凡兩澤相麗則水氣相通浸潤浹洽兩有所資正如朋友之交相琢磨

集錄二

三 步 運 虞

也大抵事皆不可過於悅和易而過於說必入於淫邪思義而過於說必至於煩瀆至於朋友講習最天下之可說雖說之過亦無害也講習之益朝夕相處不惟切磋琢磨之際有益也其意氣相浹洽如兩澤相並浸潤漸漬雖不言之中而更相感發者固多矣不惟就問能者然後有益雖不能者問於我亦可因以自覺無非有益於我也今之學者唯其不專意於講習故羣居相與多至於爭是非較勝負使其一意講習則我見處眾之可樂而不見其多事矣學者欲自驗為學之進否觀其處眾之樂與否可也

繫辭

理會得生生之謂易便理會得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蓋生是新鮮變動之意

大極生兩儀所謂理必有對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或問範圍天地伊川訓為模量何也曰只緣天地無外

爻象皆卦畫之義疏也伏羲文王既是始作無所祖述不得不簡夫

子後始有解經夫子象辭多是拈掇出來恐學者看偏了如合章
可貞以時發也拔茅貞吉志在君也之類

集錄二

三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三

續金華叢書

門人所記詩說拾遺

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詩人之心然後玩之易入
詩三百篇大要近人情而已

看詩且須詠諷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者欲懲穿鑿之弊欲以平易觀之若有意要平易便不易
今之言詩者字為之訓句為之釋少有全得一篇之意者

上蔡曰善乎明道之言詩也未嘗章解而句釋也優游吟諷抑揚舒

疾之閒而聽者已煥然心得矣

詩有六體逐篇一一求之有兼得者有偏得一二者興於詩興發乎

此也

看詩須是以情體之如看關雎詩須識得正心一毫過之便是私心

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此樂也過之則為淫求之不得展轉反側

此哀也過之則為傷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則自有準則在人心不

集錄三

可過也

凡觀詩須先識聖賢所說大條例如孟子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志又大序言言之不足故嗷歎之又橫渠言置心平易始知詩之

類皆是

前人於詩有舉之者有釋之者舉之者斷章取義釋之者則如大學

之淇澳乃正釋詩之法也又詩體寬不可泥著然亦不可只便讀

過若只便讀過亦不見其言外之意趣

常人之情以謂今之事皆不如古懷其舊俗而不達於消息盈虛之

理此所謂不達於事變者也達於事變則能得時措之宜方可懷

其舊俗若唯知舊俗之是懷而不達於事變則是王莽行井田之

類也序中此兩語亦有理

葛覃 言告師氏言告歸歸一事耳再三諄復序謂尊敬師傳蓋

得之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猶道周也方

采卷耳之際未盈傾筐忽思賢人更無意采卷耳故且寘之道周
後三章說賢人在道路深山窮谷中僕馬疲倦勞苦之態后妃處
深宮中豈識此事今乃纖悉曲折若親經歷者蓋思之既深體之
既至故不出深宮而自知之云何

免置 風化中免置之人雖皆可為公侯之用然觀其椽之丁丁施

于中遠施于中林雍容閒暇但知己之為免置而不自知其才之

可以為公侯之用則文王之風化可知矣

漢廣 漢廣一章已知游女之不可求矣二章三章復思秣其馬秣

其駒蓋義理未勝故雖明知其不可求而欲念數起也望欲之道

當寬而不迫譬如治水若驟遏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矣故

聖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每章有秣其駒之思是不禁欲

之復也禮心一復則欲一衰至于二至于三則人欲都忘而純乎

天理矣嗚呼漢廣一詩其望欲之大用歟

鵲巢 居已成之鵲巢受百兩之厚禮為夫人者自思苟無純靜均

集錄三

一之德其何以堪之

柏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如賈誼所謂汎乎如不繫之舟也當此

之時使賈誼之徒處之不免有輕舉遠引放意林泉之意而仁人

則不爾也我心匪鑿不可以茹茹納也仁人之心好其所好惡其

所惡非如鑿之妍醜皆納漠然無心也漠然無心則異端之槁木

死灰者爾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凡在朝之人皆可謂之兄弟言其

皆為習俗所奪亦不可依據也然仁人終不肯坐視故猶往告之

薄淺也淺言之且怒況深言之乎憂心悄悄此見仁人之憂也常

人有憂則荒亂煩惑仁人處之但悄悄然荀子所謂喜則和而理

憂則靜而理是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言日往月來世事轉短促

微小常人見此亦皆有憂但不如仁人憂之在身而近且切也四

方之廣非不能奮飛而隨我所適也但仁人不忍棄去爾

綠衣 序言莊姜傷已深得其意傷已者非但悲傷而已又自反其

已之未至後兩章尤深切綠絲乃女所治則上僭亦已之所致稀

俗所以來風則上僭亦德薄之所招至此蓋無復忿疾其夫與妾之意但事皆引咎於己而自傷不至古人爾

谷風 此詩大抵極敘婦人之忠厚深言夫之薄惡也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婦人自言我被棄逐戀戀不忍去所以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違不安也而夫送我乃不遠而近送我至于門域以我之厚賁彼之薄也誰謂茶苦至如兄如弟伊川之說為善云茶至苦也乃以為甘新昏非禮之正也反好之如兄弟淫以滑濁至不我屑以既看得涇水濁愈見得渭水湜湜然清潔可喜此所以宴爾新昏不我屑以也我有旨蓄至以我御窮鄭氏說似未暢蓋言春夏之菜雖美到冬月則無菜矣故必藏其菜以備冬月用新昏如今雖美到窮困之時則背汝矣何如不逐我留待窮困時用乎此尤見其窮困不忍去之意凡民有喪葡萄救之如鄭氏說謂凡民有喪禍之事鄰里亦盡往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事之難易乎是以疏喻規然意不相屬當從伊川說伊川云周昨其

集錄三

三 夢 選 虞

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蓋語簡人不易曉其意蓋謂此章舊婦追述其在夫家時之勤勞不問淺深不問有無皆向前去做東鄰西舍有緩急時不惜頭面去援助如此辛苦皆是為汝乃忍棄我乎施丘 狐裘蒙戎 止衰如充耳我流離顛沛如此而汝之衣服尊盛如此何不教我而使之復國乎叔兮伯兮云者尊之至望之切也北門 二章三章此有以見其時世之敗亂而人各營私自便才有人肯出來理會公家事則凡事盡推與之更不計其多寡及入自外又被室人交相推謫他人處此何以堪之必翻然遠去而自潔其身然忠臣之計卻不出此只自開解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爾退情之心至此而不生吾於北門見忠臣之至

桑中 桑中之詩刺奔也其公室淫亂男女相奔所謂云誰之思期於桑中要於上宮送於淇上想見當時之人其為惡期於幽遠豈欲人知之然其思其期要處送處一一張露洞見如在目前皆不得而揜蔽信乎誠之不可掩也衛詩三十有九其淫亂者十有一

陳鄭之風亦然其可鄙可恥如此何為載之於詩耶蓋聖人之心與天為一雖其詩之辭似乎淫佚而其詩之意則未嘗淫佚桑中之詩可見也如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聖人之大寶曰位聖人未嘗以富貴寶位自嫌故說時不見有嫌故自然道得安穩若後世之人以是自嫌者宜乎以為可鄙可恥而不敢言也

載馳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許穆夫人欲歸唁衛侯情也大夫尤之者以禮義責之也卒章謂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是大夫之禮義不能奪夫人之情也禮義不能止其何以謂之止乎禮義邪蓋詩人意在言外許穆夫人切於唁衛舉許國之人不能奪其情然而終不敢往此所謂止乎禮義也

集錄三

四 夢 選 虞

觀此詩須見得言外之意許穆夫人於兄弟則仁之至終能以義自克則義之盡也 一章言其思想之切夫人居深閨之中雖未嘗驅馳適衛而思衛之切其道路之經歷山川之跋涉馬行之遲速常如在目前許夫人雖為我適衛其跋涉則勞矣然我不得歸終不能解我此心之憂此章最見其思之切 四章竊洽病之物自不病者觀之采芣者可緩自病者觀之采芣為甚急夫人之思衛自無家難者觀之若可緩自有家難者觀之為甚急夫人舉此以譬之最切大抵平居以義責人不難而能體人之情為難今許人徒知以義止夫人之行而不思夫人之於兄弟篤厚如此雖女子善懷亦是人各有所見而行之 五章言作詩時在四五月之間國破民流徒見麥芄芄然在野與王黍離意同夫人思控告大邦不知誰可因依又不知誰能極力救之大抵邈然不以宗國為念者固不足論惟許夫人思衛之情如此之切終能自克而不歸所以見其賢

淇澳之詩美武公具美質而又假切磋琢磨之力也釋者謂武公不自足其德非也瞻彼淇澳棗竹猗猗以況武公之德也夫竹之猗猗其枝葉之茂盛然日未嘗不加長何則其生意未嘗絕也武公

之德雖美然而未嘗不切磋琢磨則其德之日進猶竹之日加茂也使武公之生一日不加切磋琢磨之力是猶竹之生意絕於一日其可哉譬夫人之身使血氣一日而不運則人之生也止於今日武公之德一日而不假於規諫則其德也亦止於此而已耳是則德之進無止法非不自足其德也觀其始章則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是武公之進德猶可指其跡而議也及其次章則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但見其衣服之盛威儀之美而進德之迹蓋已泯然而不可知非若首章猶見斧鑿痕也詩人之辭亦有序矣非特此也前二章瑟兮僖兮至於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言見其威儀容貌之盛而不忍忘也至第三章則變其文而不言是何也此武公德之成也金錫圭瑩質已渾然至於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則武公之德為益至從容中道而從心不踰矩矣武公之德既成斯民之在其德中如在春風和氣中則又非昔日之不可忘也夫言不可忘猶可忘也至於不知其不可忘則民

也與武公之德俱化矣故人言不可忘思不若任其恩而不自知人言不敢背德不若任其德而不自知然則第三章之意非終不可諉兮之言可盡也
 氓 自首章至以爾車來以我賄遷皆我求合太急所以後見棄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且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易合者必易離離者合之反也小人甘以壞壞者甘之反也如寒暑之相對無可疑者樂其甘而不思其壞此其所以雖自咎而終無及歟
 河廣 河廣一詩數公之母遭桓公見出在衛後襄公立其母思其子之切願義而不敢歸故作是詩天下之事有不可為而不為此理之常力可為而不敢為方是願義然又有一說大抵尊卑上下之分又須是彼此相全襄公之母得罪於先君而出也然則願義不能願義而求進終至於父子相距是固了不能全其為子之道然亦願義不能全其子也襄公之母卻能願義不歸宋終使襄公不

得罪於名教者母實全之也

君子于役 人之思親亦有兩端後世見其親之行役不歸則歸咎於君上此詩當時雖行役之久不敢歸咎于君但言今既不得便歸苟在彼得無飢渴之患足矣此蓋詩人忠厚之情

蛟龍魚鼈無不奔走轉運於其間及王道衰王澤不行如不流之水雖以人場之而束薪亦為之不流彼其之子雖指諸侯說大意謂當時強有力者皆不為之使故勞佚不均非特怨之亦所以閔之也平王戊申政與晉平公城杞相類如晉文公悼公之時諸侯服從以伯中國安有城戌母家之事

將仲子 無踰我里非謂其恐傷害吾兄弟也不欲明受殺弟之名而揚拒之也仲可懷也感其懼忠而不覺形之於辭氣也多言可畏謂未可亟洽而必待其惡稔也深味三章之意則莊公之心不待言而見矣

叔于田 揚氏以毀譽不公釋之固然也然尚有未盡處民之良心本自未泯叔段之美好仁武一時之偽飾耳尚能使民之信愛若此使莊公真有此三者何患民之不向慕邪而民乃不從亦可見其無以致之矣此所以深可刺然民之從段固未害其良心因莊公之不德而使斯民誤從其似者則又可傷耳

子衿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學者本當自力於學今見學校廢便自放慢而賢者憂傷之意反甚於學者悠悠我心者甚憂其無以度日也縱我不往教子猶宜一來況我未嘗不往乎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甚言其無所用心之難也學者能深味乎此庶乎其感動矣

溱洧 溱洧居鄭風之終蓋男子有厭欲之心是其風將變處還 此詩雖刺田獵之荒常人但知其荒而不知其於田獵中自有精神三章之詩不見說其荒但見其洋洋自得之趣大凡天下事各有精神雖賤事亦皆然自可默識
 十畝之間 十畝之間刺國小而不能居此舊說也雖然國雖小視

人君之處心何如耳湯之國也七十里爾文王之國百里爾當時不聞湯文之民以其國爲小也湯文國雖狹其心之處民則廣矣大矣魏國褊小其君之心亦能廣大而容民乎想其心焦然不寧自處既狹其處民亦狹而斯民始有不足大抵詩人作詩比物極佳桑者閒閒桑者泄泄見國人往來如此之繁則以其褊小而民不散譬之滄海之大山林之廣魚鼈鳥獸不見其多苟畜之小沼聚之樊籠則掉尾相並鳴號終日此無他水少而地狹也閑閑泄泄其國之小可知矣國雖小處於心者不可以小也顏子之在陋巷郊外之田二畝豈能比於魏哉然而克已復禮使天下皆歸仁其氣象以二畝處之而有餘也詩人之意又當以是觀之碩鼠 無食我黍言汝勿重飲他處甚好我將去之將者欲去其實不去譬之以鼠怨憤極矣猶且不忍去所以見忠愛之深也貫事也號泣也誰之永號言他處無復號泣也

集錄三

七

於逆國人美之而聖人存之何也篡人之國以請命于天子之使遠從而錫之是賞篡之道也且武公非不自有章服待周之錫然後安則當是時晉雖強大王命未嘗不重也而周王自視以爲輕始從而輕之周自輕之也聖人情周之名器姑存之以爲戒焉通鑑首載始命趙鞅魏爲諸侯亦得此意

衡門 陳僖公以國小民寡處心不大委靡懦弱而無立志故詩人作衡門之詩以開導之自後世而觀弱則必將振之以強狹則必將振之以廣今詩人之誘僖公不告之以關土地朝秦楚之說而取其近而易曉者言之蓋僖公所以愚而無立者正由安於卑小不敢以廣大自期若更誘之以廣大之事是適投其所畏也況弱之中自有強之理不必於弱之外求之狹之中自有廣之理不必於狹之外求之天下之理隨處皆足僖公之國雖小然其中至理本無欠闕若能取足於其中亦自有餘且九仞之門固自廣大校之衡門之小其出入則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衡門之下亦可

以棲遲長江大河固可以游泳然以澗溪之水言之其游泳亦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泌之洋洋亦可以樂飢僖公正不必以國小自卑也若後二章又是詩人反覆誘僖公取足於內不必向外去求

蟋蟀 蟋蟀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蟋蟀朝生暮死猶且潔其羽翼譬小人雖潔其衣服能得幾時小人正自得而君子預憂其不可倚言君此時無所歸且來我處居語曰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此類也三章同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疇其尾說者以狼比周公非也言時世艱難進退皆不可爾公孫碩膚赤烏凡凡人進退不能之時必須皇惑不寧而周公方且膚體豐碩容儀恬然看此兩句可見周公氣象大凡胸中大者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其寬大孟郊詩曰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只是孟郊胸中自窄狹耳

集錄三

八

四牡 四牡鴉羽二詩詩語大率相似然所以有說與怨之異者無他焉其說以上知其勤故說耳其怨以下自言其勞故怨耳

棠棣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朋友於生有所求則懷之死則無所求唯兄弟不然原隰前後無援之地當是患難之時唯兄弟然後相求且如人夜出不歸唯兄弟則求尋之債爾遵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雖盤饌畢備而兄弟不集畢竟不樂妻子好合至和樂且湛後人釋詩皆以人爲私妻子然後兄弟不和此後人以私心觀之也三代盛時兄弟妻子孰厚孰薄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宜其然乎大抵爲家之道兄弟不和妻孥亦不樂樂妻孥和兄弟固一事也須子細思之此理然乎不然乎

出車 觀出車之詩見文王所以爲至德也紂何人哉文王何人哉不言可知矣然文王事紂亦與事堯舜禹湯之君之心無異蓋文王之心但見紂之爲天子欲爲臣盡臣道而已初不見紂之難事也味其辭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其見天子之尊嚴如此其曰天

子命我城彼朔方其敬奉天子之威命如此其曰王事多難不遑
啟居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其憂勤王家切切如此所謂有事君之
小心非文王而誰耶此一詩之大意也

采芑 溥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蓄畝言宣王長養政拾人材不方

叔蒞止以維率之則各得其用其車三千師干之試言出師之也此

意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翼翼路車有奭篳篥魚服鉤膺脩革

此止說方叔威儀車服之盛而人瞻仰薄言采芑止有瓊蔥珩

尊敬便可見其必能成功非是閑言語薄言采芑止有瓊蔥珩

歎彼飛隼才以鷹隼能羅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戾止其車三

千師干之試言其方叔率止征人伐鼓陳師勦旅顯允方叔伐鼓

淵淵進振旅闐闐退蓋爾蠻荆大邦為讎止蠻荆來威宿望如此

庭燎 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勤必竟把來做事被他動了正如小兒

欲看戲徹夜不睡大要只要心使事不要事使心宣王未免以事

使心者也

集錄三

九 夢 蘆

河水 序以為規宣王也甚得詩意規者謂言在此而意寓於彼者

也宣王始會諸侯於東都之時諸侯皆至其後有至有不至者以

宣王信讒故詩人規之將以微意動之而使之自悟河彼流水朝

宗于海喻諸侯之必朝王猶水之必朝海也然而或朝或不朝如

準之載飛止必有故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此諸侯自相謂曰人情誰不欲安靜誰不欲保其父母者何苦不

朝王第二章重復言之又曰我思念彼諸侯要來又不來朝則失

臣職矣我甚為之憂中心常不能釋此兩章但言諸侯義合朝王

而或不來是如何莫是宣王有失德所致然未敢明言第三章則

云譬如飛隼何故至中路而止莫是緣聞民之訛言後不敢來於

是又警之曰我同列諸侯敬之讒言將與矣此章始言諸侯之所

以不來之意大率此詩之辭卻只是諸侯自相警戒而意則所以

規宣王使之自悟毛鄭謂前二章諸侯自相責之辭後章所以責

王歐公謂三章皆諸侯責王之辭若然則非規也乃刺也詩人之

意使宣王自反曰諸侯既是人不是喜亂人人欲保父母何故
不來又或未至中路而止是如何必是已有失德所以不敢來耳
且如唐代宗之時魚朝恩之徒在內故李光弼輩欲朝京師而久
不敢進然既云民之訛言則是訛言已興卻又謂恐讒言將興此
又見詩人忠厚之至蓋恐宣王聞之遷善之心必沮故但言汝所
聽者未必是目今當敬之讒言其將興矣庶宣王聞之唯恐讒言
之興遷善愈速耳此詩人深意也

白駒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言此賢者之德本合為公為侯今乃置

之閑地而無用之之期乎

節南山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言幽王不自親

政枉教百姓怨嗟枉得惡名何如躬親為治勿為小人所欺當時

非無君子但弗問弗仕他卻厚誣說道無君子此章最見詩人忠

厚不忍歸過於君之意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一章言大臣私相

疾惡則如矛盾及其好時則依舊相騰或好或惡皆是只理會私

情更不以國家為意 末章言所以作誦蓋以窮究王致亂之由

又勸幽王當自化其心不必他求而萬邦皆在畜養中自今觀之

幽王之時世亂如此小人得志如此非痛掃除如何革亂為治今

家父所以教幽王畜養萬邦者止在於一轉其心耳此兩句極有

意味學者所宜詳玩

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是夏之四月四月有霜是天道之

亂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是人道之亂天人俱亂人皆不憂我獨京

京憂之哀我小心瘋憂以瘁詩人以為世人皆不憂而我獨憂之

莫是我心膽小太過慮乎詩人見眾人不憂自疑如此 民今方

殆視天夢夢然似無分曉天即幽王也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

定無人不勝所以如此夢夢然無分曉者蓋天之未定耳天之未

定即幽王良心之未定也有上帝伊誰云憎天只徧覆包涵他

何嘗憎惡人言幽王良心本不害人有所蔽惑所以如此 具曰

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此言老成人自說縱使我全是聖人誰辨得

集錄三

十 夢 蘆

此等閑事 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躄此一章見
詩人與當時人所見不同當時人以高爲卑慢易如此詩人憂心
之切看寬卻狹如無容身措足處 終踰絕險會是不意言若能
如此終可以踰險何往不可奈何幽王曾於此不以介意 魚在
於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若魚在池沼中自以爲樂不
知已在人圈檻中雖尋得一縫縛安身亦不逃人所見譬如時人
生在亂世不可謂禍不及身既生此世雖身有遠近位有大小同
此禍患如何不憂此所以謂亦匪克樂也 苟矣富人哀此惇獨
幽王之時大夫以爲我雖可憂如此然在我下者更可憂我已爲
僥倖矣大抵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自解此乃處憂患
之大法

集錄三

上 步 漢 集

巧言 此詩首言昊天父母人之疾痛必呼天地父母僧始既爾僭
未確之言讒人必掉冷語爲地君子不容著之則讒不成君子如
怒亂庶遺沮君子如耻亂庶遺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多疑少決
讒之所以入也劉向謂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操不斷之意
者開羣枉之門是也匪其止共敬也言非能止於共敬但爲王
之病耳奕奕寢廟 至 遇犬獲之此四者皆難事人尙能之况讒言
易辨乎在冉柔本 至 心焉數之柔木以喻讒佞言讒言之成君子
自植之耳使聽之如行路之言何足數哉彼何人斯 至 爾居徒幾
何謂讒人其實無能爲王所以聽爾者皆天也與孟子所謂臧氏
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同意
何人斯 暴公不敢入蘇公之門此固是爲惡者有所憚然猶勝匿
怨而友其人者此見古人之猶厚
四月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冬日烈烈大凡世亂亦有好
時節都不見得了故不言春止言秋冬夏而已滔滔江漢南國之

紀此論天下之大勢言今世雖亂然終歸於治猶江漢雖滔泊然
終歸於海盡瘁以事寧莫我有此一轉也謂世既終當治我但盡
瘁事主終有顧我者矣匪鶴匪鷺 至 潛逃於淵夫臣之於君子之
於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今既任矣何所往哉山有蕨薇 至 雜以
告哀草木之微尙得其所我卻如此雖然不可悔也此詩之作獨
以告哀而已

小明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治世則去就由君子亂世則去就由朝
廷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平時則小人專其利亂世則君子任其責
無常安處言去住不能只有坐而守死若就此中討道理但正直
靖共神自福汝矣此兩章勉同類也

菀柳 天敘有典君臣本各自有相親道理自非大無道之世猶不
忍捨去惓惓之心有加無已如此詩皆惓惓望君之意庶幾安靖
次章氣象比前稍薄末章則厭棄之矣人君讀此詩則當自警人
情雖不忍輕棄君君亦不可全倚靠民至於大無道則人情厭棄

集錄三

上 步 漢 集

矣 解解角弓翻其反矣此兩句乃一詩之大旨角弓之爲物可
攀而來者也言角弓苟暫無人攀則翩然而反去矣九族親之則
來疏之則遠義亦猶此
靈臺 深味一篇之旨而想夫文王在靈臺之時俯仰萬物之動非
無不成在泰和之中如維樞維鏞之類是樂之有聲者攸伏鶴鶴
之類乃樂之無聲者皆爲天地和氣所動而不能自己然此詩之
氣象非胸中廣大而無所偏累者未易觀此
行葦 行葦一篇見仁之全體方苞方體其葉泥泥其生之意蓋
自然而然詳綏涵泳忠厚和藹之氣見於言外當此之時仰觀俯
察莫非存仁千百載之下猶可想見況身親之乎肆筵授几重席
緝御其養老之際一一和整如此使有一分慢易之心安能若是
凡此皆忠厚之實也會孫維主凡前之所爲蓋有曾孫以爲之主
也於此可以見其精神心術之運矣以祈黃耇願老者之壽考無

已非自求福也

既醉 此詩皆祝頌之辭醉酒飽德不須分酒德作兩事羣臣宴飲
浹洽厭飲德已在其中矣君子萬年欲成王長如此既醉以酒爾
殺既將德至於此妙矣前一章猶自見德此章但見其酒殺德寓
其中而化其德矣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此三句皆欲其
光明之無窮終而復始公尸嘉告此章尤妙公尸嚴祭者也言與
神明為一而無間如神告享之告享如何以其遵豆靜嘉靜嘉二
字最宜詳玩既言成王之德發越著見遵豆之間無非德也如春
被萬物萬物皆有春意無不光華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助祭之臣
無不威儀亦成王德著於助祭之臣者也故繼之以君子有孝子
言遵豆助祭之臣如此皆成王孝道之所致繼前二章也室家之
壺詩人推本而言成王之孝由內而推廣之也君子萬年皆其臣
願君之言感君之深故其言諄複而不能已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漢唐晉魏之臣其贊君者不以國富則以兵強不以疆土則以祥

集錄二

三 夢 選 虞

瑞皆侈言而無實唯成王之臣深得其本但欲成王得助祭之賢
子孫隨而蕃衍也

公劉 一章篤公劉 止 爰方啟行 統論 二章篤公劉 止 鞞琫容刀 此

說遷都相宅登降上下習於勞 三章篤公劉 止 于時語語 四章
苦乃是雍容冠佩之貴八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險濟濟俾筵俎几 錫筮几以既登乃依乃造

其曹 曹眾也執豕于牢酌之用匏也 饗神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饗畢
而因明尊君親上之義也公劉雖立國大規在 五章篤公劉 止 關

于耕戰然教之端禮之始固已開于此際矣 居允荒 荒大也又度其西山之陽以居生生之
居允荒 荒大也又度其西山之陽以居生生之 六章篤公劉 止 芮

鞠之 卽 卽芮而苦矣此最可見花正開日將中意思 板 上帝板板亂世天道反覆善而反禍惡而反福者有矣出話不

然為猶不遠厲王所出號令盡善而無其實如出恤民之令而無
恤民之實雖曰無善其言猶未遠道也使厲王就其言之善而行
之何遠之有凡伯幸其言之未離道故猶可諫告也辭之輯矣民
之洽矣謂就其言之善而使之輯則民無不和合矣我雖異事及

爾同察凡伯謂我雖與汝臣異事異事謂爾不憂國我憂國也以

與爾同官故告示蓋當厲王監謗之時不敢與他人語所可與語
者同察而已前二章已告厲王此章告大臣我言維服勿以為笑
亂世出一善言人皆笑之凡伯欲言恐其同察之非笑也故先自
言我言可以佩服而行汝勿笑我當時之亂可知猶慮其弗從也
又引古先民之言而質之老夫灌灌小子踽踽老成者可與慮事
後生輩自以為安匪我言耄爾用憂譴亂世出一善言人必以為
古老我言初不古爾卻假憂顏曰可憂是謔我也威儀卒迷善人
載尸世亂不知上下顛倒善人如祭祀之尸不敢出善言前一章
猶自欲言此章不可言矣民之方殿屎民方無告而呻吟無一人
揆度而拯救之喪亂蔑資民貧而恩惠不下天之爛民此章又勉
厲王謂世如此亂天意轉治實容易攜無日益連上文言天導民
甚容易見成有此道理更不假增益無自立辟我所以不敢如此
者以民之自多邪僻也价人維藩此章又言何況見成有此幾人

集錄三

四 夢 選 虞

為藩屏不消費力王若懷德天下便寧無事矣無俾城壞無獨斯
畏言小人如今助成君惡及至世亂眾叛親離他自不見只有君
自受憂禍爾敬天之怒此章又教厲王入道門路主敬而言若能
敬則出話必不肯為不然矣出話不然只緣不知有天而肆為無
忌憚之語也若敬則無此而易世為三代矣

抑 人亦有言止亦維斯戾此言亂世人多以避患為心哲人亦豈
如是哉但人亦意其無心於世而謂之愚爾然庶人之愚乃其常
病而所以指哲人為愚者乃意其發於迷免譴戾之不得已爾夫
至使天下疑哲人為愚則為厲王者固無以自解萬一哲人亦有
是心而汲汲以自晦其事其視敬故不忘君之氣象亦迥然不同

矣此武公自警之意也無競維人 維民之則此章指示厲王以
為治之全體也其在于今 止 克共明刑此深責王之辭也言王只
顧目前之樂更不為可繼之道此亦尙可又豈可不敷求先王之
所以為先王其識慮豈不過我遠甚然尙共敬而明刑况子孫乎

所以為先王其識慮豈不過我遠甚然尙共敬而明刑况子孫乎

蓋武公度厲王之湛樂其視繼紹甚輕猶庶其或畏先王耳視爾友君子止矧可射思友君子者同輩之稱也視爾同輩徒有意於柔輯外貌然不出誠心久必有過故端其本而以不愧屋漏之理告之於乎小子稱小子者蓋武公王之叔父也然此詩亦不正指王皆假託而言之

桑柔 菀茂也句陰也劉盡也言周家基業之盛如桑之菀然森茂基業之傳於後亦如桑之蔭於人厲王用小人以斷喪其基業亦如人將採其桑葉而無復有餘也基業壞則民受其病桑葉盡則民無所庇此必然之理也然采桑之時本不要暴露桑下之人小人進用本不要殘害天下蓋采桑者雖爲蠶設而下之人自然無此小人雖止欲希爵位務功名然一敗我之國事則自然殘害於天下詳看前四句其理自見 國步蔑資 至今爲梗大凡禍亂淺時可以推原其亂之所自故其疑亦有所止至於禍亂深了更無形迹只見天下自至於大亂蓋由小人浸漬而成之而不可知

集錄三

注 選 虞

其端由也當時既推尋不得卻反自疑恐是君子之徒自有以致之及究其心又元不與人爭競亂既不出於君子必有任其罪者矣芮伯方且不指其人而謂誰生此災厲之階其忠厚可想 民有蕭心并云不遠言民自有敬心然而或不之敬者是君自侮自慢而使之不敬也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民之服田力穡豈不甚勞君若以爲寶民則以爲好謂其甘心代人君之力而奉養也靡有旅力以念穹蒼大凡疾痛則呼天前幾章尙有力呼天至此則無力以呼天矣此詩人形容國人困悴之極也 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者民豈有貪亂之心然而民既遭亂彷徨四顧無處可逃是以及貧其亂而不愛其身便得陷於荼毒而死亦是一事如今人困苦之極則不愛死矣 嗟爾朋友子豈本不知天下之事可以恣爲但如飛蟲然非不可以東西也然飛而不已則終不免有網羅之患矣 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者語人之暴賁人之峻而獲彼之怒者理亦當然今既溫存告諭望其悔過彼乃赫然忿怒以加

我此亂之所以不可不抹也

天作 高山岐山也天下之山皆天爲之也天爲岐山久矣至太王然後治故曰太王荒之彼作矣彼太王也岐山因太王而大是太王之岐山而非天之岐山也彼祖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此三句乃一詩要處後世因物思人如峴山之類以爲人既亡不可復見所存唯陳迹耳古人觀物則異於是太王文王雖往而其坦易可行之道昭然皆在與山俱存而未嘗亡也子孫保此足矣學者能細繹此旨推此氣象以觀書則物物皆新事有生意矣

振鷺 後世如魏晉南北朝其視前代之子孫疑忌疾惡必欲戕殺剪截意不欲留之於世間視之一如蚩虺虎狼今觀振鷺之詩其於二王之後看得一似振鷺其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雖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味其辭意其見二王後之來止容儀可觀如此更不見有可疑忌可疾惡處何其與後世所見若異之異邪又曰在此無惡在彼無教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蓋聖人動皆天理奉行天討是

集錄三

注 選 虞

以在彼初無怨惡在此初無厭敷又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其念念不忘更無已時後世之人小見淺慮沮以私欲而不能動之以天若二王之後望之豈能無怨惡不平之心周公待之豈能無厭敷懈倦之色蘇東坡謂武王殺其父而封其子使武庚非人也則可其意以爲武庚其理當叛是皆以世俗之心而度古人之心也爲是說者又豈知禹立於舜之朝不爲不孝舜用鯀之子未嘗有嫌忌之心哉如此則知此詩之意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三

門人集錄周禮說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成周疆理天下之法有隨遠近而差別者有通遠近而一法者如疆以周索疆以戎索此隨遠近而差別者也如比閭族黨之法自都鄙以至於邦國莫不皆然觀上文可見此通遠近而一法者也其言相保相受相救相賙相賓所以不同者成周之法計其地之遠近量其力之厚薄校其人之多寡五家為比其居甚近非止同其休戚亦可察其奇衰故使之相保保有二義有保民而王之保有不保其往之保此蓋兼二義而言五比為閭二十五家其居亦近此始之彼終之此倡之彼和之故使之相受此所謂計其地之遠近也四閭為族使之相葬百家之中或不幸而有死者百家相與以辦其葬事然不使五家與二十五家供之蓋力有所不給故也至

集錄四

五族為黨方使之相救五百家之中或有大利害大患難非百家之所可禦必五百家然後足以相拯救至五黨為州方使之相賙二千五百家之中或有水旱凶年饑歲欲以相賙又非五百家之所能辦惟二千五百家則井地必闢此或旱他處未必早此或水他處未必水庶幾可以有無相通此所謂量其力之厚薄也至五州為鄉方使之相賓閭胥已書其敬敏任恤族師已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黨正已書其德行道藝州長已啟其德行道藝何待鄉老賓與之蓋閭胥所書不過賢於五比而已黨正所書則又五百家之賢而已州長所書則又二千五百家之賢而已鄉者萬二千五百家其入眾所謂賢者必灼然可用故登於天府此所謂核其人之眾寡也比閭族黨散在周官固不可徧舉且舉比長一官言之便見得當時之民無一人無係屬者徒之於此又授之於彼所謂聞民但不耕稼而已有身即有家既有家則必有所係雖有游手之民其聞日漸月化亦不自知使成周之君長守此法何緣有

不測之變雖有姦雄豪傑亦俯首而不敢倡後世失此法遂使民無所附著游手機巧徧天下成周之興衰緣此法之有與衰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謂之聚萬民者札瘥凶荒民皆轉徙而之四方故以政聚之政之十有二其條目須當詳講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此兩者荒政之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已藏者既散之未輸者又薄之荒政之大綱既舉矣三曰緩刑四曰弛力緩刑謂民迫於飢寒不幸而有過失緩其刑辟以示哀矜之意弛力者平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則常用者亦弛之不用所以休息百姓五曰舍禁平時所謂山虞林衡皆有所掌至荒歲則撤去藩籬恣民取之六曰去幾平時關防皆有幾察荒歲必要百貨流通使天下商旅出於其市此救荒之要術七曰省禮此則專理會荒政凡禮文之可省者省之如有幣無牲之類八曰殺哀凡是喪紀之節一皆減損所謂不以死傷生專理會荒政九曰蕃樂時和歲豐所以與民共樂樂民之樂亦當憂

集錄四

民之憂所以荒歲不樂十日多昏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婦不能自保所以殺禮而多昏使男女自相保之義十有一曰索鬼神靡神不舉並走羣望之類是也十有二曰除盜賊前面說緩刑此說除盜賊此便是經權皆舉處既與民共憂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人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叫呼萬夫皆集所以必以除盜賊終之此止亂之萌大抵聖人之經蓋通萬世而可行者其條目固止於此然周禮之書六官分職合之則有總散之則有所司其關節脈理皆自相應只去大司徒上看未盡若徧考六官則荒政秩序可見且如散利須考天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考司寇士師所掌之刑他莫不然參觀通考然後可知

土均止 掌其禁令古之設官有總大法操體統者又有斟酌損益彌縫其闕者兩者交相濟然後大綱舉而萬目不遺所謂地土之政載在大司徒小司徒如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施十二教井牧

其田野此是總大法操體統者乃是大爲之防然一鄉之間其土又有肥瘠厚薄無緣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須設官斟酌彌縫於其間此土均之法所以設也土均所均之土地非在大司徒小司徒之外即是大司徒所掌之土而斟酌損益之若論大綱土地司徒已自平之正緣其間有曲折厚薄肥瘠不同土均之職其位下可以出入阡陌周旋井里隨鄉土均之蓋雖說山林然山林之中又有高下雖說川澤川澤之中又有高下唯是土均周旋阡陌然後能均所謂以均地守者是分民授土各守其地以均地事者是各任其事以均地貢者隨土而出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和者是斟酌調和言不改大法而就中斟酌也所謂禮俗喪紀大法也有大司徒掌之此又就中觀其微惡其中又有重中之輕輕中之重雖有正者所頒之禮然隨鄉各自有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若冠昏喪祭大者固不出先王所頒其微細又從其俗喪紀厚薄之等祭祀多寡之數皆相其微惡而

集錄四

三 步 選 虞

爲輕重厚薄地美俗厚法從重地惡俗薄法從輕此所謂輕重之法也且如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以祀禮教敬又須土均就祀禮中斟酌得宜凡事莫不如此

師氏掌以教詔王伊川先生曰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蓋後世諫諍之官其所以匡君之惡者未嘗不至若夫從容和緩以養君之德者則缺焉師氏之官掌以教詔王者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也夫惟其與君朝夕相處無一言之不入而後可以涵養君德故職是官者專以從容和緩爲事而無一毫矯拂之意不幸而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在師保二官蓋朝夕與王處者如師氏說凡祭祀賓客喪紀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保氏亦曰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師氏說使其屬守王之門外且蹕保氏亦曰使其屬守王闈以此知二官蓋朝夕與王處者古人立此二官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善不使有一毫矯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肯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所謂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一於從容和緩則是有樂而無禮一於矯拂正教則是有禮而無樂此二官所以不可偏廢學者須知此二官實不相關而實相資又須看得二官不相參雜則古人之意可見矣以三德教國子其在春官則以大司樂掌成均而教國子此則又以從容和緩以教詔王之師氏以教之古人教國子之意蓋如此一日至德以爲道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言之謂道者溥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德以爲道本則有所據依識得體段二日敬德以爲行本既有至德以爲道本須是見之於行敏者不可息之謂也三日孝德以知逆惡以至德則言以爲道本敬德則言以爲行本孝德則止言以知逆惡者何故此理最難自非實有孝德於已則犯上陵節之事必有習而不察者矣惟實有是孝德方能免此譬如血氣流通無病之人方識痛痒教三行一日孝行以親父母前既說孝德此又說孝行今人不識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也實有諸已謂之德見諸行事

集錄四

四 步 選 虞

謂之行既實有孝悌於已矣須見於行事之間然後吾之孝德愈進親意愈洽此之謂孝行以親父母二日友行以尊賢良蓋必盡子弟之識供灑掃應對之事而後先生長者方肯開發我此之謂友行以尊賢良又說順行以事師長者蓋友之所謂賢良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此之所謂師長者朝夕與吾處者也朝夕與吾處者其歲月爲至久其條目爲甚繁才有一毫不順便失事師長之道須是十分遜悌方可故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此見師氏之官近於王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前既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根本既立固是綱舉而目張然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是從幼時便教養之以爲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有中者則教之以爲法不幸而國政之或失則教之以爲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教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用之他日皆良公卿也後世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家之事如越人視秦

人之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異時一旦立朝廷之上委之以天下之事便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爲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人生天地間豈可不盡知天地間事子弟之所以學卻是如此

大可樂掌成均之法止大漢大武成均五帝之學以五帝之學法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而教之自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成均之法雖不可見觀舜命夔一章大略可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是延請有道德者使之教國子弟以後世私心觀之既設掌樂之官卻不專教國之子弟反資之於他人此若不近事情以此見古人立心之至公義理之無窮規模之廣大大抵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性待之甚重則責之不輕所謂君子教思無窮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不

集錄四

五

特是明尊師敬長之義僕之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教之入人也深當時設教有如時雨化之者入自不能忘先王之使之祭於瞽宗亦是因人心之不忘與身沒教已盡者不同故知古之擇人非特一時賴之沒世亦賴之其精擇之審不言可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此所謂教之條目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樂之物而已非樂之德樂之德非有道有德者不能知之亦如言著之德卦之德中和祇庸孝友所謂樂德也禮以教中樂以教和樂則導和可也何故兼中言之所謂陰陽剛柔仁義靡不相備樂雖主在乎和無相奪倫豈不是中且如乾剛坤柔乾固是剛坤固是柔然坤至柔而動也剛乾坤何嘗做兩段須於樂上見得中和不可相離然又不可渾然無別正如乾坤固是坤至柔而動也剛又須當知乾主乎剛坤主乎柔舊說以中爲忠信之忠改此一字緣是不識中字祇者肅然祇敬之謂庸者日用常行之謂孝友者見於事親從兄之間皆樂之德也中和是樂之本所謂祇

庸孝友就樂上說其端亦是可見節奏嚴整使人肅然祇敬祇之端也條暢流通庸之端也易直子諒之心使人事親從兄之際油然而生孝友之端也以樂語教國子與道諷誦言語樂語非特樂音樂章也後世成周之學政不傳所謂讀誦不過尋行數墨能舉章句而已意思促迫都無生意惟是以樂之理覓於言語之間便有威發人處謂之興者託物引類感發興起謂之道者從容和緩引之於道謂之誦者倍文曰諷聲與文皆增一倍謂之頌者先儒謂以聲節之曰頌抑揚高下使自得之言語者論語所謂食不語寢不言與學者相酬酢謂之語獨自說而無問答謂之言所謂樂舞雲門大卷大磬大鼗大濩大武古人自幼成童舞象非獨善於口耳必教之以動容周旋屈伸俯仰無非至理所在而可爲入德之門先王之舞皆不徒然屈伸綴兆不言之教自在其中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其理至精微三代之衰此事都廢散在末技流於鄭衛鼓動波蕩猶使人生起淫心因此想象先王之舞安得不生

集錄四

六

起人之善心如道家所謂能經鳥伸養其小體尙能延年豈如先王之舞足以養其德體乎

門人集錄禮記說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須將狎與敬作一字看畏與愛作一字看方見得親近賢者氣象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也六凡人胸中著一件所愛所憎非特不見其惡不見其善凡其所見卻被人欲障礙並不見了君子純乎天理故是是非非而不相奪

曲禮言班朝治軍治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一段只是一禮字孝經

只一孝字凡事皆歸之孝此類須參求其所以然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字字親切指示須當留意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古之人子不知

他於行處坐處居處立處何故常常點檢得如此好萬一或不點

檢必有時主與中席中道中門原其所以能如此必自有來處

謀於長者止非禮也古之子弟見長者不敢以賓客之禮見操凡杖

集錄五

者乃左右扶翼之意長者未必無几杖所以操而從之者蓋存養

其遜悌之心令熟未見長者之聞此心已存及其既見嚴敬可知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大凡長者有所問固當對然與長者語須是

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對自以為能便是實了此心雖有法語之

言精微之語亦不能入此子路率爾而對夫子所以晒之也若曾

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此辭遜而對之類也大抵為學者須以

此禮涵養此心令熟

凡為人子之禮止在醜夷不爭孝子以親之心為心故以親之體為

體冬溫夏清皆定晨省一歲有冬夏寒暑之變孝子頃刻不忘親

穉遇變時必加意於其閒如古人扇枕之類是也在醜夷而不爭

此又見孝子涵養之熟頃刻不忘大凡人子在父母前固有孝敬

之心父母不在前便起爭心惟養之熟此心常在故能不爭醜夷

者與我一等之人也貴於我者我自不能與彼爭賤於我者彼自

不敢與我爭惟勢力敵易起爭端須涵養得熟方可

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止交游稱其信也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

命受車馬蓋至於三命則不齒矣君賜車馬則當乘服乘服則偏

近父母尤非人子之所安也如石慶至里門不下車所以貽萬石

君之責雖云大夫不可徒行亦止謂在朝廷而已三賜不及車馬

不過只是辭遜何故記禮者節節稱之如此大抵人子之心多為

外物所移易有為歲月而變有為爵位而變者如大舜五十而慕

此是不為歲月而變如三賜不及車馬此是不為爵位而變惟其

養得熟故不為外物移易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州閭鄉黨至近大

抵稱孝在遠者稱之猶未盡須是自近而見者方始親切兄弟親

戚尤切近於鄉黨而尤見其慈愛僚友稱其悌也僚友在官日與

之同處見其氣象和順所以稱其弟執友稱其仁也執友是心友

所謂同死生共患難者知其孝心之本原所以稱其仁所謂孝弟

為仁之本是也交游稱其信也此是泛交偶與之從事者亦知其

信其他可見此一段一句是一意不可得而移易也

集錄五

州閭稱其孝昆弟稱其慈稱者非我求人之稱以沽名性因其所稱

以驗我之所為誠則形之謂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一段此固止是遜悌之事然學者至於有所得

多要流入異端就遜悌中須要理會得等差節文故致廣大又須

盡精微

毋固獲蓋食物羅列於前心之所欲一取之而不獲乃至子再至于

三必獲而後已如此則心專著於一物矣若只以為求物必欲得

之為固獲恐與上下文不相入

幼子常示毋誑孟子少時見東鄰殺猪問母何為母曰將以啖汝母

悔其誑也買肉以啖之人多謂孟母能示子以信不知買肉以實

其言所以為誑也母當直以前言為誑而語之乃買肉以成其誑

本是一誑卻成兩誑大抵人所以陷於小人者多要因實前言蓋

實前言三字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童子不衣裘裳以此推之凡事當識時中道理

淫祀無福近來人說淫祀多是說穀祀及非載於祀典者夫豈止此
凡非所祀而祀之如前侯之祭天季氏旅泰山之類皆淫祀也古
人初不以福自嫌自後世有邀福之心者多故看得福為可惡耳
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
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為問矣
柔色以溫之此孝子和柔顏色以溫父母如今人和易顏色以來而
我見之則非特彼和而我之容亦覺和氣薰然子以柔色來父母
安得不豫
起敬起孝蓋我孝敬之心無間斷隨起隨隨起故雖父母不從吾諫至
於怒至於撻之流血亦起敬起孝常自若也起非起止之起只是
遏捺不住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既孝敬矣何必戒其逆怠
蓋不孝不敬之人固不足責其逆怠惟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
想忘則慢心易生恐或至於逆怠故在所戒

集錄五

二 禮 選 慶

慈以旨甘雖有八珍之味嗟來而食則食之何甘疏食菜羹進之以
禮顏色和悅則食之者自覺甘美此所謂慈以旨甘
父母將坐奉席請何鄉坐位自有常處必問鄉者示不敢專之意
子放婦出不表禮焉明言其惡而出之謂表父母愛子之心舅姑
待婦之禮雖彼有過猶欲遮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過
下氣怡色柔聲此六字非特事父母當然凡處已待人能體此六字
則見孔子鄉黨氣象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
為悼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悼史五帝三
王皆尊德尚齒其養老之禮雖同然五帝憲三王乞言亦微其禮
蓋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不同憲者瞻儀容觀起居也其無
乞言之禮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悖厚朝夕與老者親炙觀其
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所以不待乞言三王
有乞言之禮比之五帝氣味稍薄五帝養老專憲其儀容養其氣

體盡其誠敬而已伺其起居必察之開偶然發言然後記之至於
動容周旋之可為法者亦皆記之如鄉黨所記亦其類也悼史者
史之名古者之史名各不同載閭內之事者謂之女史載朝廷之
事者謂之國史記老者之善者謂之悼史悼厚也微其禮蓋尊老
之至不敢急迫叩問從容款曲伺閒乘暇微見其端而徐伺其言
其誠敬氣象可見五帝之時學者皆精微主一更無一毫外心見
老者之動容無非感發觀省處所以不待乞言此氣味非後世所
能及惟顏子於孔子之言無所不說終日不違如愚少有五帝憲
而不乞言之意思想見五帝時人人皆顏子至於孔子纔說子欲無
言子實便說則小子何述焉以此知不乞言者孔門中惟顏子一
人而已五帝之養氣體浹洽陶冶之功固非言語訓告之所能及
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款曲忠敬誠懇亦與後世
問答氣味不同五帝三王名其史曰悼尤有深意大抵忠厚悼篤
之風衰緣前首往行斷絕今之學者所以澆薄緣先生長者之說
不聞今之學者能以此意反復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乎其猶可
續也

集錄五

禮 選 慶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什件要理會必有
不到處如學者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禮心有時而不存則禮
有時而或失內有毫釐之礙則外有毫釐之差如天之於百物根
莖枝葉華實條幹豈一一生之哉氣到則百物自生若一枝一葉
之病則是氣不到處也又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灑埽應對如
相師皆是遜志氣象
一年視離經辨志 曉意義 三年視敬業樂羣 不取 五年視博習親師
至此方可博習未至此則非聖人之書 七年視論學取友 見得的
不取觀前此非不從師至此方能視師 七年視論學取友 見得的
議論是非 決擇賢否
大學始教止學不躓等也七者是三代大學教人之法大學始教皮
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士服祭者薄物大抵古人一事一物之微
莫不欲知其所由來為學欲至仁賢聖豈可不知其本始初入學

使知皮弁祭菜致敬於先聖先師此心其如之何自堯舜三代以來所以教學者切要工夫惟是敬之一字初見師友未幾講習先皮弁祭菜此心肅然所謂以敬道示之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舊說宵為小大抵經書字不常改宵乃是夜何故夜誦蓋夜間從容無事諷誦吟詠善端良心油然而生此宵雅肄三之意官其始也官如官守之官初入學未知為學之方其心茫然而無所處故使之夜間肄習三章之雅非獨舊說所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但取雅之三章誦誦吟詠此心遂有所處此所謂官其始也入學鼓篋遜其業也初入學時凡在學之眾鳴鼓升堂新入學者必發其篋以出示其所業彼見鳴鼓之際衣冠濟濟肅然在上又欲其出示所業向來驕慢之意不期自消而遜悌之心不期自生傳說所謂惟學遜志遜乃為學之自始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朴作教刑有所不及有所踰節以夏楚二物治之所以收拾其威儀使之端正所謂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所以使學者從容優豫不至迫

集錄五

五

切蓋天子以萬乘之尊臨之學者安得不迫切古者三年一禘五年入學未禘時二年不視學使學者從容優豫乃所以養其德又須使知將有天子之視學亦所以警其志時觀而弗諱存其心也古之所以教者不在口耳之間在於觀感啟發之而已非特教者為然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古之學者亦不專尚口耳皆所以存養此心也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躐等古人為學盈科而後進幼者踰節而問即是躐等雖曰求益亦是犯分便與為學相悖七者皆是古者教人之大槩觀此七端之教所謂講誦不過兩事如其他皆是存養工夫以此見古人之為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洒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蓄工夫所謂道誦塗說德之棄也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人皆病學者自以為是但恐其未嘗學耳使其果用力於學則必將自進之不足而何敢自是哉又曰不能自反自強皆非真

知者也若疾痛之在吾身然後為真知蓋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人須深思欠缺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苟汎然以為我有所未足夫何益哉

君子居易以俟命命如天命謂性之命非特謂賈賤窮達也

執兩端用其中物必有對 仁義 剛柔 寬猛 執兩端 用其中 孔子 誦少正卯 見陽貨去齊去魯

君子有絮矩之道左右前後看者都一般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言對景公說得對陳氏說亦得此之謂契矩

力行近乎仁心不在焉便覺語言無力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繼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之道正是如此若無禮以行之便是釋氏

中庸如天命之謂性須是實見解得無益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非是見生於隱顯生於微 龜山說見此則知 所以戒謹恐懼須看見此與知所以五字

不能擇乎中庸而守之便是納諸罟獲陷弊之中而莫知辟也蓋不入此必入彼也且如行道若知此是坦途決然自此行去若稍有

集錄五

六

坎軻崎嶇處必不肯行況明知皆獲陷弊之害乎所以真知辟者只是見之未明耳若見之果明不待勸勉而自行坦途矣聖賢亦只是從安穩處行而已

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隱之於心固安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兩句若非中庸道出來如何思量得到若

隨文解義也說得若要真實者看得於心果與否則非易事大學

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此雖難知然隱之於心猶自見得實有

是理若知人知天則直是難見況古人立言句句真實又非可以

移換增損也須看得灼然移換增損不得方盡

素其位而行作心不能安行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是亦能矣又曰知恥近乎勇不知又加此

後如何真見其足與不足

擇善則恐差固執則恐失博學而下皆擇善之力也雖學問思辨則

又不知行箇甚

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愉色婉容從容不迫而誠意篤至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凡有序而和則爲禮樂夫其所以然者何歟不仁則禮樂息矣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及之仁能守之近知者莫如好學萬物皆備初非外鑠惟失其本心故莫能行苟本心存焉則能力行矣聖賢千言萬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皆在乎致知致知是見得此理於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父子夫婦之間深察其所以然識其所以然便當敬以守之

大學固是以致知爲本然人之根性有利鈍未能致知要須有箇棲泊處敬之一字卽是

大學致知中庸明善
天下莫能載者方是大天下莫能破者方是小

門人集錄論語說

便指孝弟爲仁則不可然孝弟所以爲仁也體愛親敬長之心存主而擴充之仁其可知矣曰爲仁見學者用力處

誠識乎

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看吾巧言令色時用心如何便自體認得能知

令色

子卻迅雷風烈必變若如此看吾人卻是強似孔子此便是巧言

當以立本爲先

弟子入則孝章大抵言學者當務本文藝亦所當爲蓋無非學也然

歸於本然者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死其親也凡出入起居門風家法種種皆如

父之舊不暇改也至於事之害理傷義則父在固將諫而改之苟

以父沒之故見其害義而不敢改是以存沒二其心也豈所謂無

改於父之道哉孝子事死如事生見父之事有害義者汲汲改更

常如下泣幾諫號泣隨之之時是亦無改於父之道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天下之正理也是理在我

則習矣而著行矣而察否則禮樂雖未嘗廢於天下而我無是理

則與禮樂判然二物耳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情性之正只爭分毫

仁者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蓋無非此理而已所遇有約樂之異

而心則一也顏子在陋巷之心卽堯舜垂衣裳而治天下之心也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而末仁其好惡皆私心也非特以同異爲

是非亦且隨日莫而遷變矣烏能好惡人哉若夫仁者之心既公

且一故所見至明而此心不變譬如鏡之照物唯其無私而物之

妍醜自不能逃雖千百徧照之其妍醜固自若也惟仁者能好惡

人亦如是而已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仁中著不得惡字蓋一志於仁自著不得惡念

惡不仁者其爲仁矣惡不仁正是初學用力處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此只見有生熟若見得熟自然不見有可

惡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加字甚輕纔有一毫私念沾著便去之不使

加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用字最要若不曾著實用力如何見

得力不足顏子既竭吾才見力不足然又不可住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各有所偏各字要緊又曰黨偏

也或偏於厚偏於薄偏於厚則去仁近偏於薄則去仁遠觀人之

仁觀己之仁皆可也

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自然放於利而行多怨小人喻於利小人

之視君子於利心上看得甚分曉

隨之者固不足道其遠之者雖與隨波逐流者異然亦未是切已
須是見一不賢者恍然自省於中且安知我之不如是可保於今
日安保於他日須看齊賢兩字見一賢者便直欲與之一般才有
一分不如便不是齊才說學得兩三分也得便與無志一般見不
賢而內自省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做惟慢游是好又曰子創若
時禹舜豈有是哉蓋當時天下只有一丹朱為惡舜禹見丹朱惡
如一體然故恍然自省如此若以丹朱之惡為不預已事則非視
天下一體之義此最學者日用工夫若能極思齊內省之義雖聖
賢地位亦不難到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一章發明人子
孝愛之心彌縫教正使親不致於有過之地非是純孝全體父母
之心者不能所謂事父母幾諫者不待過之已形略有萌芽發見
便去教正然須是自朝至夕全體父母為心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此心常在父母身上方察得幾之形且如扁鵲治疔齊侯之病二

集錄六

三

多選

十日已前便知病在勝理蓋扁鵲專以治病為事故見其幾微人
子不專以父母為心安能見幾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是養其慈愛
不至於傷恩見父母過失萌芽形見便諫諫時乃是從容宛轉調
諭非是忿戾剛復見略有不從處又去做工夫常養成此意思此
一句最要看若諫時忿戾剛復致父母怒時父子之恩已傷須是
見得意思略不從便做工夫又須看又字初見父母過有幾微便
諫到父母略有不從君子心自反必自言我之愛敬未盡處又重
新添一重工夫而不違諫之初心勞而無怨此一句亦要看救正
父母於無過之地左右前後千方百計盡其心力到得形神雖齊
亦不敢怨此人子之職當然此見得人子於父母無已意思夫左
右周旋救正其過亦不勝其勞所以勞而不怨者蓋不做分外事
看子身是父母之身盡身以救正父母何怨之有若如此雖暫賤
為父也會底豫工夫到此地位惟舜為然後之人子平時不以父
母為心見幾不諫到得過形見方諫又不能委曲和順忿戾剛復

常致父母之怒至於諫不從便止既不加敬又復憚勞皆舜之罪
人也

朽木不可雕糞牆不可圻蘇子由策引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操以規
仁宗此甚有理譬如朽木糞牆皆是本領壞了整頓不可得謝上
蔡釋之曰志昏而氣衰蓋當此時胸中憤憤莫知所主如何救得
始吾於人猶言舊時於人也蓋言今之人不當如古時人一例看
耳

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醴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上蔡云周急濟難亦何
害其為直然在當時之事其設心恐不若是也答問之間親見其
事故語止於此而意已傳矣此說甚善但云今未可認乞醴為不
直此卻未盡夫乞醴事之至微初非周急濟難也謂乞醴於鄰為
不直亦何不可之有

子路共做之心雖小於顏孔然皆是不自私克此心去足可為顏孔
內自訟人能見其過自怨自艾戚戚不安為己切故也

集錄六

四

多選

有顏回者好學周有八士如此者方能為有
不貳過人之有一過必變成二過何也人惟惡其過也是以求以蓋
其過惟求以蓋其過則非為妄言以自飾必為巧計以自蔽故本
是一過遂成二過顏子之過蓋未嘗如是亦聽其如是而後不復
犯之耳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爾乎聖人師弟子之相答問不及其
他而獨以得人為先蓋凡人入仕此是第一件事子游曰有澹
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此一段事一則
見得澹臺滅明能以正自守二則見得子游不以親昵取人而以
正大觀人行不由徑只是不行小路即此亦可見其敦篤凝重而
無苟且欲速之心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又見得有不可得而
親疎處

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此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
於民而能濟眾此聖人之功用非學者求仁切近之問故曰何事

於仁必也聖乎因復指求仁之方以語之當子細看近字

論語雖言仁之方然未嘗不是全體孟子指切良心教人心也

曾子臨終語孟敬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將

謂有甚大事卻是說此三事觀曾子言曰兩字乃知此三句是曾

子著意分明處至蓮豆之事則有司存今人卻是倒了

曾子告孟敬子一段為學最切曾子反覆丁寧謂君子所貴乎道者

三若人說到此須是窮神知化精義入神曾子止說動容貌正顏

色出辭氣又繼以蓮豆之事則有司存言此等細碎自有人管我

且理會自己切要事須是看動正出三字近信難誦誥大要是顏

色與心相應

以能問於不能此是曾子見得顏子如此若顏子自以能而問不能

以多而問寡以有為無以實為虛不校其犯則是矯偽不情為顏

子者蓋亦小矣顏子但知有問但知不校但自虛自無耳初不知

寡之與多虛之與實亦不知人之犯也曾子見之乃以為顏子如

此如門弟子記夫子絕四弟子見得夫子如此若夫子自以為

當絕此四者夫子亦小矣

士不可以不弘毅凡人之言弘曰寬也毅曰剛也剛則必不能寬

則必不能剛此不可作兩事看若作一事看則弘毅氣象可見矣

非謂弘而濟之以毅毅而濟之以弘也古人之言大率如此如言

晉公子廣而儉儉須是廣不廣不成儉臯陶謨言九德直而溫寬

而栗不是相濟如此方是德不然卻是病

麻冕禮也止拜下禮也麻冕雖古禮然近於奢而古為之者時也後

世易之以純則為禮禮理也雖違於古吾必從之非從今也從其

禮也拜於下古禮也理之不可易者也而後世易之以拜於上是

自便其奢泰之事而非中於禮之變也故違眾而從下非泥於古

也亦從其禮也春秋之時禮惑不明變其制以自便者甚多大抵

古禮近於侈則從之今麻冕之易偶中於禮故孔子從之以明其

變而得其當拜上之易背於禮故孔子違之以救當時之失後世

變古之禮非能有當於理也特假之以自便耳漢武帝於原廟則

減之至祖宗祧廟之制皆一遵於古此無與於已故也至於千門

萬戶之宮乃不稽於古而建之則取其便而古不暇恤矣

衣做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須能辨此方能明取予之理今人

不辨得此多做強牽合底事故遇事多妄予妄子則必妄取

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蓋聖人所以待物者素定乎胸中物來自應

與上大夫言不期閭閻而閭閻與下大夫言不期侃侃而侃侃

如月無所不照遇地方而方遇地圓而圓隨物方圓而月初無心

有心非月也

先進於禮樂止吾從先進野人是都無所識之人故先進之於禮樂

君子元自有禮樂故後進於禮樂者求彼之禮樂以正我之禮樂

孔子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苴弘之類是也從先進者自處於不能

也

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大凡讀書臨事會去裏面講究理會便見得

不容易豈敢妄言凡言之輕發而不知難者以不曾下工夫也仁

之為道既難則言之亦難今牛之言不難矣豈能為仁乎

丙省不次夫何憂何懼我皆備物隱於吾心有一豪不盡處則不免

於憂懼

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止非惑歎此是聖門切己工夫觀子張問此

則知是眾人日用底工夫觀樊遲問此則知游息宴閑亦不廢此

工夫崇德是長養其德脩德是磨治其德辨惑是辨白其惑夫子

曰善哉問善樊遲所問者切己非泛泛之問先事後得是請事

斯語之事今之學者有謀利計功之心凡有所為必先計較先欲

有得終無所得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傳學不教內而不出

君子欲誦於言而敏於行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惟先其事

則日有得而不自知此所謂崇德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攻其惡

者攻己之惡不暇何暇攻人惟欲點檢他人自己必欠工夫攻是

用力如墜壘大敵在前非用力以攻則不可破脩是磨礪精細之

意此所謂脩德也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此事昭然固不難辨忿之未與雖三尺童子亦知之忿之已過雖三尺童子亦知之惟忿正起之時最難辨其亡身及親之惑但將人自胸中忿時觀之可見此所謂辨惑也此三者是切已工夫人之一身自頂至踵自且至暮未嘗不有此三者須是時時點校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先有司則紀綱條目立矣赦小過則小有出入亦容矣二者苟未之盡則雖舉賢才將安所施焉知賢才而舉之此見聖賢氣象不同

樊遲請學稼夫子既拒之矣復問學圃此有以見古人朴厚處然孔子面責之可也何必待其出而責之蓋欲樊遲聞而知之則聽之力而爲之堅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凡所謂政者係國家治亂興衰之大綱事則是品節條目有司所掌者周衰治體不明雖孔門高弟尙不能辨孔子特因冉有退朝明辨政與事之異者欲使天下後

集錄六

七

世識爲國之大綱孔門之學所謂先立乎其大大者不識大綱大體而看一節一目雖多聞多識終無總統處冉有仕季氏魯之家臣也冉有退季氏之朝夫子特辨政與事告之亦見政不當自季氏出而季氏所爲者乃事也觀此一段尤足以驗夫子至於是邦必問其政處蓋夫子乃是當時之大聖人雖時君不能用然皆知尊事之如季孫將用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以此知得時君凡有大政無不咨問孔子者大抵爲國當識其大體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三代以前固不必論也且以兩漢論之前漢之政有所謂寬大長者以至凡百制度見於兵民之間者尙有三代之遺意至光武以身濟大業是以一身爲天下凡所施設皆是事了幸而光武明章皆賢君竭其智力猶可以治至和帝稍情其業便衰如前漢中經呂氏之變又昌邑王之變而漢業終不遽衰者以其大綱在也以此見得前漢有政後漢無政

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說者謂聖人氣象溫良恭遜使其言當時之人辭語決不如此乃夫子自遜之辭此說殆非也聖人之於世猶醫者之用藥若是尋常疾病則可用尋常和緩之藥若是病深則不可以常藥治故大黃烏頭亦有時而用之夫子此言乃是用大黃烏頭處蓋當時人利祿薰蒸仰望在上之人將以爲如何不知當時從政者與市井無異故夫子以此告之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等人乃是偷合苟容非有心於天下邦有道亦使得邦無道亦使得其罪過於穿窬聖人一言道破後世人病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看此一段皆以使者善爲辭命不如此夸張矜大蘧伯玉之美自見然其義亦不止此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蓋在當時克己上做工夫者其

集錄六

八

使者深入其闢與見其下手工夫處此其所以不敢輕易其言大抵人履之而後知不於克己上做工夫通身都是過而不知過之難改惟其下手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乃知改過之爲難此其所以不敢言寡過而曰欲寡過則使者非獨知蘧伯玉做工夫處其自己亦曾去上面做工夫了將此一段體驗今之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是不曾做工夫君子思不出其位此位隨在而有如對客時只是對客底位舍而它思卽是出其位也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無能之辭非聖人謙辭也蓋聖人胸中無限量純亦不已更無止法若有限量則是有所息而非聖人矣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當春秋之末所謂先王之澤將盡是時高見遠識之士見時之不可爲多是以爲不足爲凡是見於論說者其間固有中節者

然而都是不事王侯高尙其事以聖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荷蕢者之底蘊亦未易窺當時孔子擊磬所謂塗巷之人不知其幾人矣不過聞其磬之音而已然在春秋時所謂知音者亦不爲少且如師襄之徒聞音之清濁見螻螂捕蟬聞者知其有殺聲伯牙志在高山聞之者知其志在山志在流水聞之者知其志在水當時聞音而知人心者固自有之然而眾人之心形見於聲甚易察聖人之心形見於聲甚難察非有地位者不能荷蕢者聞聖人磬聲知聖人之心又與其他聞音之清濁者不同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論其識孔子之心固是地位高然而下視一世人便不是聖人天地之心深則厲淺則揭言而今時節難處譬如渡水深與淺皆做不得看此兩句荷蕢與尋常隱者不同天下事皆是經意會去體量入深又做不得淺又做不得與其他望風說做不得者不同但比之聖人之門進不得此一步在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孔子深歎惜之辭看此一章彼既略知聖人之心

卷六

九

天下事淺深又會自去籌度其高見遠識豈世人容易到此地位然而心既不虛雖親遇聖人亦不能救其病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居必擇鄉遊必擇士固是君子里仁爲美擇必處仁大抵爲學者大綱當如此然居處亦不可恃論語所載見孔子者有兩童子其一是互鄉之童子其二是闕黨童子互鄉在難言之地風俗澆薄宜乎見拒於聖人闕黨童子居聖人之里日漸仁義之澤日親道德之光宜乎氣質變化聖人與之然互鄉見進於孔子闕黨見絕於孔子何故以此知居處地位初不可恃互鄉雖在難言之地一旦有慕聖人之心致恭盡禮而來此心既變地位都變闕黨雖在聖人之旁可謂朝夕與聖人親才居於位與先生並行便不遜地位雖近如去聖人千里之遠居處地位之不可恃也如此
子張問行一章此卽誠則形之三字言忠信行篤教所謂誠也立則

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所謂形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此一段畧而言之就面前說固是有羣居終日無一句好說話非毀譽長短則譁演笑傲否則談閤巷瑣碎皆不及義若究竟論之義之一字須要看義是當然之理若是私情皆不是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小慧是小機械相籠絡小技能相矜誇凡學者所稟雖有深淺知此病甚少須看終日相聚說修身行已多少說謔浪笑做多少便可見君子小人分處君子胸中正大易直都無小機械小技能此二句雖知學者亦洗磨刮除不盡觀難矣哉之語可見聖人憂之深憫之至聖人之言如天地之寬聖人所憂乃是眞憂義之一字如孟子所謂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者凡所謂義皆是精微難識處雖是精微然亦只是當然之理學者如能易直正大無緣有機械技能終日所言無非當然之理學者欲自驗其學之進退資質之厚薄與小人近與君子近但看終日所言當然與不當然吾心所存多在大道

卷六

十

上多在小慧上能以此自驗之則爲學工夫自然進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其質須是義方能立根本然行之須是中節故次之禮以行之然世俗之所行與君子之所行如矛盾冰炭之相持彼我非我是無緣得不露圭角苟非孫以出之則人必相疑故次之孫以出之其質以義其行以禮其出以遜所以成已成物者至矣又懼夫人之遜而因循隨之不知覺而失其本心也故必終之信以成之信者不負初心之謂蓋於遜之中須是不負初心方孫無害不然特委靡不能自立之人耳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歎辭也言三代之所以用其直道而行耳豈若後世用詐僞駁雜之教而行之而謂直道不可行乎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大受小知正是君子小人分處君子所稟淳厚篤實不用心於小而所受者

必大如以仁已任任重而道遠可以託六尺之孤者皆可以大受者也若小人則輕捷便利見事易知處事易成乃其所稟之薄豈能如君子之大受彼世人所見不明或反以輕捷便利為可喜淳厚篤實為遲鈍殊不知淳實之人所見所為雖後於小人及其養之既熟擴而充之必有大過人者便捷之人所見所為雖常先淳篤者要亦止於是而已學者幸而稟淳厚篤實之資反自恨不如便捷者不知此乃進而為君子之路不幸而稟輕捷之資反自以為喜不知此乃入小人之門有淳厚之資而不知充養猶是剛毅木訥近仁若自以為不及小人而求與之角則非徒不能反之而祇自害耳故遲鈍者當自勉而不可自棄便捷者當自戒而不可自喜也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人之通患被暫時境界移換却如服藥見其一時之苦澁而棄之不知後之有益而能除疾也如食毒物一時見其美而甘之不知其後之疾也朋友之損益亦然然人情好近

集錄六

七

損者好遠益者只為被時下境界換了故人須是不為時下境界所移始得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止損矣看此一段須把著實看凡人之取友必須端正然後漸染氣質做得好人直乃剛直之人我才有過便得其規正然所貴乎友直者不獨有過賴其規正與此等剛直人處則我非心邪慮自然不敢萌諒是忠信之人我有事得其至誠相與然所貴乎友諒者不獨有事賴其相與與此等忠信人處則朝夕漸染涵養吾之氣質亦將為忠信之人友多聞非特取其聞見博洽蓋此等人歷事久閱義理多見事通透與此等人友不獨賴其相與謀事亦覺自己疎漏自然激發進步為學友此三等人安得無益友便僻僻是邪僻謂之便者以其便利善柔是循循無能為之人便佞是可媚於我者友便僻便佞所損固不言可知善柔之人未見得有損於我處聖人何故處於便僻便佞之間蓋與循循無能為之人處便入便僻便佞之媒梯一則與此等人處無所

畏憚其漸必至於友便僻便佞一則與此等人處無所觀瞻併自己亦放倒了不能振發進步故善柔最是學事學者須當自點檢若所友直諒多聞則固可自喜若是便僻善柔便佞則便當引避否則為小人之歸必矣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止損矣夫好樂有不同而益至於三損者至於三好樂不可不審如此樂節禮樂蓋禮勝則離樂勝則流禮樂而加之以節則不至於偏倚是勿忘勿助之意也樂道人之善則滋養其胸中如常在春風和氣中其益可知樂多賢友夫友所以輔仁也友賢者而至於眾多則漸磨之益亦多此益者三樂也樂驕樂則驕淫之心一生必至於無已樂佚游則游蕩之心一生必至於忘反樂燕樂則燕安之心一生必至於恬然而不知懼是三者雖均於為損而其根各不同樂驕樂是其心常向上求也心常向上求則良心之損多矣樂逸游是其心常向乎外常向乎外則良心之損又多矣樂燕樂是其心常向安處求心常向乎安則良心

集錄六

七

之損益多矣

鄉原德之賊鄉原之心要牢籠盡天下人天下之人非庸人即君子故合乎流俗合乎污世以求合乎庸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以求合乎君子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此一章正是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古之教人或予或奪或抑或揚或逆或順蓋非一道各隨其資質根本模範作成若夫不屑之教誨孟子固已發明此義然而孟子雖載不屑之教如不受曹交所謂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固是不屑教誨成就處須看孺悲一章孺悲始者欲見孔子時誠章未甚至孔子辭以疾若誠意全不至孔子但只辭之不必取瑟而歌孔子既辭以疾又取瑟而歌示其間暇使孺悲知孔子非疾使之自反則孺悲亦在可教之域惟其如此故孺悲歸自克責後來哀公使孺悲學禮於孔子士喪禮之存於世皆孺悲之功亦當時不屑教誨之力若非孺悲後來進德辭氣

和順夫子無緣分付與之

君子亦有惡乎 止惡許以為直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初無所偏故元者善之長也一元之氣該乎萬物無非所以生育長養使天地之於物有以生育長養之而無秋殺以終之則萬物亦不能成就是猶道之有仁與義也聖人與天地相似本心初無惡正緣好惡對立亦如天地之有春秋此自然之理子貢問君子有惡乎可謂有所見者此是學者做工夫處然亦大段切當故孔子答之以有惡聖人如太和之氣渾然初無所惡人以乖戾于之故不能入聖人爐冶中蓋自取其惡也君子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與稱人之惡者大段不同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居下流而訕上者與此四句亦大段不相似聖人所以惡之者恐其戾元氣傷太和也惡勇而無禮者勇是剛毅之人無禮以節之必至於死無所不為惡果敢而窒者果敢則見事必為苟窒塞而不通則必至於害事皆

集錄六

聖人所惡也

孔子既言其所惡子貢至此亦因夫子之問以其己之所見而告夫子觀夫子與子貢之所惡便見聖賢分量有差等夫子之所惡如太和之於戾氣子貢之所惡但辨疑似守疆界而已此正學者事非聖人比飾情矯偽者似智而非智強梗暴戾之人似勇而非勇許以為直者全無雍容和緩氣象徒暴白人之過失無責善之道此亦似直且比于龍途之死皆合於義蓋不得已非好許以為直凡此三者皆似是而非子貢所以惡者欲辨疑似嚴疆界學者亦須如子貢而後可

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可者僅足之辭言能盡行此數事庶可為士非日可以止也

執德不洪信道不篤凡人所以執而或失者只緣是不洪所以信而或忘者只緣是不篤惟洪然後能執而不失惟篤然後信而不疑執與洪信與篤當作一專看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若體會得八字仁在其中

人无小无大皆有文武之道皆是聖人學處立之斯立非感召也

集錄六

十一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六

門人集錄孟子說

人皆說仁義便是利然不必如此說只看孟子言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以仁義為天下何利之足言當時舉天下皆沒於利看孟子此章判判如此明白指示如此端的掃蕩如此潔淨警策如此親切當時之病固大孟子之藥劑量亦大矣

者講貫之謂

於我心有戚戚焉獨何歎王請度之皆是孟子警梁王切處孟子此章一開一闔故其言易入而警人深細觀節次便自可見政如醫之治病相似王曰於我心有戚戚焉若非節節發之此心何自而發自常產常心以下方教之以藥方

美衆七

賢聞人君自有道理齊宣王方以雪宮之樂誇詫孟子使常人處之則必便說此不可獨樂已是逆齊王之意安能復開悟之惟孟子說此數句自有次第且先說數人之非然後引歸齊王之身其言雖指齊王之失亦不至激其怒常人聞人君之言便阿意曲從逢君之惡固不足道至有雖欲開悟人君亦不得其道者如宋玉答大王之雄風謂之不忠則不可謂之非正理亦不可但只是指在楚王身上太急故終不能有所開悟惟孟子先言他人不安分者亦欲享此等逸樂既已言此之非然後言不與民同樂亦非其言和緩不致感迫最得開悟人君之道既已如此說然後卻以天下一家之理委曲解說如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大凡人君不與民同憂樂尋常無事時固不見其禍福及一旦有不測之禍如衛懿公伐狄狄兵有使鶴之怨其失方見又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此三句當細觀大凡聖賢開悟人君最不可以利心觀之常人見說王字便謂以王天下之利誘人

君殊不知此自是正理若天下歸往之謂王此豈亦是利至引齊景公問晏子事尤有意大凡與人言須是引人耳目接近彼所熟聞者則彼易入孟子告齊王必引景公之事正以王所熟聞兼當時齊人最信管晏之事如日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便見得當時信管晏之篤且齊景公之問晏子本只好遊觀之樂如上三句是其真情下一句言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此乃飾辭尋常人若只去遊觀上說不可去亦是先逆景公意安能開

美衆七

出入亦知其為已故幸其來也後世反是如惟君所行也一句似寬而嚴似縱而拘若只據人君初聞看得惟我所行可謂似寬似縱然有一毫不是便蹈流連荒亡四事之中而不可行豈非實嚴實拘惟晏子善開悟景公於是大悅乃行興發之政作相悅之樂此一段雖是晏子作用處一經孟子舉起精神便自不同晏子之言不過悟景公孟子舉起便可以為萬世法是過他數百倍了須如此看始得如無非事者此四字最要人看大抵人君非特是坐廟堂臨政事便是為民凡一頓一笑無非為民學者亦非特對師友對書史便是為學凡一語一默無非為學如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无非取諸人者如舜既為帝後取諸人以為善如治水取諸禹典禮取諸夷之類此固易知若耕稼陶漁時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不知取何人為善只緣舜之心念在此正所謂無非事者想舜當時問耕稼陶漁之言如問都兪吁咈之辭對耕稼陶漁之人如對臯夔稷契之輩惟其念在此故也後之學

者苟志於爲學非特講論之際始是爲學問街談巷語句句皆有可聽見與臺早棘人人皆有可取如此安得德不進樂惠王下滕文公問止強爲善而已矣滕小國臨齊大國時齊人築於薛薛去滕最近故文公謀於孟子戰國凡強國七滕最弱小不勝羸弱不勝強固所當憂緣文公所憂皆在我外大凡爲國須是理會令我自正豈可敵來則畏去則喜強則懼弱則喜且仁義不終教化不行紀綱不振皆當自正公不此憂而徒憂其外孟子舉太王事告之卻自內言正所以糾其心之訛謬文公又問曰滕小國也止從之者如歸市文公又謀於孟子孟子又舉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犬馬皮幣珠玉不免然後屬耆老者太王雖視棄一國如棄敝屣然未嘗才被狄侵便去初以皮幣中犬馬終珠玉至此勢窮理迫然後不得已大抵有人事有天理人事盡然後可以付之天人事未盡但一付天不可或日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止君請擇於斯二者孟子又設一端以告文公孟子非是持兩可說無所

集錄七

三

可否大凡道理都是一致有棄國如敝屣道理有效死不去道理世守者是先祖得天下傳之先王我既受之先王或一旦棄之是辱其先也緣文公問孟子見他尚有一毫利心不比太王大抵有此力量然後可以做此事文公所憂不過說自諸侯而匹夫自安樂而至危懼而已都不曾自理會正己孟子舉此端蓋謂文公之地位自可見得故所以使之自斟酌而爲之魯平公將出止焉能使子不遇哉大抵君子之作用與小人之作用一同君子用之則爲善小人用之則爲惡魯公出時使臧倉便大步峻言直說孟子不可見亦必不能使平公信大凡急欲人聽者未必能使人信已如謂伯夷貪謂比干邪人安肯信觀臧倉之言從容和緩等閑尋常問起如浸潤之譚漸漸入來故且問君所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匹夫者止君無見焉又足見臧倉不直言孟子不可見處且引賢者爲言說禮義由賢者出卻以孟子事證之欲得平公深信而不疑公曰諾平公果信其

言而止平公本是喜賢禮士之主竟爲臧倉所移而止者緣臧倉言得和緩使人易信樂正子入見止是以不往見也初時樂正子曾舉薦之孟子平公故欲往見既爲臧倉所阻樂正子故爲之解問何不往見公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者平公或者一句又見平公深親信臧倉故不指是臧倉說設或者之辭所以爲臧倉謹樂正子爲辨曰所謂踰者前以士則三鼎後以大夫則以五鼎此鼎俎多寡蓋官秩貴賤不同非所謂踰平公曰否否棺槨衣衾之美者此又見平公深親臧倉而疎樂正子處大抵人親昵此人必巧爲此人計道理元初臧倉諫平公時止是言其後喪踰前喪一句初不曾有棺槨衣衾之說此平公欲爲臧倉討道理故爲此言樂正子又爲辨曰非所謂踰也爲貧富不同也言孟子於親隨其貧富初貧時故盡貧而葬之後富時亦盡富而葬之使孟子於後葬親乃曰前以三鼎卻是於富不盡於富不盡似不逾適所以爲逾貧富兩盡雖迹不同其實則同平公於樂正子則疎於

集錄七

四

臧倉則親樂正子以疎間親雖有至理亦不能入此樂正子所以本不能使平公見孟子樂正子曰克告於君止不果來也初樂正子薦孟子既被臧倉間阻又爲之辨挾不平之心與孟子言凡人見彼以不平告我我亦必相與不平不知聖賢之心初不以此爲介故孟子所以答之者無一毫不平之氣象諷味此語則樂天知命居易俟命亦不過此數句孟子聽樂正子告而卒不動爲孟子初不曾有怨臧倉之根有此根然後苗條發於外樂正子見孟子如此言之和緩其向來忿忿不平之心至此亦想見冰泮雪消無復存者矣公孫丑問曰止惟此時爲然子路所學乃聖門根本之學若使其成就豈管仲之所能及管仲之功雖成不過是功利之學蓋管仲如已熟之蕪稗子路如未熟之五穀五穀未熟時固不如蕪稗至於熟豈蕪稗之比哉彼五穀不至於熟亦無用之物而已學者於此不可不深思知蕪稗已熟不如未熟之五穀則不可爲管仲之學

又知五穀之未熟爲無用豈可不勉強而自足大抵孔孟門人所見迥然不同孟子弟子所見只主狹小處求孔子弟子只去廣大處求公孫以管晏望孟子孟子固已力非之而丑且曰管晏猶不足爲歎及告之丑又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所告愈明所見愈狹孔子弟子則不然子路問君子夫子對曰脩己以敬亦足矣必反覆詳問既曰如斯而已乎又曰如斯而已乎皆類此雖失之過然所見卻不狹此孟子之門人所以不得不嚴其教也公孫丑上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端之一字極好若見惻隱便謂仁但止知惻隱須體察所以惻隱者何故如此看仁始有分寸

舍己從人人當思舜之已尙自舍了况小己之私乎若吝嗇封閉者安足知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舜看得都是善與人相共爲之而已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止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孔門之爲學

美錄七

五

進之勇而有力者無如子路當時門人不敬子路若不爲眾所服惟是孟子深知之所以多拈出示學者如論會西管仲一段如論未同而言一段此又論舜禹以子路與舜禹會子一道說子路之聞過則喜實百世爲學者之標的視之若易實體則難後世人告之以過面前不怒者則有之安有欣然而喜者唯子路之心專是求益唯欲聞過告之以過則得其所欲安得不喜人之爲學亦須於聞過之時自驗自禹以上一句進一句禹聞善言則拜未到禹地位非不聞善言只作等閑看了唯禹看得如山岳如金玉其重如此亦不自知其拜此可見其受之有力子路都無涕逆齟齬固是好又須由子路到大禹地位大抵讀古人之書聞今人之言要得受之有力且如語孟人都作等閑看故受之無力若是看得有味便是大禹孟子既說子路禹又說舜有大焉見得前三者雖是有力到舜則天開地闢四通八達到極至處大抵天下之至理渾渾乎在天地萬物之間人自以私意小知阻隔障礙舜何異於人

哉無阻隔障蔽而已子路與禹猶有工夫至舜則無工夫洋洋在天地間與天地同體天地間無非善舜則善與人同而已舍己從人唯大舜地位方盡得論其本原天地萬物一體人既受七尺之軀舍己最難唯到無我地位方能舍己方能闢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止戰必勝矣孟子論用兵之道此段自分明人多錯看了謂天時果不如地利地利果不如人和遂分輕重多以星衝山崩武王不害於用兵不知孟子之意正不如此且如何風而勝逆風而敗何嘗不取天時然不得人和亦不可山川丘陵左洞庭右彭蠡何嘗不取地利然非人和亦不可孟子如此說者蓋以近處教人且天人一道後人不能通天人爲一遂以天遠於地地遠於人孟子故指人和教之欲人自近處看又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止勝矣此皆明人和由於得道且人本不助我而助我之道本非不助我而由我之失道是人不親而道親如紂之

美錄七

六

無道微子去之箕子爲奴失道者雖親戚亦叛如武王之得道雖微盧彭濮遠在八荒之外亦來助之是得道者雖疎者亦親且荷鄉人之性惡把此一段看既人性果惡則失道者必多助得道者必寡助今人不助失道而助得道以是知人性本不惡至與臨武君議兵亦說在附民然孟子止數句盡古今用兵之道爲兵法之祖如吳子孫子六韜三畧之類止言天時地利亦不言人和而荀子議兵亦有一篇之詳蓋聖賢見得明他人見得不明以此見學問之淺深處

孟子爲卿於齊止予何言哉輔行在今謂之副使在春秋謂之介王驩正是雄烈之人有寵於齊觀其弔公行有子時羣臣皆與驩言威聲氣焰一國之所趨當時既輔孟子出弔於齊自去及反都未嘗說一句事此見得孟子待小人之法正大之體處公孫丑疑孟子謂王驩爲齊之卿其位不小自齊去滕往來經涉道路亦多何故行事都不與他說孟子答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須要看此兩

言方得與小人處之怯言王驩若出弔事曉不得我亦自與他說
不說與他時節卻是辱君命失國容他既偶然已自曉得又何須
說與他蓋孟子有公言無私言公事有未曉不與之言則辱君命
固是不可若公事外又與他私說便失待小人之體兩者須子細
看後世之待小人若太過則與之共事時公事亦不與言不及時
往往私事亦與之言看此兩句見待小人須當嚴大抵我與小人
不與言甚易惟同事共塗往返千里不與之言便見得孟子泰山
巖巖之氣象大抵君子不幸與小人共處自公之外不可與言王
驩既能自治其職矣孟子肯與之言乎

沈同問伐燕此一段人或疑簡章之脫畧或疑孟子之語未圓是皆
未然今以一章考之其初載沈同之問則曰沈同以其私問曰燕
可伐歟蓋孟子私相與議論燕之罪可伐不可伐未嘗正指齊之
伐燕也孟子答之以可亦泛論燕之可伐爾初未嘗為齊謀也猶
人之平居臧否人物曰某人之罪可誅曰某人之罪可責亦姑論

集錄七

七

其當誅當責之理爾豈遽行其事哉至於齊人伐燕或問曰止為
天吏則可以伐之孟子之意蓋謂前日答沈同之辭特泛論燕之
罪可伐耳不謂其遽以此言為然而伐之不再問齊之可伐不可
伐也詳味彼然而伐之二句蓋孟子深惜沈同錯認其意而又追
究其問之不詳也或疑孟子之言近於飾非殊不知或人問勸齊
伐燕之時蓋齊人伐燕之初而非既畔之後也伐燕之初師方有
功誅其君滅其國想齊之羣臣當勸伐燕者必幸其言之中自矜
平燕之策出於我矣豈肯反諱其言哉使孟子之言在於燕人既
畔之後尙可疑以飾非今其言在於伐燕之初則足以見其真未
嘗勸齊伐燕也及燕人既畔王則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則曰買
請見而解之使孟子微有勸齊伐燕之說則孟子當慚於王王不
當慚於孟子孟子當使人自解於王王不當使人自解於孟子也
吾甚慚於孟子此是齊王悔過之心方勸良心發見處此是一大機
會人主之意一回則天下之勢亦回正生靈之幸宗廟之福當此

時得一正人正教之其益豈不甚大而陳賈乃以諂諛之言塞其
冥心此最可惜陳賈引周公事來見孟子自謂孟子必諱周公之
事使孟子不分明說周公之過陳賈必將以不仁不智來難孟子
孟子卻先自道了句句出陳賈意外今世學者亦必言周公無過
孟子直言周公之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此最要人玩味是周公之過為兄而過名雖為過其實乃是孝悌
之心發見處與孔子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氣象正同

孟子致為臣而歸止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大凡人出處之際須胸
中有素方其未出之時使人君欲見而不可得及其言不用道不
行引身而退使人君欲留而不可得如是然後可以在道之重輕
保社稷之危安及至廉恥之風喪為士者反此其未出也人君本
不會欲見之反自欲見人君不可得其不見用人君本不會留之
反自欲留亦不可得孟子仕齊為言不用道不行故致為臣而歸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

集錄七

八

而歸不識可使繼此而得見乎此足見孟子未出之時齊王欲見
而不可得今孟子既去之後齊王欲留之而不可得他日王謂時
子之言一段此是齊王見孟子之道大將謂孟子只理會得儒者
之道而他所劣逆其所不能故只使孟子教一國之士不以當
時政事任之此心雖厚必竟是輕孟子時子以告陳子陳子以時
子之言告孟子觀此則見孟子門庭甚嚴齊王自不敢面說卻託
時子時子又不敢說卻託門人陳子言之孟子曰夫時子烏知其
不可哉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此非孟子較祿
之多寡君子之於利祿初不敢較其多寡道若行則受天下不為
泰道若不行則抱關擊柝不以為辱孟子所以如此說蓋因時子
而言人孰不欲富貴止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觀此一段自古人
君本未嘗輕士自是士自輕且古之時日中為市聚天下之貨財
三尺之童通市亦莫之或欺只緣一賤丈夫於市中為鬻僮之徒
求利之切所以設征商之法此非特孟子自處已如此亦所以教

後世士大夫使之自存體面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士誠小人也大抵聖人之心非賢人之所能測賢人之心又非常人之所能測尹士以淺心狹量私意臆度窺測孟子觀其立三說以難孟子自以為孟子無所逃殊不知孟子之恢廓廣大非尹士所能測正如以黃雀之網而欲網垂天之鵬豈不愚哉高子以告高子雖是孟子弟子然受教於孟子者淺亦未能深信孟子已為尹士之言所動如孟子之與孔子雖均是倡道然孟子之門弟子終不若孔子弟子知聖人為甚深如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即時自關之何嘗以告孔子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以其不足對亦不告孔子曰夫尹士烏知子哉此已下是孟子答之之辭尹士疑孟子出畫之稽帶若是常人必須分說我緣甚事所以遲遲而孟子方且以為速可見孟子念念不忘君之心自此以後一話一言一起一伏熟去涵泳自可見得孟子忠厚愛君之氣象觀尹士之問如疾雷

真錄七

九步 送 慶

奮電汎激如此而孟子之對渾厚和緩如在春風和氣中二人氣象便自判然如曰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見得孟子愛君之本心如此之切至於不得已而去猶曰王庶幾改之子曰望之其心愈可見至於出畫而王不迫然後浩然有歸志以孟子待齊王如此誠厚而齊王待孟子反如此之薄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使常人至一不見用則憤然引退歸心一動則雖萬夫不可挽而回然孟子到此去心略起而愛君之心復還故又曰予雖然豈舍王哉王庶幾改之子曰望之是孟子之心若得齊王略改便欲復歸其愛君之心再三不忘憤疾之心孟子元不曾有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此以下卻是箴尹士之失惟孟子分別曉了切中尹士之病故尹士聞其言亦為之歎服故曰士誠小人也知尹士以私心測度孟子固是不是而高子為尹士之言所動亦是不知孟子然而因高子之問得孟子諄諄詳說之提撕警發使後世知臣子愛君之心箇念念不忘此亦高子之力也口口昔人有以屈原作離騷可

配風雅者亦以其有念念不忘君之心觀離騷一篇三致意始言高飛遠舉鴻濛廓落神仙幻化之術中言富貴華麗聲色音樂世間可喜之事終言三江五湖洞庭彭蠡世間游觀之樂三者皆不足以解憂而終歸於愛君後世稱離騷為詞賦之祖以此也雖然屈原有愛君之心固是善惜乎其發之不以正自憤怨激切中來其言神仙富貴遊觀已是為此三件動也故託辭以自解本是怨怒卻反歸愛君上來若孟子則初無此心其言語始終和緩皆出於正此屈原孟子所以分尹士之言雖出於一時之狂狷亦君子之病特不可以測度孟子耳若後世雖有直諫者徒多至於怨懟皆是不曾講究恕之一字但以責君不能容己殊不知己不能容君如朱雲褚遂良輩君一有詞譴便至於折檻納笏後人看此二事多以為君不能容臣不知臣不能容君君不能容臣其失固明臣不能容君此亦害事以恕字觀之則遂良亦自有可責學君者欲講求事君之道須是平時開廓心中能容人乃可

真錄七

十步 選 慶

滕文公為世子 周公豈欺我哉世子復見孟子未嘗言語如何便以為世子疑吾言乎蓋孟子於世子眉睫之間自見其疑性善之說如神醫之治病望而知其受病之原故孟子告之以道一而已矣又舉成賈願公明儀之言以證之夫三子之言惟願淵之言氣象安泰孟子止舉願子之言以曉之可也何必兼三子之言而舉之此孟子教人之深意也如醫者之下藥各有次序初舉成賈之言者欲使文公去其畏心而廣其志氣如下一服服眩藥而瘳疾若不下第二服以平補之則向之暝眩必復為害是故孟子大舉願子之言者下第二服藥也使世子之氣平而安適病既已去又必賴第三服藥以固養之散孟子終舉公明儀周公豈欺我之言以固世子之信心如下第三服藥使已平之疾過加固養不至再發則終身無患此有以見孟子所以教文公其緩急皆有先後不可少差者也 滕文公上

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法禹之所制豈聖人肯為害民之舉

蓋當夏之時民力尚厚室有餘布廩有餘粟雖有荒歉多取亦不覺此貢法所以可行至商周民力不如古故助法可行而貢法不可行此亦聖人隨時制法之義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觀陳代之問已足見孟子器量高深處不仁者不敢登其門不義者不敢造其室蓋大抵人須使人來面前凡非所當爲之事欲言而不敢言觀陳代之言如此曲折亦足以見其將言而囁嚅辨文公下

志士不忘在溝壑孔子奚取焉讀上兩句須著意看孔子奚取焉一句大凡人須辦得此一著地位了方可處事自今觀之此句懔懔然如秋霜夏日之嚴孟子卻如何說道孔子奚取焉蓋辦得一箇死地位固是死若死非其招而往則徒然死於不往則爲正當中庸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非其招不往乃是得中庸處

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王良初用師法之正故往而不獲一禽乃

集錄七

上

命以爲賤工王良言我非不能蓋以正不以詭於是詭得十禽此如晏子治邑初三年齊景公責其不治欲代之晏子曰吾知爲邑矣遂出爲邑三年專事左右未及三年晏子朝君下堂而迎之晏子曰臣初三年但知治民不知治左右此君所以欲代也後三年但知治左右而不知治民而君迎勞如此以此觀王良氣象亦未爲失大抵人之所爲慮不能合於道耳苟在我既已盡合於道縱人不我知而我盡御之道矣雖不獲一禽可以無愧何必詭遇以聽於人是有以見其自信者輕今有人於此君子人也人以其不能智數巧詐爲病則必自試其能然後語人曰吾非不能也前日之所不能者不欲爲也殊不知彼小人之事君子豈以能此爲榮而不能爲病哉以不能此爲病則非君子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大凡君子之教人必隨其量如景春之識見卑下使遇子路子路必不對而孟子不以其識見卑下猶委曲教之此見孟子樂於教人處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若後世儒者各時多說謀道不謀食富貴如浮雲軒冕如土芥仕不足道如此則不起發人意又只以爲君子看得爵祿輕故放得下我待得爵祿重故放不下我豈敢自比君子君子之對則不然反告以君子急於仕有甚於眾人聞者必謂君子於仕反急如我何故不肯輕進必須疑駭求其說而不得然後徐因其疑而告以穴隙之譬使知君子急於仕如此苟不是分明見得有大可恥者亦何苦不仕哉聞者安得不感悟此孟子教人變化之妙用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止如之何大抵學者欲辨其真偽宋王偃初建國時非是誠心欲行王政止是矯情飾偽欲以行王政之說欺人萬章心地不能明便疑宋王偃真欲行王政故問孟子孟子所以答亦元不會說破宋王偃處亦不言萬章不曉但舉湯武事爲證蓋天下事舉其真則偽自可見言其是則非自可知才舉湯武之真便見宋王之僞使孟子直指宋王偃時近則招罪遠則招怨又

集錄七

上

豈爲善答問乎故曰湯居亳又不以祀蓋湯之爲湯元不曾有心去正夏偶然與葛爲隣葛既不祀於親仁善隣之理亦不可不問故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其無以供犧牲者豈真無以供之葛之爲國雖小亦自有人民社稷不過以誕謾之辭而罔湯使常八處之見其如此問我必便伐之湯乃與之牛羊葛伯又不以祀湯又問之又曰無以供黍稷又使亳單往爲之耕至於殺而奪者緣葛伯非特不祀且且貪殘之心欲殺百姓湯如此故不得不征聖人所以如此再三問者聖人之心凡道理非大段絕滅尙可救時猶且欲救之恐他萬一有歸善之心便可挽回歸之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止復讐也者大抵誕謾之心止可欺目前人惟聖人之心出於真實故四海之內同一口言之非富天下也爲匹婦復讐也此又見湯之真實處湯始征止後來其無罰先東則西怨先南則北怨皆怨之而恐其後至此與宋王齊楚惡而伐之者異矣有攸不爲臣止取其殘而已矣孟子又指武王而証

之商之士女皆以元黃實饋而迎武王之師小人則以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此與宋王之事又異矣想萬章聞之亦不待孟子言終亦自默曉湯武之真而宋王之偽此又聖賢善於答問處不行王政云爾止何畏焉者此又指出宋王不實行王政處使其真能行王政四海皆望其為君雖齊楚又何畏大抵兵是凶器凡殘虐慘刻之大莫如兵自聖人用之則變其殘虐慘酷之氣象為春風和氣之氣象聖人用之則如布德施惠眾人用之則為殘忍慘刻此無他聖人一於仁而已

陳仲子之廉大抵聖賢之見須見到底戰國之時蘇秦之徒日操從橫變詐之術以干時君惟恐不食君之祿居君之位其貪利嗜進之風庸人亦莫不厭之而有陳仲子者退然自居於陵雖兄之祿亦不食兄之室亦不居在常人之見則以彼準此豈不謂之廉乎然而聖賢之見則以謂凡人之善出於強為者決不能久何者強為者不安於人情焉可謂其誠廉也孟子又謂以其小者信其大

集錄七

志 選 虞

者奚可哉然則陳仲子之廉其出於強為者乎
徒法不能以自行不知所以行之皆虛器也 難其上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雖心思有餘亦必加以法反作聰明亂舊章者焉足以知此
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知乎不因亦可為也 有因則易為力

上無道揆而下無法守也初無精粗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上賊其民者也理盡則事盡有毫髮不盡處便有毫髮病在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止自求多福聖門之學皆從自反中來後世學者見人不親不治不答只說枉了做許多工夫或說好人難做此所以工夫日退一日聖門之學見人不親不治不答反去根原上做工夫所以日進一日蓋仁者愛之原敬者禮之原孟子又言非特三事如此凡事有齟齬行有不得處盡反求諸己使表裏

相應而後可如一分未盡便有齟齬如果十分正當天下自然歸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命天命也天命流行不息配命則純亦不已多福者百順之名本不在外自求而已大抵天下事果不在外只緣人信不篤孔子所謂求諸己求諸人正是邪正聖賢君子小人分處孟子此段乃學者切要工夫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止天下平民秉彝良知皆性之固有禮義何嘗暴人人常自暴於禮義仁義何嘗棄人人常自棄于仁義看孟子此段須是反復于自字上看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聖賢但有心于教人無心于絕物若但看二句却是聖賢絕物須是自字上求然後見聖賢憫惜人之自棄暴處孟子之意蓋謂人自暴矣我雖與言彼必不信任人既自棄我雖欲教之有為彼亦不能為此所以尤可憫惜也

集錄七

志 選 虞

獲於上直言正諫豈足以獲於上甚者乃云我能取信自然獲於上不知其平日之心不誠信安能一旦為誠信須是平日見信然後可故曰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者又須是能悅親如不能悅親於朋友之際間雖有誠信而非發之於內常時固可遮藏偶然遇一大君子則不能掩故曰不悅於親不信於友矣悅親有道非三牲五鼎為足悅親須是承顏望色方為悅親又須是出於誠誠者乃與生俱生固結而不能自解故曰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孟子此章一句緊一句漸漸入來蓋明善乃理之極外更無所加損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止是要從近處看今之人其於事親從兄事上交友之際固有時乎中理然有時又差了一毫雖到九分九釐盡有一毫差則併前都差如行九十九里忽差路頭則都不濟事此所以要明善明善要明得盡
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恭儉之弊必至於侮奪蓋恭必過禮見不

當加厚禮之人亦以厚禮待之是侮人也儉必吝吝於所當子者或不盡子是奪人也唯中禮乃可為恭儉

父子之間不責善非置之不問也蓋自常有滋長涵養良心底氣象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事非專於奉事之事故是一舉足一發言不敢忘父母之意蓋念念常以親為事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止克有罪孟子謂樂正子曰止而以備噉也

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孟子問魯欲使之為政喜而不寐乃門人

之最高者大抵學者分守甚嚴最不可苟樂正子豈不知王驪是

便佞之人必非從之求爵位其從子敖本是欲見孟子一時貧乏

不免依附不知從子敖後操縱便在其手被他牽惹轉動不得故

必待舍館定然後得見孟子孟子又言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

備噉也此正坐樂正子罪徒備噉耳非是為干祿既非干祿便見

處之不審於苟字上看不破學者於義所不當為者纖毫不可苟

才苟就便有轉移抽身不得處樂正子本是欲見孟子一為備噉

集錄七

孟子

已入陷穽況自備噉至利祿自利祿至權勢者乎伊尹一介不以取諸人正權此耳

仁之實事親是也止樂則生矣仁是人之本心渾然一體至從兄則

有等差品自此乃心之運用故為義要之仁義只是一體樂則生

矣此生乃精神生動之生亦如言此物有生意

仁之實事親是也只如此說於己不相干須實就事親上看則方真

知此是仁之實

仁之實義之實一段須看實字弗去是也學者欲為仁義須於事親

從兄上體察此心又須是弗去

舜生於諸馮止西夷之人也自古聖人非不多也獨指舜文為東夷

西夷之人何也蓋相近之為同未足以見其真同惟相去之遠理

出於一此其所以為同也難更下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止寇讐何服之有君臣本非論施報之

地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此天下之

常理申公謂王氏於孔子對齊景公問各添則字云君不君則臣

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為王氏敗後世悖逆之端自今觀之王

氏之說與孟子說大略相似前輩卻不敢道不是學者正當講究

蓋孟子是言於宣王之前而王氏解經以詔後世此所以邪正自

辨蓋戰國之時齊王正待臣之薄故孟子以苦言藥之而王曰禮

為舊君有服王發此問蓋有見於人而無見於己一向於人上求

之故孟子不得不極救其失此蓋孟子見王專求於臣故孟子亦

專求於君故曰諫行言聽止何服之有欲宣王知臣道不合而去

君猶未敢絕之今臣有故而去則加以三無禮宜其以為冠雝而

不服也觀孟子之言似覺峻厲無溫厚和緩之氣何也蓋孟子之

言有謂而發善適戰國之時齊王之病已深使孟子不苦其言則

其病不瘳譬如桔梗猪苓雖不如參朮之上品而亦視時為主蓋

其病深者其藥不得不毒其過甚者其言不得不峻然使孔子遇

齊王必有不費藥石不動鋒鋦自然敢發之理此又卻是聖人事

集錄七

孟子

中也養不中也養不才止其間不能以寸大抵天賦人以才乃是

使教未通者若自有其才而不以告人是負天所賦我之意且如

有一鄉之才是一鄉之耳目有一州之才是一州之耳目夫中也

養不中止不能以寸蓋人本一般只是有通不通若教得彼通未

必不反通於我非特有益於人亦於己有益如中與才者棄其不

中不才則雖能有於已然既負天所賦則賢不肖相去能幾何雖

然如此亦須識並行不相悖之理若情意未孚但當委曲開誘使

其自知所向不可強之而反以取辱也

中也棄不中也棄不才若不能養便是中不才故相去不能以

寸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勿為唯大人方能去得盡若非大人安能

去之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止士可以從士與民近大夫與

士近若尚有一節在則去時可和緩待其刑戮及身而後去則已

不及矣

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孟子見當時陷溺之深唯欲見人不善處說徒快一時不知後來有患孟子明說此亦是提撕當時人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止非行仁義也孟子之意蓋謂人之初生飢食渴飲趨利避害與禽獸爭得不多然人之所以為人者只是爭

這些子人既只有這些子庶人卻去之便是與禽獸爭不多了惟君子能存之學者最當看幾希二字庶物者天地山川飛潛動植

無非物也人倫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即人倫也人之身皆日見庶物自不能明日在人倫中自不能察惟舜獨能明獨能察

此孟子舉切要處教人當於明察二字上留意然舜之明非是後世以察為明舜之察非是後世太察無徒之察但行其所無事故

孟子謂舜由仁義行此下兩句與上兩句一般然此一段孟子前既說君子存之只以舜為證後人看之卻以君子存之為得之淺

舜由之為得之深遂分君子聖人聖賢本一理正不如是而今人

觀舜只典讀看舜如何會見得舜卻不於目之所見身之所履求舜故孟子舉目前道理教人學舜下手處

禹惡旨酒坐以待旦大抵惟是識聖人者方始說得聖人分明若不識聖人者皆不敢於平常處看聖人惟孟子識聖人破故敢指

日用平常事言聖人且如湯子不見聖人故臆度聖人乃曰聖人聰明淵懿冠乎羣倫卻把大言語包羅意要說得聖人著今若要

識聖人須是把識聖人底及聖人自說底言語看如孔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若把而今人看止

是常事孔子為孔子只是如此大凡人於習俗之中有味聖人於冷淡之中有味聖愚只是倒轉過所以惡旨酒好善言然非止

此二事大率當以此推之湯執中立賢無方而今人都不識中纔說中時便有方了且如一室才指定中便是有方聖人於事事物

物無不有中唯湯以中存心故天下亦皆如湯此所以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常人只知一身痛痒若稍疎遠便不覺唯聖人通

天下一體故能如此望道而未之見如趙岐說以後世心量文王都小了文王此即是之德之純如易用九無首孔子謂丘未能一

皆是一般氣象若自以為見道便不是天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人皆言近易遠難殊不知遠近一理豈有能治近不能治遠者是

心苟存則遠近皆舉今人所謂近治不過以文法束縛非真能治近也故遠亦不能治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且聖人備道全美

有甚欠關思禹思揚一聖人足矣何故思兼三王思兼二字且各自思量看其有不合者此合字非是合事迹蓋合內外之道內即

是理外即是事如聖人亦自有未合於內者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敬人者人常敬之人本同心但所存處不同仁是混然一體處禮是行之節文不亂如仁

義禮智信謂之五常自五常之理推之又如恭寬信敏惠及剛毅之類其名非不多何獨惟說仁禮蓋仁者人也仁之一字已自盡

了更說禮字又可以知其等差高下天下之理除了仁與禮更有其事仁者愛人而人常愛通天下皆在愛之中自著不得乖戾有

禮者敬人通天下皆在敬之中自著不得慢易雖然天下都在和氣中亦不免有蟻賊虎狼自不害天地之和氣此所以雖通天下

一愛敬而亦未免有橫逆故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止於禽獸又何難焉小人當此橫逆步步只去人上求君子當此橫逆步

步只去己上求此可見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又言此物奚宜至哉蓋有根便有芽吾愛敬中本無此物所以致此物者必胸中之愛

敬有所不盡也又說自反而仁而禮其橫逆由是而又曰我必不忠夫仁與禮通徹上下自足以該括天下之理如何更說忠字此

一句極要人看忠之一字非仁禮之外別有一忠也蓋盡己之為忠仁與禮稍有不盡則非忠矣自反而忠到此在己自無不盡橫

逆倫如此乃彼被人欲蒙蔽非其真心乃其妄心且如人在昏醉中如何責其禮數在顛狂中罵詈如何與之較是非墮於此時與

禽獸奚擇如何詰難蓋彼正在可憐之中後人看此一句不可作孟子怒之爲禽獸若是怒之乃是爲彼動了學者須當體會不可錯認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止君子不患矣君子所憂之事與小人不同君子以是非賢否爲憂小人以吉凶得失爲憂君子所謂終身之憂如孟子下所言憂不如舜耳若所謂一朝之患非禍患乃憂患之患夫外物之來豈可前必君子非無一朝之禍患也如成湯夏臺之囚文王羑里之獄孔子陳蔡之厄孟子在薛之戒皆禍患也但君子樂天安常處順夫何憂何懼且如舜聰明夫豈易及孟子乃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此一段極見得古人立志之廣大處今人見一稍出已數等者便仰望不敢比並况於舜乎此所以自暴自棄君子則不然直說道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才要做舜即便做舜更無等數更無漸次學者立志固當如此此一段學者能體認得爲學之道無有不備以之修身則平坦常無憂患以之待人則不見有可怨惡處以之立志則自

集錄七

十九

不卑污此學者修身待人立志之大法知得此一段之意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可怨之人亦無不可到之地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是則章子已矣大凡人須是有所見不可徒從眾使幸而遇唐虞二代之世毀譽公則隨之以爲是非固不至差失不幸遇春秋戰國毀者未必是小人譽者未必是君子若已無所見徒然徇眾必致是非易位且如西漢末吏民伏闕薦王莽者萬數若從眾則王莽是好人所以學者須當曉得從眾道理左氏傳曰善鈞從眾夫繞角之役韓范魏三子如何敵國人諸大夫之眾今不從國人諸大夫而只從三子却謂從眾此蓋不論人之眾寡而論理之眾寡匡章之不孝且不可與言况又加禮貌此萬章自己無見且隨是非所以有疑於孟子也故孟子舉世俗五不孝告之孟子不舉詩書易春秋而直舉世俗言何哉蓋萬章是信世俗者故孟子因其信世俗而以此告之大抵毀譽只信虛言則易舉實事而證之則難匡章所謂不孝皆世俗虛言都

不曾舉得實事孟子所以舉此五條辨之又舉出妻屏子以明其本心由於責善不相遇三字極有意性以爲不相得非也語曰事父母幾諫蓋人子於父母或有未盡處當下氣怡色從容俟可言而言之乃思義無損而彼此相投然章子本心則初非不孝如出妻屏子痛自刻責如此孟子故指其本心而言之要之匡章必竟未盡孝道故致父子異處夫匡章孝道既是未盡而孟子禮貌之何也蓋人最可貴者口口口口者亦悔心人才能悔則便有進善之理如伊尹之於太甲只取其自怨自艾今匡章能有悔心而獨處自省凡出妻屏子皆是其悔心發見孟子欲因此引進而成就孝道匡章資質本好其所以得罪於父者正以不相遇大抵才謂之責自然不相遇且如我十分言語與人言適逢其怒反見得不好便是不相遇如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此便是相遇且匡章謂之通國皆稱不孝則當時責其不孝者不獨一人蓋皆以其可責而責之亦責備之意

集錄七

三

萬章問舜往止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大凡人心量不同觀長息之問可知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此一句極好何故舜之胸中境界非常情所知舜能不失赤子之心天理明白所以與父母異形同氣才有不得父母之情則號泣于旻天長息胸中狹隘與天理異故見舜之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以爲驚怪爾此公明高所以曰是非爾所知也

觀萬章之問與長息之問兩者只一般然公明高之對則止此一句而孟子對則口口口口如許詳悉者何也使長息能領畧公明高之言則公明高固不待多言長息既未曉而只告以一句雖事理俱盡然于教八之道未盡也孟子欲盡教人之道故不得不詳言耳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忍蓋孝子之心與親相通不會翹然無情也然而言亦有雖是正理而不近人情者萬章之言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此四句固是正理然都不曾去求舜之心與父母血氣貫通處所以不見得舜之心我竭

刀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下四句須是細看自常人言之必以為我既竭力耕田以盡其子職父母若不愛於我於我亦奈何哉亦任之而已舜之心卻不如此蓋置之無可奈何以之待他人則可孟子之所謂於我何哉正人子之心欲求其所以得罪於父母之故而不可得反置推原於無推尋處正見得舜之心帝俊其子止無足以解憂者何故皆無足以解憂此理極易曉且以一身言之疾病在床憂切於身則雖珍寶奇貨羅列前後與我都不相干使人能推此心視父母之身與吾同體則知好色妻帝之二女皆不足以解舜之憂亦猶是也觀孟子所說皆見舜良心不失處人少則慕父母此良知良能真心所在也因長大則為物所遷故遷父母之慕以慕其他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此皆為物所遷也今人之觀此既知其為物所遷又須知元不曾遷底道理何以知之觀慕之一字可見慕父母以至慕君所謂慕者元不失但用不著

集錄十

三

耳以此知天理之自然者本不會失然慕少艾妻子固不可君臣亦是天倫之正何不可慕此當玩味孟子之意觀下一句便見得此之慕乃人欲而非天理欲分別天理人欲真心偽心甚不難且如舜之慕父母有不得于父母便號泣人之慕君有不得于君便熱中觀舜之號泣見得舜真心發見如有隱憂之氣象喜怒哀樂已前事全不會亂至熱中便有人欲煩擾焦然煎燥氣象只看適意處便見天理由何嘗有熱中五十而慕此只記實事想舜年五十父母猶見故也萬章上

父母使舜完廩止奚偽也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與鹿豕游及其間善則若決江河而莫能禦蓋舜胸中之廣先若江河及其一決則沛然莫能禦觀此則見舜之胸中孝弟友愛洋溢乎中及象有片言觸發則舜便喜後世見舜如此皆於強中看不知奮陶思君爾一句却是象自說舜安得不誠信而喜之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癯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上何以

為孔子論聖人者有二有以己度聖人者有以聖人自解者或人若不是要主非其人便借孔子來自解他自是主非其人卻道聖人亦如此也孟子所以謂好事者為之也乃是提醒萬章處如彌子要使孔子主己卻不敢來孔子面前說方且宛轉致其意於子路於此見聖人之德溫而厲威而不猛使小人儻然望而畏之自不敢干以非義大凡彼以不義說我我以正義折之固足以勝彼然已為他所說不若彼人自不敢犯之為善也若剛方正直之士當子路之告亦必厲聲作色以拒之而孔子方且曰有命其言雍容和緩尤見聖人所養之厚度量如天地之大自孔子進以禮以下數句卻是孟子說孟子前既言孔子不主癯疽瘠環至此又卻反覆舉斯數語者蓋緣孟子所與語者乃萬章萬章為人根器稍下故孟子不得不諄諄提醒也凡人處事於和緩之時則易至於處迫忽遽則難當流矢在前白刃在後鮮有不變其所守者惟透得此關過方為聖人當孔子遭宋司馬將要而殺之時微服過宋

集錄七

三

猶且必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既諡曰貞其人平昔可知夫孔子當思難之時猶且不肯主非其人而況於衛於齊肯主癯疽瘠環乎雖然在眾人觀孔子於齊衛處之則易於宋處之則難然聖人視患難死生如一初未嘗有難易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近臣乃公卿大夫也若公卿大夫所薦之人不賢則其人亦可觀觀遠臣以其所主遠臣乃在下之臣也在下之臣使其所親附者賢則其人心賢所親附者不賢則其人亦可知大凡在上之臣別無職事只以薦賢為事且如前輩多置人物衛平居錄其善狀至於當路則次第用之故人才無遺雖然在上之臣所薦或非其人尚可以謬舉為戒後來別薦舉賢才猶可以贖其過若在下之臣所主一非其人則終身陷於小人之黨谷永是也雖初之所主非人亦自有轉移之理而不可因主非其人便自暴棄不能自還故陳瑩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不至於亡此亦教人自新之路也前輩亦自有寧身受惡名先主小人後卻正義為天下

之膏梁何啻芻豢之於藜藿合聲廣譽施於身者充實而有輝光則在外之交繡豈能移奪今人於仁義道德之名誰不知之唯不實有諸己不知其味故不知其果勝膏梁耳今聲廣譽施於身此非先人之稱譽乃其充實而有輝光者

仁之勝不仁此在於熱之而已天下道本自分明正緣人見識不到便口口不可行不知正不干口事人自不能行道孟子此段正欲驅除此病故曰仁之勝不仁也口口口口口口後來人淺心狹量不為善者固不足論纔為善者善善口口口口得一分便貢十分且如水勝火口固是至於火不滅不說水少只說水不勝火此何與水事是水不多耳且如市人平日狡獪無信一旦偶然為信人誰信之及人不信便說好事難做不知十年狡詐一朝畧為善如何勝得十年狡詐學者亦然早問學問為善晚問便要收利如早問學種田晚問便要收稻豈有此理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兩段義理相通前一段為不信人說後一段勉學者且子路功効如

集錄七

孟

何比得管仲使子路易地在戚公時未必能合諸侯正天下成伯功尊王室曾西所以羞比管仲不敢望子路雖未成就猶是五穀管仲雖已成就却是稊稗必竟種子不好五穀未成必竟是好稻大抵人為學須要徹曉若論五穀稊稗相去何啻千萬然五穀若不至於熟亦不如稊稗以此知學者須成就若不成就不如常人常人僥倖學者不僥倖常人欺人學者不欺人常人趨利學者不趨利然學者若涉世道理疎又不得聖賢入道之門如此雖不能欺人必反為人所欺此所以反不如常人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一句極有理自家只向前做譬如五穀他未熟但自耕種自然可以供祭祀享賓客人但自力於學如書所謂念終始典於學到熟田地為堯舜為孔顏無所不可

弄之教人射止學者亦必以規矩大抵小而技藝大而學問須有一箇準的規模射匠皆然未有無準的規模而能成就者今之學者何嘗有準的規模欲求準的規模在學孔子而已且如三尺童子

學射方能執弓矢須便以中的自期今人不敢望孔子安能為學百工皆有規模今之學者反無規模始不知始終不知終不知成就亦不知不成就此最為學大病惟是有準的自然無狹小之患有規模自然無汗漫之患兩者兼備為學思過半矣

孟子曰舜發於畝畝之中止安樂也孟子此一章謂憂患艱難方是大大成就處自舜至百里奚其學問之淺深醇疵功業之小大汗隆固不同皆是艱難中成就此所以孟子併數之何故說舜傳說又繼以孫叔敖百里奚奚正要難舉小大之成就皆自患難中得譬如草木固是雨露發生惟經霜雪方堅實所以天降大任必須勞苦饑乏以鍛煉成就動心忍性者凡人安佚則心不能動不經禍患則常任性此性乃氣質之性今人所謂性急性福之類急時一患則福時一向福要得漸漸舒平須身在憂患中到得要丟不得時始能深思遠慮是所謂增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且如無事時戒酒皆非實見因一次酒失方知酒真不可飲又如無事

集錄七

孟

時豈不知江行之險經一次遇風濤幾覆舟後必須相風色然又有過而不改者此不足論衡者如一件物衡在胸次無處置時方思得真道理微於色發於聲思難切已深入吾身形為悄然之色發為慨歎之聲到此方知都是切已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今人見憂患要求脫見安樂要去就蓋錯認安樂是生處憂患是死處故孟子特指真生真死處示人此一段警動人極深然學者志不立一經患難愈見消阻所以先要立志譬如金若是真金愈鍛愈精此段又當與下段同看皆是天與聖賢成就人之爐鞴但人無本自不能受耳告子下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仁深也有意造作皆非至言彼悠然而言我泛然而受其入於人也自然甚深故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蓋天理上不可添一件添一件則是安排其入人必有限量安能深乎如古人法帖非不多名於世者獨王羲之而蘭亭乃草耳蓋有作則可能無作不可能故也盡心上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止 如此而已矣孟子此一章指示人甚分明人之爲人學之爲學無他但則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而已二句於人修省工夫最切常人欲爲便爲不欲爲自然不爲何故孟子却說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此大要玩味且如說一箇非義所謂不忠不孝不廉不信皆人所不爲人亦皆要不爲到得私意克不過有時爲所不爲有時欲所不欲天下事固有克私意不過者分明見得却爲之是乃明知故犯當下做事當下自知君子爲學無他但充養不爲不欲之心而已大抵本心與私欲最要人精察方其私欲起時裏面自有本心自有天性其要在就不爲不欲上充養去做工夫自無爲而大有爲自無欲而大有欲充養將去及其至也便可識可欲之謂善

孟子曰孳孳爲善者止利與善之間也大抵人之心未嘗不有運處如天之寒暑往來則見天之運用如草木之生根脈通流亦未嘗不運用孳孳在舜則爲舜之妙用孳孳在跖則爲跖之妙用其爲

集錄七

三

妙用則一所以用處有異故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今人說好事不可放過須是遇好事必做此說固是然必待好事然後做不知所謂鸚鵡而起孳孳爲善是爲甚事然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未必常常與事相接其一箇孳孳不已自朝至暮必有所用處

孟子曰楊氏爲我止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夫楊墨之叛道孟子闢之固深切著明却有子莫一等病難識大抵近者是遠近之一字却是誤子莫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各守其偏去中爲甚遠然或有一人救之云此非中道未必不圓歸於中却近惟是子莫自以爲能執是中却最害道如中庸說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人說小人中庸欠一反字亦不消著反字蓋小人自認無忌憚爲中庸如後世莊老之徒亦子莫之學如說不死不生如說義利之間皆是不得時中之義止於兩事中間求其中如何會識得中大抵時中最難識故前輩論有長

短之中有輕重之中因舉扇以示人云徒知長短之中而不知輕重之中則如子莫止於兩事間求其所謂中不知有非仁而非義而義如何不審輕重若使中有定所加仁義禮智信只消按定本去做惟其無定此君子所以欲明善審是時中之義子思發之於中庸如孔子亦未嘗不言如易之消息盈虛春秋之褒貶是非未嘗不是中學者能看得易與春秋自然識得中

豈唯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全得其正須是聖人齊宣王欲短喪止教之孝悌而已大抵論天下事謂不可十全做且做得五分猶勝不做不知才說且做五分時此苟且之心便生此五分終不可做大凡做事須是拔本塞源然後爲善且如人改過斷得九分留一分未改此一分惡終久必發見不特是發見又且支離蔓延未必不連此九分壞了當齊王欲短喪爲公孫丑自當拔本塞源言之卻與之爲善言者正孟子所謂軫兄之臂而使徐徐者也公孫丑又謂今之所以爲善喪亦不特我爲之雖王子

集錄七

三

亦有數日之喪使常人處之欲謂一人卻又爲其挾例以爲說必云王子事亦不是公孫之意亦逆計孟子如此孟子卻取王子蓋宣王與王子兩事自是不同蓋王子所以爲數月之喪緣是有君父之命上有齊王禁之使不得爲雖王子欲終亦不可得改曰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者謂王子時雖行之一日猶可勝不爲況數月乎若齊宣王既無人禁得又欲短喪況公孫又告以君喪是可爲而不爲此病在心上故曰莫之禁而弗爲也此又見孟子之心地與公孫丑異處

有私淑艾者聖人於最頑鈍處尤著工夫且人之治病尋常病易治其診脈觀色皆易爲力若起病最危須是特地著意與他看此又却非私之私之所以爲公也

天下有道則天下無道時不說道方才有蓋元初自有道天下治時道便在天下天下無道時不說道真可絕蓋道元初不曾無天下不治道不見於天下爾以

道殉身者如堯舜文武仁義禮樂皆燦然在人耳目精神心術亦昭然於人當時賢者但恐吾身不能從道而已故以道殉身以身殉道者桀紂幽厲時教化不行人心不正當時賢者以道自任必欲使人知道當自我而明則責在賢者故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人者既曰以道殉人必有所謂道既已知道自然不肯殉人孟子何故說此句蓋道不可一毫加損若小有不盡便非道況殉人乎孟子所以說此蓋為下等賢者設當時去孔子未遠尚有緒餘故下一等人有急近效而救世者皆多屈於道曾子在武城冠至去冠退返元不曾去殉人若子夏在西河上為魏文侯所尊貴則亦能無所屈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更有二焉大凡學問之道必以遜志為本古之賢者之答問也禮恭而後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與言道之體色從而後與言道之至滕更於此五者之缺有二焉孟子若便答之適所以增其驕慢之心而蔽其入道之路耳然孟子不答更

集錄七

三

必思其不答之故恐懼自責舍其所挾此時乃可入道是乃所以深答之也

於不可已而已者其退速道不可以一毫加亦不可以一毫損加損非道也於不可已而已於所厚者薄世所謂不及者也其進銳者世所謂過者也然要諸其終則其失惟一世或疑過勝不及莖未嘗觀其終耳此聖賢之於道所以為輕重之權衡也

可欲之謂善世人所欲者不過爵祿聲色貨利之類其始為所迷惑孰有知其不可欲者及夫後來困窮疾病以富而致怨以貧而被禍方始覺悟知此之本不可欲若件件事如此類觀之有所害者皆非可欲之事惟有一箇善由之而安終始無害乃是真可欲者非孟子見得分明豈能如此說有諸己之謂信凡人之患在於不能自諸己故無緣信得及且如貪蠱之人豈信世間有不食者巧詐之人豈信世間有至誠者蓋自無此境界也如孟子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蓋孟子曾中有堯舜境界故信得有此理盡心下

可欲之謂善乃孟子指全體示人處當於乍見孺子將入井之時體察涵養有諸己之謂信乃學者下工夫處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無受爾汝人皆有之須是理會無受爾汝之實如人欲自重當理會自重之實

學者最當於致知處用工如哭死而哀非為生經德不圓非干祿言語必信非正行夫言語自當必信初不是異事自今觀之正行之人亦是好人要之才說正行便不是正此蓋從病源說

孔子在陳斯無邪惡矣學者不長有病具無病如作文作出後方見工拙如做官做出後方見是非有工拙有是非固是及渾然無失之人比之袖手不作不向前做者則大勝矣蓋出來做後便

見得病方有下二可整理處若不出做則雖有病無下手處豈不費力故病浮見於外者病根猶淺病伏於內而不見者病根最深如鄉原之人不特是病伏在內而且擁蔽障人言病故孔子止取狂狷之士使天下之士皆得中道豈不可嘉惟是上一等人難

集錄七

三

得如狂者猶是做出來也若以取之萬章不知卻以此門孟子故孟子明說如琴張曾皙牧及者孔子之所謂狂者其行而不掩焉者不是言不副行其志甚大但不能無病耳觀子張說我之大賢欺於人何所不容又言如之何拒人子張之意似欲無賢無愚無君子無小人皆包羅天地之無不容此是甚氣象及觀其同門者譏之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子張雖有此度量於辭氣間猶未能充是心到力不到曾皙當二三子言志時欲風乎舞琴詠而歸則是顏子陋巷亦不過此觀此一段氣象則是春秋晚周之時直有唐虞三代之氣味曾點豈不難得至季武子死則倚其門而歌直是容一箇武子不得亦是心到力不到此之謂狂狷者度量甚高止是力有未到處耳至於狷者則又介然自守是其次也狷者亦是出來向前做不是不出做而無病可整理者故孔子皆與之若夫鄉原最是難辨孟子曰同乎流俗合乎汙世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此四句最得鄉原之情世間止有兩等
人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兩邊人須有一邊不喜如鄉原
是兩邊人都爲所欺同流俗合汙世則下一邊人喜之似忠信似
廉潔則上一邊人又爲所欺此謂德之賊如何謂之賊謂其似德
而非德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大
凡世人喜與同類者合且如好兵者見言兵便喜好貨者見言聚
歛便喜孔子是中道狂狷者只是一偏之士孔子卻取之鄉原近
中道而孔子最惡之以此見聖人深明乎疑似之際故聖賢之辨
論不辨其不足辨而力辨其疑似者孔子不與陽貨辨而與少
正卯辨陽貨之不仁世所共知少正卯言僞而辨行僞而堅故不
可不辨孟子不與申韓辨而與楊墨辨申韓之慘刻不仁世所共
信而楊墨爲我兼愛故孟深闢之故曰惡似而非者後面一段只
是教萬章以正心之說其曰經正則庶民與庶民與斯無邪隱凡
厥庶民不論賢愚均有此經只緣吾心之經不正故不能喚起人

集錄七

三

心之經吾心之經既正則事事可正此是正人心之說大抵君子
之心常於身上求不是責他人且如元氣不正則疾至我若能自
治元氣則自無疾矣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八

門人集錄史說

續金華叢書

大抵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於左氏紀傳之體始於司馬遷其後如班范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絕至於編年之體則未有續之者温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云知伯貪而慎故韓魏反而喪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然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得失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事温公論之詳矣今姑言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是有藥山又須是會采若不能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對曰人之所游觀其所見我之所游觀其所變此可取以爲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知識亦

集錄八

一 步 選 題

可以高方爲有益

温公論才德自分明但說德者人之所嚴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此卻更須推求如汲黯以嚴見憚東方朔朱買臣之徒常在武帝左右蓋所尊非所用所用非所尊又如唐太宗最善用人若王魏温薛雖曰尊用而封德彝宇文士及之徒日夕狎愛此所以不能致三代之治然此又當求其本源凡人胸中本自有德則見有德者自然與我合若自有才則見有才者自然與我合如唐德宗初雖用崔祐甫陸贄後乃用盧杞裴延齡韋渠牟之徒以成禍亂蓋德宗胸中與小人合故見盧杞之徒自然與之親合也以是知得天下病根本不在外知氏趙氏之興衰不在於晉陽交兵之日而在於立後之初天下之事正其本而已矣

天下之言有近理而非者此最難辨如趙魏二子辭絺疵之言而謂知伯曰夫二家豈不利朝夕趙氏之田而欲爲危難不可成之

事乎此兩句最近事情然自古陷於詐謀者多以此等語言蓋論目前之利害似是切要而其中則不然也

豫讓爲智伯報仇此雖未中節然亦難奪其言有可取者有害理者如曰既已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一心也此說甚正至於所謂所以爲此將以愧天下之人臣懷二心者此則甚害理蓋愧之一字見豫讓處心錯處大凡見危授命乃是道理當然豈因有心愧不授命者然後爲之

魏文侯號爲當時賢君然所以號爲賢君者蓋當時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徒相與扶持之故也然亦是聖人之功蓋孔子培養許多賢才在數十年之前散在諸國故能使其君爲賢君如文侯問鐘聲心術微若便有田子方救正又如樂記載古樂今樂一段可見文侯之賢皆賢人扶持之力

人心各有所偏偏於此必廢於彼如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蓋一心於武則倡優自然拙此所以審於鐘聲必聳於樂官也

集錄八

一 步 選 題

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夫富貴固不可以驕人貧賤亦豈可以驕人驕之一字使用公有之尚不足觀況其下乎子擊欲以勢驕人子方欲以學驕人二者之失則一子方本于夏門人歷於戰國不免爲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驕人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流爲莊周傲物輕世

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對極有體大凡不在朝廷而論朝廷事止可泛論六體不當明言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故李克初只說卑不謀尊及文侯再問之克亦不明言成可璜否止言觀人之法使文侯自觀而得之及李克出見翟璜璜忿然作色而終屈服者蓋始謂克明薦魏成而不知克止泛論大體也以是知不在朝廷而論事者止可泛論不可指名對州縣官言亦然

吳起爲魯將娶齊女爲妻魯欲伐齊遂殺妻求將起未必專是貧官只緣起學得兵法精便被他使作求逞其技能以此知不爲技能

所使者難然吳起卒爲魯人言樂羊伐中山對使畜食其子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易牙事齊威公盡嘗天下異味獨未嘗人易牙遂殺其子以進樂羊食子易牙殺子吳起殺妻皆是於所厚者薄凡人於所厚者厚之則人亦厚之於所厚者薄之則人亦薄之此其所以終於致疑也起爲人貪財好色及爲將則與士卒同甘苦非起前貪而後廉也前之貪貪財也後之廉貪功名也漁人以餌致魚非能捨餌也欲得魚耳

田文乘間說其父曰君私家富累萬金而門下不見一賢者又尙厚積多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自常人觀之田文之豪似勝田嬰之吝殊不知二人皆是私心田嬰之私心人皆知之少有以田文爲私心者田嬰蓄財不肯自用乃欲留以遺不可知之子孫固不是田文取其財而用之又不過養許多鷄鳴狗盜之徒又爭得幾何嬰之失在於貪財文之失在於貪名二者之失則一須於此事求其酌中乃可大凡天

集錄八

三

生萬物將欲留與天地間人同用須使人人均足方是兩間正理一或不均便是暴殄天物且如布帛粟菽人人所須泉貨金具人人欲用今富者乃封之倉庫至於腐壞貫朽豈非暴殄天物此所謂閉天之惠正是竊郭君之病天生萬物人皆可用今乃欲攘以爲己有然從散之及人此所謂盜天之權正是孟嘗君之病閉天之惠其罪固大盜天之權其罪亦大古語云廣取不如儉用此語亦有理所以不敢廣取正是不敢閉天之惠所以必儉用亦恐盜天之權故也

楚元王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忘設焉穆生日可以逝矣申公白生止之不可竟謝病大凡看人最不可就事上看如就事上看則是按本之學此一段固是穆生知幾或有人尋常待我厚一旦偶遺忘終不成便去須是心地明白澄淨如禮記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須是此學中來然後事事看得破申公白生日獨不念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此三句

最爲近理移換得人自非穆生守之堅見之明安得不留今有勸人殺人而人不從者以其不近理也至於以近理之言勸之而終不爲所移斯可以爲難矣

魏其爲丞相籍福賀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人不能今以毀去矣大抵兼容善惡有爲身計者有爲國計者爲身計者善者吾用之惡者亦用之不過朋黨眾盛更相輔助此不過持祿保位之小人不足論也若爲國計則善者使居於內當陳力就列之任惡者因其才出居於外或使效一小官守一小職處之各當其任如此乃是通達治體之君子大凡天生萬物不無善惡要之欲各得其所如城邑市井則人居之山林藪澤虎狼居之江海沮洳魚龍居之雖有善惡而各得其所故謂之兼容非必白黑不分賢愚混雜始可爲兼容也籍福談說之士觀其語意不過勸寶嬰爲己耳然其言亦有可取者如戒以善善疾惡此四字最

集錄八

四

好善者以爲善惡者以爲惡此乃是正理若善上添一喜字惡上添一疾字便是爲他善惡動了祇緣義理之上不可增減分毫大抵常人之言有與聖人之言相近者最不可不察如籍福所言寶嬰喜善疾惡與聖人所謂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大率相似然寶嬰反以此敗者何故只緣聖人之言求諸內寶嬰之事求諸外聖人使人見善則省察自己常恐不能及見不善則省察自己恐被人染著此所以爲聖門學者之事至於寶嬰之喜善疾惡則此心一向在外只管看他人善惡卻都不自檢點此其所以招怨而取敗也

漢至成帝百餘年矣文景武昭宣之盛爲兩漢之冠永光元年以詔條責丞相御史猶云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義風俗之難移如此

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諺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

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天下之事最是互相譏揣妄分清濁爲禍最大此一段正是學者大戒且如房周賓客初時說此二句實字舍中相譏諷刺亦豈知自此致天下之大禍大抵此等語相傳一人傳二人自二人傳之至於一州一縣夫以一人而當一州之怨自然必致殺身又推而廣之豈不大可畏哉大抵爲學須當推廣大心凡執卷皆是同志何必與親厚者及相近者方謂之同志而疎遠者便不是同志之理此只是一個忌心又如朋黨之禍亦有兩等一等是輕薄如房周之賓客一等是廉介高自標置如范滂李膺之類其賢愚雖如霄壤之不同其禍天下則一大凡人處心賢者敬之不肖者憐之庸常者容之如此便好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三句益見聖人廣大氣象又如何有可厭可棄之人蓋四海之內皆兄弟何嘗有內外人人有此心和氣自然薰蒸太平豐年之氣自此感格

矣錄入

五

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遇諸路設酒殺以慰之謂曰遠瑗顏回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志浪責躬而已林宗此言極得中尋常人見人見斥必以桀跖視之林宗提起遠瑗顏回以告之所以開其善心其實亦非過譽之善善與惡隔壁耳東漢風俗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濁見人見斥者誰肯與之語亦如今世士大夫遇此等人其上者必指目之下者設酒殺慰之助其怒或雖設酒殺猶責謂之以增其怒唯林宗言最得體蓋林宗乃一時名士原既見斥忽得一名士與之語又舉二賢者以告之此其所以終於悔咎也

薛包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乃廬於舍外日入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居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大抵暴戾之性凡人有此根者終必發露惟其本無者雖屢撓而莫能有如油麻之爲物其中本有油故一加枯杵則油便出如使以杵舂米雖如粉亦無油矣薛包之事父母父母

逐之其始則居於里門自常人之心父母逐之至于再至于三則必有不能忍者今包也終不能去而晨昏之奉益勤蓋其無暴戾之根故也

郭林宗宿茅容家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別置果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林宗名重當世時人蒙其題品者如馬之遇伯樂價增數倍人與之共舟車者謂登仙況林宗宿於容家其榮亦甚容乃視之爲常初不以此動心自非其中有所容安得如此引之愈深作之愈安

漢末范滂之徒各持私議以是非天下而申屠蟠獨翩然遠逝絕跡梁碭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及黨錮禍起獨免疑論蟠固知微矣然亦未盡也蓋君子思不出其位一出其位而唯務點檢他人之得失利害則於本位必不子細何者心無二用故也蓋君子所以思不出其位非固不敢出位乃不暇也蟠雖能終免疑論然其所以絕跡者亦由其始不能磨礪圭角故必強制力拘方免於疑耳自

矣錄入

太

古多謂和光同塵亦由其不能全之常欲強掩之也若本無跡何用絕跡山林若本不高何用自同傭保蓋蟠始初不知己之所爲無非常之事故見其異而制之也

竇武等欲誅宦官中道事泄曹節等矯詔討武以張奐新徵不知本謀遂令與周靖園武武自殺陳蕃亦死張奐雖素爲忠直剛正之人緣在外只理會邊事都不知朝廷士大夫賢否忠邪一旦被召遂爲姦人所賣反害正人後雖悔痛因青蛇專上疏乞改葬蕃武已無及矣以此觀之士大夫在外切不可不知當時朝廷之忠邪若都不講究一旦見用雖剛正如張奐尙不免爲姦人所賣況其下乎

華歆少避亂與鄭泰等同志六人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難難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已受之若有進退中可棄乎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墜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

相率共遺出之而後別去厥乃大義之如今人多是倒做且如初時見人不問可否輕受之後來不能承當又輕棄之觀華歆此一事當時若無後一段人道華歆是一箇忍人有後一段方見華歆子細不苟處天下之事最不可容易老子曰輕諾則寡信禮記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始初若容易輕諾後必不能了事若子細審諦故有所不做須做徹大抵處事容易是涉世為學之大病然華歆少年處事子細可謂極有資質自可為後世法及在曹操之朝乃輔之以傾漢室此蓋有資質無學問之過也以歆之資質其終猶如此况始失之輕易者乎若看一事則歆亦可法若看終身則歆為可戒

督寧與祁原至遼東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公孫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密遣令還處危亂之際正不可露圭角祁原干戈擾攘盜賊之區乃一一欲以清議格之自然招禍此不知與時消息之理坤之六四括囊无咎

集錄八

七步

无譽夫六四處危疑之地與六五无相得之義正當如囊之括其口更无一毫露出便是括囊若有分毫露出只是招怨須是看時節方得又如寧遣原西還此又是處朋友道理盡度其情性知其未能亟改故遣令西還所以全之也

劉虞弟偉為魏攸所引坐誅初偉與魏諷善虞戒之日世之交者不善擇人務合黨眾非厚已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脩德行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矧其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此一段於交際最緊要大抵人之交際最要一箇虛與實如今人聞巷酒食之交當時非不甘若醴及一旦遇事則都不見緣其初交本不曾理會者實底事若交際之間始若淡薄無味然其氣味卻長始若親暱其終必不久如東坡剛說兩句極好全我者皆平日所畏人也誤我者皆平日所愛人也平日所畏敬之人終必有益劉虞弟與魏諷交終及於難方其未及難時劉虞已知其必及於難何故蓋其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如何能久非厚已輔仁之謂也此

一句極好大凡人之虛交在我有所損在彼亦無益此一等交際是孟嘗春申之徒招致賓客其後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及東漢李膺范滂結成黨綱之禍皆此類也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志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耶天下之患在於妄分清濁如人之一身無手則不能執無足則不能履又何必愛手而惡足自古文武只一道堯舜三代之時公卿大夫在內則理政事在外則當征伐孔子之時此理尚明冉有用矛有若與勇士孔子亦自當夾谷之會未嘗以武士為憂西京之時亦知此理故宣帝詔黃霸曰邊境有急則左右大臣皆將帥也至於韓安國之徒亦皆出征守邊及東京末士君子高自標榜妄分清濁善惡太明流品太分遂成黨綱之禍故劉巴之徒

集錄八

八步

猶有餘風宜其見棄於劉備也然當時人不必盡如此其中亦自有人如鄭康成後世只視為箋注腐儒至劉備論赦事曰昔予在陳元方鄭康成之間終身佩服其言語不忘則其所以相與語者必不止箋注之間矣

諸葛亮治蜀之規撫有後人不能盡知其耕戰之法立國之紀綱賞罰之信必此人所共知最是亮死後其規模猶足以維持二十年以劉禪之庸菽粟不分而蜀不亂此誰能及後之為相者身在時向不能無失而亮死後猶若此只緣亮當初收拾得人才在故亮死後蔣琬代之琬之後董允代之允之後費禕代之皆是賢者此亮之規模有以維持之也

漢蔣琬為大司馬東曹掾健為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而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常毀琬曰作事憤憤

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拈拾敘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後敏坐事繫獄眾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蜀自諸葛亮死之後而琬繼之琬以三公與戲語而戲不應或以此構戲而琬亦不之罪可謂能容物亦可謂難能然就琬所言觀之則不能無病祇緣不合作意於其間琬對或人但須言戲是簡略其心无它足矣琬即要說我能容物如人心不同云云此語大是做作不是自然戲之不應亦未必是如此琬要說些道理不知却有礙理處如言戲欲反吾之言則顯吾之非此句大段礙理琬之此言止欲解戲之過不知卻塞了一國言路琬秉國大政琬之非當勉眾人共言可也乃以不顯已之非者為是豈不殆哉如後一事極好无可議者史謂琬心無適莫此語甚好如與人有隙幸其以事來而加之罪者固不足論至於避嫌遠去不預其事亦未免有心琬之心無適莫非止不怨亦不以此自歎所以為賢也

集錄八

九步選門

王昶戒子曰穎川郭伯益好尚酒遂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是非則託古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云云此一段略如馬援還書皆舉人才之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教子之心固善矣殊不知所欲教子者本不欲其輕薄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反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其後馬援意苴之謗亦正坐交趾之書未能免其子之過已先受其禍矣

將軍路表張溫曰溫洪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犖冠羣倬燁曜世世之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則可惜言罪則可恕權不納裴秋言以為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何異燦之方揚又掩膏以熾之哉六凡解人之怒須是委曲做一道理順其意說彼人不是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今不能解人之怒者他人正說彼不是我方且以為是是激其怒而趣

其禍也如田蚡正怒灌夫寶嬰乃言夫勇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鄭昌乃言猛虎在山黎藿為之不採二人卒不免死此皆不善解人者至如霍光怒田千秋擅召中二千石杜延年必言千秋素無持守而為好言於下至於擅召中二千石甚亡狀歷數其罪以中光之意然後徐言丞相故用事不可遂棄故光卒捨之鍾期言不中以琴撞秦始皇始皇怒或言於秦皇曰悍人也此一言已釋秦皇之怒氣十五六矣又曰幸期之遇明君也如遇桀紂則不免於禍如此方可以解人之怒而免人之患

魏舒為司徒以年老遜位就第舒為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無有知之者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而後矣謝顯道解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極好其言曰善言不發必為善行惡言不出必為惡行蓄於內者既深則發於外者不揜且以怒言之如怒一人斥罵極口此怒必消若隱忍不發一旦發之則其怒不可遏今人為善未做一分先說一

集錄九

十步選門

寸未做得一寸先說了一尺畢竟做不成嘗見張子韶一日與眾對坐陰雲四合未雨間忽聞數聲雷子韶云此雨必不成他人問如何子韶遂引孔子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為對蓋雲起無數聲雷則必雨先鼓數聲雷發泄了故無雨作文亦然今人學得數句言語且留在胸中涵養得熟然後將出用則若長江大河源源不可遏若方學得一二句便把出說了都不留在胸中此必終不能作文

虞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易車服以求高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為通此來天子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大凡人多為世態習俗所驅有為善所驅者有為惡所驅者不為惡所驅猶可用力至於不為善所驅方始見胸中有立

魏臨苗侯植有奪宗之議文帝問賈誦自固之術誦曰願將軍朝夕孜孜不違於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常屏除左右問誦誦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誦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誦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太子遂定誦之委曲調護可謂得其道矣若使居漢武帝唐太宗隋文帝父子之間則必無廢立之禍大凡唯賢人君子之言則有利而無害若游談博聞之士言而善則其利固大若其不善則其害亦不細如賈誦只是游談之士偶能辦此耳且亡漢者由誦之一言存魏者亦由誦之一言王允殺董卓卓黨謀於誦誦勸之攻城殺允漢由此亡今於魏父子危疑之時乃能委曲調護如此使誦能移此心說李傕等散兵歸農豈不兩全漢之社稷不亡而誦亦得為完人矣

集錄八

論駁唯表不欺事有未便輒與尚書共論蓋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議奏上變在輕薄之中而能用心如此亦賢矣同僚之心本不要成事表則視人如己但欲成國家之事所以能若此後魏源懷巡北邊鎮將元尼參與懷少有舊食穢狼藉置酒請懷懷曰今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耳既而表劾尼須世俗多謂公私不兩立此大不然所行若合道理則公私兩全否則公私兩失懷與尼須既私作兩件看了不知於故舊當明輕重事若可以用旋覆護須是隱蔽以全故舊之情若事不可隱蔽亦當於哀懇創使之去職庶或公不敗事私不傷義便是忠厚底氣象然源懷蘇章事雖與故人飲酒似平情厚終竟發摘情實便見其刻薄蓋今日與故舊如此則他日於君可知

隋煬帝在顯仁宮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入帝付大理源師據法帝

令斬之師奏曰陛下初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此一段若源師能與人君爭曲直以生全人似亦可喜然謂初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一句大段害事彼徒見張釋之為廷尉嘗如此說故能全活人而不致曲法不知既如此說若人君錯認了則謂我自可殺人無人說得亦不須下廷尉是教人君任己意殺人也大抵賞罰皆出於天而寄之人君嘗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則賞罰雖在君實天寄之而人君亦何嘗可自專哉此一句又須當細看此事王肅亦嘗論之

太宗一日問侍臣曰當今何事最急褚遂良進曰太子諸王早有定分最急遂良乘間而言固是然不能繼進其說亦可責也事君阿順者固不足道至若外畏公議內為身計凡言一事只是一次建明說過初不問其聽不聽行不行及至事有失則曰吾向言矣而君不聽不行也豈非畏公議而又為身計乎然遂良固非如此姑論人臣之大槩耳

集錄八

高宗謂郝處俊曰朕嘗以秦法為太寬判軻匹夫耳而七首竊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由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寬慢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逃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其後殿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十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遙望無敢救者時王脩為奉常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王脩察變知機違法赴難使各守法必成其禍故王者設法教化不可以太急觀此則知申韓之害於後世不少然申韓之言且日使人不忍欺不若使人不敢欺不忍欺在人不敢欺在我所以立法用刑皆嚴峻殊不知以法服人其外若密其中實疏以德結人其外雖疏其中實密

魏徵之得伸其用房杜之功也
楊椿戒子孫一段大抵前輩老成教人丁寧再三自有忠厚遺風周

公作無逸戒成王敦朴謹重正父兄教子弟之體後魏楊氏累世孝友當時號為名家人莫能及蓋緣老成之教不同觀其布衣羣帶之語可見前輩為人如此大抵朴實簡約即與之漸奢侈靡麗即衰之漸天下國家皆然又如不與世家為昏亦是思慮得到忽值其氣習不美必為所牽染壞家法前輩教子弟每於微處防之且如子弟別室私飲食其罪亦小所以必責之者蓋以私心一萌必至爭奪異時爭鬪訟皆一飲一食之積本朝柳開仲塗記其皇考一事云嘗呼諸婦列堂下言兄弟本是同姓只緣異姓婦人入門教壞丈夫所以兄弟不足諸婦莫不戰慄其所以詳責婦人蓋欲使之知懼其意雖是然於理未盡然不思孝友非男子獨有而婦人獨無只是無以感之使男子之性堅定婦人自當感化豈有反敢搆問反為轉移之理

楊師道為中書令太子承乾謀逆事洩與長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莫活之由

集錄八

古學選

是獲譴罷知機密轉吏部尚書師道貴家子四海人物未能悉練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貴勢及親黨以避嫌疑時論譏之大凡人立身行己雖不可一端盡要之不過就省力上求始若省力上求終必省力始若費力其終亦然楊師道一向只做費力事按太子之獄使其欲脫趙節之罪當直以實告太宗則恕與不恕在太宗都無後患如此便是省力想其微諷曲說費力多矣而不免獲譴豈不可惜其後又不能委練人才卻乃強為介直過自嫌避以此而親可見事事費力使其當時自知不能辭位不處豈不省力也大要人不可有機心機心一萌未有不為窺測者

皇甫無逸過於審慎所上表奏禮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看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連日輒不得上道議者以此少之轉益州大都督母在長安疾篤太宗令驛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卒太常考行諡曰孝王珪駁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持老母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京師子

道未足何得為孝竟改諡為良以此二事始終看無逸只是利祿之心重謂之過於畏謹蓋不足以盡之惟其利祿之心重故於上表必如此更審其意不過恐得禍於君故爾於他事未必如此審慎也若事事皆爾何以為官又觀無逸承問皇懼不能飲食道病而死亦可謂愛母入蜀之初想其非不欲侍母以行或其母自不欲去亦不可知無逸若能見母不行自當舍官侍養今既不然雖死何及要之只為利祿之心重故雖有孝心亦被利祿之心奪了

集錄八

古學選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八

門人所記雜說一

敬而無失此言甚好但體此理便見得中便見得易焉飛魚躍皆在學者莫先遜悌遜悌則心下心下則平平則至公大同之理自見矣左右廂起於唐本用李靖兵法諸軍各分左右廂統之自府兵法據京師變為曠騎謂之禁兵諸道變為長征謂之鎮兵昭宗之亡禁旅盡矣朱全忠以方鎮建國者以鎮兵之制用之京師是後京師軍有四廂而諸軍兩廂其廂使各掌城郭烟火之事而軍旅漸有廂軍之名自周世宗散於方鎮寄招禁軍別立營部由是州郡始有禁軍太祖作階級法專治禁軍而天下鎮兵通謂之廂軍教閱疏略浸廢為役卒矣本朝承平時尙有教閱廂軍浙西尙有水軍漢武帝用兵始有費關已後不聞唐有長征兵而關之至于今孔子防範寬孟子嚴孔子如覆幬孟子拔本塞源孔子只言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言上下交征利不奪不壓

集錄九

人言孟子師道嚴孟子卻是寬孟子答問有比為管晏者陋如彭更者孟子必為委曲說數百言卻是寬

孟子去孔子方百餘歲羣弟子便無能承當者孔門高弟是顏子孟子高弟只樂正子孔子語顏子曰吾以汝為死矣相期如此孟子語樂正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氣象可見只為戰國蘇張之徒富貴煽逼得人如此

孟子教人最於初學為切如第一章說利字自古至今其病在此國語釋詩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古曰在昔民曰先民先聖王之傳恭如此此是自古聖人以心相傳處非一人之私言也如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不是孔子自說左氏云志有之克己復禮仁也又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曰志曰則皆是古人相傳乃知三代中此氣脉不曾斷

晉人初不知為學如王湛年三十不為叔父所知兄弟宗族皆以為

癡王湛年三十尙未知名人或謂之癡此只是質厚尙能韜晦如此今欲為學亦須質厚始得

子路管仲孰賢固是子路擇術正管仲主功利然須見得子路力量不同子路只孟子與明道特拈出來古人論人直是事理俱到孔門諸弟子若論趨向固非管仲可比使他見用卻恐未必有仲事業學者看古人要須看得至此

警敬恐害事

坐談比臨事不同

王子直前知客來只是靜後如此如一盆清水無物不照若濁後便不見然亦須用力方如此若到聖人卻不要這個吉凶禍福之徵驗無不可見如聽笏聽鼓角聽田中水觀人形色皆可以知之乃知這個道理無不貫屬惟流滯於一途者則為技術故有驗不驗若理會得統體者卻不肯如此只是一個敬字隨大小都用得正容色整衣冠就此推而上之即易

集錄九

行乎其中矣

易傳若人看得他無長語雖未為精亦稍得

讀書無疑但是不會理會

有病須是尋他病根磨洽始得須是主客之勢分

伊川中夜以思不知手舞足蹈不是歡喜正是生生之本

君子義以為質一段工夫無窮一字該他不盡信以成之貞固之謂

今人說著一邊便倒著一邊學者要得他務趨不實故指他日用中

踐履處令分明有個依據然於引而不發躍如也這裏卻欠若是

易傳便無此病

得主則定王弼解利建侯

君臣之間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量主太淺

秦之亡只緣李斯愚失學者須是消利欲

殺百萬生靈亡數百年社稷皆生士大夫之患失

魚鳥本自親人王詔初下西邊魚皆水面上行彼人不食故也

五十年前好話在塚中說不好話在屏處說五十年後乃反此
陶靖節詩云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今人立於天地之間甚可愧
作彼歷敘飢凍之狀僅願免而不可得乃云人皆盡獲宜拙生失
其方此意甚平若近道者末句云且爲陶一觴卻有一任他底氣
象便是欠商量處此等人質高胸中見得平曠故能如此此地步
儘不易到

有聚則有散理之常也須是將來統體看不私這一個身如此始得
言語不濟事 死生

生不生窮者則未嘗亡也散則氣耳
了得者都了得不了得者不獨一事

正獻公奏疏言語有力又卻無鋒鏑
人於日用中細加觀察要得動靜語默皆知此地位甚難到

不保其往未須言他人
天命匪謔匪常直是無可倚泊

集錄九

三 勇 選 處

致知與求見不同人能朝於斯夕於斯一旦豁然有見卻不是堪的
易得消散須是下集義工夫涵養體察平穩妥帖釋然心解乃是
周家封國八百周是大小相維本末相制有道而王室尊安雖無道
亦便未能兼并得其中自有總攝處如上卿命於天子如貢財於
王甚多如此非一故易控制自東遷之後此法漸漸不存矣
獲賊改官若是依他格法無緣得然亦不可冒獲賊不改官之名須
依實供去若是馬前三步捉得雖改官亦無嫌
子弟有不率教當如何曰只當反求諸己直是如此始是教之道
浩然之氣須有集義工夫則自生矣今人一事無愧於心胸中覺休
休然然彼亦未必俱合於義而况集義人而執者安得不浩然乎
漢武帝窮侈淫利黷武比秦隋無幾然秦隋亡而漢不亡者要須深
思二世煬帝只以下情不通故亡漢武下情卻通只輪臺詔可見
外面利害武帝具知之國之存亡只看下情通塞
人須恭默思道恭默是降下沈潛之意降下便實

人心惟危人心是私心道心惟微道心是本心精一是子細之意既
能精一則信能執中矣言此便說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精粗本末一澈說了古人之言皆如此
何處非道理如中庸九經言祭祀亦是

問心與性何以別答曰心猶帝性猶天本然者謂之性主宰者謂之
心工夫須從心上做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又問如何盡心答曰
心體廣大今人何嘗能盡須是與天地同

或問量可改否曰何故不可但言量大尙有量在若聖人則不言矣
弘毅二字最好今寬緩者必不能毅發強者必不能弘古人言大率

如此如言晉公子廣而儉儉須是廣不廣不成儉臯陶謨言九德
直而溫之類都不是相濟如此方是德不然卻是病

仲虺言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成湯言惟皇上帝
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意雖無異觀此可見聖賢
氣象不同

集錄九

四 勇 選 處

國是二字乃不祥之語
看書不可失於穿鑿唐文宗言得美泉而止此言卻是
顯諸仁者此理無所不在視聽言動之間以至于風雨霜露庶物露
生風霆流形無非教者是之謂顯是無非仁卽此便是奧義故曰
藏諸用
顏淵問爲邦既告以四代禮樂又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便是健而無息之謂乾與舜之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同
德是實有之理是個體段
爲學須識義利遷梯廉恥六個字於此守之不失爲善人於此上行
之而著習矣而察便是精義妙道
遷梯最切便是堯之允恭舜之溫恭禹湯文武皆然詩曰自古在昔
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傳曰古先聖王之傳恭如此言古
而曰在昔言人而曰先民傳恭二字最好如堯以是傳之舜
自唐宇文融言利急於辦事增置諸使而正官皆閑了如置轉運使

便奪了金部倉部權後來如劉晏身兼二十餘使唐亦欲罷諸使但才罷不多時又復置此弊直至元豐改制始革之且如當時吏部閑了事卻歸審官院及流內銓戶部閑了事卻歸三司禮部閑了事歸禮儀院刑部閑了事歸審刑院兵部閑了事歸樞密院六部名存實亡諸司體統不正故元豐不得不革

或問湖北廣西北來錢荒但日納於都下都下卻無發去救之當如何曰莫若以粟帛為賦而不稅錢此事極則須有人變之無人變則其勢自變前代固有數路不用錢者只為錢荒之極至此錢本助粟帛以通濟有無耳不是全仰他救之本莫若力農錢非所急也古之為國者於要害都會之處必貯穀粟亦貯錢萬一有方數千里之旱則資錢以致粟於他郡則民不告病矣粟帛為賦不可以尺寸裂也曰大都用粟帛其零碎則以錢輔而行之

管仲才高亦不是無學只是辦不得個不做左氏載得他事筆力甚高儘有意左氏亦才高看得他親切且如拈出他辭鄭太子華及

集錄九

五

平戎於王辭上卿禮兩事出才則仲蓋有聞者也與後來狐趙之流甚不同初用在高國之間不與他爭權二十年而後有召陵之盟全是養其氣箴大而服楚又服晉但辦不得不做故就小規模上去聖人言小哉一句道盡

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生於相標榜立崖岸

讀書錄須看累朝相承其間有大綱目一二十條前後以此氣脈相承不絕如不嗜殺人如郵力役如賑凶荒如納諫諍如幸大臣第其中仁厚寬郵固結人心維持國勢處皆是此是大綱目更五六朝雖有升降汗隆此氣脈卻不絕迨至熙寧王氏用事引用後生皆不知此意是祖宗相傳家法故此等事蕩然掃去盡矣

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此等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則不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矯其弊

楊炎變租庸調為兩稅只取一時之便不知變壞古法最不可者租

庸調略有三代之意至楊炎時只為暴賦橫斂名色之多皆在租庸調之外故炎都併來均作二稅二稅之外不許誅求一錢他卻不知如何保得後來不誅求且如租庸調之法尚在自是無害於民外有暴賦橫斂只為軍興窘急及暴君汚吏所為使有賢君使無軍興則此等自可罷去卻如何將舊法掃地壞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最不可併省名目名目既省則後來復置容易矣孟子言粟米之征便是租布糶之征便是調力役之征便是庸此三件自來源流如此但古者或緩其二或緩其一至唐太宗都征了武后若越王貞事成必須殺中宗中宗未有失德且天命未改不可廢荀彧東坡所論殊不近事情許多時在曹操處豈不見德只為大功已為董昭有雖不自殺揀且殺之矣

甯武子不是避事人為韜晦所以能周旋彌縫也訓注之事若成渠亦自反自古淫亂必召夷狄自幽王以下皆可數

集錄九

六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之為言猶云得也不是深可配義與道配合也此論氣之體用

從容則子房而正大則孔明寬大而縝密孔明

性本善但氣質有偏故才與情亦流而偏耳為之兆也兆者卜其用否之謂也操舍便見真妄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此言果是好此非但謂處於無人之地凡口然而心不然而念慮間有萌動處皆是

顏真卿讓賀蘭進明此是書生願辭讓為好事卻是闇於事機項梁死後義帝便能收兵枯部署諸將亦未是了不得底人只是用

宋義誤了項羽殺義帝正是為高帝做了不好底事

高帝入關正是秦之重兵皆在趙故如入無人之境

讀書且理會得文義未說道使到精微且得他心路教細
辭受之際若不受更不須與人商量若受時卻更商量

人多不是據他資質見定

孫策不死與固不可知亡亦未可知蓋不為保江東之計若使待得
曹操死則可逞其志

切須理會儉德

已欲立已欲達立是立得住達是做德行無阻礙須是合道理立得

達得不然私意欲立欲達以此待已待人則淪於自恕恕人入姑
息委靡之弊矣何事於仁事者止之謂也是一句必也聖乎堯舜

其猶病諸聖猶有遺恨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成德者事近取譬可謂仁

之方也已却是用功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也

龜山論夫子為衛君一段甚未剖判分明公子鄆當立無可辭者

釋氏以一物認一物正是添了一物吾儒如開著眼行而前看見數

吳錄九

七 夢 選 廣

十步行將去釋氏便須一步看一步極費力也

昔人言白馬非馬之說若無白馬在前則儘教他說適有牽白馬者

過堂下則彼自破矣如三耳之說我若隨之而轉則必為所惑惟

自守兩耳之說則彼不能眩矣

一尺之捶口取其半萬世不竭其說謂自一尺至一釐一忽無不有

半推廣尋丈以上皆如此所以謂萬世不竭此亦有理

今人只在水中坐卻說入水不濡在火中坐卻說入火不熟古人說

不濡卻不曾入水說不熟卻不曾入火

釋氏只管說空說悟吾儒不道者政把做尋常事看了

大抵人臣多願一分之害壞國家十分之利

聖人之心如處空谷之中靜室之內苟有一動一靜無不即知常人

之心如處市井雖大聲疾呼亦且不聞

語有力而不露鋒芒者善言也自孟子以後無如易傳言近而指遠

者

情便是性波便是水李翱卻分作兩段看了宜乎當時釋氏之盛只
緣吾黨無人反為釋氏所謾

釋氏之學唐為最盛近日無其人焉蓋唐之釋氏皆有行門實地所

以變易不窮連高明之上皆為引去後來卻只傳其語言此其所
以衰也

論孟精義可以見伊洛各人工夫

易傳最難看心氣稍不平意思稍不在便看不見直是易得蹉過

韓愈讀墨少作也

伊川易都不偏

律令格式自本朝別律而出之曰刑統加以勅曰勅令格式勅只是

人多言不可用法法是申韓深刻之書此殊未然人之法便是人

情物理所在若會看得仁義之氣藹然在其中但續降者有特務

快多過法耳

讀六經不可不參釋文點檢如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音虛呼與虛

吳錄九

九 夢 選 廣

相去遠矣釋文作曰吁此決知呼字者誤又如言乘丘之戰馬驚

敗績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按乘丘之戰魯勝也無敗績之事

但當時止是馬驚敗耳初不預軍之勝負也如此類皆是後人誤

有增加又如言子有亂臣十人或者以為子無臣母之義按釋文

止作子有亂十人無臣字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九

門人所記雜說二

以立志為先以持敬為本

就正身治家上理會最是親切處

人之良心飲食居處之間未嘗不在但只為這箇道理無已時不能察

常以書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下其志之

定與未也須於此等處常體察唯此最可驗學力

今之學者之病不是弱是小

千里外尚可以虛聲動若日夕所親近最可驗學力未有孤立理須

有比我者

看經書須是識他綱目識易只識箇目便易是綱目

明道不肯二日除服一府相視莫敢除者畢竟是理是

是者舉世非之而不顧

仕宦須脫小規模一仰羨官職二隨人說是非三乘空接響揣量測

度四謂求知等事為當為之事

在人疑當予在己疑當棄

為學斷自四事起飲食衣服居處言語

閭室此最是為學切要處中庸大學只是此道

看書須存長久心

良心起處須要接續見孺子入井處

始焉豪髮之差終焉天地之判則公私見矣

天下只有一箇道理

在己之過有心點檢己是不是然初問亦不可不點檢

人須當做一箇人則為學是合做底事止緣資質薄志趣狹抵當不

過遂覺眾中容他不得不何必如此

要識見明如何且看仁字以相愛之謂仁與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一段同看看得仁則識見自

明矣

欲與善人君子而後為學是先立標的於外非自然而然而也非自然

而然則有時而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知天理之自然則無時而

已矣

身正而家未正必是未能感格

讀書熟處放下須識到生處知

初學欲求義理且看上蔡語闡範伊川易研究推索自有所見若荆

公新說張綱書劉君舉詩耿南仲易方馬二氏禮記陳晉之孟子

張子韶論語呂吉甫莊子皆不當看也

持養 體察 主敬 致知 觀過

要知病處須日用閒體察

初學最怕錯認最怕見理未明且放過穉穉

初學唯以朴實篤信為主

反覆論難

有味在無味中

日用閒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矣怠惰之心生不止於悠悠

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學者最不可悠悠

今人讀書全不作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旦遇事

便與問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老成

之言過於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用看故也

人心皆有至理惟講說則能興起

做事須是著實做暴戾者必用力於和順鄙吝者必用力於寬裕而

後可以言學

學者之患在於謹過而自足使其不諱過不自足則其成德夫豈易

量譬諸人之成室方其作也一柱之不良一架之不正斤削斲刻

之或失其道唯恐旁觀者之不言隨言隨改隨改隨正略無所憚

其心以謂吾知良吾室而已凡所以就其良而去其不良者無所

不至此善學而逸志之說也若夫聚不良之木用不良之匠為不

良之室專心致志自以為是而以人言為謹及其成也自以為是惟恐人言其非如此則必至於頹敗而後覺悟豈不哀哉

有以繼母難事為問者曰在盡其敬順而已因歷舉程先生解墨卦九二與胡康侯解春秋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事相表裏為證

或問人無祖產後來自買田產而兄弟欲分之奈何曰身也者父祖所生之身也身為父祖有而財非父祖之財乎

或問人為學多為事廢奈何曰正當幹事時占時節本不多只為事未到時心先忙事過後心不定所以占時節多

人能以科舉之心讀書則書不可勝用矣此無他以實心觀之也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不是又有箇一把來主纔無適即是主也

張荆州之教人也必使人體察良心以聖賢語言而見之行事因行事而復求聖賢之語言

教之一字乃學者入道之門教也者純一不雜之謂也事在此而心在彼安能體得敬字大學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蓋非特一事當

然也凡事皆是而後可為學只要信得及信之及者雖識見卑過失多習氣深日損一日無不變也信之不及雖聰明才智徒以為賊身之具無術以救之

人須是令聖賢格言不問斷於此心方能有益心是活物流而不息故疑路之善利同一莖草

自無所見因人而有警者不足恃或問平時自謂無過然遇事接物卻多流動事過後卻追悔如

何曰正當發處不要放過須是辨認賓主交分曉但使善心為主私意為客卻不妨若私心為主則善心乍發而復蔽矣學須是識

賓主學者平居相聚最為有益然亦須是於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處下土

夫不然則至於忘形骸相爾汝豈唯無益所損實多天下物各有似不善學者祇得其似

觀起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學者須是有款然興起之意方能有進如教修其可願可欲之謂善不知味後如何進德

學者須是心不外緣易曰君子學以聚之人若是求師取友之心泛泛則可見其平日工夫亦是悠悠泛愛眾

而親仁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古人之於師友其切如此

看史須看一半便揜卷料其後成敗如何其大要有六擇善警戒聞範治體議論處事

大抵人之為學須是一鼓作氣才有間斷便非學矣所謂再而衰也或問謝太傅公何不教兒曰我常自教兒此語極好蓋朝夕之所示

者無非教也已怨言徐氣平凡世俗所謂不妨有例不見得未必知眾人都如此也是常事之類

皆不可聽莫錄一凡不善之事猶易改若賢者之過自以為是卻難掃除

胸中存留悔心極害事且如賈誼號為通達及觀長沙之賦悲憂傷

撓無一念閑竟以是死夫梁王墜馬以死固當自責然豈遽至於殞身胸中有滯礙處故必至此如鴉鳥賦視其言非不洞達死生

之理然誼實只以此自廣又何嘗廣得分毫學者不進則已欲進之則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

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或有言病太剛太直者先生曰剛無病所病者乃暴而非剛直無病

所病者乃許而非直工夫疑阻則無復積累

前面常要寬莫教筆窄

安燕而血氣不情東理也昏昏則惰而不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

厭倦則容貌枯矣好交云者欣然與事物交而非弛弛也

戒慎固是要切工夫龜山中庸所謂見此則知所以戒慎恐懼此之

一字當深玩也或問體察良心如何是體察云體察上著如何不

得又問今若欲用工畢竟體察是如何云看他所起處又問今人

良心雖不能盡識縱有自謂識之者雖欲看之竟以不見而止畢

竟如何方可以云持養之功甚切若不知敬以直內之理方良

心未發豈都無所事

心之官則思官字最好看

看史非欲聞見該博正是要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抵事只有成

已成物兩件疊者事也象止說振民育德前時亦嘗作六事看如

傲戒擇善闡範議論處事治體要之止是兩件然兩事又却只是

一箇成字史亦難看須是自家鏡明然後見得美惡稱平然後等

得輕重欲得鏡明稱平又須是致知格物

集錄十

五 勇 謹 廉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只是存養

為學須是以聖人為準的步步踏實地所以謂學不躐等

須是尋病源起處克將去若強要勝他克得一件一件來要緊是觀

過人各有偏處就自己偏處尋源流下工夫克只是消磨令盡所

謂見規曰消如揚子云勝己之私之謂克恐未盡又云要知病處

須是日用閒常體察

初學須是去整齊收斂上做工夫

為學只為放過去多因舉孟子攘雞一段須是不放過始得人才說

這次且恁地後次改此等人後次定不會改

人之一身必有事未及第時謂科舉妨為學已及第後又為做官為

治家幾時得無事

或言做事做了方覺不穩先生云只是不曾常常體察如何做時不

覺做了方覺不是若曾用工夫人才做便覺不是又云當忽然覺

不是時便是良心才思量計較如何是不是便差了

或問今欲作一件好事眾人皆謂不然如何先生云只是自家誠意

未至又問眾人做底不做眾人說底不說便覺突兀如何先生曰

這個裏面有一毫外面見一毫不可揜須做合當做底事看始得

若有一毫欲異眾外面形迹便露此極可驗

今人須是就治家上理會這裏不治如何是為學堯稱舜讓以天下

如何止說刑于二女四岳舉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諧以孝若是今

人須說舜有經綸大業濟世安民之事欽哉兩字最要看看得這

個便見得天命二字不易

致知力行不是兩事力行亦所以致其知磨鏡所以鏡明

為學須存不已之心持養之功甚妙常常提起自有精神持養之人

自有不可揜者當以居敬為本

問誠敬兩字有異否云只是一般所謂存誠存便是敬

士大夫喜言風俗不好風俗是誰做來身便是風俗不自去做如何

得會好

集錄十

六 勇 謹 廉

觀書不可徒玩文采要當如藥方酒法求其君臣佐使互相剋制有

以益吾身可也

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明四目達四聰方說出治天下規模如食哉

惟時蠻夷率服之類此是聖人之治天下手段必先資諸人而後

展出規模後世興王之君即位之初必自用如高祖一入關便約

法三章晉悼公一即位亦便自用

文帝先天下以敦樸而昵鄧通蔽而不可曉者也後賜子無度而至

放錫之以銅山尤不可曉也

唐太宗歲斷死罪二十九人自以為至少矣而不知所縱囚三百九

十人亦未為甚少也

後世小人豈無七八分是正者但其一二分乃是真邪本跡發露處

如李口楊嗣復之類是也如李林甫輩則無是矣

魏元忠攝冢宰為武三思百戶實封所動恐無此理為人所毀若捧

制感咽則有之夫以元忠不為死生所屈豈為百戶而動心乎此

與裝度之事敬穆相類

長孫無忌之於吳王恪王猛之於慕容垂若此者自以為有意於忠

國而不知非所以為忠也

子其殺非遽殺也正如今法當行處斬

正倫理篤恩義此二句極要推廣天尊地卑卑高以陳而下正倫理

也足以動之兩以潤之下篤恩義也

凡聽訟不可心先有所主以此心而聽訟必有所蔽若平心去看便

不偏於一曲宜自見

凡人有所干求不可須便說不可含糊

凡使人須度其可行然後使之若度其不可而強使之後雖有可行

者人亦不信且如立限令三日可辦卻只限一日定是違限其勢

不得不展自此以後雖一日可到之事亦不信矣

與人交際須是通情若直以言語牢籠人情豈能感人須是如與家

人婦子說話則情自通

集第一

七

兩人不足自處其間甲必來說乙不是乙亦來說甲不是若都不應

和人將以為我深或以為在應和之語須是如與甲同坐對乙

面前也說得方可

聽人說話或有中節者亦無都不應答之理說十句中豈無一句

略可取將此一句推說應之亦於其人有益

今世有短處可數便是第一等人

人皆知欲辨義利輕重須識得所以輕所以重方得能惡衣惡食在

眾中不愧方可

儉與吝只爭分毫

欲窮理而不循理欲精義而不徒義欲資深而不習察吾未知其至

也

謝師直為監司明道作簿每謂人與明道說春秋猶以為是至說易

都無一句是伊川謂二公深知易者也以主簿而敢言監司不是

監司能受主簿之言不諱此最當看不會看者只見監司主簿相

道所言之心當下便是易但不

前輩謂公近仁

過在失而不在復最要詳玩人但能常存初悔時一念則豈至貳過

惟其失此悔心故為危類復厲

讀書不可雜

人之於學選其所難姑為其易者斯自棄矣夫學必至於大道以聖

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善學者之於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守之必嚴執之必定

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

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為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

為也邪

編盡範或欲冠家人卦為首先生云才拈出卻做未短六經之中何

處不是家人卦不獨在家人卦不若止依次序卻自釋

處家之道導之以禮義示之以禮法養之以恩意離肅遜悌之風可

集第一

八

以維持百年而不息苟或然則聚族既眾羣居終日當慮者豈

止一事哉

大抵為學不可令虛聲多實事少非畏標榜之禍也當互相激揚之

時本心已不實學問已無本矣

人之相與雖道合志同之至亦不能無異同且如一身早間思量事

及少閒思之便覺有未盡處蓋無緣會無異同

臨事常思不中不違矣

問學之講自孟氏後直至本朝方大明處今之世而熟聞前輩之已

講可謂大幸但只為聞過便了所以不得力

徐仲車先生不肯娶恐不與已同心事母後有路振者力勸其不可

無後遂以女妻之生子名曰路兒此固正矣然亦未為中節

平居數日凡所思量多近於理只為此念不續處多而隨境忘了今

若要下工夫莫若且據所聞亦須得力

明於內而異於外是非取舍不可不十分明盡然行之則當異

凡書所言皆非忿怒也止憂悶之謂如言憂心悄悄愠於羣小豈可以怒言耶

桓沖憂晉室之危而謂吾其左衽及至敗沖慙恨而卒夫沖所以憂晉之左衽乃事理之當然初不足為過泥水之捷亦幸而已使沖言果驗晉之辱也使沖之言不驗則晉之榮也沖於此喜而不寐可也尚何慙恨之有夫沖所以慙恨者豈有他哉不過恥其言之不中耳然推是心而充之則極害事楊國忠之於安祿山是已此誠可為深戒萬一沖之言果驗吾意沖之未必能死也

侯景欲降梁武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脫若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云云上乃納景其語雖若不欲受而欲受之意多故异揣知上意非是不要受是特尙懼為害耳

人一時權職不宜引嫌便當以正官自處且如宰相作知州丞務耶作通判時暫權州便當以知州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耳

案錄十
內有輕刑之名外有殺人之非也初時自然如此

釋氏慈悲過當杜尺直事
顏氏家訓雖曰平易然出於胸臆故雖淺近而其言有味出於肺腑

者語意自別
李光弼略有徘徊之意而大將田神力等遂不稟命因此憂鬱而卒

大抵為善必盡其極者則我無所顧而人亦安之為惡亦然如當時亂臣賊子稱兵宮闈擅權枉法而軍士為之盡死力者比比皆是光弼焉有此風耶特一時畏死而狐疑其行耳然大將遂不稟命蓋光弼善人也其大體已正矣惟其大體已正則雖有不純之迹而人因得以有持禁制欲治之則不能欲不治之則不可首鼠

狐疑其迹益露此尤為為善未盡而一出入焉者之戒事不可生亦不可厭

南軒曰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賓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

君子思不出其位此位隨在隨有知對客時只是對客底位舍而他思即是出其位也

孔門問仁問孝處多蓋孝最是為仁親切

伊川在涪次冠雖不華盛而極於整肅飲食雖不豐厚而極於精美

五峯見客正冠
或問五峯何以為學曰求仁何以求仁曰居敬何以居敬曰心不在焉是謂不敬

今人習氣深重天理昏隔本是順今卻是逆若能於逆處用力即是順

與人相與處最當理會降意兩字不降而升小則忿怒大則暴戾張釋之于定國為廷尉民以為不寬而最錯之誅無小長同產皆棄

市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眾心其持心平恕固是一君子長者苟其不計人主之喜怒者自能盡其平允緣不曾透得利害禍福關

緩急如何作得主宰以此見有資質者不可不學也
案錄十

處家之道須是量度人之根器固是綱紀不可不正且肅恐有人受不得時卻是敗壞譬如水滿平堤便須量其勢放一二板水以泄

其盛不然崩潰四出不可救矣處家平時不放一分他日卻用放五分不得

敬字最難形容謝上蔡釋食不語寢不言曰聖人存心不他為物之終始與事在此而心游於彼者異此卻相近

直齋書錄解題載麗澤論說集錄十卷呂祖謙門人所錄平日說經之語末三卷則爲史記雜說天祿琳瑯書目後編卷四著錄此書題宋呂祖謙說其弟祖儉錄從子喬年補書十卷皆冠以門人集錄或所記明非祖謙手著天祿琳瑯書目後編卷七又以此書與東萊呂太史集並列爲五十卷東陽王崇炳氏遂以屨入東萊先生遺集舛漏滋甚殊失原書之真又朱竹垞經義考卷三百四十三載呂氏祖謙麗澤論說集錄十卷存卷二百五十又載喬氏年麗澤論說十卷未見云云按麗澤論說似即指麗澤論說集錄卷數亦符惟竹垞以喬爲姓年爲名自係一時誤會余得宋槧皮紙十二冊每葉二十行行二十字板心上有字數下有刻工姓名余卽據以重刻季樵胡宗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管窺外篇

管窺外篇

敬鄉樓叢書

中華
民國
二十
年
永嘉
黃氏
校印

序

卷五十五

始愚既述管窺於四書亦欲以是施于他常所讀之書爾來固亦
 也因循老矣多病之餘精力耗而目力昏矣精力耗則向之得
 於師友者莫之記憶非一事矣目力昏則向之得於方冊者失
 于溫理非一日矣廢置荒棄一至於此自揆餘齡於儒者之學
 必不能再有所窺測而得言之矣今同志則莫予諒也往往多
 有縱史搜其舊聞以為編者慮雖不敏自知稍明又何敢妄有
 所述以取誚讓於當代有識之士哉至正丁亥春始因朋友有
 所問辨輒錄之以備遺忘且以為他日就正有道之張本也歲
 月既久積累成冊題曰管窺外篇蓋欲與所述於四書者有別
 耳但其所辨之事或大或小或泛或切雜然而舉初無倫類則
 以一時之言多臆度附會之私無考覈研究之實未必有可觀

管窺外篇

序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也故但因所錄以為編而亦不敢漫為之次第也後三年歲庚

寅仲秋之望後學東昆史伯璿文璣序按元時平陽人士多自

然不知所始此云東昆猶云東甌昆陽也

雜輯

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 節齋蔡氏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而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先儒皆以太極二字便為萬化之原而於易之一字但目為易書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旨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真實有得於夫子之一言而或者以為周子妄加者謬也且其圖說皆本於易其生陰生陽即生兩儀之義也其五行之用即天地數五之義以至於二氣之化萬物之生聖人與合之數三才立道之數始終生死之義無非本於易者而其管窺外篇 卷上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末也又以大哉易也結之況其所謂無極者又一篇之發端而謂無取於易乎蔡說葉氏近思錄注亦引之

按無極二字陸象山非之朱文公所以明周子之旨

今蔡氏以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之言釋之於文

勢義 出之以備一說但周子圖說又有太極本無

極與無極之真之言不知蔡說亦可通否又按易本義釋易

有太極之旨曰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則朱子固已

如此說易字矣獨朱子釋無極而太極之義曰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而實萬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則蔡說似與微異

未知如何疑不敢質當俟有道而折衷焉

或問晉志論渾天以為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如何文公

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

陳氏木鍾集曰地浮在天中間上下四方皆空虛只有茫茫無畔岸底水所以謂之太虛水即氣

竊以康節天依形地附氣之說推之則知日月星辰是就氣中運行地外是水水外是氣地浮於水之上水束乎勁氣之中地屬形天屬氣水雖亦屬形而流動洋溢無定體介乎形氣虛實之間內為地所載外為天所依半虛自內而視外半實則水是漸實此是天地相依附之關捩活絡處先儒有言日月星辰運行從水中過者即晉志之意其說非是

朱子語錄伊川見康節指食桌而問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與之極論其理至六合之外伊川曰平生惟周茂叔論至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論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管窺外篇 卷上 二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限其氣也無涯熹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

康節此論朱子深有取焉但俗儒猶以為形實氣虛虛如何載得實殊不知形小氣大形亦是氣之所凝結氣雖運乎形之外而實未嘗不行乎形之中若非氣之至健則形雖實豈能自立哉所以朱子曰使天之運有一息之停則地便陷下以此觀之何常不是虛載實且如人之一身所以能運動能奔走者莫非氣之所載及此氣一絕則形即仆矣又如鳥之翔魚之躍及諸獸之騰驤以至於蚊蚋螻蟻之蠢動莫不皆然可見健是氣之體即形之健也虛能載實此理甚明何疑之有

朱子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

天包水水載地則天外不當有水地載水而浮明甚俗儒以爲地是積土所成甚大極重何由浮得在水面今且以器盛水置土其上豈有不沈而浮之理此雖無理致之談亦不可不辨蓋天地是活物事天以極健至勁之氣運乎外而東水與地於其中地雖甚大極重然天之氣亦未嘗不行乎其中地惟容受得天之氣在內故能浮於積水之上而不沈耳以此觀之則地與水水與氣只是一箇物事亦猶人之一身須是血氣骨肉合湊方成形質方能活動今但以塊土置在水上而責其浮不浮則謂地未嘗浮亦猶割人身一處骨肉而責其能活動不動則謂人亦未嘗能動也殊不知器中之水死水一塊之土死土無氣以舉之安得而浮必大地全成方

管窺外篇

卷上

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是活物事方能浮而不沈以一塊土方之不亦左乎

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

佛氏以爲有須彌山山之四畔有四大部洲總名娑婆世界日月星辰皆遶山腰而行南晝則北夜東以爲夕西以爲旦其在三方亦然

如渾天之說則天大於地如須彌山之說則地大於天天大

於地則以無涯之氣入有限之形所謂大氣舉之勁氣所束是也若然則伊川所疑桌置於地上地置何處之問此說可

以答之地大於天則須彌山與四部洲至大極廣不知當於何處安放此不通之論也如渾天之說則天半覆地上半在

地下惟北極去地三十六度故遠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

可也如須彌山之說則山既極高北鬱單越與南閻浮提西兜率尼東汾維帛皆隔山不相見日月星辰遶山腰而行方

其在北者則南皆不之見可也今遠北極七十二度星辰何故常在山腰南畔並不行到其餘三方並不爲山所遮隔邪

此又不通之論也佛氏往往竊蓋天周髀之說而小變之以爲此說反不如蓋天斗極居中故常見之說爲可通蓋佛氏

本不知天之形 又不肯自以爲不知故謬爲此

說且務欺誑愚世以掩覆其所不知之按此下原本注云

字空 以此觀之佛氏無所往而非欺誑又豈特此一事爲然哉

四書六經言天帝與釋老二氏言天帝之同異處

管子

卷上

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子程子謂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勿違是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云云此語最爲切當

聖賢言天與帝雖不一然大意不過如此二氏蓋不足以知此也二氏非能知天者而罔自以爲知故卑天自尊妄誕無

所不至蓋以爲天猶屋也帝猶屋之主也其所謂帝不過具人之形但主管在天之事耳如此則帝與天爲二豈理也哉

愚常以一人之身譬之蓋天之形體如人之有身天之有帝如身之有心如此則帝與天一而非二矣天之形體非特穹

然高蒼然圓者爲是凡三百六十五度所運日月星辰所麗之處與夫圍乎其中者如空虛如大地如人物莫非天之形

體亦猶人之一身內而五臟六腑外至膚髮百骸莫非人之形體也帝爲天之主宰則凡上下四方之宇與夫圍乎其中

者帝固無所不統雖人與物亦天之形體所具帝亦何往而

不在人而爲善帝固知之爲惡帝亦知之所以聖賢之訓常若帝在目前戰戰兢兢而不敢戲豫者正以此也亦猶心爲一身之主宰則凡屬乎形體者心無不統雖一膚一髮之變心亦爲動也蓋萬物共是天地之一體天是活動有主宰有作用之物萬物生生化化皆是爲天之所有而帝卽其主宰乎是者天非虛空無所事爲之區域但爲萬物棲息之所任萬物自生自死也佛氏惟以天爲空空然無所事爲之物卻又設爲六道輪迴之說如此則萬物皆自生自死與天原不相干但假天地間爲棲息之所耳夫既無所事爲雖一帝亦具人之形亦在六道輪迴數內惟佛氏則超出輪迴在六道上所以雖天之帝亦不容不卑於佛也殊不知具天之形則有天之靈具人之形則有人之靈萬物形不如其靈亦

管窺外篇

卷上

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不能及人若天之帝但具人之形則亦何足主宰萬物乎陳北溪字義論此意極分明後段見之嗟夫佛尙不知其身亦天之所生而妄自尊大以天爲小以帝爲卑豈爲知天者邪其意不過欲人移敬天尊帝之心以敬己尊己則已得以肆其謬妄而人不敢非議之耳老氏又是效其尤以欺世者不足道也老氏知天之至大帝具人形爲天之主患其不能遍及於天下也故必設爲天帝何日下降之說以警懼愚俗如此則帝所不降之日與帝所不到之處皆可肆行而無所忌憚邪或疑人亦既是天之形體所有則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及至人爲不善卻又獲罪於天不知又何說也譬猶人之一身康寧悅豫心之所欲也至癢疥疾痛雖人所不能免然非心之所欲也非心所欲則必思除治而去之矣天理有善

無惡人而爲善則順乎天心爲惡則天心不順而天亦厭惡之矣獲罪於天不亦宜乎

易下繫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

太極圖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矣

中庸天命之謂性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佛氏有輪迴生死之說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蓋自天開於子地

闢於丑時方有天地而未有物至寅而天地之氣自相交

感化生萬物凡歷一萬八百年之久而所生之物種類始備

只是自無而有所謂氣化者然也夫子所謂絪縕化醇周子

所謂交感化生是已既有種類然後天地嚮也生物之氣不

管窺外篇

卷上

六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復自生皆只從其所生之種類源源生出以至於今所謂形化者然也夫子所謂媾精化生周子所謂生生無窮是也雖則形化其實依舊是天地生物之氣各從其種類中流行生出非人物自相生也朱子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豈不信哉惟其爲天地之氣根源盛大故其所生之物不勝其多而未嘗雜亂之絕爾就其根源極其盛大者言所謂大德之敦化就其生多而不雜亂之絕者言所謂小德之川流也以此觀之則天地人物只是一氣之流通人物生生化化皆是天地之能事非人物之所自能也其有靈有識只是二氣既合則能神能知如此非有他也佛氏原不知有生生化化之本如此盛大人生人物生物各有靈有識如此遂以私意揣度以爲此有無數魂息就人物種類中借其胞胎托生成

形出此入彼無有窮也故其數如此衆多爾不然一度生一度死則盡矣又以何而來再有一度生者邪况古往今來不知生幾度死幾度安得一度有一度魂息之衆多邪如此則前生爲人今生爲牛後生爲魚爲鳥爲蟲豸又或爲人佛氏之說淫邪遁無所不至其惑世誣民亦甚矣若果如其言則人物之生與天地皆無相關天地乃是空空區域無所事爲但假人物爲棲息之所而已豈理也哉殊不知今日人生人物生物萬古常然無一毫差謬者爲其共一箇大本原故主宰得如此定爾若人物雜然而生無所總統則人亦不成人物亦不成物改頭換面不可辨認久矣蓋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如大川之流所以不舍晝夜如此者其爲原之極深極盛故愈出而愈不盡耳初不假其既往之氣爲方來之

管窺外篇 卷上 七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用也佛氏但見其流而不知其有原但見得萬殊者而不知其同出於一本雖髮鬚見得物物各具之意而不真却全不知有萬物體統之妙是其總腦處故自欺欺人無所不至如此耳蓋亦將動物植物相參而驗其實乎夫動植同爲有生之類皆稟天地之氣以爲質特以動物有息則氣通於天植物無息則根著於地爲有異耳今乃謂植物爲天地所生動物爲魂息所生甚矣其無見也譬之耳目爪髮皆吾身血氣所生而耳鼻知痛癢爪髮可剪可削不知痛癢豈亦一爲自生一爲吾身所生乎動物植物之不容異觀其理亦猶是耳姑記臆說以俟知者

橫渠曰動物者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者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佛氏有輪迴死生之說

動植本一理而佛氏以動物爲輪迴生死說辭知其所蔽佛氏唯心有所蔽不知有造化本原故其辭偏諛如此爾其實動物植物各有種類其所由來皆是天地開物之時二氣交感之所生自此各從其類生生不息而天地生物之氣實未嘗不行乎其間今且以植物驗之植物亦各以種類相傳雖謂之物自生物可也然從生至死歲一枯榮生於春者必待春氣應而後生春氣未應彼亦不能自生也生於夏生於秋生於冬者莫不皆然蓋以開物之始所稟之氣各有不同故自是以來所生之氣感之則應候而生爾謂植物自相生不有資於天地之氣可乎動物之始終雖與陰陽升降之候不相應然其一呼一吸即其所稟之氣各有不同而已若其所生之物各有靈有識由男女陰精陽氣合而成形則自然

管窺外篇 卷上 八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有靈有識非男女媾精之外又假其他魂息參入以爲之靈也大傳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正謂此靈識皆天地生生化之妙用豈人物之所自能爲哉蓋凡事之不由乎人者皆天也今夫愚夫愚婦一無所能及其交感而有所生則所生者內自五臟六腑外自四肢百骸無不具備而其材知器識又有百倍其父母者亦有父母才智過人其子反不及者是豈人之所能爲哉天也人且如此况於物乎然則人物皆是天地所生此理甚明人物既皆是天地所生則何假其他魂息參入以爲之靈乎况自人類之外羽毛鱗介之屬螻蟻蟲豸之類不勝其多既曰各各自有魂息輪迴死生吾不知天未開地未闢之前似此無數魂息從何而來將來西戍人物消閉之後似此無數魂息又於何處

托生邪佛氏知其說之不通也故有恒河沙數世界微塵數
劫之說此皆所謂遁辭非實有此事也噫佛尚不知天地形
體如何日月星辰運行之躔次又如何而妄為須彌之說以
自欺欺世見在六合內事猶且如此况於過去未來與六合
外事人所不聞不見者則亦何所不用其欺哉其言皆不足
信也明矣愚亦未敢自信姑記臆說以俟知道而就正焉
詩十月之交篇曰有食之傳云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
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
月亢日而月為之食

按月掩日而日食之說易曉月亢日而月食之說難曉先儒
有謂日之質本陰陰則中有暗處望而對度對道則月與日
亢為日中暗處所射故食此橫渠之意即詩傳之本也其說尤可疑夫日

管窺外篇 卷上 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光外照無處不明縱有暗處在內亦但自暗於內而已又安
能出外射月使之失明乎惟張衡之說似易曉衡謂對日之
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食月值星而
星亡今曆家月行黃道則值暗虛矣值暗虛有表裏淺深故
食有南北多少按暗虛之說無以易矣但曰其大如日則恐
大不止此蓋月食有歷二三箇時辰者若暗虛大只如日則
食安得如此久今天文家圖暗虛之象可以容三四箇月體
有初食食既食甚之分可見暗虛之大不止如日之大而已
但不知對月之衝何故有暗虛在彼愚竊以私意揣度恐暗
虛是大地之影非有物也蓋地在天之中日麗天而行惟天
大地小地遮日之光不盡日光散出遍於四外而月常得受
之以為明然凡物有形者莫不有影既雖小於天而不得為

無影既曰有影則影之所在不得不在對月之衝矣蓋地正
當天之中日則附天體而行故日在東則地之影必在西日
在下則地之影必在上月既受日之光以為光若行植地影
則無日光所受而月亦無以為光矣安有不食者乎如此則
暗虛只是地影可見既是地影則其大不止如日又可見矣
不然日光無所不照暗虛既曰對日之衝何故獨不為日所
照乎臆度之言無所依據姑記於此將就有道而正焉

漢志黃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
去極中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為夏至
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
有在天之東西南北有在地之東西南北北至東井南至牽

牛此南北字是指在地者言東至角西至婁此東西字是指
管窺外篇 卷上 十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在天者言不可不辨若曰是指在天者言則角是東方七宿
之一婁是西方七宿之一以此為在天之東西可也非是南
方七宿之一而以為北至東井可乎牛是北方七宿之一而
以為南至牽牛又可乎蓋東西南北在天者旋轉不停在地
者一定不易此處所言惟欲見黃道去北極之遠近故在地
之南北可用在天之南北不可用而在地在天之東西則皆
與此不相干無可無不可矣夫北極在地之北夏至日在赤
道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只六十七度為最近黃道時至南方
七宿中東井次舍上若以在天之方位言南至東井則似乎
南距北當遠而反近易至惑人故不以在天者言而以在地
者言曰北至東井以見黃道至北去北極之近也冬至日在
赤道南二十四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為最遠黃道時至

北方七宿中牽牛次舍上若以在天之方位言北至牽牛則
似乎北至北當近而反遠易至惑人故亦不以在天者言而
以在地者言曰南至牽牛以見黃道至南去北極之遠也東
角西婁之東西則於西南方向無所紀故直以在天之東西
言之但欲見其南北得中不遠不近而已義不係於東西也
蓋春秋分黃道與赤道反去地極皆九十一度適至角與婁
次舍上天度旋轉不停在地之東西無可紀故但曰東至角
西至婁以見黃道至此則南北得中故去地極不遠不近亦
得中也

書堯典曰永日短蔡氏傳曰日永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日短晝
四十刻夜六十刻授時歷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
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

管窺外篇 卷上 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按先儒說此等不同處皆云晝夜刻數與日出入刻數不同
蓋日未出前二刻半而天已明即屬乎晝故晝刻常多於日
出入五刻或以晝夜刻數言或以日出入刻數言所以不同
近代三山林永叔亦如此說然今授時歷日出入刻數即晝
夜刻數觀於春秋分晝夜皆五十刻則日出必卯中入必酉
中可見往往地在南在北之不同蔡氏據地中而言故晝
夜刻數長極於六十短止於四十授時歷據今燕都而言故
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二短止於三十八其不同以此而已
愚因國朝名臣事略郭太史守敬之說而推之如此郭氏之
說極明備可攷

書蔡氏傳四分之度之一

日法四分日之一便是天度四分之度之一蓋在天爲度在曆

爲日故也

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

日法有四分日之一又有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其
實一也蓋四箇二百三十五恰好是九百四十故二百三十
五便是九百四十四分之一也

月一日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

日法有九百四十分而月一日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
七大抵日法九百四十分之七十六月不及日一度日法之
四分月不及日十九分度之一分故七十六分月不及日一
度七百六十分不及十度又一百五十二分不及二度七百
六十與一百五十二共是九百一十二九百四十除九百十二
有二十八分在四七二十八恰好退得十九分之七無欠無

管窺外篇 卷上 十二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餘

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是月一日實行三百五十一度七十六分度之六十七也

月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

月一日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當得全度
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得二百單三分如月法十九分爲
一度百九十分得十度 會十三分通前共得三百五十八
度十九分度之十三又有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未
算大抵天有四分度之一月有十九分度之七以四乘十九
是七十六則九百四十分日之四分月不及日十九分度之
一分九百四十分日之七十六月不及日一度此四百九十
九分每以七十六分月退一度得六度不盡四十三分又於

此四十三分內先除十九分還天度四分度之一外又有二十四分在六四二十四月又不及日十九分度之六分以此六度六分合前三百五十八度十三分共是三百六十五度加以先除四分度之一則無欠無餘矣零十三分與六分合成十九恰好湊成一全度

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

按十九年全數共計六千九百三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七百單五於內除六千七百三十三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七十二還十九年省數外其餘恰有二百六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七十三當十九年所閏之數無欠無餘蓋每年月與日十二會通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合十九年計之共是六千七百三十三日九百四十分

管窺外篇

卷上

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日之三十二此即十九年之數也每年當閏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十九年當得全日一百九十餘分之積又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一十有六不盡六百七十三通計得日二百單六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七十三二百六日零六百七十三恰好是七箇二此即十九年所閏之數也合此二數滿得十九年之全數即氣朔之分齊矣又按一歲十二月則十九歲只當得二百二十八箇月今十九歲之間月乃與日二百三十五會多此七會非閏而何但若以氣論之則一月二氣一年二十四氣十九年當有四百五十六氣十九年雖則有二百三十五會其實只有四百五十六氣恰好是十九箇二十四氣則分齊之實又可見矣

曆家晝夜刻數長短大抵冬夏至左右皆十日二十日進退一刻春秋分左右皆只是五六日進退一刻

日之長短係於黃道過南過北之不同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自赤道北之天體皆以近北極之故在地上多在地下少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自赤道南之天體皆以近南極之故在地下多在地上少所以黃道自北過南則日出地漸少入地漸深而刻數漸減而夜增自南趨北則日入地漸淺出地漸高而刻數漸增而夜減但春秋分是黃道與赤道交處日就豎處行則過南過北之勢直而速故只五六日進退一刻冬夏至黃道與赤道相去各二十四度爲最遠日就橫處行或自西而趨東或自東而趨西其過南過北之勢斜而緩故十日二十日方進退一刻按圖可見矣

管窺外篇

卷上

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孟子七八月之間旱集註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十二月與梁成集註引夏小正十月梁成爲證書伊訓篇元祀十有二月太甲篇三祀十有二月蔡氏傳謂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十二月者商以建丑之月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

按月數之說朱子以爲改蔡氏以爲不改然以詩七月篇攷之則凡七月九月之數是自寅月起數夏正也觀於流火授衣之言可見矣凡一之日二之日之類是自子月起數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定爲一代之正朔也以曆發栗烈之氣候驗之可見矣夏正周正同見一詩之中可見月數之未嘗不改則蔡氏不改之說恐不如朱子之的當近代惟陳定宇張敷言之論最爲分曉故備其說於後以

俟知者之折衷焉

陳定宇曰愚按蔡氏主不改月之說遂謂併不改時殊不知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爲明著成公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侯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爲夏十月也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公十年冬大雨雪蓋以酉戌月爲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雨雪何足以爲異而記之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爲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以爲異而記之春秋祥瑞不錄災異乃載惟夏時八九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一

管 窺 外 篇

卷上

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月十二月而無冰當嚴寒而不嚴寒故異而書之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杜氏註曰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按夏時之冬而於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只書曰春狩於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公十三年夏大蒐於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於辰卯之月行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於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次年又書五月大蒐於比蒲亦然也陳寵傳說尤明白曰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注云今十一月也地以爲正殷以爲春註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為正夏以爲春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等不待多言而自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言春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爲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攷之不

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時之正適冬寒夏熱之宜則惟夏時爲然夫子欲行夏時蓋答顏淵使得爲邦則宜如此耳豈可但知有夏時之春而不知有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陽二陽三陽之月皆可爲春故三代迭用之以爲歲首以一日論子時既可爲次日子月豈不可爲次年觀此則三代皆不改月數與冬不可爲春之說陷於一偏明矣

此辨見書泰誓惟十有三年春

按陳氏此說援引的當已無可議但商書再言十有二月正蔡氏主意之張本陳氏既不於彼處辨之及此至此處辨論又無一言及彼豈偶未之思邪抑未得其說故遂不敢牽動之邪惟張敷言之說可以補陳說之缺今存於後

張敷言改月數議曰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

管 窺 外 篇

卷上

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議論不一學者病焉亦嘗攷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周制尙可得而言之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甚明謂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無冰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問者伏讀春秋至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書正月卽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其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讀僖公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間於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謠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乃書在十二月其改明矣又襄公三十二年絳縣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於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考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二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

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乃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俱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執事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以正哉聽之者何故都不致詰即知爲寅月起數哉因是而知周之正朔月數皆必改其朝觀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於史册者即用時王月數其民俗之歲時相與之語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爲無疑周人之詩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終不能曉然相通以祛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爲正爲一月信矣以爲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新民之耳目以權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爲

管窺外篇

卷上

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春子之月便可祈穀上帝矣便可犧牲毋用牝矣曰未有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不復曰正歲矣禮人正歲十有二月令祈冰最可考說正歲者不謂以寅月爲正歲則子月爲權宜得矣夏時得四時之正殷周不得矣按此句有誤或云突常爲後屬下句必有復以子丑之月爲正月矣唐武氏及肅宗曰子謂必其筆之史册者則用時王正月月數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爲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丑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祇見及太甲篇之嗣王奉歸不在正月乎曰後世嗣王服喪攻之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之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爲何如哉朝而自怨夕而復辟尤不須於正月也况正月但書十二月以虞書正月上日月正元日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亥正猶稱十月亦不同乎曰秦正之謬

何足取法蓋秦以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正也曰或者謂晉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言在晉文伯後容或有之卜偃之言及獻公之世是時篡國日淺二軍始備晉文未與齊桓尙在雖管滅狄滅霍小得志方朝周納貢之不暇亦何暇毀冠裂冕更姓易物而用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爲有據而春秋王正月之一詞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按張氏之說與陳定宇之說互相發明甚善至於商書再言十二月之辨尤可以補陳說之缺故備錄之於此云

或謂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夏商西周之時皆然故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書言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又言惟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

管窺外篇

卷上

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於毫是商雖以丑月爲正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愚嘗謂以蔡傳推之固是如此然張敷言之說似有理所礙者卽位之年不當稱元祀耳張氏故及此蘇氏謂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宜在伊尹而有之此是以周禮證夏商則然耳然三代之禮至周大備焉知自周以前亦皆如周之制乎舜禹卽位以孟子推之當在堯舜既崩三年之後不知踰年改元之禮將朱均行之乎將虛其年數俟舜禹卽位而後行乎是固不可攷矣其他夏商以前禮有不如周之大備者何限政恐夏忠商質踰年改元之禮亦至周之文而後備事固未可知也蘇氏推周制以律商亦猶顧命中推春秋之禮以議召公者相似召公親與周公同僚爲周公所敬信知禮乃不及蘇氏邪政恐蘇氏以後推前皆未得爲至當耳蔡傳引秦正爲不改

月數之證亦是以後推前其得失張敷言已辨之矣愚奚容
 贅或又謂因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數周東遷以後則然故春
 秋所書時月以事攷之的是子月起數意者平王於遷洛稍
 欲示有所革以新天下耳目故因先王正朔之改而併改月
 數以合之焉愚竊以為蔡氏主不改月數之說而為春秋所
 礙故其援引皆不及春秋或為此說蓋欲為蔡氏別撥此礙
 會諸經而定為不刊之說也但此事須得先秦古書為據方
 可以決數千載之疑而取信於來世今皆無之而但以意會
 平王之言發其端殊未得一定論也且以夫子之聖能言夏
 殷之禮尚言杞不足徵宋不足徵而不敢從况今併杞宋之
 屬無之乎然則雖有夫子之聖生於今若無證據恐亦不敢
 以意擬議之示有所革之事也平王不能自振事因循何

管窺外篇

卷上

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以見其獨有意於此邪若唐宋以來儒者有此等議論皆是
 臆度附會不足引以為據也

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蔡氏傳云秦建亥矣且秦史制書
 改年始朝賀皆以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
 月為建酉矣安在其為建亥乎

按周亡於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秦改正朔於始皇二十
 六年庚辰當是時周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時禮樂已不自
 天子出號令已不行於天下民間私稱已皆是寅月起數者
 矣周既亡矣則建子之正已不得為時王之制天下又安有
 所謂周正者乎然則秦所謂多十月者是因民間私稱夏正
 而書之無足疑者此於周改月數之說自不相礙不足以為
 據也不知識者以為然否

書秦誓上惟十有三年春蔡氏傳云云又按漢孔氏以春為建
 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序
 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
 建子之月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
 改易尤為無藝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固不待辨而明
 也或曰鄭氏箋詩維莫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曰此
 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
 於皇來弊將受厥明蓋言暮春之時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
 哉然弊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弊麥將熟則建辰之月
 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攷之固不審也不
 鈔本無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
 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管窺外篇

卷上

二十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按四時改易冬不可為春之疑今亦不在多辨但以夫子行
 夏之時一言證之足矣夫時之一字非但指正朔月數而言
 必是指春夏秋冬四時而言明甚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
 所謂商之時周之時顏子問為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時則是
 當時所行未是夏時也未是夏時非周之時而何夏之時以
 建寅之月為春則周之時必以建子之月為春矣若周之時
 春亦建寅無以異於夏時之春則又何以必曰行夏之時為
 哉餘則陳定宇之言備矣至於鄭氏箋詩蓋亦不知民間私
 稱只是夏時而例以時王之制律之故致此誤耳蔡氏非之
 誠是也若以張敷言史冊所用民俗所言之說例之則不待
 多辨而自解析矣蓋詩為歌詠之辭所言多是以寅月起數
 者不特臣工一篇為然正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鄭

氏必欲拗以從子固誤蔡氏又欲援以爲不改月數之證要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也餘則前辨已詳更不再述

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蔡氏傳曰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

按二孔林氏皆以一月爲子月蔡氏不從其說竊意一月便是子月無可疑者其所以不曰正而曰一者以時方舉事商命未改耳時王正月在周家雖因國俗紀候而未得定正月之名史官追書前事亦不容因後改前失傳信之意也與七月詩一之日者正同推彼可以明此矣又按夏書明有三正

之文而天正地正人正之名見者亦非一處若皆以寅月起數與商正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之言則是惟夏爲有正殷周雖改正朔而皆無正月之名

烏在其爲天正地正建子爲正建丑爲正也

陳定宇又曰愚按蔡氏於泰誓上及武成皆以孟春一月爲建寅之月與二孔之說不合必證以前漢律曆志始九明白志曰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亥戊子後三日得周正辛卯朔子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日二月朔四日癸亥至牧野閏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古以驚蟄爲寅月中氣今云雨水

四月己丑朔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惟四月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以節氣證之則武成以周正紀月數而非夏正不辨而明矣

按漢志雖非先秦古書然終是近古可信較之陳寵傳則此尤爲近古皆非唐宋以來諸儒臆度附會無所證據之比讀

者宜有取焉竊嘗又按易臨卦象辭有曰至於八月有凶此

管窺外篇 卷上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八月程朱二夫子皆以爲自子月數起當是六月遯卦雖本義兼存或說是今八月觀卦之言於後終不如主前說之力况前說勝後說又朱子平日解經之通例乎兼語錄答學者

之問又只主周正可見愚竊以爲臨象元亨利貞與有凶皆主陽言以二陽上進凌逼四陰故其亨在陽將來諸爻盡則

變則二陰長而漸盛故其凶在陽况臨觀與遯三卦皆就陽爻取義名卦陽浸長則爲臨陽避退則爲遯陽在上示下則

爲觀然則避退可以言有凶在上示下不可以有凶言明矣觀雖亦是陰長陽消之卦然聖人扶陽抑陰固已別取義明

卦矣不應於此又指爲凶也然則八月指遯而無按無當凶明甚卦辭又文王所繫文王在商而自子月起數者亦猶周

公一之日二之日紀數也

右正朔月數改與不改之說自孟子以來千五六百年諸儒無有定論近代陳定宇張敷言之說議論援據似覺平正確實雖亦未得爲定論猶爲彼善於此愚深信之而同志辨詰

紛然酬答不暇得月數因革辨觀之則知向也同志所辨詰者盡在此矣暇日哀集諸說於一處仍疏已見於後以俟有道而就正焉

易大傳曰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蔡氏傳曰云云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

四十分鈔本無以上二十一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

齊是爲一章也

管窺外篇 卷上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齊是爲一章也

愚按閏法大抵皆是三十三月左右一閏若是自正月至四月閏則只閏一年便滿三十三月又須置閏所以謂五歲再閏者此也若是自五月至十二月閏則須閏二年方滿三十三月即置一閏所謂三歲一閏者此也往往多是三二次三年一閏了方有一箇五年再閏閏須是補前借後恰好得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了方可置豈有只滿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便於此置兩閏之理蔡氏非不知此特為五歲再閏之說所拘故如此說耳大傳亦非謂三年一閏了便五歲再閏特以揲法有一劫再劫而閏法亦有一閏再閏歸奇歸餘有相類處故如此配不以詞害意可也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蔡氏傳云云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

管窺外篇 卷上 二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為一章也今世儒有纂說云云愚曰一閏計二十九日六時三刻強三歲一閏於三歲閏率之數而有餘二閏計五十九日六刻強五歲再閏於五年閏率之數而不足或者遂疑五歲再閏之說謂合五歲餘分而以日法計之僅得五十四日有奇不可置兩閏殊不知置閏之法非必置一閏月即截然於所餘日及零分都無餘欠也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直至十九歲七閏然後氣朔分齊而為一章也但十九歲七閏之中為三歲一閏者五為五歲再閏者二有多少之不同耳既曆中有五歲再閏之法則傳者之言尚何訾乎愚又按書傳旁通及書傳纂圖所列十九歲七閏細數雖各不同實互相備但纂圖有小缺誤處今以愚說足之觀者可攷

旁通所載

一年閏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
 二年閏率二十一日七百一十四分
 三年閏率三十二日六百一十三分作第一閏外餘三日一百二分
 四年閏率四十三日九百二十九分
 五年閏率五十四日八百一十六分借下年四日六百二十三分爰作再閏
 六年閏率六日二百四十分
 七年閏率一十七日九十一分
 八年閏率二十七日九百八十分借下年一日五百一十分作第三閏
 九年閏率九日三百六十分於此年置
 十年閏率二十日一百九十三分
 十一年閏率三十一日八十分作第四閏外餘一日五百二十一分

管窺外篇 卷上 二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十二年閏率一十二日四百八分
 十三年閏率二十三日二百九十五分
 十四年閏率三十四日一百八十二分作第五閏外餘四日六百二十三分
 十五年閏率一十五日五百一十分
 十六年閏率二十六日三百九十七分借下年三日一百二分爰作第六閏
 十七年閏率七十七日二百五十分
 十八年閏率一十八日六百一十二分
 十九年閏率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正作第七閏無欠無餘

纂圖所載原係圖圖今分作十九行
 一歲餘一萬二百二十七分
 二歲餘二萬四百五十四分
 三歲餘三萬六百八十一分

三歲一閏復餘二千九百二十二分

愚曰一閏月計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外復餘此數

四歲餘四萬九百八分

五歲餘五萬一千一百三十五分

五歲再閏少四千三百八十三分

愚曰兩閏計五萬五千五百一十八分於五歲餘分外復

少此數

六歲餘六萬一千三百六十二分

七歲餘七萬一千五百八十九分

八歲餘八萬一千八百一十六分

八歲三閏少一千四百六十一分

愚曰三閏計八萬三千二百七十七分於八歲餘分外復

管窺外篇

卷上

二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少此數

九歲餘九萬二千四十三分

十歲餘十萬二千二百七十分

十一歲餘十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七分

十一歲四閏餘一千四百六十一分

愚曰四閏計十一萬一千三十六分外復餘此數

十二歲餘十二萬二千七百二十四分

十三歲餘十三萬二千九百五十一分

十四歲餘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八分

十四歲五閏餘四千三百八十三分

愚曰五閏計十三萬八千七百九十五分外復餘此數

十五歲餘十五萬三千四百五分

十六歲餘十六萬三千六百三十二分

愚曰十六歲六閏計十六萬六千五百五十四分十六歲

餘分外復少二千九百二十二分今纂圖十七歲六閏非

是併列下文

十七歲餘十七萬三千八百五十九分

十七六閏餘七千三百五分

愚曰此以十七歲六閏計之則有餘分實歷法無四箇三

年一閏相連

十八歲餘十八萬四千八十六分

十九歲餘十九萬四千三百一十三分

十九歲七閏七歲之外無餘欠

愚曰七閏計十九萬四千三百一十三分於十九歲餘分

管窺外篇

卷上

二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並無餘欠

按纂說中愚曰之說其曰置閏之法非必置一閏月即截然無所餘日及零分都無餘欠也此說以年計之則似是以月計之則實非何則蓋置閏之年其餘分未必截然無餘是矣而不可有所欠欠則必不當於此年置閏也詹家必於三十三月左右置一閏而補前借後必各得一半則後月節氣必在此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則閏在是矣是固天然恰好當在此置非人所可移前移後強置之所不當置之月也春秋於是閏三月之譏正為不當置而強置之者發推彼以明此可也其曰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此不易之論也其曰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此不可通之論也既曰不足則所閏之月必當於下年所當恰

好置閏之月置之所謂恰好即月之有節氣無中氣者豈有預先借閏之理攷

於授時曆紀年置閏之次可見何常有預借下年之日先於

上年置閏之例哉愚曰之說蓋因旁通纂圖所載而誤旁通

纂圖之誤蓋因蔡傳五歲再閏之說為說則不得不如此誤

也蓋第二閏既在第五年第三閏若不借下年日湊作在第八

年則必在第九年乃成四年一閏矣第三第五閏既三箇

三年一閏相連第六閏若不又借下年日湊作在第一十六

年則必在第一十七年而成四箇三年一閏相連矣此旁通

不得不如此誤也纂圖不思不得四箇三年一閏相連幸免

此一誤而愚曰反以為誤過矣蔡氏則為繫辭五歲再閏之

文所拘而如此說殊不知繫辭特以閏有三年一閏五年再

閏二等而揲法亦有一劫再劫二等故取其象以相配耳初

管 窺 外 篇 卷上 第二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非謂一閏之後即須再閏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如以辭而

已矣則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期之日必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乾坤之策當之而不足二篇之策萬

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物之數既正於萬以二篇之

策當之而有餘矣如以聖人取象之意推之則皆不必泥可

也然則置閏之法又何可以五歲再閏之辭為泥乎管見如

此未知當否姑志於此以俟知者而就正云其一章置閏之

次具於左以備遺忘同志宜有取焉

一年

二年

三年第一閏當在此年八月或進在七月或退在九月者亦

間有之

四年

五年

六年第二閏當在此年五月或進在四月或退在六月置

者間亦有之

七年

八年

九年第三閏當在此年二月或進在正月或退在三月者亦

有之以上三閏皆三年一閏

十年

十一年第四閏當在此年十月或進在九月或退在十一月

者亦有之此是五年再閏

十二年

管 窺 外 篇 卷上 第二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十三年

十四年第五閏當於此年六月置或進在五月或退在七月

置者亦間有之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第六閏當在此年三月或進在二月或退在四月者

亦有之以上二閏皆三年一閏

十八年

十九年第七閏當在此年十二月置或進在十一月或退在

明年正月者有之此是五年再閏

右十九歲七閏之次大約如此蓋因授時曆紀年斟酌其序

則然耳以類而推不中不遠矣其氣朔盈虛積實細數則自

如旁通纂圖所推但旁通纂圖皆只定其所閏之年而不言其所閏在何月則是閏年非閏月也愚不知其故若欲定其所閏之月則如所謂借下年日數湊作閏者當於何月置邪識者豈宜無見於此愚奚容贅

堯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蔡氏傳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足一度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朱子曰曆家只算所退之度卻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問經星左旋緯管窺外篇 卷上 二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晉天文志天圓地方天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行磨疾蟻不得不西

或疑儒者言日月每日不及天一度與十三度曆家言日月每日行一度與十三度有奇二說不同如儒者說則是日月每日左旋一周於天行所不到蓋纔一度與十三度耳如曆家說則是日月每日俱右行到此一度與十三度其餘天體皆所不到之處其說正相反愚謂不然二說雖若相戾其實只一般蓋天體非但高圓不動待日月自就上運行而已天亦是運動物事其行健又過於日月天是動物日月又是動

物上動物天非有體二十八宿與衆經星即其體也此二十八宿與衆經星皆繞地左旋一晝一夜過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亦與之同運但不及其健則漸退而反似右耳其所退之界分即日所不及天之一度與十三度也是則日月雖

日一晝一夜隨天轉旋一周於天然實歷天體每日只有此一度與十三度即曆家所謂右行之處也譬如有一大磨在此使三百六十五人環繞此磨而行磨非天此三百六十五人繞磨而行者天也又別使二人與此三百六十五人之爲首行者從今日子時並肩起脚而行行至明日子時皆適一周但此二人者其一人乃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二人並肩即日也其一人乃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十四人並肩即日也相去近遠日日如此是則以大磨視之此三人固皆一管窺外篇 卷上 三十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周以二人與三百六十五人視之則此二人者雖曰與三百六十五人同行其實一人僅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一人相摩肩而過一人僅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一人至第十三人相摩肩而過此即日月所實歷之天體也此即儒者所謂日月不及天之一度與十三度也此即曆家所謂日月右行之一度與十三度也初豈有二致哉但如儒者之論則日月五星亦是天象不應獨與衆星背而右轉故以左旋爲順耳右轉左旋說雖不同其實歷天體則皆共此一度與十三度非有二也不知精於論天者以爲如何姑志於此以俟就正焉許益之尙書叢說有七政疑曰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考天象惟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

有日月東行天西轉而周髀家則有日月實東行而天牽西沒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祖述以爲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渾天儀注水轉輪一晝夜天西轉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循而爲經七政錯行而爲緯其說爲得之而文公詩傳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已經文公定正而公蓋許之矣意以爲日者陽之精其健當次於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月之行晝夜常過於管窺外篇卷上三十一敬鄉樓叢書第三輯

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符於日之退三也日月雖轉進行比天行不及則爲退日月五星行無殊金水在太陽先後率歲一周天爲最速次火次木惟土積厚重之氣入天體最深故比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歲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向謂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更遲是金水行最遲故一日退一度而一歲一周天土行最速當及於天大約二十八日始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然後周天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於天且一日不及一度星之陽不及日甚遠而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而木土之精反過日遠矣五也五星以退留遲疾伏伏疾遲留退政者有遲有速有順有逆也五政推步姑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十三日而留留二十三而遲疾伏共行百六十餘日而復留而復退是行常五倍於退而退四倍於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爲退退爲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何其多與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爲緩留則不行退則逆而西此皆以星附著天體而言者也若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著天體但附著則爲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爲最緩而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與天同健一日皆能過太陽一度至於所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運矣七也由是言之則古法比蔡傳爲密於此不可無疑姑識於此以俟知者而問焉

按許氏所疑七事大抵皆以左旋之說有所未信而以曆家右轉之說爲可信也其言似亦有理愚亦因此不能無疑於先儒之說夫先儒謂日一日不及天一度月一日不及天十

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五星雖行有遲速然亦皆不及於天夫
七政既皆隨天左旋則宜皆而西而背東非有意於退特以
天運過速故七政亦不能進與天齊而不免退隨天後耳若
然則其所不及於天之界分但依直而退可也譬猶二人同
行其一人足力健者既前我而過去其足力弱者不能及之
則亦但隨其後而已又何暇回顧其所退之步數使之循規
蹈矩不失尺寸哉今則黃道循赤道之左右交出交入漸遠
漸近一歲一周未嘗改易而月道又循黃道之左右出入遠
近亦皆一月一變各有常度又如五星之運遲留伏逆各各
不同而各有態度如此凡此其勢皆似違天而右轉者此豈
面西背東無意於退而能各有條理如是哉妄謂術業有專
攻以夫子之聖而猶問禮問官名豈老聃鄭子之徒其智反
管 窺 外 篇 卷上 三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過於聖人哉業專而已然則窮理盡性繼往開來固先儒之
能事至於天文自是一家之傳恐曆家所言自有源流未可
以先儒所學之大而謬言之也區區私見輒因許氏此疑而
附記焉愚不自知罪無所逃智者其幸教之

橫渠張氏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
霆在外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

按史載風赤如血則風爲陽氣可知蓋風本無形唯風極其
盛則陽氣所聚極厚故有色可見而赤如血耳赤蓋陽之色
也近歲或颶風大作則夜間空中火飛無數人皆見之火極
明處則風必極盛樹木屋宇當之者無不摧撲然則火固風
之色也所謂風赤如血恐亦只是如是張子謂陽氣周旋不
舍而爲風信矣

正蒙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爲雲而升朱
子曰凡雨者陰氣盛陰氣盛凝聚得密故濕潤下降爲雨

或疑雨從空下其點之大小疏密必如此均齊何也易於坎
象爲水爲雨而又爲雲然則在天爲雲自雲而降則爲雨兩
至於地則爲水其實一物而已雨與水非二物無可疑者謂
雲與雨非二物不可不辨蓋雲是潤濕之氣上蒸而成雨遠
望之但見其油然布空而已其實油然布空者無非雨點但
至微至輕故隨風飄揚不下墜耳若氣薄點微則就空消散
不成雨矣若氣濃點重則不能飛即下墜而成雨耳其點
之大小疏密必如此均齊者亦以自雲而降濃則俱濃薄則
俱薄一氣所蒸理無不同而已昔朱子創草堂於雲谷而爲
之記有曰飛雲所需器用衣巾皆濕如沐今山居之人自言
管 窺 外 篇 卷上 三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入雲氣中行則衣帽皆濡濕可見雲與雨之非二物矣然則
世俗謂龍能行雨者何也蓋龍是陽物在陽明之地爲陽氣
所蒸則陰濕之氣出於其身即成雲矣所謂雲從龍者此也
雲從則雨因以降又何怪哉

胡明仲論造化之迹曰云云世人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
隕而爲石也本乎天也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然不能
盡然也

隕石之譬甚明而昧者猶以爲雷震氣須臾頃何以便成形
邪曰造化之妙不疾而速且如隕石何嘗先有石在空中了
方隕邪只是造化之妙緣化便成緣成便隕雷斧之理何以
異斯默而識之可也雜書謂雷州雷廟州人常作車鼓斧炬
置廟中雷神時時攝取以去以理言之有天地即有雷霆人

未爲之先則天地無以爲雷霆耶以事言之則愚常有故人
寓雷陽者十餘載游憩雷廟者屢矣烏覩所爲人爲車鼓斧
炬者乎甚矣俚俗之信譌而好妄也老氏有行雷之法信乎
曰此不過巫家術耳何益於事又何足怪乎蓋造化所有人
皆可以術致之如取風於扇取火於燧燄氣覆之則如雨噴
水於日則成虹霓之形要皆術耳行雷之術何以異此若造
化所無亦莫能致矣

盧肇海潮賦序其略曰潮之生因乎日也近代言潮者皆以爲
水爲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
之所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夫物之形相睽而
後震動焉譬猶烹飪水盈鼎而不燬之欲望饅饅之熟得乎潮
亦然也天之行健日麗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
管窺外篇 卷上 三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
往來不足怪也其大小之期則制於日月合朔之際則潮始
微絕以至陰之物邇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
得明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朏其朏
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
也

按肇謂潮生因日朔絕望大與潮候全不相應蓋北方之
人但聞海之有潮而不知潮之爲候遽欲立言其差皆不足
辨但其言天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不惟不知潮亦不
知天天所運日所至之處豈復有海乎海雖極大然不有天
之大氣舉之則海亦何所至止哉是知天之氣不極其厚則
不能東海與地於其中然則日所行之處正在天氣之中吾

意其內與海水相距不知凡隔幾萬幾萬里至勁極厚之氣
曾謂天有入海之理日有激潮之勢乎若肇者真所謂不知
而言者也余安道之言豈爲誣哉

余安道海潮圖序其略曰古之言潮者多矣皆無經據唐世盧
肇著海潮賦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
武山^{廣州}且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談蓋
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蓋
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故月從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
則潮平乎南北皆繫於月不繫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朔望前
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
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否不
盡非謂近於日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
管窺外篇 卷上 三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
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今通
東南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
云常候於海門日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且而平上弦則
午而平望以前爲晝潮望以後爲夜潮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
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潮平望則明日之且而平
望以前爲夜潮望以後爲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
山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
望則夜半而平上弦以前爲晝潮上弦以後爲夜潮日加子而
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
平上弦以前爲夜潮上弦以後爲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

按余氏所以譏盧氏之失當矣而所誌東南二海之潮候亦

可謂詳審非不知而作矣但其所謂月之所臨水往從之之說則亦虛氏天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之見也月所在之處與海水不知相去幾萬里曾謂有可以從月之理乎至曰潮漲潮平皆繫於月亦未必然謂皆與月相應可也謂皆繫於月則拘矣及其論朔望春秋潮之極漲極大則又皆歸之氣數然後知嚮也水之從月潮繫乎月之說皆未得爲通論也何則謂朔望兩弦月行有疾有遲故大潮小因之以爲皆繫於月似矣春陽中秋陰中潮當其時而漲豈亦繫於月乎非不通之論而何餘於後段究之

臨安志論潮其略曰潮汐往來爲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率皆未盡大抵天包水水函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大空之中地乘水以自持且元氣升降互爲抑揚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

管窺外篇

卷上

三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應乎月月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夕潮之期月皆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月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月亦臨午焉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潮之所至亦因之爲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

是篇之論猶不若盧氏余氏之猶有所主也既以爲氣有升降又以爲地有浮沉既以爲乘日升降又以爲如應乎月初無的見但務臆度正醫家所譏譬猶獵不知兔而廣絡原野冀一人按人疑當作免之獲術亦度疏失者歟况既以升降屬之氣

又以升降屬之日所謂升降一歟二歟且地之與水俱爲有形之物則氣有運動形皆隨之可也今乃氣之一升一降獨地爲之一浮一沉則水皆與氣不相干唯因地之浮沉而有溢有縮焉豈理也哉况形隨氣動則氣升而地浮氣降而地沈可也今乃氣升而地反沉是地亦與氣不相干矣不但水也凡此猶皆病之小者獨地有浮沉之說其病最大浮沉則動上動下無寧靜時矣吾聞天動地靜矣未聞地亦動也意者地本不動特論者無以爲潮汐之說故強之使動耳又何足辨乎唯篇末時有交變氣有盛衰之言似有可取當之按取字疑脫以備一說

管窺外篇

卷上

三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月潮繫乎月則不可謂水隨氣而往來則可謂水因氣而溢縮則不可何則潮爲陰物乃陰氣之成形者月爲陰精乃陰氣之成象者同一陰類固宜有相應之理矣所以海潮朔望則大兩弦則小而每月潮之長落與月之升降其數皆合不謂之相應不可也雖則相應不過同此一氣一氣則自然相爲流通不約而符初非形相從而勢相繫也若謂水之與月必須相從相繫則二者何常可以相及而拘拘如是哉前論已詳茲不再述凡天地間有形之物未有不隨氣而運動者豈有潮汐往來而獨不由乎氣哉但以爲氣有升降故海有溢縮如此則四海之潮生長平落皆同焉可也今則東南二海之潮候皆不同時是則潮之流來流去而非海之溢上縮下也明矣姑論其當於後詳論之然則潮汐之所以然果

無定說乎曰列代先儒立言著論猶不得爲定何物小子乃敢求多於前人乎竊嘗上稽經典下採輿言似有以得其髣髴者而未敢以爲是也夫余氏候東西二海之潮則平於東者常先平於南者常後其先後每以三時爲差但不知其所以有如此之先後者何故既而博詢海上之行舟者皆以爲惟近海有垠岸處可以測潮之長落耳巨海之中茫無畔岸欲知潮之長落不過以北水南水候之而已是故北水南來則爲長南水北來則爲落是則潮之長必自北而南也然後知東南二海潮候有不同者以此而已然猶未知潮之長必自北而南者又何故也以愚度之天以河圖示象於聖人聖人以易象示教於天下後世不信天與聖人尙誰信哉河圖以一六水居北而後天八卦之方位亦以坎爲北方之卦坎

管窺外篇

卷上

三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之象非水乎則是北固水之定位也潮之自北而南所以然者豈必外此而他求哉雖然潮特有形之物耳非有氣以運之水亦不能以自行也氣卽水之氣耳是故氣有翕張張則潮有長方其氣之始張於此也則水爲氣所擁而南奔而潮以爲之長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以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及翕極復張張極復翕則潮又長而又落矣氣之張於北者有定所則潮之長也宜同時矣水擁而移於南者地有遠近則潮之平於東與南者先後固不得而同時矣是故東已平而南方生南既平而東已落東既落而北復生矣氣之一翕一張如循環然無停機也潮之一往一來應期不爽此理之常也無足怪者區區愚見僅止於此至於潮有大小早晚之異則未得其說不敢以臆決也無已則姑信與月

相應之說可也惟潮大於卯酉之月則終莫知其故恐亦不過由於一氣之運而已必求其如何以質之則鑿矣當闕之以俟知者

陳北溪字義曰大凡不當祭而祭皆曰淫祀淫祀無福由脈絡不相關之故後世祀典只緣佛老來都亂了如老氏設醮以庶人祭天有甚關繫如釋迦亦是胡神與中國人何相關假如忠臣義士配享元勳若是禮不當祭皆與我無相干涉自聖學不明鬼神情狀都不曉得如畫星辰都畫簡人以星君目之如泰山曰天齊仁聖帝在唐封爲天齊王至本朝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一上帝而已安有一箇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邪據泰山魯封內地惟魯公可以祭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脈全不相干涉而在州縣皆立東嶽行祠亦失於講明之故 又曰南嶽廟向者回祿劉太尉欲再造問於五峯先生先生答以天道人事本一理在天爲皇天上帝在人爲大君五嶽視三公與皇天上帝並爲帝則天道亂矣大君有二則人道亂矣而世俗爲貌象爲立配爲置男女屋而貯之製瀆神祇之甚後南軒又評之曰山川流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皆可謂正大之論開醒愚蒙聾瞶者矣 又曰伊川破橫渠定龍女衣冠從夫人品秩事謂龍獸也豈可被人衣冠且大河之塞乃天地祖宗社稷之佑乃吏卒之力龍何功之有其言可謂正大可以見張程學識之淺深不同世俗事真武呼爲真靈只是北方玄武神真宗尙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爲真北方玄武乃龜蛇

管窺外篇

卷上

四十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之屬後人不曉其義畫真武作一人散髮握劍足踏龜蛇競傳
道教中某代某人修行如此玄武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之總名

觀此三條可見不當爲天帝真人之形非愚之臆說矣愚按

以天地山川之神皆具人形之說其原皆出於佛氏蓋佛氏

妄爲六道輪迴之說以欺誑人世則上而天下而禽獸皆可

爲人人亦皆可生天皆可爲禽獸故天之主宰則謂之天帝

釋按原本釋作從注云鈔本不誤而釋天帝釋三字述文鈔本不誤

之靈如龍女之類亦進之使具人之形是天人禽獸無以異

也如此則日月星辰河海山嶽皆誣之使具人之形又何爲

而不可哉其惑世誣民亦甚矣不可不辨又按北溪此說不

惟可以證天地山川與人形狀不同之實而淫祀之失與鬼

神稱號之僭亦皆可見吁五嶽之神尙不可與天之主宰並

管窺外篇

卷上

四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稱爲帝况於閭里村墟之間非係祀典之神受十數家之血

食者今則皆得被袞冕號帝王矣是何稱號之僭帝王之多

也陰陽之理一而已享數十家之祭祀者亦可號爲帝王則

凡一巷一村之事如里胥社長者亦可以帝王號之乎此大

亂之道也吾知人雖以此僭呼詔媚鬼神使鬼神有知必不

敢矇朧僭處其號也雖詔竟何益哉竟何福之可得哉

佛氏天堂地獄之說

此等謬妄惟至愚極陋之人乃爲所惑稍有所見者即知其

僞無足辨者但俗儒無知亦有崇信其說以爲縱無其事亦

豈不足以勸善懲惡爲天理國法一分之助哉愚謂不然或

問於明道先生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

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

化乎至哉斯言然此特爲其有名無實不足以化人耳若原

其有爲之私心而言則非徒無益於事又且有害於人何則

佛氏立此僞說雖陽爲勸善而懲惡其實但欲脅誘世人籠

取其財以養育其徒爾嚮使立教之初即曰爲善即生天堂

受諸快樂爲惡則入地獄受諸苦楚爲善爲惡皆由是其人

若不爲善而爲惡吾亦無如之何矣如此則人皆慕天堂之

樂畏地獄之苦心無所恃但當勉於勸善而盡務去其惡矣

今生天堂入地獄之故名雖係於善惡而出地獄上天堂之

權實則由於佛氏則世之爲善而無誠心者孰不恃佛氏接

引之力而怠於善爲惡而不肯改悔者亦孰不恃佛氏救度

之力而益肆其惡哉生而爲善雖有未至死而供佛飯僧亦

可以生天堂矣吾又何必強於爲善哉生而爲惡雖已貫盈

管窺外篇

卷上

四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而歸依佛法亦可離地獄矣吾又何憚而不遂其惡哉况爲

惡者不惟仗佛力得出地獄而已佛有神力反使之得生天

堂焉如此則爲善者有所恃而益怠爲惡者有所恃而益力

吾見其適足以沮人之善而長人之惡耳何懲惡勸善之有

不知識者以爲何如

鮑靚記井羊祜識環

此等記載不出於秦漢之前皆自佛法既入中國乃始有之

其實皆是附會不足信也况天地之大古今之久品彙之多

何故皆不如此而所傳止於如此數事乎聖人語常而不語

怪政亦不必深辨也但此等謬妄亦有出於人訛者亦有出

於妖怪者皆可以惑世誣民又有不容不辨者蓋自有佛氏

輪迴之說人自胎孩而髻鬣而以至於強壯以至於老死往

深往習聞其說而入於心矣一有好事者創為異說則不復
致疑即相傳信甚則以一為十以十為百無所不至况聖學
不明又無超卓之見以燭其妄故雖士流史氏亦喜聞而樂
道之或遂從而書之於冊以為數千百年牢不可破之惑此
則出於人訛者然也愚於當今之事目擊其如此之妄者多
矣不然又豈敢昌言之哉又况鬼神有邪有正其正者則凡
天地神祇與古昔聖賢之有功於生民者皆是皆光明正
大無所謂神通變現之說也其餘如佛仙之流自謂有神通
能變見與凡煮蒿悽愴能與妖作怪自以為能行禍福於世
者皆邪也既曰邪矣則亦何所不有往往自有一等妖邪之
鬼乘愚人之邪心而入託佛氏之邪說而行現為字有與妖作
怪鈔本有此以欺誑邪世而希求其祀享如示相按一本下
等之迹字敬鄉樓叢書

管窺外篇

卷上

四十三

敬鄉樓叢書

格以求其祭恐亦有之而世之愚者又挾其好邪懷疑之心
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以無為有者之妄以實之自非真知
道者其誰不為所惑哉此則出於妖邪者然也愚以當今之
事亦當有身親見其如此者既久而後知其妄耳故曰此等
記載皆是附會不足信也不知識者以為然否

釋道二氏

二氏雖則皆是偽妄然釋氏之規模弘大無所依倣如塵芥
六合夢幻人世開口便說恒河沙數世界便說微塵數劫阿
僧祇劫直是說到無畔岸無終窮去處所以大段悚動得人
非惟善惡果報之說可以誘脅愚俗而明心見性之妙抑亦
足使高明之人歸依信服自古異端之害無有能過之者道
家規模狹陋往往皆是偷竊合湊而成初非其自有也蓋道

之一字出於老子然老子之教本不如是也其實只是張天
師叛為此教天師本來只是巫教如詞醜行持為巫教鄙陋
不足以動人故採摭老莊虛無之說以文之又以虛無之說
人不見其為利故又取方士延年度世之術為莫大之利以
引誘好生惡死之流此是合湊三家之說以一之非其教法
本來如此也况其君臣上下之威儀又是竊儒者之糠粃而
善惡果報六道輪迴之說則全是倣佛氏之糟粕而為者故
其惑人不能如釋氏之甚而人信之者亦不如釋氏之深也
朱子中庸序謂程子門人所自為說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
亦有之矣

管窺外篇

卷上

四十四

敬鄉樓叢書

按程門高弟如楊龜山謝上蔡諸賢朱子每謂其流於佛老
非謂其從事於二氏之教如李泌顏真卿白居易蘇軾輩修
淨土談玄說禪之所為特其識見有過乎中庸處故其說儒
者之道往往淪於空寂暗與二氏之言有契而不自覺耳固
未嘗不宗孔孟崇仁義也亦未嘗不斥佛老詆空寂也然學
問有疵見理欠瑩宗之而反背之斥之而反似之如此而已
與儒名墨行身按身字下一固有關說不可不辨也

右二氏之害佛氏尤甚蓋以其長於欺誑而人莫之覺耳自
其所言見在事與六合內事絕妙所言多是過去未來與他
方世界之事何也蓋佛本非真有所知者而妄以無所不知
自任本非真有所知則現在事與六合內事皆舉人所共見
聞者言之少有差錯則人將以實事證之彼亦不得肆其欺
誑矣若不言之而無一論以自蓋則其本非真有所知之迹
將為人所窺覘而人亦莫之重矣故自任以為無所不知而

其所知者則過去未來之事與他方世界之事動以恒河沙
爲數然後見在事與六合內事皆爲至近至微而謂有不足
言者矣見在之事人以爲久佛氏以恒河沙劫數事視之則
此特夢幻之頃耳何足爲久六合內事人以爲大佛氏以恒
河沙數世界事視之則此特塵芥之微耳何足爲大佛氏所
知周於恒河沙數劫遍於恒河沙世界所以不言而已言則
必欲於恆河沙劫恒河沙界之事無不周遍如此則見在事
與六合內事皆不過恒河中按中字下一
本空六格其徒以久其教而
已然亦自有次第大抵世人貴耳不貴目凡天地間所有之
事所身親見者雖甚大極變已莫能曉者亦以爲常而不加
疑問一聞佛氏洪闊勝大之言則自以爲所未嘗見而疑駭
錯愕茫然自失慮其一旦至此境界則將無所恃賴也及聞

管窺外篇 卷上 四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佛氏有如此之神通變現安得不畏之服之而幸其可爲將
來之恃賴哉然猶未知佛氏將來之恤已與否也佛則以其
神通變見之力專以慈悲不殺爲務唯以靈感救濟爲急人
幸得其如此又安得不信從而歸依之乎夫人既畏之服之
又信從而歸依之則必唯其言之是聽矣佛然後徐爲之謀
曰六合猶塵芥耳身世猶夢幻耳汝身猶是夢幻况身外之
眷屬財物也哉是皆當棄之捨之無足繫戀者也凡此皆欺
誑世人之言耳世之人寧無獨覺其欺誑而非議之者佛則
恐其易搖衆人之信心也是於設爲毀謗罪報之說以禁之
非議既禁然後欺罔之以輪迴生死之說誘脅之以天堂地
獄之說使人聞此二說則必以輪迴生死無有窮已爲憂必
以得生天堂免地獄爲願欲遂此願將何以哉佛則又徐爲

之謀曰爲善爲惡各有果報能佈施即是爲善爲善則獲生
天堂之果報矣不佈施即是爲惡爲惡則有入地獄之果報
矣况既有棄捨之勸在前則人孰不欣然以其今生不足繫
戀之財物植後身爲生天堂免入地獄之果報哉一誘一脅
而求取無不遂者其爲計亦奸矣佛則又恐世情有高見之
人覺其情狀而起鄙薄之心也於是以清淨無爲之說而
文其奸其善於自衍如此則人又將翕然以高妙稱之矣若
佛氏者殆所謂大貪若廉者歟
爲害之因亦有十

管窺外篇 卷上 四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誣天地之道
攘造化之功
害人倫之恩
妨聖賢之教
蕩男女之情
蠹公私之財
長愚民之惡
濟奸貪之欲
成游惰之志
爲亂賊之謀
右十害之目亦有序蓋天地之道即陰陽剛柔之道佛則誣
之以爲己之私人倫之恩莫先於夫婦即天地之道所以立
造化之功所以行者佛則使之捨俗出家獨人之父孤人之
子孀人之男寡人之女絕天地造化生生不息之正理聖賢
之教莫大於明倫佛既害人倫之恩安得不妨聖賢之教哉

聖賢之教使人各有配偶而又有禮以防閑其瀆亂則男女之情自不至於蕩矣既絕其配偶又無禮以防閑之乃以修行爲由使四衆雜然而處則倫理之常寧免亂瀆之暫男女情慾易動難戢一蕩之後豈但暫焉瀆亂而已情慾既熾施與不貲如魏胡后唐武后之所爲耗蠹可勝言哉唐宋以來公私之財一入常住豈復有得者乎况施僧供佛營立塔廟之費又何紀極之有愚民造惡一有所施自以爲邊作邊修惡愈積而愈無忌憚者恃其有財可以佈施而已然後舉世之人莫不競趨爭先而爲佛氏之徒奸貪者瀆亂無厭而欲無不濟游惰者安坐而食而志無不成而大奸大惡亦資藉其說巢穴其地以有衆大財而弄兵僭竊如漢融按此有說魏沙門法慶之徒何代無之謂其爲亂賊之媒豈爲誣哉凡

管窺外篇

卷上

四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此蓋亦舉其害之大者言耳自此之外爲害之目又可枚舉而徧數之哉此亦人所共知者愚非欲加之罪而創爲之辭也嗟夫安得三武爲君韓子爲臣同世同心除此巨蠹也邪

文伯塔

雜辨

所辨皆朋友問及而隨答隨錄故無倫次
中庸篇首章句程子曰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按放之則彌六合自是一理散而為萬事卷之則退藏於密自是萬事復合為一理下二句是承上三句而結之如此

饒氏四書紀聞近世有鄉先生批之曰雙峯先生見識高明體認精切超然特有獨見於朱子言論之外非故求異也乃自是一見亦頗有切於學者受用後學當以朱子四書自作朱子四書看饒氏四書自作饒氏四書看如朱子言伏羲文王周易

公易孔子易可也若輕肆詆毀或滯於已見或執鈔本於朱子作熟於朱子

管窺外篇

卷下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說但憎而不知其善非惟有類僭誕亦欠詳玩之功蓋理之所在亦不妨異而同而異但義理大體無差文義各有見儘不妨然未熟朱子書亦未可據議此書也况中間亦有發朱子之所未發者亦有明朱子之所已明者功亦不少蓋其所論皆書於朱子書之後非不識朱子者也

竊謂易與四書不同蓋易道無窮而四書之旨有定易之道必更歷四聖人之手而後備義文周孔隨世立教各有所取而非有所相反也伏羲所畫之卦譬如天生一根木自根而幹幹而枝自然生長成材事事皆可用也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譬如木雖事事可用文王周公則伐而剝以為屋以明木之可用非謂木之但可為屋而不可他用也夫子翼易以義理為斷不待占筮知吉凶辟猶使士人居其屋以明屋之可

住住者皆當以士人為法非謂屋之但可住士人而農工商

賈不可住也易道無窮四聖各有所取初不相妨也若四書則是聖賢之格言一章一句各各自有一義而諸儒註釋或

數義不同者不得聖賢立言之本旨未得為定說也朱子集註章句正欲折衷諸家不同之說從其是者以為一定之說

耳而雙峯之說往往又多與之相反若雙峯者是則朱子猶未得為定也若朱子者已定則雙峯不得為是矣無兩是皆

定之理今日朱子四書雙峯四書則四書乃孔曾思孟四書非朱子饒氏所得專者若以其切於學者受用則朱子以前

諸家之說何者不切於學者受用邪而欲皆存之可乎引易為喻殊未切當

管窺外篇

卷下

二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易本義十翼次序象上傳象下傳象上傳象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近世董真卿周易會通序說列孔子易次序與本義正同而與六十四卦經傳之辭皆依王弼乾卦次序但移大象傳置在彖傳前其次序先伏羲所畫之卦次文王所繫彖辭次周公爻辭次孔子大象傳次彖傳次小象傳

按董真卿所以移大象傳置彖傳前者其意蓋謂卦是伏羲所畫卦辭是文王所繫爻辭是周公所繫夫子大象傳是說伏羲易象傳是說文王易小象傳是說周公易故次序當如是愚謂如此立說未為無理但董氏序說十翼次序既依本義以象傳置彖傳後而於各卦又移大象傳置彖傳前前後不免相反不知何說以夫子傳有大小若分大小為二則大象自有上下小象亦自有上下又成四傳如此則夫子乃十

二翼邪恐未爲的當更詳之

胡氏文言辨云或疑文言非夫子作蓋以第一節與穆姜之言不異本義以爲疑古有此語穆姜稱之夫子亦有取焉得之矣然猶以爲疑古之初亦未嘗質言之者蓋嘗妄論之曰若果如或疑何止文言雖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何者八卦取象雖多而其要者天地山澤雷木風水雲泉雨火電日今攷文王彖辭自震雷之外離雖取象於日而未嘗象火周公爻辭自巽木漸爻離日離爻雖三取兩象亦未嘗專主坎他則未之聞焉至夫子翼易始列八卦之象而六十四卦大象於是乎始各有定屬如是則夫子以前凡引易者不當有同焉可也而左氏所載卜筮之辭多取八物之象此皆在夫子之前而引易以占者如此若然則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謂夫子已前原有可

管窺外篇

卷下

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也謂夫子作者非也今欲知其果作於夫子而無疑則將何說以證嘗反覆思之而得其說春秋夫子筆削之經也左傳春秋經傳也夫子繫易實在春秋之前絕筆獲麟蓋不特春秋之絕筆亦諸經之絕筆也左氏生夫子之後尊信夫子始爲之傳由此觀之謂易有取於左傳乎抑左傳有取於易也又况左傳所載當時語其事則髣髴其文多出於自爲如呂相絕秦書今觀其文法要之皆左氏之筆而穆姜爲人淫慝迷亂安得自知其過而有此正大之言如是則四德之說是左氏本文言說作爲穆姜之言明矣至若占辭多取諸八物亦非當時史氏語實左氏本夫子大象以文之一時不暇詳密遽以夫子所作之象爲夫子已前之人之辭也又如國語載司空季子爲晉文公占得國之辭又不特取諸八物且有及於坎勞卦之說如是則併與

說卦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乎

胡氏此說併本義疑古有之以下數說亦不之然似失之太過况以此施之文言猶可以爲大象亦如此則恐未爲的當蓋夫子刪定六籍本皆述而不作所謂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者也又况占筮之法本掌於太卜之官則其象占之例必有詳悉記載不止如文王周公所繫之辭而已往往周衰之時不能無錯謬處故夫子爲十翼以質之是其所取之象所繫之辭固皆未必泥文王周公之舊然亦豈皆無所祖述而自爲之哉其可攷者則八物之象謂夫子之所自取則連山之首艮歸藏之首坤坤艮之取象於山與地者固已見於文王周公之前矣謂卦象皆夫子之所自取而前乎夫子皆未之有可乎以是而推餘可見矣由是論之則胡氏之說不

管窺外篇

卷下

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能無太過處終不若朱子闕疑之爲得也
易下繫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語錄先儒解此多以爲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三三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爲坤自三至五則爲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不可廢胡一桂易纂註解六十四卦象象往往多取互體董真卿易會通因之而又有加焉
按下繫第二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本義豫備之意語錄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只是豫備之意卻須待用互體推艮爲門闕雷震乎外之意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只是睽乖故有威天下之象亦必待穿繫附會就卦中推出制器之義殊不知卦中但有此理而已所以孔子各以蓋取諸某卦言

之初亦不過謂其大意云爾今觀本義絕無取互體象者而纂註會通所取互體之象極多往往多是穿鑿附會推出較之良爲門闕雷震乎外之意殆遠不及之未知其說者本有出於朱子之前朱子亦取之否也豈朱子之說自相戾邪合道理近人情不牽強費辭則取之反是則不可取耳愚以其多不勝辨故表出朱子之語以見其概云

書禹貢梁州厥賦下中三錯蔡傳云云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爲歲有豐歉或以爲戶口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之分冀之正賦第一等而間歲第二等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間歲第六等也豫之正賦第二等而間歲第一等也梁之正賦第八等而間歲第七等第九等也當時必有條目詳具今不存矣

管 窺 外 篇

卷下

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書之所載特凡例也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九州皆然何獨以冀揚豫梁四州言哉

賦有錯出他等者蔡傳力主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之說引周官一易再易爲證而謂歲有豐凶戶有增減之說非是以愚度之恐歲有豐凶之說或有可信之理而地力上下之說反自有可疑處何則夫一州之地亦多矣安得一年地力皆上又一年地力皆下如此不同乎况一易再易易有疎數則所易之地體有久近宜亦足相當矣若又有上下則又何以一易再易爲哉若以爲歲有豐凶則州之土地廣狹人民衆寡不甚相懸者或以此凶彼豐則賦本高者反錯出下等此豐彼凶則賦本下者反錯出上等恐亦有之如冀揚豫梁四州皆是也州之土地人民廣狹衆寡大相懸絕者則雖一豐

一凶而賦之等第終不爲之改如其餘諸州是也蓋九州九等之賦皆以其同於豐稔之歲而定中如賈者校數歲之意其有錯出他等者則因其有豐有凶而改減如今水旱則獨初不可限定年歲也且如冀豫二州冀兼幽并最大豫在中土雖稍不如冀而亦大故其正賦冀第一而豫第二若冀凶豫豐則豫反第一而冀反第二矣此蓋由冀豫之正賦雖異等而亦不甚相懸故也揚在江漢下流雖豐僅可及雍梁在巴蜀巖險之地雖豐僅可及揚或凶則與充無異其他諸州不錯出者如青徐二州青第四徐第五無錯出之賦者青兼營爲東方沃土徐則東限海南盡淮北至岱而西迫於豫又當淮之下流二州土地人民廣狹衆寡往往懸絕不同如此則青雖凶亦當不下於徐徐雖豐亦終不高於青餘州無錯出之賦

管 窺 外 篇

卷下

六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者皆以此推之可也管見如此非敢自以爲是疑不敢著故記之以俟知者而就正云

書禹貢青州濰淄其道蔡氏傳淄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東至博昌入濟 浮於汶達於濟蔡氏傳云云蓋淄水出萊蕪縣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汶水出萊蕪縣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

按同一淄水同出原山而前言東入濟後言東北入海不同何歟

書舜典秩宗蔡氏傳秩敘也宗宗廟也秩宗主序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爲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 周官宗伯掌邦禮蔡氏傳春官四時之序爲長故其官爲宗伯

或疑傳說秩宗伯之義似有不同者非也蓋舜典傳自說宗字之義周官傳自主伯字而言宗字之義已詳於舜典周官特以伯字爲長耳

書周官三事暨大夫傳三事卽立政三事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

按蔡傳前解立政之常任爲任事之公卿公非指三公而言乎此則又言不及公卿不知何故當攷

書泰誓稱王曰傳史臣追述稱之也 鄒氏音釋引程伯圭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苟不稱王建號則是以臣犯君名不正言

不順矣王制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造乎禰湯誥曰敢昭告於上天神后泰誓曰類於上帝是用天子之禮也周禮曰

管窺外篇

卷下

七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武成曰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是用天子之禮也周禮曰王六軍泰誓曰大巡六師是備天子之六軍也史臣書王曰猶可謂追稱如有道曾孫周王及昭我武王乃記當時之語豈史臣追書哉 許益之尙書叢說亦如此說 金仁山通鑑前編意亦如此

以用天子禮備天子軍爲先稱王建號之證殊未的當舜自 在璿璣玉衡類上帝以下無非用天子之禮行天子之事者 然卻在二十八年攝政之時舜未嘗卽帝位也亦以爲舜必 先奉天子之號而後用天子之政可乎不知湯武將伐桀紂 故不可不先告之天地山川之神而後舉大事耳曾孫周王 我周王王之一字謂之亦是史臣之追改又何不可之有湯 武順天應人處惟在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故必先有除暴救

民之功而後可以稱王革命是乃所謂順天應人之實也若

暴未除民未救而先自稱王未有其功而先舉其號可以爲

順天理乎可以爲應人心乎陳勝入陳暴秦猶在而遽自王

以示天下又何異於此今以湯非台小子敢行稱亂之言味

之必不敢先稱王以湯有慚德之言察之必不忍先稱王以

湯用玄牡夏禮之事觀之必不當先稱王夏禮尙未可變王

號敢先稱乎又以武王予克受克予之語意詳之勝負且

猶不敢自必王號乃敢先自歸乎萬一予不克受則又將歸

王號於何地其不如袁術董卓之狼狽者幾希曾謂聖人而

有是哉假如湯武果有先建號之事則春秋吳楚諸國亦可

謂有所取法矣聖人又何必誅絕之哉程氏之言無所根據

而妄肆臆度愚恐啓天下後世僭竊之禍故極辨之於此云

矣

管窺外篇 卷下 八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書泰誓予有臣三千 鄒氏音釋引程伯圭曰兵法戎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之車則用甲士三千人總七萬

五千人分爲六師故曰有臣三千也此亦可見武已備六軍

矣

此說隣於附會按朱子詩傳魯頌閟宮篇釋公徒三萬之義

云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常用十萬人而爲步

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

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

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

成數言故曰三萬也朱子此說蓋兵車甲士步卒七十五人

重車二十五人爲一乘也竊料六軍之制亦當如此七萬五

千人只該車七百五十乘甲士不過二千二百五十人而已

今以七萬五千人皆爲兵車甲士步卒之數則是重車又有二萬五千人也不知有此數否兼之以千乘分爲六軍數亦參差不齊又不知如何

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二百兩傳引司馬法以馳車革車通爲一兩鄒氏音釋按風俗通云車有兩輪故一車謂之一兩蔡傳云二車故謂之兩誤矣詩言百兩將之豈亦有二車相副乎軍行但以戰車爲數輜車不言可知也

按傳說乘數正與朱子詩傳之說有契音釋以車有兩輪爲兩字之訓雖可備一說其曰軍行不數輜車則恐未然非惟與詩傳不合抑一萬二千五百人分爲乘數當有一百六十六個七十五每以七十五人爲一乘卻又有五十人剩不知當於何處安放

管 窺 外 篇

卷下

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書太甲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 鄒氏釋音曰經云王徂桐宮居憂既曰居憂則非放廢矣孔傳釋放爲不知政諒闇中固不知政矣雖處之別宮稍異常禮然密邇先王使之思過忠愛委曲伊尹未嘗失臣禮也後世權奸迫脅幽囚其君者以伊尹爲口實皆小序放字之謬啓之也 書集成董氏鼎曰愚謂伊尹營桐宮爲太甲居憂之所耳序則曰伊尹放諸桐豈可以成湯放桀於南巢例之乎其君不賢則固可放亦此小序啓之也

小序固不足信但公孫丑嘗以放太甲問孟子矣使果無其事孟子安得不闢之乎如董之說則是小序又出於孟子之前也以愚度之小序既非孔聖所作又淺陋而多不合經旨使果出於孟子之前孟子安得不辭而闢之以詔後世反因

丑所問而明其不可乎朱子以爲序是周秦間低手人作者信矣董說未當蓋亦以是正之

書召誥自服於土中蔡氏傳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云云

按傳是引周禮大司徒職之說其序本如此也今坊本皆作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既變其序又改其字蓋因不得其說而致誤也自集成音釋及諸讀本皆如此誤惟音釋引周禮疏說得夕短朝長之義甚明

書周官功崇惟志傳王氏曰功以智崇按今本多作功以志崇者誤

管 窺 外 篇

卷下

十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書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傳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

按蓋內朝所在之內字當作外今諸本皆如此誤愚嘗不得其說徧校諸本與鄭 呂書按此處有誤方知內當作外不然路門外卽是應門內豈有內外朝在一處之理讀者攷焉可也

書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傳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云云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行也云云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董氏集成引沈存中曰云云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行黃道

之東謂之青道行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為九

按沈氏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與傳朱道二出黃道南之

說似有不同蓋月一月一周天且如從朱道則朱道亦自與

黃道同周於天日行黃道一歲一周天月道但於黃道之南

方并鬼柳星張翼軫七宿界分上為出耳南出則北入而東

西是其交處非謂朱道但在黃道之南皆不在其餘三方也

其黑與青白六道之所謂出莫不皆然是故姑以一月譬之

且如從此一道望出黃道南則朔必入黃道北兩弦必未按

疑當入於黃道之東西其餘朔出則望入上弦出而下弦入

下弦出而上弦入其與黃道交處亦互為交變按圖可見矣

今日月行黃道南謂之朱道則是朱道但在黃道南立夏夏

管窺外篇 卷下 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至月但就黃道之南行也豈夏月之月行並不到北東西三

方邪餘三方之說皆然其說似有可疑且沈氏之學極博不

應於此有誤當俟知者而問焉

又按沈氏黃道內外各四亦與傳黑道二赤道二云云之說

不同不知如何當攷

又按傳所謂出黃道南出黃道北之出字皆以在陽曆為出

也凡圖天象者皆指蓋天而言謂天不可作一幅看故也蓋天內是北極

外是南極以內為入則以外為出故凡日出者皆是在黃道

之南也但此所謂南又與傳文出黃道南之南不同出黃道

南之南是在天之南此曰在黃道南之南是在地之南正南

極之所在也不可不辨

書鄒氏音釋編首有九道圖其說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說見

洪範本傳今以陽陰之說推之凡月行所交以黃道內為

陰曆外為陽曆冬入陰曆夏入陽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交在春分

之宿當黃道東至而立夏後赤道亦如之冬入陽曆夏入陰

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交在秋分冬入陰曆夏入陽

亦如之春入陽曆秋入陰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交在夏至

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黃道北至春立

行黑道春分秋分交在冬至春入陰曆秋入陽

亦如四序離為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道相會故月行有

九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按此圖之說多有可疑處恐非鄒氏音釋所原有者何以知

之夫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傳文先說日有中道月有

九行下文自中道者至去極中一段是說中道自九行者至

管窺外篇 卷下 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併黃道為九也一段是說九行二段是先說中道九行之形

狀如此下文自日極南至於牽牛至則為春秋分一段是說

日一年就中道上如此行自月立春春分從赤道至立夏夏

至從赤道一段是說月一年就九道上如此行此二段亦是

兼論日月故結之曰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今此圖

專圖九行而圖說亦專說月乃名其圖日月冬夏九行而亦

以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為圖說之結句此圖此說

何嘗圖黃道之狀說日行之序說是不識傳文意義而妄作

者也鄒氏寧有是邪况傳所謂出黃道東黃道西與黃道南

北自是分黃道為四段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方位而定

其東西南北其青朱白黑之名不過因春夏秋冬月之所從

經而互爲東西南北之方位也圖乃因青白朱黑有此出彼入之異而內外互爲東西南北之分豈黃道外是東處亦內是西內是北處亦外是南如此不同邪此其可疑一也又况青道出黃道東白道出黃道西則東之外爲立春春分青道陽曆西之內爲青道陰曆西之外爲立秋秋分白道陽曆東之內爲白道陰曆明矣雖月一周天不可但以東爲春而西爲秋然順四時之序則但當注立春春分於青道所出之方注立秋秋分於白道所出之方可也今此圖注春於西注秋於東與夏南東北方次不同豈當然之序邪此其可疑者二也且月行青道只在立春春分二節又何故有冬入陰夏入陽之時青道與冬夏有何相干當冬夏之時又安有青道之可名哉其白與朱黑三方差矣然此不過作圖說者不思月管 窺 外 篇 卷下 十三 敬鄉樓叢書

只一周天亦以一歲計之不得其義而妄肆臆度故此誤耳此其可疑三也疑不敢著姑記於此以俟知者而就正焉書許氏叢說有曰日月常道雖經宿度不入宿中有道當宿內過者不爲異失常道而入宿中則以其所好而應天本無黃道步天者以其經行者爲中而以黃道紀之日君象也月臣扈從不敢當道朔望常與黃道異途兩弦乃二道交處其異相去六度其交則在一度間以定位言則春秋行已辰卯亥戌酉六辰日橫看青道皆出黃道東白道皆出黃道西而南北爲青黃白黃道之交日夏冬行申未午寅丑子六辰日豎看赤道皆出黃道南黑道皆出黃道北而東西爲赤黃黑黃道之交日以經行言春秋望行日道外朔行日道內春分朔在婁去極八十五度望在角去極九十七度上弦去極六十七度下弦去極一百一

十五度秋分朔在角去極八十五度望在婁去極九十七度上弦去極一百十五度弦下去極六十七度也夏至望行日道內朔行日道外夏至朔在井去極七十三度望在牛去極一百九度兩弦各去極九十一度冬至朔在牛去極一百二十二度望在井去極六十一度兩弦各去極九十一度也亦日時漸差竊謂許氏此說極明白達此則集成音釋之說之圖不無差誤可知矣愚矣唐贅

書無逸篇祖甲古註孔子以爲太甲蔡氏傳以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帝甲也真西山陳定宇皆以孔說爲是

愚按孟子論文王之事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又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向祖甲果爲武丁之子與三宗之一周公又稱其保惠庶民不侮鰥寡可謂賢君矣孟子正欲管 窺 外 篇 卷下 十四 敬鄉樓叢書

言商德雖衰而未久是以文王興起之難若祖甲信在武丁之後孟子何以不曰由紂至於祖甲紂之去祖甲未久顧乃遺越字本祖甲而稱武丁邪由是論之則祖甲之爲太甲似爲可信

論語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朱子謂三者只是游藝一脚事

集註言先後之序謂志道據德依仁之序當在先游藝之序當在後蓋游藝與習藝不同習是學其爲事游是既得其用習藝工夫即在志道據德依仁之時既依其仁則道純熟故其所習之藝亦件件精熟爲之自不至於勞心費力此即翫物適情之意故游藝之序當在志道據德依仁之後也若夫興詩立禮成樂三者雖則只是游藝一脚事然興詩即是志

道時事立禮即是據德時事詩禮雖是藝中所該然方與方立只可為游之之漸未可遽謂遊止於如此也直至成樂方是依仁以後時事此即遊於藝之極至此則與詩立禮之味亦熟而游藝之實可見矣蓋游藝舉其全然藝非一端有難有易故與詩立禮成樂又不能無先後之序如此也但方興詩立禮猶未至於極也至於成於樂則極矣極則詩所興禮所立者亦與之俱極而可以為全矣全則可以為游藝之至矣非日用之間不違乎仁者何能及此未依仁而先欲游藝則喪本務外特翫物喪志之為耳豈聖賢教人之序哉藝是修治道德仁之器具道德仁是頓放藝之處所是故但就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者言之則非道德仁無以為藝之本非藝無以為道德仁之末非志道據德依仁則內無以養

管 窺 外 篇 卷下 第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乎外非游藝則外無以養乎內本與內為先為重末與外為後為輕此當然之倫序也若合與詩立禮成樂言之則志道據德依仁三者皆只於游藝一脚上見非與詩立禮成樂但言末與外而不及本與內也蓋非與無志非立無據非成無依與雖在詩而所興者則是志道立雖在禮而所立者則是據德成雖在樂而所成者則是依仁既成於樂則詩禮之見於日用者亦皆精詣純熟不但如與與立時之味而已則此游於藝之實也非依仁者何以至此然則此為修治彼之器具彼為頓放此之處所其意可互見矣

論語子罕篇法語巽言集註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未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發明云全不從不其或喻焉則尙庶幾其改釋焉從說者此等無可切

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發明云此等深可雖實編釋亦引之聖人其如之何哉

愚按發明似以其或喻焉以下六句皆是解釋經文說不釋從不改之意者竊恐未然蓋語之而未達拒之而不受是反言不從不說之意語之字是語法言巽言字說未達拒之而不受是體不從不說意說猶之可也以其今雖全未從說猶可望其有時而從說則能改釋也其或喻焉則尙庶幾其能改釋矣正是應猶之可也之意而言其若一旦有從說之時則猶可望其能改釋也喻字即體從悅字說自從且悅矣之下方是說悅不釋從不改之意不知同志以為然否

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集註云云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

管 窺 外 篇 卷下 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攷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云云

竊有疑於此而無所就正夫集註說徹法既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則不拘於公田私田而分之但欲其平矣又何為都鄙用助處收時卻計畝分作十一分八家共取十分而以一分還公使公家不及十分之一乎且以鄉遂用貢言之則十夫有溝同溝之田千畝十夫之所通耕者也收時以十分之以其一為公家之賦如此則十夫共只得十分之九卻再以十分之而各取其一若推此以例都鄙其八家非每井除以為廬舍外實有通耕之田八百八十畝收時何不亦以十分之而亦以一為公家之賦則八家只共得十分之

九卻再以八分之而各取其一如此則自與孟子皆什一之言不相妨何至又輕於十一乎蓋以公家與耕者之分數分之則當分爲九皆以什一之法分之則當分爲十唯計畝分之則當分爲十一既曰均分不知又何須計畝使公家所得又輕於十一者何故且鄉遂貢在百畝內都鄙助在百畝外鄉遂之民得穀固已少於都鄙之民矣若又分作十一分則都鄙之民得穀愈多於鄉遂之民不知先王何故厚於都鄙之民如此但論語言徹乎集註又只作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正與其實皆什一也之意有合愚見區區非敢立異姑誌所疑以俟知者道爾

中庸十二章詳章句之意正是以聖人不知不能爲費之大者及十三章下章句則曰邱未能一夫聖人所不能然卻在前三章

管 窺 外 篇

卷下

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章之中又是費之小者如何
前章以夫婦所知所能爲道中之一事聖人所不知不能爲舉全體而言一事爲小則全體爲大也後章君子之道四明四者之目則亦各爲一事而已其在前三章之中而實費之小者宜矣

中庸十二章聖人所不知不能語錄以此是沒要緊底事十三章君子之道四邱未能一焉章句以爲聖人所不能之證此豈亦沒要緊底事邪

前章言聖人所不知不能是全體萬事中一事之沒要緊者也此章言邱未能一焉是一事萬分中一分之沒要緊者朱子曰人多以及其至也之至爲道之精妙處若精妙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何異何足爲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

知不能是沒要緊處由此觀之則四者未能若是於四者要緊處未能何足爲孔子不過亦是沒要緊處有毫髮之未至聖人不敢自恕卽自以爲己所未能蓋亦是於此事有所未盡不可不謂之未能也

中庸言九經之事惟修身柔遠人懷諸侯不言勸餘六者皆言勸何也

說此者亦多矣而皆不同似皆未能的當愚竊以爲修身是自治之事不可言勸無可疑者自尊賢至來百工六者皆是及人之事自身而家而朝廷而國所及猶有限而未遍故皆以勸言柔遠人懷諸侯此乃及乎天下之事所及無不遍矣尙何勸乎故不言勸

中庸六章體物不可遺下文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管 窺 外 篇

卷下

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章句謂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
或疑體物不可遺之驗章句此一物字何所指邪曰指祭祀之事而言也蓋未祭祀之前先有此鬼神所以纔一祭祀之則其鬼神便隨祭祀發見昭著是鬼神爲此祭祀之體卽體物不可遺之驗也非章句此物字爲指祭祀而言乎

中庸十二章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三十四章五章章句以爲言費之小十七十八十九章章句以爲言費之大二十章章句以爲言費大小二十六章發育峻極章句以爲極於至大而無外三千三百章句以爲入於至小而無間所謂大小皆莫能載莫能破之大小歟

莫能載莫能破乃是語大語小之極致處非謂凡語大皆莫

能載語小皆莫能破也蓋十二章以夫婦所知所能之一事對聖人天地所不能盡之全體言之則一是小之極致一是大之極致故以莫能載莫能破言之耳至於前三章言小後三章言大不過是以前後所言相比較則以前為小後為大言二十章兼小大亦不過是一章之中所言不一以之相較則或為小或為大耳是皆未至於大小之極致處又豈可例以莫能載莫能破言之哉唯發育峻極三百三千卻正是各以極致處言故章句亦以大無外小無間者釋之與釋十二章者無異也其下諸章所言有不同處以類而推之可也中庸十四章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章句此言素位而行之也

管窺外篇

卷下

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按上節素位而行章句曰言但因見在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然則此所謂行乎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者是在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中皆得為其所當為也其所當為者何也處其境不動吾之心為其事不變吾所守當豐而豐當儉而儉當語而語當嘿而嘿日用之間惟適於理而已此則行乎富貴貧賤夷狄狹患難之義也至於隨遇而安處之裕如則自得之意可識矣若乃在富貴而侈肆在貧賤而憂戚在夷狄而屈辱失節在患難而隕覆失次心隨境動守與事遷動靜云為皆不得自由而惟外物之殉則非所謂行而亦不可以為自得矣談者每謂見在富貴則以富貴自奉見在貧賤則以貧賤自養見在夷狄患難則以夷狄患難之事自處此雖與文義似順但若只如此則人皆可能又何待君子能之乎况在富

貴貧賤患難三者如此說猶可也若在夷狄則以夷狄之事自處吾見其變於夷狄而已豈為其所當為之謂哉抑又何以為自得之實乎推此一端餘可見矣觀先儒以舜之若固有之若將終身與孔子何陋之有天生德於予桓離其如予何之言證四者之義則知豈但在四者之中為四者之事已哉

中庸二十章前言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所知之人即所取之人否也

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下句曰修身以道則取人是修身以後事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上句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則知人又是修身以前事然則所取之人與所知之人固有異矣愚竊以九經之目證之則知所知之人是指尊賢之賢

管窺外篇

卷下

二十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而言所取之人是指敬大臣體羣臣之臣而言蓋修身以前則欲知人而師之以學修身之道修身之道即事親之事也親於章句曰欲盡事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下節章句亦曰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則知人之人即尊賢之賢可知修身以後又欲取人而臣之以輔其為政為政即治天下國家之事觀於為政在人章句引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下節章句亦曰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則大臣羣臣即上節取人之人又可知矣不然九經之目何以列尊賢於修身親親二者之間而敬大臣體羣臣又在親親之後子庶民以下四者之前邪蓋正欲以尊賢為修身親親之資以敬大臣體羣臣為治國平天下之輔爾讀者其試思之

中庸章句以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與論語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之旨若有不同如何

章句之知仁主於理而言以資質之高下而定論語之仁知主於仁而言以知行之所至而分蓋知主知仁主行理無不同而資質則有異焉生知安行資質之高者也學知利行資質之次者也既是生知則自能安行故以知為重而主知聖人之知也既是學知則必須利行故以行為重而主仁學者若夫人之於仁則有行之已至者亦有知之始至者安其仁者則其行之已至矣既行之至則不必言其已知矣故但因其行之至而謂之仁者此成德之事也利於仁者特其知之始至耳雖知至而行有未至未可言其行也故但因其知之

管窺外篇

卷下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至而謂之知者此進德之事也論語蓋分知與行而各主其所能至之人則如此也

大學八條目為知者二為行者六中庸誠之之目為知者四為行者一知行詳簡互有不同如何
大學以知行用功之地而言中庸以知行所用之功而言此詳簡所以互有不同也蓋知所以造其理用功之地雖簡而所用之功則詳行所以履其事用功之地雖詳而所用之功則簡學庸互相發明而已天知一也而大學言之簡中庸言之詳者蓋致知所常用功之地不過曰知與物而已物有未格則知有未至故格物之理乃所以致其知也二者之外他無以為用功之地矣大學言之也簡夫豈有所遺哉然用功之地雖簡若所用之功不如中庸之詳則理之無窮必有不

能盡明者矣故必博學之以周乎事物之理審問之以盡乎師友之情慎思之以究其精微明辨之以析其歸趣用功之詳如此然後物格知至而所以造其理者無餘蘊矣至於行一也而大學言之詳中庸言之簡者蓋力行所當用力之地則內之為意為心為身外之為家為國為天下皆是也六者有一之不至則於力行所當用力之地有所遺矣故必誠其意正其心而修其身而後明明德之道盡必齊其家治其國而極於平天下而後新民之道盡六者既無不盡則力行用功之地無所遺矣大學言之也詳豈為過哉然用功之地雖詳若所用之功不如中庸之簡則不能專心致志而行之反不力矣故其所用之功惟在於篤而已行之既篤則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所以履其事者不外是矣

管窺外篇

卷下

二十二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饒氏輯講補智字之訓曰智者知之理心之別程勿齋字訓訓智字之義曰具別之理為心之覺

愚嘗於大學論胡氏沈氏補智字之訓義有未當引此二說以俟識者擇取其一然竊又有疑焉而未敢於彼發之今請遂言之愚意知覺二字不可偏舉知則當下思索之功覺有自然開悟之妙知是零碎之覺覺是純全之知故日用之間思而得者即屬知豁然悟者即屬覺觀於朱子釋孟氏先知先覺之義曰知謂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然則二者偏舉之則義有所不備矣今雙峯言知之理而不及覺勿齋言心之覺而不及知恐不免皆有所偏此其可疑一也况別之一字是知覺之已施於物事者而雙峯以為心之別則人心但有此知覺而已知覺指之於事是乃所謂別也

心譬如燈一般知覺便如燈之光一般別便如光著於物各各見得分曉者以為心之別似隔一膜此其可疑二也兼之言別則理在其中非理何以有別亦猶義為事之宜相似言宜則理亦在其中矣若又言宜之理則於意為重複矣勿齋惟以知為別之理故亦以義為宜之理殊不思別字宜字與愛字不同愛只是情故言愛之理則可別與宜已含理在內故言別之理宜之理則不可不然朱子釋義字何以不曰宜之理而曰事之宜乎以此觀之則智為別之理恐亦未安此其可疑三也雙峯以別對知言勿齋以別對覺言恐亦未安蓋發於心則謂之知覺施於事則謂之別其實一也豈有謂之知覺而不足以別謂之別而有不屬於知覺者哉今或以知對別字言或以覺對別字言似皆重複與朱子訓知字本有

管窺外篇

卷下

一二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義字作理本者不同此其可疑四也又如知覺與別皆只是智之用朱子訓仁必兼體用今訓智而皆不及智之體如何此其可疑五也姑志所疑於此當俟知道而就正焉

問管妄以愚見補智字之訓曰知者心之靈事之別心之靈三字是竊取朱子心之德句法事之別三字是竊取朱子事之宜句法蓋智之體與仁相似智之用與義相似體之與仁相似者以其皆該此心之全體但有虛實動靜之殊耳用之與義相似者以其皆與事接但有知行先後之異耳心之德是仁之體德是實理實理具於心故靜是固該此心之全體也愚妄以為心之靈亦是智之體靈則但能知覺而已非虛乎雖虛而妙應無方非動乎然亦未嘗不該此心之全體也事之宜是義之用在物之理處之無失之謂宜愚妄以為事

之別則亦是智之用事之是非辨之無差之謂別何莫不與事接乎合而言之別屬知而宜屬行非有以別之於先亦何以宜之於後此意本有字今按所以妄以此六字為智之訓釋也况朱子嘗曰仁之體靜而用動智之體動而用靜今觀心之德三字非仁之體靜乎愛之理三字非仁之用動乎愚亦僭自謂心之靈三字靈有神妙不測之意亦智之體動也事之別三字別有理各有定之意亦智之用靜也未知識者以為如何或疑先儒程氏以知字覺字為智之訓既謂其皆只說得用為未備矣今日心之靈靈字似亦與知覺二字無甚異處徒使知覺二字混而不彰恐亦未為的當也愚竊以為靈具於心無間乎已發未發若知覺則但可為靈之已發而不可為未發是固未可謂靈與知覺全無異矣况言靈

管窺外篇

卷下

一二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則知覺在其中非靈則何以能知能覺曰心之靈靈即知覺之所本日事之別別即知覺之所施雖不言知覺而知覺不外是矣然則以此六字為智字之訓似乎有一分之得僭妄之罪實不可逃姑誌一夫私見於此以俟知道指示云爾

通鑑綱目周安王十五年魏侯斯卒 尹氏發明曰按禮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凡外諸侯皆書卒先儒謂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上不請命聖人黜之特書曰卒蓋不與其為諸侯耳綱目取法春秋故凡諸侯所以書卒者此也然綱目於赧王既亡之後諸侯又皆書薨何哉蓋赧王未亡之前天子在上故以王法正諸侯之卒連赧王既亡則上無天子故諸侯聽其稱薨此又隨時通變之音綱目之所不得已者嗚呼微矣

按綱目凡例云秦漢以後凡王侯死皆曰卒本註曰按劉秘
丞說凡諸侯王以下當依陸淳例書卒溫公以爲確論而恨
周秦漢紀不可請本追改則是已覺通鑑書堯之失而悔之
矣蓋堯乃臣子之詞不當施於國史也今從其說愚謂凡例
說書卒之意如此而發明以春秋爲證殊未必然至周亡以
後書堯者此則正謂臣子之詞恐亦非綱目之不得已也

丁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韓王入朝於秦 發明戰國諸侯自稱王以後
綱目例皆書君所以不予其僭也今此又復書韓王何哉是時
周赧王既亡上無天子故諸侯因其稱王而書之亦所以著其
僭爾

周在則七國乃國之諸侯侯而稱王僭也故綱目不與其僭
而皆以君書周既亡矣則天下乃七國之天下發明以爲綱
管 窺 外 篇 卷下 第二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目因其稱王而書之是已以爲亦所以著其僭則未必然也
漢武帝元狩元年始以天瑞紀元 發明人君即位書元春秋
諸儒論之詳矣未有建號紀元之事也至武帝遂有建元之號
甚失古人即位紀元之意至是僅獲一獸亦因之而改號自後
紛紛不可勝舉書曰始以天瑞紀元非美之也正所以譏其失
爾

年號改元之事朱文公異時深有取焉以爲後世民爲日滋
若無年號但稱元年則人將因此作弊不可辨復說易中有
一段語錄今按發明議論如此可謂正大然朱子之意爲防民僞
而發亦學者所當知也

元帝初元二年 發明以分注與綱目對
按文公綱目序前曰大書以提要後曰大綱概舉而鑒戒昭

矣則綱是指大綱而言可知前曰分注以備言後曰衆目畢
張而幾微著矣則目是指分注而言可知今發明以綱目二
字皆指大書而分注又自爲分注抑豈文公之意乎

癸未漢帝玄更始元年衆共誅莽 發明自莽之敗出於劉氏之復興
由是後世篡國之人往往殄滅前代種族至無遺育

按曹丕篡漢猶封漢帝爲山陽公司馬炎篡魏亦封元帝爲
陳留王皆得以壽終其劉氏曹氏之子孫亦皆無恙今日後
世篡國之人殄滅前代種族皆由於莽之敗恐未必然愚常
推原其故特自桓玄篡晉而安帝反正於江陵其後劉裕以
此爲戒遂弑零陵王而滅司馬氏之族自是前代種族始皆
無遺育者耳

漢光武建武三年李憲稱帝
管 窺 外 篇 卷下 第二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綱目於僭僞之國著其始必著其終李憲既著其始於此而
獨不著其終抑偶失之邪抑別有意邪故標而出之以俟知
者

漢獻帝建安十七年侍中光祿大夫參軍荀彧自殺 發明荀
彧之死亦予之乎曰非也然則何以書爵曰是時國命出於操
手所謂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者操加之耳綱目書之正以著
彧受操爵位事非其人之失豈予之哉夫操奸詐忌克凡才智
之士鮮有爲其所容彧既委身事之制勝設奇算無遺策此固
操之所忌者况其篡勢已成彧乃欲以正論尼之何哉且彧與
操周旋踰二十年矣平時心腹相與豈不知操之爲人而欲以
秉忠守正退遜責之乎彧之殺身初無可取既不足以存漢又
不足以成仁推原其失特在於從操之初擇之不精至於晚節

末路則亦末如之何矣使或果能為漢而死則綱目當以曹操議加九錫或自殺為文今既削而不書又併司馬公褒稱之語棄而不錄則其不滿於或昭然可曉

竊意或本非忠於漢者不過以九錫之議為董昭所先已不得為佐命元勳又虛操或怨已故自殺以留忠漢之名於後世耳後世如宋劉穆之之憂死憂宋祖之怒已南唐宋齊邱之怨對怨已不得則可見矣但或之人品高於齊邱不如齊邱之躁為元功競故人莫得而窺之耳

甲申魏元帝咸熙元年三月魏晉公昭進爵為王發明此何不書昭

自進爵為王昭行弒逆凡在官者殺無赦人得而誅之魏朝諸臣如王祥何曾輩拱手事賊又從而加以王爵恬不知恥故書法如此以見昭弒逆之後雍容爵位雖寡已成亦如平居無事

管窺外篇

卷下

二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褒進大臣然者所以著魏朝臣子黨賊之罪爾不然綱目豈予之哉

按晉公昭進爵為王書法與前魏公操進爵為王何異不過

漢為正統故不書漢於魏公之上按此下有闕文大意謂今魏非正統故於晉公之上

必須加一魏字以別之不容不加號以別之耳初非謂魏進其爵也發

明此說殆未必然若移進字置魏字之下則誠如發明之說今既不然則但以書操例觀之可也

晉孝武帝太元八年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等帥師拒之分注云云詔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玄為前鋒都督拒之玄入問計於謝安安與玄圍棋別墅安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

按通鑑及晉史乃張玄非謝玄也蓋軍中諸將遺張玄入問

計安遂與之圍棋分注中偶筆誤耳

綱目凡例於即位復號例注曰如西秦之類 近代汪氏注凡

例考異謂西秦但稱單于未見有復稱王之事凡例此注可疑

按西秦乞伏國仁稱單于在晉孝武太元十年至安帝隆安

四年乞伏乾歸降於後秦又至義熙五年乾歸自後秦逃歸

復稱王凡例所引正是此年事汪氏失於簡點而遂疑凡例

信著述之不可草草也

唐高祖武德九年以王珪魏徵為諫議大夫范氏曰聞之程子

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而孔公

取之何哉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

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

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

管窺外篇

卷下

二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白入於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是以管仲不得讎桓公而

得以之為君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

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

臣乎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太宗亦非可事之君

矣食君之祿而不死其讎朝以為讎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

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

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 發明云

云今觀先儒辨論太子藩王之分深責王魏不能死於其難其

說亦既明白然管思之竊有疑焉夫臣之事君固當終始一節

若君臣之分未定遽欲死於其難則亦君子之所不予彼王珪

為太子中允魏徵為太子洗馬是果誰之命邪若出於太子之

命則太子其君也若出於高祖之命而輔太子則高祖其君也

太子其長也萬一高祖或遷王魏爲秦府之屬則將逆高祖之命而必欲盡節於太子乎抑亦順高祖之命以其所以奉太子者奉秦王乎又不幸太子得罪於高祖而高祖誅之亦將必死於所事而讎高祖乎家無二主國無二上王魏委質事高祖食高祖之祿高祖使之佐太子若太子失德則王魏當受不能輔導之責若藩王交鬪則固有高祖在焉設若太子與諸王互相攻擊其僚屬必欲各死於所事此則大亂之道也大抵東宮與諸王官屬與人臣事君不同故太子藩王與其僚屬皆一人之臣子耳任其職者固當以一人爲主不得以所事爲主非若齊桓子糾均爲公子出奔在外若敵國然各君其君各臣其臣之比也然則王魏非惟不能讎太宗亦不當讎太宗綱目於王魏之事書之初無貶詞而具載范公祖禹之言於下固將有待於

管窺外篇

卷下

二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後人之折衷耳云云

今按發明之說正與綱目所載范氏之言相反然則孰爲正當以范氏之說爲正也蓋太子藩王雖則均之臣子而其分有不同范氏專以世子未爲世子當立不當立爲斷正此意也夫未爲世子而當立猶且爲正况已正位東宮爲國儲貳而可與藩王一體論乎蓋事有常變尹氏所設遷官之譬事之常也藩王有奪嫡之禍事之變也太子藩王官僚均之爲臣子以臣子對一人而言處常之道也太子藩王之分不同以正統對支庶而分別其輕重是乃處變之權衡也尹氏高祖或遷王魏爲秦府屬王魏無逆命盡節於太子之理太子得罪當誅王魏無讎高祖之理此主高祖而言而設之以爲藩王交攻其僚屬不當死於所事之證而遂不論其是非曲

直則既誤矣况但曰藩王而不言太子是以太子藩王爲一體也而可乎此事當以一人與太子及藩王錯綜而斟酌其當可也蓋以一人對臣子而言則當以一人爲主如尹氏之說可也以太子對藩王而言則當以太子爲重爲之僚屬者不惟平時當盡輔導之職萬一遇變太子將爲藩王所害尤當盡救護之力也譬猶身爲藩王官屬若一旦有欲害藩王者而不盡死赴救可乎但不可反之以讎儲君亦猶王魏盡節於太子而讎高祖者爾至若藩王爲太子所害而直在藩王身爲藩王官屬雖不可讎於太子亦當明其曲直使一人知之况太子爲藩王所害而直在太子乎觀程朱二夫子管仲王魏功罪之論則可見然則建成雖曰失德而其死不出於高祖之命况其交鬪太宗不俟太子先發而先稱兵入宮

管窺外篇

卷下

三十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手刃同氣其曲直固有分矣王魏身爲東宮官屬雖捐生赴救而繼之以死可也既不能然及太宗正位儲貳之時若能被髮佯狂隱身不仕以明已節悟高祖愧太宗之心亦可也今皆不然而又身爲太宗臣忘其所事而忍於事讎如此烏得謂之無罪尹氏之說辭勝於理使後世爲官僚者皆將齊儲貳於支庶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愚嘗於論略辨此事而見猶未瑩故極言之於此云

唐太宗貞觀元年徵隋祕書監劉子翼不至發明士君子之出處當適其時以子翼之剛方未易擬議然能顯仕於無道之隋而不能屈意於有道之唐何哉是時君德方明羣賢彙進子翼苟有志當世舍是則無時可矣召而不至豈亦果以母老故歟特書隋官蓋譏之也

按今綱目發明
讓作美蓋誤

發明此段議論恐求之太深朱子之意未必如此朱梁無道與隋無異今觀梁王彥章之死綱目亦以全節予之子翼不至正是不事二姓之節奈何譏之乎隋祕書監書法與晉處士唐特進之例又何異哉蓋亦以是推之

貞觀十九年分注上至鄴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胡氏曰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或問漢高祖光武昭烈魏武唐文皇人品何如曰高祖尙矣光武昭烈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短蓋亦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魏武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

竊謂高祖才德俱盛惟用兵非其所長然將將之術又有大管 窺 外 篇 卷下 三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過人者光武亦德稱其才但較之高祖則具體而微耳昭烈之德太宗之才皆可僅比光武然昭烈之才不逮其德太宗之德不逮其才是又所當知者此四君者雖曰互有優劣然皆可稱爲君子若魏武則小人之雄其才雖可亞於太宗而德無足稱不足以語君子矣胡氏以魏武太宗並稱得毋小失其平乎姑記臆說以俟知者

中宗嗣聖十七年周武氏久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 發明

狄仁傑之卒書爵書諡而不繫之周則仁傑雖事武氏固唐之臣爾

入綱目以來人臣之卒未有書諡者至唐裴行儉始以諡書自後往往書諡以凡例推之恐當以書爵而註其諡者爲正

更詳之

玄宗開元十三年幸孔子宅 發明漢肅宗時書詣孔子宅今此乃書幸何邪意者玄宗重道之意不及肅宗故變文書幸以見其過自尊大之意不然何書法之異也

綱目一書朱子與趙訥齋書及朱子年譜皆以有賴整頓未及修改爲言然則此處書幸恐只是誤因史氏舊文未及修改者爾

玄宗天寶十五載下分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次年止大書二載更不書肅宗皇帝於二載之上

按綱目於睿宗則先注睿宗景雲元年於中宗景龍四年之下至次年又大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以正其始於玄宗則亦先書玄宗先天元年於睿宗太極元年之下至次年乃大書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以正其始獨於肅宗不於次年大

管 窺 外 篇 卷下 三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書肅宗皇帝而但書二載竊意書法往往如此正是正肅宗不待君父之命而自立之罪非筆誤也而尹起莘更不發明此意何邪愚故表而出之以著朱子之微意云不知識者以爲何如

德宗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 發明春秋僖公元年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書其姓公羊謂以其與弑閔公故貶之今此書皇后崩亦不書姓豈有故乎考之通鑑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爲皇后至丁酉崩不書氏者承上文也然則自立至崩特四日耳又攷之唐史后傳妃久病帝念之遂立爲后冊禮方畢而崩然則綱目所以不書氏者惡其以病立故也云云不然他時皇后未有不書姓者何獨於此而闕之哉

此條無按恐係鈔本遺卻

貞元九年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十一年八月司徒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卒十五年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

按三人同功一體綱目於晟燧書諡於瑊獨不書諡抑有說乎意者不書諡者正合凡例書諡者往往未及修改耳姑誌於此以俟知者

昭宣帝天祐二年以梁王全忠爲相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不受發明凡前代篡奪之人綱目書其自爲相國自加九錫復爲相國封魏王加九錫若眞出於唐朝之命者何哉全忠急於篡奪肆其暴怒唐朝恐懼亟行封爵故綱目變文不以自爲自加書之耳若夫全忠不受亦不書其辭者言辭則猶有委曲之意而直書不受則直暴怒峻卻之而已此書法所以異於前代也

管 窺 外 篇

卷下

三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綱目至此書法一變發明以爲專罪唐人似矣然歷代篡竊何嘗無賣國之人哉愚恐朱子於此又自別有意當更詳之四年三月唐遣使奉册寶如梁 發明自曹馬以來移國者多矣未有書遣使奉册如唐之詳且悉者何也張文蔚楊涉薛貽矩之徒爲唐大臣手持璽綬勸進逆賊書法如此所以著唐臣之罪耳然則唐帝亦有責乎當是之時大權已去何責之有故止書曰唐而不曰唐帝則文蔚等賣國之罪不容於天地間矣綱目於此變其書法發明之言固亦有理愚竊以爲不然夫子作春秋定哀多微辭宋祖代周其跡與周梁何異若以書曹馬書法書梁則宋祖之事與相比近故朱子不得不變文

以諱之也至於篡奪之跡以前代例之自可見矣不知識者以爲如何

梁王全忠更名晃稱皇帝奉唐帝爲濟陽王 發明賊溫無道大非前代之比然書法甚恕略不見其篡奪之跡此皆專罪唐人挈國與賊之意然則張文蔚等可勝誅哉

以奉唐帝之書爲恕溫可也以爲專罪唐人則恐未必然耳前代篡竊何嘗無挈國與人者哉尹氏蓋亦宋人爲國諱惡不容不如此說若遂言朱子之意則爲證羊矣

丁酉晉天福二年晉葬故唐主於徽陵南 發明前已書廢爲庶人今又書故唐主者不予其廢也

竊意歷代被廢之君自山陽公陳留王零陵王以下恐皆常從此例其自卒其遇弒只書爲故漢帝故魏主故晉帝皆不

管 窺 外 篇

卷下

三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與其廢而後爲得其正豈綱目未及修改至此乃得書法之正邪又按王世充弒隋已封隋王爲潞公矣及世充弒逆綱目止書鄭王世充弒隋王侗而不書潞公可見書法之正蓋歷代史書皆其國史臣所修潤色之詞容有不得其實者綱目因而書之故如此耳唯世充尋亡晉柩不永故書法獨得其正姑記臆見以俟知者

庚戌漢乾祐三年漢主承祐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 發明漢主一旦無故屠戮大臣故郭弘肇章皆書殺而不去其官則曲在漢主明矣郭威遇禍舉兵而不免書反者威有今將之心因亂而爲己利也漢王書殺而不書弒者已實有罪故也

書殺不書弒素無此例恐是筆誤不必他爲之說宋王子業

昱齊主寶卷無故屠戮大臣多矣亦未嘗不書弒以此推之可見當更詳之

漢郭威至澶州自立而還

郭威自立去宋尤近直書其事豈微辭諱惡之意邪蓋是時隱帝已死威不得以禪受自文與宋祖受周禪之迹不同故綱目爲梁諱而不爲周諱也

易中孚象傳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纂註吳氏曰先儒以豚魚爲二物實一物耳蓋兌澤巽風豚魚生於澤而主風古云江豚魚出而風今江湖行舟之人見江豚作則知風之至天下之物皆有自然之信天機之觸天籟之鳴非物能然也皆天理之真天道之妙流行貫通在物有不能違耳

按程傳云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豚魚則誠無管 窺 外 篇 卷下 三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不至矣本義云豚魚無知之物至信可以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正程朱所以釋豚魚之義者不過如此而吳氏乃引詩人江豚吹浪夜還風之句以附會於澤上有風之象創爲此說穿鑿已甚而於吉字信及字之旨略無意味纂註喜其新奇而取之惑人甚矣纂註喜新奇之病往往類此以類而推可也先儒有言說經不可求奇

易啟蒙考變占三爻變者二十卦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有圖在後

或疑前十卦後十卦之分按圖固爲易見若造次間無圖可按則何以知其孰前孰後曰此亦易曉但變未離初爻者皆是前十卦變已離初爻者皆是後十卦六十四卦皆以此推之可也

皇極經世書元會運世之數 朱子年譜按語錄曰蔡季通云

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毫絲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時故月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分釐毫絲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云云

愚按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百六十者蓋十二箇三十是三百六十三十箇十二亦是三百六十也以三百六十乘

管 窺 外 篇 卷下 三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者十二萬九千六百恰好是三百六十個三百六十之數也今圖其數於後以備遺忘云

元 十二會 三百六十運 四千三百二十世

會 三十運 三百六十世 一萬八百歲

十二萬九千六百月

運 十二世 三百六十歲 四千三百二十月

十二萬九千六百日

世 三十歲 三百六十月 一萬八百日

十二萬九千六百辰

歲 十二月 三百六十日 四千三百二十辰

十二萬九千六百分

月 三十日 三百六十辰 一萬八百分

十二萬九千六百釐

日 十二辰 三百六十分 四千三百二十釐

十二萬九千六百毫

辰 三十分 三百六十釐 一萬八百毫

十二萬九千六百絲

分 十二釐 三百六十毫 四千三百二十絲

釐 三十毫 二百六十絲

毫 十二絲

絲

五行納音法 見朱元昇三易備遺今撮其要於此

一納音五行次序

管 窺 外 篇

卷下

三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金 火 木 水 土

一五行成音所從之數

水一 六數因土成音從土數五

火二 七數因水成音從水數一六

木三 八數自能成音從本數

金四 九數自能成音從本數

土五 十數因火成音從火數二七

按朱元昇曰水本無音因土激之則有音故水居五土之數

十即五之成數火本無音因水湊之則有音故火居一六水之數土

本無音因火陶之則有音故土居二七火之數惟木金自能

成音不易其數

一十干策數例

甲巳位居一 其數九

乙庚位居二 其數八

丙辛位居三 其數七

丁壬位居四 其數六

戊癸位居五 其數五

一十二支策數例

子午位居一 其數九

丑未位居二 其數八

寅申位居三 其數七

卯酉位居四 其數六

辰戌位居五 其數五

己亥位居六 其數四

管 窺 外 篇

卷下

三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按朱子論四象之數曰太陽數九少陰數八少陽數七太陰

數六初亦不知其數如何恁地元來只是十數太陽居一除

了本身便是九箇少陰居二除了本身便是八箇少陽居三

除了本身便是七箇太陽居四除了本身便是六箇今以朱

子此言推之則知十千十二支之數亦是就十 此下闕而未全

一納音五行所屬之數

甲九子九乙八丑八屬金者九九八八共三十四金生數金

自有音

丙七寅七丁六卯六屬火者七七六六共二十六火成數火

無音納水音

戊五辰五己九巳四屬木者五五九四共二十三木生數木

自有音

庚八午九辛七未八屬土者八九七八共三十二一火生數土
無音納火音

壬六申七癸五酉六屬金者六七五六共二十四四金生數金
自有音

甲九戌五乙八亥四屬火者九五八四共二十六六水成數火
無音納水音

丙七子九丁六丑八屬水者七九六八共三十三土成數水無
音納土音

戊五寅七己九卯六屬土者五七九六共二十七七火成數土
無音納火音

庚八辰五辛七己四屬金者八五七四共二十四四金生數金
自有音

管 窺 外 篇 卷下 三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壬六午九癸五未八屬木者六九五八共二十八八木成數木
自有音

甲九申七乙八酉六屬水者九七八六共三十三土成數水無
音納土音

丙七戌五丁六亥四屬土者七五六四共二十二二火生數土
無音納火音

戊五子九己九丑八屬火者五九九八共三十一一水生數火
無音納水音

庚八寅七辛七卯六屬木者八七七六共二十八八木成數木
自有音

壬六辰五癸五己四屬水者六五五四共二十十土成數水納
土音

甲九午九乙八未八屬金者九九八八共三十四四金生數金
自有音

丙七申七丁六酉六屬火者七七六六共二十六六水成數火
納水音

戊五戌五己九亥四屬木者五五九四共二十三三木生數木
自有音

庚八子九辛七丑八屬土者八九七八共三十二二火生數土
納火音

壬六寅七癸五卯六屬金者六七五六共二十四四金生數金
自有音

甲九辰五乙八己四屬火者九五八四共二十六六水成數火
納水音

管 窺 外 篇 卷下 四十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丙七午九丁六未八屬水者七九六八共三十三土成數水納
土音

戊五申七己九酉六屬土者五七九六共二十七七火成數土
納火音

庚八戌五辛七亥四屬金者八五七四共二十四四金生數金
自有音

壬六子九癸五丑八屬木者六九五八共二十八八木成數木
自有音

甲九寅七乙八卯六屬水者九七八六共三十三土成數水納
土音

丙七辰五丁六己四屬土者七五六四共二十二二火生數土
納火音

戊午九巳未八屬火者五九九八共三十一一水生數火
納水音

庚申七辛酉六屬木者八七七六共二十八八木生數木
自有音

壬戌五癸亥四屬水者六五四共二十土成數水無
音納土音

按朱元昇曰巳亥為陰陽之終子午為陰陽之始六甲納音
遇亥子巳午之間陰陽始終之際數必交音必藏交則生生

之機不息藏則化化之迹不露故癸五亥四甲九子九數交

二十七成七火音藏土土納己巳巳庚八午九數交三十土十

音藏水水納乙巳巳丙七子九數交二十八成八木音藏

木有音辛巳巳壬六午九數交二十六成六音藏火火納

管窺外篇 卷下 四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丁六亥四戊五子九數交二十四生四音藏金金自有音癸五巳

四甲九午九數交二十七成七音藏土土納己巳巳庚八

子九數交三十成十音藏水水納乙巳巳丙七午九數交

二十八成八木音藏木有音辛巳巳壬六子九數交二十六

六水音藏火火納丁巳巳戊五午九數交二十四成四音

藏金金自有音大抵皆於亥子巳午之交而藏也

一六甲用音藏音五行次序

金甲子 火丙寅 木巳辰 水庚午 土辛未

金乙丑 火丁卯 木丙辰 水辛巳 土庚午

金丙寅 火戊辰 木丁巳 水庚午 土辛未

金丁巳 火己巳 木戊午 水辛巳 土庚午

金戊午 火庚申 木辛酉 水壬戌 土癸亥

金己未 火辛酉 木壬戌 水癸亥 土甲子

金壬寅 火甲辰 木乙巳 水丙午 土戊申
金庚辰 火壬午 木辛未 水甲申 土丙辰
金辛巳 火癸未 木壬申 水乙酉 土丁巳
金壬午 火甲申 木乙酉 水丙戌 土戊未

按朱元昇曰天生五行不可闕一今自甲子至辛未具金火

木土而闕水自壬申至巳卯具金火水土而闕木自庚辰至

丁亥具金木水土而闕火自戊子至癸巳具火木水而闕金

土自甲午至辛丑具金火木土而闕水自壬寅至己酉具金

火水土而闕木自庚戌至丁巳具金木水土而闕火自戊午

至癸亥具火木水而闕金土五行凡八周於六甲中具者三

十闕者十闕者果何義哉嗚呼三代以降寥寥數千載生民

日用常行不可無此六甲然終莫曉六甲中之五行其所以

具所以闕之義職其所由蓋自黃帝歸藏易之不明始矣其

管窺外篇 卷下 四十二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所以具者歸藏易之用音也其所以闕者歸藏易之藏音也

藏於不用是乃所以用也以為在於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

於有物之後以為在於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

該體用妙動靜兼有無貫隱顯此藏而用無極而太極之謂

也是故用音固配伏羲氏之卦象藏音亦莫不配伏羲氏之

卦象也用藏豈空虛寂滅云乎哉

一日百刻配十二時之數

按三山林永叔曰天行一周晝夜百刻配以十二時一時得

八刻詳以言之十時得八十刻又二時得十六刻總九十六

刻所餘四刻又以每刻分為六十分總二百四十分布之十

二時之間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故時有初初刻者十分也

正初刻者十分也且以卯言之先初初刻十分初一刻十分初

二刻分六十 初三刻分六十 初四刻分六十 正初刻分十 正一刻分十六
正二刻分六十 正三刻分六十 正四刻分六十 總則計之則一時八
刻二十分見矣

州郡之別

古者以州統國周制以縣統郡周末兼併大國或兩州三州
小國亦自擅一州而不可統國矣於是諸侯之國始各置郡
以守其地而郡反統縣秦滅六國廢侯置守有郡無國漢
初郡國錯置守相治亦未以州統之也孝武始置十三部刺
史以六條勅郡太守於是州始統郡其後或刺史爲

州牧亦不常有也下至南北分裂之際州郡代增其數猥

多隋文受禪開皇三年罷郡爲州有刺史無太守而州遂統

縣矣煬帝大業三年又改州爲郡唐高祖武德元年復罷郡

管窺外篇

卷下

四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置州以太守爲刺史至玄宗天寶元年又以州爲郡刺史爲
太守肅宗至德二載又改舊名至今郡不再置終唐之世州
官皆稱刺史宋時州官或稱知州事亦不復稱刺史矣國朝
因之而又以路統州縣以道統各路以行省統各道大抵路
是宋制道是唐制行省是元魏大行臺之遺規大略如此而
已以愚觀之唐之刺史郡是漢郡太守之職漢州刺史之職
在唐則爲觀察使採訪使在宋則爲提刑按察使在國朝則
爲肅政廉訪使其職一也

姓氏之別

按左氏傳有因生賜姓昨土命氏之別又有以字以諡以官
以邑爲氏之分及夾深鄭氏姓氏略之作論得姓氏者有三
十二類而譏左氏之言爲隘鄭氏謂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爲

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別婚姻三代
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大略
如此愚竊以鄭氏之略詳之則知後世皆無所謂姓不過只
有氏而已雖姜姚姬嬴之類本是姓者亦皆是以姓爲氏矣
所以後世但曰姓某氏而不敢曰某姓某氏者蓋姓不可攷
故得虛其姓於此上而但實其氏於下耳今人乃以姓周姓
陳爲言殊不知但可言姜姓姚姓周氏陳氏耳言姓姜姓姚
亦是辭語顛倒尙且不可况言姓周姓陳以爲姓而又顛倒
下語乎蓋以姓爲氏者有之未有以氏爲姓者也何以言之
觀朱子註太公之姓氏曰太公姜姓呂氏則見矣以此推之
則凡曰姓周氏者但可加一姬字於姓字之上曰姓陳氏者
但可加一嬌字於姓字之上而已然姓之所從來不可盡考

管窺外篇

卷下

四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故寧虛其姓於上而但實其氏於下可也未知識者以爲然
否

十七史名

史記 西漢書 東漢書 魏書 蜀書 吳書 晉書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後魏書 後周書 北

齊書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易乾大象天行健語錄曰惟安定說得好因舉其說曰天形蒼
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
用則一晝夜九十餘萬里人一呼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
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
里

靈耀論云一度二千六百三十一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

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圓之按原脫里下二十
補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按以圍下九徑三十五萬七
千按原文府九百七十里此二十八宿周廻直徑之數也

書許氏叢說引晉天文志以夏至之日景而以勾股計之自地
上去天有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此
徑天之半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歩四尺
七寸二分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
七里六十八歩一尺八寸二分此周天之數也今以其數分之
每度計一千四百單六里一百四十三歩三尺五寸七分三釐
離騷天問所行幾里朱子註曰曆家以爲周天赤道一百七萬
四千里

按胡氏謂一息天行八十里則萬三千六百息當有一百八
管 窺 外 篇 卷下 四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萬八千里今但言故天行九十餘萬里豈一時計算之未審
邪抑後人傳寫之有誤邪但胡氏皆以有餘言之則亦大約
如此而已今以息數所積校之靈耀論所載僅差萬有餘里
而已而晉志所計乃不及一半何其大相遠絕如此以愚度
之當以胡氏說息數所積及靈耀說所言里數爲當蓋天內
是地地形之廣約十萬里每水亦作地算天體若不如此大如何容
得地在中間形氣相依形既如此廣氣若不極其厚如何東
得形住如何舉得形起况地在天中日月麗天而行月常受
日光爲光惟地小天大故地之四外空曠遼廓日月之行雖
有隔地之時然天去地遠則日光無時不旁出地外而月常
得受之以爲光故必如靈耀論徑三十五萬里之說然後地
之四面各有十萬餘里之空日光乃不爲地所礙爾姑記臆

說以俟知者而問焉

離騷天問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
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限多有
誰知其數朱子集註曰右三章六問今答之曰或問乎邵子曰
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
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限其氣也無涯詳味此言屈子所
問昭然若發矇矣但天之形原如彈丸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
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
之旋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者但
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久而不墜耳黃帝
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云云天何
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宿安瞰集註曰云云當其氣之盛
管 窺 外 篇 卷下 四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又各自有次第耳列子曰天積氣耳
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
地精成於天形列位錯峙各有攸屬此言皆得之矣
按其氣無涯之否與焉繫焉加安放安屬之問可謂語簡而
意盡矣但若只以氣之逼塞充滿者言如此可也若以氣之
旋轉不停者言則有所未易曉何則夫天體大周圍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計其里數凡百有餘萬里此特以日月
星辰所麗之處言之耳而人一呼一吸之間已行八十餘里
之多矣然此未可爲無涯也政恐愈外則愈廣愈廣鈔本無
則里數愈多且試言其外十倍於此則當有千餘萬里之廣
而人一息之間當運八百里矣若止於此則猶是有涯也又
其外百倍於此則當有萬餘萬里之廣而一息之頃又當運

八千里矣若止於此亦未可謂之無涯也又其外千倍於此則當有十萬餘萬里之廣而一息之頃又當運八萬里矣若但止於此又豈可謂之無涯哉又其外萬倍十萬倍百萬倍千萬倍萬萬倍於此則運行之里數亦當如此倍加而亦不可謂之無涯也如此則運行之數無乃太疾而行或有所不逮乎此愚所未曉一也又按兩端樞軸不動之言本至當之理無難曉者但曰地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則地之四外是海水以理推之地之所以不墜者水載之也水之所以不洩者氣束之也氣之所以束得水住者以其運之至勁故水無可洩之耳今南極入地三十六度乃其樞軸不動之處氣於此處一日之間亦只運一周其勢必不甚勁而在下水性就下安得不於此處洩去邪此愚

管窺外篇

卷下

四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所未曉二也又按其轉運但如勁風之旋實非有體之言此固至論但天若全無形體如日月星辰所麗之處其外皆是無窮無極之空虛天之氣固浩然盛大若渾無形體以範圍之愚恐其只管如勁風之旋轉散出茫無邊際之空虛則在外者雖厚亦豈能如此之皆厚在內者雖勁亦豈能如此之常勁蓋氣雖與形質之有限者不同然亦只是形而下者之器既有終時寧無極處豈可但以無涯言之哉觀於乾象傳保合太和之語錄曰天地氤氳乃天地保合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萬物化生之後則萬物各自保合其生理不保合則無物矣又曰天之生物莫不令有軀殼如人之有體果之有皮核有筒軀殼保合以全之能保合則真性常存生生不窮蓋人物之氣必在軀殼之中乃能運動生活若氣但依

乎軀殼之外則人物豈能生活而運動哉天之所生者尙如此况於天而自無以範圍其氣則氣散於外將何以圍大天地生人物於內乎此愚所未曉三也又按當其氣之盛處精光發越與日月星辰乃精氣中之有光耀者言之此固不易之論但日月星辰雖亦氣之中成象者恐與勁風旋轉之氣亦有間若三光亦只如勁風之氣一般安得成象如此久次舍如此定哉况經星一定不移以為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故但隨氣運轉猶可至於七政則運行各各不同若果自無其體無所附麗亦只如勁風之旋則全體大氣轉運之中又豈容七政之氣各各自為旋轉也哉此愚所未曉四也

管窺外篇

卷下

四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天無體氣無涯者蓋以有體有涯而何可無所加無所屬而其說有所不通耳愚竊以日月星辰之象推之夫日月星宿其體雖不如有形質者之實其象當亦不但如氣之虛而已且如日之為象大明盛實圖經有度炎赫可曝豈可謂其但如氣之純乎虛哉其質純乎實氣純乎虛氣既謂之象則非虛非實而亦不可謂其漠然全無形體矣月之與星亦然以此推之則天之運乎外者烏知其亦不有如此非虛非實之體至圓至大至厚至剛內為勁氣所充上為三光所麗渾渾然浮空而獨懸者但所可疑者地已大矣又將以何為極大之天體乎殊不知有是氣則有是體有螻蟻之氣則有螻蟻之體有人獸之氣則有人獸之體有天地之氣則有天地之體又何患無以為天體之大乎又有可疑者天體既如此大

若無所加屬安得懸空久而不墜乎殊不知在地成形成形者屬陰在天成象成象屬者陽陰之性重而下墜陽之性健而上升天以純陽之氣成象而運乎地外地以純陰之質成形而囿乎天中陽氣本健而上升以依乎地故久墜而不升陰質本重而墜下以附乎天故久浮而不墜不升不墜是以相持合一渾渾然浮於太空之中亘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久不待有所加放而自定爾况於天大地小以一分之形兩倍之氣挾之以浮則其久不墜亦何足怪乎如此則其在外者有涯亦得無涯亦得又何患乎愈外則里數愈廣愈廣則運行愈疾之有不可曉哉况天既有體則水不患其不動處洩去氣不患其於極廣處散薄日月星辰不患其無所附麗矣穿鑿而謬妄決不可信姑記於此以俟知者而請問焉爾

管窺外篇

卷下

四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或謂邵子其氣無涯之言至矣若非氣之無涯則天懸空無所寄何以久而不墜乎曰此亦易曉請以天開之初明之夫天之始開理宜自小而大故無始開氣即無涯之理若始開氣即無涯又何待一萬八百年之久而成哉當此氣未無涯之時天固已嘗懸空無所寄寓經一萬八百年之久而不墜矣一萬八百年不墜則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無所寄寓宜亦終不墜矣又何必杞人之憂哉

或又謂列子云天積氣耳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信如斯言則是象無異體但氣有異色耳今日象不但如氣之虛則是象與氣為有辨也請言其所以有辨之狀曰此亦易見蓋象可以從氣中過氣不可以從象中過象每隨氣而行氣非隨象而運此象與氣之辨也何以知之以七政之有

順逆遲疾而知之也夫七政在氣中運動氣若堅勁不容其過則七政為其所格而不得動矣今七政或遲或疾運動自由是七政所至氣開以容其過也若七政之體如日之大明盛實吾意其雖有至剛至勁之氣亦不可貫從日體之中而過去也其他星象皆然特經星不動不可見爾天體東升西沒經星七政各隨其運其運而有動不動焉運者象也所以運乎象者氣也同此一氣之運而象之或動或不動與動者之或遲或疾各不同譬則流水之中有冰焉水凝而成冰猶氣結而成象也冰而可從水中過水不可從冰中過是水可入而冰不可入也水行作鈔本而冰隨之行作鈔本水流而冰無而冰字隨之流之流字也其流而作鈔本不行或疾或徐各因其勢豈可必其同哉即此可見象與氣不容無辨之狀矣

管窺外篇

卷下

五十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或又謂既曰天有體矣則天體之外虛空無極安知不又有此之天地乎然則佛氏四方上下恒河沙數世界之言未必皆是虛妄亦不必深訾之也曰佛氏亦略有見於無涯之意故揣度而有此說但聖賢教人欲其知所當知而已與我無相干者不必知可也人生天地間戴天履地則覆載乎我者不可不知其如何至於天地外事與我有何相干政不必求其知也故六合之外聖人不論非莫之曉而不敢論也論之無所證據初無益於人祇足以惑人耳佛氏自欲衍其無所不知之高所以每每稱說他方世界之事以駭愚疑俗而夸耀之初豈耳聞目見其實有是則不過亦以臆度之私創此荒唐之論而已縱如其言果有恒河沙數世界在此天地之外然空虛終是無涯又豈有終極之處哉况佛氏尚不識此

天地形狀爲何如而妄爲須彌山之說以肆其欺誑則其所言六合外事又豈有可信者哉

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集註云云惟近世沈括之說爲得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云云

性理會元文公曰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卻受日光經星卻是陽氣之餘凝結者亦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闢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本體之光亦自不動

按沈氏之說愚竊有所未曉者夫集註又曰或者以爲日月管窺外篇 卷下 五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此乃實見非臆度之論但日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如此則日光必照著月乃有光耳若日光爲物所遮隔照不著月則月乃何以爲光乎今或者既曰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則是日月之行不免有隔地之時若日光爲地體所障月體爲地影所蔽則月必無日光可受又將何以爲光乎愚嘗以此爲月食之說終是不慊於心何者蓋地體甚大若謂其有影則凡物之影必倍於形地之與水豈無十萬里之廣厚則對日之衝其影又當倍此以天倍言之一度纔二千六百三十二里有餘耳九行爲黃道近者只在一度間極遠者不過六度便以六度計之不過一萬五千七百九十二里有餘而已而地與水之影在對日之衝者乃有一二十萬之廣大可以遮

六七十度不知月行入在此影中日光亦能照及之否故謂

地爲無影則可若不免有影政恐月若本自無光須待日耀之乃光則爲地影所蔽失光之時豈一夕兩夕而已今則月自生明之後無夕不光雖有時而食亦不過一時兩時之頃而已不知又何說也又按文公星亦受日光之說朱子又嘗言天地間本無光光乃是日之光故月與星有光者皆是受日之光以爲光亦此意也愚亦有所未達者夫既曰月與星皆是受日之光則月之生明必在合朔之第三日是時月去日已三四十度矣然始生之明不過一線之微耳漸增而至於半而弦而又漸增而至於滿而望望後漸虧以至於晦亦然無生明頃滿之理也今經星緯星近日遠日光皆圓滿滿皆無以漸者姑以金星言之金星附日而行自距合後或進

管窺外篇 卷下 五十二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在日前只去日十八度便夕見西方或退在日後亦只去日十八度便晨見東方是時去日如此之近皆見圓滿不如月之生明有漸亦不知此何說也愚竊以意度之夫星去日雖近而光亦滿不如月之生明有漸則似乎星自有光不待受日光以爲光者星若果自有光烏知月之不亦有光乎若月之所以有魄者蓋日月與星雖總謂之三光而陰陽大小則異焉是故日爲太陽太陽猶四象之老陽六十四卦之乾卦是純乎陽之象也月爲太陰太陰猶四象之老陰六十四卦之坤卦是純乎陰之象也日純乎陽故其光尤盛而其體四面皆光月純乎陰故光不及日其體半光而半晦光乃其面晦乃其背背即所謂魄耳日全體光而月半體光者陽全陰半之意也至於星則陰陽合體

而不純矣文公謂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陽中之陰猶四象中之少陽少陰六十四卦中凡陰陽合體之六十二卦是不純乎陽不純乎陰之象也不純乎陰故其光皆全不如月之半明半晦不純乎陽故其光雖全而不如日之獨盛也三光之體不同恐或如此星既本自有光則近日遠日光皆圓滿不必疑可也獨月之近日遠日而光有盈虧之異則未得其說竊以爲日君象臣主敬君故月常面日而不敢背此其光所以自生而滿自滿而虧皆以漸而進退也此卽沈氏彈丸以粉塗半側視對視之說但彼主日耀之光此主月自有光爲異耳至於日月臣而月常面日之說何以知其然邪曰以九行與黃道離合遠近之勢而知之也觀九行與黃道相交去之勢則知月之與日既不敢當

管窺外篇 卷下 五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日道而行不敢去日黃道太遠去不過六度而已甚則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月於行之常變皆不遠乎日如此非臣敬君之意而何如此則常面日而不敢背亦何足怪乎既日月自有光則地影遮隔之疑可釋矣然則日月有時而食何也曰月常面日魄乃其背則朔月掩日而日食亦自與先賢之說不相悖但望月之蝕則張衡所謂對日之衝有暗虛者月若望行黃道則適與之值故爲所掩而食耳曰然則對日之衝何故有暗虛在彼曰天象所掩非有人所能盡知者對日之衝與太陽遠處往往常自有幽暗之象在焉其大如日與日同運亦未可知也既不能凌倒景傍日月以目擊其實則只當以古人此說爲據而已尙何言哉整說謬妄豈曰可信疑不敢蓄姑筆於此以俟知道云爾

或疑在易坎爲水又爲月光在內可以監形於內而不以照物於外故月之體亦如水之黑非受日光則無以作沙本照物於沙本外今日月自有光則與水異矣曰日月在天之象也豈可以爲盡同於在地之水火哉假如日月盡同於水火則合朔月或食日之時火何以不熄水何以不燥而日月尙得兩無恙乎况辰星明謂之水星其體尙不如水之黑而自有光則月之自有光又何可疑之有

天問集註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詳見前

按邵子天地自相依附之言至矣盡矣朱子此答亦不過推廣邵子之說而言耳本無可疑所未曉者氣運水動地若無所根著則不免有隨氣與水而動之患况地之廣厚雖曰以氣行乎其中故得浮而不沉然以極重之物無所根著乃能久浮而不沉於心終有所未達者不知如何

管窺外篇 卷下 五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愚竊以意度之地若有所根著則其勢當在下則當在天之南極入地三十六度處何以知之蓋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此特就地面言之爾地有如此之廣博則必有如此之深厚今地之在水面者可見在水下者不可見是則地之深厚皆在下也深厚既皆在下則天之半在地下者宜皆爲容水與地之所不得如半在地上者之空虛矣况水面之地北高南下而東南又有不滿之處以此度之則天之兩樞所以北高而南下者正以地形勢亦北高而南下也如此則南方水下之地當極深極厚其下宜必有所根著之處矣天體繞地左

旋無停息時地若有所根著宜在南樞不動之處非地之形質根著乎天也天若果有非虛非實之體運乎地外則南樞所在必當亦有非實非虛之體與地相貫通矣如此則地之所以兀然浮虛久而不墜者非惟大氣有以舉之亦天體有以貫之也譬如花中之實其根蒂若不相連則生意何由而相通哉至於氣之運乎地外水之束乎氣中者自與此不相妨也臆度之說如此豈其然哉姑志於此云爾

按書傳引渾天之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如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說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以此觀之是地正當天之中也然地有如此之廣

管窺外篇

卷下

五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博宜必有如此之深厚今特地面正當天之中耳是地之深厚皆在下也愚既已言於前矣又按文公天問註曰地則氣之渣滓聚而成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今自地上何嘗見有所謂如勁風之氣哉地下若亦如此則水與地何所承載而自立邪意者自地以上皆爲化生人物之區域若即有如勁風之氣行乎其間則化育何以寧息而得遂哉如此則至勁至剛之氣宜在去地幾萬幾萬里之上近天象所麗之處而後運也以在上者推之則四方與在下者宜亦皆然如此則地與水之在下者當極厚在四方者當極廣極博必充滿逼塞於大氣旋轉之中而後可是故地與水之外即是勁氣之所旋轉勁氣之中即是地與水之所充塞氣之與水與地相去無毫髮間然

則地下

形終極之處與天體相接非

愚所能及也姑志所疑以俟知道者而請問焉爾

以前所論觀之則在內者上虛而下實皆是寧靜之區在外者東升而西沒方是剛勁之氣內外相依附動靜相表裏而天地之體段可識矣愚嘗於清夜之間仰瞻星象之森羅可以想見崑崙磅礴四方高廣之度矣雖曰天大地小然形氣固當各有分量若形自有限氣獨無涯則氣與形遼絕已甚毋乃陰陽不相稱乎以愚度之氣是運動發散之物若無以範圍之於外則空虛無極非惟無極則在外周遍之勢難亦恐外散則在內剛勁之力減故必有範圍者然後至剛至勁之氣外薄乎範圍之體而不得出則內依乎寧靜之區而不停運而相依相附自有不容不然者矣

管窺外篇

卷下

五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又按易離之彖傳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聖人以日月星辰對百穀草木而言以天對土而言以此觀之則土之體不可但以百穀草木當之明矣以百穀草木不可爲土之體推之則天之體與日月星辰之體二歟一歟愚亦不得而知之也姑志於此以俟知天道者而請問焉

性理會元朱子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

按啓明長庚金水二星之通稱但水小金大故人皆專指金星而言耳蓋金水皆附日而行行皆有順有逆順則日之東而夕見西方是爲長庚逆則日之西而晨見東方是爲啓明觀文公詩大東篇啓明長庚之註可見今此處分啓明長庚以配金水豈記錄之誤邪抑別有說邪當俟知者而問焉

孟子離婁下篇博學詳說章輔氏曰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是自得之意也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互相發也叢說謂上章主於行而知在其中孟子意主於行爲尤重也程子則謂主於知故在圈外

按上章以道集註謂道爲進爲之方語錄又曰道是造道之方法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然則上章深造固兼知行而言此章則承其意專以知言正以見知之亦當如此爾輔說此章以知言是矣謂上章以行言恐說未盡當當以叢說之言爲斷

此條當入在孟子管窺中

禮記鄉飲酒義篇曰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陳澧集說引方氏曰海有四止言東者取夫水之所歸也水位居坎而其流歸東者由其

管窺外篇

卷下

五十七

敬鄉樓叢書
策三編

生於天一行於地中故也天傾西北而不足故水之源自此而生地缺則其形下矣而言善下者水之性也故其理如此然則水位俱北本天位也其流歸東者因地勢也南與北合水位居北而流不歸南者蓋東方之德木木則水之所生南方之德火火則水之所勝生之爲利勝之爲害而善利者水之德也故趨其所生焉

愚竊謂海有四止言東者即人所共見者言之也亦猶天包地外則地之上下四旁皆天也而人但言上天下地者亦即人所共見者言之耳今止言東者取夫水之所歸也云云竊恐未然蓋地之形中高而四旁下水性就下中國之地其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江河淮濟之水皆東趨於海焉東既如此則南西北三方其絕遠人所不到之處烏知其水不亦歸

管窺外篇

卷下

五十八

敬鄉樓叢書
策三編

所在乎東木南火水趨所生不趨所勝之言尤不可曉然黑水入於南海而不趨所生何邪殊不思海潮之長必自南

南正

此何說乎

又按天

朱子集註天問管

其亦無稽之言

其得失又可得言歟天傾西北是本蓋天之誤地不滿東南正因崑崙是地之中而偏在西方故爾蓋天謂斗極居中其意正以斗極當居中而偏倚於地故謂之傾西北言北併言西者蓋以日月星辰之運皆沒於西故爾殊不思天有南北二極非北極傾北乃北極去地三十六度爾以渾天圖說正之其誤甚易見朱子謂洛陽天之中崑崙地之中上下相對

則崑崙須在洛陽可也今崑崙不在洛陽在西極意者崑崙四面之地廣狹宜皆相當今地中既淪於西則東南自宜有不滿之處無足怪者不知識者以爲何如

程氏增廣性理字訓

按字訓有白本有註本二本文多不同今人多以註本爲定本愚嘗合二本參攷似乎註本不如白本之精未敢自信今標出二本不同處以愚意妄論其優劣於後以俟知者

造化第一

白本沖漠無朕萬象森列渾然至理無乎不在是曰太極注本至理渾然沖漠無朕造化樞紐品彙根柢是曰太極

按太極有萬物統體一太極物物各具一太極之二義攷之

周子太極圖及說可見也白本前二句卽萬物統體一太極

管窺外篇

卷下

五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之義圖中之旨與說中無極而太極之言皆是也後二句卽物物各具一太極之義圖中說中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各一其極者是也註本前二句卽說中太極本無極一句之義後二句卽朱子註中所以解無極而太極之旨者似乎四句但只說得萬物統體一太極之意而於物物各具一太極之理有所未盡以此觀之白本註本之優劣似亦易見不知識者以爲如何

白本有太和無元氣註本有元氣無太和

二本互見不知當以何者爲定

白本健而無息靜專動直易而始物是之謂乾順而有常靜翕動闢簡而成物是之謂坤氣動而施數奇而一德爲全善爲剛爲明爲公爲正是之謂陽氣靜而承數偶而二德爲善惡爲柔

爲閉爲私爲險是之謂陰得乾之道輕清而浮以氣依形運乎地外是之謂天得坤之道重濁而沉以形附氣圍乎天中是之謂地

註本氣動而健能始萬物其數也奇是之謂陽氣靜而順能成萬物其數也偶是之謂陰得氣之陽輕清成象運乎地外大無不覆主於生物是之謂天得氣之陰重濁成形函於天中廣無不載主於成物是之謂地爲陽之性爲天之德健而無息是之謂乾爲陰之性爲地之德順而有常是之謂坤

按白本以先乾坤次陰陽次天地爲序是先言德次言氣次言形註本以先陰陽次天地次乾坤爲序是先言氣次形而後德其序不同不知優劣如何但先儒平日議論皆言先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形則白本似優白本論乾坤只言其

管窺外篇

卷下

六十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理並不及形氣註本論乾坤則就陰陽天地上言白本論陰陽則備言其氣其數其德註本但言其氣與數而不及其德白本論天地則以得乾坤之道先之而後言形氣相依附之義註本但先言其得陰陽之氣似乎於天地之德有所遺者况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亦不可言天專得氣之陽地專得氣之陰也白本以始物成物之功屬之乾坤而於說陰陽天地處不再言之蓋以先言乾坤之始物成物則陰陽天地之始物成物不假言矣註本於陰陽天地皆言始物成物而乾坤則不言之則似陰陽之始物成物與天地之生物成物有二而乾坤初無與者殊不思始物成物繫易聖人正於乾坤二卦言之豈白本有見於此而改註本之誤乎又白本以施字承字訓陰陽健字順字訓乾坤立義最

精註本於陰陽乾坤皆以健順訓之既欠分別而於陰陽又
不以施字承字訓之恐亦是註本不及白本處不知然否
白本乾施而大氣爲少陽時爲春生在人爲仁爲善之長是之
謂元乾通而美氣爲太陽時爲夏長在人爲禮爲嘉之會是之
謂亨乾遂而宜氣爲少陰時爲秋成在人爲義爲分之和是之
謂利乾正而固氣爲太陰時爲冬藏在人爲智爲事之幹是之
謂貞

註本萬物之生於時爲春氣爲少陽天道之始是之謂元萬物
之長於時爲夏氣爲老陽天道之通是之謂亨萬物之遂於時
爲秋氣爲少陰天道之宜是之謂利萬物之成於時爲冬氣爲
老陰天道正固是之謂貞

按白本揭乾始而大等四句於前便訓盡四德之義似優於

管 窺 外 篇 卷下 六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註本言萬物之生等四句於前似乎四德皆因萬物而後有
者豈理也哉况註本言天道之始等四句於後但言始而不
言大似亦未備亨利亦然言乾亦優於天四德蓋乾之四德
言乾則天不外是矣白本春生二字可該註本萬物之生爲
春二句之義白本在人爲仁爲善之長二句註本所無下三
條皆然如此則白本似優可見

白本氣運於天以木爲先木火爲陽金水爲陰土爲冲氣旺於
四季是曰五行質具於地以水爲首水木爲陽火金爲陰土位
乎中一生一成是曰五材

註本氣運於天循環無端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爲冲氣寄王
四時是曰五行質生於地自微而著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土兼
載之而能稼穡是曰五材

按白本以木爲先之言與註本循環無端之言相反蓋先即
端也以木爲先則不可謂之無端矣意者循環無端之言可
以言陰陽不可以言五行以五行配四時四時必始於春終
於冬謂之無端可乎但惟陰陽無端故終於冬必始於春耳
未知然否白本木火爲陽金水爲陰自對五材水木爲陽火
金爲陰言之以見五行五材陰陽所屬不同雖不配之春夏
秋冬而下曰土旺四季則四時之義四行蓋與土行互見不
假言矣此曰土旺四季註本曰土旺四時季字似亦的當言
時則 而不切矣註本春木夏火秋金冬水之序雖實然不
見四行分配四時之所以然者何如似亦不如白本木火爲
陽金水爲陰之言序與義俱見之爲盡也訓五材處白本質
具於地之具優於註本質生於地之生蓋質具於地而氣行

管 窺 外 篇 卷下 六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於天乃先儒成說無以加焉註本自微而著之言雖精然白
本以水爲首之言已足以該之矣蓋水體最微人所共曉首
水則自微之意寓矣白本水木爲陽火金爲陰與註本潤下
炎上曲直從革之言不同亦與論五行處相類白本以陰陽
對待爲序註本以五行五材對言其原出於太極圖及其說曰陽
範其義但以五行五材對言其原出於太極圖及其說曰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材之序然也曰五氣順布四時
行焉五行之序然也攷於圖系及朱子註釋可見洪範五行
即是五材不以二者對舉故白本本圖說而不本洪範耳

白本物生未盈氣至而息以其伸也是之謂神物生既盈氣反
而散以其歸也是之謂鬼造化之迹屈伸聚散魂魄之著焘蒿
棲惰皆曰鬼神

註本以二氣言陽靈爲魂陰靈爲魄以一氣言氣至而氣往而屈皆曰鬼神

按白本於鬼神二字既分訓之又合訓之分訓即註本以二氣言之義合訓即註本以一氣言之旨似亦無甚來去但白本詳而註本略詳者備則略者不得爲備矣何則蓋有造化自然之鬼神有百物精爽之鬼神考於中庸十六章可見白本造化之迹屈伸聚散二句即中庸之爲德至體物不可遺之理魂魄之著蕪蒿悽愴二句即中庸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以下之意大小俱備矣註本不惟義理似有所未備分別亦有所未精合而觀之可見矣

白本闕不常爲物之遷淺長有形爲化之漸是之謂變推行有漸爲物之逝消融無迹爲變之成是之謂化

管窺外篇 卷下 六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註本淺長有形爲化之漸消融無迹爲變之成是曰變化

按變化二字白本分訓之註本合訓之詳略不同不知如何但白本闕不常推行有漸二句是就造化上言爲物之遷爲物之逝二句是就物上言如此則淺長與消融四句方有著落處註本不言造化與物之理但言淺長消融四句恐無著落處又不知如何必有能辨其優劣者愚則豈敢

右造化一篇白本四十一條註本二十四條白本若真若精若通若復若繼善若成性若氣化若六子皆註本所無此皆性理節目之大者不應皆莫之訓則註本未得爲定可知况二本次序亦異如乾坤陰陽先後不同既已言之於前矣又如白本以道器天帝居四德之前以五行五材居四德之後而註本則以五行五材居四德之前道器天帝居四德之後

次序亦不如白本之精密蓋道器天帝是就造化總腦上說在所當先五行五材是就造化條件上說在所當後而註本反之則白本之優似亦於此可見

性理第二 按正誼堂本作情性攝下按語右性情一篇句則此理字自應改作情字爲是

白本仁義禮智當然而然是曰人道

註本人倫日用當然而然 按正誼堂本則作是曰人道

按上條訓天道爲元亨利貞自然而然考白本以仁義禮智對言蓋必仁義禮智而後可以言道人倫日用四字似不如仁義禮智精當不知如何

白本善之繼也流行賦予變化無窮是之謂命性之成也賢愚厚薄稟受一定是之謂分

註本天道 按正誼堂本道作理 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人所稟受賢愚厚薄是之謂分

管窺外篇 卷下 六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按大傳繼善成性正承上文一陰一陽之謂道而言正不必再言其爲天道而命分之訓已明况白本下有變化無窮稟受一定二句而二字之訓益備乎註本似不及也

白本稟氣於天或通或塞通有清濁爲明爲昏是之謂氣賦形於地或偏或正有美惡爲粹爲雜是之謂質

註本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美有惡是之謂氣受於人者或明或昏或粹或雜是之謂質

按氣質必兼人物而言卻以人爲重而後備白本二條上二句兼人物下二句專言人是已註本但言人而不及物恐有未備如何

白本口鼻嘘吸爲陽之靈思慮謀畫爲氣之神是之謂魂耳目

聰明為陰之靈記憶辨別為精之神是之謂魂

註本口鼻噓吸思慮謀畫按原此四字氣之神也是之謂魄

耳目聰明記憶辨別精之靈也是之謂魄

按此二訓白本多為陽之靈為陰之靈二句便見以靈對神

言之靈是自然神有功用所以為此神者是靈所以用其靈

處是神陰精陽氣皆然不可分也註本分言之可乎或疑陰

精陽氣似不可分今以耳目聰明屬陰記憶辨別屬精以口

鼻噓吸屬陽思慮謀畫屬氣如此分別似乎陰自陰而精自

精陽自陽而氣自氣者抑有說乎竊意耳目口鼻各是一竅

可以分而言之陰陽有少亦可以分而言之故配之如

此參以先儒口體動用動是太陽鼻體靜用靜是少陽耳體

靜用靜是太陰目體動用動是少陰之論則耳目口鼻陰陽

管窺外篇 卷下 六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之分當矣思慮謀畫記憶辨別同出一心有則俱有人必精

與氣合而後有生精氣不可相離相離則一升一降而人死

矣豈復有神乎思慮謀畫記憶辨別之同出一心有則俱有

亦猶精氣之不可相離也故配之如此耳未知然否

白本材質善惡有能為是之謂才

註本性之所能無有不善質之所能有善有惡是皆謂才

按註本分別性質所能不同其原出於孟子程子固為詳明

白本只以二句該之語簡意足亦自無欠不知優劣如何

白本心之所趨向期必皆由是焉是之謂志心之所發思惟

念慮欲有謀焉是之謂意

註本心之所趨向期必能持於久是之謂志心之所發思惟

念慮欲有所為是之謂意

按白本皆由是焉欲有謀焉二句註本能持於久欲有所

為竊意能持於久不若皆由是焉之活為字不若謀字之切

於意字之訓不知然否

白本行此之道自得於心日新無窮是之謂德推此之道著見

於事富有無外是之謂業

註本道德得於心日新不失是之謂德道德著於事富有無外是之

謂業

按註本每條二句固為簡潔白本加行字推字尤為明備於

學者不為無益

白本真實無妄天之道也始終不息表裏不雜是之謂誠循物

不違人之道也四端百行必以其實是之謂信

註本真實無妄始終不息表裏不雜天之道也是之謂誠循物

管窺外篇 卷下 六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無違四端百行必以其實人之道也是之謂信

按天之道也人之道也白本皆在第二句註本皆在第四句

竊意註本不如白本之易見蓋天之道也一句正說真實無

妄一句始終不息表裏不雜二句又說天道之實如此下條

亦然不知然否

白本義理所根體統不雜質而近厚是之謂本

註本義理所根體統所繫事所由出是之謂本

按事所由出不若質而近厚之善蓋對文按文字據字訓下

此句對彼文也原本文作末注云本字而訓則當如此

右性情一篇白本四十四條註本四十七條蓋註本最後有

明德至善浩氣三條白本此三條在成德篇所以成德不同

三條訓詞各有優義未知優劣如何

學力第三

白本事物之蠱必求其至是曰格物理義之精必窮其原是曰窮理

註本事物物研窮其理表裏精蠱欲無不察是曰格物

按白本分格物窮理為二而沙本有訓蓋欲互見註本只訓格物而窮理之旨不外是焉註本似優未知然否

白本心所覺悟推詣其極全體大用學無不明是曰致知

註本心所覺悟推詣其極全體大用欲無不明是曰致知

按學字不如欲字之善豈白本傳寫之有誤邪不知如何

白本發見之偏推致其極是曰致曲

註本器識之偏推致其極是曰致曲

按器識二字非所以言曲發見二字亦不知為何物發見亦

管窺外篇

卷下

六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欠明白蓋必見得是善端發見之偏乃可以言曲耳不知如何

白本格物致知必極其廣是曰博文克己復禮必求其要是曰約禮

註本學問無窮必究其理是曰博文檢束有要必循其則是曰約禮

按白本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為博文約禮之訓蓋本論語

集註侯氏之說註本所不及也

白本理明義精聲入心通洞徹無疑是曰知言

註本物格知至聲入心通洞徹無疑是曰知言

按物格知至與理明義精無甚來去而滋味則別一則物格

知至只是知止之主意誠以下方是能得之功孟子大賢其

知至只是知止之主意誠以下方是能得之功孟子大賢其

知言不但知止而已蓋是知行俱到方能如此觀其言我善

養氣可見二則下文有聲入心通之言聲入心通是夫子耳

順之事不惑知天命已非物格知至者不能遽以聲入心通

為格物致知者言則傷於早矣以此論之白本若固優於註

本雖然愚竊於二本下二句皆有疑焉夫聲入心通雖體貼

得知言意出但孟子之知言恐尚與夫子之耳順有間耳順

是不思而得而知言恐亦必思而後得集註曰知言者盡心

知性於凡天下之言莫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

之所以然者謂之究極而識豈皆不思而自得邪姑志管見

於此以俟知者

盡心知性究極所聞識其所由是曰知言

改擬

白本以禮制心勝其私欲是曰克己閑邪存誠還其天理是曰

管窺外篇

卷下

六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復禮

註本獲勝其私物欲淨盡是曰克己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曰

復禮

按克己復禮本相關切白本於克己言以禮制心是本四非

四勿而言曰勝其私欲則克己之訓至矣於復禮言閑邪存

誠是本程子聽箴而言曰還其天理則復禮之訓亦至矣况

於克己曰以禮於復禮曰閑邪正是相關之意非克己自克

己復禮自復禮也註本所訓不為不明但以白本較之則不

能無優劣於其間耳

右學力一篇白本註本皆三十二條白本較之註本不訓教

字而分格物窮理為二訓竊意教雖不可謂之學然教字不

可無訓而別無所附以附於此猶愈於不之訓也格物窮理

本是一事合而訓之似亦優於分訓之纏絆此二者似皆當以註本爲是未知然否

善惡第四

白本天命流行具爲五性純乎自然是曰天理

註本天命流行於穆不已其賦於人爲性之善是曰天理

按白本三句簡明無欠註本於穆不已一句雖不必用可也

其賦於人爲性之善二句不出白本具爲五性一句意白本

純乎自然一句註本所無合而觀之白本似優

白本人性感動出爲七情化於外物是曰人欲

註本喜怒哀樂聲色臭味感物而動易流於私是曰人欲

按白本七情二字可該註本喜怒哀樂四字而白本爲尤備

白本外物二字可該註本聲色臭味四字與物之一字而白

管窺外篇

卷下

六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本爲不泛白本化之一字可該註本感字動字與易流於私

四字之意而化字之妙又非註本六字所及况白本上有人

性感動一句是對上天命流行一句意語意至順先言感動

而後言七情文義尤順註本先言喜怒哀樂又言感物而動

語意亦顛倒了况註本既言聲色臭味又言感物語尤重複

凡此數者可見優劣

白本理雖已萌事則未著是之謂幾

註本事雖未著理則已萌是之謂幾

按必先有理而後有事以此觀之白本似順註本似倒置了

不知然否

右善惡一篇白本三十四條註本三十二條蓋白本多仁賊

義殘二訓而註本無之恐白本爲定註本有缺當攷

成德第五

白本心之虛靈理悟其極是曰知至理之精微心究其極是曰

知止

註本心之虛靈洞明此理全體大用舉無惑蔽是曰知至理之

精微洞燭於心一事一物皆明其則是曰知止

按白本理悟其極心究其極二句簡潔有餘但其之一字下

條以指理之精微而言是心究此理精微之極處易曉上條

若以之指心之虛靈而言是理悟此心虛靈之極處也恐理

悟此心之義難曉蓋造語太峻不能無碍故不以辭害意可

也註本添著數句所以平易明白更當詳之

白本念慮所發真實不欺是曰意誠

註本念慮所發真實無妄是曰意誠

管窺外篇

卷下

七十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按真實無妄聖人之誠也恐意誠之誠不足以當之觀朱子

大學或問說意誠之旨只是以無自欺不欺言之則白本之

訓至矣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自有斟酌當攷

白本寂然之性順應不動是之謂定

註本若動若靜各止其所是之謂定

按白本二句蓋本程伯子定性書而言無以易矣註本不爲

不善但不自性上說來恐未得程子意耳

白本推其所性滿其所受是之謂充

註本推廣善端滿其所受是之謂充

按註本所謂是本孟子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

之意而言白本所訓是本孟子聖人踐形與集註程子聖人

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之意而言雖則皆通但充字之義

必如聖人能充其形之充而後盡擴充之充未得爲至也以此觀之擴充之充小踐形之充大大可以該小小未足以盡大則白本優於註本可以意會

白本續紹心傳闡明聖學垂教萬世是曰道統
註本大統至正百聖相傳是曰道統

按白本三句於傳受中有功夫意註本二句有傳受意無功
夫意然則白本似優但恐白本又似乎可移作道學之訓如何

右成德一篇白本三十條註本二十六條蓋白本此篇至善
明德浩氣三條註本在第二篇前已言之白本有神一條
註本無之此是未能分曉又良貴一條白本實在至善明德
之間從其類也註本實在天德之後恐未爲穩尤當攷正

管窺外篇 卷下 七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王道第六

白本法度禁令以正乎人寬而有制是曰善政品節防範以淑
乎人循循有序是曰善教

註本法制禁令勸勵防閑以正乎人是曰善政仁義禮樂漸摩
涵養以淑乎人是曰善教

按白本每條上二句說政教下一句說善義訓究備註本每
條三句皆只說得政教似欠說善意恐白本是改定本不知
如何

白本節文度數固其肌膚束其筋骸以立其敬是之謂禮
註本制度品節正其紀綱防其慢易以立其敬是之謂禮

按白本固其肌膚束其筋骸之言訓禮固切但王道之禮小
則用以修身齊家大則用以治國平天下吉凶軍賓嘉莫非

天秩之禮白本恐有所未備不如註本正綱紀防慢易之言
廣大周徧如何

管窺外篇 卷下 七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管窺外篇卷下

吾鄉文璣史先生爲一代大儒所著四書管窺大意及管窺外篇發聖賢之奧探造化之蹟學者宗焉今其書久失其散見於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者不過什一於千百耳間嘗論列往哲不禁文獻無徵之歎康熙癸酉冬同學管振林仁子過先生故里見廢祠中遺碣別薛辨認隨錄其文以歸語敬讀之益深景仰因與劉中介于石程鵬飛萬多方購求其書幸得劉洪典瑤函手鈔管窺外篇一帙如獲天球弘璧正在徵金授梓間而飛萬物故竊懼緜力難支適當事有邑志之修余三人暨王欽佩帝允陳聖道開來咸與厥任昕夕在局談及前事欣有同心而管元林仁表倪戩伯允丘夢麟雲祥黃雲岫軼青王靈露允湛周繼芳奕如舍姪肇溪復以類應遂得併力爲之十閱月而梓竣共計六萬五千餘言鏤資四十餘貫文助資者悉登姓氏嗚呼

管窺外篇

跋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先生之流風餘韻淪浹於人者如此其深以遠也篇中有魯魚互錯處間或引據改正仍注明原本字樣於其下蓋其慎也同人快初志之獲遂屬紀其由然則斯舉也豈僅備一邑之典籍已哉蓋精微義蘊散寄於是願與學者共珍之乙亥秋七月朔後學呂弘詰謹書

王靈露補刻管窺外篇書後略云仁子管先生留心先哲遺文康熙癸酉得先生外篇於劉瑤函先生篋中手抄一帙閱歲乙亥露與業師劉于石暨呂宸書先生共謀剞劂不數月而鏤板告竣矣呂先生捐館其子姓不知珍重幾至拋棄雍正壬子今上以追崇理學特敕爲先生建祠邑尊桐城張公採訪遺集飭取原板上下兩卷各失一十二幅僉謀補刻葉君蘭慨然首倡同學吳君獻善林君榮吳君世望劉君尙琰管君熙緒暨姪永

培等共成盛舉云云雍正甲寅歲南呂月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九十三管窺外篇二卷 浙江德士元史恭家藏本 伯璿撰伯璿有四書管窺已著錄是書成於至元丁未蓋繼管窺而作皆條記友人問答以闡發其餘義大抵皆辨正文不主於詮釋文句故曰外篇實卽伯璿之語錄經義考四書類中惟列管窺而不載此書蓋由於此非彙尊疏漏也然管窺所論猶僅與胡炳文陳櫟之流參稽同異此書於天文曆算地理田制言之頗詳多有所援據考證則較炳文及櫟見聞稍博尙非暖曖姝姝守一家之語錄者惟論天象疑月星本自有光不待日以受光之類未免仍涉臆斷是則宋元間儒者之積習消除未盡耳自明以來未有刊本康熙乙亥其邑人呂弘 按原本避諱作宏 誥始以付梓雍正壬子靈露等復續

管窺外編

跋

二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補成之乃得行於世云 溫州經籍志十五案史文璣管窺外篇皆辨論朱子易本義通鑑綱目蔡沈書傳詩謙四書叢說諸書之語其說於天文曆算特詳若所考書傳日法閏法疏通證明瑣有依據雖所援證皆宋元以來習見之書未能遠稽史志然在講學家亦可謂淵雅之士矣又如考正書傳召詰周官康王之誥諸篇之誤舛校列程氏增廣性理字訓白本注本之同異辨覈亦致精審固異於虛譚誠敬擯棄書傳者也 吾鄉史牖巖先生居鄉講學既著四書管窺若干卷復輯其諸生問答語爲外篇二卷其中汎論經史兼詳天文曆算地理田制諸事先生義理之學專宗朱子而考據則時有異同蓋其研精覃思往往有獨到之見如說詩十月之交篇謂月

蝕由於閭虛而疑爲地影所蔽說禮記天地之左海謂中國在崑崙東故水皆歸東海而西南北三方之水不歸東海又謂造化所有人皆可以術致之惟造化所無則不能致凡此冥悟懸契於數百年前至今日皆徵諸實驗詎非精思之造極乎哉其論學謂雖有夫子之聖生于今日若無證據亦不敢意爲擬議此正清儒所謂實事求是而揭爲漢學標幟者先生又謂說經不可求奇則又足以救末流治經之失矣惟時其科學未興實測未有其具所得於冥悟懸契者舉未敢以自信篇中屢有俟知者而問語其於七政之運行潮汐之應月皆疑而未明其理而於月受日光之說轉至自相違反四庫提要非觀瑣言皆以是譏之先生不云乎既不能凌倒景傍日月以目擊其實則當以古人之說爲據此可見學詣所至有關於

管窺外篇

跋

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時代時之既至雖五尺童子類能言之而其未至則老師宿儒有白首窮索而不能得者或謂先生是篇略加刪節便成完著予視其全書最抵牾者莫如說天問數節提要及瑣言所譏皆以此然自實驗之學與學說之變遷今日以爲是而明日視如土苴者不知凡幾執新說以觀先生是書可議者不止一處然皆爲時代所限不能持後律前以輕訾之也持後律前亦先生篇中之語先生生當元季正空談極盛之日而獨勤心于實學如此不可謂非振世之賢豪讀是書者尙論其世而分別觀之可也予懼後之人有輕議刪節致失其真者故爲識數語於後邑後學劉紹寬謹跋

平陽史文璣先生管窺外篇二卷錢氏大昕元史藝文志篇作編題云五卷蓋誤也先生是書初無刻本康熙乙亥

邑人呂弘誥宸書覓得鈔本刊之雍正甲寅王靈露允濶以板本缺失復爲修補四庫採進即據是本余從文瀾閣鈔得之平陽亦自有鈔本云從瑞安孫氏玉海樓鈔得余借取校之兩本互有譌誤之處其有兩本皆誤且脫字者如有他書援引可攷則攷而補正之其疑而無可攷者則注所疑於下篇內所云鈔本作某者乃呂氏校刊時於原本錯字引據改正而注其原字於下以示慎重余謂校攷確有依據原文謬誤顯然者不必注出以省累贅其間有疑似之處則須注明原字以俟後人之審訂如論佛氏條有天帝釋三字呂校改釋爲從注云鈔本作釋按此作釋是也佛家謂天王爲天帝釋瓔珞經云汝今天帝釋功德衆行至是矣又訓智字條有此愚所以四字愚誤作意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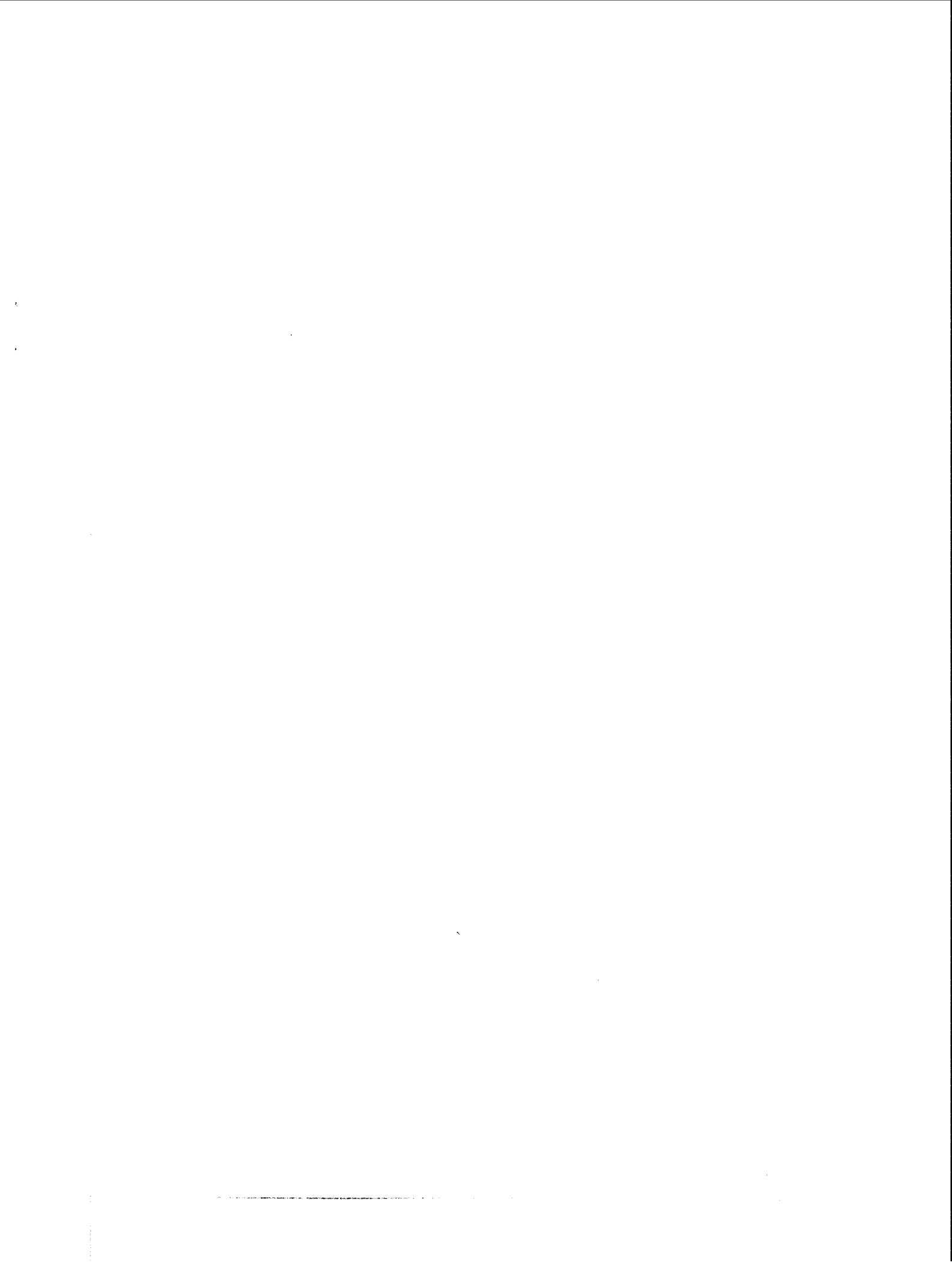
管窺外篇

跋

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校刪去意字注云鈔本有意字按此意應作愚可攷不可刪也此等處如非注明原字則輕改而失其真矣故今於其所校改灼然無疑者刪去鈔本作某諸字其所改或有疑似可商者仍注鈔本原字於下以俟後人審定亦原刊所謂慎重之意也篇內旁注有三一史先生原注一呂校加注如鈔本作某等是此兩注皆仍其舊惟今所校注者則加一案字以別之而於呂校附注之無所發明者徑爲刪去以免混淆開本無史先生原序及呂王兩跋玉海本有之今據增入并附友人劉君厚莊跋語於後云民國二十年六月黃羣記



編冊

理

學子

類

丁卯冬月
五律四首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三 子部 儒家類

理學類編八卷 浙江巡撫 探進本

明張九韶撰九韶字美和後以字行故明史附

見宋訥傳作張美和清江人元末累舉不仕洪

武三年以薦為縣學教諭遷國子助教改翰林

編修致仕歸後復徵入校書書成遣還茲編成

於至正丙午乃未入明時所作其初本名格物

編臨川吳當見之以為所輯天地鬼神人物性

命之說乃格物之一端不足以盡格物之義因

為易今名凡天地一卷天文二卷地理一卷鬼

理學類編總目

一 章 叢書

神一卷人物一卷性命一卷異端一卷以周程

張邵朱六子之言為主而以荀子以下五十三

家之說輔之復於每篇之末釋以已見其所採

擷大都摘取精要不事博引繁稱故條理次序

頗為精密前代如揚雄谷永淮南子之說近世

如洪邁容齋五筆羅大經鶴林玉露之說並加

摭集以參觀互證亦不蹈講學家門戶之見其

異端一門於陰陽相術讖緯諸家斥駁明切尤

足以破世俗之惑史載明初司國子監者有宋

訥王嘉會龔敦而九韶與聶鉉貝瓊亦皆名儒

當洪武時先後為博士助教學錄以故諸生多
所成就知其躬行導率無忝師範與徒為高論
者異矣

理學類編總目

二

理學類編序

古之學者即事以窮理謹乎彛倫日用以修身不敢
驚乎高遠也故曰道不遠人性也者人所得乎天以
爲德具于人心宜至切矣孔門穎敏莫先子貢而其
言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聖人之設教可知矣
道絕于戰國經燔于秦漢儒專門授受惟事口耳千
有餘年聖賢不傳之緒中興於濂洛關閩諸君子師
友並起論議精到道學之明於斯爲盛朱子所定諸
經四書既有成說而元之設科取士表而宗之宜後
學之有依賴而無所惑矣間嘗觀有司取性命天道

理學類編前序

豫章叢書

設爲疑問而答者之牴牾不可勝說何哉徒徵諸儒
先之言而無以驗乎身心之實稍以己意增廣演繹
則舛譌隨焉於是子貢之言爲益信而每深歎其未
易聞也臨江張氏九韶采周程以下數子所論天地
鬼神人物性命之說載於成書及其門人之所錄者
輯爲八卷名曰理學類編使學者不待徧閱諸家之
書而可攷乎天道性命之說其用心仁矣哉烏乎知
性則知天矣反求諸身盡乎吾心之量則天地之故
鬼神之跡事物之稜奚待考索推測而後知哉周子
首繼前聖之絕學作爲圖說發明太極以授程子而

理學類編前序

三

二程終身未嘗以示學者非不欲門人有聞乎天道
之妙也以初學之賢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毫釐
之差則或淪於高虛而不知切己之實病則程子之
教深有望於後世學者之深造自得之也是編所輯
固有功於初學矣然學者不知驗夫身心之實以求
聖賢之所同則古昔之言又烏能究其孰同而孰異
哉故朱子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博物洽聞者異
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
以徇外夸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此爲
己爲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當以庸下之質蓋嘗
用力而恆懼未有聞也因誦是編謹述此爲序而請
教焉臨川吳當序

理學類編後序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而天命道德之蘊微而鬼神造化之迹皆至理之所寓故凡學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孟子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物格知至則誠正修身之要事物當然之理可得而知矣臨江張先生美和素習舉子業因見經史浩繁謂學問之道無他唯在格物窮理而已遂蒐閱諸家書采輯先儒所論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之理異端之說各分卷類輯爲一帙名曰理學類編刊布天下以貽後學俾讀者不

理學類編後序

豫章叢書

待徧閱諸書而天道性命之微人倫日用之常瞭然如示諸掌誠學者之捷徑也况天地鬼神人物性命皆天下正理固學者所當知而異端非理之正易以惑人尤學者所當辨而其編輯之功深有切於學者格物窮理之要也惜乎舊版漫昧散逸裔孫張鳳思紹厥志欲重刊而力莫及宣德癸丑春藩府大參建安連公均因訪是書乃爲之歎曰先生編輯是書期傳悠久爲斯文者豈不惻然以念之哉於是捐俸助工以爲之倡復命郡守朱得同知吳復初等以成其後可謂能以義舉者矣於是太守而次取志樂從各

施已資鳩工重刊以與四方學者共之板成俾予序其後予謂是書復出天下之人皆爭相求之奚待予序而後顯乎亦不過序其功之所自以示不忘之意云
宣德癸丑秋七月吉日臨江府清江縣儒學訓導三
衛汪賓序

理學類編後序

豫章叢書

理學類編序

夫理莫大於天地幽於鬼神渙於人物微妙於性命
荒唐於異端皆學者所當究而辯焉者也故陸子靜
曰宇宙內事皆吾儒分內事此臨江張九韶氏理學
類編所由作也其所采輯以周子程子邵子張子朱
子之言為主而本之六經語孟參之諸儒論議而附
以已見無非闡明理學以淑人心焉耳是編昔雖梓
行而傳之者尙未廣也予偶得之觀其顛末而知其
析類之善匪徒詳於紀載以博觀爾也蓋天地鬼神
人物性命理之正也至於異端則非理之正矣世之

理學類編序

豫章叢書

君子孰不從事正學間亦有惑於異端者由其見理
不真故也是編先之以論天地次之以論鬼神以論
人物以論性命崇正也終之以論異端黜邪也崇正
黜邪而理學明矣學者誠能以心而會其理推類以
盡其餘則天之理甯不一以貫之哉苟或徒事口耳
而泥於編之所載其不貽蹶輪者之笑幾希矣茲予
以是有補於來學故命工重錄諸梓以爲理學之助
云

嘉靖壬寅春二月吉旦勿齋

編輯大意

一是編以天地鬼神人物性命異端之說各分
爲卷而天地類次又分天文地理亦各爲卷
蓋天地者陰陽之體也故居是編之首鬼神
者陰陽之用也故居天地之次人物則陰陽
之氣聚而成形者故以次於鬼神性命則陰
陽之理賦在人物者故又次於人物是四者
皆天下之正理而人之所當知者至於異端
則非理之正而易以惑人者又必辨而闢之
而後可與論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之正理故

編輯大意

豫章叢書

以爲是編之終焉
一是編以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六先生
之言爲主而本之六經語孟以發其端參之
諸儒論議以究其極至於管窺 之 因
各以類附見焉觀者幸恕其僭
一所編諸書除六先生之言固無庸議矣其餘
諸子之書則取其合於理者稍有可疑皆所
不錄
一所引六經語孟之言有先儒傳註者本合作
小字分註於下今並以圈隔之而大書列於

4 1000
本章之下不復作小註至於先儒論議有展
轉相發明者亦以圈隔之而就列於其下不
復別作一條覽者詳之

理學類編者集先儒之格言而示學者以窮理之要
也程子有言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
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予自蚤歲讀周程張邵朱
子之書嘗欲編節天地鬼神之說以及人物性命之
言類爲一編以爲初學讀書者窮理之助然以方習
舉子業而未暇也浪遊場屋不得志于有司於是退
修初服始欲爲前所未暇爲者中更世變屏處山林

編輯大意

二 豫章叢書

乃取諸家之書而蒐閱之取其有關於性理者輯爲
五類自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以至辨異端之學莫不
類各有目目各有說以究其理蓋格物窮理之一端
也或者乃謂初學之士未能致力根本之地而先語
之以茫洋不可詰之理幾何而不爲荒誕之歸者殊
不知學者之初示之以聖賢格言將以定其見趣使
不爲異端怪誕之言所惑是亦進德之地也又何疑
乎學者由是而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庶幾朱子
所謂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
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

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皆可由
此而入矣然尙求是正乎當世儒先以刊削其所未
善而增益其所未逮云時至正丙午冬十有二月庚
申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謹書

編輯大意

三

家祖初編此書凡三易稟乃克成編其初命之
日格物編臨川吳先生伯尚見之曰是編所輯
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之說乃格物之一端耳不
足以盡格物之義不若只謂之理學類編乃爲
之作爲序引以冠此書之首今三十餘年矣是
歲之春京兆趙君師常監稅于此間從家祖書
室中見此編以爲有益於學者命錢諸梓以廣
其傳且捐已貲爲之倡而一時好事者協力成
之可謂能以義舉者矣拱竊惟此書以家祖十
年編輯之勤而趙君一旦作成之力在我後人

編輯大意

四

不可不知其所自也

洪武甲子之歲四月戊辰朔孫張拱百拜謹誌

理學類編綱目

卷之一

天地

論天地之始終

論天地之形體

論天之樞紐

卷之二

天文

論日月星辰

論日月食

卷之三

天文

理學類編綱目

論雲雷風雨之屬

論虹蜺河漢

卷之四

地理

論地里之廣闊

論潮汐之消長

卷之五

鬼神

論鬼神之情狀

論祭祀之感通

卷之六

人物

論人物之始生

論人爲物之靈

論輪迴生死之辨

卷之七

性命

論性命之理

論本然之性

論氣質之性

論心為性情之主

卷之八

異端

論佛老神仙

論陰陽家之說

論相人形貌

論讖緯之說

理學類編綱目

二

理學類編卷一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天地

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朱子曰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又曰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卽有是物無先後次第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若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爲一者言之亦恐未

理學類編一

豫章叢書

安也有是理卽有是氣理一而已氣則無不兩者故曰太極生兩儀○今按孔氏正義曰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則是認太極爲氣矣故朱子辨之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曰無極而太極是無形之中有箇極至之理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又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

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又曰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袞袞將去又曰太極動而生陽是且從動處說起其實動前是靜靜前又是動如晝而夜夜而晝晝前已有夜夜前已有晝或問太極之有動靜是動先靜後否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此只是就起處言之畢竟

理學類編十

二

動前是靜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爲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爲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

邵子曰或曰顯然而高者吾知其爲天也隕然而下者吾知其爲地也吾不知天地之前何物也曰夫無者從而而有者也有者反而無者也清濁混而爲一是謂太極太極者已見氣也太極判兩儀生太極者謂之有邪謂之無邪太極者一氣也謂之一非無數也乃數之始謂之氣非無象也乃象之始

安可謂之無哉然太極之所以判兩儀之所以分者孰使之然邪其所以然而然者由道之變也○朱子曰周子邵子說太極是和陰陽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但言其次序須有這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西山真氏曰自周子以前凡論太極皆以氣言莊子以道在太極之

理學類編卷一

三

先所謂太極乃是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者之名而道又別是一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為二矣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其理之通行者而言則曰道以其理之極至者而言則曰太極又何嘗有二邪儻非周子啟其祕而朱子闢而明之孰知太極之為理而非氣哉○今按邵子之說太極亦以氣言之故備載西山之說于此讀者當自擇焉

邵子曰一氣分而為陰陽判得陽之多者為天判得陰之多者為地又曰天生乎動者也地生乎靜者

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又曰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也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如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捨動靜將奚之焉

朱子曰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二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運去磨得急了拶得許多查滓在裏面無出處便結成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

朱子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是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為波浪之狀

理學類編十

四

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極硬問想得如潮來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朱子曰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闊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闢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

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爲高柔者却變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朱子曰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權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

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尙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行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

理學類編十

五

程子曰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魯齋鮑氏曰物之初生其形皆水水者萬物之一原皆根於天一之造化夫金石之產其初亦乳一陽之氣一日之時一年十一月冬至皆肇於子子者水位也夫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氣始動而陽生氣聚而靜則成水觀呵氣可見蓋生水之初屬一故微至成水時則六矣或問曰天一生水亦有物可驗乎曰人之一身可驗矣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方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

也所以心一動而水生即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也朱子曰天數九重漸漸上去氣愈高愈清只是箇旋風就外面旋來旋去旋出查滓在中間成地○魯齋鮑氏曰天非若地之有形也地之上無非天減得一尺地便有一尺天人自不覺耳輕清上浮者爲天天圓而動包著箇地地方而靜在天之中所以重濁下沉者皆天氣之查滓凝聚於下者也原其初則一氣而已一分爲二陽得兼陰是以乾天之一包坤地之二而爲三地在天中地之氣皆天之氣也

理學類編一

六

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十二會爲一元一萬八百年爲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始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沉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出物來

草廬吳氏曰一元凡十二萬九千六百歲分爲十二

會一會計一萬八百歲天地之運至戊會之中爲
閉物兩間人物俱無矣如是又五千四百年而戊
會終自亥會始五千四百年當亥會之中而地之
重濁凝結者悉皆融散與輕清之天混合爲一故
曰渾沌清濁之混逐漸轉甚又五千四百年而亥
會終昏暗極矣是天地之一終也貞下起元又肇
一初爲子會之始仍是混沌是謂大始言一元之
始也是謂太一言清濁之氣混合爲一而未分也
自此逐漸開明又五千四百年當子會之中輕清
之氣騰上有日有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四者成

理學類編一

七

象而共爲天故曰天開於子濁氣雖搏在中間然
未凝結堅實故未有地又五千四百年而子會終
又自丑會之始五千四百年當丑會之中重濁之
氣凝結者始堅實而成土石濕潤之氣爲水流而
不凝燥烈之氣爲火顯而不隱水火土石四者成
形而共爲地故曰地闢於丑又五千四百年而丑
會終又自寅會之始五千四百年當寅會之中兩
間人物始生故曰人生於寅也

或問三統朱子曰諸儒之說爲無據看來只是當天
地肇判之初天如開當子位故以子爲天正其次

地始闢當丑位故以丑爲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
寅位故以寅爲人正卽邵康節十二會之說當寅
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戌位則有所謂閉物閉物便
是天地之間都無物了看他說便須天地翻轉數
萬年○雙峰饒氏曰當初只是一氣清濁混沌
濁者沉清者浮濁自濁清自清此是天開於子其
時雖已有地而未成質到丑上方堅實有山川之
類方是地闢到寅上人始生問以皇極經世觀之
自子至丑丑至寅年歲極多不應天地人如此隔
絕曰且論其理那箇是數

理學類編一

八

或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朱子曰
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是以數
推得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其上方有生物也
有一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
年爲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
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漸及未
矣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生物矣問不
知人物消磨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場鶻
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字便有一箇
生得來○觀樂黃氏曰堯之時在日甲月巳星癸

辰申當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半以上爲六萬四千八百
年之已往以下爲六萬四千八百
年之方來是以謂堯得中數也○袁明善曰禹卽位後八
年得甲子初入午會前至元元年甲子初入午會
第十一運從天開甲子至泰定甲子得六萬八千
八百二十一年○雙湖胡氏曰今當一元之午會
癸運酉世卽一歲之五月初十日酉時也○今按
邵子皇極經世書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
一運統十二世猶一歲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
一日有十二時故西山蔡氏曰一元之數卽一歲

理學類編一

九

之數也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
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
辰也前六會爲息後六會爲消卽一歲自子至巳
爲息自午至亥爲消也開物於寅猶歲之驚蟄也
閉物於戌猶歲之立冬也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
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
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
之數非有所牽合也知此則知皇極經世之旨矣

右論天地之始終或曰天地亦有始終乎

邵子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

亦形氣非二物也○愚按先儒之論天地
之初混沌鴻蒙清濁未判但一氣耳及其
久也其運轉於外者漸漸輕清其凝聚於
中者漸漸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爲天
重濁者積氣成形而爲地天之成象者日
月星辰是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是也
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地處天內安靜不動
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不陷
不墜坡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

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

理學類編一

十

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
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
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朱子曰康節
此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複而言不出此意者
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所
以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爲其氣極緊故能扛
得地住不然則墜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
此氣也若夫地動只是一處動動亦不至遠也又
曰康節此說古今歷家所未及○邵伯溫曰伊川
先生見康節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

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康節之詳也○或問邵子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朱子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月東升西沒又從東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外今歷家只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

邵子曰天圓而地方天北高而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而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

理學類編一

十一

有天○觀物張氏曰天圓如虛毳地斜隔其中西北之高戴乎天頂故北極出地纔三十六度降及東南履乎天末故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其高卑可見矣地勢本傾峻以其體大故人居其上而弗覺西北負實東南面虛也人倚北而面南是以天潛乎北而顯乎南水發乎西而流乎東也天包地地載天天地相函以立於太虛之中而能終古不壞故在天成象則在地成形仰天有文則俯地有理人能窮此可以達性命之原知生死之說矣

程子曰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天中一物耳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

程子曰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

致堂胡氏曰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其象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聲無臭皆舉之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也著名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何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無壞乎○西山真氏曰按楊倞註荀子亦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

理學類編一

十二

朱子曰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

昔黃帝問於歧伯曰地有憑乎歧伯曰天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有涯矣

朱子曰天轉也非自東面西也非旋環磨轉却是側轉○今按先儒謂天左旋者背北面南視之則其運如絡絲背東面西視之則其運如轉車是也

或問天行健朱子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其言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

理學類編一

十三

晝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或未達曰如弄椀珠底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息則墜矣○今按丹書言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五百息一千一百二十五息乃應一時胡氏之言蓋取諸此

或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朱子曰公且說天是如何後高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

此高要之他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旋來轉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查滓在中間世間無一箇物事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查滓故厚而深也

朱子曰地却是有空缺處天則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缺偏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著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之廣處橫深云地對天不過

胡用之問易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朱子曰此兩句說得極分曉蓋日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

理學類編一

十四

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堅實然却虛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裏面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理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鞞天便是那鼓鞞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中間盡是這

氣來往升降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來往升降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歷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出來如十一月冬至用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

朱子曰周禮註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景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

理學類編一

十五

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遊曰謂地之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今歷家算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曰譬如大盆盛水而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於水上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亦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爲乃地之遊轉四方而然耳曰然曰人如何測

得如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歷象推算其數皆合恐有此理也○今按鄭氏曰地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而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又漸漸而下此所謂地升降於三萬里中也朱子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今按爾雅疏亦曰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爲天耳

理學類編一

十六

或問天有質否抑只是氣朱子曰只是箇旋風下天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爲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耳

問晉志論渾天以爲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如何朱子曰天外無水地下面是水載

朱子曰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耳

右論天地之形體北溪陳氏曰天卽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

其自然而言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氣恁蒼蒼茫茫實何有形體
○餘說見下段

朱子曰尙書璣衡疏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其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殼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

理學類編一

十七

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廻轉也

或問北辰之爲天樞何也朱子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轉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爲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謂之屋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

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傍則諸星隨天左旋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矣

朱子曰南極在地下中處北極在地上中處南北極相對天雖轉極却在中不動

朱子曰南極上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常有入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內黃義剛問如說南極見老人星則是南

理學類編一

十八

極也解見朱子曰南極不見是南邊自有一箇老人星南極高時也解浮得起來

或問北辰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如門簷子相似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却不動又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故雖動而不覺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近樁底點子雖是也隨盤轉緣近樁子便轉得不覺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

朝人方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朱子曰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一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也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今按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註云北極其星五在紫微中

或問上蔡謂北極天之樞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周建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是否朱子曰以其居中不動衆星環向爲天樞軸天形如雞

理學類編一

十九

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在中兩頭押定一頭在北上爲北極一頭在南下爲南極問太一日太一是帝座卽北極也以星辰之位言之謂之太一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一如人主北極如帝都

又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

朱子一日論黃赤道日月躔度潘子善曰嵩山本不

當天之中爲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朱子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此處不動如磨心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緣督趙氏曰古人仰視天象遂知夜久而星移斗轉漸漸不同昏暮東出者曉則西墜昏暮不見者曉則東升此天之星雖然旋轉未嘗入地四時皆見其微夜在天然其旋轉有甚窄者以衡管窺之衆星無有不轉但有一星旋轉最密循環不出於管中名曰紐星者是也古人以旋磨比天則磨臍比

理學類編一

二十

爲天之不動處此卽紐星旋轉之所名曰北極亦猶車輪之中軸瓜瓣之攢頂也復觀南天雖無微夜見者但比東西星宿旋轉則不甚遠由是而推乃是南北俱各有極北極在地平之上南極在地平之下今比北極爲瓜之聯蔓處南極爲瓜之有花處東西旋轉最廣之所比乎瓜之腰圍北極邊傍雖然旋轉常在於天南極側近雖然旋轉不出於地如是則知地在地內天如雞子地如中黃然雞子形不正圓古人非以天形相肖而比之但喻天包地外而已以此觀之天如蹴毬內盛半毬之

水水上浮一木板比似人間地平板上雜置微細之物比如萬類蹴毬雖圓轉不已板上之物俱不覺知謂天體轉旋者天非可見其體因眾星出沒於東西管轄於兩極有常度無停機遂即星所附麗擬以爲天之體耳

右論南北極爲天之樞紐○愚按先儒之說天形至圓如虛毬地隔其中人物生於地上地形正方如博骰日月星辰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而復左天形如勁風之旋其兩端不動處曰

理學類編

三十一

極上頂不動處謂之北極下臍不動處謂之南極南北二極相去之中天之腰也謂之赤道日所行之道謂之黃道春秋二分黃道正與赤道相直故其出沒正與地之卯酉相當是以晝夜均平春分以後行赤道北夏至則去北極最近故曰日北至而其出入與地之寅戌相當是以景短而晷長晝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至秋分又與赤道相直秋分以後行赤道南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曰日南至而其

出沒與地之辰申相當是以景長而晷短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北至

春分又與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

爲冬至上年冬至至下年日道極南復北

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不滿故天度

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

有餘日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而不足天度有餘日道不足故六

十餘年之後冬至所直天度率差一度是

謂歲差按堯典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冬至日

理學類編

三十二

在斗一十二度至元朝初又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由元初至今又百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八度矣以此推之則歲差之說信然

理學類編卷一

天文

屈子天問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朱子曰沓合也此問天與地合會於何所十二
 辰誰所分別乎陳列也言日月眾星安所繫屬誰
 陳列乎今答之曰天周地外非沓乎地之上也十
 二云者自子至亥十二辰也左傳曰日月所會是
 謂辰註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一月辰
 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

理學類編二

豫章叢書

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
 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
 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于地之午
 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
 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
 超一度日月五星亦隨天以繞地而惟日之行一
 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各有遲速之差焉然其
 懸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挽而行但當
 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又各有次第

耳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
 耀者張衡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
 峙各有攸屬此言皆得之矣

又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朱
 子曰湯一作陽次舍也汜水涯也書云宅嵎夷曰
 暘谷即湯谷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即蒙
 汜也此問一日之間日行幾里乎答之曰暘谷蒙
 汜固無其所然日月出水乃升于天及其西下又
 入于水故其出入似有處所而所行里數歷家以
 為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日一晝夜而一周

理學類編二

二

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
 又各以其十之一焉
 又問夜光何德死則又有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
 朱子曰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此問月有何
 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兔常居其
 腹乎答曰歷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
 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
 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
 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
 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

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于東而遠日
以爲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爲得之括之言
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
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
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
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
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日月相望而人處
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
而往參其間則雖茲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
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

理學類編二

三

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
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兔之
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
地居其中四傍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
中大地之影畧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
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又問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朱
子曰闔閉戶也開闔戶也陰闔而晦陽開而明角
宿東方星旦明也曜靈日也此問何所闔闔而爲
晦明且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答曰

晦明之問前屢發之其實亦陰陽消息之所爲耳
陽息而闔則日出而明陰消而闔則日入而暗又
何疑乎角宿固爲東方之宿然隨天運轉不常在
東古經之言多假借也日之所出乃地之東方未
且則固已行於地中特未出地面之上耳

程子曰日月陰陽之精氣也

程子曰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
月之光乃日之光也

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
盈虧然否程子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

理學類編上

四

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
分也

張子曰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旋轉於外此天地
之常體也常星不動純繫於天與浮陽運旋而不
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
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從
而右耳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
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
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常星不動金
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

知已填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朱子曰正蒙中此一段說日月五星甚密

張子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朱子曰橫渠說日月順天左旋此說最好又曰天左旋之說如以大輪在外以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則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

理學類編二

五

張子曰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一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乎日月朔望其精可感

張子曰天體北高而南下地體平著乎其中日近北則去地遠而出早入遲故晝長日近南則去地近而出遲入早故晝短

邵子曰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

遠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

○觀物張氏曰日自冬至以後行陽度而漸長夏至以後行陰度而漸短雖以陽臨陰爲客之禮亦不敢自肆也諸歷家說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日至晦行又太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以一月均之則日得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遠日則明生而行遲近日則魄生而行疾有君臣之義焉

理學類編二

六

邵子曰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爲夫月爲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觀物張氏曰初三日日將入時月在庚上哉生明見西方八日爲上弦日初入時月在丁上十五日爲望日初入時月在甲上盛於東方十六日日將出時月在辛上哉死魄見平旦二十三日爲下弦日將出時月在丙上三十日爲晦月與日合在乙上月本無光借日以爲光及其盛也遂與陽敵爲人君者可不慎哉天左旋日右行日東出月西生父

于夫婦之道陰陽之義也月望亦東出者敵陽也
非常道也○朱子曰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
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昏見於西方庚地八日第
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受二陽之光昏見於南方
丁地十五日第三節之終月既望之時全受日光
昏見於東方甲地是爲乾體十六日第四節之始
也始受下一陰爲巽而成魄以平旦沒於西方辛
地二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生中一陰爲艮而下
弦以平旦沒於南方丙地三十日第六節之終全
變三陽而光盡體伏於東北一月六節既盡而禪

理學類編二

七

於後月復生震卦云○真氏曰震一兌二乾三巽
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爲一節朔旦震始用事爲日
月陰陽交感之初道家象此以爲修養之法此參
同契註也因附于此○今按易卦納甲之法其源
蓋起於此故虞翻曰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
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
甲壬十六日且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
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
日中則離象火就己成戊己土位象見於中

邵子曰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

法月月法日日法天

邵子曰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或曰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朱子曰
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
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
二度則日爲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
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
年一周天月行遲一日一夜於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了十三度有奇至二
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
周天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歷家以
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云日行
遲月行速○懼齋陳氏曰天繞地左旋東出西沒
一日一周而少過之日者天之精與天左旋日適
一周以天之過也而爲少不及焉天日進而日日
退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耳積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天與日復相遇於初進初

理學類編二

八

退之地而爲一年月行遲常以二十七日千二十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一月一周天者以與日會言也其實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又二日有奇而與日會朱子以爲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日會蓋未詳也

九峯蔡氏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

理學類編二

九

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

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十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定宇陳氏曰四分度之一者周天全度外其零度有一度四分中之一也以對周歲全日外其零日亦有一日四分中之一分所謂四分日之一也九百四十分爲一日其二百三十五分即四分中之一分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即四分日之一也月一日不及

理學類編二

十

天十三度有奇是不及日十二度有奇也積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而月與日會四百九十九分是六歲零三刻弱也二十九日零六時三刻實爲一月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乃十二箇二十九日餘分之積以日法算之其五千六百四十分該六日零者尙有三百四十八分三百四十八日加六日一歲通得三百五十四日此一歲小歲之數也十九年閏餘通得二百單六日須置七閏月所以每十九年或二十年必氣朔同日者一番也然一歲只有三百五十四日而經云朞三百有

六旬有六日何也此一歲太歲之數也蓋今年立春到明年立春二十四氣全數並有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二十五刻即四分日之一以二十五刻當一日舉全數而言故曰三百六旬有六日也二氣爲一月必有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始交後月節氣合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此氣盈之溢數也十一月有六小盡者此朔虛之虧數也一朔無三十日全非朔虛而何二氣必三十日零五時二刻非氣盈而何節氣之有餘與小盡之不足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因此有餘不足

理學類編二

十一

而置閏於其間三者參合而交相成茲爲萬世不能易之妙法歟

九峯蔡氏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行也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夏夏至從朱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所謂日月之行則

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沈氏曰歷家天有黃道赤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葦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行也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

理學類編二

十二

分爲四段每段各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歷家不知其意遂以爲實有九道甚可嗤也○懼齋陳氏曰天本無度以與日進退而成其每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遂爲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一周而周天之度遂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爲度焉○今按日之行道不逾寅卯辰申酉戌之間卯酉相對爲赤道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強黃道斜絡於赤道而七曜循環焉日之行半在赤道之內半在赤道之外冬至

黃道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出辰入申日亦出
辰入申又漸退而北行及於春分在奎正黃赤道
之交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進而至夏至黃道
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出寅入戌日亦出寅入
戌至秋分在角復當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日亦
出卯入酉而月之行道與日相近交道而過半在
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處出入黃道不
過六度遇朔則與日會此日月行道之大率也

或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朱子曰正是月遲
又問日一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如何却是
理學類編二 十三

月遲曰歷家是將他退底度數算天行健故日常
少及他一度月又遲故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且如
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遲
朱子曰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
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
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
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
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
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酉月在
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自十六日生魄

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
與日相疊月在日下光盡體伏矣○眞氏日月太
陰也本有質而無光其盈虧也以受日光之多少
月之朔也始與日合越三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
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所謂三五而盈也
既望而漸虧二十三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
晦其光盡此所謂三五而闕也方其晦也是爲純
陰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焉○魯
齋鮑氏曰前輩有云日月會於晦朔之間初一晚
最好看起日纔西墜微茫之月亦隨以墜至初二

理學類編二 十四

便相隔微闕初三生明以後相去漸遠直至十五
日月對望則是日行速進而遠至半天月行不及
日而退亦遠半天矣自十六至月晦日行全遠盡
一天月行全不及亦盡一天則日進盡本數月退
盡本數而復相會
朱子曰月受日光其質常圓不曾缺如圓毬只有一
面受日光望夕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爲盛
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爲日月來往地在地中
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
光從四傍上受於月其中昏陷便是地影望以後

月與日行便差背向一半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月與日正緊相合月便純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亦不受光又日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光甚大從地四面衝上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所謂山河大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日光也問人言月中黑影爲地影是

否曰前輩有此說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到去遮了他光耳

理學類編二

十五

草廬吳氏曰天與七政入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歷家非不知七政亦左行在順行難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算之因此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著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北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而不及於天積二十八箇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其不及於天積十二箇月與

天爭差三十度受感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於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受感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匝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以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爲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數最多今人不曉以爲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

理學類編二

十六

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
稼督趙氏曰日月兩曜懸虛運轉本不附著於天各有所行之道五緯亦然月因日而有晦朔弦望其遲疾却不因日五星則因日而遲留伏逆近日則疾遠日則遲遲甚而留留久則退初遲退漸疾退最疾而復遲退如初遂止而留留久而順行却從最遲以至於最疾最疾則與太陽同躔矣又曰若謂七曜不附天而空轉則右轉者亦皆是左旋留者是一日遶地一周而與天同過一度行疾者

反是遲行遲者反是疾退者反是疾之甚順行而遲疾皆是一日遠地一周而不及行天之數爲所行度退行者却是一日遠地一周而多過天行之數遲遲者先天不甚多退疾則愈多矣

深山董氏曰日月麗乎天宜皆隨天而行也而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何哉大要天最健而行速日月五星不相及耳故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東升西沒遠地而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獨以漸而東爲逆天而右轉蓋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舍雖退而行未嘗不進也退雖逆而進未嘗不順也於天雖逆而右轉於地則未嘗不順而左旋也

理學類編二

十七

夾際鄭氏曰日爲太陽之精循黃道而行行西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東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所以成陰陽寒暑之節月者太陰之精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觀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夕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魄也晦朔之時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

奇在黃道裏表裏極速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

張衡曰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宮在人象事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爲二十八宿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今按漢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熒惑曰南方夏火太白曰西方秋金辰星曰北方冬水填星曰中央季夏土是也

理學類編二

十八

朱子曰緯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金水土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又曰二十八宿隨天而轉皆有光芒五星運行而動無光芒朱子曰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土之名可辨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問星辰有形質否朱子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光否曰然

朱子曰星有墜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而爲石者
朱子曰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燦
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
時暗

朱子曰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
角幾度卽所宿處爲辰○鮑氏曰辰者天之體故
曰天壤亦猶土者地之體也

晉天文志曰衆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
焉

楊泉曰星者元氣之英也

理學類編二

十九

嚴善思曰山川之精氣上爲列星

禮記正義曰月是陰精日爲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
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所照
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京房云
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
以爲日似彈丸月亦似彈丸日照之則明不照處
則暗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生爲星

右論日月星辰西山真氏曰按張子有言
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顏曾輩皆
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以張子之說推之

則日月星辰之事亦學者所當講也○愚
按先儒之說天之積氣爲辰凡無星處皆
是猶地之土也積氣之中有光耀者爲星
二十八宿及衆經星皆是猶地之石也日
月五緯乃陰陽五行之精成象而可見者
浮生太虛之中與天不相繫著各自運行
遲速不等天左旋於地外一晝夜一周匝
自地之正午而觀之則其周匝之處第一
日子時至第二日子時微有爭差蓋周匝
而過之觀天者定其闊狹名曰一度日亦

理學類編二

二十

左行晝行地上夜行地下晝夜一周匝但
比天度則不及一度蓋日之行也與地相
直處日日齊同無過不及而天之行也與
地相直處一日過一度二日過二度故歷
家以日之不及天而退一度者爲右行一
度蓋以截法取其易算耳月亦左行其行
尤遲於日一晝夜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
一度之七蓋日行疾於月而退度不及於天
一度反若遲然月行遲於日而退度不及
於天十三度有奇反若速然五星之行亦

猶日月其行有遲速行過於天則爲逆行
與天等則爲留行不及天則爲順行遠於
日則見近於日則伏

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朱子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
會謂晦朔之間也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
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
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
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
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九日而月爲之

理學類編二

二十一

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
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
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
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
又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
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朱子曰凡
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爲不用其行者月不
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
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
食爲其常日食爲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

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
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春秋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氏曰
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
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
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
又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杜氏曰
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
同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
輪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月光溢出也既者正相

理學類編二

二十二

當而相掩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有食
爲文者闕於所不見
程子曰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張子曰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
交則光爲之食
邵子曰日月之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揜
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克○觀物張氏曰日月相
對謂之望日月相會謂之晦日常食於朔月常食
於望正如火水之相克日月一年十二會十二望
而有食不食者交則食不交則不食也所以有交

不交者日行黃道月行九道也亦有交而不食者
同道而相避也

朱子曰天有黃道赤道天正如一圓匣赤道是匣子
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內一半在赤
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只是將天橫分爲
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
交處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
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
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日所以食於朔
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

理學類編二

二十三

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曆家
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
著其中暗處故月食

或問月食如何朱子曰至明中有暗虛其暗至微望
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爲暗虛所射故
食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
相敵而不食矣○夾潒鄭氏曰張衡云對日之衝
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
值星則星亡今歷家月望行黃道則值暗虛矣值
暗虛有表裏深淺故食有南北多少○緣督趙氏

曰日體對衝之處往古名曰暗虛似乎日之像景
月體因之而失明故云暗日非有像景強立其名
故云虛言其非實有也暗虛緣日而有故其圓徑
與日相等

廖子晦問日月之行其道各異然每月合朔不知何
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食或不食悉未
能曉向承指論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
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偏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
不食如何朱子曰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
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傍耳其合

理學類編二

二十四

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
其上下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故合朔之時日月
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
則不食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亦
不食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
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
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在內而執扇在外則雖近
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可見又曰魄加日之
上則日食在日之後則不食謂之晦朔則日月相
並

容齋洪氏曰歷家論日月食自漢太初以來始定日食不在朔則在晦否則二日然甚少月食則有四十五十六之差蓋置望參錯也天體有二交道日交初日交中交初者星家以爲羅睺交中者計都也隱暗不可見於是爲入交法求之然不過能求朔望耳若餘日入交則書所不載

緣督趙氏曰世人觀望日體見爲月體所障故云日食然日體未嘗有損所謂食者強名而已日道與月道相交處有二若正會於交則月體障盡日體謂之食既然日月之行遲速不同須臾則兩輪參

理學類編二

二五

差而生光矣若不正會於交但在交之前後而度相近者亦見其食兩輪雖相犯所食却不既近於正交者食分多遠於正交者食分少兩朔之間日月對躔而望平分黃道之半黃道有二交若不當二交前後而望則不食望在二交前後者其月必食或食既不既食分之數當以距交遠近而推之

右論日月之食○愚按日月五星之與天體相值也由北而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指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月之行也二十

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爲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是爲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爲之食其食之分數則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少也又按左傳註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卽爲弦全照乃成望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

理學類編二

二六

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一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

理學類編卷二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天文下

易豫卦象曰雷出地奮○程子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

易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象曰密雲不雨尙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程子曰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唱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唱不順也故不和則不能成雨雲

理學類編三

豫章叢書

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唱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又曰凡雨須陽唱乃成陰唱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東北屬陽西南屬陰陽唱而陰和故雨陰唱則陽不和故不雨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朱子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是以巽畜乾畜他不得故不能成雨凡雨者是陰氣盛凝結得

密方濕潤下降爲雨且如飯飯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也又曰密雲不雨尙往也是陰包他不往陽氣便散做雨不成所以尙往也又曰密雲不雨尙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泄處方能有雨

易解卦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程子曰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朱子曰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逆散出做這雷雨若只管閉結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只是如今一箇爆杖

理學類編三

二

詩小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朱子曰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過溫氣而搏則成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春秋隱公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胡氏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禮記孔子閒居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氏曰神氣謂神妙之氣於地言神氣者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霆偏屬於地

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孔氏曰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中孟春動於地之上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以雷有漸故云乃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升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也○問程子以雷是氣相摩軋是否朱子曰然或以爲有神物如何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泮便散不得又曰電者陽

理學類編三

三

之光陽在外陰有所麗故閃爍而爲電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程子曰是雷震之也問有使之者否曰人之作惡與天地之怒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耳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動極陽生自然之理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爲災○按春秋左氏傳昭公四年王正

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鄭氏曰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故曰雹沴氣也

程子曰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蒸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尙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

程子曰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又曰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得甚氣卽爲

理學類編三

四

露甚氣卽爲霜○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朱子曰露自是有清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爲霜今觀之誠然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張子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存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張子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雪霜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暄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朱子曰橫渠此論極分曉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爲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

理學類編三

五

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爲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則爆開而爲雷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則旋遶其外不已而爲風至吹散陰氣乃已戾氣飛雹之類暄霾黃霧之類皆陰陽不正之氣所以雹水穢濁或青黑色

邵子曰陽得陰而爲雨陰得陽而爲風剛得柔而爲雲柔得剛而爲雷無陰則不能爲雨無剛則不能爲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與雷剛也而屬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觀物張氏曰陽唱而陰從則流而爲雨陰格而陽

薄則散而爲風剛唱而柔從則蒸而爲雲柔蓄而剛動則激而成雷客主後先陰陽逆順不同也風雨自天而降故言陰陽雲雷自地而升故言柔剛天陽也陽必資陰故無陰則不能爲雨陽薄陰然後聚而成體也地陰也陰必資陽故無陽則不能爲雷陰得陽然後發而成聲也此言陰陽之相資也雨之形柔也屬陰者本乎天之氣也陰不能獨立待陽而興者天之陰資乎天之陽也雷之聲剛也屬體者出乎地之形也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發者地之陰資乎地之陽也

理學類編三

六

邵子曰有雷則有電有電則有風雨生於水露生於土雷生於石電生於火電與風同爲陽之極故有電必有風○觀物張氏曰雷者震之氣也電者離之氣也風者巽之氣也陽爲重陰所制怒氣發而爲雷怒而極者而爲電陰已不能制矣散而爲風則反制陰也故風與雷皆爲陽之極兩者水之氣蒸則爲雲凝則爲雪露者土之氣升則爲霧結則爲霜雷出於石電生於火有雷則有電火出於石也

致堂胡氏曰或問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邪有神邪

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

理學類編三

七

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僞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朱子曰雷擊所在只一氣袞來間有見而不爲害只緣氣未搆裂有所擊處皆是已發蔡季通云人於

雷所擊處拾得雷斧之屬是一氣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見人拾得雷斧如今斧之狀似細黃石

或問龍行雨之說朱子曰龍水物也其出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然雨者陰陽之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

朱子曰如飯甑有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則爲雨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爲霧

朱子曰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云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

理學類編三

八

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霜露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便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先雪

朱子曰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爲陰數天地自然之數也太陰玄精石亦六稜

朱子曰雪非能爲豐年其所以然者以其凝結陽氣在地至來歲發達而生長萬物也

朱子曰風與天相似旋轉未嘗息也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他處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

冬多北風蓋亦可見

真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乎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殺之也○按隋文帝欲以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爭之帝曰六月豈無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致堂胡氏嘗論之曰雨露猶人君之惠澤雷霆猶人君之號令生成萬物之時固有雷霆而雷霆未嘗殺物隋文取則雷霆而乘怒殺人其違天多矣

理學類編三

九

爾雅曰地氣發而天不應曰霧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作則萬竅怒號

淮南子曰天地之氣怒者為風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

劉向曰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脊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閉氣而湛於寒泉則為冰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

韓子曰龍之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

氣茫茫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

右論雲雷風雨之屬○愚按陰陽之氣流動充滿於天地之間或聚或散或升或降或清或濁或蒸或潤或震擊或凝結為風為雲為雷為電為雨露為霜雪皆是氣也造化之妙豈有出乎陰陽之外者哉蓋其聚則有其散則無聚而為神散而為鬼而風雲雷雨亦各有神以主之故周禮大宗伯有祭風師雨師之禮

理學類編主

十

詩廊風蝦蟇在東莫之敢指又曰朝隤于西崇朝其雨○朱子曰蝦蟇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暮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暮東也隤升也註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惡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程子曰虹者陰陽二氣之交映日而見

張子曰蟬螻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其全見者

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朱子曰蝦蟇本是薄雨為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
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或為祥問虹蜺只是
氣還有形質曰既能吸水亦必有形質只纔散便
無了如雷部神物亦此類

蔡邕曰陰陽不和即生此氣虹見有青赤之色常依
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輒與
日相互率以日西見於東方

邢氏曰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暗者為雌雌
曰蜺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

理學類編三

十一

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趙德麟曰先儒以
為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噴日側視之則暈為
虹蜺然則虹雖天地淫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雨
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

史記天官書曰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

晉天文志曰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
分為二道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至七星
南而沒

楊泉曰漢者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
流名曰天河一曰天漢

右論虹蜺河漢○愚按虹蜺者俗名之曰
早龍以為此物見則雨止故也嘗聞長老
言有人雨霽夾溪而行虹起溪中兩人相
望如隔紅紗蓋微雨將散為日光所照即
成是彩雨散則無矣天河者俗呼為河氣
蓋黃河之水精華所發也昔人言天漢與
黃河相通亦謂是耳

理學類編三

十二

理學類編卷三

地理

屈子天問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朱子曰錯置也洿深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溪
 注溪曰谷此章三問今答之曰九州所錯天地之
 中也川谷之洿衆流之會也不溢之故則列子曰
 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
 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
 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

理學類編四

豫章叢書

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
 而不虛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脈穴土區而
 濁濁清清墳墟參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
 行器運激激又何溢焉三子之言遞相祖述而柳
 又明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
 而復遶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
 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
 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
 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
 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山水澤通

氣而流注不窮也

又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朱
 子曰脩長也墮狹而長也衍餘也此問四方長短
 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
 也答曰地之形量固當有窮但既非人力所能徧
 歷算術所能推知而書傳臆說又不足信惟靈憲
 所言八極之廣原於歷算若有据依然非專言地
 之廣狹也柳對直謂其極無方則又過矣

理學類編四

二

問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
 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際海道里復殊何以云各
 五千里朱子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
 未說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
 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
 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
 則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
 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
 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
 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註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
 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昃

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朱子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註不可非但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謂日未中而景已中蓋立表處近南則取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者謂日已過午而景猶未中蓋立表太北則取日遠午前景長而午後景短也問多風多陰之說曰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極多風每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不如此間之無定蓋土地曠闊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其方至某舊在漳泉驗之早

理學類編四

三

間則風始生至午而盛午後則風力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則陽氣生至午而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風亦從而盛衰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陽氣到彼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即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日越之雪言其少也所以蜀有漏天言其地多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亦不甚濶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觀之可以驗矣

朱子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

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滙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矣

或問天竺國去處極闊朱子曰以崑崙山言之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闊而所生亦多異人水經云崑崙去崑崙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黃河自崑崙東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耳佛書所說阿耨耨山者即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耨大池水分流四面去爲四大水入中國者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撻尖則崑崙也

理學類編四

四

朱子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著天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接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問佛家所謂天地四州之說果有之否曰佛書有之

中國爲南禪部州天竺諸國皆在南禪部州東弗于遂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說赤縣之類四州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但其言日初出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正或反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日之中須歷

理學類編四

五

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照得娑婆一處卽已曠黑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

朱子曰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而詳於漢志然今左傳所載大火辰星之說又却只因其國之先曾主二星之祀而已是時又未有所謂趙魏晉者然後來占星者又却有驗殊不可曉○魯齋鮑氏曰分星禮經所載不可磨也其說有三伶州鳩曰歲星所在則我之分野古堪輿書亡後郡國所入非

古歲星或北或西與古受封所在不同一也唐虞及夏萬國殷周千七百國並依附十二州以係十二次之星法先王命親之意以主祀爲重如封關伯商丘主辰爲商星商人是因封實沈大夏主參爲夏星唐人是因唐後爲晉參爲晉星二也今以分野次舍考之青州在東立枵却在北雍州在西鶉首却在南以至揚東南星紀在北冀東北大梁在西徐東降婁西豫與三河居大火在正東鶉火在南此躔次之最差者也三說不同識者當自擇之○今按周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

理學類編四

六

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氏註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十二次之分星紀吳越也立枵齊也姬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爲象

朱子曰冀州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遶右畔是華山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謂

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于左淮南諸山爲第二重
案江南諸山爲第三重案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朱子曰然自關中一支生
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岷冢
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
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

朱子曰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
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
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
建康又一支爲福建二廣

理學類編四

七

朱子曰岷山之脈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
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徑
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
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
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
乎閩粵也

朱子曰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
閩中山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山多
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
流

理學類編四

八

九峯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寰武嵐
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
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
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
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
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恒山此
大河北境之山也其江漢南境之山則岷山之脈
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
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之敷淺原二支之間
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

孔氏以爲衡山之脈連延而爲敷淺原者非也

右論地里之廣闊○愚按淮南子地形訓

言閩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

萬六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

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

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二萬三千五百

里七十五步此皆荒誕無稽之語今不取

程子曰今夫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

已無也月出則潮水復生却不是將已涸之水爲

潮水自然能生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
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
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以氣之消息言
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
始卯爲陽中西爲陰中也○今按余襄公安道之
言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
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
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
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夫

理學類編四

九

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
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
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
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
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
潮之去來亦合昏不盡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
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
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
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
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

古州馬氏曰禮祀日曰朝致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
爲潮汐至爲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
也合於日以起潮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
由朔至望明生而爲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爲消水
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
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
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
次也故潮平于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於寅則汐
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
刻刻爲三分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

理學類編四

十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
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漸遠
於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六刻三分刻之一一
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期後三日明生而
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
而汐微仲秋月明月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
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
潮信

或問燕肅曰四海潮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常如山
嶽奮若雷霆奔激可畏何也答曰龕赭二山謂之

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爲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俾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有聲今浙江之口起自纂風北望嘉興大山水闊二百餘里海舶怖於上潭故取餘姚易舟而浮運河以達杭越蓋以南北岸下來以沙渾隔礙洪波蹙過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洎月徑巽乾潮來已半觸浪推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渾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爲濤耳非山川淺狹使之然也

右論潮汐之消長○愚按先儒有言天包

理學類編四

十一

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與元氣相爲升降氣升地沉則水溢而爲潮氣降地浮則水縮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天地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他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

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他日其說見於臨安志甚詳今綴其大旨著於此

理學類編四

十二

理學類編卷四

鬼神

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程子曰人能原始知所以生便能要終知所以死又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或問遊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无

理學類編五

一 孫章叢書

物也或問鬼神果有情狀否曰有之曰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張子曰精氣者自無而有遊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爲物神之狀也自有而無故隱而爲變鬼之狀也○朱子曰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遊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又曰反只如摺轉來謂推原其始摺轉來看其終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此是兩箇合一箇□精氣合則魂魄凝結

而爲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爲變又曰精氣爲物是合精與氣而成氣魂而精魄也遊魂爲變則是魂魄相離雖只說遊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鄭氏曰氣謂嘘吸出入者耳目之聰明爲魄陰讀爲蔭言人之骨肉蔭於地中爲土

理學類編五

二

壤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一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朱子曰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竦動是悽愴又曰焄蒿是鬼神精氣交感處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朱子曰爲德猶言性情功效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然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

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定宇陳氏曰此章自體物而不可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包甚闊凡天地造化日月風雨霜露雷霆四時寒暑晝夜潮水消長草木生落人盛衰萬物生死無非鬼神自使人齊明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當祭祀之鬼神來說見得鬼神隨祭而在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可驗於此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

理學類編五

三

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朱子曰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以此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朱子曰專用力於人道之

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饒氏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連讀如未病而謹疾有病而問醫此人事之所宜也若不務此而專禱鬼神是不知也為善去惡亦人道之所宜也或者不務為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求神以免禍是不知也夫鬼神謂之無則洋洋如在謂之有則不可度思當於有無間處之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跡也○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來月往春生夏長皆是又曰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造化之迹也

理學類編五

四

此是公平正直鬼神若所謂嘯于梁觸于胸此則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曰古之戰場往往有鬼彼皆強死固宜未散問此亦造化之跡乎曰若論正理則如樹上忽生出花葉空中忽然有雷電風雨此便是造化之跡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見鬼火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跡但不是正理故以為妖怪耳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是陰陽良能是其靈處又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跡

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子之說固好
但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
在○饒氏曰造化之跡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
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說得粗張子說得
精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跡不說他靈處又曰良能
是指鬼神之性情而言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
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
越乎二端而已矣○問滋息是生息之息是止息

理學類編五

五

之息朱子曰只是生息又曰人自方生而天地之
氣只管增添在身上漸長漸大至極盛了又漸衰
耗以至于散○平巖葉氏曰物自少以至壯氣日
至而滋息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
而遊散散者消而就盡也

張子曰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魂聚成形質
雖死而不散者魄

張子曰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
鬼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朱子曰天下
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

將屈伸來說鬼神說得變通又曰鬼神屈伸也如
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
鬼也又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
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
不見人心纔動便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
感通問來而伸者爲神往而屈者爲鬼凡陰陽魂
魄人之嘯吸皆然不獨死者爲鬼生者爲神故橫
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然問既屈
之氣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既
屈之氣又能伸也

理學類編五

六

邵子曰鬼神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
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
花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
邪聰明正直有之者誰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
之者誰邪皆鬼神之情狀也○觀物張氏曰管子
云流行於天地之間者謂之鬼神鬼神者太極之
英氣正理行乎兩間爲天地之用者也氣其狀也
理其情也

邵子曰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
矣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

則魄散

或問死生之說上蔡謝氏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嘗問明道先生先生云待向汝道無來汝怎生信得及待向汝道有來汝但去尋討看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朱子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我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呼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爲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

理學類編五

七

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爲神陰魄爲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魂凝魄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殂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問鄭氏云口鼻之呼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先生謂此蓋指血氣之類言之口鼻之呼吸是以氣言耳目之精明是以血言目之

精明以血言可也耳之精明何故亦以血言朱子

曰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聾矣氣爲魂血爲魄又問眼體也眼之光爲魄耳體也何以爲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又曰陽魂爲神陰魄爲鬼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爲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爲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爲鬼陽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

理學類編五

八

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神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而言者也又曰二氣之分卽一氣之運以分言之則精爲陰而氣爲陽故魄爲鬼而魂爲神以運言之則消爲陰而息爲陽故伸爲神而歸爲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魄爲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魂爲主則亦初無二理矣

朱子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

問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爲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爲神魄降而爲鬼矣○北溪陳氏曰所謂始化是胎中略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

朱子曰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爲神死底爲鬼曰時春夏爲神秋冬爲鬼人之語爲神默

理學類編五

九

爲鬼動爲神靜爲鬼呼爲神吸爲鬼或問氣魄曰魄屬鬼氣屬神析木煙出是氣滋潤底是魄人之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發用底皆屬神是氣靜定底皆屬陰是魄知識底是神記事底是魄人初生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既老魄又少所以耳聾目昏精力衰記事不定

問草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朱子曰易說精氣爲物則是有精氣方有魂魄草木土石不可以魂魄論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燒香煙便是魂燒出漿汁來是魄魂者魄之光燄魄者魂之根本

又問體魄有分別如耳目是體聰明是魄曰然魂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註謂魂人陽神魄人陰神此說好

問魂魄陰陽之義朱子曰魂如火魄如水又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曰然且就一身看自會笑自有許多聰明知識虛空之中忽然有風雨有雷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此見這一身只有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橫渠云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一箇道理

理學類編五

十

朱子曰魂魄死者之神靈蓋魂神而魄靈魂氣而魄精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生則魂載其魄魄檢其魂死則魂遊散而歸于天魄淪墜而歸于地也朱子曰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物而言生則謂之精氣死則謂之魂魄物則謂之鬼神

朱子曰魂氣升于天體魄歸于土神氣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下又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

冷所謂魄降

或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尙留於冥漠之內朱子曰死便是都散無了又問遊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曰遊字是漸漸散若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成妖孽若疴瘵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得更鬱結而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也

理學類編五

十一

或問世人有爲精怪迷惑此理如何朱子曰家語有之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羶羊皆是氣之雜揉乖亂所生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有時忽夏寒冬熱冬月開一朵花豈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未須理會也
叔器問先生前日說日爲神夜爲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朱子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故皆夜鳴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

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祀享於廟曰鬼就人物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曰鬼又就一身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跡而語其德則誠而已

理學類編五

十二

北溪陳氏曰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鬼以一日言之則日起日方升屬神午以後漸退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之伸者皆爲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爲陰屬鬼古人論鬼神大概如此更在人自體究又曰就入身上細論大概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爲神爲魂凡屬陰者皆爲魄爲鬼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

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
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爲神魄之
降者爲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二體魄本乎地故降
下書言帝乃殂落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
者也

勉齋黃氏曰鬼神之說其別有三在天之鬼神陰陽
造化是也在人之鬼神人死爲鬼是也祭祀之鬼
神神亦祖考是也三者雖異其所以爲鬼神者則
同知其異又知其同斯可以語鬼神之道矣

魯齋鮑氏曰陰陽二氣散在兩間觸目無非鬼神者

理學類編五

十三

不隨他地頭去分別則混爲一區幽明惑亂而人
道不立矣故在天爲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四時寒
暑必有鬼神行乎其間顯然可見書所謂禋于六
宗是也自當作一類看在地則五嶽四瀆山君川
后能出興雲雨以助化工不可謂無武成所謂所
過名山大川是也自當作一類看有功德在民載
在祀典如韓子所謂勾龍后稷以功孔子以德爲
聖爲賢歷萬世而不可磨滅者自當作一類看如
人死曰鬼氣已散了子孫精誠聚處則祖考來格
論語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特士祭其先爲

然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等級分劑不可踰越自
當作一類看下而至於山夔土積水罔木妖或懸
箕附穎或生靈起鶴天地間自有此等遊魂鬼術
足以惑人不可謂無但非正理亦當自作一類看

右論鬼神之情狀○愚按鬼神之說先儒
論之詳矣蓋天地之間陰陽之氣流動充
滿莫非鬼神即天地之大言之日月雷電
風雲雨露皆鬼神也春夏秋冬晦明晝夜
皆鬼神也即人身之微言之動止語默寤
寐噓吸皆鬼神也生長老死精氣魂魄皆

理學類編五

十四

鬼神也以至山川之融結潮汐之消長皆
鬼神也草木之榮枯華實之開落皆鬼神
也不此之論而指土木偶人以爲神魍魎
魍魎以爲鬼是皆愚民無知之論曾可以
此論正大之鬼神哉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朱子曰非其鬼謂非所
當祭之鬼諂求媚也○南軒張氏曰祀典自天子
至於庶人各有其分而不可踰蓋天理也有是理
則有是鬼神若於非所當祭而祭焉既無其理何
享之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或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程子曰是氣蒸成耳又問既有氣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却於廟中求邪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只於土木人身上求之土木

理學類編五

十五

人身上有雨露邪世人只因祈禱有雨遂指爲靈豈知適然

問先王祭享鬼神則甚謝氏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齊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渙與萃言之雖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間斷制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或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

道無便無與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同否朱子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含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說得靈了這合當道有底從而有的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

問性卽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朱子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物皆得之氣聚則

理學類編五

十六

爲人散則爲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陰陽天地之理生生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子孫之精神魂魄自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然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朱子曰固是散又問子孫之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感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

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祀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氣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要人自看得

朱子曰古人到祭祀處便招呼得來問祖先已死以何而來曰只是以我之祭承接其氣便有來底道理又曰人死雖是魂魄各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是要聚得他

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

理學類編五

十七

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彼之無朱子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然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求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虛空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又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齊戒祭祀則可以來格若旁親外親之屬則其精神非我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理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

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邪抑有其氣來格也朱子曰若道無神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謂其有雲車風馬擁從而來則又誕矣

問鬼神中有謂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總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朱子曰他這說便是上蔡說道要有時便有道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于人矣鬼神是合有底物事祖宗亦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上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貫通所

理學類編五

十八

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地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他氣便總統在我身上便有箇相關處問祭古聖賢如何曰聖賢道在萬物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相通如釋奠列許多邊豆設計多禮儀不是爲此姑謾爲之耳

問先生所答廖子晦書有云死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之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此

莫是說天地之氣否朱子曰此氣只一般雖有天神地示人鬼其實則一若有子孫底固是引得氣聚不成無子孫底氣便絕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生生不已底亦自浩然日生而無窮禮諸侯祭其國之無後者如齊祭爽鳩氏之類蓋他先主此國來理合祭他非在其國便不當祭理合如此便有此氣所以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于饗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爲絲之神亦是此類不惟有子孫者方有威格其無子孫者氣亦未嘗亡也又問人死氣散若如此說氣又未嘗散

理學類編五

十九

也曰如今祭句芒更是遠只是理合當祭便有此氣要之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拍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

或問祭夫子不當以塑像只當用木主曰向日白鹿洞欲塑孔子像於殿某謂不必但設一空殿臨時設席祭之不然只塑孔子坐於地上則可用籩豆簠簋今塑像高高在上而設器皿於地甚無義理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雷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行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

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朱子曰有此物則有此鬼神莫非陰陽之所爲也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雷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問今愚民於村落創立一祠合聚以祈禱之其神便靈何也朱子曰衆心之所輻湊便有生氣所以祭神必用血肉者蓋欲藉他之生氣耳如古人鬯廟蠶龜之意皆然輔廣曰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心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不正故所感無

理學類編五

二十

由而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行禮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衰瀆後世却先立一箇廟貌在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侍求非望無所不至北溪陳氏曰大凡不當祭而祭皆曰淫祀淫祀無福由脈絡不相關之故後世祀典只緣佛老亂了如老氏設醮以庶人祭天有何關係如釋迦本是胡神與中國人何相關只如忠臣義士配享元勳若是己不當祭皆與我無干涉自聖學不明鬼神情狀都不曉如畫星辰都畫箇人以星君目之如泰山曰天齊仁聖帝在唐爲天齊王至本朝以東方

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是一上帝而已安有一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邪據泰山魯封內惟魯公可以祭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脈全不相涉而所在州縣皆有東嶽行祠亦失於不講明之故南嶽廟向者回祿劉太尉欲再造問於五峯先生先生答以天道人事本一理在天爲皇天上帝在人爲大君五嶽視三公與皇天上帝並爲帝則天道亂矣大君有二則人道亂矣而世俗爲貌像爲立配爲置

理學類編五

二十一

男女屋而貯之喪瀆神祇之甚南軒又詳之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皆可謂正大之論可以發愚蒙破聾瞽

陳氏又曰江淮以南自古多淫祀以其在蠻夷之城不沾中華禮義狄仁傑毀江淮淫祀一千七百區所存者夏禹伍子胥二廟伊川猶以存伍子胥廟爲未是伍子胥可血食於吳而不可血食於楚今去狄公未久而淫祠極多皆緣世教不明而世俗好怪耳○今按程子遺書載范文甫赴河清尉問

於伊川先生日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伊川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如何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又問恐駭衆聽曰昔狄仁傑毀江淮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耳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可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理學類編五

二十一

陳氏又曰後世看理不明諸神廟有靈感響應者則以爲英靈神聖之祠在生必聰明正直之人也殊不知此類殺有曲折一樣是富貴權勢等人如伯有爲厲子產所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之類一樣是壯年蹈白刃而死英魂不散底人一樣是生稟氣厚精神強底人死後未便消散一樣是人塑神像時捉箇生禽獸之猛鷲者如猴鳥之屬生藏於腹中此物皆生被劫而死魂魄不散便會有靈一樣是人心歸以爲靈則人精神都聚在那上便自會靈一樣是山川雄峙廟宇坐得其穴其氣自靈又有是人之本心自有靈處自極其誠敬則精神聚會凡所占之事自有脈絡相關便自然感應只緣都是一理一氣所謂齊戒以神明其德卽此意

唐玄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瓌爲祠祭使祈禱或
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致堂胡氏曰古者
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爲禮非
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泉是
以賄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
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瓌行之而世以爲
羞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四海用之而未有革
之者不亦悲乎

右論祭祀感通之理○愚按古人之祭祀

鬼神非以求福也將以盡報本之意耳是

理三類第五

二十三

以竭其誠敬薦其時物而奉其祭祀故能

致鬼神之來格後世此理不明其所以事

鬼神者既無誠敬之心徒從事於禱祈之

語於是古人報本之意亡矣吁

理學類編卷六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人物

易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朱子曰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
者也化生形化者也○魯齋鮑氏曰天地是劈初
陰陽之氣結成立其大者以爲之主便是箇坯璞
子然後爲父爲母生人生物千變萬化皆不出此
所以充塞宇宙何莫非陰陽之氣也

理學類編六

豫章叢書

禮記曰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
行之秀氣也○朱子曰天地之德理也陰陽之交
鬼神之會氣也交者其氣之妙合會者其氣之凝
聚而成形者也○真氏曰天地之德指乾坤健順
而言此天地之理人之所得以爲性者也陰陽鬼
神五行者指氣而言流行天地之間而人之所得
以爲形者也然氣之流行理實寓焉非氣之外有
所謂理也但理無不善氣則有清濁昏明之不同
耳○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
會說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
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

而血陰脈陽而體陰頭陽而足陰上體爲陽下體
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
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
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
窮焉○朱子曰真以理言精以氣言妙合者太極
二五本混融而無間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
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
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
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

理學類編六

二

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
生生變化無窮矣又曰無極是理二五是氣無極
之理便是性性爲之主而二氣五行經緯錯綜於
其間也凝只是此氣結聚自然生物若不如此結
聚亦何由造化得萬物出來

程子曰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
而氣化消○朱子曰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
自生出來底形化却是有此一箇人後乃生生不
窮底

程子曰陰陽之運升降盈縮未嘗少息陽常盈陰常

虧一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朱子曰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都括盡天下事物千變萬化只是他兩箇陰氣流行則爲陽陽氣流行則爲陰只這一氣消長進退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出來

程子曰天地備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朱子曰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只說五行而不說陰陽者蓋做這人須要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如甲乙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

理學類編六

三

程子曰隕石無種種於氣麒麟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到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又問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爲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

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蟻蝨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

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朱子曰天地之初如何討箇種自是氣蒸結成兩箇人後方生許多物事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那兩箇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蝨自然變化出來

理學類編六

四

張子曰遊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或問橫渠此言是言一氣混沌之初天地未判之時爲復是亘古亘今如此朱子曰此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又曰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遊氣以生人物之萬殊此正如麩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撒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撒出人物其中有粗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又曰陰陽循環如磨遊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剛柔相磨八卦相盪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遊氣之紛擾也○鮑氏

日一元之氣畧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物天地只是包得許多氣在裏無出處衮一番便生一番物造化之運如磨其生物似磨中撒出來有精有粗只是不齊

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

理學類編六

五

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人物並生於天地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者也其所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志爲氣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之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

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北溪陳氏曰塞字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撥一字來說氣帥字是就孟子志氣之帥也句撥一字來說理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藏百骸

理學類編六

六

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此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各有一太極也若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易中却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如何朱子曰太極圖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

如牛羊草木皆有牝牡一爲陽一爲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凝體於造化之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流形於造化之後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則又不可以先後言矣此理之變也

魯齋鮑氏曰天地之氣交而生人物觀其所交則氣之所至可以知其類之所從出矣天氣交乎地於人爲男於物爲牡地氣交乎天於人爲女於物爲牝男女牝牡又自交而生生化化之類不窮人物

理學類編六

七

既生氣隨天地之氣升降交感人得天地之中氣四方之氣無不感物得天地之偏氣而亦各隨所感故觀天地之氣交可以知人物之初生矣觀天地之氣感可以知人物之相生矣

問人之生也精氣凝時此理便在氣上否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雖是一齊都有必竟有理爲主然氣有清濁清者爲氣濁者爲質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之爲也骨肉毛血陰之爲也○勉齋黃氏曰水火之氣一濕一燥水濕極而生木火燥極而生金人物始生亦精與氣聚而爲之耳

精濕而氣燥精沉而氣浮故精爲貌而氣爲言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爲木爲肝爲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爲金爲肺爲聽大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

朱子曰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明昏濁之異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爲聖稟其氣清明而未能純全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正之則爲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爲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

理學類編六

八

則爲愚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

朱子曰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爲聖爲賢此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濁者爲愚不肖此如寶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指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在至污處然其所稟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味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是也

朱子曰人得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其理塞而無所通且如人頭圓象天足

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向上物之有知者不過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獾之知祭犬之能守禦牛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所爭者此耳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

理學類編六

九

問人稟天地五行之氣然父母所生與是氣相值而然否朱子曰便是這氣須從人身上過來今以五行枝幹推算人命與夫地理家推擇山林向背皆是此理然又有異處如磁窰中器物聞說千百件中或有一件紅色大段好者此是異稟惟人亦然替繇之生舜禹亦猶是也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稟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邪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有不同邪朱子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

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獾之報本雖鴈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朱子曰只有這一路通便却專人却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

理學類編六

十

問鳥獸亦有知覺但他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朱子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折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窗前草不除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朱子曰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故草弱木是得陽氣故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鴿之類是也雖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朱子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悅憚亦似有知者

朱子曰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蠟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一兩日必竟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間纔發便發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易謝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謝將死時須猛結一年實了便死此亦是氣將脫也

理學類編六

十一

朱子曰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想聖人心細雖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麤如何察得因言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背上有三十六鱗陰數也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也龜背上文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各有四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故也程子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

何必圖書只有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之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只為是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尤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軍者多植雉尾車上以候雨晴天將雨則先垂向下纔晴便直上

程子曰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朱子曰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

理學類編六

十二

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首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無智此本康節說程子曰近取諸身一身之內百理具備背在上故為陽胸在下故為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間熱氣乘之則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則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是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箇秋底氣象推之四端皆然此箇道

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具備只是流行不
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子愛其母母愛其
子亦有木底氣象又人皆有羞惡之心如避害就
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
中最爲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惟
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立乎天地之間所以爲
三才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
朱子曰固有是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
之於陸

理學類編六

十三

北溪陳氏曰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
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爲五行二與五
則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
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
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
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
爲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
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
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爲
得氣之正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

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
行之秀故爲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所以義理
皆不通

魯齋鮑氏曰人頭圓頂天足方履地面南背北左東
右西耳聰目明手舉足履無不通正君臣父子五
典之倫仁義禮知五常之性根於心而著於外得
其氣之清者爲聖爲賢得其氣之濁者爲愚爲不
肖至於近東者多仁而柔近西者多義而剛亦氣
稟之異不得不然夷狄亦人類悍暴無禮義者以
其得地尤偏故稟氣亦偏氣使然也非性也人直

理學類編六

十四

生禽獸橫生草木倒生橫生者得氣尤偏故首西
向背天足地於其偏之中亦有仁義存焉得東者
仁得西者義所以當卯酉之位禽雖橫而首昂與
獸微異亦得東方之氣者仁得西方之氣者義鱗
甲毛蜃之類又氣之漸入於地者也倒生者得入
地之氣得西北者剛得東南者柔天下之類盡之
矣龍得正東虎得正西故東有蒼龍西有白虎說
文麒麟東方仁獸騶虞西方仁獸凡得東氣皆角
得西氣皆齒角者常仁其不及者亦柔而易馴如
牛羊之類是也其太過者必剛而多賊如豺狼犬

豕之類是也西方獸皆宵行東方獸宵多曉惟龍不麗此數神故也禽橫而首昂以氣離地以上漸近乎天故首昂而能飛然東南者自下而升首短尾長羽多文其將飛必騰而上西北者自上而降首長尾短羽多玄縞其將飛必墜于下亦有仁義存焉升之小者爲雞雉飛不離地大者爲鸞鳳飛冲天降之小者爲鴿爲鶴飛近天極爲鳧鴨飛搶地至於入水東南夜瞑西北夜飛自戌至酉漸入地自寅至卯漸出地故西方爲甲蟲蜈蚣常多蟄氣漸入故也東方爲鱗蟲羽蟲常多生氣漸出故

理學類編六

十五

也故龜鼈之類善伏息魚蛇之類善變化陰陽變化升降使然也草得入地之氣故皆倒生與人正相反蓋氣有逆順不容不然生於東者柔秋落春夏榮生於西者剛春落秋冬榮枝葉向陰枝不離地故獸宿之且食其葉木實向陽木參乎天故禽棲之且食其實各從其類也

北溪陳氏曰若就人品上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惟聖人得氣至清賦質至粹如堯舜於清粹之中又得氣之高厚所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享國皆百餘歲

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然稟得不高厚止栖栖爲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止得七十餘歲自聖人以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氣不長所以天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理義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雖有些渣滓未能昏蔽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以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少濁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

理學類編六

十六

也解變化氣質轉昏爲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義理上儘看得出而行爲不篤多般詭譎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澈但泉脈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烹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爲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脈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混濁了終不透瑩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

衝切了如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
及遭巉巖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
流看來人生氣稟有多少般樣或相信徒或相什
百或相千萬不可一律齊舉竟清明純粹恰好底
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右論人物之始生○愚按論人物始生於
天地肇判之初則由氣化而後有形化張
子所謂天地之氣生之是也論人物始生
於結胎受形之初則由精氣之聚而後有
是物朱子所謂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是也

理學類編六

十七

由是言之則人也物也氣也形也孰有出
於陰陽之外哉又按淮南子精神訓言精
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
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故一月而
膏二月而胎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
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
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而醫書
之說亦然因附見于此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龜山楊氏曰人稟五行
之秀氣而靈於萬物者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然人之下愚卒至於同乎物者豈賦子之異哉失
其性而自賊之過也

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主而無知禽獸有
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
下之貴也

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人有父子兄
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
長幼之施榮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
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
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

理學類編六

十八

物也

周子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朱子曰人物之生
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
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
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
邵子曰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則兼之而又食飛走
也故最貴於萬物也

朱子曰得天地之中氣爲人而四方之氣無不具故
人爲天地之貴萬物之靈也

朱子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

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之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

朱子曰天之生物有血氣知覺者禽獸是也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也但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

理學類編六

十九

能備草木枯槁則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

右論人爲物之靈○愚按人與萬物並生於天地之間當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則天以是理賦於我而我受之以爲性者可不盡其道哉苟不能盡其道而甘自棄於殄絕之域則是生與禽獸同行死與草木同腐吁可哀也已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

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朱子曰此段爲橫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按張子嘗曰形聚爲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爲變乎故程子辨其非○果齋李氏曰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

理學類編六

二十

之說

程子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既返之氣以爲造化哉况既返之氣已散豈有復在天地之間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有生氣至如海水潮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水來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

張子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

謂之悟道可乎

鮑若雨問輪迴之說凡爲善者死則復生爲善人爲惡者死則變爲禽獸之類竊恐有此理何則凡稟冲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合太和至死其氣冥會於冲和之氣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爲人之理惡者平居作惡而冲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于謬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爲禽獸之理如何程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知原始則能要終矣○今按程子此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

理學類編六

二十二

能原其始之所以生而要其終之所以死則輪迴之說不辨自明矣

致堂胡氏曰佛之言曰眾生各因淫欲而正性命使世人皆離此以證無生其不能然則愛爲根本死於此生於彼或人而爲畜畜而爲人輪轉相尋無有窮已故人貴修行不殺免於報身隨念之善卽生樂處欲驗其不然者請有以質之羽毛鱗介與夫喘冥肖翹之物在天地間抑有定數乎抑無定數乎若有定數則安知人死爲畜畜死爲人也若無定數則自古及今人與禽獸相爲死生不過此

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不可謂少矣禽獸能殺

人者無幾是當禽獸日加多充滿於宇內人日加少遂至於無人然後報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養海內之戶以千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若禽獸爲人則禽獸宜凋耗而反加繁多喪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人煙斷絕于時庶類亦不能獨茂若人爲禽獸宜繁多而反以凋耗此以目睹實事而質之者一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也而不能於寐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人亦不能卓然知寐與痛

理學類編六

二十三

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也以方寐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瞿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呼之觸之瞿然而覺然其寐之熟也則晦昧冥漠與死者無異又況於氣既離形如光之脫火知識泯滅不可復陽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皎皎然隨善惡所感而有所如往哉此又以聚散與理而質之者二也智者卽是以思之則輪轉之有無亦可識矣

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往而復歸如月影在這盆水裏除了盆水這影便

無了豈是這月影又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哉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枝上哉

朱子曰人死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然已散者不可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氣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問禮記言魂氣歸于天與張子形潰反原之說如何朱子曰魂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煙騰上有散而已論理大槩是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

理學類編六

二十三

亦有冤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

朱子曰死則氣散泯然無跡是其常也有託生者是偶然聚得不散又去湊著那生氣亦能再生然非其常也問人死為禽獸恐無此理然嘗見永春人家生子耳上有猪毛猪皮者何也曰此不足怪向見籍溪借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耳

朱子曰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氣時腹却厭論來呼而腹厭吸而腹脹乃是今若此者蓋呼氣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已生故其腹脹及吸氣時其所

生之氣又從裏趕出故其腹却厭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出盡便死如吸氣時非是吸外氣而入只是住得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若無得出時便死○今按朱子此語尤可證輪迴之說蓋所呼之氣既出而所吸之氣即生非謂所吸之氣即所呼之氣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窮明乎此則輪迴之說不足辨矣

平巖葉氏曰精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散則漸滅就盡而已釋氏乃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

理學類編六

二十四

右論輪迴生死之辨○愚按輪迴之說起於老佛之徒儒者非之是也然自聖賢之教不明於天下世俗之人惟老佛之言是信故南齊范缜嘗著論以辨之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也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斯言有理故併錄之

理學類編卷六

性命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朱子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又曰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蓋天之所以賦子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

理學類編七

豫章叢書

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物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云也又曰天命之謂性命便是詰救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尙或寬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如縣尉捉得賊情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

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朱子曰命猶詰救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又曰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

邵子曰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朱子曰理一也自天所賦子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

朱子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即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

理學類編七

二

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性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理之自然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生者言之理則就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合而言之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

卽理也是如此否朱子曰然

右論性命之理○愚按北溪陳氏有言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只管分看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限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太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理學類編七

三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朱子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耳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

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或問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點注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只是白也又曰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者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真氏曰善者性也而能

理學類編七

四

爲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善惡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朱子曰性卽理也一語自孔子後無人見得到此伊川此語直是顛撲不破性卽是天理那得有惡又曰理是天地間公共之理人稟得便爲性所

有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朱子曰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汎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心從生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

理學類編七

五

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

右論本然之性○愚按本然之性天地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善而無惡故孟子言性必道性善而先儒以為發聖賢之所未發者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

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朱子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

理學類編七

六

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出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出來○朱子曰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

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黃氏曰所譬水處尋常作兩截看猶水流而就下一句以就下譬性之善孟子所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者也。此結上文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以下一段之意皆水也。又是發端別說人生氣稟不同而性亦隨異故有此五者之分有無所汙者氣之清明純粹者也有未遠而漸濁有已遠而方濁有濁多有濁少觀其文勢皆以有字冠其上則可見矣。○真氏曰黃氏氣稟不同性亦

理學類編七

七

隨異之云最得此段之意蓋人之氣稟有至善而不可移奪者有善少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雜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水雖不雜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

不是○朱子曰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此論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爲有功又曰論性不論氣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無以見義理之同○葉氏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氣二者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

理學類編七

八

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朱子曰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固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省也

程子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

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朱子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卽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善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葉氏曰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爲善或以之爲惡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曰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又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以理雜氣而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

理學類編七

九

淨器盛之則清以汚器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

張子曰性於人無不善繫於善反與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

或問氣質之性朱子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爲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

然之理則純性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也

問惡是氣稟程子云亦不可不謂之性何也朱子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付在氣稟上又曰性本善今乃惡亦是此性爲氣所汨正如水爲泥沙所混不成不喚作水

朱子曰性是天賦與人只一同氣質所稟却有厚薄人只是一般人厚於仁而薄於義有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是氣質上來○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

理學類編七

十

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不善也

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殊而實未嘗不相近也

雙峰饒氏曰朱子嘗與勉齋言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氣不用事蓋此時惡自沈在下面善之本體呈露

少焉接物便打動了性譬之水方其澄靜之時清底在上濁底在下少間流出清底先出來流來流去濁底亦隨後出但聖人純是清底聖人以下則有清多底有濁多底清多者便是氣質之美

右論氣質之性○愚按氣質之性亦自天地之性而出但屬乎氣稟則有善不善之殊故先儒謂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亦非判然兩物是也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

理學類編七

十一

問心有善惡否程子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性生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之水只可謂之水至於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朱子曰性無不善心之所發為情却或有不善說不善非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體無不善其流而為不善者皆情之感於物而然也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朱子曰邵子所說較之橫渠

心統性情尤密真不易之論問性如何是道之形體曰道是汎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性之中又曰理之在心即所謂性故曰心者性之郭郭○北溪陳氏曰心只似箇器一般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郭郭蓋郭郭者心也郭郭中許多人煙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

理學類編七

十一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朱子曰統是主宰性者心之性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又曰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上二句是總說下二句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且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這裏若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

月須是有此水方印得天上月影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知覺○定宇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惟以理言則幾於泛以形體謂之天惟以形體言則涉於淺今日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化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以有道之名也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之性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

理學類編七

十三

見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有心之名也○北溪陳氏曰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受得去成這性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來不離氣知覺從氣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於是乎方有心之名

五峯胡氏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朱子曰五峯此說不是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真氏曰誠者真實無妄之理天之命於人人之受於天惟此而已故曰誠成天下之性凡天下所有之理莫不具

於一性之中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情者性之動也效如爻者效也之效天下之理不能無變動卦之有爻所以係之性之有情亦猶是也未發則理具於性既發則理著於情情之動雖因乎物所以不能無動則理也故曰情效天下之動仁義禮智性之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之德性情之德雖具而發揮運用則在此心而已故中庸論大本達道必以戒懼謹獨爲主蓋該寂感貫動靜者心己心得其正然後性之本然者全而情之發亦中節矣故曰心妙性情之德

理學類編七

十四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太極陰陽自陰陽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氣之流行性爲之主性之流行心爲之主朱子曰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隨性是心所有之理心是理所會之地

朱子曰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

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

朱子曰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則水之靜情則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泛濫者也才則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

朱子曰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

朱子曰性情字皆從心古人制字必是有意

問心性之別朱子曰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是理心便是盛貯這理底心屬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

理學類編七

十五

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

或問心性之別朱子曰這箇極難說且是難為譬喻

如伊川以水喻性其說本好却使曉不得者生病

心大槩似箇官人天命即是君之命性便如職事

一般此亦大槩如此要自理會得如邵子云性者

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性則有箇根苗生

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

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人自體察始得

朱子曰在天為命稟於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脈理

甚實仍更分明易曉惟心乃虛明洞徹統性情而為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

朱子曰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凝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

理學類編七

十六

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不用其力焉未發之際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脈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

亦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亦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右論心爲性情之主○愚按論心爲性之主則涵養此性使仁義禮智常存於中是心統性也論心爲情之主則節制此情使喜怒哀樂發而中節是心統情也故先儒嘗謂心猶將也性猶在營之軍情猶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則心爲性情之主可見矣

異端

韓子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然則如之何而

理學類編八

豫章叢書

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則庶乎其可也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

務自謂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藜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

理學類編八

二

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程子曰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其上達處豈有是也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程子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程子曰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葉氏曰形而上者性命也陰

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釋氏指爲輪廻爲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乎聖人矣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以問程子程子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或謂佛之理比吾儒爲徑程子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求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耳

程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只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

理學類編八

三

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

程子曰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所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已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楊墨之害今世已無之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人人談之瀾漫滔天其害無涯程子曰釋氏之學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要之率歸乎自私自利之域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却言免死齊煩惱

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秦之愚黔首其術蓋出於此

程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周之意欲齊物理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周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

程子曰莊周言遊方之內遊方之外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外各是一處也豈有此理張子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

理學類編八

四

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張子曰淨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廻未之思也大學當先

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

理學類編八

五

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圖誑飯僧設道場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曰爲此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到燒春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瓜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况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

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春磨豈復知之又况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在不學者固不足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致堂胡氏曰佛者之言其道也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爲人異於禽獸者爲其有夫婦父子君臣也茲三者性邪非性邪若以爲非性則佛固人耳不能捨是三者而有己也以爲性邪則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爲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蛇虎微

理學類編八

六

如蚊蚋皆所憐憫損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除捨不得與蛇虎蚊蚋爲比其廣大慈悲又安在哉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朱子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說雖甚高然亦人難學未必盡從楊朱卽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後世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

之說雖近墨氏然此說淺近未是他深處後因達磨過來初見梁武帝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卽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老莊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精妙然只是不是耳

問釋氏之空與老氏之無同否朱子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微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

朱子曰老氏欲保全其身長生不死釋氏又却全不以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陽公嘗言

理學類編八

七

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或問佛與老莊不同處曰老莊絕滅倫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

朱子曰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他却拜其師爲父以弟子爲子長者爲師兄少者爲師弟但他只獲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真底

朱子曰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做釋氏

三身而爲之耳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爲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做其所爲遂尊老子爲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吳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爲甚且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做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

理學類編八

八

天上帝之上哉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莊子列子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神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朱子曰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作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模倣釋書而悞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蘇子瞻作儲祥宮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

之

朱子曰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者句句與吾儒同但不
可將來比方殺誤人事因舉佛氏之言與吾儒甚
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
主不逐四時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
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

朱子曰佛老之說不待深辨而明只廢三綱五常一
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朱子曰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
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有惡趣

理學類編本

九

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為者猶是菩薩
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
故首尾與之不合

朱子曰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
他底便入地獄如此則若是箇殺人的賊一尊向
他便可生天矣

或問浮屠氏既不足信然世間人為惡死若無地獄
治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
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
惡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而後治之則生人

立君又焉用

問佛家言劫數如何朱子曰他亦說天地開闢但理
會不得其書云到末劫人皆小先為火所燒成劫
灰又為風所吹又為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
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
恁地亂道

朱子曰釋氏地水火風之說粗言之地便是體水便
成魄火風便是魂他也是見得這魂魄模樣

朱子曰俗言佛燈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寶氣又
恐是腐葉飛蟲之光蔡季通去廬山問得云是腐

理學類編八

十

葉之光云昔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看之
乃一腐葉妙喜在一處見先令人撲之得一小蟲
如蛇樣而甚細僅如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
到峨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
如鏡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裏頭巾則光中之佛
亦裏頭巾則知乃人影耳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
者如水精然於日中照之便有圓光想是彼處山
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如佛耳
峨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

朱子感興詩曰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迷流傳世代

久梯接凌空虛願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
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荆棘塗誰哉
繼三聖爲我焚其書○楊庸成曰佛固西夷之英
蓋將以身化其國人慈悲憫怛淡泊無欲布施捨
身衲衣蔬食凡其動作語言皆欲以止其國中之
亂耳彼見華夏之人膠膠役役日以事物嬰心於
是鼓其誕說以解釋其迷惑持作用是性之說卽
以爲妙道之所存持無所染著之說卽求以超乎
無有之表世之高才明智見其遺去物累一歸於
空靡然從之反謂西覺之妙勝於吾儒不知聖人

理學類編八

十一

之教每因人之性而不拂焉故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皆不可須臾
離者今其言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夫婦
而求所謂清淨寂滅者其徒桀黠者又從而廣之
曰但願空諸所有不願實諸所無吁茲非所謂號
空不踐實者歟

唐太史令傅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
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
服以逃租賦僞啟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
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

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
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
政良可悲矣

程子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
之

朱子曰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
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朱子曰莊周列禦寇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
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於君
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君臣之

理學類編八

十二

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
自然相得爲一體處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
問莊子比之老子較平帖些朱子曰莊子跌蕩老子
收斂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朱子曰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子精神盡
發出來籠列子比老子又較細膩

朱子曰莊子云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
經督舊訓爲中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
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故其意以爲
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爲惡

之過也惟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則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爲善之力則其心亦已不公而入於惡矣至於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

理學類編八

十三

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甚矣

揚子曰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殺黃帝堯舜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窠矣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

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

福之禍及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黃白變化之術者皆奸人或眾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真氏曰谷永此言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矣然則永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且晝不能常且晝而有暮夜焉閭闔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死則有

理學類編八

十四

生此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耳而爲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不死有是理乎

歐陽公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士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理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其天年此古聖賢之所同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於是息慮絕慾鍊精

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
及其至也尙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慾縱
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
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

致堂胡氏曰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
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周公孔子耳老聃之言獨
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也而名之曰道自漢以
來失之矣其後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
技禱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
於道家者流豈不遠哉

理學類編八

十五

問神仙飛昇之說有諸程子曰若謂白日飛昇之類
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
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
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
聖人能爲此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
化之機豈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人有語尊氣者問程子曰君亦有術乎程子曰吾常
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
已矣

朱子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安

期生其後不復說唐以來說鍾呂今又不復說看
得來他亦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終久亦不能不散

朱子感興詩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
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藏神丹刀圭一
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
逆天道偷生詎能安○瓜山潘氏曰此言神仙之
流憑生怖死盜竊天機強陽消陰以爲長生不死
之計也夫人之生世有生有死乃理之常吾儒之
道生順死安或壽或夭修身以俟之何必苦欲偷
生於天地間邪

理學類編八

十六

真氏曰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
矣而秦皇復求之秦皇求之不驗矣而漢武復求
之以漢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
中遂爲方士之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
不異哉

真氏曰使仙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
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也明
矣縱求而得之裔戎荒幻之教不可以治華夏山
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况不可求邪漢武貪
仙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亂亡之厄

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

鶴林羅氏曰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
飛昇之說方士煉丹保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
患爲吾有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子惡乎
知悅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溺喪而不
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
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
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斬
生乎又獨懷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
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

理學類編八

十七

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曰吾使司命復生
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
欲之乎鶴懷深贖感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
復爲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爲贅以生爲
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
老莊之說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以寂滅爲樂
乃老莊之意也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
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指也老莊
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
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

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
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
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倣釋氏作經教之屬譬
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盜去却去收人家
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唐傅奕亦曰佛入
中國熾兒幻夫模擬莊老以文飾之則古人亦嘗
有是言矣

右論佛老神仙○愚按異端之說首見於
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先儒釋之曰
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

理學類編八

十八

也謂之如則非止楊墨二氏而已蓋自夫
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邪說
橫流異端並起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
之甚也由孟子之言而楊墨之道息韓子
推其功不在禹下爲是故也自秦漢以來
至于今佛老之說日新月盛亦屢有攻之
者矣然攻之暫破而復興撲之未滅而愈
熾何也以其死生禍福之說足以惑人也
故是編獨詳於佛老神仙而於楊墨諸子
略焉

顏氏家訓曰陰陽說云辰爲水墓又爲土墓故不得
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
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澁不敢發聲以辭弔客
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喪家朔
望哀感彌深甯當惜壽又不哭也

顏氏曰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
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
蔽送家鬼章斷汪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
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唐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呂

理學類編八

十九

才刊定才皆爲之序質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
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似取諧韻
至於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
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
義理乖僻者也其序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
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族
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
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
其序葬書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
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

以爲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
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
巳葬定公而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
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
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
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
巫妄言遂於擇地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
辰日不可哭泣遂荒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
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

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

理學類編八

二十

禍福者也地之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
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
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
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
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
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
孝子安厝之用心也

司馬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
月而葬今五服年月勅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
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

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於此而其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正使殯葬實能啟人禍福爲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也悖禮傷義無過於此

羅氏曰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詩所謂望楚與堂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遷澗之東西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

理學類編八

二十一

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之聚此誠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異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迴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木生於山粟芽于室此乃活氣相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爲朽壤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

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十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爲不吉一掘未已至再至三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爲仇讎者凡此皆璞之書爲之也且人之生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稟賦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家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則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楊誠齋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子孫卒以衰微則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

理學類編八

二十二

而尊信之不已惑乎沈顏曰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凶決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推考時日妄生穿鑿斯風不革拘忌益深致使凡庶之家將欲開一溝墮折一葭葦必待擇日而後爲之構一衡宇雍一榛蕪必審方位而後爲之且吉凶由人焉係時日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之於天之所爲而已矣惑者不知其在人也有一不吉則歸罪於時日矣且以不謀之將不

練之士有能以日時勝者乎不耕之士不費之穀有能以日時種者乎是皆不能也則時日於人何有哉

右論陰陽家之說○愚按陰陽家之說自太史公以來有之矣其言曰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與大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與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

理學類編八

二十三

曰大凶厯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由是言之則陰陽之術其來久矣諸家所說吉凶不同自古如此又况數千百載之下其說愈多其吉凶愈舛又可得而盡信之乎荀子曰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染有唐舉相人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

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謂之吉小人謂之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庚日休曰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類禽獸者則富貴也意立形於天地分性於陰陽其貴者不過人耳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又曰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索桑言其善必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

理學類編八

二十四

術行其心而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不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翻然自負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藿有卿相之色蓋不能自相其心也或有士居窮處困望一金之助已有沒齒之難有妄誕之人自稱精子卿唐舉之術取其金易於反掌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東萊呂氏曰孔子以前相術固已榮見於世矣若周叔服相公孫敖之二子一言其必食子一言其必收子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福也子文及叔向母見越椒伯石之始生一言其必滅若敖氏一言其必

喪羊舌氏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數十年之後
福焉而禍焉而禍無一不合蓋曲伎小術豈無
或驗乃若吾夫子之門自有相法非卜祝所誦之
相書也申申天天即孔門相容貌之術問問侃侃
即孔門相言語之術踐如翼如即孔門相步趨之
術勃如怡如即孔門相顏色之術一部一伍一占
一候毫釐不差季咸唐舉許負之術至是皆敗矣
右論相人之術○愚按相者視人之狀貌
而知其吉凶貴賤者也而妄誕者多以此
惑世人故荀子作非相之篇以論之而東

理學類編八

三十五

萊呂氏乃謂彼挾相術以苟衣食者卑冗
凡賤而苟卿乃親屈儒者之重以與之辨
何其不自重也因附著其說于此

漢光武信圖讖多用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曰
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
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
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
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
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
遠之哉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

之正義

張衡以儒者爭學圖讖上疏曰圖讖成於哀平之際
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
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
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
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
眞氏曰讖緯者末世之邪說張衡以爲起於哀平之
間蓋得之矣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
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
之而僭畔是徒足以起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

理學類編八

三十六

益於世教哉

右論讖緯之說○愚按讖緯之說秦以前
未之聞也始皇時方士盧生入海還奏錄
圖書曰亡秦者胡也此其圖讖之所始乎
其後王莽以金匱符命而篡漢遣五威將
帥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光武之卽位
也以赤伏符之言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
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由是信
用圖讖終漢之世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
以釋經先儒歐陽子嘗議取九經註疏刪

其議緯之文惜乎當時未之能行也

理學類編八

二十七

理學類編卷八

理學類編校勘記

卷一

三葉二行使元誤便 八葉十九行末箇元誤簡
九葉十九行右元誤又 十葉一行非字元缺 十
三葉十行三元誤二 十五葉十八行蹉疑當作差
十八葉十九行轉字元缺 二十一葉二行如元
誤知

卷二

三葉七行曰元誤日 七葉十三行此元誤比 八
葉十四行右元誤古 二十一葉二行順下行字元
脫十七行行元誤仁 二十四葉五行然每月三字
元缺六行或食二字亦缺

卷三

三葉十行已字原缺 八葉十三行礙字元缺

卷四

四葉六行去字元缺 九葉十行彼元誤披 十葉
十八行潮元誤朝 十二葉二行綴元作劄

卷五

首葉八行終而反三字元缺九行魂爲變三字元缺
十三行者自無而有遊魂者八字元缺十四行有而

理學類編校勘記

豫章叢書

無鬼之情六字原缺十五行自有而無故五字元缺

末行精上衍離字 三葉十三行可字元缺末行專

用力三字元缺 四葉二行句字元缺三行而上病

字元缺若不務三字元缺四行此而所三字元缺五

行也或二字元缺 九葉四行矣字元誤失 十五

葉十六行首亦字疑衍 十九葉八行夢黃熊入癡

爲鯨之八字元缺

卷六

首葉十五行五行二字元缺十六行然字元缺十六
七行有所謂三字元缺十七行理無不三字元缺

理學類編校勘記

二

四葉十二行一元誤二十三行曰下此字元缺十七

行偏字元缺 八葉十七行些元作些下同 十三

葉十七行北元作比 十四葉四行背元誤皆十四

行獸字元缺末行是也下疑有脫文 十六葉十二

行譎元誤謫十三行貯元誤所 十八葉八行恩元

誤思 二十二葉四行戶元誤尹十一行寐元誤寤

卷七

四葉十八行一字元缺 五葉十七行發元誤及

六葉七行自然元誤有然 八葉二行勺元作句著

元誤者 九葉八行後原誤文前元誤道 十二葉

十七行離元誤雜而言原誤之言 十六葉首行更元誤便五行主元誤至十三行功元誤切十五行罔元作兩

卷八

二葉首行自元誤言 五葉六行破驅元誤彼緇
六葉三行在元作罪固元誤因 七葉四行苦元誤
若十八行獲元誤護 八葉六行三元誤玉十一行
老元誤者當字元缺十二行關字元缺十三行自
當領於四字元缺十五行四十二是古書餘七字元
缺十六行南作二字元缺 九葉十一行菩元誤善
十一葉七行持原誤待 十二葉十一行臣元誤
自 十三葉八行擇元誤釋九行敢計私三字元缺
十行兩間爲中之所六字元缺十二行仙者有諸乎
曰吁吾聞九字元缺十三行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
九字元缺十四行子之彙矣四字元缺十五行恥字
元缺 十四葉一行白元作治十六行必元誤不
十七葉十六行以元誤已 二十五葉七行毫釐二
字元缺 二十六葉八行夫字元缺十七行捕字元
缺

理學類編卷八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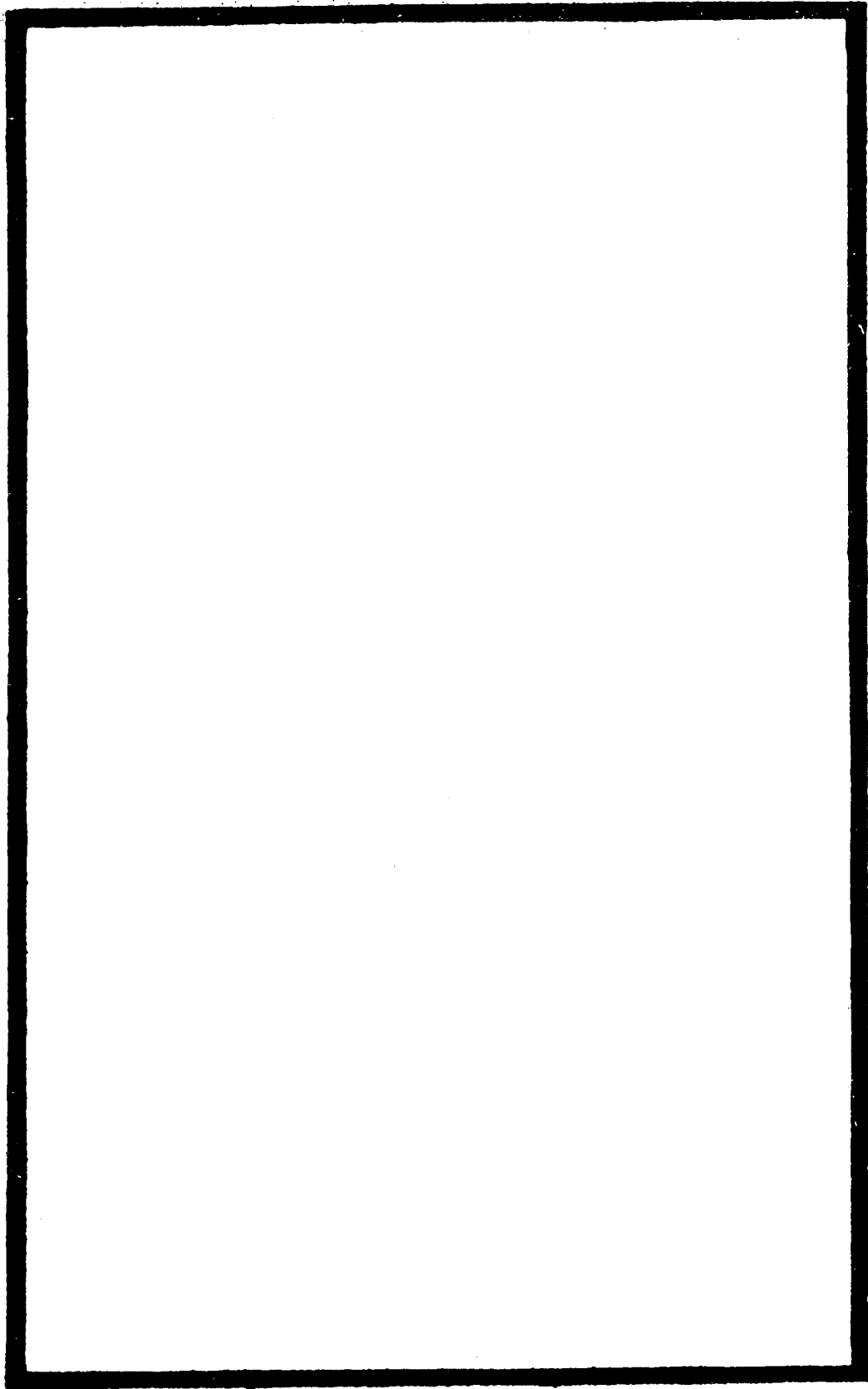
右理學類編八卷初刻於洪武甲子再刻於宣德癸丑今兩本皆不可得因用錢塘丁氏八千卷樓嘉靖本付刊合序目凡六萬零八百六十四字張氏所引各書皆能擷其精要按語尤簡括有味學者宜熟玩之丙辰三月胡思敬記

六十一

理學類編跋

一 孫章叢書

思菴野錄



薛思菴先生野錄序

我夫子生周末欲從先進夫先進當時所謂野人者夫子
 意禮失而求之野云爾思菴先生筆記曰野錄者果野人
 乎哉天地之撰神明之德即一起居食息之微該而存焉
 今所謂先進也嘗與馮仲好先生追思關中大儒曰橫渠
 之後有呂仲木氏而仲好先生曰呂先生曾師思菴薛公
 薛公當時有周廷芳先生者成蘭州先生察其學淵源伊
 洛遂師事之衆爭異之先生服勤有加後周求父客死於
 外不知所往先生語及輒泣下其慕學如此大司馬翼明
 張公公彌甥也述先生自為諸生方正嚴肅諸生多嚴事
 思菴野錄序

一 關中叢書

之貢入太學太學諸生成曰關西又生一橫渠矣守應州
 刺金華慕古為政兩郡人尸祝之至於為文驅虎而虎斃
 逐狐而狐滅祝井而井泉冽此皆至德通於神明非聲音
 笑貌所能為也夫世儒為詬病者大都其說洸洋使人之
 聞也驚而稽其行與所言大相背刺若先生謂篤信好學
 者非耶近世儒好言心野錄數千言反覆參究曰堯此心
 桀亦此心只是幾不審曰學者切須先識得心方好着力
 曰千古聖賢非是天生底只是明得此心曰立命者還自
 盡心上來盡心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知天便知命之所以
 然脩身以充此心不貳以守此心命於是立豈在天而不

在我哉言甚辨但今之學主於一切放下先生主於收斂
 謹嚴由一切放下心體未透即流於猖狂由收斂謹嚴雖
 未必心融神解然不失先儒矩矱而可以挽末流開來學
 此仲好先生思欲傳先生錄命予引其端亦從先進深思
 也予深山野人三復斯錄能無啓予嗟乎先生精光沉含
 百餘年今始昭明魯有君子詎不信夫

天啓癸亥歲冬月吉日賜進士第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
 子少保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前吏部左侍郎侍經筵
 在告吉水鄒元標撰

思菴野錄序

二 關中叢書

薛思菴先生野錄序

野錄者思菴薛先生探索聖蘊從事博文有得則筆而自識者也嘉靖間祖學孫氏已刻於蜀而傳未廣也萬歷中六世孫庠彥楹思宏祖美合先生行實而並刻之問序於我我惟道脈之傳寄於賢哲也猶元化之主宰於宇宙也不可間也故每數百年天必生哲人以發揮之蓋自奎星五聚大儒四興由宋而來亦將幾百歲矣是天之有意于文明時也以故成宏嘉隆歷有聞人河東若薛文清氏關西若呂文簡氏南海若陳白沙氏各有著述以名海內而思菴先生則並興於渭上者也今考其錄大而持載覆博細而三千三百幽而造化鬼神神明而綱常政事靡不精思而明辨之至於養心之說更□□不置豈非博學詳說以求至約邪視世之深造未加大本未立大學格物中庸至誠曾未一造其藩籬乍見良知便指為聖甚者九千仲尼七十曰仁直自負為千古無前之人豪安得不惑人心而亂正道也其誠偽何霄壤也故稽其素履于鄉黨平易近民油油然與之言而不厭其言也於成均名行著稱謫謫然與共學而不倦其誨也比施於有政尤得民心守州則應州化貳府則金華孚名豈虛立人豈虛附哉迨其沒也邑人稱之祀于邑省人稱之祀于省是不庶幾沒世不忘

思菴野錄序

關中叢書

其字而其孫祖學內江之政亦克繩其祖武云

正德十有二年歲次丁丑八月既望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前翰林院學士經筵日講官同修國史東川劉春序

思菴野錄序

關中叢書

思菴野錄序

道原于天而散于萬物備于人而克盡于聖人是天者道之所自出聖人者道之所自立也是道具于心而爲性形于身而爲倫散于事而爲理不以古今爲有無不以聖愚爲加損羲軒以之而皇天下堯舜以之而帝天下湯武以之而王天下伊周以之而相天下至于孔孟則又以之而啓天下夫皇則行之帝則行之王則行之相亦行之矣而孔孟也不皇不帝不王不相則啓之也固宜而其啓之也豈得已哉所以悲天命而憫人窮也與之耳目而使之視聽也立之規矩而使之方圓也故于詩書則刪之禮樂則

思菴野錄序

關中叢書

定之周易則贊之春秋則修之于人心則正之邪說則息之誠行則距之淫辭則放之使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粲然大明如日中天豈但行之于一時而已哉行之于一人而已哉然則孔孟非特有功于列聖抑亦有功于天地矣顧不偉歟及孟子沒而世乏其人則其傳遂泯然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迨及有宋五星聚奎羣賢繼作若周若程若張若朱之數子者或爲圖或爲書或爲傳或爲解皆所以闡性命之源剖天人之奧發孔孟之所未發而有功于斯道也斯亦至歟自宋以來寥寥五百餘年而斯道湮晦殆有甚焉幸而我朝聖聖相承體天宏化仁漸義摩

心所云義理之性蓋茫乎未之有窺也心學不講而曰我能學是後世枝葉之學豈孔門根本之學哉先生孜孜學問而知歸重于此心可謂知所本矣抑余于先生又有感焉周廷芳先生由今日觀之固卓然有道儒者也由當日

觀之特一軍人耳而先生首執弟子禮師事之跽而求教步趨唯謹卽此一念虛心所以終身成就至此彼沾沾之士少有所得卽高其舉趾傲世凌物不復求益視先生爲何如昔楊龜山旣登第始立雪程門朱晦翁同安任滿猶徒步執贄延平古之大儒其作用原自不凡讀先生語錄又當自先生虛心處求之可也吾關中理學自橫渠後必推重高陵呂文簡公而文簡公之學又得之先生關學淵源良有所自先生著述甚富後屢罹地震多逸去先生六世孫楹從余學近始得野錄三卷遺稿數首行實一帙示余余稍爲訂正而先生外元孫張翼明兵憲捐俸殺青翼明之高誼楹之孝思均有足多者則先生德入之深益可知也余讀先生野錄因書此以識嚮往若先生履若行語在文簡公志及余關學編傳今俱刻行實中不復贅云

思菴野錄序

關中叢書

萬曆歲在庚戌春三月之吉賜進士文林郎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前翰林院庶吉士長安後學馮從吾撰

思菴野錄序

道學之名古無有也蓋自濂洛諸儒得不傳之緒于遺經而筆之于書以詔後世故士之志于道德者無不宗之而亦各以所得之淺深修于身行于家達于國以自見于世三綱賴之而不晦九疇賴之而不斲而乃以道學名之史家遂有道學傳其于世教固非小補也自是時君世主以是育材學士大夫以是效用未有能舍之而不由者顧其間隨所志而未流不同則迷途之惑鮮能領解而決擇耳豈道學之使然哉余頃家居偶得渭南薛思菴野錄觀之則見其格物窮理恆置心焉而于經書或應接有所自得

思菴野錄序

一 關中叢書

者間亦附見至于養心之論則若數數焉不置蓋謂心者萬化之原士之所以自立于世者恆于此出未有心不得其養而能異于夫人者即其所錄是豈入耳出口于諸儒之論者乎繼視其所履則初舉于太學以名行著稱士多從之遊久之受命知應州仕終金華同知其爲政務惇教化而一本于愛民澤物之心故在任人咸感仰至爲立生祠迄今猶思之不衰其所自立如此是錄也門人渾源郭璽所輯其孫祖學舉進士知內江縣恐久而湮沒無聞乃入于梓屬余序之於戲觀于此者其亦因其所志而上溯濂洛之源庶有所得以不墜于流俗哉思菴諱敬之顯思

哉斯可以觀先生學之有本誠之動物矣昔孟子論人以楊墨能距者爲聖人之徒當此良知橫行之時先生卓有眞識而切切然緣博求約宛然聖功家法非聖人之徒而能若是與有志希聖者循先生之錄尋先生之志其亦可優入聖域哉

萬歷歲在戊申夏賜進士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尙書食進一級俸侍經筵在告頻陽疊山千仞洞主人立山孫丕揚撰

思菴野錄序

二 關中叢書

薛思菴先生野錄序

明興當成宏間太和醴郁化理翔洽海內真儒於斯為盛若思菴薛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以存心為宗旨以求靜力行為功夫自少至老斤斤矩矱不少屑越故所著野錄皆從身心體驗中流出凡天地鬼神之奧人倫物理之常靡不研窮究極而尤惓惓歸重于此心如曰學者第一要心存心一有不存便與道畔又曰人心一靜萬理咸集又曰心之本體本無一物但有動則有物又曰心不可一時放下放下便與天地間隔與天地不相似諸如此語皆切近精實不詭于洙泗濂洛之旨讀書居業三錄而後未有

思菴野錄 序

關中叢書

也夫心學之傳肇自虞廷而孔子一生學問只在從心所欲不踰矩至孟子而發明心性更無餘蘊此萬世學者之準也自孟子歿而異端熾有佛氏者出而談心談性抗焉欲高出于吾儒之上而心性二字為其所竊據由是為吾儒者遂絕口不敢談曰恐蹈佛氏之宗也以心性讓佛氏以事功節義文章歸吾儒心學晦蝕令人遺本體而驚作自用自誤誤人歷漢唐五代幾千有餘年至宋儒出而心性之學始恢復吾儒之舊良足為千古一快而猶謂佛氏明心見性夫明心見性非吾儒不能而謂佛氏能乎哉彼所明者不過人心所見者不過氣質之性其于吾儒所云道

甄陶鎔鑄是以和氣洋溢於兩間人文丕冒乎四海于是我師崛起關西得華山渭水之秀實有以萃天地之中和鍾山川之秀麗德性不假于修為而文物猶資于考究于是傍搜天下之書朝誦而暮味之心潛而身體之凡于天地升沉之會陰陽消長之機鬼神幽明之故鳥獸草木之宜人倫日用之常治亂興亡之迹無一而不研究其極惟日孳孳不知所至凡有所得輒便札記雖至夜分猶必爇火書之與張子備遺忘之意同二三十年來雖片紙隻字悉收藏之不得已于成化二十年膺上簡命來守應州去僕鄉渾源相東西距百里僕昔見遇于京時觀其形神迥異光采灼然就而叩之遂執僕之手而勉以聖賢之學僕即喜之自謂師在是矣歸而告諸母母亦喜而言曰吾兒慕聖賢久矣今果得其人吾兒之幸也不數月即奉母還鄉往而受業門下至今五六年雖祁寒暑雨此志未嘗少懈一日我師言于後堂曰我有舊藁藏諸巾笥久矣子盍取而錄之以備參考及開笥視之俱載道之言遂同應之上舍王君廷伯鄉進士合君文困陳君邦圖騰錄成編展而閱之不勝喜誦其造化之妙人物之理浩浩蕩蕩渾渾噩噩天地于是乎覆載日月于是乎照臨風霆于是乎鼓舞雨露于是乎潤澤陰陽于是乎消長鬼神于是乎屈伸

思菴野錄 序

關中叢書

鳥獸于是乎胎卵草木于是乎蕃植人才于是乎賢否治亂于是乎關繫存亡于是乎管轄五常于是乎克盡五典于是乎克敦義軒于是永皇堯舜于是永帝湯武于是永王伊周于是永相孔孟于是永啓而周程張朱之學于是又賴以益明而永著噫何其盛哉皆自吾師胸中流出實非天啓其衷克爾耶猶不自滿假題其藁曰思菴野錄則知吾師待天下後世有在矣時諸友咸序諸端僕忝在門下不能不序其自若太極一圖定性一書洙泗言學錄及心說又自各爲一書屢請不允出故不及之以俟

宏治六年歲在癸丑菊月渾源門人郭璽頓首拜識

思菴野錄 序

三 關中叢書

思菴野錄引

張子曰心有所開處即便札記不然則還塞之矣故每于靜坐凡有所開處輒便記之雖至更深雞啼之際亦自焚火書之其苦心焦思擬之周程其力最勇故其所得凡天地萬物陰陽消息之理最切以其根于所自故也僕自三十年來頗會知讀書又得見小泉周先生廷芳之後亦嘗求靜凡每有所得亦效張子之意不間晝夜頃刻輒便書之以備遺忘積一二十年不覺有如此藏之中笥以遺子孫成化二十年守應攜之官邸以爲皆精神所萃不敢遺棄特因制滿之期命諸生謄錄成編故序之以識歲月云

思菴野錄 序

一 關中叢書

時宏治六年秋九月重陽前一日思菴書

思菴野錄後序

道以言而傳也人之言出於心心明乎理而無蔽則言純乎理而無弊雖言也道也思菴先生野錄之著其為道而立言也哉稽之三代以前君聖臣賢而道大行雖無言可也既而周衰吾夫子以天縱之聖講學洙泗以授其徒嘗欲無言矣而竟莫能已乎言如六經之刪述論語之問答言也曾子傳之子思以授孟子而有庸學與七篇之作亦言也言與道俱昭如日月之麗天而大明於春秋戰國之世亙古所未有也後雖晦於秦漢以下俗儒之詞章老釋之空寂而斯道之緒猶綿綿弗絕故宋之諸儒得尋其緒

思菴野錄 後序

關中叢書

而紹之刊精竭慮探本窮源而建圖書言亦富矣子朱子又會諸說而折衷以至當歸一之論見於經傳及語錄所載既詳且盡由是道之墜者續晦者明如孔孟復生於其時言之足以傳乎道也如是哉自宋而元入我國朝聖聖相承治化丕著而碩儒迭生其間先生其尤也先生生而穎異早游邑庠注意乎聖賢之學日以著述為事而不拘拘於舉子業也是故自性命彝倫至於禮樂名物自聖經賢傳至於諸子百家大而天地山川幽而陰陽鬼神微而禽獸草木無一物不具乎理無一理不屬於心先生於此靜存動察博學慎思而且辯其是非邪正也甚悉焉凡

思辯所得即忻然落筆雖夜必興燒燭直書之間有以吟詠識之者不穿鑿以為智也不蹈襲以為高也不怪誕以為奇也二十餘年所著幾百萬言所以闡是理之竅妙至矣盡矣雖聖人復起當不易其言也因名之曰野錄自道也發濂洛關閩之未發而裨於洙泗之教也不少非明乎理者烏能言之若是邪嗚呼斯道之傳其在是矣先生既沒呂太史誌其墓槩謂鄉人於先生初則驚駭且疑其迂怪後或又疵以不情及入太學人咸推重稱為薛橫渠以其生與張子同其地與學也仕而刺應州善推所學以膏澤應之人人懷政教立生祠祀之九載考最感朝廷褒異

思菴野錄 後序

關中叢書

追贈及親如其官尋陞先生金華府同知東南學者摠衣門下數十人戀戀不肯旦夕捨去以是徵之先生之學有體有用豈徒言而行不逮之比哉其孫祖學克繩祖武正德十年春由進士來令吾之內江首以正學論人士崇儒道闢異端毀淫祠並釋老之宮凡幾處幾一載政教大行而革心從化者未易縷數風俗一變源潔流清信矣餘力欲謀梓行是錄以公於人儒學司訓朱君芾見之甚喜而力贊其成屬予序其後序捧讀未竟擊節歎曰天之生人何代無賢先生則賢於人遠矣顧予何人而敢序此邪然因先生之言信其道之所在而傳於天下後世也必矣強

而序之托名於間不亦幸哉先生諱敬之字願思思菴其別號也姓薛氏陝之渭南人所著有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錄爾雅便音田疇百詠集歸來稿定心性說等書野錄其一云

正德十一年丙子春三月賜進士出身貴州按察司副使內江三可生陰子淑謹書

思菴野錄 後序

三 關中叢書

思菴野錄後序終

重刻薛思菴先生野錄序

余讀關學編而嘆道學之傳莫盛於關中有宋橫渠直接洙泗之統至明則有渭南之薛思菴高陵之呂仲木長安之馮少墟皆其卓卓者然仲木曾師事思菴而少墟則嘗序思菴則思菴之學爲當時所推重可知已道光壬寅余權篆渭邑閱邑乘慨然想見先生之爲人思購其遺書而不可得庚戌仲夏邑人武子廉泉將重梓先生所著思菴野錄乃得殘本於銘若王氏者持以示余余披讀再四益嘆先生之學有淵源語皆心得並嘉武子植品之正嗜學之深爲能表彰先賢而嘉惠後學也因復加校正而爲之

思菴野錄 序

一 關中叢書

序

賜進士出身前知陝西鳳翔府事崑陽武訪疇芝田謹序

明奉政大夫金華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薛先生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國史修撰門人高陵呂柟撰文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國史修撰武功康海書丹

賜進士第翰林院中書門人長安吉人篆蓋

正德三年春二月二十七日金華府同知渭南薛先生卒
于家柟友李錦以書報柟于京邸柟爲之悼痛者數日冬
十一月其子乾操迺自其家持南參政釗所撰先生狀請
柟銘柟歎曰果哉先生之不復可得見已夫先生晚年曾
進柟而與語柟亦粗知先生銘先生者柟也敢辭按狀先
生有異狀長大雄偉美鬚髯腹有七赤痣左膊有一黑

思菴野錄

一 關中叢書

文字深入膚裏匍匐時卽不類凡兒五歲愛讀書十一歲
解屬文賦詩稍長言動必稱古道則先賢景泰七年爲渭
南學生自爲學生居止端嚴不同乎流俗鄉閭驚駭或且
以爲迂怪善爲文章說理而華十六七卽應鄉試應鄉試
者十有二次試于提學輒居上等提學皆優異之不待以
生員禮試于御史則皆不第也成化二年縣歲貢入太學
太學生接其言貌咸驚歎至有曰關西復生橫渠者先生
由是名動京師矣及倚親歸二親相繼以沒先生奔葬皆
跣行時大雪盈尺兼酒淺泥濘亦不知避迺後遂病腳氣
值冬月腳氣輒發母嗜韭母歿不忍食韭者終身也二十

一年太宰尹公拔先生知山西之應州國朝多以進士舉
人爲知州而先生以歲貢爲知州太宰亦爲知先生矣先
生之治應也首勸民耕稼紡績當東作循察田野民艱于
耕種者必齎之種子與牛民貧負租及不能婚葬者皆爲
之處置買特畜數十給之熒獨令其孳息爲養又務積蔬
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萬餘斤尋當饑饉應民
免于死亡其既竄而復歸者如劉僧兒輩三百餘家皆與
衣食補葺其屋廬與處由是屬邑聞風復者沛然矣又立
義塚以瘞流民之或死于道路者州故多盜賊獲盜賊不
輕貸故道不拾遺尤雅重學政數至學舍切切開示以孔

思菴野錄

二 關中叢書

孟之旨復爲諸生給燈油楮穎之具以資其貧乏故應人
談至今不置也先是州南山虎累爲民患先生祭之文曰
吾無虐政及民虎何食吾赤子旬日而虎斃于壑蕭家寨
北瀑水湧出于田中勢洶洶若將溺人先生祭之文曰是
將沒吾民乎吾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痛自刻責忽瀑水如
雷鳴下洩人得不溺城狐爲妖民驚怖不能帖然安先生
祝神明狐死不爲妖州有井水黃且鹹不可人食忽一日
變爲白水其味甘若此者皆先生善政之徵驗也應人戴
先生如父母故立生祠以報先生時巡撫諸老如左公鈺
葉公祺許公進侯公恂輩深異先生疊薦于朝謂先生學

行才術非徒止治區區郡邑已也弘治九年陞先生浙江金華府同知東南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摳衣趨門牆矣居金華二年致仕歸居金華撰金華鄉賢祠誌若干卷正德改元聖上推恩天下先生得進階朝列大夫至是卒矣年七十四歲宣德十年三月二十八日乃其始生也初先生致仕家居以事入長安柎獲遇先生于長安之開元寺柎由是知先生也因叩先生而師事焉先生言蘭州軍周蕙者字廷芳躬行孝弟其學近于伊洛吾執弟子禮事之吾入太學時道經陝州陝州陳雲達忠信狷介不可屈撓凡事皆持敬遇之吾以爲友凡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

思菴野錄 誌

三 關中叢書

泗言學錄爾雅便音田疇百詠集歸來稿及演作定心性說諸書其言多有補于名教云父鑾以先生官贈應州知州母王氏贈太宜人贈君生六子而先生爲長次悅之次先之次凝之次徽之次定之先生諱敬之字顯思別號思菴娶王氏封宜人生四子長復心義官次恆德承差次謙光亦義官次則乾操縣學廩膳生也女四人復心生男祖錫祖祐恆德生男祖昌縣附學生謙光生男祖明乾操生男祖爵長則祖學爲廩膳生少而總慧又善爲舉子業繼先生之志而大其門者或此子也擇正德四年冬十二月二十有二日葬于韓馬里胡村先塋合王宜人之兆銘曰

思菴野錄 誌

四 關中叢書

渭河之南華嶽之北思菴先生有黯其宅

思菴野錄卷上

渭南薛敬之著

外元孫張經世校梓

邵子冬至吟謂元酒味方淡元酒謂姤卦方淡則陰微矣

太音聲正希太音謂復卦正希則陽尤未通矣是陰雖

微而未始盡陽雖生而未始泰正冬至之界限也

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觀于晝夜寒暑可見

看來天下害道者大抵因其近似惟其近似所以亂真如

錫之似銀銅之似金只在纖細辨之耳

近來言語覺傷易是心有走作處

思菴野錄卷上

關中叢書

教人切當語其可及者不然非但不知抑且以為妄無益

也

上交諂非君子也下交瀆亦非君子也知易者克盡其道

乎

天以困窮拂鬱於我者正以厚我之生任我之大也我何

不心天地之心哉苟不心天地之心則為負天人凡有

德于人而人尚不為之負况天之厚我任我而我為之

負乎

困鬱者德之造利達者身之災非知道之君子鮮不為累

故孔子處困而亨

吾道之泰否元氣之升沉夫何足怪日用飲食有不知也

為治之患得失其于道也可知

可不審

處事最不可有私有私便事窒如水壅也積而必濫

言學不志于道不知所學者何事

學者須知所學為何事然後知所向慕則其趨自不差謬

不然學其學而非聖賢之學不過成一鶻突人耳

學不難力行惟難行之不力則學亦不堅

有宋以來學者入道莫勇于吳草廬朱子之後一人而已

思菴野錄卷上

關中叢書

或問山川出雲何也曰凡天皆陽也凡地皆陰也陰生于

陽陽生于陰雲陽氣也何地不出但山川陰氣之所萃

尤盛者也出之人望則翕翕然如蒸地亦出也而人不

之覺亦如山川之人不覺也今風鼓之陰霾昏冥便是

雲以山川言者舉其尤萃者也

太極二字括盡天地萬物之理以總萃而言

或謂太極以天地萬物之前而言者非也亦有謂以天地

萬物之後而言者亦非也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

其理以兆之稱形氣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須合此而

後方知太極字之義豈可以天地萬物之前後為言

心不可一時放下一刻放下但放下便不存

存心只是收斂謹嚴在腔子裏面來不令片時放去外邊久久成熟自然覺有長進處

心或不定便煩燥曠亂隨氣浮沉自不爲底主若定則有主亦自不爲氣所擾侵不亦賢乎

心乘氣以管攝萬物而自爲氣之主猶天地乘氣以生養萬物而亦自爲氣之主

掃去一分塵垢則光靜一分田地人之于欲也亦然

觀蘇洵之上田樞密書如棄天棄天逆天之言甚可愛見

其胸襟闊遠閱博有以天自處之氣象若近于吾道爭

思菴野錄

卷上

三

關中叢書

後來退居肆力于文章的乎孟韓遷固孫吳之儔獻策與權書其志欲用言是自食其自卑求幸其言之意又欲身之所貴亦是自食其自卑求用其道之言實所以

藹天惜乎一狂者耳于道何有哉

昔讀禹貢書但知九州于楮冊今讀禹貢書則自不覺其九州之疆土數萬里之田賦宛如在胸中矣

禹貢書自是與九丘書相類

仲尼寬猛之說破萬世涖官者之弊也

義理不得于心自與書視之不相干而能處貧賤富貴之

地者幾希

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隨氣而爲浮沉出入者是心也人

皆是氣氣中靈底便是心故朱子曰心者氣之精爽萬事莫不有則分定故也苟能知之則心自無胡越故常

泰而無不足不能識其則且分鮮有不視勢而憤驕貪侈爲氣之所取誣者也悲夫則在天地萬物間是箇本

然底界限識之坦然則自無些子冰炭到胸中來爲人而不忠豈唯欺人抑亦欺心罪孰大焉

歸去來辭有從容自得之氣象非內重而外輕者不足以語此惜乎晉世天荒彼君子則但寄聲于墨客之流也

數良可悲夫

思菴野錄

卷上

四

關中叢書

心切不可放實實則道無從而入非善學者也

目者神之出入戶牖也一不得其正則神反罷矣

伐國不問仁人諱惡也

心實與自滿類心虛與自謙侔招損受益而虛實其兆乎

存得一分心在見得一分理在學者可頃刻失其養乎

心本是箇虛靈明透底物事所以都照管得到一有私欲

便卻昏蔽了連本體亦自昧塞如何能照管得物

學者始學切須要先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

得氣是如何氣役動心是如何方好著力進裏面去

千古聖賢非是天生底只是明得此心分曉

心學工夫自別是一段氣力

孔子繫辭於易其六十四卦之精華又畫之根柢者也

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牀著便不得思量事此雖

非自然亦可謂操存之謂也若自然則非天祺矣

小德川流是已發之中時中之中也大德敦化是未發之

中大本之中也醉面盎背非有物粧點然不知道者不

足以語之

醉面盎背足以見有道者氣象學者要須識得

天地間凡有盛衰強弱者皆氣也而理無盛衰強弱之異

先儒謂至誠貫金石則理足以馭氣矣

思菴野錄

卷上

五 關中叢書

心者理之天善之淵也養心者則天明淵澄而理與善莫

不渾然發外矣

一日令僕炒米作湯清瀝可美客曰何不濃曰精米去殼

其性猶生故不能伏於水而為水所化也炒則死其性

故能伏於水而不與水合自無生意以此觀之凡物性

生者其氣和物性死者其氣浮和則與物合適足以成

味浮則與物絕適足以敗人養生者何不知所擇哉客

嘿然亦曰以一物而知性則生可養矣

太高之言者其志肆太懦之言者其心弱肆則蕩而無節

弱則沮而無為其皆為性之害者不細

放言而不顧理適足以亡心顧義而後有言是乃以存心

是言可不慎乎論語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

智言不可不慎也又曰不知言無以為君子也蓋知言

者慎之也末有不慎而能知言者也慎者以心而言知

言者以行而言

言蕩則心蕩行失則德失

學問驕人富貴驕人清濁雖不同其為害則一也

譬如人說那箇沒性那箇沒才說沒才只是不曾加問學

之功以充之便說沒才所以孟子說才就性上說是自

源頭處論後只是被這氣質溷濁了有箇善底不善底

思菴野錄

卷上

六 關中叢書

才亦在裏邊所以程子便說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

之論是自氣質上論以斯觀二說究理不若孟子論才

之當就人易曉處不若程子論才之切併而言之其揆

一也

心定則氣定氣橫則心橫但比洪字較放也

河圖天像也其中十數五五相南北是亦地方也天包乎

地也洛書地像也其陰數二四六入居四隅是亦天圓

也地承乎天也天未始不統乎地地未始不承乎天天

地相得而後萬物和河圖洛書亦未始不相為表裏經

緯如劉歆之說

矜高之人只是外慕之心重氣高也氣高無制無制則流於惡不遠矣

心有所守則氣自無不制氣無不制者心之馭氣也無制者氣之馭心也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學者切須要節氣氣但不節則近名外慕之心生而遂流蕩忘返無所存主其何以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而欲有以達古人之地哉

余每未接人自盟其心曰言切不可妄也色切不可走也及至人來接者言或有妄色或走必返而大颺曰是何如此也轉而卻如此做卻如此得亦卻不至如初盟者

思菴野錄 卷上

七 關中叢書

由是觀之只是心馭氣不定若定而后能靜自無如此般勞攘

孔子鄉黨一篇其五經之根抵乎

孟子謂立命者然命之立還自盡心上來盡心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知天便知命之所以然修身但以充此心不貳以守此心命于是立豈在天而不在我哉

心虛則能受道滿則道無從而入故曰惟學遜志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妻無再事之夫臣無再事之君故管伊吾王珪魏徵之不足稱也

中庸書本無庸字若無庸字則中之理便虧欠所以子思添箇庸便見得中之道只是平常底道理

天地生生未嘗毫髮止息心之生生亦未嘗毫髮間斷以人與天地相參苟或氣以役之而失其體統慾以蔽之而驕其縱逸便沮于心而塞其生生之源不惟與天地不相似抑且為天地之所拘

西銘一篇一舜之事耳

聖其合德是合其乾坤塞體帥性宗子長幼尊慈之德賢其秀也秀比合德為少勉焉但與人之粹然有為矣合德是周子性焉安焉之謂秀是周子復焉執焉之謂

思菴野錄 卷上

八 關中叢書

或問目不能夜視何也曰人之氣不能勝天之氣故也曰有謂月本無光借日以為光人之眼亦無光亦借日之光以為光曰非也月借日之光類也人非日月之類也如目借日之光則耳之聽借誰之聽以為聽然日月天地陰陽之精目人之陰陽之精象也以象之相似以氣之不相似也日月之精氣乃萃諸天地之氣以為氣故能燭諸天地萬物而無遺各以晝夜而有間人為天地所軀殼目之精氣乃萃諸人之氣以為氣故能燭諸人之身而無遺則以晝夜而有殊燭天地者天地之氣也燭人者人之氣也不能如天地之燭者氣不能如天地

氣有限也日晝而月夜故人之晝寤而夜寐不能夜視氣不能勝也豈有借光之理乎况陰陽各一其性人之萃陰陽而成質哉程子亦曰耳目能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

自一陰一陽而生八卦至三而成列不易之定位也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卦復成列自六十四又三演而至五百十二卦復成列自五百十二又三演而至四千九十六卦復成列自四千九十六卦累至二十四畫則成一千六百七十七萬卦七千二百一十六變三而成列復三而成列引而伸之觸類

思菴野錄

卷上

九

關中叢書

而長之蓋未知有終極也八卦而三成列終不變也是八卦之數次第先後迺天地自然揆排以定有非人之巧力造爲之

復之上十四卦而位離離陽卦也其中陰爻以限陽姤之來亦十四卦而位坎坎陰卦也其中陽爻以限陰是坎爲陽之中離爲陰之中故列在左右以爲中而爲三四之位也過離則陽之極過坎則陰之極

自乾抵復三十二卦自坤抵姤亦三十二卦復姤爲乾坤交互之機一消長也乾至姤陽極陰生至復一陽生乾抵復三十二卦亦自一消長也坤至剝陰極陽生至姤

一陰又生坤抵姤三十二卦亦自一消長也以次序乾至頤已四陰至復五陰只存乾初爻本陰極也論一氣自下卽生爻也以生序復至頤生二陽矣以次序坤至大過已四陽至姤五陽亦只存坤初爻本陽極也論一氣自下亦卽生爻也以生序姤至大過生二陰矣頤大過又爲復姤之次夫剝爲乾坤之次也姤陽體而爲復之陰復陰體而爲姤之陽是復姤爲乾坤之交互夫陽體而亦生剝之陰剝陰體而亦生夫之陽是夫剝爲乾坤之門戶復終于乾兌離震之卦而河圖二七三入之數畢矣姤終于巽坎艮坤之卦而河圖四九一六之數

思菴野錄

卷上

十

關中叢書

畢矣學者所當潛心而玩焉

心之虛靈以本體言心之神明以虛靈言心之知覺以性情言

賦予萬物生生不已則曰天命化育流行各以其時則曰天道冲漠無朕化育自然則曰天理生物不已各有其德則曰天德曰命曰道曰理曰德名雖不同本諸一太極也

學者第一要心存心一有不存便與道畔

思慮多實亂心心一亂雖思慮奚爲也

一日早於廳良久東方猶未白冷氣酷烈遂默而有覺天

地未闢之前正此狀也久之漸轉而氣溫所以天地一
闔闢也春秋一天地也晝夜一春秋也氣之慘舒無非
自然

氣中有質質中有氣二句切未穩當不若氣便有質質便
有氣轉卻一兩字更切實

朱子曰心者氣之精爽此一句萬世之下論心者徑捷已
然未然只是論心之發與未發何豫于心之本體已然
便是感而遂通未然便是寂然不動此心之體用未及
其心欲識心者不越此一句明白了脫

言天下萬物舉不足動吾之心方可學道一或動之即便
思菴野錄 卷上 十一 關中叢書

揉雜于胸中而有以輕其所當重重其所當輕馳騫于
外而為其所不為

自堯舜孔孟周程張邵朱子以來聖賢相傳然後知心乃
一致其他不勝其多

繫辭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夫逆易數也雖先天如此其
生卦陽道左旋而生其數亦往自乾而至泰入卦本乾
而生自履而至臨入卦本兌而生自同人而至明夷入
卦本離而生自无妄而至復入卦本震而生陰道右旋
而生其數亦來自坤而至否入卦本坤而生自謙而至
遯入卦本艮而生自師而至訟入卦本坎而生自升而

至姤入卦本巽而生亦此可見復之為卦其序本自乾
而生陽中未必無陰伏羲之卦也以文王之卦言之陰
極陽生而復又為乾之始至乾為老陽也姤之為卦其
序本自坤而生陰中未必無陽伏羲之卦也以文王之
卦言之陽極陰生而姤又為坤之始至坤為老陰也復
實陰也而一陽生姤實陽也而一陰生是復未必不為
陽卦而姤未必不為陰卦也故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
父程子曰陰陽無始其復姤之謂乎

心最不可放實實則沮于進便與聖賢有天淵之隔
心最不可有一毫凝滯于物纔有凝滯便是心之病痛非
思菴野錄 卷上 十二 關中叢書

古人田地事至物來須隨來隨應自無擾攘之患

上旬月自下而生光自外掩故缺東下旬月自上而縮光
自內退故缺西進退之義也

理義之言便覺氣爽神融殊甚痛快

凡事理有不勝則雖匹夫匹婦亦必見屈

妄言只是心不存心存則誠

信不立則言必屈

立信必在勇不勇則不決不決而反見辱勇美德也無節

則過而為凶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

凶吉凶生大業此聖人說畫卦之由以一陰陽爲倍言也太極與大業相承而意亦相屬太極言者以兩儀四象八卦吉凶而寓乎其中統體言之也大業言者以兩儀四象八卦吉凶而散諸萬事各分言之也太極統體乎大業大業各具乎太極始終言之也

太極想必聖人時已有人言之者故聖人于易體貼得見有太極之理故曰易有太極云者若太極始自聖人發不應如此云云者然無極實自周子因此極而始發所以繼承絕學于千百載之後直接聖人之傳不啻如橫一木於海濤令人不覺駭嘆謂之有功於聖門大矣

思菴野錄 卷上

十三 關中叢書

心便是箇官人性便是箇印信情便是那文書命便是那文書上說得事物文書或寫得好歹說得利害緊慢便喚做才這一弄事物不是氣怎麼做的便喚作氣故心性情命才氣本同一袞的物事更何異朱子曰一袞來說的甚好

或問程子曰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蒸成耳有人問余曰不謂地之蒸成乎曰安有山川而不謂之地乎觀物張氏則曰雲雷自地而升豫卦則曰雷出地奮由是觀之以見無地而不興雲雷也但山則萃氣之高處人獨見之烏有山川興雲致雨而不預于地乎況地陰

也天陽也必陰陽相得而後成雲雨未有地之氣升而天不應天之氣降而地不乘之者理定則自不爲氣所浮揚

天下不可謂無人

孔子繫辭只是六十四卦推六十四卦只是八卦返八卦只是二儀萃二儀又只是一元知一元之理則知二儀知二儀之理則知八卦知八卦之理則知六十四卦知六十四卦之理則知繫辭約而言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不外於一心矣千古聖賢一心也不能一者私也私則町畦立而同室相彼此況千古之遠乎

思菴野錄 卷上

十四 關中叢書

一日于夢中覺有語曰天日清明萬里無一點雲翳混在中間即是天之清明氣象一有雲翳昏霾亦便是濁氣混淆觀于聖人可見自醒後一一存想此言不知此心如何有這言語因記之以備參考

心最不可欺一有所欺便自不安纔自不安覺之者神也故曰心者神明之舍

嗜慾最戕心而能於此斬截斷鮮矣故曰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患不及人矣

人心一靜而萬里咸集靜非知天之要乎
心但有存便有天地氣象不見其有一物足以動其中何

也心體本大第患物欲淆雜而不能存耳

聖賢千言萬語須體貼向自己身心上方覺有味若不如此只是做一場話說

晝之思夜之夢皆心之動只是爭箇意之有無而已

看周程之書便能疏通心渠了脫垢滓自然令人會省牽

轉活動處

明道再見周茂叔時有吾與點也之意是纔會得天理妙

處如此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使人不令放下心若

心一放下便不如此不放下心便是敬敬便心存即是

思菴野錄 卷上

十五 關中叢書

不放下也

德無箇大小且指一物始根便是大德發生條達千枝萬

柯都是那根上出來便是小德

諸儒說心未有朱子大學或問發明正心之傳最為剖析

擺脫分曉令人痛豁

接事多自能令氣觸動心敬則不能為之累否則鮮不為

之蔽

心一存則海水之不波不存則沙苑之揚漠

國事切不可詐乍得之即失之

謀大事者莫要于誠不誠則難濟誠則渾詐則隙誠則膩

詐則糲誠則密詐則疏誠則聖詐則愚誠與詐天人判矣三王之與五伯者誠與詐之分

凡事欺于心則自行不去便有坎險如何行得去

為治此心要果斷否則或為他疑所奪心奪一時行便壞

百事可不慎歟顏子不遷怒不二過只是說怒一事再

不假借一事來怒過一遭再不在此事事有過此正克

己工夫精純透切天理融液到心胸裏去註謂以怒于

甲者不移于乙只解却不遷字非以甲乙做兩人說也

過于前者不復于後亦只解却不二字非以先後做兩

人說也若以甲乙前後做人說人人皆能也豈可論顏

思菴野錄 卷上

十六 關中叢書

子唯不遷不二纔見顏子好學至乎聖人之道處自非

人所能及

仁只是心求仁非一方也但心有所存主處便是求仁觀

諸孔門問答可見師之教弟子之學都只是尋討箇正

當底心心外無餘事

張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然心體本大物無不體

但人不能大之耳大云者謂加問學開廣之也大則渣

滓渾化便與天地相似何物不能體

某看宋儒諸老論辯不讓當時孟子之辯毫釐不肯放過

天陽也未嘗不伏于陰之中地陰也未嘗不倚于陽之

內故陽自下升陰自上降也卽便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無端卽無始之意只是說渾淪底意思

不讀朱子全集無以知此老在當時爲道扶持之艱難不讀朱子四書又無以知此老爲天下立教見道之精粹

眞孔孟后一大成之儒

某嘗歎道自孔孟後失傳何偶然有宋崛起諸儒提倡斯道救溺人心又得朱子而大成之不知天意何奮於漢唐隋晉五季而豐於宋耶不惟朱子一生而當時又有多少哲人哲士雜出其間朝夕與之游搜求多少義理出來以今論之不說要朱老這人出但如彼之同游者

思菴野錄

卷上

十七

關中叢書

亦罕得見

或問曰日月之食何也曰日陽精行天有中道月陰精行天有九行以天體言之其道遲緩兩相背附及其次相近有時而交掩或有時日掩月則爲月食或有時月掩日則爲日食故日食則月在下其次映日月食則日在上其次壓月界分雖上下食之期如合璧之狀此定論也曰何救日也曰月陰蔽陽明恐陽不克以長陰故金鼓聲其氣以克其陽曰如是陰不復救何亦救乎曰月食救之非救陰也陽蔽陰晦亦恐陰或侵陽故金鼓亦聲其氣而助陽之不足

學者不可一日不讀論語一讀之便消融多少渣滓諸家文集惜乎不耐咀嚼周程張朱之文分外一天風味程子作好學一論正欲借顏子以喻已

春秋之書格物之學孔子心術之精微在是

太極圖明此性之全體西銘狀此性之大用

太極圖體貼予一身便可見自無餘外意味

寒暑之遲速氣數定也豈能毫末加損于其間

程子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拓得去云者只是說萬物在天地間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有箇推及己

人底心無不成就的氣象

思菴野錄

卷上

十八

關中叢書

易之爲文借辭以顯其義春秋之爲文反辭以正其義隨其文以逆志則得矣

觀天地生物消息盈虛則心之本體可見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全體呈露也

千古聖賢甚不曾拘拘有著去爲只是合得恰好則管去

爲如陽貨瞰其亡來餽孔子亦瞰其亡去拜如佛肸來

召既以誠心至孔子亦欲往皆無毫芥已甚之事

夫子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雖本易而言便是

標貼出箇心之體用來程子因而就說箇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包括這兩句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
對乎坎成言乎艮此後天之學也左旋也帝謂主宰萬
物生之意也萬物到震皆萌芽生到巽成物皆不先不
後都齊生動到離所生底物皆鮮明如露頭角然互相
見到坤方致役用力去養到兌生意勃然又有得力處
豈不說到乾物皆戰克或有似而非或當存而去到坎
便加水來灌溉到艮方言成萬物皆底於熟只如此說
便見得後天易位次序

古人文字實質不喜浮豔只看十干十支之名八卦之名
便可見

六十甲子循環消磨這塊物也增也增不得減也減不得
大撓之歷羲皇之畫卦曷嘗安排智巧爲之哉甲子是
自然若移甲在丑便道甲丑不得其餘皆然

思菴野錄卷中

渭南薛敬之著

外元孫張經世校梓

春夏顯諸仁秋冬藏諸用春夏天地之交會秋冬天地之專殊

天本陽氣之精積而上浮地本陰氣之積滯而下凝日月星乃天之發耀山川水石乃地之呈形

天下歸仁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天下者大之之辭陽氣多而陰氣少陽生液故氣蒸雨陰氣多而陽氣少陰生質故氣凝雪男女之象也

思菴野錄

卷中

關中叢書

篤恭天下平與致中和位育微妙

人之氣量根于性唯問學然後可充之

人之驕吝乃氣浮使然知道者自無此狀

心之善惡而形相兆焉故孟子以眸子觀心

人之賢否別是一般風味

人之生死與物之榮枯皆性之感與未感耳

朱子書丹陽邵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若忍

辱負國之人則一婦人之不如

漢儒不免穿鑿而俗氣亦有之如白虎通壽命一段有二

科之說又有司命舉過之言豈儒者所道

操存省察兩段自不容離操存不可不加省察之功纔省

察便是操存也離却便不是學

讀孟子之書自覺底胸次與天地一般氣象孟子是胸次

大底人故其發言自不覺其廓大

趙岐謂孟子通五經以心言者也

器識不遠不能成大事

人能知學氣味自別外物自不能動其中

立言不本諸道自令人厭老莊荀列之徒是也

從政不本諸心不為孫吳必為申韓其于民何補

心一有不正則煩擾隨之

思菴野錄

卷中

關中叢書

人各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上之意同

如管輅知何鄧之敗則一知言窮理之人也

非有道之君子鮮不為位驕者

子夜來思中庸一書子思只是為這箇中字作也中底事

平常底理一章言其中庸之原人能致之則天地萬物

皆與已一體都平常所以下至十二章勉人進中庸之

道須如顏子便能擇如大舞便能知如子路便能守然

後能盡也推而廣之中庸之道至費且隱小而言之則

自一身所言所行所接莫非此中庸之道大而言之則

雖如舜之歷險難文王之有作述武王纘緒周公制禮孔子告諸侯也莫非是箇中庸之道非有甚高難爲之事以至推言天道人道以聖人至誠處言雖至誠人所未易到在聖人分上也只是箇中庸以天地高厚處言雖高厚人所未易測在天地分上也只是箇中庸推而及之以至聖人莫能窺之處皆是自然何駭于世而疏于人哉人能致之亦可馴而至之所以終了又說箇操存省察之方欲人進中庸之道非難致也愚窺子思之意當時或者不過如此

有朋自遠方來與天下歸仁之旨同

思菴野錄 卷中

二 關中叢書

道理眞實見得自別

聖賢分明別是一段問學

水流濕水生于濕也火就燥火生于燥也故天一生水地

二生火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一陽也二陰也故萬物也始先有陽而后有陰陰生于陽陽生于陰也于是人物之生而后無始非謂初生時無始也先儒謂陰陽無始以物之形成后言也以此推之靜生于動惡生于善凶生于吉亂生于治異生于常皆可類推亦自然之象

水生于天而成于地火生于地而成于天故水心實火心

虛也象之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以水火觀之則虛能生實實能生虛矣易曰水火既濟既濟者陰陽相得之象也

天下之水歸于東瀦化虛也否則九州其魚矣乃一氣之闔闢而然若列子無底之谷尾閭之穴泄之之說爲繆殊甚儒者所不道也

不處不道底富貴不去不道底貧賤恐有以去乎吾仁也去乎吾仁何以成名乎所以君子不去仁雖造次顛沛而常用力自能取舍如此非是不處不去后纔用力在仁然不處不去已是爲仁底力在

思菴野錄 卷中

四 關中叢書

春夏在日之晝陽用事也秋冬在日之夜陰用事也

道學與天地相爲盛衰天地迹也道學理也

孔子繫辭一傳乃六十四卦影子

詩禮樂者成就古今人物底丹頭但人自不能鍛鍊連詩禮樂也一串都成灰滓了

周子說得禮樂之弊好

說者望諸葛孔明興禮樂只是能操縱予奪一有規矩如使居周公之位有周公之時然後可爲不然或勢可爲而事不能遂當時如驅中原匡天下一統六合事亦可措然魏駕中原吳兵連肘而不能舉以塵淨麾下禮樂

云乎哉興之者謂孔明之才則可謂孔明之爲則不可
三代下出處之得其道無如孔明一人而已雖有子房先
儒稱有儒者氣象但其出爲韓亦以義起也類于自薦
其于孔明隆中之顧遠矣

韓信拜將之壇于漢可也其受封也而心思東楚寧無厚
顏說者謂亡虜宜也然死于婦人之手寧非畔主更義
之責報乎

曹操之讓還三縣與王莽之下士其妻衣曳地者一奸雄
之譎詐其能贖乎

朱子書曹操之讓還三縣著其奸也

思菴野錄 卷中

五 關中叢書

松柏不葉竹質疏略皆卑牧謙儉之象故能後于歲寒以
此觀之浮躁淺露恃濃驕豔者鮮不易敗

醜惡相兆朕自然之符也故天三日之晴未嘗無一日之
晦其象自然

無德而久于位積殃也無功而厚于報累禍也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分明說出箇作聖工夫樣子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則知今日科舉之學輕重矣

人不知道則所爲皆氣習如或有善不過是氣質中之一

點純粹者

處已接物須當審否則辱矣故恭要近禮

游藝一事在鄉魯輕且末今則爲第一事其治體純駁人
才得失可知

程子說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只是嘆人會說性卻不知
性之來歷何如養之何如源頭在何處都要在自己身
心上尋討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程子謂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
會得來便活潑潑地會不來只是弄精神此段予思何
消會與不會得鳶魚之飛躍便是必有事焉而勿正皆
不得已而然非有爲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是孰使之
然哉

思菴野錄 卷中

六 關中叢書

春陽之中其氣和而不躁故其物暢榮而不遏然或升之
太過則必躁而無狀各隨所惑而成類如纔有所肅必
成霜所嚴必成雪一或散而不斂乃成風爲狂飛塵揚
沙無所不至如人得氣之充盛而無問學以規矩之收
斂之則放肆邪侈無所不爲

讀書不在多貴在知要知要不在言要在力行

讀聖賢言語見聖賢底分量

凡作文字須要認理親切然后其言自然暢快否則滯

自不令人曉會

凡理認得十分纔說七分若認得七分纔說一二分更若

理不明白終模糊一分亦說不得雖自強說終不脫洒
終歸箇甚麼

日窮于次盡十二次也月窮于紀盡十二紀也星回于天
週四時也至春而日復躔月復建星復轉故與冬而言
窮盡一歲之運行也

日行之速陽健也按今之躔度擬之漢唐爲少差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以八卦相盪而言鼓之以雷霆在卦
爲震潤之以風雨在卦爲巽兌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在
卦爲坎離在天成象也男女在卦爲乾坤在地成形也
象行之變其本在剛柔

思菴野錄 卷中

七 關中叢書

活潑潑地只是活動指爲魚也便見得理氣說得面前活

動如孟子躍如如顏子卓爾模樣

讀秦風喜得無淫奔之詩見得秦風好

中庸不可章句分只緣朱子欲人易于理會却分了

欲知漢儒須看禮記今人如何及得

漢儒去孟子不遠故其著述爲近之只緣道學不明所以

言語多差錯

詞賦至屈宋而始倡有三百篇遺意

天地間未有無性之情而但有無情之性如山川草木水

火是也惟此類無情

杜甫北征詩可觀綱常之氣溢在言表想是時窮抑迫切
之極而良心發見不然則狂誕之情不能如此悽婉忠
眞者

子牙之鼓負賈臣之負薪正所以養後日無窮之譽也節
義非此時無由而見

朱子集楚辭之註有春秋之筆觀首引胡笳篇謂非怨文
姬也亦以甚雄之惡則揚雄不如一穢婦明矣

孔子廟庭有揚雄從祀以義言之則當黜矣雖有太玄方
言之作不但畔經亦以害道

雀鳴與雷震一幽一顯耳只爭分數多少

思菴野錄 卷中

八 關中叢書

雀善識人意故孔子稱其翔舉美知幾也況于人乎

觀孔子賢下惠孟子聖下惠便見聖賢氣象

夏而雨陰抱陽也冬而雪陽負陰也抱陽則陰浮而陽盛

欲出必雷負陰則陽權而陰承以施必爇

溫風寒風隨陰陽也非陰陽之外別有所謂風也若拂塵

揚沙折木偃禾皆氣之升降鼓急而然非世所謂神鬼

譎怪之說孔子謂天怒者不過敬天之意與成王迎周

公之事同

高宗之學見得物理破故凡告戒命誓却多引喻

物之受性雖天地不能爲之予奪若春桃秋菊何損益于

其間

物有近人之性鸚鵡猩猩之類是也人有近物之性頑癡

愚鈍之類是也

草木之香人性之慧也

心之德自內達諸外愛之理自外形諸內

凡事本諸理則心安色自定不然便有許多險詐亦哄

自家不過

凡作文字不可務悅人悅人便是為外一有為外之心便

不是學

太極圖是天地萬物之畫像

思菴野錄

卷中

九

關中叢書

人常說四時不和然四時怎生得有不和但著此歷數窺

測底天地不真牽引底人說不和然天地之數自有定

次人豈得而揣之則其曆之不足信明矣雖有伊耆氏

考驗說者謂精殊不知天地萬物元氣消長前后不同

耳況天文家者流可足信哉天文不過臆度之術想像

之說義皇之時比諸三代不同三代之時比諸春秋不

同春秋之時比諸漢不同漢比諸唐不同唐比諸五代

不同五代比諸宋不同金元迄今其星辰分野度數躔

次又不知比諸宋元如何已與三代時不同其不足信

益明矣孰得凌倒景而俯視雲漢則直指其某星則行

某次某次則案某候為足信哉謂之不和須是雄雞化

雌女化男然后謂之不和

心之本體本無一物但有動則有物

天地無萬物非天地也人心無萬事非人心也天地無物

而自不能不物物人心無事而自不能不事事

記誦文辭害道之甚漢唐通病也唯有宋得脫出

立心不遠終自邇也持志不高終自卑也

為學而不本諸堯舜周孔則非究心本領之學矣

時禽候蟲氣相感也

觀今之蠶則知古初人物之生亦氣化而然由氣化而後

思菴野錄

卷中

十

關中叢書

有形化

氣化者如水便是水火便是火木便是木金便是金土便

是土自以氣漸著而成如水便潤下火便炎上木便曲

直金便從革却便是形化而然氣化者道之始形化者

道之終

太極本說理却有氣西銘本說氣却有理

氣養得不完備遇事便露其間亦有養氣也能溫厚少粗

厲此等本乎天資如顏子便不假少養自能溫醇三千

之徒親聆孔子之誨終不能變宋如伯醇自有許多從

容氣象正叔終了只是剛毅非不知養亦不能勝過氣

見得人之氣質有賴養而然者有不賴養而然者

太極無體因物而有體張子所謂客感客形者皆是也張

子客之一字見得天地萬物透徹無此漏洩處

閏年之法亦是自然底度數不假一毫人為

四分度之一天法也九百四十分日法也十九分度之七

月法也

一年之數有定分天地之數以年數乘之多寡不均必以

天體日月之法零除加減補前借后必至十有九年而

后數分氣

學者到心洪大處即是氣質變氣質變方可言學

思菴野錄

卷中

十一

關中叢書

興于詩一句只此足為終身進學之端

全體呈露便是妙用顯行觀諸萬物可見其所以呈露者

即妙用也而全體便顯行

諸葛武侯之學看來獨得靜之力

正月雨霽非其時也正月盛陽也霽盛陰也盛陽之月而

陰用事陰至此微矣然而雨霽則陰有亢陽之象兵之

徵也

堯夫之辨春雷與程子論湯瓶之意同

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氣質變化也明則動動則變變則

化感物處也

仲春雨淫陰抑陽之象

如牛山浩然兩章孟子分明說得性氣大段活潑潑地向

人前面真周孔以來所不能道

天地是箇活底物只人看不破如風霆雨露或放或斂寂

然不動却爭不會言語氣象

天地理氣之巨者也萬物理氣之細者也以至風行鶴唳

無非理氣之錚錚者

子思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是形容顏子不遷怒

一事

道教有伏章奏牘與上帝福福之說不過欺世誑俗之為

思菴野錄

卷中

十一

關中叢書

惑人莫甚焉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程子說得天地之消息盡太虛萬

物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者張子說得天地之根底

盡

天德者包得最闊要人識得識得時天地日月寒暑災祥

陰陽晝夜一動一靜無物無我也識不得亦只是兀然

獨坐

孟子說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一句契緊為人底意近在山

中數日偶得此句親切孟子勉人為善之心豈欺我哉

大學只是古大學中教人得法子予洙泗道學正宗一編

只是孔子洙泗教人底法子

物我相形各自有己也有己便不是天地之心

小學書當爲聖賢要經以此集爲小則不知五經子史所載更何爲大

龜卜自禹始著必有所傳者但自文王后始明之

某讀易至前數圖有方有圓有橫說者謂邵子得之于李之才李之才得之于穆脩穆脩得之于華山陳希夷特所謂先天之學也皆謂伏羲之圖詳羲之所畫其卦不過三數況亦無文又未及明于天下何以撰此圖而滿六畫之數哉六畫者文王所重去羲又千五百年之遠

思菴野錄

卷中

十三

關中叢書

豈謂撰圖而具千百年未畫之數此不足信必矣以某揆之此圖之傳陳搏上更無所自或疑搏所作邵子引之以明先天無文之意此恐或的也若真以爲羲之所作乃無稽之言姑記以自考

先天心法也取思慮未起之意

先天後天孔子以心之動不動言之動則有作後天也文

王時象之不動無作先天也伏羲時象之故儒先圖入

卦者有伏羲文王之別正以其用與不用言之耳用爲

動不用爲靜

孔子謂易有太極斥當時求易不求理者言也殊不知纔

有太極便有易未有無極之易亦未有無易之極儒先又謂太極生易不知生字如何下

重者交之常交者重之變重交相爲常變也折者單之斷單者折之積折單者相爲斷積也故曰易變易也

二程之書五經之戶牖百子之門庭希聖希賢不由此則無以開其源博古通今不由此則無以盡其美學者讀之須一一體貼得過都從思惟中來方久當自有得不得之閑常話說也若只草草粗意看過非知道者也

而今天下只是一箇名利關住札了墜住多少俊才可勝嘆哉氣化然也

思菴野錄

卷中

十四

關中叢書

名利壞人間多少事非唯道不能明連氣質都不能變化日月運行一寒一暑知天文者無如孔子

春秋之世多象數之學

孔子十翼之作皆發明周公文王彖爻之辭學者須于卦

畫上求之方得

理氣不可見即于階前雀躍觀之便是誠之不可掩如斯

夫氣象

僕觀元有四傑謂揭傒斯楊仲宏虞集范梈揆之于道則

有吳草廬一傑足矣何必稱此四人哉

國家不可無碩德偉望以爲表儀恐四夷窺虛中華

氣化人事不可歧而二之須相參而究之然後可以知天道消息世道隆替

古者多星數之學故月令皆天文

道德之儒氣味多溫醇故程子不欲張子厚檢獄事

道德之學師天地也氣象自與功名富貴之習殊別

人無妄心便自神明可質中庸曰尙不愧于屋漏只是慎

微至密

說卦一索再索三索之說只好說卦畫生之之序若作撰

著立說似與義無意味朱子本義初不明白亦未及改

編次急遽遂以注朱子罅隙而啓后儒之議后凡立言

思菴野錄

卷中

十五

關中叢書

者可不慎哉

邵子謂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又曰震兌橫而六卦

縱易之用也六子橫者伏羲之卦先天之學也六卦縱

者文王之卦後天之學也

縱者經之意合也橫者緯之意分也合而以待分而用事

一縱一橫之謂也

冬而曝陽然後知陽之盛夏而喜陰然後知陰之隆一冬

一夏何怪乎寒暑

論詩無過三百篇性情可理道可入不然只以杜少陵爲

據是不以性情而以口舌求之非知詩者也魯論記孔

子學詩之法只說可以觀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便只本性情更不論甚事此數語可謂萬世學詩之法之要若禁語玉屑之書但可以亂性情非理與調之眞解也豈學詩者也

聲入心通只是見得理明白一聞聲心便有知處

說卦云其初難知卦未定也其上易知卦已定也卦未定

則不知爲陽爲陰故難知卦已定則已知其陽其陰而

擬之故易知

木天禁語中所載詩家指要一篇蓋出釋子之流其聲律

句讀皆幻妄不足爲吾儒章程

思菴野錄

卷中

十六

關中叢書

說時一日十二時分一百刻一時止八刻十時八刻二

時十六刻十二時總九十六刻餘四刻也然四刻之數

每刻分六十分又二百四十分以十二時分之每時加

二十分總一時該八刻二十分無餘見也百刻之數見

矣

傲德非唯壞事適足以喪生稽康踐焉

天地之德包涵徧覆莫如雪恩澤浸潤莫如雨慄烈莫如

霜綢繆莫如霧雄猛莫如雷霆察物莫如日月皆本性

而言

萬物莫不各有所止人識得便有無窮之樂

野狐探冰亦物類中知氣之靈種也

窗前草不除周子見得道體之痛快處

理無氣何所附氣無理何所依獨理不成獨氣不就然理與氣二之則不是

理卻不會動靜說動靜非氣則不可

草廬謂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把太極只做理說了殊不知理無氣在何物上承載若如此說某一加疑終不敢言太極是何物

某看太極圖說至附錄中載多少議論其義層疊大抵多俊才但不會自家去身上尋討義理奈各逞所見便

思菴野錄 卷中

十七 關中叢書

來質難如破屋日光各隨其隙之大小而便爲見道故道雖謂之見却大小各有分限也所以議論愈多愈惑若能出破屋子去看天自是一般豁快氣象于道自別有見却自不恁瑣瑣煩細一句兩句便說道理精白令人省力

某看太極圖雖說理亦不曾離了氣先儒解太極二字最好謂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象數未形一句說了理形器已具一句却是說了氣恁看理氣何曾斷隔了

子思作中庸與龍馬負圖同蓋非天授何于胸次有如此

況十六歲亦非著書之時非天授而何

古人作文必有根據自不敢在虛空創立一說爲後來標準且看大學中庸兩書雖先自撰立說來必須后或引書引詩以明所據此等文字最爲典實不令人糊惑儒先云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而其人自不能不文其言自不能不法也可爲萬世文章之鑒戒者

孟子一書是軻生來形狀

聖賢之有孟子書如行舡之有棹柁

說者謂孟子不知易知易者無如孟子謂孟子不知春秋知春秋無如孟子唯知道君子識之

思菴野錄 卷中

十八 關中叢書

因天地而定乾坤因卑高而位貴賤因動靜而斷剛柔因方類物羣而生吉凶因天象地形而見變化此聖人原易之張本以示人故曰易與天地準

中庸爲傳心之典大學爲道學之原大學規模明白學之者易中庸程度高邁學之者難進學無如大學進道無如中庸

看算法只是翻騰吾儒一禮字得失係于進退動靜之間推而言之有天地之道存焉

算法進退只是不自足之意所以互換相遜而迭爲賓主正吾儒相先之禮義也算法次序有軍政之例

算盤上二子者二氣也下五子者五行也其中橫而一木
界太極也二氣五行流行于天地之間一太極之理也
萬事萬物之能事畢矣

雲在天地之間潤而爲雨燥而爲風鼓而爲雷霆一自然
之理非有意以潤以燥以鼓也曰山川出雲特假象耳
如人雍容氣和有時而怒而喜而憂而悲曷嘗假于外
而然

外勝內者恥內勝外者樂唯君子有之

顧外者不知內之有餘顧內者不知外之不足

血氣多險理氣多平險則有是非平則無滯滯

思菴野錄 卷中

十九 關中叢書

冬則初夜時溫清明時寒溫是日之餘氣寒是夜之餘氣

夏則初夜時愈熱清明時涼熱是日之餘氣涼是夜之

餘氣猶一歲之間春寒而秋熱皆是餘氣未息浮迫各

到極處

一日夕在月下坐良久曰聖人氣宇清明正如皓月當空

萬里無一點雲翳既言之復頌之不覺令身心快爽

爲治貴讀書不讀書無以明理周濂溪決南康事曰如流

非讀書明理不能也

天之色青虛之至也非天有色而居青如佛書所謂東之

天青西之天白南之天赤北之天黑其青海氣也謬之

甚矣

雨暘燠寒風之有無見得天無心處風雷變化氣使然也

天本無心以人爲心聖人本有心以天處心其未至于

聖人者可不盡希天之學乎何謂希天之學曰自敬始

詩在五經中自是一箇聖人中和意底氣象

誣毀雖聖賢莫之逃如叔孫武叔之于仲尼蜀黨之于程

伊川豈能損其真也儒先謂憂鬱能堅人之志余亦謂

毀誣亦能堅人之志

存養省察格物致知本學者一串物事若存養底不到則

無以爲基而照管萬事關鑰須省察格物致知續有頭

思菴野錄 卷中

二十一 關中叢書

項自無紊亂存養非省察不得省察非致知格物亦不

得唯存養然後逐一做去自有條理久當必有脫洒處

子思學最有力只是循序不亂令學者有頭項做工夫

心放下便是出所出所不能主事而即役于物遂喪矣舜

禹所謂人心惟危者也況統屬吾身而爲萬事之根本

哉故學者欲之于道不可一毫一息放下心也一毫放

則一事不濟一息放則一時或曠如此便與理違謂之

造聖賢之域者遠矣

一日余觀燒白酒真天地之象也甑首加水象天也其中

物象地也火炎而氣騰網緼相合和所以酒生焉陰陽

和而雨可知

天地間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人但隨其則而各盡之可也便是聖賢也只是各循其則而盡之非則之外別有盡其餘分

靜中氣味恨無人識得靜理窟也一探之有無限義味出來

人嘗惡迅雷風烈為摧物也而不知天地生意之所存人嘗畏威奪討罪為折人也而不知聖人仁愛之所寓人嘗以言勵行嚴為不德也而亦不知父兄教育之所

在萬物者當知天地之心萬民者當知聖人之心子弟

思菴野錄

卷中

二十一 關中叢書

者當知父兄之心則天下之事畢矣

一日遊澗川而聞水鳴曰萬物之鳴皆不得已而然水之鳴則誰使之哉

杜牧阿房宮賦者有諫體

朱子綱目做春秋而作其與孔子之書法自相遠

凡作文字不本諸身心工夫即是藝焉而已何以名載道之器哉

源頭上無工夫則雖文辭之麗且富終非條達春容氣象精明靜虛正是本然界限

以天地萬物觀之體何不全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言之

用何不大全體寂然不動大用感而遂通

觀河洛二圖見得上古敦尚朴實的時節只畫兩箇圖來記着把黑底做陰白底做陽亦只把陰陽來說看後帝王每但有些祥瑞便有許多瑞詩瑞頌臣下每便上章賀類成箇書籍傳于萬世便于上古不同看來上古朴而精後來文而淺觀于河洛之圖可見

河圖無隅數見得為天之象洛書有隅數見得為地之象天體圓無正形故河圖以西南陽列之東北陰列之陽生于陰陰生于陽是也地體方有正形故洛書以四正陽列之四隅陰列之隅為天象覆乎地正為地象居乎天

思菴野錄

卷中

二十二

關中叢書

之中是也此河洛二圖位列之義也

河圖陰陽對待以週旋而言天象也洛書陰陽分列以上下而言地象也洛書以陰數居四隅天包乎地也河圖以十數居中地居天中也由是觀之圖未必不為洛書

而書未必不為河圖也

吾于無事時斂襟危坐自覺進道有着力處何也但坐便擲去私欲不容毫髮町畦之立

政者正大寬平以正人也縱已而疑人誣人其從政可知矣

予每遇人毀誣便自覺有高人處

一念之善從容涵詠一念之惡着力勇去即此而優游涵
養久來自必有得如此方是進道處

數日前與黃別駕論詩自覺詩思窘枯連日不快今日偶
吟苦雨句在秋時如堦砌有漚浮草綠庭除無地襯花
黃又覺詩思轉却一番來活動不勝痛豁揮筆即事遂
吟三四律

利欲之人不可與言義理功名之人不可與言道德不入
也利于此則必蔽于彼雖言之豈能入乎

凡所作爲動心只是操存之心未篤篤則心定外物不能
奪雖有所爲亦不能動昔程子過漢江誠敬自如是其
思菴野錄 卷中 二十三 關中叢書

驗也
如臨大戰登大嶺涉大河而後其操可見曾子曰臨大節
而不可奪爲君子此也

張南軒在朝每入奏必先自盟其心曰切勿見上意喜便
阿順將去非臯夔稷契之心有不能如此勾當心學之
誠不亦至于格君之忠也誠所謂仕之天民者矣自他
人觀之唯恐不得上悅未有不爲容悅事君者也

上古風淳俗美大抵無多事物擾攘人生既長雖自天子
至于庶人八歲便入于小學教如此道理及十五便入
大學教如此道理所以後來任有家國天下之責治隆

于上俗美于下三代而降莫能及也

余一日被人議其言覺色發赤即此是真心
古人行底最著實不行不敢言也不似而今人未行先言
心凡有脫洒處見得明白即是與古人田地一致不然隔
殼子如有萬里自不能相干涉也

天只是箇圓底物故常動不息如南行北行自是動之機
人見得如此非天體有南行北行之度也恰如今一
箇圓球子置在手中有時向北向南亦或東或西只此
便是動物所以如此非球有南北東西自然之度也

天之體無一時而不動地之體無一時而不靜動有時而
思菴野錄 卷中 二十四 關中叢書
靜非常也靜有時而動亦非常也天地有常體動靜無
常機

在天之風霜雨露者陰陽之質在地之草木水石者剛柔
之質在人之父子君臣者仁義之質陰陽一剛柔也剛
柔一仁義也

陰陽氣也離那質不得剛柔質也離那氣不得仁義性也
離那氣質不得未有無氣之質未有無質之氣亦未有
無氣質之性

偶于廳坐見黃葉亂點地喟然曰春何生生而青長而成
陰秋何萎萎而黃墜而點地莫非氣使然也于此亦可

見活潑潑地處

入善便忘了惡入惡便忘了善只在一息之間

靜中如正在天理渾融處殊甚痛快勿令纖毫欲來擾動
一有欲來便截斷了恰如澄泉之流而一土壅住學者
不可不知此界限

判

天理渾融即不可容一物有物即雜矣此際正是天人之
心何居乎曰在腔子裏曰腔子安在曰在我曰我何物也
則寂然無所歸學者最宜體玩箇下落處

日月者只是兩間萬物精英凝而成質若夫月之晦朔弦
思菴野錄 卷中 二十五 關中叢書

望者乃日道行次而為之非月為之耳

居官要在杜私能杜私則能成治

河圖以一二三四為生數六七八九為成數生數者生自
內出故居內成數者成由外充故還外五以心言合內
外之道也看來龍馬當時只是十箇旋子伏羲便觀此
異名析其數所以數其數而為五十五箇點子湊成這
箇圖

河圖以陰陽依附而成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程子謂
負陰而抱陽相為依附者也所以二陰數七陽數陽負
陰而居南三陽數八陰數陰抱陽而居東四陰數九陽

數陽亦負陰也則西居之一陽數六陰數陰亦抱陽也

則北居之要而言之二與七少陽四與九老陽南與西
次之皆陽而負陰以成物而言也故西與秋為成物之
府三與八少陰一與六老陰東與北次之皆陰而抱陽
以生物而言也故北與春為生物之府是以秋生于夏
春生于冬也一圖之間而天地造化之功用咸著渾渾
一太極也

小學是大學股子大學是小學精趣初不可以大小而論
也大小就學者而言

一念之善便覺心廣體胖所謂作善降祥也

思菴野錄 卷中 二十六 關中叢書

讀書亦可療疾平其心易其氣自無邪僻之干

為正自邪不得為邪自正不得邪正各有定位

天地曷常有意生人有意生物譬如一塊地未曾開闢日
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只是生些草木向後生來生去
亦便有梧桐嘉禾生出來生人亦然其初亦只是生些
物類略略但似人形而已厥後生來生去風化漸開人
文漸著纔便有人全生出來所以易曰黃帝垂衣裳而
治是衣裳自黃帝時方著如曰生物是一理氣生人是
一理氣是天地改其心又不知天地是何理氣為之也
論貴賤尊卑偏正通塞是生人之後論之故有人物之

異以理氣天地生物之心論之則皆物豈有異哉

人有才而無德必無溫厚雅重之氣有德而無才亦不失
敦篤介辨之節

觀素王紀事古來只是箇心成出多少人來有爲聖爲賢
而名之者氣界之也消融得氣之渣滓盡便成箇聖人
消融得不盡便比聖人有差也所以爲箇賢人心乎心
乎古今聖賢與人之祕機乎

敬只是箇約束此心不令疎放遠去底法子

讀易先須明卦之原畫卦之由字卦之義

易道雖是假象然不識象不足以言易是易必以象而著

思菴野錄

卷中

二十七

關中叢書

也如乾曰龍震曰雷是也推而言之六十四卦莫不皆
然

爲治使民畏不若使民愛畏之者法律也愛之者德化也
讀孟子須要識得柳下惠之和是甚麼樣和伯夷之清是
甚麼樣清伊尹之任是甚麼任方是不爲空讀亦是有
味處

交友貴于始終相符而不失乎敬交友不主于敬則非善
交者也所以孔子稱晏平仲

讀書而不自得終爲皮膚之學是猶及宮牆而不入未知
百官宗廟之富且美也

自得之味難以語人須去自家尋討玩味方得

事至物來切不可視爲外誘最正是學者著工夫田地便
要審察箇的當應答將去亦格物之一端

近日覺心有疏放便不痛快

志動氣氣動志自然相反也如而今人讀書數日爲事所
擾便有數日收拾不上來亦是動之也

言隨所見而發心隨所言而見有如此之見而有如此之
言淺深廣狹無不如之

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此二語孫思邈言之
人矣余嘗聞之未知其旨一日忽有所得遂書之以俟

思菴野錄

卷中

二十八

關中叢書

正于後之君子曰膽心之屬也智行之機也欲大氣配
義也欲小合于理也膽須要大而見事必爲而却欲合
心之理不然徒大不合理的妄矣欲圓無滯也欲方得其
正也智須要圓則無偏滯而却欲所行有所歸止不然
徒圓不有所止亦妄矣上一句指所存而言所以制乎
外以養乎中下一句指所行而言所以存乎中以應乎
外二者交養則思邈之爲人可知矣

于事上最可觀人精粗
而今天下事只緣姑息二字壞了
凡于砌隙荒僻處最可見天地之心

自僕入燕來得人無過道州劉本仁知底最容易好底最篤劉本仁只是年過不然所就豈可量乎

凡言語只好就人分量上無後悔不然亦非接物之審天地氣之實體也日月氣之精華也萬物氣之榮瘁也實體不動而精華榮瘁為之運行故氣升則日上月下為暑萬物從之以榮日漸以永界而為春為夏陽用事也氣沈則月上日下為寒萬物從之以瘁日漸以短界而為秋為冬陰用事也方之張子所謂日之南行為晝夜短長寒暑之說似為易曉矣

心或生欲便須遠慮不然即是縱一縱而心遂亡矣
思菴野錄 卷中 二十九 關中叢書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此性字指天地間人物而言惟人為貴與張子所謂天地之性不同然張子謂天地之性即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之說本然之理言也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己矣故者以利為本此孟子剖心露膽開發人處不容毫絲諱隱也

為學不從心地做工夫則却無領要縱然力研強記不過鹵莽滅裂成甚氣質況可望德業之過人
星依天形也而斗罡泰階未始不方地之象田方地像也而沙石植莖未始不依天之形如人在兩間頭圓天形也足方地像也是天未始離乎地地未始離乎天人亦

未始離乎天地也故易曰聖人兼三才而兩之

月仰凹者陰氣蒸也故多雨日先暈者陽氣散也故多風聖人胸次真如瑩雪萬里燦然一段光明豈有一毫滓膩日月非有行也因天之體而有行江河非有流也因地之險而有流天體常動而日月麗之不得不行地體多險而江河附之不得不流亦自然之理也易曰日月麗天麗依也日月行天如人持繩繫兩丸而弋之其南其北無不則之焉日月南北天體為之也

分外之事但有一言一行及之者皆非為己之學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思菴野錄 卷中 三十 關中叢書

夜來點檢日昨所言覺有矜意在深可愧矜意只是氣動偶于園中觀小兒摘杏實覺得一本萬殊道理或問曰何謂也曰當時種得只是一本如今結了百千萬箇不亦殊乎一本萬殊萬殊一本有甚時了期就見得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氣象出來

古來大臣用智莫過伯禹觀治水一事只把一江一河便分天割地關乾軸坤最甚停當至今泯沒不得萬世之智也
凡古文詩賦不關於世教道體自令人厭觀

事事有理一分殊物物有一本萬殊理涵分一涵萬理一
一本卽所謂太極涵萬物也分殊萬殊卽所謂萬物體
太極也合而言之其一太極而已

觀孔孟之書不觀程朱之書無以開發心機觀程朱之書
不觀孔孟之書無以建立大本孔孟之書乃程朱書之
室程朱之書爲孔孟書之門

邵子辯春雷所起之方以陰陽相推也非識緯術數之習
矣

識緯所以幻理術數所以賊真不過揣摩意料非有道者
之爲

思菴野錄

卷中

三十一

關中叢書

堯舜之世以德相尚故無識緯術數之可言漢唐以下僞

學日滋故有識緯術數之事

桃紅柳綠最狀得春意好遂吟二句嶺桃紅不染堤柳綠

無心便有一團仁之氣象

言心雖在萬事上見而本然之體已具言太極雖在萬物

上見而未形之性已涵故曰心爲太極

一日到春圃見花卉羣妍則曰秋冬之意甚急

心乘氣氣表容如心有喜怒而容儀爲之變態如物之生

枯而春秋爲之謂非氣乎

天地生萬物只是箇無私仁體天地萬物也只是箇無私

先儒體貼仁字莫若公字最近只是無私底意思仁字
還是生生之性

道在天下只是箇公共底物雖匹夫頑懦也知篤好之敬
愛之則秉彝好德之良心自不能泯沒得

賈誼治安策切中道義惜乎不能大用

四書最要于五經五經只是各就一事上發揮四書凡五

經之道無不具載如言未發已發處便是先天後天易

存焉如言事君使臣處便是君臣告戒書存焉如言存

心養性處便是調理性情詩存焉如言好惡枉直處便

是褒貶善惡春秋存焉如言立禮成樂處便是品節和

思菴野錄

卷中

三十二

關中叢書

樂禮樂存焉學者終身用之有餘

看宋時學者切重箇靜字只緣到朱子時節却轉換箇敬

比靜字入道又徑捷深得爲學之方

復卦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先儒曰靜能見天地之心復比

靜爲最切天地生物之心也陽也復卦一陽初生而心

已動涵萬物也所以復其見天地之心靜則不過滌去

垢汚象形皆寂自見得天地分明不若復見之生息也

然復見天地之心仁也靜見天地之心智也仁智之道

易備之矣

心惟不可一時放下放下便是天地間隔却與天地不相

似

了翁謂天下無有不是底父母可謂扶持萬世之綱常

人之欲出人間第一事無先孝之一字

一日聞立皇儲定天下動搖之患為相者知體矣

人君身天下太和之氣一或有過則氣溢而為旱澇隨其

所感真不誣矣

浩氣亦只是氣自吾本原處言之與本然之性相渾融卻

自與志氣夜氣之說特迥出

周易明理以象事春秋因事以索理

禮義之地行之則從容自得非僻之地行之則戰兢惕厲

思菴野錄

卷中

三十三

關中叢書

勸善先從微善懲惡先從元惡故以一人足以為千萬

古之戒

天地自不能不生而萬物亦自不能外天地以有生一

自然而已矣

夜夢中恍若對人語義理謂言之所得不若意之所得意

之所得不若心之所得言意之所得不過粗迹若心之

所得則融液貫通久自不知其所得

天之晝夜長短寒暑往來人之死生動靜呼吸闔闢一而

已矣

每見青空白日便覺心胸竦快

水陽體也其用為陰火陰體也其用為陽水火陰陽之謂
乎易曰坎為水離為火水生于天而成于地火生于地
而成于天此水火生成之序也

水心實以地為之火山虛以天乘之此水火虛實之謂也

大學專言學而成德處少中庸專言道而成德處多

理欲交戰其勢亦甚雄非有絕然之力不能克欲而存理

也

一物有一理行之各適其宜便是義故曰在物為理處物

為義

士不審時而能得時措之宜者寡矣

思菴野錄

卷中

三十四

關中叢書

處上不得乎下則咎不可歸于下處下不得乎上則咎不

可歸于上非用意忠厚者不能

古人之論處家有曰義有曰忍蓋忍字無涯涘義字有正

救渾然獨用忍不得獨用義亦不得上下名分不得不

用義出入日用不得不用忍義與忍相濟而後處家之

道備矣

一家之和氣係于主翁天下之和氣係于主君

忌疑心之賊矛也以伺察乎人一家有之則乖爭天下有

之則傾覆

無極而太極無極謂無聲無臭無形狀之可指也或問曰

太極有形狀乎曰太極也無形狀只是已成箇胚胎子
但無施受卽陰靜陽動上那一圈子便是及動而便生
陽靜而便生陰方成箇天地模樣所以太極是無極中
之胚胎不然何以曰太極本無極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皆承上太極動靜而生之意立猶爲也所以爲天
爲地爲人之道大要不過如此

心乘氣也氣依心也夜氣乃吾之氣只是夜間不與物接
不爲慾擾其氣便清明有生息足以架閣得這心還須
晝要涵養不然夜雖有生息之機亦有許多勞擾雜揉

思菴野錄

卷中

三十五

關中叢書

便不能清明

思菴野錄卷中終

思菴野錄卷下

渭南薛敬之著

外元孫張經世校梓

知我者其天乎天即吾心也吾心即天也不怨尤而但知下學自然上達只此心之渾融默識而已有非天之知其誰乎此須體方得

中庸以誠大學以敬此皆是聖賢實實着說出來向人警省令自家于身心上各隨其事體貼做工夫非有毫釐謬妄

范文正公先天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心只是

思菴野錄卷下

關中叢書

欲人立與達之意

夫婦之配偶易道之大義焉

作詩切在適情性之和一或泥于對偶便非和矣對偶不

係緊于詩家法程

周子太極圖說本孔子繫辭易有太極之意是皆以理之生序言也故無極而太極太極而後天地天地而後五行唯其有五行是以有四時故又總無極以來及天地五行精氣妙合而凝方成男女入于是生也非生序而何

周子太極圖說是從自己身心上體貼出來

易道不外人事但不識者便只謂卜筮底看了若但識則

乾坤更別無事都在這幾畫上

文章高不過漢儒謂之經天緯地則未也

此時野馬當道天機主張

晉風好放達放達甚害事比之倨傲不至取禍謝安王導

邨超劉伶山濤阮籍之輩是也然康獨不得其死然

居官切不可驕心生心一驕即出于禮法之外而無所不

至其禍不旋踵矣

孟春行冬令母克子之象

學不本諸道則所就終無過人之事

思菴野錄卷下

關中叢書

陸宣公未第時手抄醫書歐文忠公云文章止可潤身政

事方能及物范文正公謂濟人利物莫若為相求相不

得亦莫若求醫皆仁人之言

濟人利物四字略有差濟人便是利物但利物比濟人又

放開一步說如遠庖廚以時入山林不妄侈用皆是利

物之謂

古人起病之方其用心過今遠矣如一方便有君有臣有

佐有使有物然後可以瘳之不然藥且潰病非惟不治

而人反傷之如用兵然行伍步隊肅然可以勝敵不然

兵且自亂賊反乘之古人云上醫醫國下醫醫人今之

學術者有此

晏子不知孔子而孔子于齊主之又稱其善與人交者蓋孔子之于晏子猶天地之于物亦不有其誠與詐故也不量己而勝人是猶不度力而勝敵者鮮不為之潰其取笑于有道必矣

過須要改怨須要察

諂人者自欺甘人者自棄背道者自賊自欺者蔽天自棄者忘貴自賊者戕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詳味根字最有味不然則色取仁而行違能醉面盎背乎

思菴野錄

卷下

三

關中叢書

君子所性章今日纔貼己真實著力處

凡義理不自得雖讀書終無味眼雖見口雖言終為外物學者不可不以君子所性章熟讀打破名利關去不然終為牽引醉生夢死做一場閑話

余嘗以君子所性章紙寫標榜于廳堂以提醒此心以破除外物以渾融窮達以堅熟拂鬱

敬有不存則風聲鳥鳴皆吾敵也客氣交雜便不得平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能無物則天地自位萬物自

育天下自平何與于己以此覺人

思慾便覺勞擾思理便覺逸快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天地間物未有無相似者有一物之生便有一物之似而非之如金便有銅似之玉便有石似之銀便有錫似之朱便有紫似之如人之聖便有鄉愿似之君子便有小人之智便有佞似之推而至于物無一物無相似者所以無真辨假不得無假辨真不得無怪理之自然而物之不能免也

古之為治也德今之為治也法

學者切患氣易盈志易滿也氣易盈則慕外之心重志易滿則為己之心輕

涵養學者第一事不如此格物致知便鹵莽滅裂做不將

思菴野錄

卷下

四

關中叢書

去

陰陽無絲忽間斷間斷則非生物矣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形之說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客感之說便是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太虛所以至靜無形所以無感太虛無形便是至靜無感天命之謂性者也其聚其散便是有識有知率性之謂道者也

凡與人言不可蓄留意思蓄意即是私

孔子謂吾不復夢見周公自不知至于周公矣夢見者思

之也力行工夫不復夢者行之至到熟地上自不知其至也

天地生物之心無一毫止息故稱健人或勤或怠勤則為怠則止即非天地之心豈得為健乎

周茂叔令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非早年語也是提挈出箇入道路頭來告程子要見尋字下落方有得處

一家無正人則一家無整頓處天下無正人則天下無整頓處然正人君子在天下國家斯須不可得去如漢元帝時節無陳蕃周黨黃憲李膺等入廚入俊入及諸君

思菴野錄 卷下

五 關中叢書

之儔則天如何整頓得安妥以為統正之緒

柳下惠不私夜奔之女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說者謂惠自揚而名之以予不然或女感其德而頌其事于人如韓魏公之于盜後盜棄市自言魏公不言之故乃謂使我今日之死不言終亦不知其德若此論之非人也天也自不令泯人之善

天不能揜人之善但人自不為詩曰毋曰不顯莫予云觀又曰昊天曰日及爾出王及曰莫顯乎隱

文中子謂無鬼責者蓋示人以謹獨之意

如今學者讀書咀嚼無味只是不曾有自得得力處凡于

聖賢所言或是非處亦不曾見得善惡或利害處也不

曾見得死活泛泛只做場話說終不親切須把聖賢言

語在一邊聲樂在一邊于其中見得箇輕重方為親初

有味心自不能放下不然仰面顧鳥回頭應人自相冰

炭終不著己名曰讀書其不為小兒弄丸不知充腹者

幾希

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此二句正是堯夫一

生受用處梧桐月照懷中清明在躬也楊柳風吹面上

一團和氣也醉益可掬豈但變化氣質而已哉黃太史

謂周子胸次洒落如光風霽月程明道云自吾再見周

思菴野錄 卷下

六 關中叢書

子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氣象三代孔孟而

下吾儒丰度數人而已

月有九行九行者定數也十五以前為氣盈盈者進也進

而復其圓十五以後為朔虛虛者退也退而縮其圓唯

其至望而日月上下皆符如合璧然無盈縮也故初漸

盈者復其十五以後之缺後漸缺者縮其十五以前之

圓進而漸圓勢上之也退而漸縮勢下之也九行旋而

進退之也

只觀樂之一事亦可以考氣化人事之得失古之樂也和

人心今之樂也蕩人心

禮樂興于周而壞于周

博物而不求諸心不過為囊物之器而反疲之其何有益
正而不譎者陽道也譎而不正者陰道也其為人也亦然
君子之行如青天白日小人之行如烈風淒雨如草木
之性凡得陽者其枝柯必條達得陰者其枝柯必屈曲
氣使然也

理為天地萬物之宰制四時五行十二月乃其運行二綱
五常十二章仍其品節五音六律十二管乃其和合
得氣之先者莫如草其次莫如蟲故梅發于冬而蛙鳴于

春

思菴野錄 卷下

七 關中叢書

接人切不可急合纔欲急合便有不忠之態

學者觀塔草寧無動心不然則懵頑無長進周子謂庭草
與自家意思一般認得文氣親切

知人本難孔子嘗患之人果能知之何心不浹也所以孔
子有削迹再逐伐樹微服之行況其下者乎說者謂朱
子在宋人多不知豈足怪也

天地一升降為歲人借之幾年其間四時殊職形與氣相
化者不知其幾千萬類而人獨與之參何重哉若非及
時脩德進善以副天地之才則以朔望為流丸以春秋
為夢寐逆旅過客輾轉老之將至其與禽獸奚擇焉

儒先謂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虞公之退日宋公之徙星一誠格之也

顯諸仁藏諸用皆天地之心也顯者發藏之妙藏者蘊顯
之幾顯者易見藏者難知惟盡性者能一之

窮理至性以至于命然窮理便是盡性盡性故吉凶禍福
窮通得喪有所不計便是至命非于理與性之外又別
有所謂命而窮與盡然後可至也

春夏顯諸仁也秋冬藏諸用也即此便是體用一原顯微
無間亦所謂陰陽無始動靜無端所謂一原無間無始
無端者大德敦化也體用顯微陰陽動靜者小德川流

思菴野錄 卷下

八 關中叢書

也

邵子詩云不作風波于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是一團渾
然天理氣象人與己無間也

杜牧阿房宮賦極言其侈麗速亡之弊有諫諍忠愛之體
非泛常之作

但有一言欺心處便覺自有不安

性離卻氣不得猶水離卻土不得水非土無以為性非氣
無以著一而已矣

善反卻亦理做主一般氣質不過只是血塊而已張子此
言誠有以發前聖未發之旨

心稍不存言即妄矣故曰言者心之聲也

為人之學放心也為己之學存心也心存則不知外之顯

晦心放則不知內之輕重

涵養非敬不可涵養只是從容中和底氣象

進德須要擴充其量苟量不充德終為之壞矣

學者讀書知得涵養工夫方見得學力有進處

吾恨生質醜惡每于人接不得其意或以貌或以言而見

惡者十常八九卻喜其于所失者即有所感故凡事親

交友兄弟應事處物之類無不感而平心易氣稍有成

就皆吾師也故于默處特疏其姓名以為警悟之策

思菴野錄 卷下

九 關中叢書

喪者之側最好觀性情恬然不動于中者不仁之甚者也

凡有物則有氣有氣則有理必須氣而後著若無氣則無

物卻說箇甚麼理

近日靡風相高皆有位者之所召也

邵子不欲立異言只是不仕為急

無可無不可之言孔子未嘗便以時中之道自任只是後

來便以此目之當時孔子只就道箇不拘攣底意思

世治有靡風世亂有忠誼陰陽無始之謂也

古人觀士在貧賤時最得淺深節量

程子謂君子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以聖賢論也若一概

言之則爭多少涯涘

為宰相畏闡豎而不能立事則變理之責可知矣

成大事者須要一衆心衆心不一則事不立矣

古之人視天下如敝屣都是從操危慮患中來見得此物

無益于身心

今之學者往往輕漢儒不知漢儒者也漢儒尚有物獨不

知有心今俱亡矣

君子之道本諸身以下數事方見吾儒之所學一古今合

天地貫幽明而無外也

莊子一書讀來嚼其義味也是道理只爭凡開口便借喻

思菴野錄 卷下

十 關中叢書

狀其事如養生一篇大概只是說箇養生本其自然不

可矯揉造作不惟無益抑且有害便借庖丁底事喻說

有多少骨節識得底認得是說自然不識得底讀了後

只做一場夢不似聖賢說話平易說養生只說養生說

自然只說自然不如此蹇險譎澁其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也歟

窮字義味學者最要識得破聖愚之界于此乎判舜便守

得益力跖便守不得

孟子謂伊尹聖之任只在任上認了若將他出處來看儘

有可觀便是堯舜也不過如是

有不著天下底胸次方有任天下底度量

儒先謂伊尹是兩截人只是就桀就湯處言之愚未敢信

然

觀正叔被召進退不過只是潔去就二字之義及入對經

筵事節與蘇軾辨論弔歌事狀亦不過事君做事親體

面衆人非不知此段道理但溺于利祿嗜慾不能體貼

親切著力不得所以鶻鶻突突無主張做不出此事來

反以正叔爲儉巧牴牾不合有如此忤謗詆毀當時諸

公若見得眞識得正叔是不愁不能變宋爲唐虞矣豈

正叔真有枝外生枝節外生節取媚當世色飭天下哉

思菴野錄

卷下

十一

關中叢書

蘇軾只是箇俊才底人不知正學有如此才質天若假之

知正學點化將來不在孔門諸弟子下

程子進劄子要殿上坐講以養人主崇儒重道心其亦進

君德而退嬖倖也如唐虞君臣進納相拜有何不可顧

鄙之反以爲山中野人不知朝政縱使坐講不爲人臣

乎

正學一事乃天開地闢凡聖賢出世來之正脈人生而不

知不幸莫大焉

正學者格物窮理之學也不高厚不幽明不動植不鬼神

不古今不窮達不物我不精粗一以貫之者

形色二字在萬物要認得如在動物上凡所動者皆形也

所動之具者皆色也如在植物上凡所植者皆形也所

植之具者皆色也如在上凡所謂人者皆形也人而

所具者皆色也推而至于一顰一笑莫不皆然亦如天

之形星日風雲皆色也地之形山川草木皆色也山之

形峯巒岫谷皆色也水之形清濁波浪皆色也有一物

之形卽有一物之色未有無形之色亦未有無色之形

形色自離不得不假人之雕刻而后爲也與氣質字類

偶聽雀鳴則理氣好不容隱

理氣能生人嗜慾能死人好晉人之放達幻妄怪誕者皆

思菴野錄

卷下

十二

關中叢書

嗜慾使然也

恨予早無得學但晚年得此佳趣急便做大根脚不成也

須隨事徐徐做去看後來還有成就處探討宋時朱老

也須從這項路頭進去惜當時人無一知者止得東萊

南軒一二人相友磋磨也還潛踪匿跡幾時敢大露箇

頭角表標在外而今多少惠在後學到是當時無一人

知得今時無一人及得

唐虞文章檢束平淡和易近人商之文章便縱一步有許

多狀喻及讀周之文章又商之遺脈也愈加寬散又遠

而至于陰澁枯梗人不可曉非氣化之漸歟

讀尚書二十年今日纔得箇九疇到心裏來

九疇雖本禹第箕子不過推而演之至于庶徵庶民惟星
一徵却是箕子自添一段意思然王與卿士師尹莫非
為民之安否苟為不知雖有所省其要安歸此箕子
一段補禹疇未備萬世下君道者所當知也

九疇大義禹治水之功胼胝疏鑿心勞力悴後直至天平
地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不淹沒以使龜負文出于洛以
表其德禹于是若不會神聚思以發天機似有以負天
意何以貽治天下之大法也當時龜負文只是有箇九
數故禹乘天惠詳數會理成箇天下致治大法數有一

思菴野錄

卷下

十三

關中叢書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次序故繫理有本用本末之次
第蓋五行之形與質所以成人成物渾淪天地故第之
一數一者萬物之權輿也疇曰初一五行此也既有五
行而五行之所以成者秀靈莫過于人故五事第之二
數二者一之生也人之五事非五行之生乎疇曰次二
曰敬用五事此也既有人須有生而養生之本莫逾于
農農雖有八政而下七者皆維持農之事故第之三數
三者二之生也農之政本人而生也疇曰次三曰農用
八政此也養生之政尤不能無早晚苟不知之農不立
矣如天欲利之而何知為天或禍之而何知避故五紀

第之四數四者又三之生五紀又農之生也疇曰次四
曰協用五紀此也然人生既有所養不能便無彼強我
弱之勢爭亂所由生人雖有生則何為哉于此又不可
無箇君長統而治之故皇極第之五數五者天地之中
數也然數至五而為中至此不能無君長五雖乘四而
生然因一二三而來至此中也非禹有意五居天之中
而皇極第之五也疇曰次五曰建用皇極此也既有君
長何以治爭亂須以正直剛柔兼濟乃能成治不然或
正直恃其天資便有過剛否則失柔而或剛柔亦不能
無弊何以統馭天下哉故三德第之六數六者五之生

思菴野錄

卷下

十四

關中叢書

也三德者君之馭也疇曰次六曰又用三德此也然君
既有統治之方日來萬幾聰明有限其或未決爭亂何
由而息乎尤不可不稽然不稽而疑謀不可成其于治
天下之德亦為虧矣故稽疑第之七數七者六之生也
稽疑者治之積也疇曰次七曰明用稽疑此也然疑明
治得君道不虧夫何為哉于是或休或咎又當驗之于
天時所行得則天時驗我以休所行失則天時驗我以
咎此徵一疇又君道自警惕之要規也故庶徵第之八
數八者七之生也庶徵者係疑不疑治之得失也疇曰
次八曰念用庶徵此也然庶徵驗君身之得失然而天

下之得失何制之哉于此天下能遵極之治者五福享之否者六極威之如此君道不失民知有畏而致治之法無餘蘊矣故福威第之九數九者數之將終也福極者雖本之天而用之在君身威之者君道之極治也故以極治之法而係之以極終之數也疇曰次九曰享用五福威用六極此也然此便是蔡仲默說底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入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詳味所以字便是這四者上要立箇皇極出來不立不得也又說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又當詳味所以字便

思 著 野 錄

卷 下

十 五

關 中 叢 書

是這四者是皇極行底事也然數雖有九而五居中非欲居中也而數之生生自然居中也疇雖有九而皇極居五亦非欲五也而疇之相須自不能不居五也禹何增智力于其間安排布置而居中居五哉是禹不能加毫末于龜文而箕子亦不能加毫末于禹疇也

想朱子當時說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是頓悟底言語料必在本義前作然于易若不得此詩亦未必得本義學者凡有聖賢言語須要先觀氣象方有所得

太極者只是理氣之總頭處程子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即便是象數形器未形與已具互相脗合離却不得析而言之一言一行一事一物無適而非太極之體也而非太極之妙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然人之性善不善可知矣程子以水喻性善為說其必有得于此歟

讀西銘理一分殊句放而言之則天地萬物渾融是分殊而理一也逐物思之則逐物上各自有箇理一分殊

西銘一章張子分明寫出箇萬物一體形狀

吾道正如一株樹孔子在春秋時纔提起箇形條栽下若吾曾子子思孟子數賢接踵培覆滋養亦無許多枝幹

思 著 野 錄

卷 下

十 六

關 中 叢 書

再無周子程子張子朱子以下諸賢亦無葉萼花實方成一株樹做箇大陰涼蓋天下萬世人心不至放逸走作赤露旁邊去也

帝舜命伯夔典樂曰詩言志蓋志者心之所之之謂也之往也如心欲往所在便是以詩形容如欲往富貴便如杜甫詩言錦衣繡襖軍十萬玉簪珠履客三千欲往道德便如康節詩言欲為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欲往隱幽如李商詩言奮迅遠尋青柏處盤桓深隱白雲間之句皆是言心之所之便是詩不欲激亢躁烈今之作詩者不達諸志字之意開口道詩言志便欲以氣

凌人以勢傲時下筆即欲上人殊不知一失和平之氣
再失秉彝之美非作詩者格律也三百篇詩在思無邪
其學詩之要經開心之戶牖也歟

人嘗謂性分命分何也曰性分指理而言命分兼氣而言
本分字在聲韻爲分只如今人說某一分某一分某一
分多底也是一分少底也是一分多少在物分無增減
氣有清濁純駁分只一般便似而今人說箇分限是己
分定了這分定之分字又平聲分開爲分孟子分定是
也性分命分指理氣而言本分安分指所受而言又有
謂分限分數分定此又無增減之謂

思菴野錄

卷下

十七

關中叢書

偶揀醫書得某物性熱某物性冷某物性溫某物性毒此
已朽枯之物而性尚在人得以活人不知人死而性尚
存乎曰何不存醫亦有用人骨可以附瘡者此性皆氣
質之性然既有形而氣成迹雖生與枯自不能爲之摧
折若論本然之性一有虧則不復著矣人物豈差殊哉
人勸其治宅第范文正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
況居室哉此言可謂內重而見外之輕矣但味其言則
有不可安者然道義者吾性之所固有秉之以形骸如
有道義以樂心自廣體自胖無適而非樂矣豈有外形
骸而爲樂哉外形骸爲可樂非吾所謂道義之樂而佛

老所謂超昇飛化之術也

心不可一日一時放下鄒魯伊洛之地不去遊便入榛莽
之路與草木中鑽穿豈能擡頭得

聖賢也不必多讓若見得是則也便一般

聖賢一讓則自棄之心生而學不獲進此庸人之劣質學
者通病也

學之成聖成賢只好一部大學便了

道不合者雖親若兄弟而不能契心不符者雖諧如妻子
而不能同

嗜學者自不知隆外貌苟言貌一飾則放僻邪侈無所不

思菴野錄

卷下

十八

關中叢書

至何足言學仲尼謂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以此
陰陽無盡卦畫無窮但伏羲始摸出陰陽相交之象所以
便做卦只緣義前無卦也

昔在燕邸讀宣和遺事不覺感憤何當時左右無人而使
國家破亡至于如此今讀朱老封事一篇累牘竟日不
輟其忠肝義氣烈日爭光又怪當時之君無一言有動
于中噫春秋之有仲尼高宗之有晦翁豈非天歟

聞嘗讀溫公資治鑑斷例嚴謹字格非凡其相業炳烺皆
非一時流輩可擬況又時與程家兄弟藉資論理非深
于道者有不能及觀疑孟子上下等篇與李泰伯常語

鄭公藝圃折衷等文字何又不識義理不識聖賢如是
朱子補格物章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
體大用無不明此便是窮理后貫通處表裏以內外言
精粗以裏質言全體指其初而言大用指其充而言
如有所見不去截斷爲人終爲俗學所陷正所謂見害不
避則害隨之矣

日蝕者陰掩陽也月蝕者陽掩陰也陽之蔽陰自然之象
乃男之綱婦君之綱臣君子威小人中華主夷狄無異
議也惜乎光晦于天偶變非常之兆故不得不救之也
救云者所以示天下萬世親上死長之義觀者以意逆

思菴野錄 卷下

十九 關中叢書

志可也

刑非聖人之本心但不得已而用之故舜有明刑弼教之
語古來聖人何嘗便用箇刑去治人古來人何嘗便來
去受刑自是從生人來氣質漸流底薄了便做不好底
事聖人便去將刑來治之只是要他歸復生來氣體曷
嘗外生一刑外欲一事哉

天地一元之氣非降消息無頃刻停止但高而爲山平而
爲川矣平則活動高則靜謐二者互相倚伏也說者謂
高則能興雲致雨而平則不然予未嘗見地無氣有間
矣儒先謂地氣騰總山川言之也故雲雨去人高然后

見之似獨謂之山其實氣之興致無上下也易曰易與
天地準最形容得元氣渾淪好

學者之造道須掘得源頭活水然後流脈無窮否則終爲
俗學而陷于漢唐陋習其與聖賢立言教人何如哉
當時孔子在魯得三千之子優游涵詠終日只是調護箇
德性好凡問政問仁問士問禮與行不過令氣質不令
走作只是欲掘得活水出來所以只與顏子告箇活水

要約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章乃得孔子不傳之
秘孔子默而識之孟子自得之謂也

思菴野錄 卷下

二十一 關中叢書

夜氣與浩然之氣不同彼以全體言此以生息言但浩然
章主于氣牛山章主于性學者互相考之則有以知性
氣之不相離也

張無垢中庸解逃儒歸釋固不足以語道然渾篇卻用戒
慎恐懼字則亦是敬畏底人第不知道連敬畏都差了
如無垢解此天地之所以爲大章云論至于此則夫子未
嘗死也觀乎天地此亦夫子之乾坤也然死字雖粗鄙
淺露卻也識得夫子與天地一般

讀滿之集朱子謂餘事化熊又謂廟像爲元熊熊首類豕
漢書說胡母后處注中言禹亦變熊塑禹像爲豕首予

嘗思之切不應禹爲聖人餘亦當時聞人則堯舜之庭有此臣也況當時氣化大行人文大著餘禹豈有此像恐亦餘禹之在當時或面部啄長無內人以熊似之如而今相書畫有虎形猴形鳳形之說之類也若變而爲熊之說謬尤甚豈善識聖賢者哉

和靜謂放教虛閑自然見道此言亦有禪家默坐待悟之腳草豈謂虛閑便見道如今有木訥底人無事獨坐一日道何從出虛閑只好做道問學後底事打點得一二分停脫有箇入處路頭豈能就彼謂之見道哉

程子謂立言當涵畜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此言

思菴野錄

卷下

二十一

關中叢書

真有道之言也只是言不欲露令人輕忽如傳易序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一日告和靜曰此言太漏洩天機卽此意也

嘗見李侍郎敦立座右銘曰磨兜堅三字初不知其意后究竟得乃古人三緘其舌之謂故書此于腹曰磨兜堅甚勿言畏秦禍也以予思之兜裹腹衿也故銘于腹謂腹之磨兜尙堅謂兜磨不得也況可輕易出其言以招禍乎是時秦刑濫熾恐有言以招之故銘之以爲戒也不知是否

讀朱子全集然後知朱子天分之高學力之深人學不得

處說者謂孔子之復生

君者天地之心凡陰陽予奪災祥之所召也心者君之君其善惡是非吉凶之所召也一理氣之自然

君以心喜怒而天下生死也天地以君善惡而四時災祥也是天地以君爲心而君不亦爲心之天地乎然天地者君之身君者心之身則萬物俯仰而泰否爲之召有天下者可不慎哉

程普以年長數侮周瑜折節不與較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瑜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足以見瑜之德器有以攝服人者惜才不足而不能輔君成德以

思菴野錄

卷下

二十二

關中叢書

成忠良之名

纏度云者天如倚蓋其勢北高而南下日月旋其中而行之故曰纏

日行之速陽過健也

陰陽者在天理之使順其度在君相

季扎旣使反國路有遺金見五月披裘採薪者指而謂之曰得拾遺金而可易富乎薪者曰自處何高而視何下也意在拾金肯五月披裘採薪乎噫遺金尙恥況取金乎古之士也

說者謂孟子不知易而知易者莫如孟子然孟子何嘗學

易只是七篇過人欲擴天理隨時處事窮理至命便是
易何必學易而後言知易也

聖學之妙雖孔門諸賢尙未有知者況俗儒辭章記誦之
陋陷溺之久謂能知乎故仲尼發子貢多學之問宜乎
百世之下排議譏諷而不能免

良辰美景光風霽月恬然不措而不知學難矣哉

張子見道最瀟灑大節上尤分明如說天地處便道太虛
不能不散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
入者皆不得已而然是何等胸次今學者未易到得恁
氣象

思菴野錄 卷下

二十三

關中叢書

孔子在魯教人只是平常言語無些子高遠驚駭底氣象
令人懸空妄想無入處

孔子教人千言萬語只是欲陶鎔人底氣質何嘗有一言
談天論地眩人高遠真萬古聖人之德言

顏子胸次直不可以品諸子在孔門只心潛聖人不多言
如一問仁便得心學之傳再問爲邦便得帝王之事諸
子如何學得到

程子之于道大抵造之之深故其言之之遠一言半句後
人長篇累牘發揚不盡儒先有謂程子一語包得朱子
千言萬語朱子千言萬語只見得程子一語其淺深可

見矣

程子之學僕固不可窺其涯略然大段程子在靜上工夫
多朱子在動上工夫多

程子謂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以予思之沈溺
固是欲然但謂向卻也便不是欲只一偏于向便是欲
方得未知是否

朱子曰元天幽且默仲尼本無言其得天地聖人之心乎
生死者天地之常理之一動靜也感而猶有惻怛不忍之
意者乃生物之迹耳

氣化無迹形化有迹盡性者能一之

思菴野錄 卷下

二十四

關中叢書

看來公字與仁字一般只爭改頭換面無箇界限畔岸之
私便叫做公

人不知其言而強之不唯不能受抑且反咎其非聖人曰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雖所
以示當時教人次第亦所以爲萬世下謹言者戒之也
燕雀之于鴻鵠同飛而擊不擊不同虎兕之于麒麟同走
而仁不仁不同君子小人豈同道哉

交淺而言深君子不與恐貽害也故君子信而後諫其君
者以之
處其身于不潔非學道之人也故伊尹去與不去在潔其

身而已

茂叔令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然樂非可尋尋之一字謂非見道脫洒分明實有如何道得出

爻象聖人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先儒謂靜能見天地之

心乎或問曰是天地有二心歟曰不然復之見者只是

于陰消陽長上見箇天地生生之心是不息底物一事

而言靜之見者靜中無思無慮何所見只動便見箇天

地純正之心不容私隙全體而言然心豈有二乎

大凡處事須是圖遠否則後便有礙圖遠者不是教人學

厚亦是處事之要規也

思菴野錄

卷下

二十五

關中叢書

伊川上文路公書求龍門庵地其詞在他人似有歉在伊

川則為適

陳仲弓與荀氏父子會史有德星聚之占以予觀之不過

偶然耳不謂之感則不可

聞道易力行難行每有著力處則其道自見

近讀易來卦畫無窮推類以滿二十四畫則百千萬億之

卦皆可引而伸之矣止于六者大坤用六生之母也

著筮者伏羲之易也卦爻者文王周公之易也係傳者孔

子之易也傳者程子之易也卦不生于著而生于河然

河圖者作易之源筮著者學易之教

生著在卦畫之前筮著在卦畫之後卦畫之前自然之易也卦畫之後勉然之易也

伏羲只是在天地萬物下模範出箇位次以體言也到文

王時開口便把天地萬物撥剔出生意以用言也

一部易書開豁學者多少胸次只爭氣量所見不同自漢

唐下異議百出汨惑學徒幸天自不絕生宋諸儒程老

關義文之源朱子揚義文之波然後易道大明不復前

日舛錯謬戾之弊學者得有所依據不然只做一卷卜

筮書終只做箇嚴君平司馬季主底算子而已何益于

道

思菴野錄

卷下

二十六

關中叢書

學道者不知易則不謂之知道孟子緣來天分高邁行止

久速辭受取與皆足以合易道所以先儒謂孟子不知

易而善用易者莫如孟子不是爭些子不入在老莊列

禦寇浪裏終身沒溺不出

韓信請假王鎮齊知者為鎮也不知者為請也未央之擒

實兆此耳謂之謀士得乎

酈食其說漢分王鎮張良非之但天下未定固不可也若

承平之後食其之言終當歸允

凡讀聖賢書不可以俗心窺伺聖人大度

聖人之言不假雕刻如造化之于物渾然天成不容一息

罅隙

道理容不得隙一有私意便有許多洩漏看不到處

人有一分涵養便有一分氣質如爐火文武取鎔底物便

有真偽變態

吾夜愛月坐至夜分萬籟寂然而蟲鳴葉落不勝其秋韻

以此觀之不可謂夜靜儒先多以夜氣為靜之說而夢

寐錯擾多少紛紜又多以復卦為配冬之議然其卦名

雖謂之復其間生之機已在動之之端亦不可謂之

靜曰夜曰復曰冬雖名曰靜而動之兆已萌于內程子

動靜無端之說深見得破要在識其端

思菴野錄

卷下

二十七

關中叢書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只是無始之義在五聲之中

如舉一聲而各聲皆備六律之中如舉一律而各律皆

具不然則自不成聲律也亦自然之數相感而成假若

春焉而木屬之其土亦旺于其間而金水火之性各無

不具若夏焉而火屬之而土亦旺也木火金水之性亦

無不有以之秋冬皆然還相為本亦為宮義也味當見

之

胡雲峯發明憂勤惕厲四字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常人之

所以為常人係乎為不為之間則其所存亦可見矣

慶源雙峯二子問學遠而且大

惺惺法者亦是不死心之法若死則便不惺惺底矣操作

省察便是活心不死之法如藥病然

讀鄉黨一遍重見聖人一番

水火金木土者氣化生五行之序也宮徵商羽角者五行

生五聲之序也

十二鍾者律之列名也

律呂之說多不可曉若欲本諸黃帝取嶰谷之竹截為十

二管則鳳凰之鳴雌雄之聲為說然鳳凰之鳥其雌雄

之鳴豈止于六哉若欲取元氣之動相生為言則冬至

子之半而一陽生是為黃鍾不應十二月又生大呂而

思菴野錄

卷下

二十八

關中叢書

陰也十二管為律十二管豈不應為律乎冬至後而陽

氣升黃鍾候而應之豈又有陰氣降而候之理乎似此

必有其說說者謂心性惇厚者能知之豈惇厚之性之

人不待其說而知之乎姑記之以俟有道正焉

律呂一書蔡元定創作朱子稱其超然遠見以予考之亦

為未的如五聲未見所以為宮為商為角為徵為羽之

端倪徒以數而相生言之此不過前人成說舊迹如十

二律亦未見所以為十二律之機緘但不過在黃鍾上

打鬧者誰不知萬事本于黃鍾卻亦不說黃鍾生十二

律也只是在成數翻來覆去推實正變之目源頭處卻

坐結口開不得自令學者糊惑識數者終得之若不明于數之開除乘減之法讀一會到了說箇甚于此亦足以見蔡氏之學

閑中偶思孟東野在當時霸陵雪中何必如此之甚只是不識性無檢束若識得箇性自能尋向上去便自會點檢收斂無許多勞攘說者謂漢唐道學不明信夫輕率之人多不能勝重分量不足故也

古人謂恩讎分明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非有德者之言也然有道者見道分明以天地萬物莫非己也奚恩與讐之足較乎行道得于心其量自能充擴包含徧物

思菴野錄

卷下

二十九

關中叢書

豈有無好人之言發乎道德之人自無此氣象

二程與朱子之不成禮書則人文之不幸也甚矣

天高地下萬物流行分明箇禮樂自然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地之禮樂也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人之禮樂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萬物之禮樂也學者要識得儘見識不窮若不識得則一物亦推將不去

道化與治化異道化儒也治化吏也

忠經馬扶風作之以擬孝經自無孔曾氣象若見得道理分明又別有一段說話風骨矣

三百篇之詩皆是胸中心肺不見一毫推敲斧痕

禍兆于幾微一或姑息因循便至于漸著不可拯

凡事幾微不謹後必至于悔故易獨慎之

惡多生于善凶多生于吉憎多生于愛皆不慎之致也故

易聖人有先庚後庚之戒

天爵人爵孟子最拯得人詳細分明曉破

溺于人爵者自會輕天爵篤乎天爵者自能輕人爵非卓

然有爲者不能吾道君子自有分曉

剛不見鋒柔不見屈和氣藹然迎人可掬無如晉王羲之

蘭亭字也丰神秀異步驟飄逸氣宇不凡適出人衢無

如唐李邕娑羅樹碑字也步履不俗動止禮法一點一

思菴野錄

卷下

三十

關中叢書

畫金液玉骨再無如唐歐陽詢九成宮碑字也以書法

歸宿王字無如李字之精銳李字亦無如歐字之純慤

約而言之可欲之謂善歐字法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

大李字法也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王字法也不知有道

者爲何如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禍盈而福謙人

道惡盈而好謙變其虧之意也流其益之意也禍福好

惡幽明之分人鬼之殊也盈者有餘而謙者不足其虧

益變流禍福好惡一自然之勢而已矣

纔有爻便有卦卦因爻而立爻待卦而明神乎德行存乎

其人也

六十四卦皆以爻而立然非擬象之明理不苟出故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中爻不備初者初擬象也理欲之戰必定而後名故難上者象擬成也只是推終極之義故易雜者非駁雜之雜參互錯綜擬議之義也撰不過度之意也合而言之皆謂擬象名卦之義但初爻比諸五爻爲難五爻皆自初爻而出義也

夫子十翼之作或得之卦或得之象或得之爻皆易外傳心之典說者謂孔子明畫指伏羲明爻指文王而惜不

思菴野錄

卷下

三十一

關中叢書

及周公之爻文王周公父子也殊不知舉文王之易而周公之爻在其中矣

朱子繫辭不取程子之傳程子意者六十四卦之義明則夫子之傳可得而知矣故詳于卦爻而略于繫辭殊不知程子傳易是別畫出箇易來學者要識得

人會得來則雜物撰德莫非是理會不得則只是幾畫有何益

易之存乎位存乎卦存乎辭存乎介存乎悔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之存猶在也非存之存亦非存之之存

學不能位天地育萬物終不足言學位天地育萬物之學

用些子工夫便是

識得位天地育萬物之學全不用功夫謹獨便是古之學也成人今之學也廢人

黃帝命大撓氏以定甲子想必大撓之前亦必有開物之人以作之者以前民用故大撓據以爲今日之位次不然黃帝之時自天開分儀而象著之時已不知其幾十萬世矣何以突生大撓而承黃帝之命以起甲子則安知其今日之爲子耶爲丑耶爲寅耶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皆不可得而定矣今日之吉凶何知之耶此必有神知之人以前之也

思菴野錄

卷下

三十二

關中叢書

邵子謂三十六宮都是春謂六十四卦皆生意也

聖人非有意于止在六十四卦也不過就義畫滿入數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百千萬億皆成卦

掩耳偷鈴其實欲欺人卻不知欺了自家一念之惡不省察剔去底早終必至于大慙

道理不仔細體貼終成鶻突非學也

五經四書今之學者問著口便能道只是去做釣名利底竿子看了竟不知道爲何事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只是盡得本分底腔子曾不能道外另行一步

學者要會得仕而後學字義味路頭理會得此學卽此是
學道不遠矣今人但爲仕隔了不識此無仕者亦不識
只爲這科舉文字壞了

夫予祖所著有野錄諸書高祖廩膳生僅克守成曾祖進士初宰內江欲宏祖美遂刻野錄廣其傳祖舉人會地震俱卒書板失遺父庠生多病而家寒幸張表叔連第鄭重先人之遺錄憫念後人之失傳標從學門牆屢命搜遺萬曆壬寅歲標赴省考試偶于書林得野錄一部表叔張兵憲欣然重刊故六世家孫標謹跋以志先業于不忘云
萬曆辛亥八月六世家孫標跋

思菴野錄跋

關中叢書

跋

野錄三卷思菴先生讀書得悟如橫渠所謂心中有開即便劄記之作所以垂示子孫非問世也門人郭璽傳於晉文孫祖學傳於蜀其後張大司馬翼明又重刊焉百餘年來版片散佚迄於咸豐初年樹善從祖廉泉先生闡發幽潛復有續刊之舉茲入叢書即取原本印之也思菴學行見於山西通志關學編等書呂公涇野所撰墓志言之尤詳涇野蓋嘗師之謂時論以爲橫渠復生其推崇可謂至矣生平著述甚富如心說性說定性書洙泗言學錄爾雅便音禮記通考歸來稿田疇百詠集若干卷皆不存所存思菴野錄跋

關中叢書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健

渭南武樹善

樗菴日錄

金壇王 懋韜孟撰

一日與人論學彼曰言則是矣將不免於擬議矜持焉予應之曰見未精擬議而後精聖人無惡於擬議也故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行未熟矜持而後熟聖人無惡於矜持也故語曰君子矜而不爭夫學也日知夫道之廣大而後日有進也日知夫道之近易而後日有得也

學有實地方是學慎毋高談玄思茫無據依如說仙釋

樗菴日錄

然也

道無方而學有方守其有方而無方者可通也

學之道未嘗不始諸嚴也修之已者惡惡好善焉惡必如惡惡臭而好必如好好色也何其嚴也推之天下者好善惡不善焉好必舉而舉必先也惡必退而退必遠也何其嚴也今夫冒寬大之名以容其苟且之私以此修已治人難矣哉然而未始不尚寬者何也修已嚴而已矣學之成斯裕如也治人曰寬亦惟使賢不肖各得其分而已不加之意焉耳非謂併容讓進如宋人調停

之說也

學不究於通方而道求達於中行猶閉之門而欲升堂入室也

學至切實處方是學子貢之無諂無驕子路之願無憾於車馬輕裘今之初學恥言及焉而不知二賢久習夫子之教而有真得焉者正在是也

學一也術博以夸世小人之學也多識以畜德君子之學也

初學入德之門自大學始大學進道之門自格致始今

樗菴日錄

王氏素格致之條是閉其門而絕聖學之由入也傷哉

學問得力處於患難窮困中驗之尤真故曰困德之辯也

學必有師承而後心業專心業專而後道可凝師心自用者蕩矣蕩則廢矣孔子而猶祖述憲章焉是以拳拳以篤信好古教人也

一藝之微不誠不專不久鮮不廢者而況於為學乎況於為天下國家乎

惴惴焉惟恐其或謬也壘壘焉恆自覺其有進也斯其

爲善學矣乎

積學如積水焉防欲如築防焉防泄蟻穴而積水潰矣
慎哉慎哉

讀書而有得焉若饑之於食病之於藥不可無也然後
爲自得之學也

古學校之政有小學有大學小學是向內涵養道理其
功夫極爲緊密大學漸拓向外而規模却甚大也今人
無小學工夫惡能拓之盡得大學規模

樗菴日錄

三

好問好察仲尼多聞多見成物者推諸己者也己立而
立人已達而達人

近讀岐黃書知不深於醫而妄治人以藥鮮不以藥殺
人則夫不深於道而妄治人以政亦鮮有不以政殺人
者也慎哉慎哉雖然斯二者要皆本諸不忍人之心醫
也而惟利之覓爲政者亦惟榮祿之干如是而謂其深
於醫深於道吾弗之信矣

古之爲治甚簡要養與教而已今枝節紛煩而養與教
固不及焉公私之判爲之也

今人論學謂不須分知行竊謂造化亦自有知行之分
乾知大始便是知坤作成物便是行

天下之擾擾人爲主人之擾擾無定心爲主心之擾擾
無定敬爲主

樂道人善而善或可幾矣好議人非而非先在我矣

以諛言自悅者無成己之心者也以諛言悅人者無成
物之心者也相習爲諛而古人胥教戒之義蔑無聞焉
世道其日弊已乎

樗菴日錄

四

近來無所喜惟喜讀書日有所解檢身日覺其非耳
凌駕先輩蔑棄往訓今之學弊斯極矣充是心也坑儒
燔書一間耳

天下之理不容己者其機也不可易者其體也乾坤定
位萬物異象斯其不可易者乎陰陽互生氣化流衍斯
其不容己者乎可已則非仁可易則非禮然惟其不易
也故不已

形有涯而神無涯龍之變化以形故威靈景曜止於其
身之所及聖人之變化以神故德之感通徧寰宇而做
古今

人也者神也怠則神昏躁則神擾放則神散餒則神屈邪則神逆而人斯害矣

人心無自私之理聖賢無自是之學問古今無自用之功業

懈而弛放心也驟而趨亦放心也善學者持其心如水之定然後漸涵浸潤自有深得耳

欲不祛則神散神不聚則心死心不活則道亡

狗夫已者日見其小而悖矣務乎道者日見其大而通矣

樗菴日錄

五

恆知非之在己而慮日消矣恆知非之在人而暴日長矣

一毫已意係焉斯離道矣况物欲錮之者乎是故克物

欲難克已意尤難車馬輕裘克夫物欲者也無伐無施

克夫已意者也已意盡而與道一矣

氣盈者成功而亦隳氣歉者臨事而恆蹶氣戾者遇物

而多傷氣散者隨境而皆蕩氣之盈也歉也戾也散也

皆無德以主之故也

天下至大也物情至夥也而欲承之以局局之量裁之

以剪剪之度匪惟傷物抑以自傷是豈爲知道者哉

凡有所好者必有所累惟德之好則好愈篤而得愈弘矣

已勝者動與人仇道裕者恆與天游

成天下之事者在乎得天下之心得天下之心者在乎

公天下之情其要惟在克己而已

人不能自持其志則役役焉日爲浮氣之動而已

勤則善生焉惰則欲滋焉明則義勝焉昏則利勝焉勤

惰昏明一念收放間耳慎哉

樗菴日錄

六

妄念動於中妄感誘於外二者交楛而日甚焉是故情斯潰而性斯泯矣

一有係累斯遠道矣蓋不止利欲之誘已也利欲之誘

也蕩係累之私也滯害有淺深其失道均焉

好惡不可以不正尤不可以不審不正也者蔽於己之

私不審也者惑於人之言

好人承奉與失禮於人都是驕心驕心甚害事

自修之要推己反己盡之矣

歉然虛者善心之所由生也溢然盈者惡行之所由肆

也
常覺人非者惡之所由滋也常覺己非者善之所由長也

好善惡惡情之常也人常責人以善而徃已於惡是以所好加諸人而以所惡加諸己也不亦蔽且悖哉弗思而已耳

以利害競於人者賊夫義者也以是非競於人者召夫災者也

當夫人情事勢之極變而知其為理之所常有也則中不動而應之裕如矣

樗菴日錄

七

事已往而思滯且無益也未至而思擾且生妄也是故惟臨事審思之貴也

觀聖賢嘗受得許大學問只是一個定人不知而不愠
逐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逐世不見知而不悔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都是說這個定字不然往來憧憧誰討得
學問來亦無停泊凝聚處既無凝聚將何作用學者於此須見得頭腦着

不徃夫意之必可而事始行也不強夫勢之所不可而

事乃成也

厚以基之慎以將之人道其庶乎

見宜極於高遠而行宜本於切近二者相須而成者也

故曰知崇禮卑

中以定則和以妙用翁一而敷施者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中和成性而道行其中矣人之於利也嚴人已之辨而義斯明矣於善也忘人已之間而德斯裕矣

情主乎親也義主乎嚴也二者若相反也而實相須焉

樗菴日錄

八

義正而後情真情深而後義密犯君者必其愛夫君也
孝子不能已於幾諫也交友而規誨不切憇焉謂誦徵
逐之好必渝矣是故凡溺於情者皆義之乖也凡缺於
義者必情之漓也

恩義猶陰陽也可兼有而不可偏勝也體其全約其中道在是矣

處事易處人難事惟是非過不及酌之而已人情千變萬狀非至誠格之至明照之至當處之鮮不生變速禍也

狗人而不守己者不立任己而不體物者不行

言爽於心是與心相睽也行貳於心是身與心相睽也
二物睽而戾生焉二人睽而怨生焉身心吾自有也而
自睽之悲夫

動而不匱必其養之於豫也行而不拂必其揆之於中
也

有所自得者乃能有以自樂否則終身勞勞於憂戚之
途耳悲夫然自得匪易也知有所求而得可幾矣知有
所好而樂可幾矣

樗菴日錄

九

當其任而不憂與無其任而過憂皆非道也禹稷顏回
同道孟氏其教我矣

懼可有乎曰先事而懼則爲震雷兢兢而中有主如之
何不懼事至而懼則爲索索矍矍而中無主如之何而
懼君子能懼故不懼小人不懼故多懼

能懼當於事之未至能無懼當於事之已至

出而無與議政者焉入而無與論學者焉吾能以無憂
也乎

懼心生而敬可存焉敬心不已而恭斯成焉始終無間

之道也

牛首山塔影倒懸於室中寺僧幻其事以眩人間有辨
之者不能得予解之曰影遠視無不倒懸者於水中樓
臺山水之影觀之則明矣衆遂釋然

聖賢全在性情上用工夫喜怒哀寬猛一毫不得其分則
偏頗乖越見乎事而應乎人者所係甚大矣

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以之言性則非而
以之言情則是也

樗菴日錄

十

情之正然後能協天下之情心之大然後能盡天下之
心無以協天下之情者私意間之也無以盡天下之心
者私見隘之也

瞽之善聽也耳非加聰焉其神專於聽也聾之善視也
目非加明焉其神專於視也是故君子藏之於密不妄
其聰明而聰明全矣

合天下之知以爲知而知斯大矣用天下之能以爲能
而能可成矣是故私知則鑿自用則小

人皆曰吾有知私智而狹者也人皆曰吾有能自用而
小者也是皆未見乎道體之大故也

意見揣摩之知自以爲真知矣私見也而非真也問學會通之知似以爲取諸外矣實見也而非外也

知欲其始諸廣也廣而漸入於約矣徑約者虛行欲其始諸卑也卑而漸進於高矣驚高者妄

蓋有知事而不知理者未有知理而不知事者也知理者吾儒之學本末該焉者也知事者管晏之徒逐末而遺本者也管晏吾不得而見之矣况吾儒之學乎

天下之物本皆道也聖人也者宰乎物而神焉者也賢人也者應夫物而制焉者也庸人也者蔽於物而梏焉者也佛老也者厭夫物而絕焉者也絕之害甚於梏然而有好之者好異故也其亦弗思而已耳

樗菴目錄

士

係一己之私非道也固一方之風氣亦非道也仲尼曰我東西南北之人也非無謂言之也

天之所以盡道順人心之公而已矣聖人之所以盡道體天心之公而已矣是故天人不相離而道斯著矣信者道之體順者道之用信而不順者有之矣不信而不能順者未之有也

宇宙間惟道理最大韓文公作文章占得幾分道理便

爲第一等文章范文正公做事業帶得幾分道理便爲第一等事業

不循聖賢之遺軌而曰吾能自造乎道者其自罔自誤甚矣哉

吾道有統凡自立已見橫生異議者皆道之賊也篤信好古言則必則古昔稱先王心之謹乎其謹也學之軌也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德之純乎其純也聖之準也是故道之統統於前聖聖人之統統於天夫有所授之也彼曰吾心自有聖人不必藉諸承襲而自恣睢焉吁悖亦甚矣

樗菴目錄

士

秦政恣睢而先王之法亡今學恣睢而前聖之道亡法亡猶可舉也道亡若之何

古之治也厚其基今之治也峻其防基之厚則內固而終以無圯峻其防則外煩而適以啟災

陰陽理分而一身和醫經之要也賢不肖分而天下平治經之要也彼論治而煩言於紛革末矣哉吾見其相率以崇亂而已耳

今大勢與古異者有二端焉上不求士而士求上官不

勤民而民勤官茲士風之日媮而民生之日以削也
古之哲王賢輔當時之泰也常防夫萬一之虞而於時
之否也不敢冀夫萬一之幸防之而無所虞不惟無損
而且足以壯後圖冀之而不獲幸焉則潰敗決裂莫可
振拔而噬臍之悔嗟何及矣

履信而未能思順漢之黨錮諸公及宋之韓范皆是也
韓范當宋之盛時故為倖成之黨錮黨錮丁漢之衰造
故為已敗之韓范是故君子以聞道為貴也

晉王衍輩清譚盛而未幾有五胡之亂宋宣和士風之

樗菴日錄

三

趨競以極而旋有靖康之變今二弊兼有之不知有先
憂之心者當何如耳

養兵惟在養民而教之用兵惟在擇將而任之耳

虜寇之在嘉靖壬寅以前法之久弛而邊將狃於不戰
之罪也甲辰以後法之太峻而邊將迫於必戰之失也
蓋兵貴敢戰而戰貴審機故不戰者自弱而必戰者反

自敗矣庚戌虜近京師而先戮本兵咄哉

子嘉靖戊申寓都下錢惟淑薄濫惡無輪郭者市爭用
之鉛灰襍鑄攤數則兩手皆黑奚啻鵝眼榆筴而已古

真錢率磨去不復視此亦時事之一變也

天地間百物皆以形用惟人獨以神用故人失其職而
百物莫為之主矣人之眾體皆以形用惟心以神用故
心失其官而眾體莫為之主矣

人者百物之主也心者百體之主也無主則亂強為主
則病

物自靜也動於內者氣恆擾之神本虛也誘於外者物
恆擾之擾之反覆而亂而昏而潰皆心之失其職也故
心得其職則靜而明而可以祛百翳宰羣動

樗菴日錄

十四

常惺惺法乃能活潑潑地閒有一毫怠肆意則心死而
道亡矣

心有主者事變突起於外而中不變心無主者外未變
而中已索索覆覆矣

以物為外者小其心者也認物為己者窒其心者也
人心存則神聚神聚則百事可做心亡則神散神散則
不能保其軀矣

全具夫道者此心也畔夫道者亦此心也故君子善養
其心而不敢自用其心

心不可信乎曰惟危惟微此堯舜之所懼焉而更相告戒者而況於吾人乎惟不自信故懼懼則存存則天理生焉自信則肆肆則放放則人欲滋焉信心云者正聖學之螟賊

衆人之心泥於物也猶舟之在陸也君子之心通於道也猶舟之在水也通塞之幾在有意無意間耳

人之大患在自處恆高而視人恆卑高則滿卑則忽故人之善言善行咸不能入吾之心蔽且隘矣

以有物自累亡其心者也以萬物爲外隘其心者也

樗菴日錄

五

心存則物物皆道心亡則念念皆物

心不實無以凝道之體心不虛無以會道之通

無不忍之心非人也無不敢之心非人也

病根須從心上斬截去若有一毫虛假則虧一分實體

有一毫係累則損一分光明

一部易只說得一個仁

吾讀易十年始知一順字戊申圖歸謁諸筮得乾之坤

真所謂受命如響也夫

道惟在四書五經後之明其統者程朱三人焉朱尤著

文亦惟在四書五經後之發其華者韓柳二人焉柳爲劣程朱其正傳也韓柳偏於藝譬之制氏之傳古樂得其鏗鏘鼓舞爾已而樂不在是焉

孔子範圍斯道之功與天等朱子闡翼斯道之功與孔子等

孔明知靜以成學矣然讀書止通大旨是以不能深造精義而於劉璋之取無以辯而止之漢之不能興復此其第一事也

符堅之強而一敗不支不受言其槩也保養凶傑其本

樗菴日錄

六

也伐晉其標也蓋敗勢未形而禍機之伏已深矣

陸氏之學自告子一派來只欲強持其心如諺所謂作

粗主張耳人不能辨者惟不學故也

陸氏之學強持其心而麤今王氏之學則自信其心而

蕩矣粗不可也蕩將若之何

誕者曰六經吾心之註脚是將俯視聖賢爲其弟子乎

可駭也哉

近年王氏本托高虛之論以文其權譎之術後之以此

自誤者悅簡便以暗長其驕逸之心以此自欺者甚至

假圓通以陰肆其恠淫之私矣韓子謂佛老之害甚於楊墨王氏之害又甚於佛老可懼哉

古之異端實而偏今之異端偏而偽偏且害道矣偽將若之何

桀紂亂吾道者也佛老滅吾道者也亂猶可治也滅將若之何故佛老之害甚於桀紂

士農工商列為四民有貴賤焉其術業異其心志亦異闕一焉無以為生弗辯焉則亂農也者自食其力而推

其餘以養人者也工也者食其力於人者也商則貿有

樗菴百錄

七

無以趨利矣故賤之惟士不憂貧而憂道修己而民咸賴焉故貴之嗚呼士也為農為工藝且甚矣况不啻農工汲汲於利為商之為奚獨為商乘時乘勢漁獵無忌為商之所不敢為矣不持本而惟取利之贏貪婪無厭為商之所不忍為矣嗚呼所恃以維持斯民者惟士是賴而固隳壞其志以敗斃其業是民無首也欲其不亂而能相濟以生胡可得哉

世之治也人重而位輕故以位加人必俊彥之輔世之衰也人輕而位重故以人竊位多駟僉之流矣

吾人當為麟為鳳使人可慕而不可見不當如雞鶩屑屑焉爭食日邇於人也

夫龍也潛也見也躍也飛也惟其時也潛而不能飛飛而不能潛非龍也

出能憂民之憂處能樂己之樂庶乎明出處之分者矣取子也出處也死生也大分有三實一道也咸無苟焉

庶無愧於人乎

得者失之賓故君子以不失己為得而恆裕如也樂者辱之招故君子以不辱己為樂而恆囂囂如也

樗菴百錄

六

不苟取易不苟仕難不苟生易不苟死難是故隱見去就之得宜者夫子以為篤信好學之極功而明哲保身子思必歸之修德凝道之能事也

仕於亂世者不害乃身則害乃心然害心之害尤烈於害身也故君子慎焉志士擇焉

吾知尚正矣今而後始知通之足尚也然則尚今人之通乎曰奚其然今人之通通於欲吾人之通通於理邪

而通通斯濫矣正而通通斯行矣正惟執之已耳通非精義克己不能今而後吾其勉於通乎

浮譚道之蔽也浮行德之蠹也君子惟求諸其實而已矣

有諷子者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子應之曰欲貴吾之同心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吾知以此自貴已耳賢人也者博天下之聞見以畜其德者也聖人也者會天下之善以全其極者也自用其智者隘而陋矣自溺於私者乖斯殆矣是何也公私之間道與不道之歸也道有體學有方擇而守之賢者之事也人道也神無體易無方化而裁之聖人之事也天道也未盡人道而妄

樗菴日錄

九

擬天道陵蔑往訓以迷誤來學不亦悖甚矣哉

有志於崇德而德可崇矣有意於建業而業不可建矣治已宜詳而反略略且至於弛矣是故已慝之日以滋也治民宜簡而顧煩煩且至於苛矣是故民生之日以擾也

君子之欲強立也當求勝乎已而不當求勝乎人庶人之欲厚生也當因利於天地而不當爭利於人

君子之求得夫理也頃焉亦有憤悱之憂然理之悅吾心者暨暨焉而無窮之樂係之矣小人之求濟夫理也

頃焉亦有遂適之快然欲之役夫心者繼繼焉而無窮之戚係之矣

恆務勝已者君子之強立以治其躬也恆務勝人者小人之矯暴以逞其違也

君子之心裕如也達則兼善窮則獨善小人心戚如也窮則患得達則患失

君子聞謗而懼小人聞謗而怒懼則善可幾矣怒則惡愈熾矣

樗菴日錄

十

者主於理求諸人者從夫欲

君子惴惴焉惟恐拂人之性故行益謹而心益虛小人悻悻焉惟欲遂己之情故行愈乖而心愈肆

君子之於善也小人之於利也恆不足乃足君子之行懇懇焉其內實也瞿瞿焉慎而虛也又抑抑其謙也斯其善行矣乎

操畧入澤曰吾非漁也人弗信之矣操斧斤入山林曰吾非樵也人弗信之矣逐逐聲利以相軋也曰吾非小人也人弗信之矣

大人者虛以受天下之善順以成天下之務而已不係焉

勿嬰乎小物而隳大人之體勿激於小人而亂大人之道勿矜乎小節而隘大人之道

庶人貧則失業矣為其以謀食為業也士人富則失業矣為其以謀道為業也

敬老者孝之推也故盛古之時自天子以下莫不敦尊養高年之義焉後世見老者則眇忽之或以官府臨之加撻罰無忌焉是何其忍耶斯人而曰篤於孝者吾弗

信之矣

樗菴日錄

三

挾已所有者必失人豈惟失人并所有者失之矣王介甫挾已之高以卑視天下而卒為天下毒况其他乎

凡養人者過則皆能害人是故君子恆慎以節之也

今夫孩豎小挺戲擲之則啼及啗之果則喜而笑乃若易喜易怒不可觸擊者皆儼然天也然而不孩孺者鮮矣

千金之子不負販於市者以其所持者重也

杜子美詩云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今人

皆賞其曠達殊不知當時君臣怡慢淫樂一至於此不久羯胡倡亂而朝野驛騷冠裳往往饑寒困死於窮途塞野者皆此詩為之祟孽也

一窗明月送清來光生筆硯萬戶東風將暖至春滿乾坤壬寅八月初十日夢作帖語不知是何祥也

擇友當嚴而與眾當寬當嚴而失之寬則招損當寬而過於嚴則致尤二者審以求其當斯可矣

有面諍者必無背毀背毀者必面諛者也是故惟不諱過者為能擇交

樗菴日錄

三

棄已則毀之任已則譽之而以徇自警者此貂勃之所以為貂勃也詰之惡其毀已也任之利其譽已也此田單之所以為田單也斯之謂小人之交已矣

天之報施福善禍淫其恆也然而或有不符於人心者人所助者信而天所助者順也人有意而天無心也故君子求盡道於已而未嘗責報於天合天人而一之

道必體信達順其庶乎能信而未能順者有之不信而能順者吾弗知之矣

惴惴焉惟恐有咎而庶免乎咎矣皇皇焉若不及乎道

而後庶幾乎道矣

務順己者惡乃滋也務順人者道乃通也務順天者德乃裕也

天地間形形色色變變化化皆理也聖人之道能理之使不索焉耳

必欲以己律人不惟不能容人而人亦不我容矣是故愛人猶己仁也處人以人智也

黷黯自覆者德之賊也浮誕自炫者賊之尤也知欲其廣而通也行欲其專而聚也故聖人曰效天法地

樗菴日錄

三

神壹而後能制一身之動德成而後能應萬務之變

人之患得於所畏所惡者恆鮮而生於所玩所愛者恆多發於所畏所惡者恆淺而藏於所玩所愛者恆深是

故哲人防乎其防而惟克己者能執其樞也

凡有所慕於外者必累其中外慕焉者必其中無所主故也

弱子跳擲謹嗷異日敗度敗禮之漸也爲之父母不閑止之而反喜之且誘之愛之蔽也弱不好弄生質之良也童牛之牯善教之道也弱而縱之長欲禁戢之而弗

克則反傷矣

二物不相類則異二人相異則乖今夫人一也而口異乎其身身異乎其心何自爲割裂乖異之甚也悲夫

無事而擾之以有事鮮不亂矣有事而鎮之以無事鮮不治矣雖然未事而不能以豫事鮮不匱矣

驕斯惰矣情斯驕益熾矣反復沈痼之疾能自悟焉者鮮矣夫

自立莫要於敬自進莫善於虛內外交相長者也

自愛莫切於受善言受言宜廣廣而擇其中斯可矣愛

樗菴日錄

四

人莫大於進善言進言宜審審而導以誠斯可矣

天下之物變者其摩盪之形也而不變者其理也聖人之事變者其應用之跡也而不變者其道也

邈焉人也而欲運用準範造化者爲夫人也者天地之心也

壬寅春正月十六夜夢題山圖云高人裁尺楮秀色動千崖秀字復改翠字辛丑年立冬日夢作詩云乾坤真逆旅花鳥總關情不知何驗併記之

樗菴日錄終

胡子衡齊

丙辰冬月
于辛巳復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六 子部 儒家類

胡子衡齊八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胡直撰直字正甫泰和人嘉靖丙辰進士官

至福建按察使直之學出於歐陽德及羅洪先

故以王守仁為宗嘗與門人講學螺水上輯其

問答之語為是書分言末理問六鑑博辨明中

徵孔談言續問申言凡九篇篇有上下其名衡

齊者意謂談理者視此為均平云爾大要以理

在心而不在天地萬物意在疏通守仁之旨然

守仁本謂我與天地萬物一氣流通無有礙隔

胡子衡齊總目

豫章叢書

故人心之理即天地萬物之理而直乃謂吾心

所以造天地萬物匪是則黜沒荒忽而天地萬

物熄矣是竟指天地萬物為無理與守仁亦不

相合未免太失之高遠其文章則縱橫恢詭頗

近子書與他家語錄稍異蓋直少攻古文詞年

二十餘始變而講學故頗能修飾章句無舛陋

粗鄙之狀云

胡子衡齊目錄

卷一

言末上

言末下

理問上

理問下

卷二

六鑑

卷三

博辯上

博辯下

明中上

明中下

卷四

胡子衡齊目錄

豫章叢書

徵孔上

徵孔下

卷五

談言上

卷六

談言下

卷七

續問上

續問下

卷八

申言上

申言下

胡子衡齊目錄終

胡子衡齊序

胡子之書曰衡齊既成而長洲令曾鳳儀氏刻之屬不佞貞序焉夫胡子何以稱衡齊也衡者平也所以平低昂而使之當也齊者和也所以和諸味而使之成也胡子之所為衡齊也其大指曰吾儒與他道角吾處吾勝而求彼負以為異端彼亦處其勝以求吾負而讓吾之未至不平而後有爭爭而不能和則害彼所謂佛也老也揚也墨也申韓也彼皆有以自持之吾衡而平之然後劑而和之則皆為我用也洙泗之後而有濂洛濂洛之後則吾儒與吾儒角彼此不

胡子衡齊序

一 豫章叢書

求是而求相勝曰尊德性也道問學也主靜也致良知也隨處體認也體仁也源一而流漸異吾衡而平之然後劑而和之而其源湛如也故曰衡齊孔子之言純者為魯論而小雜者為家語有問答有自言皆門人紀之者也孟子之言有問答有自言皆身著之者也荀子揚子文中子亦身著之者也莊子列子身著之而問託之問答者也其後而為周子張子至明而為薛子皆身著之者也為二程子朱子至明而為陽明子皆門人紀之者也胡子之為衡齊也身著之而問託之問答者也身著之得無有意乎哉聖人立

象以盡意意不盡則繫辭焉以盡其言夫大者以道立言次者以言明道以道立言曰經以言明道曰傳胡子之衡齊傳也其所以衡齊之意則明道其明道將以淑人而範世也意在明道何害於意意不在名何損於道甚矣胡子之意之審也雖然其辭得無過修乎哉孔子之繫易曰修辭立其誠誠立矣何修辭之足病且胡子之學心學也反之心而苟有協耶即蔥嶺苦縣不諱同也其猶有扞耶即關洛閩越不憚異也如其羽翼乎即稗史巷議不辭采也可借而彈射乎即齊諧虞初不虞詭也是故辯若儀秦而非為強工若丘非而非為刻逞若蒙莊而非為縱博若僞向而非為滯故曰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胡子其將庶幾乎哉余與胡子先後仕于朝而不相值第聞胡子倡道于東南天下之有志者慕而趨之若流水而胡子顧不立門戶惟道之是明而已雖然吾終以胡子之辭修懼天下後世之以辭求之也然則治胡子者當如何反之心而協如胡子之於先詰可也是所謂衡齊之衡齊也弇州山人吳郡

胡子衡齊序

二

王世貞撰

胡子衡齊序

胡廬山先生講道螺水之上四方考德問業其門者屢恆滿焉余從鄉邦後雅慕先生有年昨遊吉之桐江思造請函丈先生聆余至翻然就之會余以親病返舍尋為時迫出山至人難遇大道難聞瞻彼日月悠悠我思矣頃友人來自長洲傳會明府手書示余新刻胡子衡齊且委之序初讀之洋洋乎纒纒乎何其工而則辨而不肆也歎曰富哉言乎再讀之雍雍乎井井乎又何其平中不偏極於變而不離乎宗也復歎曰至哉言矣昔人謂孔子沒微言絕七十子卒

胡子衡齊序

三

而大義乖言曷稱微天下隱然而莫測其指是也義曷云大天下曉然而咸通其故是也揭大而涵微者聖也闡微而迥大者賢也試取魯論中庸二書覆誦之而尼思之所繇判可識矣夫大道甚夷至理無二聖人懷之斯欲忘言眾人辨之以相示卒莫能定彼局見拘方者人置一喙妄生分別秦漢以來何其曉曉也今天下之論滋矣胡先生安能以己之說為天下司平而斬然齊一之乎蓋胡先生不能以其說均齊天下凡天下譚名理指歸卒不能外先生之言為言是則所謂衡齊云爾今夫應斷輕重誰能自信權

誠設而低昂不爽者當也意料長短未免有差度誠設而尺寸不欺者亦當也在我權度惟茲惟靈不墮封畛不圍象數精入無倫大至不可圍知止斯定定斯徹徹斯融達乎巨細之倪而洞乎修短之故由是百家散亂庶幾哉其可折衷乎處窳與者陵藪蒙翳分町析畦引而登諸泰山之巔則萬里曠然何闕之有井竈谷餅擅耳目以相娛莫吾能若試遊乎溟渤之區望洋東視異派同歸始足以語大方之家矣蓋見大則罔弗平冥會則罔弗一胡先生之學以盡性至命為宗存神過化為功固已見大而窺源由是干

胡子衡齊序

四

古之輕重長短疇能越焉昔王充論衡之著扶疎二十餘萬言闢摛詭譎取尙理實蔡邕秘之以為談助乃其書猥襍無關奚足觀也莊生齊物論非舉物論之不齊而齊之也蓋謂未有物先本無可齊既有物後自不能齊始喻風竅卒歸之虛景幻夢為說汪洋自恣汎無畔涯以余觀於衡齊懸眾說而歸宿於道二子空有喙三尺矣斯其可傳也奚疑會心人遠合并何期日手茲編面譚千里是書藏諸名山知其解者旦暮遇之又何有於余哉會明府昔受學胡先生門一嘗訪余山中高朗士也甫宰巖邑席未遑暖孜

致首此以付剗豈特侯芭之嗜立哉夫亦漆雕之志大矣豫章張位序

胡子衡齊序

五

胡子衡齊序

衡齊何爲而作也胡廬山先生憂世之儒者論說多端而持衡以齊之也夫言惡乎齊道惡乎衡揚子有云眾言淆亂折諸聖在則人亡則書聖人者固後學之所折衷也先儒有云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又云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吾心者又斯道之所取則也蓋自仲尼沒而微言絕諸子百家議論繁興漢溺於訓詁唐溢於詞章心性之傳不絕如綫迨於宋室真儒輩出理學始明其一二鉅賢力攻著述以開來學精神力量可謂收儒者之大全然而議論訓釋稍有

胡子衡齊序

六

矛盾於孔氏我朝王文成先生揭致良知三字直透本心厥旨弘暢矣乃其末流侈虛談而鄙實行世之君子猶或焉嗟夫道之不明則胡不折衷於聖人又胡不求端於吾心也昔者堯舜禹更相授受惟曰允執厥中孔子明大學之道必曰止於至善此曷以哉嘗試觀之人生於天地之間視而不明聽而不聰動作進退而不得其理則威儀亂有父子而不相親有君臣而不相事有夫婦長幼朋友而不相別相序相信則人紀滅養其身不以爲天下則私役于物反以遺其身則悖探索於形名度數禮樂名物之煩而

日亦不足則支馳騫於高虛玄遠簡曠自便之域而實之不存則罔亂也滅也私也悖也支也罔也有一於此皆心之所不能自安者也心之所不能自安者非性之本然故也亂而治之滅而脩之私而擴之悖而反之支而約之罔而誠之則性順而心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過之不可不及不可堯舜之所謂執中孔子之所謂止至善由此其選也嗚呼豈非萬世學者之準的也哉先生衡齊九篇其大要闡人心之靈則辨物理之非外而折衷於孔子之訓反覆論證既已深切著明其謂釋氏本心未嘗非是而特不能盡

胡子衡齊序

七

心之過一言足以訂千古之是非學者苟知此意雖以釋氏之明心見性其究至於出離生死猶於此心此理未盡而況其揣摩測度視大道猶徑庭者乎傳曰祭川者先河而後海貴知其本也又曰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剝施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貴觀其全也又曰道若塗若以車航混混不舍晝夜貴於自強而不息也學者苟知其本又觀其全而能自強不息則道在我而可以權衡乎天下之言矣其不齊也無所加損於道也先生不遠千里緘書遺孚遠屬之以序遂不辭回陋而敬識其大端云萬曆癸未孟冬建

昌守德清許孚遠謹序

胡子衡齊序

八

胡子衡齊卷一

泰和 胡直 正甫 講

言末上

胡子閒居二三子從遊孟山之陽咏歌螺水之濱返而休於長洲之館魚魚于翼翼疑滂焉若有喻其所之已而避席請曰學如是而已矣蔑弗一也道如是而已矣蔑弗明也而世儒之爭之也有弗一弗明何哉意者言弗可已與胡子仰屋而肝痒然不能出語崖然嘆曰言何可恃也言何可恃也弟子曰道之弗明學之弗一不言已諸胡子曰道之弗明學之

胡子衡齊卷一

豫章叢書

弗一則珍見者之為崇也珍見如雲健言如雨以珍見出健言而天下束書始業業乎若嶽沓沓乎若海矣夫道何病于見哉昔者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魯與天下非故小也孔子見之甚全故也然孔子猶儉然自命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子欲無言孔子宜知其為見乎其不為見乎而烏為乎珍宜知其可言乎其不可言乎而烏為乎健雖然孔子固嘗循循為誘終日為語周易為之十翼春秋為之筆削未能一朝而膠口廢言也然而孔子言之几席非為近也而遠如天言之四海非為遠也而近

如帶言之氈毛非為小也而大莫載言之昆侖非為大也而小莫入言之膚革非為淺也而幽者闢言之神髓非為深也而顯者藏言之瓦礫非為粗也而幾微著言之金玉非為精也而庸常見言之九乾上也而無不下言之九淵下也而無不上言之一二簡也而無不繁言之億兆繁也而無不簡言之三千三百外也而無不內言之無聲無臭內也而無不外平也如衡變也如權方也如律員也如著眉睫也而長上古且夕也而挹千萬世孔子豈巧為持乎孔子亦竄得其全而已矣今夫竄人之子見一金一綺則唐然

胡子衡齊卷一

二

矜闐闐之士見一溪一壑則爽然詠唯夫宅通都而擁瓊庫戶莽蒼而臨巨浸則非不見非不見非不言非不言此全不全之分也古之聖人惟全故中中之言焉則不隅唯全故悉而之言焉則不卮唯全故實實而言之言焉則不裂唯全故化化而言之言焉則不闕非獨聖人不自為隅為卮為裂為闕雖後之誦之者將腹臆而似之曰是隅耶卮耶裂耶闕耶亦不得而似之也易繫曰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備矣此明聖人之為言也而教無窮也世之為言則不然

世之語近小淺粗繁下而外焉則之近小淺粗繁下而外焉健語遠大深精簡上而內焉則之遠大深精簡上而內焉健於此則不得不詆於彼當其健雖君之王之不啻也當其詆雖仇之虜之不啻也彼惡觀斯道之全哉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仁知非不避也見仁則病知而亦以病仁見知則病仁而亦以病知蓋見之爲崇久矣故珍見者其類如錐穎脫未有不割者也其烈如火烈焰未有弗燎者也見珍而言健未有不割燎道真者也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此之謂也

胡三衡齊卷一

三

言未下

何以明其然耶曰老氏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輻與無之兼爲用也明矣唯老氏見無不見有夫斯以言無焉健彼固不知健無之賊于有也而賊有亦以病無也荀氏曰鈞木必待鑿括而後直鈍金必待礪礪而後利人之性惡必待師法而後正夫木之待鑿括金之待礪礪人之待師法皆其性之本具而後能也假令木之性若金金之性若木人之性若金木又惡能鑿括而直礪礪而利師法而正也哉人性之能爲善也明矣荀氏見惡不見善夫斯

以言惡焉健彼固不知健惡之賊於善也而賊善益以却惡也楊朱曰人人不損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治矣夫楊朱既不能損一毛利天下則又孰肯出身令天下不損不利哉爲我之不足治天下也明矣楊朱見我不見人夫斯以言我焉健彼固不知健我之賊於人也而賊人亦以病我也墨氏曰仁者兼相愛交相利又曰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兼相愛交相利猶火之炎上水之就下不可防止于天下夫賞罰並行則既不得以兼相愛矣况欲愛秦人之兄猶己之兄愛秦人之父猶己之父則雖有賞

胡三衡齊卷一

四

罰亦莫之能強矣兼愛之不足治天下也明矣墨氏唯見人不見我夫斯以言人焉而健彼固不知健人之賊於我也而賊我亦以病人也此四家者健而雄者也彼其隅耶厄耶裂耶闕耶彼弗皇省也嘗試辟之天地無弗全矣而見者自異天有高虛地有廣漠彼見而健言之則老氏之家似也天有冥晦地有險塞彼見而健言之則荀氏之家似也天之四時異運地之四方殊風彼各見而各健言之則楊墨之家似之四家者之後乃又有泥洹家彼泥洹者之爲教也寥然見諸天地無物之先迢然遊乎天地有物之表

故其爲言滋健而世儒之病之也滋厲匪徒病之又且高壁深壑以拒之長鑊短矛以攻之砒砒無遺力天下莫不曉然白也雖然世猶有見者焉而天下未嘗曉然白也是則可憂也彼其爲言曰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天之實盡是矣山川土石水火金地之實盡是矣鯁鯁焉憑藉其實而徒言之則世儒之家似也夫世儒豈爲非哉亦唯珍而徒之則與彼數家者之執一而賊道亦均而已其爲隅耶卮耶裂耶闕耶尤弗皇省也今夫天下徒其不可見以詆其可見則信者十一徒其可見以詆其不可見則信者十九世

胡二衡齋卷一

五

儒者曰是器數是文章則帝王之鴻猷聖神之懿軌在焉是猶天之日月星辰地之山川土石而人之實盡是矣則天下孰不拱而信曰允哉言乎世儒又曰若凡古今士所稱心性原本皆竅言無實用此其流必爲泥洹氏勿可以聽則天下又孰不拱而信曰允哉言乎非獨拱信之亦將高壘濬塹以爲拒長鑊短戈以爲攻有若驅泥洹氏不肯遺餘力豈皆甘器數文章而毒心性哉誠以器數文章可見而心性不可見也辟之指一江一淮示人曰此水之至也人莫不信談岷山之泉求桐柏之源曰是江淮之出也人反

不信則見不見之異也然則夫人烏求其曉然白之日也世乃不知岷山泉涸桐柏源竭則焉有江淮是故不見固見之從生也然而多見先焉則真見部不聞固聞之從生也然而多聞先焉則真聞贖此世所爲殲其根以戕其生鑿其真以乖其全雖天下偉夫纖人咸蕘蕘填填安也久矣有不然而者厲而相彈而子欲奮舌軒楮並馳而明之雖孔孟生今時懇不能克而況其下乎予故曰言不可恃也雖然吾不可已于二子昔者子思之語天未嘗不取日月星辰然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其語聖人

胡二衡齋卷一

六

未嘗不取器數文章然必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之所以爲文蓋先其本也此子思所爲全也今之君子恂知文之所以爲文夫然後能全全能全則不以見見不以言言斯可與有言矣

理問上

弟子問曰先生之不恃言也豈哉雖然今之學術夢拏膠轄是非異同其爭若訟其拒若攻惟理內外爲辯各工弟子蓋聞之矣自漢儒來咸言物理至宋程叔子則訂之曰在物爲理崇陽夫子推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窮理者窮究物之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

則物格知至矣此非自儒者詩有之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德未有物而無理者也然則理之在物所從來遠矣近代儒者欲挽之入內曰理不外心而子故張之甚是不將繼古而溺今也哉吾懼後之覆議今也胡子曰嗟矣乎此非予所謂難言者乎夫以千百載之惑而僅暴于近代之一言宜其緘勝而不可解聞聲而闕其非也言何用益聽雖然予安知古之爲今而今之非古哉予不聞昔人有先世之廬稱穹廣焉不幸罹罪偕其妻孥幽于狴狴厥子長育圓扉罕覩天

胡于衡齋卷一

七

日一日釋罪復其故居厥子猶以圓扉爲家日促母以歸母曰是乃家也子終恇惑已而其父證之然後肯信又有富人子自童亡外既長行乞過家而不識也其父識之引子復家授以帑藏退不敢當已而其祖證之然後肯從若此者彼豈不欲有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哉彼固無以奪習見之先入也况夫理者非可以形體求而證佐定也又惡能回是非于先入哉故難言也雖然予今誠以爲理在外與弟子曰吾嘗求之矣將爲內乎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雖三尺童知其在外也強爲內不可也將爲外乎則維皇

降衷若有恒性雖三尺童知其在外也強爲外亦不可也若是則果無內外歟曰理豈有內外哉雖然子之信外非信理也而信程叔子之一言乎姑以叔子一言明之昔者先府君嘗讀叔子之言乃著論駁之曰既曰在物爲理而又曰處物爲義謂義非理也可乎既曰在物爲理而又曰性卽理也謂性爲在物可乎是二語者可謂明矣叔子之非寧待攻而破哉惜先府君之論散佚不全而世之聽之亦猶圓扉行乞之子恇惑疑懼不肯自信非借證其父祖終必不信也請舉其證今夫理之說曷始乎詩曰我疆我理釋

胡于衡齋卷一

八

之者曰理定其溝塗也謂人定之也非謂溝塗自定也然則謂理在溝塗可乎書曰變理陰陽釋之者曰變理和調之也謂人調之也非謂陰陽之自調也然則謂理在陰陽可乎夫子贊易曰黃中通理言至正至中而理通焉未聞中正之在物也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言易知簡能而理得焉未聞知能之在物也最後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其下文卽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蓋言聖人作易感理于吾性之義故窮理者窮斯盡性者盡斯以逮夫致命者成繇之矣吾未聞理不在義而在物也亦未聞窮理之理非理于

義之理也故夫子又明言之曰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嗟乎吾夫子固明言性命之理而世必以爲在物何哉易書詩與吾孔子之語理若此是吾不得已借證于父祖之說也世既不自信又捨父祖而不信則誠莫之何焉已矣而又惡用言爲弟子曰弟子得夫子性命之理一言已冰解十五矣不然是叛父祖祖而猥從取子之謬也然詩所言有物有則何哉曰今子也以耳目父子語物以聰明慈孝語則近矣然謂聰明慈孝果在于物乎抑不在物乎世固有病風狂者矣其耳目父子人也曷爲其不聰明慈孝

胡子衡齋卷一

九

也哉子也寧知聰明慈孝之則不則于耳目父子而則于人心也故謂則能則乎物可也謂則在物焉不可也是以詩人稱之曰秉彝又曰懿德審如世儒之說則秉彝懿德皆當爲在物而不在人矣抑與書所稱降衷恒性記所稱生而靜孟子所言根心固有非由外鑠我者一何其盡矣也彼世儒者信子所謂叛父祖祖而不知反顧者耶而世之徒猶狂奔倒馳唯悞叛之不先緝之不至若怒濤然鼓晝夜而掀河海終不知風之自也悲哉故難言也

理問下

曰理之不在物弟子已冰解十七矣蓋嘗繇聰明孝慈推之則人之統爲五常率爲五倫發爲四端修爲四德敷爲五教爲五事爲三物四術爲五禮六樂其極爲九德其事六府三事九疇九經其著爲百行爲萬善其放之準四海施之天下後世無朝夕堯舜之禪湯武之伐周公之制作孔子之刪述爲之裁成輔相爲之範圍曲成斷天下之疑定天下之業成天下之置置贊天地之化育鮮不自人心出之是則內者乃未嘗不外也謂之無內外誠然也然而天之高而覆也地之厚而載也日月之明而照也星辰之列而

胡子衡齋卷一

十

燦也雨露之潤雷風之薄四海之廣六合之大歲序之行而不紊鬼神之幽而不遺河海之流而不息山嶽之時而不毀鳥獸草木之繁而不一其性火之炎水之潤木之文石之脈金之精玉之光是孰理之哉謂皆出人心可乎螻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鴻雁之昆弟睢鳩之夫婦鸞之仁鵲之智烏之孝神羊之正犬馬之義麋鹿之慈獺之祭魚豺之祭獸玄鶴之珠黃雀之環象不拜叛而秦吉了之不願爲夷是孰理之哉謂皆出人心可乎夫人之百骸九竅五臟三關莫不有經而醫之治也寒燥溫涼君臣制使投之各

循其軌又孰理之哉謂皆出入心可乎是則弟子未之徹也子其謂何胡子於是復仰屋拊膺嘆曰是奚獨子一人未徹哉蓋昔者孔門語理咸不遠人而語之也故無內外今世之語理遠人而語之也故有外而已矣子惡得徹子不聞孟子之闢告子曰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知義則知理矣子又不聞子思上下察之旨乎今夫鳶飛戾天自人視之鳶在上也而不知斯人與知與能者之上察也魚躍于淵自人視之魚在下也而不知斯人與知與能者之下察也大哉察乎其諸人心神理之昭誠之不可揜夫是故

胡子衡齊卷一

十一

如有夸父焉逐日於谷彼亦惡知皦日之體不在是也子知皦日之體之所在則知理之所繇來矣是故天者吾心爲之高而覆也地者吾心爲之厚而載也日月吾心爲之明而照也星辰吾心爲之列而燦也雨露者吾心之潤雷風者吾心之薄四時者吾心之行鬼神者吾心之幽者也江河山嶽鳥獸草木之流峙繁植也火炎水潤木文石脈疇非吾心也螻蟻虎狼鴻雁雉鳩疇非吾心也一身而異竅百物而殊用疇非吾心也是故皦日者所以造天地萬物者也吾心者所以造日月與天地萬物者也其惟察乎匪是則亦黝墨荒忽而日月天地萬物熄矣日月天地萬物熄又惡覩夫所謂理哉子曰察之外無理也曰若是則子之言理亦猶夫變理疆理之謂理即孟子長之者之謂義也所謂不遠人而語之也果非外亦非內也然則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臨萬物之各有區別卒不爲理乎曰子之見皦日方其在盤盂瓿盎池沼淵谷江漢河海之日何不可也然而莫非在天之日之所括也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臨萬物之區別雖指之曰是天地日月萬物之理亦何不可也然而莫非

胡子衡齊卷一

十二

吾心之理之所察也故子思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
夫婦及其至也察夫天地孟子承子思者也則又直
指之曰萬物皆備於我程伯子得孟子於千載之後
者也則又直指之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
已也又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噫亦販販乎矣乃世
之末儒棄父母而不信而猥從取子之言則誠莫之
何焉已矣曰理之不外心弟子已冰解十九矣雖然
猶有請焉易言乾道變化詩言維天之命上天之載
子思言天命之性孔子繫易曰立天之道立地之道
曰天地之道貞觀日月之道貞明子思又曰天地之

胡二衡齋卷一

十三

道可一言而盡凡皆自天地言之未可以人心槩也
曰善乎而之問也夫君子之語道有語乎其所自者
有語乎其所有者古之人恒語所自以明所有今之
人則執所自以疑所有非徒疑之又從而仇之今夫
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方其在先世慈父則謂之
父祖之物及其自人子承之則疇非子物也於此有
人焉對人子而談曰此乃若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
藏若不得以有也則人子必輒然怒夫人子之怒非
無故也誠以父祖之物自己承之卽已物也而必執
父祖而拒之謂人子不得有則將置人子何地人子

惡得不輒然怒也故語父祖之所自以明人子之所
有則可執父祖之所自以疑人子之非有則必不可
乃若繫辭所言天地日月之道子思所言天地之道
皆自父祖之物言也而亦莫非子物也推而語之則
曰天地之道散而語之則曰萬物之道合而語之則
疇能外吾心盤盂甕盎池沼淵谷江漢河海之皎日
已詔之矣子則曷疑且也先天地長上古而不爲老
後天地毀萬物而不爲弊者詎外是哉詎外是哉子
未可語此也曰是未敢語然弟子知天下無心外物
矣況理乎曰若是則子能信其父祖進而自信幾夫

胡二衡齋卷一

十四

胡二衡齋卷一

泰和 胡直 正甫 譔

六鑑

弟子曰且且乎先生之語理弟子已冰化矣然而世
儒之訓熟爛乎耳目微纒乎臆矚辟諸層崖陰黯非
太陽爲之曲照莫能覩也溝澮積淖非霖雨爲之終
日莫能滌也蓋二三子之鑑于中者有六請竟宣之
以遽承學胡子曰何哉六鑑曰世儒之所爲爭而未
肯降者則虛實也天人也心性也體用也循序與格
物也此六者彼方挾以攻我我又安能令彼之有入

胡子衡齊卷二

豫章叢書

哉夫彼之挾以攻我者非其故爲也彼固有似是而
難明者以錮于中也而近儒者語之未竟則是我固
未盡于彼而欲彼之有入于我無異乎其矐然明而
淆然塞也胡子曰然

然則何謂虛實之鑑曰昔者世儒立教以萬理爲實
是天地實天地萬物實萬物父子實父子君臣實君
臣夫唯其實而後天下不以幻視若唯求理于心則
將幻天地萬物於無何有矣又何有于父子君臣哉
此與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
又何以殊也胡子曰然非也夫萬理之實豈端在物

哉其謂實理卽實心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而
下文卽繼之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實理皆在于
物則萬物奚與于我又奚能反身以求誠哉何則人
心唯誠則其視天地也實天地視萬物也實萬物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不可解于心者皆實理也若人心
一僞彼且視父子君臣浮浮然也其極至弑父與君
而弗之忌彼烏覩父子君臣之爲實理哉彼其視天
地萬物夢夢然也其極至棄天瀆地而弗之顧彼烏
覩天地萬物之爲實理哉故曰不誠無物者此也子
欲求實理乎孩提之愛親敬長則實理較著焉今人

胡子衡齊卷二

二

乍見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則實理較著焉見
牛穀觶而不速殺則實理較著焉豈當求實理于親
長孺子以逮牛羊哉故理莫實于盡心而莫幻于索
物而世儒者自幻視其本實之心而反瞿瞿焉獵獵
焉索物以求理認外以爲實曾不知其所索而認者
乃其口吻之爲名也楮墨之爲書也影響之爲傳也
意念之爲執也而自謂實也而實固不居乎此也是
所謂以幻求幻其幻不可以究竟矣而強以爲實而
不亦左乎若夫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爲妙
明心中物其言雖少偏而亦不至大繆蓋釋氏者雖

知天地萬物之不外乎心而卒至于逃倫棄物若是異者非心之不實也則不盡心之過也蓋釋氏主在出世故其學止于明心明心則雖照乎天地萬物而終歸于無有吾儒主在經世故其學貴盡心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萬物而常處之有則是吾儒與釋氏異者則盡心與不盡心之分也所謂毫釐千里者此也而奚以罪心哉今夫心之能察物猶水之能流火之能炎也苟有人焉滴水不流而欲其常澄宿火不炎而欲其常熅亦豈水火之罪哉而世乃獨以虛幻不實歸罪于人心則又烏取實哉雖然使世儒誠有得

胡子衡齊卷二

三

于盡心之旨則實者未嘗不虛而虛者乃所爲實也實無不虛費而隱也無聲無臭是也虛無不實微之顯也三千三百是也其究一也而世儒未達也

何謂天人之綱曰程叔子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本天者以爲道之大原出于天故敘爲天敘秩爲天秩命爲天命討爲天討工爲天工官爲天官咸自天定之非人心所得增損者也聖人本之則曰物者理之所攸存故其求諸物理者將求出于天者以爲定也而人心之私不與焉是故聖人之道達諸倫物以爲經常行諸萬世以爲準則者誠得其天也彼釋氏

者曰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是獨以心法起滅乎天地觀三界與山河大地不足有無於是焉屏居以觀空踟躕以求慧禪那足悅而寂滅爲樂其極則逃倫棄物而卒爲天下之大惑斯道之魁賊此非本心者之誤歟胡子曰然非也夫程叔子以聖人爲本天將本其蒼蒼者與抑本其所以爲天者與若蒼蒼者則莫爲之本矣若天之所以爲天則當其皇降之衷天命之性固已在人心久矣曩所謂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莫非子物者是也然則聖人之本天舍人心又孰爲本哉書曰惟天生萬物惟人萬

胡子衡齊卷二

四

物之靈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夫人之靈且貴者以是心之出于皇降天命者也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者此也非心之外而別有天也是心也在詩曰帝則在書曰皇極曰天之明命在記曰天理在孟氏曰此天之所以與我儒者又字之曰天神天明曰天聰明又尊之曰天君故其達諸倫物曰天叙天秩行諸政治曰天命天討蓋不得以一私意奸於其間故曰天也苟一私意奸於其間則雖自悍夫行之必有厭然而不中慊苟一私意奸於其間則雖自愚夫當之必有喞然而不中甘彼悍夫愚夫豈嘗考物理哉則

心天者爲之也程伯子曰以心知天辟如在京師更不可別求長安言至一也審如叔子之言則天之生物莫不有理而人心獨無一理居焉何天之厚物而薄人者甚也其可通乎謂凡人之本心者卽有釋氏之失則此心固爲人之大崇人固不幸而有是心天亦不謔而異人以心矣其可通乎若是則聖人謂人爲靈且貴者咸歸之誣而帝則皇極明命天理皆當剝心剔性別有一物以索諸婪婪芸芸而後爲得也其可通乎若是則仁義禮智不可謂根心愛親敬長不可謂良知而世之言根心良知者必皆獲罪於天

胡子衡齋卷二

五

而非吾人之所當本者也其卒可通乎審如叔子之言吾不知天者何在而本者又何物吾聞古之人有不雜知識以順帝則者矣未聞多其知識以求帝則于物者也有不作好惡以建皇極者矣未聞恣其好惡以求皇極於物者也有願誤以奉明命反躬以窮天理者矣未聞不願誤不反躬求明命天理于物者也有先立乎大以不失天之與我者矣未聞舍天之與我而別求諸物者也蓋惟不雜知識不作好惡反躬願誤以先立乎其大則達諸倫物爲天之叙秩行諸政治爲天之命討運諸靈臺而通諸天下之志宰

諸方寸而準諸千萬世之衷將俾賢知者不以爲少而愚不肖者不以爲多千萬世之上不以爲古千萬世之下不以爲今所謂不得以私意增損其間者不增損其心天故也是所謂本天也伊尹之告大甲曰一哉王心周公之告成王曰既厥心殫厥心未聞外心以求天亦未聞本心之遽爲釋氏也世儒者不能自信其心天也乃果焉索諸婪婪芸芸以求之吾見世儒者勤如算沙探如射覆析如摧髮泛如望洋撈積礫裂膠固紛披不勝其推測不勝其安排思匠攢于戈矛心機馳于猿馬搜窮愈精比擬愈似而天者

胡子衡齋卷二

六

愈離會不知意必勝而固我橫吾未見世儒之能本天也叔子之言亦自枉枉天矣曰然則釋氏曷爲其棄倫逸物若是異哉曰釋氏之失吾前已言之其失在偏于出世而已何謂出世超死生是也卽老氏所謂死而不亡莊氏所謂有且宅而無情死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者其爲學亦非有大戾于天者之比而吾聖門盡性至命之全則亦未嘗不馴至之而不必偏以爲功也夫惟釋氏者之偏以爲功則不得不逃倫棄物禪那寂滅以從事于不生不滅之歸矣吾前所謂宿火欲其長熅澗水欲其長澄

卽彼之不生不滅是也是其見偏而學駁者之過也而未可謂心之罪也亦猶夫宿火瀦水者之過而未可爲水火之罪也彼也自謂之先天矣而不知吾聖人合先後皆天也故爲全彼也自謂之形上矣而不知吾聖人通上下皆道也故爲大彼之火專宿而已矣而聖人之火宿而靡不炎炎而靡不燎也彼之水專瀦而已矣而吾聖人之水瀦而靡不洩洩而靡不灌也彼之心專寂而已矣而吾聖人之心寂而靡不通通而靡不盡也今不知咎在專寂以出世乃獨詆人心而罪之可乎夫聖人盡心而達天賢人存心而

胡子衡齋卷二

七

事天吾無庸言若二氏則遺物溺心任天于內世儒則執心狗物擬天于外二者均未得于心則均未得于天矣孰曰心與天二本哉

何謂心性之綱曰先儒以爲心者止于知覺而知覺所具之理爲性故其言曰能覺者心所覺者理意者覺虛而理實則心虛而性實此心性大較也故心性雖不可離而尤不可混其果然歟胡子曰然非也夫先儒以知覺爲心以實理爲性固可謂不混矣然以理爲在物則性亦當爲在物是性雖不與心混而不免與物淆矣其可通乎曰先儒有言性者心之理又

曰心統性情則未嘗不以性具于心者也獨未認知覺爲性耳曰若是則先儒之語理與性也一以爲在物一以爲在心是在物在心其各相半焉已矣其又可通乎曰然則子將奚析曰心性奚能析嘗試譬之心猶之火性猶之明有一星之火卽有一星之明明不在火之表性猶火之明情猶明之光有一星之明卽有一星之光不在明之後故謂火與明與光異號則可謂爲異物則不可也謂心與性與情異文則可謂爲異體則不可也子不見性之文從心從生夫人心惟覺則生弗覺則弗生惟生則理弗生則弗理

胡子衡齋卷二

八

假令弄土掘木儼若其形象以袞鳥載以啤冕立傳而告之曰是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蓋塊如也而况物理何者以土木無覺故也是以舍人心之覺則無性矣又焉有理哉是故蘊而仁義禮智藏焉始非有物焉以分貯于中也則覺爲之宰也感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形焉亦非有物焉以分布于外也則覺爲之運也方其宰也而無不運雖天下之至虛而無不實也方其運也而無不宰雖天下之至實而無不虛也故覺卽性非覺之外有性也性卽理非性之外有理也又烏有夫覺虛理實心虛性實之謂哉夫覺何

以若是至哉帝降之衷天命之性靈而則生生而能
理故也是故帝堯之謂欽明帝舜之謂濬哲文王之
謂緝熙太甲之謂明命成王之謂光明伊尹之謂先
覺大學之謂明德衛武之謂有覺德行程伯子之謂
明覺自然紫陽夫子亦謂之本體之明疇非是也曩
子所謂五倫五教五事三物九德四術五禮六樂六
府三事九疇九經以迨天地萬物無有端崖疇非是
也然則所覺者卽能覺者爲之也向無能覺者則亦
俸土揭水已爾亦烏有夫所覺者哉曰先儒又言覺
於理則爲道心覺於欲則爲人心今先生以覺語性

胡于衡齊卷二

九

安知不覺於欲而爲人心歟曰審如先儒之言是烏
足以言覺古者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言弗覺也
誠覺則痛痒流行而仁理在其中矣豈覺之外而別
有痛痒別有仁理哉是故覺卽道心亦非覺之外而
別有道心也人惟蔽其本覺而後爲多欲爲人心當
其爲多欲爲人心則雖有聞見知識辨別物理亦均
爲痿痺而已而奚其覺然則謂覺爲覺于欲者非也
曰釋氏以作用爲性若是則胡以異也曰吾儒之語
性有專以體言者記所謂生而靜者是也有專以作
言者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若獨以作

用罪釋氏則孟子亦失矣此未可以正其非夫覺性
者儒釋一也而所以異者則盡與未盡繇分也吾嘗
比釋氏於宿火澹水而水火奚罪哉今奈何嫌于覺
性之相近乃至跼捩物理以相別也可乎昔漢廷欲
盡誅中常侍而濫及于無鬚者他凡無鬚者懇及已
也乃皆畫鬚以自別今之儒者懇近釋氏而必求物
理以自別是亦畫鬚者之自爲贅也豈不過甚矣哉
曰子固合心性而一之矣然夫子稱回曰其心三月
不違仁孟子又以芻豢喻理義若是乎析也何哉曰
世儒之藉口也久矣甚哉其泥文牽義之無瘳也信

胡于衡齊卷二

十

如世儒之疑則仁亦爲在物矣顏子又安得挽在物
之仁而不違於心哉不知仁人心也心存則仁自不
違非心外索仁也顏子雖大賢或不能盡存于三月
之后夫子所以稱而激之豈謂仁與心爲二物哉若
夫理義芻豢人孰不知孟子之取辟也豈誠以理義
之在物哉世儒外理而物之而義又可外乎甚哉泥
文牽義之莫瘳也子姑反觀無滯啞嚙惑也終身
何謂體用之錮曰夫道有體有用未有有體而無用
有用而無體者也記稱未發體也發而中節用也易
繫稱寂然不動體也感而遂通用也性卽體也情卽

用也體用曷可相遺哉今子也辨理以察而語性以
覺無乃溺於用而遺於體與胡子曰然非也夫發與
未發寂與感雖有體用而無先後蓋嘗以火之明與
光言之矣明與光亦有體用而無先後假令有人呼
火之明曰是光也又呼光曰是明也則無不可者又
不觀諸鑑乎鑑之未有物也其明與照自若也而非
有損既有物也其明與照自若也而非有增明與照
亦有體用而無先後假令有人呼鑑之明曰是照也
呼照曰是明也則無不可者然則體用又曷可執言
哉昔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曰知人孟子之語

胡子衡齊卷二

十一

性善曰乃若其情孔孟豈皆溺於用者與古之君子
語體而用無不存語用而體無不存以其心無不貫
也豈若世儒語體則截然曰是不可爲用語語用則截
然曰是不可爲體彼其截然者以其不貫於心而局
於字也是亦泥文章義之爲賊也亦猶爲火爭明與
光焉爲鏡爭明與照焉爭者方紛然分別而火與鏡
固未嘗分也豈不贗哉且體用之義六經無有也唯
釋氏有之釋氏曰吾言如黃葉止兒啼耳非可執也
今吾儒襲用其義乃至語理語物必因體用而成四
片自以爲分更漏算繭絲不知其文義愈析其論辨

愈執而道愈不謀矣其又不可悲乎然則謂心之覺
爲性爲體謂心之察爲情爲用可也謂覺性兼體用
可也謂覺即察察即覺體即用即體亦無不可者
然則語道而必曰有無虛實動靜內外體用截焉是
誠無異乎其刻舟而劍已遠

何謂循序之錮曰古者學不躐等教不凌節貴有序
也否則欲益而賊之者至矣以孔子上聖猶曰下學
而上達其教人也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
不可以語上是孔子且不能躐等而學凌節而教而
況眾人乎故古之小學必習於少儀曲禮學於詩書

胡子衡齊卷二

十二

禮樂未有先從事心性也今子嚶嚶然唯心性之務
先靈覺之獨切吾恐先後序紊而中下者惘然弗之
入矣然則書所稱學于古訓易所言多識蓄德則又
何也胡子曰然非也不聞大學之教曰物有本末事
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人以先本後末先始
後終爲序未聞先末與終之爲序也猶之種樹必先
植其根而爲之培灌積日而累月焉然後其枝幹葉
葩從而敷茂其爲序何漸也猶之治水必先濬其源
而爲之疏決積日而累月焉然後江淮河漢從而涵
浸其爲序何漸也心性者學之根與源也古之大學

欲明明德于天下國家者乃推極其本曰先修其身而修身先正心正心先誠意誠意先致知而知即性也然則君子曷嘗不務先于心性哉其爲序亦何異于植根濬源而積日累月者之爲漸也世儒乃反以先本爲非必欲窮索物理而豫求于末終又何異種樹者先求其葩葉導水者先事于江河非獨凌節躐等亦將莫究其所底矣是不爲紊也孰紊哉夫本末非二物也立本固以豐末而顯末未有能生本者也若孔子所謂語上語下下學上達要亦本末之間均有上下非謂以本爲上以末爲下也蓋自用力者而

胡子衡齊卷二

十三

言謂之下自得力者而言謂之上孔子告顏淵仲弓則并其得力者而語之是所謂可語上者也告樊遲司馬牛則止曰恭忠敬曰訥言而未嘗及得力之事是所謂不可語上者也然仁卽心也性也恭忠敬訥言卽存心也養性也孔門曷嘗不以心性教亦曷嘗不以心性學哉蓋心性自不離乎言行而言行固皆出乎心性第曰心性本也而未可後焉爾非離言行爲心性者也小學者習于少儀曲禮治于詩書禮樂皆將以收攝其心磨礪其性禁於未然而非專求其文義已也故曲禮發篇曰毋不敬風雅大旨曰思無

邪孔子教弟子入孝出弟謹信親仁最先而學文特餘力耳然則聖人教學先後之序蓋可觀已豈嘗以先末爲序哉且學於古訓者其孰爲古歟蓋莫古於精一執中之學而人君尤務先焉人君者雖未可以廢書然一日二日萬幾若必如經生學究以討求乎物理其勢不可得矣堯舜之智不能徧物况後世乎經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若以理爲在物從物而索之則上必不能通於天子下必不能通于庶人又奚足以言理若夫前言往行亦莫非自古人心性出也故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專以蓄

胡子衡齊卷二

十四

德非曰泛然馳騫物理者倫也昔者謝顯道舉史不遺一字程伯子譏之曰玩物喪志然則古人之學古多識又可觀已亦豈以先末爲序哉而世儒迄不自知其爲紊也嗟嗟何謂格物之錮曰弟子荷明訓內反諸心外印諸經其於致知之旨瞭矣何則知也者卽經文所謂明德是已致知者卽經文所謂明明德是已是以知東越致良知之訓雖孔曾復生無以易也然東越訓格物曰正其不正以歸于正則似與正心義相涉矧初學者粹難了也蓋嘗聞之倉頡觀鳥跡而作字奚仲觀

轉蓬而造車中古聖人仰觀俯察制器尙象莫不取諸物觀冠員象天履方倣地聘取圭璋樂徵律呂播陳鴻鴈贊用雉羔授時假諸璿璣考祥驗諸蓍龜三公擬自三台五等法乎五行帝堯之十二章咸有取義故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者雖未嘗索物求理亦鮮不因物觸心哉然則致吾良知而無遺物豈亦其旨與胡子曰然非也夫以經訓經則經可明移經就已則義益晦世儒以至訓格矣乃轉而爲窮以物語物矣乃增而爲理是正所

荀子術齊卷二

十五

謂移經以就已經安得不晦焉經上文不曰物有本末而下文卽以格物應是寧有二物哉格有通之義致知在格物者蓋言古人之致其良知雖曰循吾覺性無感不應而猶懼其泛也則恒在於通物之本末而無以末先其本夫是則其本卽格物而我知之功不雜施矣故其下文曰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卒語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吁亦明甚矣異時夫子曰反求諸其身孟子曰反求諸己又曰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格物疏義也括而言之曰知本而已夫致知非遺本也而其求端用力

茲茲反顧尤在於本而後能不泛也而未學者未嘗一力其本乃先以窮索物理爲事濫焉浩焉如買舩之無所歸不倒置而拂經也哉彼既倒置矣而猶自以爲知序不尤倒乎而子又以制字造車仰觀俯察制器尙象首言之是特以語聖王開物成務之故而無裨於學者求端用力之方此正謂先末後本先終後始其於大學之道不尤倒而重傷乎曰格物則然窮理何居曰窮之義盡也極也而非謂窮索也易繫曰窮神知化夫神不可致思矧可索乎故窮神有極神之義焉窮理則亦然矣記曰窮人欲滅天理得非

荀子術齊卷二

十六

謂極欲而滅理者耶誠使極天理則滅人欲矣窮理者卽極夫天理之謂也豈在物哉是卽所謂致知所謂明明德故程子曰才窮理卽盡性至命更無次第不可以窮理屬知之事而世之言窮索物理者遠哉曰先儒曰理有所當然所以然此非獨自人身雖一草一木亦皆有之曰一草一木則烏覩夫所當然所以然者哉儒者豈不曰草木之生有時而形有定此所謂理也然而有春花產乎冬實稗質生乎人面仆而髡伐而血者何哉人曰此草妖木怪也然謂有怪理可乎彼其所當然所以然則奚以窮也豈不曰

天清地寧日晨月夕此所謂理也然而有裂隙眇胸
仄懸暈珥晝星而夜日烏夾而蜺貫其極則有雙月
兩日日中見人馬戰鬪之異又有山移數里而蟲魚
猝生雨毛隕石穴犬井羊之殊者何哉人曰此變象
也然謂有變理可乎彼其所當然所以然則奚以窮
也豈不曰大德受命作善降祥此所謂理也然而孔
子族人下惠三黜顏回天折仲弓癩死者何哉人曰
此異數也而謂有異理可乎彼其所當然所以然則
奚以窮也曰弟子聞諸陰陽人物之失傳洪範者皆
歸咎於人事乃至春秋以降明王不作則何疑於尼
惠之不遇曰若是則理之在人不在物也益賸矣知
本之學可後乎哉

胡三·衡齊卷二

十七

胡子衡齊卷三

秦利 胡直 正甫 撰

博辨上

弟子問於胡先生曰孔子之亟稱博學也何故胡先生曰博乎哉博乎哉知博者希也夫伏羲所謂聖非以結罟網立庖厨而稱也軒轅所謂靈非以教熊羆推神策而擅也神農所為神非以察百藥斲耒耜而號也夏禹所為智非以裂橈櫂沉金匱而名也周公所謂才非以造指南立土圭而推也孔子所為至非以對羶羊識專車而謂也彼其所以聖所以靈所以

胡子衡齊卷三

一 豫章叢書

神所以智所以才所以至則有歸也孔子教人以博學明矣他日語多能則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語多知則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語人以博而不自與博孔子非故也彼其所以學所以博則有歸也今夫人性一也故兔置野人可與上聖同腹心才質殊也故巖廊上聖不得與匹夫爭技能是故大撓造甲子蒼頡立書契力牧著兵法羲和在日月胡曹製衣服奚仲作車輿禹專水土稷任稼穡夔樂夷禮契教陶刑皆終身不易其能者非侈而不能者非拙也誠以才質殊而實用顯也其在後世若后羿之射王良之

御師曠之音郢匠之斤各不易業非不欲易也易業則顯其藝大夫種之泊國蠡不知也范蠡之治兵種不知也子房之運籌決勝淮陰之戰勝攻取玄齡之謀如晦之斷各不易用非不欲易也以之易用則顯其國昔者樊遲之在聖門請學稼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子入大廟每事問夫農圃之役大廟之事孔子且不能兼知况學者乎子思子曰雖聖人有不知不能此非獨才質殊也勢力弗兼也而後之儒者惑窮理之誤訓則謬悠其說曰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夫既恥一物之不知也於是焉驚知

胡子衡齊卷三

二

所不能知驚能所不能能驚兼所不能兼辟之臨海算斷而欲以窮源登嶽辨枝而欲以探本非獨失其源本其疲天下後世不可竟也天文地理古之人有布算者要多出于偏長專家而君子難強焉世儒者曰聖人仰觀俯察吾何獨不然不知此觀察者非聖神弗能也故惟伏羲而後能仰俯觀察窮極象數吉凶與民同患不然者則一毛千里矣唐一行之曆法得之國清郭景純之地理受之錦囊陳圖南數學傳穆伯長以逮堯夫象學傳种放至范諤非獨受者弗可以強雖授之者亦弗以強之人而宋之蔡元定之

徒必欲強知之強能之而又強兼之豈不左甚矣哉始元定以天文傳諸其子載諸書傳既自謂得之人莫有非者矣明興高皇帝軍中置表乃歷驗書傳天文之謬亟語羣臣改削蔡傳劄示天下學子無蹈其誤又嘗閱宋龐元英記元定與鄉人卜壠成繆鄉人至作詩刺譏之然則元定之天文地理亦何殊于見夢中之焦鹿而畫訟于官家者也夫夢蕉鹿非誣也然而以夢求則不可執而訟矣此奚獨元定哉泰同契者漢魏伯陽所作火記之亞篇也雖假諸易卦而義實不貫不註可也晚宋儒者必爲較釋而托諸鄒

胡子衡齊卷三

三

訢至令丹家者反譏其失天之爲體也尤不可推測求也宋儒者或言如弓或言如蓋或言如磴或言如卵而皆未可知晚宋儒者必曰有天殼吾未知殼之外又孰物也亦孰從而覘知之也嗟乎宋儒者何其好博哉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若宋儒則幾於不知爲知矣雖然俾宋儒者誠知之則亦可謂博物而未可謂博學也當春秋已貴博其著者左史倚相子產叔向然二子者治國不倚于博漢臣博者稱司馬遷東方朔劉向楊雄方朔至能辨劫灰識畢方事涉奇晉臣博者稱束皙杜預郭璞張華

華能識寶劍之氣明銅山之崩辨龍鮮之色審石鼓之扣記然石之異認海鳧之毛事浸奇唐臣博者稱虞世南段成式杜佑賈耽能兼曉陰陽象緯醫卜居相位時民有失牛者叩之馬上耽發笥推盤知牛所在有病羸癥者卽知龍水之爲療又如枯井藏書事尤奇又有人主者石書輒乙其處又有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至于辨食萃之非藉蕭識跳脫之爲腕釧之數君臣者可謂博矣然而以議道則荒以窮經則賊以制事則繞以修詞則靡曾何補於是非之實理亂之原莊生所謂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拇於手

胡子衡齊卷三

四

者樹無用之指此後儒者之爲博也雖然使數君臣者誠用之則亦可謂博物而未可謂博學也夫水一也而與兒易牙辨味淄澠陸鴻漸則能辨江水與南零水之殊一斛之中孰首孰尾乃李贊皇亦能之贊皇辨江表水與石城水咸不爽此皆爲異然猶以口飲而別之也若鴻漸飲茶知爲勞木所烹此尤爲異耳之數子者之於物博矣然亦未可謂博學也漢真玄菟曹元理數人者咸稱名博達一日陳廣漢謂元理曰吾有米二囤忘其碩數子爲吾會之元理以食箸十餘轉曰東囤七百四十九石有奇西囤六百九

十七石有奇後果覆如其數已而元理復算廣漢貢
業甘蔗廿五區應收一千五百卅六枚躡鷓卅七畝
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後皆覆如其數又有用勾股法
算南北極日相去不踰八萬里又云東西南北相去
二億三萬餘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又云地去天
八萬一千三百餘里又云日去地常八萬里之數于
者之於物之於天地博矣然亦未可謂博學也

博辨下

曰夫子所稱博學豈異是與曰夫子所稱博學言無
適非學也彼誦書考古博物洽聞特學一事耳而非

胡子衡齋卷三

五

言博學也子不聞夫子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公明宜
從于曾子無所不學知夫子之無不與公明宜之無
不學則知博學矣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曰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
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曰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
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曰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
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學
如是何其博也記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
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曰立而齋

坐如尸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顏容靜頭
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曰學之爲父子焉學之
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學如是何其博也昔者子
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請息事君子曰詩云溫
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焉可息哉然則願息事親子
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焉可息哉賜願息
于妻子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
焉可息哉賜願息于朋友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
威儀朋友焉可息哉賜願息耕子曰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

胡子衡齋卷三

六

息乎曰望其曠臯如也嶼如隔如也子貢曰大哉死
乎君子息焉夫以事親事君至于妻子朋友耕稼死
而後已學如是何其博也若夫讀書考古博物洽聞
特學一事耳而未可言博學也曰若是則夫子言博
學足矣乃又教顏子曰博文約禮何也曰文者學之
事也至不一者也故稱博莫非文也則莫不有吾心
不可損益之靈則以行乎其間者禮是已禮至一者
也故稱約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矣子
知約之爲博也而後知孔門博學自歸也此不可不
辨也曰若是則散之視聽言動者博文也存之勿非

禮視聽言動者約禮也夫子示顏氏為仁之口其即博約之訓乎曰然曰約禮則約矣然而出門使民與執事之敬也居處之恭也與人之忠也終食與顛沛造次之仁也言行之忠信篤敬也視之明聽之聰色之溫貌之恭見得之義也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之行也父母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也妻子之刑朋友之儀播敷之勤也亦若是乎其燦燦弗一也而亦謂約禮可乎曰子以謂是燦燦弗一者果自外至耶抑亦自中出根於人心者耶曰疇弗根心者矣曰子以為人心之燦燦弗一者必有宿貯分具候時位而出

胡二衍齋卷三

七

耶抑亦其靈則至一者無有宿貯分具隨時位而出耶曰疇弗出靈則至一者矣曰若是則謂非約禮可乎故曰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是故有是文則有是禮非文外禮內也博之文必約之禮非博先約後也子欲知禮乎請詢子之靈則

明中上

弟子曰學有至乎胡子曰有之靈則至也曰靈則奚謂曰堯舜之執中是也雖然子不求道心之微又焉識所謂中

曰心一也曷為有人心道心之異曰心之宰性也而

形氣宅焉是故心之動也宰于性不役于形氣是為道心道心故有者焉役于形氣不宰于性是為人心人心故無者焉道心則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是也人心則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是也曰曷以見微危之異曰道心者以其無為為之者也無為者其止若淵其行若雲子思所謂不睹不聞孟子所謂不學不慮是也微不亦甚乎以是知其故有向非故有則烏能微人心者以其有為為之者也有為則其動如波其行如驟抑詩所謂愧于屋漏孟氏所謂行不慊心是也危不亦甚乎以是知其故無向非故無則烏有

胡子衍齋卷三

八

危曰精一何居曰微哉道心弗以人心襟曰精弗以人心二曰一弗襟弗二則內無偏倚外無過不及中不在斯乎故曰允執厥中是故外執中語學非堯舜學旨也外道心語中非堯舜中旨也

曰允執之中與未發之中同乎曰未發之中中也發而中節之和亦中也焉弗同與中庸之中同乎曰發而中節焉弗中庸亦焉弗同與易之天則書之皇極詩之帝則記之天理孔子之矩曾子之至善同乎曰焉弗同與約禮之禮同乎曰焉弗同

然則世儒所稱至當同乎曰世儒所稱至當非不同

也世儒唯唯焉索至當於物者非同也夫心盡則天下無遺性性盡則天下無遺理理盡則天下之物從之矣豈反假物哉而世儒者必曰一物而窮一理一理而求一當方其見一物一理也則雖有萬理萬當而弗之顧也方其守一理一當也則雖有非理非當而弗之恤也其去至當也朔越矣子弗觀慈母之爲鞠乎時飢時飽時涼時煖時憚時嘔時燥時浴時其寢處時其嘔呢時其蟻作而浚溺之晨夕抑搔出入顧復慈母之愷施而曲中者豈索物而得哉彼其爲處子也身不敢離闕關口不敢齒兩髦雖有姆母焉

胡子衡齊卷三

九

詢鞠子然而鞠道靡不當者其天慈必至者性也故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蓋言性也苟得諸性則雖億萬其感億萬其應億萬其當而億萬亦一也其疇能二曩所謂盤盂饗盎池沼淵谷江淮河海之日莫非在天之日之所括者是也故曰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性一之也雖然世儒區區特小當耳焉識大當既未識大當又焉知變當

曰何謂大當曰古之爲君者以和萬邦行海宇至鳥獸魚鼈咸若爲大分以天下得人爲先務而宅未皇

焉此大當也古之爲臣以天下飢溺爲已飢溺以君不堯舜一夫不獲爲已辜而他未皇焉此大當也古之爲子以悅志爲善養以立身行道全生全歸爲無忝而他弗皇此大當也古之爲師以學不厭教不倦爲分以得天下英才教育爲樂而宅未皇此大當也古之爲士以仁義禮智根心生色晬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爲所性之性而他未皇此大當也故古之儒務當其大當以該其小當雖有小弗當弗暇恤也今之儒務當其小當以拒其大當雖有大弗當弗暇問也審如世儒之論摘其小以刑其大則堯舜立聖鮮

胡子衡齊卷三

十

不爲闕行湯武明王鮮不爲逆節伊周鮮不爲跋扈孔孟鮮不爲遊說之數聖人者將被之以大不韙之名而不可辭而況其下乎嘗試觀之堯使二女降于一夫則姊妹之倫瀆以天下讓舜則宗廟之享易丹朱傲慢而不能化則穀子之效涼伯鯨把族而不能辨則知人之哲矇堯且不得匹於時君世辟而又況其下乎然而堯之必爲此者何也堯固以天下得人爲大當而穀子則有命焉不可得而強也傳曰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樓語曰銖銖而稱至兩必差寸寸而度至丈必謬此世儒之爲當也溺於小故也

曰何謂變當日子弗觀之雨暘水火天地且不能操其變也而何獨必于人古今大變聖人不能操而禦也久矣然一日一夕小變億萬不啻雨暘水火之不測聖人又烏能豫逆其倪豫射其形而懸定其當哉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唯變所適不可爲典要日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當斯時也聖人曷當聖人實知其當吾之道心雖億萬變而中常執矣聖人曷所將迺於其間哉天下非小物也死生出處非細故也而唐虞以禪夏殷以繼聖人非必欲異也唯

胡子衡齊卷三

十一

其天微子以去箕子以奴比干以死伊尹以五就湯桀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聖人非必欲異也唯其仁孔子一身仕止久速非必欲異也唯其時易詩書禮春秋非必欲異也唯其經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非必欲異也唯其中且和忠質文也殊尙貢助徹也殊制校庠序也殊名楹足懸也殊器收嗥冕也殊服養老則殊序又殊食聖人亦非必異也唯其用故聖人之道苟當於性則如耳目口鼻之無不相通也不假鑽磨四支百體之無不相爲也不假告戒又焉用以懸定爲世之儒者語養民則斷斷然曰必井

田爲當不知井田成而民骨窟久矣語任官則斷斷然曰必封建爲當不知世祿之子淫劉以逞天子且不得時巡而易之矣斷斷然曰必肉刑爲當不知末季之君一日而千百紂信不難矣斷斷然曰必明堂辟雍爲當然而後世非不明堂辟雍也而未嘗底於治一深衣也而爭之數十世一桐杖也而議之數百言知杆尊古矣而不知盃斝之適于持也知章甫古矣而不知巾幘之良于服也知籩豆古矣而不知今之祖父之未常席于地也知篆隸古矣而不知今之君臣之未嘗爛于書也刻刻然也鐫鐫然也懸定其

胡子衡齊卷三

一二

小以豐蔀其大執一以距萬狗已以卻人矜好古之名而不休于當務之實天下之事債且去矣猶曰是符古禮是不符古禮際時失日而不適於變不可通於天下之志不足以成天下之豐豐此世儒之爲當也弗究于性弗由于道心弗靈弗則故也故曰世儒之去至當也朔越曰弟子聞之天下理一而分殊夫分殊故必先析精而不亂理一故必復合大而無餘今子示理一而已而未逮乎分殊吾恐仁而之墨義而之楊忠而之荀息信而之尾生執中而之子莫虛無而之老聃寂滅

而之釋迦是何辭於無星之秤無寸之尺之爲議也
曰世儒自以爲得星寸矣然未有求星寸於所揆之
物者也若求星寸於所揆之物則物未至而爲之先
卜境無窮而局以定畫非獨畫餅難以抹餓膠柱難
以奏瑟吾恐星寸不生於所揆之物而強所揆以求
星寸雖白其巔不可得也孟子不曰權然後知輕重
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心者夫人之天權天
度者也故有天權則有天星有天度則有天寸之星
寸也孩提得之知愛其親知敬其長鄉人得之所敬
在此所長在彼凡民得之冬日飲湯夏日飲水孝子

胡子衡齊卷三

十三

得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時君得之大賢則師小賢
則友君子得之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當其時也物不
得先與也之星寸也堯舜得之而以揖讓湯武得之
而以征誅伊尹得之而以放伐周公得之而以制作
孔子得之而仕止久速各當其時群聖得之以官天
地以族萬物以儀日月以翕山川以賓鬼神以和四
時以範圍之不過以曲成之不遺當其時也物不得
先與也語其藏則渾渾則淵淵則空空一者不得不
一非必合之而後一也語其放則斤斤則井井則睜
睜殊者不得不殊非必析之而後殊也吾惟虞人之

不理一也而奚處分之不殊哉又寧先析之爲殊後
合之爲一哉苟無分殊則不得謂理一無理一又孰
爲理之使分殊也何則理者吾心之燦燦者也以其
至一理至不一者也非謂漫漶而靡所區分之爲物
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天權天度
之所存也天星天寸之所出也荀氏曰兼陳萬物而
中懸衡諸葛氏曰我心如秤則亦測而知其故矣若
夫楊墨子莫荀息尾生老釋之偏則皆未聞盡心之
學者也未始求諸天權天度者也又曷有天心天寸
哉今世儒者乃自仇其心自違其性而索當於物非

胡子衡齊卷三

十四

獨惜於星寸且并其秤尺棄之矣夫焉得當是故餘
世儒之學而學焉是路天下也路而天下之趨之也
蹇蹇爾矣餘世儒之當而當焉是棘天下也棘而天
下之入之也曼曼爾矣然而天下猶然奔走鑽斲而
不已者則浸漬之蔽深也堯舜之中旨不著于天下
非一日矣悲夫

明中下

日子之言盡心者謂人心乎道心乎曰孔子之言人
心也寡而言道心也多然則道心何以能當曰道心
者性也性靈承于帝也靈故微微故辨辨故不入于

過不及故能中而當當之不出于物也審矣曰世之人鮮不有靈性然而弗當焉者何哉曰性無非當矣有弗當者非性罪也子不聞之涪溪之山有石鏡焉能照百里已而鑿之則不能見尋丈是人亂其天也四明之水有鑑湖焉能鑑鬢眉已而汨之則不能覩舟楫是物混其體也世之不能得當則人亂物混之為賊也所謂人心惟危者是也非性罪也世儒者仇心疑性而必欲索諸物是愈亂而愈混也且夫夜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必引火而辨之當晝見石而猶曰求火則贅矣醉者見蹄泮以為滑瀆必攝衣而涉

胡三衡齊卷三

十五

之既醒見泮而猶必攝衣焉則眩矣是心之靈何啻晝且醒也而儒者之必索諸物亦何異見晝石而求火當醒涉而攝衣者賊是愈贅而愈眩也離婁之目稱至明也而加以金玉則反昏師曠之耳稱至聰也而飾以珠琲則反聵世之儒者不自信其明與聰也而求加以金玉珠琲之為美是愈昏而愈聵也吾聞堯舜惟精惟一而中斯執矣而今也以不精不一求之文王不識不知而則斯順而今也以多知多識求之孔子無意必固我而矩斯不踰矣而今也以意必固我求之是愈求而愈離也何以然以其遠求不靈

之物而近傷性靈也是亦物之相物而已其何則之可循而當之可得諸

曰子言性之無弗當也則常人有諸曰有之吾請證以往事可知也昔者陳平宰肉而均于公讞獄而平此皆未始問學而能之可見常人有當者矣曰女婦有諸曰吾請證以近事可知也建文間有范氏婦者范山衛卒儲福妻也福聞靖難兵起仰天哭曰吾雖賤卒義不忍負舊君竟不食死范氏齡年有姿奉姑特謹時哭其夫則走號於山谷中懼姑聞而痛也官有欲委禽者聞之不敢犯而范氏竟全其節焉又有

胡三衡齊卷三

十六

牛氏者其夫龔天保嘉靖間景府護衛軍也天保病卒牛氏誓以偕死粒米不入者十有七日時有義之者爭捨棺以葬其夫一以先施言一以木美請婦泣語曰吾業已許先施者矣請必從之已而天保葬無乏事而婦始長絕夫范氏懼痛其姑牛氏誼取先施此亦謂至當非賊夫此二當者豈嘗窮索懸定而得哉彼所謂天性篤也是靈則也詩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此之謂也然得其一不得其二抑亦未聞盡心之學者也是故行之弗著習矣弗察日用而不能知故君子之道鮮也

耿子謂胡子曰古之語至當者辟如索癢今之語至當者辟如訟鴈何謂索癢昔人有癢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三弗中令其妻索之五索而五弗中也其人恚曰妻子肉我者而胡難我乃自引手一搔而癢絕何則癢者人之所自知者也自知自豎寧弗中耶是故求至當者求諸自知者而得之矣何言訟鴈昔人有觀鴈翔者將援弓射之曰獲則烹其弟爭曰舒鴈烹宜翔鴈燔宜競鬪而訟于社伯社伯請剖鴈烹燔半焉而索鴈則陵空遠矣世儒之求至當何異爭翔鴈之烹燔哉吾不知世之爭翔鴈之烹燔者將幾千百

胡子衡齊卷三

十七

人幾千百載耶胡子以耿子之言語弟子曰惟自知者無爭曰然則學者奚所從入曰易繫不云復以自知又曰復小而辨于物夫自知則辨物而當自蔽則弗克辨物弗之當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善自知也善復者也幾當矣乎小子亟學復無亟學當當乃入

曰今之語良知者有當乎曰良知卽覺也卽靈承于帝者也良知而弗當則疇焉當雖然昔之觀良知者致之今之觀良知者玩之彼玩焉者辟諸子夜睹日於海雲之間輒跳躍呼曰日盡是矣然而未逮見晝

日也又况日中天乎何者玩其端不求其全重內而輕外喜妙而遺則槩不知天權天度之所存天星天寸之所出聘于汪洋宅于苟簡而恣所如往出處取予之間不得其當益令天下變色而疑性則委曰吾無它腸鮮不瀆于琴張芣皮之徒此猶其高等也其下則多幾于妨人而病物苟氏所謂飲食賤儒非若人哉嘗試較之世儒懲二氏過焉者也其流執物理而疑心性今儒懲世儒過焉者也其流執心性而藐物則之二者蓋不知心性匪內也物則匪外也子思不云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是知當也此堯舜相傳中旨也

胡子衡齊卷三

十八

胡子衡齊卷三

胡子衡齊卷四

泰和 胡直 正甫 撰

徵孔上

弟子曰弟子窺測靈則而知堯舜之執中文王之順則孔子之不踰矩皆不越瞬盼而髣彿其都矣雖然孔子之身通乎上下學不知取衷孔子是猶探弓而不知正鵠之為的也運轂而不知周行之為趨也則學非其至矣夫世儒者亦豈不知孔子之為至哉其於孔子之學果有近乎胡子曰甚哉豈易言與夫世儒自以為戶籍孔子矣而不知自失其正貫也自以

胡子衡齊卷四

豫章叢書

為俎豆仲尼矣而不知自違其主也夫世儒自失正貫而違主也者非孔子高且遠也以孔子近在衣帶而世儒競索之道塗也今夫世之譜孔子之年者則曰孔子某年在魯某年在齊某年為中都幸某年為大司寇此特譜行跡耳而未足以得其年也惟孔子自名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則自譜其年者為獨真也世之譜孔子之宗者曰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宋殷之裔也自徵子五世之孔父嘉以孔為氏此特譜世系耳而未足以得其宗也惟孔子自名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則

自譜其宗者為獨真也譜孔子之聰明者曰孔子辨黷羊專車識長人楛矢測盪廟之災別五土之性預知商羊萍實之應大夫諸侯有問專對若轉輪焉而不窮也此特譜孔子聞識耳而孔子不貴也孔子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已而自名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耳又曰若望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則孔子自譜其所為聰明者為獨真也譜孔子之形體者曰孔子身長九尺六寸月

胡子衡齊卷四

二

角日準龍瀨河目有聖人之表又曰其頂似唐堯其類似虞舜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特譜其形似耳而其神不存也唯門人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而曾子之告門人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則譜孔子形性為獨真也夫世之譜孔子者非不高且遠也然而不如孔子之自名與曾子之所名者何哉誠以孔子與門人近取諸身而不在物也夫孔子之學果高且遠也則亦孰愈其自名與當時門人名之之為真也今也欲戶籍而俎豆之乃猥以己意而競索物

理之表是何異于適京而禹轅引盼泰山而流沙其車也其不得爲孔子正貫主壘者則儒者自遠也豈孔子高且遠哉故亦不易言也

曰孔子志何學也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大學者卽習乎古大人之學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至善者是也凡十五入大學者未必能志學唯孔子十五卽志于學焉所謂志卽孔子所自言發憤忘食者是也非曰其心嚮慕之而已也曰發憤何與于明德親民止至善哉曰明德者人心有本明卽朱子所謂本體之明是也此本體者以爲君爲仁德也以爲臣爲

胡二衡齊卷四

三

敬德也以爲子爲孝德也以爲父爲慈德也以交于國人爲信德也是謂明德憤之義從心從責責卽明也唯孔子發之不以氣昏不以欲蔽於仁敬孝慈信而不失其體也故曰在明明德於爲君而仁以治民也爲臣而敬以事君也爲子而孝以事父也爲父而慈以育子也爲國人而信以相交也而皆不失其體也故曰在親民於爲君而止於仁也爲臣而止於敬也爲子而止於孝也爲父而止於慈也爲國人交而止於信也而所謂不失其體者無不用極也故曰在止於至善凡皆敬於一念之責一發憤之功故發憤

卽爲孔子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學他人非不憤也而或作焉輟焉者多也孔子發憤則至於忘食可見孔子之志于學焉者與他異也故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曰三十而立何也曰孔子自十五而志大學其始志用力也不能無乍興乍仆乍明乍昏之病已而用力至十又五年然後此體不爲氣昏欲蔽隨地應用而屹然有立矣此體屹然有立始可言志立故曰三十而立是立也卽大學知止有定顏子所立卓爾孟子有諸己之謂信是也學至於立則如作室者有基矣

胡二衡齊卷四

四

故程伯子曰志立而學半

曰孔子既三十而立則世之得失利害弗之惑矣然又十年而後不惑何耶曰古之學者能外得失利害矣而或不能外死生能外死生矣而或不能外毀譽能外毀譽矣而天下之人情學術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變易紛沓雖問道或不能無惑也孔子既立又用力十年而後不惑故曰四十而不惑卽大學所謂定靜安慮得他日孟子不動心同也

五十而知天命何也曰維天之命而人得之爲性性卽人心本明者是也孔子既能明其本明者而至不

惑又用力十年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既至命則自能知命辟如登泰山而居者自能周知泰山者也此知猶乾知大始之知知卽主也方其立則立此命也不惑則可以至命至是則主宰天命而造化在我矣造化在我則非無窮通而窮亦通也非無治亂而亂亦治也非無死生古今而死亦生今亦古也卽易所謂先天弗違中庸所謂達天德者是也故曰知天命曰若是則孔子之學與先儒所訓窮至物理者一何其徑庭也曰儒者必曰先知後行今如所訓十五而學三十而立則爲先行四十不惑則爲後知其與

胡一衡齊卷四

五

先知後行之訓又有悖矣儒者以窮至物理爲入門所謂窮其當然與其所以然皆始學事也今訓不惑則謂知其所當然訓知天命則謂知其所以然是孔子以四五十之年乃得爲始學之事則在學者爲過早而在孔子爲過晚矣不又悖之甚乎今操筆童子莫不曰吾性之仁知其爲天之元吾性之禮知其爲天之亨以此爲知天命是操筆童子賢於仲尼遠矣其又可通乎曰然

六十而耳順何也曰聞之師曰夫人聞善言而悅耳聞不善言而拂耳者常也此在賢者尤甚伯夷耳不

聞惡聲未化故也孔子至六十聞惡言未嘗不謂惡然而無拂耳之累以其無意必固我故也熟而化也故曰六十而耳順記曰雖聖人有所不知若謂聲入心通此恐未然

七十而從心不踰矩何也曰矩卽所謂止至善者亦卽堯舜之中文王之帝則箕子之極是也吾所謂靈則所謂天權天度者是也孔子十五志學卽志此矩自七十之前固未嘗踰矩但至七十而後能從心不踰矩夫從心不踰矩則一毫意必固我無有也孔子非所謂聖不可知者歟夫孔子所自名者乃情語也

胡一衡齊卷四

六

非曰以是爲謙而誨人者也嗟夫今人自謂從事終身乃不能望孔子之立與不惑又况知命耳順從心不踰矩乎何者以今人不如孔子之志故也然則學孔子者其亦自審其志已乎若夫求之物理則益遠矣

曰發憤忘食既聞命矣然則孔子惡賁何也曰孔子惡夫賁於外者也夫唯無意于外賁然後能發其內賁矣又何患不外賁哉曰樂以忘憂何也曰人心之體本樂也唯自昏蔽其體則恒多憂方其昏蔽雖飲食歌學讀書考古頃楚適耳憂可免乎唯能自發其

本明無一昏蔽則心得其體自無弗樂又何憂焉故
憤無弗樂也樂乃爲憤也孔子爲人終身憤樂已耳
故曰不知老之將至

曰孔子之多聞多識遠絕常人故自謂君子不多又
自謂無知孔子豈重遺聞見哉曰孔子非重遺聞見
以其本不在也本者何真知是也孔子嘗曰蓋有不
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
而識之知之次也是孔子所作必出於真知而非真
知者非所作也夫真知者雖不假聞見而聞見白不
違故爲上也者專以多聞多見爲事則不免探索影

胡子衡齋卷四

七

響而自皓其真者多矣故爲次耳孔子上真知而次
聞見者卽大學知本之意旨也孔子豈遺聞見哉曰
何以見孔子之言真知也曰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
知爲不知是知也夫知之與不知者聞見遠不逮耳
假令孔子專上聞見則遠者無論矣彼不逮者乃不
以疎漏斥而槩曰是知也則所謂真知者可知也蓋
天下莫明於不自昧而莫不明於自昧知之爲知之
不知爲不知則可謂不自昧矣天下孰有真知如此
者哉聞見雖有疎漏何患不能隨時位以自增耶此
真知卽所謂心之實所謂明德所謂本體之明所謂

覺者是也他日孔子與顏子之學曰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又他日曾子曰毋自欺曰慎獨子
思曰自明誠曰內省不疚皆以明真知也舍真知而
曰孔門之學蔽耶支耶

曰孔門之學之出於真知也審矣真知之性生也亦
審矣孔子何乃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曰史稱伏羲生而神靈黃帝生而狗齊孟子稱
堯舜性之此必其天性靈覺自少至老而無纖毫之
雜且二也故曰生知孔子豈其初亦微有雜且二耶
故自曰非生知觀其十五始志學至三十而後立則

胡子衡齋卷四

八

孔子爲學知者明矣夫古未嘗言學也堯舜亦未言
學而實發其旨孔子之好古敏求正從事堯舜精一
執中之學也精則不雜一則不二孔子自既立至不
惑則不雜不二而執厥中矣從心不踰矩則不執中
自無不中也至是則孔子雖學知而實與生知者等
焉是故優入聖域直同伏羲堯舜以逮文王而他聖
不逮矣夫古莫古於堯舜精一之學今世儒者每言
古則止以考古者當之何其淺也又或以是爲孔子
謙已誨人之辭若是則孔子且以知之爲不知亦異
乎所謂真知者矣是皆不信真知故終不識孔子

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聖與仁有異乎曰仁者聖之事也聖者仁之極也一也何謂仁曰孔孟詔之矣孔子曰仁者人也人生之謂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覺之謂也雖生而覺通乎民物察乎天地無不惻但是乃仁之全體仁雖自孔門發之然在唐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鳥獸魚鼈咸若則仁之全體著全功備矣二帝三王君臣上下所爲民物造命天地立心者疇非仁也特未明言之至孔子始言仁可見孔子直接堯舜以來學脈暨吾儒與二氏異者在此仁耳若夫中心安仁極而化之則聖矣當時

胡子衡齋卷四

九

必有以聖與仁稱孔子者故孔子辭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已而曰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乃知孔子非仁聖弗學非仁聖弗教而其作聖則必自仁始異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修齊治平中庸自致中和以至位育自至誠以至盡人物天地之性咸以譜仁也記曰仁之爲器重爲道遠語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蓋爲此也故孔子不以仁自居亦不以輕許人而其實則專以此爲學亦專以爲教今世學者語仁則憚而不敢學乃孳孳焉索之物理以爲入門吾孔門無是也

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至於皜皜莫尙則盡發此心之貴譬諸大明中天纖翳皆淨萬類畢照卽所謂無意必固我從心不踰矩者是也匪曾子疇能傳神

曰孔子以上猶有武周二聖然但言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何也曰是非承學能盡知也雖然孔子專言文王豈無謂哉嘗讀詩窺文王之學矣詩旣稱文王刑寡妻惠宗公譽髦斯士綱紀四方以至遏阮伐崇求靈觀成無思不服其功業丕顯矣而其德之當帝心者則唯曰不大聲色不長夏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若此者可見文王之學不事知識而順帝則上同堯

胡子衡齋卷四

十

舜道心之微而執中下同孔子之不貴知能無意必固我心不踰矩古今若一轍耳後之頌者又括而言之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異時子思又括而明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揚雄亦曰仲尼當潛心文王矣達之然則孔子所以爲專言文王者非出此歟於乎此以俟文王孔子可也

曰門人稱孔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鄉黨一篇極言孔子泛應曲中孟子稱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者豈皆所謂不踰矩者歟曰矩則是矣然非在外也夫人心未能忘意必則雖能緝柔其顏未有得其安者

也雖能比擬安排于外未有曲中而當可者也唯孔子發憤至於疇疇則無意必於恭而恭自無不安無意必于應而應自無不中無意必於仕止久速而仕止久速自無不可人見孔子無不安無不中無不可而不知實疇疇無意必者爲之故疇疇無意必卽矩也是矩無不內也亦無不外也故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又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而非緝柔比擬之可得也彼世之學者不知求孔子於此乃愈以意必求之而不知其愈不得也然則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與夫執鄉黨一篇

胡子衡齋卷四

十一

爲畫出聖人者亦無異其愈求而愈不得也

曰眾言淆亂折諸聖眾聖遼遠徵諸孔子今子以孔子之言明孔子之學亦可謂至詳矣曾有一於物理之訓乎然則世之儒者戶籍孔門俎豆仲尼一何其自背也曰此吾所謂索之道塗者也嗟乎吾無徵焉徵諸孔子吾無學焉學諸孔子曰久矣世之欺孔子也曰子無欺其靈則斯無欺孔子矣

徵孔下

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然乃皇皇乎車不維席不溫若求亡子於道路者何哉曰是乃仁也今夫人自形

氣觀則一身重次及家族自宰形氣者觀則民物天地皆吾大一身也是故天地吾頭足君親吾心腑家族吾腹脇民庶吾四肢群物吾毛甲是孰宰之哉卽所謂生而覺者仁是也唯生而覺則此大一身者理而不痺矣苟天地不得理焉則頭足痺君親不得理焉則心腑痺家族不得理焉則腹脇痺民庶群物不得理焉則四肢毛甲痺孔子之時豈獨頭足心腑痺也乎哉使孔子而無覺則已孔子先覺者夫惡能木木然不疾痛求理也孔子曰天下無道某不與易也而誰與易之故曰是乃仁也曰仁者吾性之一也孔

胡子衡齋卷四

十二

子專爲仁何耶曰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非識仁者不能知曰若是則孔子所以爲仁卽盡性是也子言吾儒與二氏有盡與不盡之異則仁與不仁是也曰然

孔門言仁詳矣其曰甚于水火曰當仁不讓於師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于是爲仁若是急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爲仁若是近也而記者曰罕言何哉曰記者各以見之所近筆之意其誤耶抑陋夫

孔門以仁爲學故各以仁問而答之各不同何也曰
是因材之教也雖然語不同而旨同曰出門如賓使
民如祭不欲勿施曰詔言曰恭忠敬皆所謂非禮勿
視聽言動者也而皆不外存心

曰克己復禮爲仁何也曰自漢儒以勝私訓卽子夏
戰勝之意然嘗疑夫子告顏子或不然且克己由己
一語而頓分二義殊未愜載觀下文孔子止言復禮
之目更無克己之文乃知二己當爲一義克能也孔
子正言能於己而復禮則爲仁矣能己卽與由己應
蓋爲仁功在復禮而復在由己夫禮何與于爲仁哉

胡二衡齊卷四

十三

人心莫不有靈則焉有靈則則無不理無不理則無
不生生者矣禮也者理也靈則著也合內外而莫非
生生者也故復禮則爲仁復禮爲仁則天下皆在己
生生中矣故曰天下歸仁程伯子曰仁者以天地萬
物爲一體莫非己也嗟乎明矣今人不能復禮不能
天下歸仁者良由不知天地萬物蓋莫非己而異視
之不知禮之本無內外而獨以器數儀節者當之不
求其本而專事其文界限日嚴藩籬日增生生之道
反以痺焉孔子旣曰復禮爲仁然又曰人而不仁如
禮何故仁一禮也禮一仁也非仁非禮又曷有乎天

地萬物之得其理而生生者哉至哉禮乎大哉己乎
禮本在己而復之亦由己天下歸仁亦取諸己而已
矣天下歸仁取諸己則器數儀節特餘事耳故伯子
又曰認得爲己何所不至夫惟知伯子之認己然後
知孔子之由己知伯子之何所不至然後知孔子之
天下歸仁是可見孔子血脈堯舜者是在是唯顏子能
傳之唯程伯子達之彼言勝私者非不致力然而猶
二之也

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何也曰此正言復禮之目也夫
復禮非有所加也亦勿其非禮者而禮自復矣非禮

胡二衡齊卷四

十四

者人心一有昏蔽而靈則忒焉弗得其理卽爲非禮
故視而非靈則則非禮之視也聽而非靈則則非禮
之聽也言動亦然夫盡視聽言動而皆出于靈則則
所以應天下者無一事非禮而禮復矣天下有一不
在己生生之中乎器數儀節非吾餘事乎此不由己
而將誰由故顏子聞之曰請事斯語此知其由己而
直爲己任非顏子疇能之今之言非禮者亦止以器
數儀節之失者當之此不知禮故不知仁也且如狎
有邪色吾能遠之矣若倏焉而奸聲臨之吾不及掩
耳又何以爲非禮勿聽耶故勿之云者吾惟不昏蔽

其靈則而常得理焉是謂之勿非禮故曰不外存心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曰存心問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曰如心唯存斯能如唯如斯能盡唯盡
心則亦天下歸仁矣曰世儒者曰賓祭之大者敬之
大也則何如曰人人一見大賓一承大祭則敬心肅
然自生豈窮索而得哉誠以人心有本然之敬故也
故孔子告仲弓欲其出門使民時皆如見大賓承大
祭之心則無不敬可知矣非謂出門使民時恍然見
一大賓承一大祭也若恍然有見有承則惑矣又安
得謂之敬矧曰敬有大小不尤惑乎曰何以爲敬曰

胡子衡齊卷四

十五

存卽敬也曰詡言與恭忠敬又何也曰無不存則無
不敬曰若是則孔子之語仁亦詳矣亦嘗有一于物
理之訓乎且夫樊遲之在聖門先儒謂其粗鄙近利
其或不誣矣孔子乃不告以窮至物理以消其粗鄙
其鄙也乃遽告以居處執事與人之恭忠敬孔子不
近于凌節之施乎又况異日屢問屢告咸弗逮物理
焉以斯知物理之訓益無據矣不知先儒之窮物理
胡不一窮于孔子之教而徒爲是杜撰紛紛者何也
曰此亦未易言也

曰博文約禮何謂也曰吾於博辨見之矣曰請申諸

曰昔吾業舉嘗從事先儒之訓矣然私竊疑之意者
以博文爲窮至物理矣然約禮之禮亦理也其亦在
物乎若約禮爲在物則人心竟無一理恐必不然此
一疑也訓禮者唯曰節文曰儀則若使約禮者於節
文於儀則一一而求之則又不得以言約矣此二疑
也仁義禮智性也若禮爲在物則性亦爲在物仁義
智皆當爲在物矣孟子言仁義禮智我固有之又曰
仁義禮智根於心謂禮爲在物亦必不然此三疑也
若以博文爲窮諸物理以約禮爲歸諸人心則理自
理禮自禮內自內外自外既截然二段矣乃欲先博

胡子衡齊卷四

十六

而析之於外後約而合之於內吾懼二段之不相爲
用也此四疑也予有此四疑而無以自釋比得東越
博約說而讀之粗若有明然似東越亦不免岐內外
而觀之又以博文爲約禮工夫則令始學者茫無入
已而掩卷置之乃恍然若有契於孔子之旨孔子教
顏子若曰夫今爲學不必求之高堅前後也但日用
事物變化云爲皆吾心之文也而學之事在焉事至
不一者也故曰博文是文也孰宰之哉莫非文也莫
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靈則以宰乎其間者禮是也
而學之功在焉功至一者也故曰約禮有是文則有

是禮非文外而禮內也博之文必約之禮非博先而約後也故博文爲約禮之事約禮爲博文之功顏子領此則知文不可違而禮不可已固無間可罷矣故欲罷而不能然不竭才終無以得竭才者盡吾力而爲之諺謂獅子提兔用全力者是也由是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立也者言吾心之靈則卓然呈露不爲事物所侵亂吾將以其至一而應天下之至不一無復高堅前後之可感矣此與孔子三十而立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同可見其功力到也然顏子又自謂欲從末由非曰未達一間也夫如有所立則本無形

胡子衡齊卷四

十七

象之可執雖欲從之而執之不可得矣蓋既無高堅前後之形則自不容有意必固我之私非顏子真得此體其疇能言之曰若是則禮之外不復有理約禮之外不復有窮理庶乎免于先儒兩段之失而亦不患於茫無入矣使孔顏復興子之言其不易夫曰吾安敢言不易吾又嘗求之孔子矣孔子言視聽言動之交於天地萬物者博文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約禮也此其證昭昭乎又嘗證於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博文也反身而誠約禮也此又不昭昭乎雖然孔子所言禮卽記所言有本有文無內外者也而先儒也

外之今儒也內之學者慎無以內外裂孔顏正脈哉曰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得無有類于窮至物理乎得無應一事而擇一中庸乎不然何以曰得一善也曰孔子之書具在未見有言物理者也孔門之學較著未聞有窮物理者也若曰應一事而擇一中庸則萬事而有萬中庸其可通乎况一事之中庸且與化而俱徂矣下文又何云期月守也豈以一事之中庸而期月守之乎必不然矣嘗觀孟子以伊尹夷惠孔子較言之其決擇則願學孔子之時中是非所謂擇中庸乎今如顏子始求諸高堅前後卒乃得夫子博

胡子衡齊卷四

十八

約之訓而竭才焉是卽擇中庸也得一善乃一于至善者是也夫子恒曰明善明善者明吾心之至善者也至善豈在物乎故又曰擇善然則至善之爲中庸亦較然矣而謂爲物理可得乎不遷怒不貳過何謂也曰此顏子卓立以後事乃復禮實功夫人一怒則多爲怒所遷以其心蔽而失其理也靈則貳故也唯顏子心不蔽而靈則善則雖未嘗不怒而亦不爲怒所遷也夫遷怒者蔽之大者也顏子不獨不遷怒而又能不貳過孔子嘗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蓋人未志仁則有惡而已未可言過也

唯志於仁則僅可免惡未能無過也顏子雖卓立然或不能無小蔽小未盡善即謂之過不貳過正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知之著察亦何異太陽之中天而浮翳潛泯有不移晷而得之矣是顏子之改過改於其幾者也故孔子謂之庶幾謂之不遠復所謂復禮之實功不彰彰哉曰孔門學者多矣而對哀公舉弟子之好學唯顏子一人顏子之爲好學唯此不遷不貳則孔門之學不在物理也不尤彰彰哉曰然

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何也曰孔

胡氏衡齋卷四

十九

門以安仁爲至唯顏子則有三月安仁之久故曰三月不違仁其餘則一月不違仁者有矣一日不違仁者有矣故曰日月至曰既謂心不違仁則心與仁有間矣此世儒所爲疑心也曰子亦疑心非仁乎曰弟子驗之心之體仁也其有違仁者動於欲也非心本然也使心而非仁則一身之間且痿痺不貫矣即孩提何以能愛敬見孺子入井何以能惻隱見牛斃蘇何以能不忍若是也世儒豈不知愛敬惻隱不忍之根于心然必謂心與仁二者則泥文執義之爲過也亦自背甚矣曰子又不觀乎孔門不言事不違仁而

言心不違仁益以是知外修者之遠於仁也况求諸物理乎

回也其庶乎屢空何謂也曰孔子嘗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蓋自言吾空空無所知唯叩夫入是非之兩端而盡言之舍此吾亦不能有所告也蓋孔子自得其本心不墮知識不怙聞見絕意必固我之私即謂之空空空空正見無知之意非曰如釋氏者偏於寂滅迷倫棄物者之比也自孔子以下唯顏子庶幾乎空空故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屢空者即近道也今訓者特

胡氏衡齋卷四

二十

以其庶乎爲一語謂其爲近道以屢空又爲一語謂其爲空竇不獨乖孔子無知空空之本意即文義亦割裂不馴貫也大抵先儒以釋氏言空乃遂諱言空故其訓無知空空之義已稍戾至訓此章則大戾矣不知吾聖門言寂釋氏亦言寂吾聖門言虛釋氏亦言虛其幾微毫釐之間固自辨也又安得曲爲諱忌而重乖經旨哉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何也曰漢儒以子貢爲貨殖集註因焉曰或者以子貢多學而識即爲貨殖可見其不如顏子之空曰亦嘗疑貨殖非子貢事是義近也

曰曾子三省其在一貫之前與曰然曰今之言一貫者以一理貫萬事如其一繩貫千百錢也其果然與曰一理孰在卽所謂不貳心是也是不貳心事君則止于敬事親則止于孝以是不貳心應天下則無不止于至善故古人云一哉王心又曰貞夫一唯一則無不貫矣是一也豈若今人想像一理道以應天下之事乃自比于一線穿萬錢而繆謂一貫者何其相萬哉唯曾子獨知其故荅門人曰忠恕而已矣忠中心恕如心夫人心至中而自如則可謂不貳心矣其曰而已矣云者言忠恕之外無一也一之外無貫

胡二衡齊卷四

三十二

也先儒嘗憂有一而不能貫夫有一而不能貫則非一也且謂一爲一事而謂貫又爲一事是已自二之矣又烏視所謂一貫者哉曾子異時稱夫子曰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皞皞乎不可尙已至于皞皞則一矣此得一者之言也故顏子旣沒唯曾子獨傳大學得其宗也

孔子與曾點者豈情與乎曰孔子而不爲情與則孰爲情與者曰孔子始問侍坐者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究其用也而點乃爲之鼓瑟而慢對違眾而異撰矯然欲爲暮春童冠之遊浴風詠歌之事殆與嬉

遊者無別此豈足以用于世哉然而夫子情與之者不已過乎曰昔者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咸若無意于天下者之爲乃不知異時亮工格天之業則古今莫京焉此何以然程伯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又曰君子不以天地萬物撓已然後能了天地萬物嗚呼旨哉後之學者未始誠有天地萬物之心乃欲矻矻攘攘焉以行于天下措諸當時吾未見其不出于名與功也矧曰撓乎卽若諸葛孔明其樹建非不瑰瑋亦終于方駕管樂爾已其於了天地萬物之心何如哉然吾

胡二衡齊卷四

三十三

聞孔明以靜爲學而猶若是則其它憑才能意氣依做古人以建事者其又何如哉此無它志卑而見局故也曾點所陳若已悠然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意又能不以天地萬物撓已故夫子不覺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夫子非與其卽能爲舜伊事業也以其志與見固已超聲利下事功而于了天地萬物之基本獨有在也其將與區區憑才能意氣建事者較然矣然點止于狂簡不能克念以入聖則固其自怠之失而非夫子之過與也雖然孔門三千唯曾子獨得其宗則點所爲詔其子者亦必有在而未可以大杖事槩棄

也吾景行孔門不敢于點也易不敢於與點也忽
曰孔門自仲弓闕子壽南宮适數子咸亟稱之然而
磨磨責望則浸加于子路于貢其不以子路剛果子
貢穎達故耶曰然昔者夫子嘗誨由以知之道又告
以知德者鮮蓋欲其從是以入室也異時問君子則
告之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安百姓此則揭典謨學
庸大旨而盡發之至與以一貫啟會子者無殊致而
與告仲弓者若有加矣然子路似終未寤豈亦以前
聞未行而終爲累者耶陸子曰子路結纓是其次第
蓋言子路雖未中道而其剛過人遠矣

胡子衡齋卷四

二十三

子貢之類必有近似于顏子者故夫子有與回孰愈
之問將啟其如回之潛心於內也而子貢不寤異時
乃以窶空與億中者對言之而又不寤無言之誨其
所以寤之者尤至矣而反有何述之疑故夫子不得
已詰曰女以子爲多學而識者與蓋示其非多學也
而子貢猶爲兩可之對已而夫子明言曰非也子一
以貫之子貢乃終不能如會子之唯以發聖人之蘊
異時猶判性天爲二道又推夫子文章於性天之外
何其岐也嗟乎穎如子貢乃反不得豈其以穎障耶
然則孔門之不事多學不貴知識聞見也豈不諒哉

雖然弟子築場三年子貢又獨居三年子以爲子貢
獨居靜處加三年之久其所得又不可以常情竟矣
今猶以常情語子貢者非也

曰今先生已上徵孔子旁證顏曾授受心精源委根
枝干載非遙較在目前洙泗若此未學如彼何爲其
然也聞之孔門弟子曾子于夏年最少至晚歲各以
其學爲列國師惟曾子一貫自得發之大學知本其
先以授子思逮於孟子遂失其傳子夏之學篤信聖
人其言有始有卒意以末爲聖人始事以本爲聖人
終事故傳其學者能遵聞見謹器數今著于記者可

胡子衡齋卷四

二十四

考波被漢儒訓詁繁增太史氏已譏曰儒者博而寡
要彼儒者卒不知其與孔門徑庭而知本覺滯也嘗
試究之爲會子之學者以由本達末爲序爲子夏之
學者以遡流窮原爲序遡流窮原者曩所謂臨海算
漸而欲以尋源登嶽辨葉而欲以探本雖白其顛而
不可得者也當子夏在聖門時夫子已詔之曰無爲
小人儒夫子夏豈若後世鶩利小人哉所謂小儒是
已孔子固已逆知有末學之卒爲學累矣雖然末學
者流則猶止于遵聞見謹器數比于識其小者之倫
未有主在物爲理以爲教也記禮者曰自中出根于

心又曰無節于內者觀物弗之察益猶知根于心節于內之爲主亦未有化視其心而專求物理以爲學也嘗試究之末學者流其在孔門比之門庭者也求物理者則直索之道途爾已曰乃今知之棄祖父而信眾子者匪一朝夕矣雖然先生指我靈則示我全全證諸父祖徵諸孔子大哉貫鬯未可以口舌承也願言請事以俟百世

胡子衡齊卷五

泰和 胡直 正甫 課

談言上

談子曰東壁之子嗜尚陸博至忘寢食遺遠父母捐棄妻子胡若是之癖也浮休山人曰古人嗜尚奚必斯人昔唐潘彥嗜陸博一日浮海舟破彥猶手握陸局口啣骰子翌日達岸兩手見骨而二物不離漢劉邕嗜瘡痂嘗詣太守孟靈休適痂墮地邕即俯取食之至有鞭撻健卒以供痂食宋明帝則嗜蟻蟻唐鮮于叔明嗜食臭虫權長孺嗜食人爪而海上又有嗜

胡子衡齊卷五

豫章叢書

臭之夫今夫人性常嗜之外有剩嗜焉鮮不為癖奚必斯人子獨不知文王嗜昌獸楚王嗜芹菹曾皙嗜羊棗屈到嗜芡魏徵嗜醋芹皆剩嗜也推之宜僚之丸成公之鑿稽氏之鍛阮氏之屐顧氏之畫劉氏陶氏之酒王氏張氏之書又推之五侯之爭六王之戰蘇張之辨楚漢之攻衛霍之貴王石之富皆剩嗜也子又不知談天衍雕龍爽公孫堅白惠施五車鬻熊子華韓非虞卿司馬子長相如子雲之徒迭相著述列屋盈家末儒訓詁百葉千葩自賊根芽競相雄誇皆剩嗜也夫孰為不癖又何此之愉悅而彼之嗚嗟

客曰若山人者舍軒裳敝林壑是亦所謂烟霞痼疾泉石膏肓者耶山人既有剩嗜寧責他人山人曰與其癖詞章訓詁寧癖烟霞泉石弟子以告曰甚哉山人之言先生聾蹙而語曰剩嗜乖性枝見賊道山人之言甚則甚矣而為吾徒者可無辨哉可無辨哉

隋田楊與鄭法士俱以能畫名法士自知藝不如楊也乃從楊求畫本楊不告之一日引法士至朝堂指以官闕衣冠人馬車乘曰此吾畫本也子知之乎由是法士悟而藝進唐韓幹以貌馬召入供奉明皇詔令從陳閱受畫法幹因奏臣自有師陛下內廐飛黃

胡子衡齊卷五

二

照夜五方之乘皆臣師也帝然之其後幹畫遂果踰閩若田韓二子可謂能求其真者也彼以似求似者則益遠矣今之學者雖曰求聖人之經固已非其真乃舍經而專求訓詁則又求似其似之者矣不尤遠乎

昔者楊子華畫馬於壁居者如聞鳴鬻李思訓畫鬻障波濤而玄宗夜聞水聲此非馬鳴與水聲也聽者自聲也吳道玄畫鬼神數壁而颯然風起馮紹正畫龍而白雲出廡此非風起而雲興也覽者自興也學者可以知妍媸之從生矣是故知物所從生則物物

而不物于物

漢儒者馬融自擅知經又善推步常算渾天不合羣
弟子莫贊一辭唯鄭玄一算而決及玄業成辭歸融
心忌焉嘆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乃潛欲殺玄推式
以算玄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玄亦預知乃入橋
之底俯伏柱上融踟躕嘆息而反玄由是得免嗟乎
融之所爲是烏知詩書禮樂之毫芒哉故曰漢儒尊
經而經愈亡

雲之樵迷設置者於途曰慎無獵人設置者曰吾所
獵者跛而角毳而翼何謂獵人雲之樵曰子弗聞昔

胡子衡齊卷五

三

者羽山之熊貝丘之豕牛哀之虎其先固人也况乎
都末之野彘彭世之鹿又王祐之道士鹿也劍南之
獾然中牟之馴雉茂先之鸚鵡賈人之秦吉了也之
數者形則物矣而心人焉子謂之人非耶今之跛而
角毳而翼者安知不有若人然則子之獵人多矣設
置者聞言而懼遂裂罫折矢誓終身不復獵它日設
罫者從上邑迺都遊而歸謂雲之樵曰曩所謂形物
而心人者爲其有義也吾頃見冕而相圖弁而相奪
競利忘義者何啻十九不亦形人而心物乎謂之物
非耶况以人獵人世不見罪而子獨罪予之獵物雲

之樵恍然不能答久之吁曰吾奚忍夫以人而相物
且相獵也

海孺生曰海之渚有海鏡焉其腹空洞無臟唯中藏
紅蟹子小如黃豆而螯其足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
飽海鏡亦飽或迫之火則蟹出離腸腹而海鏡立斃
矣彼其所爲斃者以所假在外不在內故也水母者
亦出海中匝渾凝然而絕無眼常有數蝦寄蹲腹下
代爲之眼蝦行而行蝦止而止一日波盪蝦離而水
母竟躓死泥沙彼其所爲躓者以所假在物不在已
故也弟子以告先生曰異哉學者之違內迷已而終

胡子衡齊卷五

四

弗因躓者希矣弟子識之
星之徒問於扶桑君曰子不見昭昭者之爲光也非
神明乎扶桑君曰非也子不觀吾扶桑之日輝映四
海神哉明哉豈昭昭者與之星之徒曰允哉日之爲
神明也大一丈人日日雖大俾墜戶而塞牖則光無
入矣奚其神且大若夫神明在我五通十達無所不
之之天地而天地焉之四海而四海焉之古今上下
而古今上下焉四海何足以竟雖然則無不自昭昭
始夫星與日雖影有大小其爲外一也影烏足以達
神明吾重悲今之以影學也曰學胡以不墮於影曰

子思子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日南之國僂人所居僂生既長則縛制大樹取物如紫粉然畫其胸而刺之班班若異物謂之文身華人視其文也恒用爲怪而彼視華人之弗文則亦用爲怪然世徒怪僂人文身之非而不知自文其性之非下士畸人姑不逮其儒而搗管一日之間不知幾怪思而溢慮也幾譎言而枝說也何況體節之繁註疏之多爛爛瀰漫於天下冗踰九牛毛彼其於真性何啻素之受繪削之受和將求其初而弗得抑且以繪和爲真矣視彼文身者一何多寡之遠然則君子奚彼之怪又奚怪怪乎哉

胡于衡齊朱王

五

欽俗多賈有土人父壯時賈秦隴間去三十餘載矣獨影堂畫像存焉一日父歸其子疑之潛以畫像比擬無一肖拒曰吾父像肥皙今瘠黧像寡鬚今髯多鬚鬢乃至冠裳履綦一何殊也母出亦曰嘻果遠矣已而其父與其母亟話疇昔及當時畫史姓名繪像顛末乃愜然阿曰是吾夫也子於是乎禮而父焉夫父天下莫戚者也乃一泥於繪像致有妻子之疑彼儒者獨不知經史亦帝王聖賢之繪像也何則帝王

聖賢之道出於心著於事而載記於經史是卽所謂影堂父像者也經史載記有定體而道之出於心者無定形今世儒顛泥經史而忘求聖人之心是卽所謂泥繪像而拒真父者也於乎彼儒言者其不泥繪像而拒真父者蓋幾人哉

客至自建爲言武夷大王峯之升真洞洞中有雷文甌甌五以盛仙人蛻骨洞外有黃心木爲棧雖險不墜而久不爛又有四船相覆以盛仙函船皆圓木剝放外懸而半枕於洞土人禱雨者輒用竹繩綴梯造其處又有小藏峯二小船大藏峯橫插板木中有圓

胡于衡齊卷五

六

器如管方器如筐餘者如杵如盤咸不知幾千萬禩而未育毀也此何理以致之通一先生曰是何理可窮也同坐客曰以予所經仙岩亦有床櫃之異其他如西川之火井油泉蛾眉之光相登之海市靈岩之飛瀑華陽之喜客泉是皆不可理喻豈惟是哉稷生以武敏契育以鳥卵其事表諸經君子雖不語怪然前史昭晰若晉杜車騎出于蛇是蛇而人也疑非獨杜預也唐張路斯出於龍龍而人也疑非獨張氏也宋韓蕲王出於虎虎而人也疑非獨韓王也李侍郎出於龜龜而人也疑非獨李椿也夫人物相去遠矣

物之能爲人則人之能爲物亦可知矣儒者必曰理則無是何理可窮也子思有言及其至雖聖人有不知歐陽永叔曰治其所可知置其所不可知是之謂中道先生曰是則理也

吳門之貴胄其先世田廬貨藏稱雄廬而有三子其伯長唯日鶩飲博恣聲伎殆若不返卒爲窶夫莫以享其業其仲繼之則制醴絕聲身不離閭研稽業籍窮所自出畫畝而記刻銖而題下逮于蕪盤穀柳之微簿札充楹自謂握祖父之遺算矣然而田卒污萊泉貨內耗事至必日俟案籍爲之籍日紛紜而家隳

百三行齊卷五

七

猶伯兄也至季弟則大懲曰吾二兄均左矣於是躬履南晦日徵貨器日課子母錢不多載記而先業益充妻孥享其贏隣里食其餘伯兄志曰是齷齪者異我仲兄鄙曰是未嘗觀農器譜而妄治農也未嘗讀貨殖傳而遽治貨也至詎之不吝口季終不顧而修業自若洞先子曰季得矣季得矣夫人心受命于天萬理皆備比之先業孰不雄膺然而眾人奪於聲利色欲則伯長是也世儒荒于物理載籍則仲兄是也今也反諸身心直求天命之性有類季弟之爲者則世儒莫不詬之猶二兄之詬季不已也雖然人固已

享其贏食其餘矣詎何患爲

樂仲子曰吾昔好種橘吾種數前春而植私竊懼晚也植而遂者十不得一二焉訊之老圃圃曰橘不可以前春種也蓋後之吾從而後之植而遂者十嘗得八九焉又訊老圃圃曰冬榮之木其氣外固外周者非陽盛不可活也冬謝之木其氣內固內固者雖陽未盛活也推此則百種百活矣仲子俯然嘆曰吾益信枝葩繁者之本根隳也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費而況於人乎是故君子貴斂其真不墮其根萬類以生

胡予衡齊卷五

八

南海鍾生曰吾國西樵山之坡陀有行木一則可滋千百若種若者觀一行木之地則躍然喜已而樹之千者雖有旱乾不灌而榮養無俟汲也桔槔無俟聞也非他有繆巧也行木性能召水者也有一行木則其地之百泉爲之潰涌津液而餘濶被若者多矣故時稱行木有賤工者憂曰是亦一木也夫惡能生水况以障吾若遂集斧而薪之捐捐然走于山澗之間朝汲而灌暮負而澆人百其勞而榮弗若之矣胡子謂弟子曰小子識之夫人心之生理豈啻行木哉而世儒者不反諸心而求諸物又奚啻工人之舍行木

而走山澗者或嗟夫行木世不恒有者也而人駭於
希遷乃曰人心亦爲希遷智乎

談子曰昔唐郭元振未第時已能爲汾民祛烏將軍
之害其膽志蓋一時異時忠孝文武已兆茲矣又有
言元振嘗山居夜有人面如盤矚目出于燈下元振
了無懼徐染翰題詩其頰題畢陰之其物遂滅若元
振膽志豈其獨鍾耶抑人皆可學而有者耶洞先子
曰稽之元振讀書大學時適其家寄資錢五萬有叩
者曰吾五喪未葬願有句也元振即舉五萬錢盡畀
之不復問其名元振器量固若此然則膽志良有本

胡子衡齊卷五

九

哉力本則可以學矣弟子以告先生曰器量生於明
明爲本也子不聞濟南郡方山之南有明鏡石焉方
三丈餘也山魃行伏了了然著鏡中莫之遁至南燕
時三魃惡其照也而漆之俾弗明自鏡石漆而山魃
晝熾人足掃矣夫人莫不有鏡能照魃魃魃隱不
皇矣皇害人哉雖然吾見今之人有自漆其鏡以悅
魃魃者矣其不爲魃魃怖伏者誰夫弟子曰昔朱顏
延年嬖其妾且畏之妾一日撲跌延年幾斃妾死延
年反哭之慟已而恍見其妾出于屏間驚怖遂卒然
則魃魃夫人自爲之也先生曰然

胡子衡齊卷五

胡子衡齊卷五

泰和 胡直 正甫 譚

談言下

戎夷違齊如魯而後門天大寒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又惡與國士之衣故戎夷大息曰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夫戎夷始欲為天下惜死不願生也終能為弟子求生不辭死也戎夷可謂知處死矣使戎夷

胡二衡齊卷六

孫章叢書

誠知道則雖為天下士可也彼陳三之徒侯贏之流區區殉名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誨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佚夫任人者匪直佚也人眾必周而不漏也任力者匪直勞也力寡必偏而不咸也任人者匪直不漏彼蒙任者可以使不肖者肖也任力者匪直不咸彼不蒙任者且將使能者不能也此古今常試之驗也故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又曰恭已正南面而已言任人也

梁天監中有扶南大舶獻玻黎之鏡鏡面廣八五內外皎潔方員照三十里訊其直曰此波羅尼斯福樂寶也約值百萬緡帝令有司算之傾府庫償之不足朝臣無敢議其值者已而有國工沉隱士也舉鏡熟視斥而去之曰是照不過三十里奚足貴吾中夏神州有神鏡能照左右爰及秋毫咸徹表裏以逮萬里四燭無疆則天子之心是已夫天子神鏡有赫其明有濯其靈而德威政刑出焉內無苛繒外無姑息則天下拱手而治福樂孰踰此焉用傾府庫以酬彼鏡

胡子衡齊卷六

二

帝不能用意酬其值晚年專務姑息政刑大弛卒有侯景之難國亡鏡亦隨喪

談子曰南海之濱有鼉市焉鼉保背海隅邊幅廣修不知幾百里也居民眠為石洲漸創茅茨鱗列成市不知幾何時也異時有穴其肩為鉄冶者天旱火熾鼉不勝熱怒而移去沒者凡數千家或譏之曰是置居者不審也而不知置天下者不處其安而虐且焰則鮮不成鼉市也東海之濱有蜃閣焉蜃居海中吐氣則結成城墉樓臺人馬五色縹緲出煙霧之表高鳥倦飛就棲輒墮氣中竟以溺死或譏之曰是為鳥

者不審也而不知人之宅貴富者不擇其從迷昧終身則鮮不墮屨氣是故惟大人者睎天下爲囂市不以欲熾眇貴富爲蜃閣不以身迷斯人也雖爲天下處貴富也可矣

昔唐宣王嘗獵於鄂縣介搜林莽草際一樞扇鑰固甚王命發視之乃貯一麗姝問所自姓莫氏出衣冠家夜遇賊僧劫至此王驚悅之載以後乘會獵者獲一生態因納樞中乃扁留草間時明皇方求極色王以莫氏殊麗卽表上之具奏所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鄂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唯

胡子衡齊卷六

三

昇一樞入店夜久隔牖有聲避明寂然店戶人怪之啟視有熊衝出脫走尋二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竈哥大能處置此二賊也談子曰彼二僧自謂得麗妹如莫氏足樂矣而不知樞中之忽化爲熊也明皇自謂得莫氏矧又得太真足樂矣而不知域中之忽化爲胡也明皇能笑二僧後之人又笑明皇於乎人主其無令相笑無已也

談子曰齊桓公唐明皇二君皆始治終亂而皆起于好內桓公始聽鮑叔薦管仲遂忘射鈎怨而獨任以政人不能問何其難也已而修內政興海利贍貧窮

祿賢能踐盟曹沫割地燕君拜胙周使敵血葵丘責楚尊王平戎安周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何其智也比管仲卒近用易牙開方豎刁三子專權於外嬖長衛姬等如夫人者六人長姬淫於雍巫雍巫又厚結豎刁以蠱惑於內桓公病易牙豎刁作亂築塞宮門桓公欲食食絕欲飲飲絕慨然涕曰吾何面目見仲父乎遂蒙衣袂死既死五公子爭立桓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夫先後一桓公也始任管仲以一身抑何夫命令天下終惑內嬖近用小人不能庇一身抑何悲也雖然仲有罪焉初仲齋戒受相桓公曰寡人有

胡子衡齊卷六

四

大邪三其尚可以爲國乎寡人不幸好田田莫不見禽而後返仲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好酒日夜相繼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寡人不幸好色而姑姊妹有不嫁者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夫人之好內積宗則亂莫甚矣仲乃云非急仲固導之內亂又安能禁辟變於身後乎仲雖平戎其若女戎何哉故曰仲有罪也明皇自少已定難刪亂誅韋黨而安廟社又誅滅李元楷等陰謀立殺長孫昕之怙威可不謂英哉任用姚宋聽諫柳澤增置侍讀以弘嘉謨追封五王以配廟廷不可謂不英

且明也橋陵喪事已踰年矣猶不受朝賀踰十年猶望陵灑泣既耕籍田猶種麥後苑自太子以下令躬收穫示重黍盛兼知民艱可謂能繳然爲義者也史臣贊曰焚後庭珠翠以戒奢禁女樂出官嬪以懼荒叙友于敦骨肉以厚俗蒐兵責帥以明軍法朝集計最以校吏能西蕃競欵北狄趨風冠帶百蠻車書萬里咸非溢美然九齡既疎林甫日親太真擅內而漁陽羯鼓遂震蕩於寰宇明皇徬徨望賢朝食不供頓與馬嵬六軍不發乃勉誅國忠而繼貴妃宗廟立墟生民塗炭明皇雖掩袂涕泣不既晚乎明皇晚節詔

胡于衡齊卷六

五

天下祖奉玄元皇帝習四子立學官博士弟子員尤爲亂命又招集張果羅公遠葉法善之徒且欲從公遠學遁漢文帝云朕乘千里馬將安之明皇學遁亦安所之耶當其在望賢馬嵬之間曷爲不能遁耶其倒繆益甚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此桓公明皇之謂也夫桓公明皇英主尙有是而況其下者乎然則女禍於人國也烈矣
談子曰女禍有二一內嬖二外戚外戚則漢甚呂王唐甚武韋王氏至莽遂竟移祚呂與武韋移祚且十

之九其原出漢祖唐宗無刑家大道亂不亦宜乎史又稱莽將篡時披漢婚己女爲平帝后平帝崩后年才十八爲人婉嫵有節操莽旣篡乃更號黃皇室主而令別婚后大怒因病不肯起莽不能強也及漢兵誅莽燔官后曰何面目見漢家遂投火死夫以莽之篡漢廷大小臣工爭頌功德宗室子爲作符命而其女獨不欲更節且爲漢死然則人性之善不以類移不以習易若莽女尤難也嗟夫人主創承無刑家大道以爲子孫型模欲無亂也艱哉

胡于衡齊卷六

六

驗因持鹿獻曰馬也二世曰丞相謀耳問左右或言鹿或言馬高遂陰中言鹿者以法群臣莫敢不聽高及二世責讓高以盜賊事高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弑二世使郎中令爲內應閻樂將吏卒入望夷宮數二世曰足下驕恣無道天下共畔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欲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高遂立子嬰去帝號爲王以黔首葬二世談子曰高之威燁矣詩曰

匪教匪誨時惟婦寺三代以來女婦稱嬖乃寺禍
未有甚高者也秦惟祖龍稔禍二世倒執太阿授高
兵柄乃至求見丞相乞爲黔首而不可得皆秦之自
取也秦乎其孰讓

談子曰寺禍自東漢唐末浸盛史稱漢仍秦制中常
侍雖至親幸止金璫右貂不復雜調自和帝朝竇憲
秉權鄭眾謀除大憝遂獲侯封超任官卿至鄧太后
女主益近刑人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已非復掖庭故
步矣其後孫程立順曹騰建桓單超誅冀乃遂植茅
分虎南面人臣者紛然若拾果焉其邪第擬諸天家

胡子衡齊卷六

七

養子出自帝制忠良摧陷毒盈海宇曹節張讓彌爲
魁雄竇武何進之徒雖以周戚上將機事未密先飲
其劍已而袁紹兵入根苗痛絕而國隨以殄矣豈不
悲哉唐制貞觀以後七十年間內官唯職守禦中宗
乃濫署七品以上員外官至千餘人而衣朱者尙寡
玄宗中官稍稱旨者卽授三品衣朱者亦千餘人而
兵柄未與後李輔國從幸靈武程元振胡衛代宗乃
至三公王爵柱國尙父與天子共政事矣已而魚朝
恩爲監軍容使又有護軍中尉分掌禁兵自是神策
天威軍柄亦全歸於璫臣貞元之後威焰日赫五位

之廢置九重之生死咸出掌握遂有定策國老天子
門生之稱文宗繆托匪人謀用不臧甘露之變幾已
覆國昭宗被季述等持撻數罪收置幽辱鎔錫固局
鑿竅通食至不忍言崔胤雖快仇屠戮流血成川而
國祚旋亡不大晚乎昔者周制闡人領于冢宰止供
掃除無假名器矧曰兵權唯漢和唐玄古今至愚乃
首假以權貽禍至毒天地爲之倒列日月彌以晦冥
身殲國亡室闈不保千載有餘悲焉然則爲人主者
尙無以權假刑人至喉癰不剪浸成古今悲噫而卒
無裨也於乎慎哉其惟明辟

胡子衡齊卷六

八

僖宗吟曰乾乾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固以
外逼強藩內窘家奴欲棄萬乘爲齊民而不可得讀
之彌足悲焉昔王守澄教其黨曰無令人主近賢士
親詩書則吾儕可以得志嘗試辟之斯語也固亦所
謂貝母藥耶昔江左有病人面疽者試以百藥莫不
掀唇當之至貝母閉口不欲納病者喜曰此藥治矣
因以葦筒灌之數日遂愈故治病者當求病之所忌
賢士詩書闕寺忌之久矣人主治闕寺唯親賢講學
夙夜驚於知人安民勿皇其他寺人資功唯費無惟
名器唯思無惟事權亂不假刊也是曰上策

談子謂杞翁曰自趙宋氏立國未多見婦寺大禍此非獨大綱正抑亦不與權之效與杞翁曰宋之夷禍則豈後婦寺哉宋懲藩鎮不飭武備唯恃賂獻馴至大亂而後亡國則藝祖與趙普之謀非也藝祖既下河北欲乘勝取幽燕走書詢普普回奏止之藝祖遂班師及雪夜幸普謀取太原又以幽燕地圖示普問策普皆力止且曰可取孰可守吁普言左矣卽如藝祖取天下而帝之又曷必後世之無守也然自是君臣竟不以幽燕圖兵權釋一時之杯酒而戰爭藏異日之疆場豈獨失中國故地哉遂俾暴虜都華夏冠

胡二衡齊卷六

九

冕爲魚肉此非其胎禍與宋之敗蓋有三一懦敗二議敗三恩敗夫天下好戰必危忘戰亦必危自普以銷兵爲長策其後太宗始奮力收太原已而北伐契丹互有勝負乃至寰州之陷太宗君臣遂絕口不言兵眞宗之朝民不識兵虜逼門庭乃用寇準謀躬率濟河大禡其氣然竟以嚴幣定盟罷兵神宗語及太宗中箭自謂不共戴天憤恨爲之泣下後值王韶等覆敗遂弛幽燕之念總之皆冀普智識者慨焉蓋當時不議將兵者之非其人而猥以兵不可用爲言不究平日無虞謀之實而徒以虜不可謀爲心歐陽修

曰臣見朝廷常有懼虜之形而無憂虜之心夫不憂而懼則積懦之爲累也異時虜至城下微飲父子竟不守死相繼請降懦劫之也故曰懦敗歐陽修曰近年朝廷開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十至於臨事誰策可用又曰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斯語誠中宋政之膏盲凡皆多議之爲過也虜人譏曰待汝論定吾已渡河其言足警矣而南渡士大夫議戰者則不知所爲守讓和者則不知所爲駭會無范蠡一定之畫坐成秦檜賣國之奸羣臣罔知厝火乃至區區弊精故紙奔走一世以趨寡言雖言滿上下何資

胡二衡齊卷六

十

實用故曰議敗宋旣增益歲幣計數十萬至於郊祀尊恩任子之多乃逮于女夫外孫濫亦甚矣當賈似道秉政國事已去猶推恩至太學生是何異于疏早苗之水以沃魚藻兩無抹矣故曰恩敗此三敗者儒者與有責也杞翁曰前代尙有文臣樹將業若羊祜杜預謝玄韋敷裴行儉張仁愿之徒偉然爲世虎臣至宋室鮮有文臣能將者亦懦累也夫吳越之人狎舟燕趙之人輕騎豈其性能哉習使然也古者男子生則有桑弧蓬矢以射四方六藝有射豈獨教文亦所以修武也

昔者諸葛讀書獨觀大旨李靖不欲作章句老儒知其無裨而有妨也故國莫病於畏言兵士莫息於疲虛文假令宋之君臣不局局於聲容訓詁間以困踣其傑氣驚銷其英風俾士之才力相近者習於武事而試用之亦可以廣材而破懦矣詎至以中夏衰芾甘夷虜臣僕哉雖然此非獨過宋也

談子謂杞翁曰子過宋甚矣然而未知擇將之弗易也乃若今日擇將猶難而于胡易之杞翁曰嗟哉宋耶繇神哲而上未始擇之而謂曰世乏其人則誣世繇高孝而下未始任之而謂曰人非其材則誣人夫

胡子衡齊卷六

十一

觀日之玉照夜之珠遠出異域來自重譯此非古今所希觀耶然無足而登王庭無翼而棲瓊庫者何也則所好存也宋徽之爲良嶽也杏岫梅嶺猶爲宜土之樹若炎州荔荔素非中土宜植亦莫不株集而翁生之則所好存也向令宋君臣以構良嶽之心構國家以集花石之力集將材則何患擇將之艱哉不然祿山亂而李郭顯兀术至而韓岳名豈假之異代哉古語云將相無種古之取將或出奴隸或出敵國或出亡命亦或出盜賊惟英主良相多方試之不次庸之則無弗得矣而必謂擇將之弗得而亦所謂過活

鳥坐待終斃者耶雖然亦非獨宋也

談子曰嚴尤有言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辟如蠱蠱之螫殿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選將練兵約齋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袤延萬里疆境既完民力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信如嚴尤言則禦夷終無上策其

胡子衡齊卷六

十二

果然歟杞翁曰不然昔周宣王之先周公相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征弗庭綏厥兆民其始在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三公則論道經邦三孤則貳公弘化六卿分職率屬以倡九牧以阜兆民而大司馬則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當是之時虜雖天驕不敢望壯月南牧矣此非上策而何然則策莫上于修內政莫要于得賢相得賢相則能得大司馬得大司馬則能擇良將飭武備其禦之也不在彎弧鳴鏑後矣而必謂禦夷無上策者是猥以後世之事言之者也又焉知帝王者之爲策曰帝王者

爲策何如日不策于策而策于道夫唯策于道者治未然

杞翁曰不問宋仁宗時有張吳二士者負縱橫才不事干謁而規禮聘其作詩有踏破賀蘭掃清西海之句韓范守邊咸狂視之異時二士刻詩石上酒泣過市二帥竟弗之省二士無所適遂亡走西夏易名張元吳吳觸夏主諱聳其聽聞夏國收爲謀主勢日強大關右震懼遂不可制韓公時爲四路招討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提匕首入卧曰某西夏張相公遣取相公頭不忍加刃第取金帶去蓋宋君臣之用人狹矣

胡三衡齊卷六

十三

談子曰孔子曾子豈非所謂前知者耶孔子修書終秦誓曾子著大學亦以秦誓一个臣終之彼一聖一賢豈皆知秦之繼周者耶不然何皆取于秦誓也洞先子曰孔曾之前知吾弗得知已然吾知秦誓一个臣之足以相天下也相天下舍此雖有善者如丙魏姚宋亦節士耳何足與于大臣之道哉曰然則後世孰爲近日韓范升其堂房玄齡游其藩

談子曰大臣之事大矣然使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而坐辦天下大事恐未可也洞先子曰子不見龍乎龍赤身耳然能以雲爲輿以風爲驅以霆電爲徒御

上下變化而雨澤天下者龍非有他技也以其體虛而用神也方龍之始潛也不患不神而患不虛唯虛無弗神矣風雲霆電之從之者役於虛也龍曷虞不辦大事也假令龍如鼯鼠喜能負重則技止龜跌而已如螭吻喜能望遠則技止獸首而已如蒲牢則技止鐘紐如狴犴則技止獄門饕餮技止鼎蓋睚眦技止刀環爲此者躡彼爲彼者躡此又安能役風雲霆電而變化雨天下哉故大臣無一技然後能用天下之技用天下之技爲技猶用天下之耳目爲耳目用天下之手足爲手足謂一个臣不辦天下大事亦未

胡三衡齊卷六

十四

可也不然則亦鼯鼠螭吻之尤而已又烏足語大臣且夫大臣學道不學技曰大臣學奚道耶曰休休是已彼休休者菟乎若愚綽乎若暇恢乎若無畔渾乎若無擇視天下人皆我人視天下耳目手足一耳目手足也我方有美技何患無技是故大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樂正子好善優于天下則善用休休者也休休已天下治矣曰然則周公多材多藝何哉曰周公而有而無資而虛故曰公遜碩膚赤烏几几周公何技焉曰使天下皆爲龍不爲鼯鼠螭吻則孰爲起而作事者與曰古之人臣有坐而論

道者龍之徒是也。有起而作事者，最蠱螭吻之徒是也。雖然，自其修者言，則不可以定擬。是故有坐而論道者，之道而下兼乎技，則未始不可以作事也。有起而作事者，之技而上學乎道，則未始不可以論道也。是亦在乎人耳。雖然，世固有論道之賢，而宅作事之地，則稷契之分職，孔子爲乘田委吏，繼爲司寇，皆是也。猶曰得龍之道，而任蠱蠱螭吻之事，龍之道奚少也。

管子相三月請論百官，桓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

胡子衡齋卷六

十五

草入邑，辟土聚粟，多取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曠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於是桓公聽管仲立五子者，而國大治。談子曰：若管仲亦幾于大臣之道者，與洞先子曰：管仲善用才者也。如時相多也，然而非知道者，管仲自云：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夫管氏不知帝王大道而

徒以霸王自處，夸毗世主之前，於休休凡几，何啻千里。管氏而知大臣之道，孰不知道。

談子曰：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明光者，性最妬。伯玉一日讀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足矣。明光曰：君奈何悅水神而輕我？我死何患，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死越七日，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矣。伯玉覺，遂終身不敢渡水。其後有婦美者，渡此津，雖枉旌風浪，暴起卒不得渡。醜婦雖盛粧，無弗渡也。故稱妬婦津。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津旁，好醜自彰。妬婦何其烈哉！嗟夫，後世不有妬臣津

胡子衡齋卷六

十六

耶。凡人臣賢者，未有能涉妬臣津者也。或曰：唯大人者，秉衡則無津，而賢者利涉矣。小說家載：則天末年，有益州父老賣藥，城市得錢，卽博濟貧乏。經歲餘，病者得藥無不愈。常時遇有識者，輒告之曰：人一身一國也，人心帝王也。旁列臟腑，宰輔也。外具九竅，群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揀矣。何異君亂於上，臣下無不病者？故凡欲身無病，必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思狂，不使嗜欲迷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則其餘臟腑有病，不難療。而外九竅亦無由受病矣。况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故病則君先臣

次然後用佐用使如失其序必自亂矣又何能抹病此猶家國任人也吾老賣藥嘗以此爲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其病以至良醫名藥不効猶不自知悲夫父老之言旨哉豈隱者耶

談子曰莊子所言聖人之道聖人之才岐矣夫有其道斯有其才未有有其道而無其才有其才而無其道者也故曰岐也洞先子曰否自吾涉世而驗之世之不岐也難矣何以明之昔者漢高武唐文皇非謂有聖人之才而無其道者與不然何其能一天下而

胡二衡齊卷六

十七

不能與湯武齊化也衛武伯夷柳下惠非謂有聖人之道而無其才者與不然何其擅聖稱而不能與周孔比喙也若夫以聖人之才行聖人之道兼有而不岐者其惟堯舜三王契皋伊周孔子乎其次學聖人之道而近其才稷夔傳說曾子是已具聖人之才而有其道顏子子思孟子是已傳說之後程伯子近之孟子之後東越王子近之雖然古未有遠聖人之才而能大濟天下者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夫難也者難夫兼有不岐者也

談子曰昔宋蔡條著古器圖說極言當時好古風盛

至元符間憲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典及大觀初乃倣李公麟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故有一器值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天下塚墓破伐盡矣政和間尙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已盡見三代典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被諸制位於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復古當是時天子尙留心政治所重唯三代之器若秦漢諸物非殊特不收及宣和後則累至萬餘若岐陽宣和之石羈約文翁禮殿之繪像罔間鉅細索入九禁又有稽古博古尙古等

胡二衡齊卷六

十八

閣成以貯古諸鼎彝禮器及圖畫然世事則爛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考驗俄遇僭亂悉入虜營若孔父子產之景行散召公季之弦解牛鼎象首之規模龍頤鷹燈之典雅皆以食戎馬供熾烹散滅不存中國之耻莫甚乎此言之可爲於邑若是則好古非歟洞先子曰好古何可非也雖然古不在書亦不在器物宋人君不好古道而好古器物其覆國廢古也宜哉古道奚時乎時在人心載記在六經是故正諸心措諸事與政以敷錫生民施及蠻貊則可以坐對文武而寤寐堯舜也好古孰踰此而奚以器物爲若必廣

若其心竄事與政而唯沾沾焉器物之好圖錄之研雖盡移三代禮器樂章充溢于後世之朝野亦何以別于操顏氏瓢而乞太公九府錢之譏也耶

唐安樂公主嘗令尙方織百鳥毛帑二疋而服之正視一色也旁視一色也日中一色也影中一色也而百鳥之狀悉見方出降時益州獻單絲碧羅裙鍍金爲花鳥細同絲髮大比黍米眼鼻嘴甲皆具唯瞭視者能覩之韋后效之亦集鳥獸毛爲幘各肖其形貌工費爲之巨萬談子曰左氏服妖之譏至是極矣洞先子曰子弗知之世有居妖則迷樓良嶽焉極也有

胡于衡齊卷六

十九

器妖則髮幕珠炬焉極也有文妖則風雲月露焉極也文妖胎于宋景成于枚馬盛于建安而靡于顏謝徐庾之徒自是則末士狡童第知剪綴是富而不知六經誰何指也雕績是妍而不知仁義誰何物也枚馬是師而不知孔孟誰何人也詞賦是業而不知經綸誰何事也蓋數百禩憤平若不旭之夜其後陳叔寶江總輩當隋師壓境猶然與狎客賦詩爲娛彼豈真能忘利害哉誠以淫詞蕪目而豔曲塗耳也其禍若是烈也久之王文中出天下始聞六經仁義之言而唐室以興蓋世與文交興交喪非一代矣今也復

何忍崇妖辭禍斯世也

或曰聖人用文乎洞先子曰文非聖人不能用也聖人用文爲道與法孟子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道揆法守不可一日寢則文亦不可一日弛是故文者聖人所以壽道法教萬世如一日者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蓋爲教也彼能言者乃不知聖人之爲教乃徒瑣瑣焉爲文采表見于後世且日易與春秋皆聖人發憤所爲作嘻其左矣於是有所不得勢則窮愁而爲著書有得勢則招集遊談者而爲著書咸以徵後世名彼其畔道坳法已甚後之讀者鮮不醜

胡于衡齊卷六

二十

其德而腥其人卽不醜不腥亦何足以肉枯骨血遺齒哉今之世尤喜稱詞客文人曾不知此優伶工耳優伶愈稱于人則愈工當其愈工也雖嗾之魑魅卽工爲魑魅嗾之犬彘卽工爲犬彘三尺之子鮮不詭優伶彼魏丈夫乃不自知爲優伶且將決性命而蹈之其不謚曰倒置之民乎魏文帝曰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彼其父子雖好文然畔道坳法后世所醜而腥者至也其不朽也奚在故曰文非聖人不能用也曰文有古今乎曰有曰古亦有體乎曰有然而無定體曰文猶諸人也夫人莫不橫目而豎鼻也文猶諸

居也夫居莫不橫梁而豎棟也而謂無定體可乎曰
夫人莫不橫目而豎鼻然欲朔之面肖粵之面可得
乎夫居莫不橫梁而豎棟然欲秦之室肖楚之室可
得乎今語人必曰肖堯之八采舜之雙瞳是古也則
司命不如塑師之能語居者必曰肖楚之章臺魯之
靈光是古也則般輸不如畫史之便子不知世之爲
古非獨優伶且將爲塑師爲畫史二者雖極肖似而
古之精神亡矣曰然則聖人好古述而不作何哉曰
聖人好古好道法也述而不作述道法也是故惟聖
人之言爲能傳神曰漢唐宋之言孰優曰道法閻鬱

胡子衡齊卷六

二十一

姑論其槃漢渾而藩唐漸明堯至宋彌昌弟子以告
先生曰吾知聖人之道法已爾吾焉擇漢唐宋

續問上

泰和 胡直 正甫 撰

弟子問曰昔之語物理者曰菱芡皆水物然菱寒而芡暖者以菱華背日芡華嚮日故也稻麥皆土物然稻滋而麥燥者以稻生卑濕麥生高壤故也此其理在人乎在物乎曰子即以背向卑高為理乎抑以別擇其背向卑高為理乎如以背向言則向日理也而背日豈理哉夫此四者方其在背向卑高也塊然物而已矣物各無有也及其離背向卑高也塊然物而

胡子衡齊卷七

一 孫章叢書

已矣物亦各無有也而奚理之言惟自人而理之則曰是為背向故有寒暖是為卑高故有滋燥品而題之區而用之鮮不自人心故理在人不在物也且夫參著世謂補物芩連世謂洩物而內熱者則以芩連為補蘇麻世謂泄物薑桂世謂補物而氣虛者則以薑桂為泄然則補泄之理亦在人不在物也天下之草木多矣其具寒暖燥滋補泄之質奚啻此數物哉自人弗識之而品題之未加區別之弗逮則烏觀其為理哉夫點蒼之石備山水之態桂林之洞繁人禽之形苟人跡之弗至與至而弗邁者寧復有山水人

禽哉是故知山水人禽之從出者則知理矣昔有園工善畫鬼者盡鬼之怪異時見而畏之以為真怪也不知其怪自已出也善畫姝者盡姝之美異時見而愛之以為真美也不知其美自已出也今之求理于物者亦何異園工之畏怪而愛美者哉然則理之不在物而在人也益明矣

弟子問曰庖丁氏之解牛也曰循乎天理言循其經絡天然之理者也然則經絡不謂理乎今人恒言地理脈理腠理膚理韓非子曰理者成物之文也故人有文理今皆不謂理乎曰經絡與地理脈理腠理膚

胡子衡齊卷七

二

理文理此取類而言之曷不謂理哉猶之曰物情曰藥性水性金性又猶之杜子美曰岸容山意亦皆取類言之曷不謂情與性容與意哉雖然盤盂瓊盎池沼江河湖海之日疇非上天之日之所括也然則經絡與地理脈理腠理膚理文理疇非人心之理之所該也苟無人心則惡觀所謂經絡地理脈理膚理云哉曰天之高也地之厚也苟無人焉高厚之理不存乎理豈盡在人哉曰苟盡無人焉則天地且荒忽久矣又焉有高厚而况經絡地理脈理膚理云乎弟子思之三日夜復曰諒哉苟盡無人焉尚無天地理

孰從生蓋聞之曰人者天地之心豈謂是歟曰然
問殺人者必償貸債者必酬世以爲償之理起殺人
酬之理繫貸債不曰士師殺至十百則曷爲不償父
子相取至十百則曷爲不酬殺而必償貸而必酬是
將孰區之又執行之此理之在人易辯矣曰若也使
雞司晨使犬司夜夏葛而冬裘燕車而越舫謂理不
在物則未易辨曰苟非人心則焉有晨夜又焉有雞
犬別曰使司之者哉夏葛冬裘燕車越舫莫不皆然
問曰理弗晰于世者以性弗明故也昔孟子獨曰性
善而孔子曰性相近又有上智下愚不移之說故荀

胡子衡齊卷七

三

氏言性惡楊氏言善惡混韓氏言性有三品宋儒惟
惑三子之言而又不能異孟子輒又曰有天地之性
有氣質之性意以爲天地之性卽孟子所言性善是
也氣質之性卽韓氏所言上中下三品是也又有言
孔子所稱性相近者謂中人孟子所稱善者謂上智
荀氏所稱惡者謂下愚是皆不能出韓氏之說者也
其果然歟曰孟子言性善非好言也孟子蓋試諸孩
提與見孺子入井歟鍊不忍者而知人性之必善也
孟子豈好言哉書曰若有恒性若性有善惡不一則
烏覩其恒哉孔子繫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孔子

未嘗言性有不一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若性
有不一則道義曷從生哉其所云性相近正以其善
相近耳聖人辯多不迫類如此中庸言道不遠人豈
道與人相去有里許哉言道不外人身也孔子又曰
人之生也直直卽善也孔子曷嘗不言性善哉所謂
上智下愚乃承習相遠而言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若性有善惡不一則天命亦有不一而人
之率之又烏得謂道哉三子之言皆不達相近之語
而多以氣質與習成者言之非言性本然也竊嘗驗
之使人性不善則天下父子不相保久矣雖有禮樂

胡子衡齊卷七

四

刑政奚爲哉小人見君子而厭然盜蹠視孝子不忍
加害是孰使然哉夫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苟非
性善則奚知廉與治而言之然而終爲貪與亂者則
氣質習俗移也人性賦於氣質猶清泉出于土沙既
久爲泥淖則有貪無廉有亂無治矣氣質與物相物
者起于欲也故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言性動于
欲猶清泉久而爲泥淖也陸賈曰天地生人以禮義
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謂之道自子思孟子
以後吾以陸賈爲知言矣且夫氣者陰陽五行揉雜
不一者也二五之氣成質爲形而性宅焉性者卽維

天之命所以宰陰陽五行者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而統于心故言心卽言性猶言水卽言泉也泉無弗清後雖汨于泥渟澄之則清復矣性無弗善後雖汨于氣質存之則善復矣由是觀之性自性氣質自氣質又烏有氣質之性哉且古未聞有兩性也性之文從心從生今夫物斃矣其質猶存而生矣在封鸞入沸湯矣而一足在器者猶動其氣猶存而生矣在然則謂氣質有性者賀也亦舛也又有言曰由大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嗟夫吾不知當時儔爲之合也且虛奚在也而能令

胡子衡齋卷七

五

之與氣合別虛與氣皆非有知覺物也而能令之與氣相合爲性則性亦甚哉冥頑不靈者又烏取其爲善哉又合性與知覺則性與知覺特若狼狽相倚矣其可通乎是則人心所貯有虛有氣有知覺三物焉其又可通乎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謂爲虛乎謂爲氣乎謂爲知覺乎此皆未可通然則性與知覺奚分曰覺卽性也曰然則有淫知惡覺者何也曰是泉之汨于泥渟者也而泉之本清固自若也故曰澄之則清復亦猶覺之汨于氣質習俗也而覺之本善固自若也故曰存之則善復是故性善與性相

近一語也而好言者自異之也子又奚疑理爲

問曰世儒決言人心之無理大患不知性而其端尤在不信心彼以爲人心不過知覺知覺者虛而屬諸人也虛則理非所出屬諸人則所發必私故當卽物窮理而後能無私以合乎天是不但于心外求理亦且於心外求天蓋不免昔人疑泉之說昔有疑泉者謂泉虛竇也安得有水此必有汲江海而注之者不然何若是其汨汨混混也乃不知泉竇虛而水斯出雖江海之水千條萬派疇非泉也其疑之者見江海不見泉故也亦猶覺體虛而理斯出雖萬物之理干

胡子衡齋卷七

六

變萬化疇非覺也其詆之者信萬物不信覺故也且夫人承帝降之衷天命之性故能爲萬物之靈唯靈則能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萬理皆備必如世儒之說則人心不當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孩提之愛敬與夫見孺子入井之怵惕見牛穀棘之不忍皆當爲誣矣世儒朝夕所運皆心卽古禮亦古人之心爲之考古禮亦心考之卽人能無私而合天威以心揆而決之曰吾當爲無私而合天蓋惟合吾之本心卽爲無私卽爲合天非物能詔之無私合天也然則心者無私之宰而合天之符者也今世儒反謂心虛

不能無私而理非所出是所謂疑泉者也故曰其端在不信心異時以告先生曰疑泉似矣而未近也吾以為今之不信心者猶自疑其身曰是身果我身乎猶自疑其名曰是名果我名乎猶自疑其祖父曰是祖父果我祖父乎然則身與名與祖父皆當求諸物理而後信之可歟

弟子問曰吾有知乎哉予欲無言幸矣出孔子也苟出今之世則必斥曰是言語道斷者也神以知來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幸矣出易繫中庸也苟出今之世則必斥曰是慧光神通者也盡信書不如無書幸矣

胡二衡齊卷七

七

出孟子若出於今之世則必斥曰是不立文字者也夫今之世之斥之也雖孔子子思孟子曷辭曰然問劉歆謂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夫果有微言大義哉曰自六經四子莫不有微言大義詩書語孟大義悉于微言易繫中庸微言詳于大義故由大義可以升堂由微言可以入室今也學不達微言而反以警警之是猶欲入室而自閉之門夫弟子問曰荀卿曰人性偽又曰性惡始末嘗不訝之及讀其書曰草木有氣而無知禽獸有氣有知而無義人心有氣有知而有義若是則人性未始惡也苟

卿之言不自背矣乎若世儒必謂人心無理是何別于荀卿之性惡哉雖然荀卿猶知人心有義而世儒不云然也世儒亦懷矣哉先生曰然曰若是則子所謂螻蟻虎狼之有君臣父子又何以哉曰禽獸有有知無義者有有知有義而弗全者人心得其全者也故理莫備人心理備者性全者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曷以物理為

胡二衡齊卷七

八

未有以應也子則謂何胡子亦未有以應也有坐客曰古人有身親經虎者見談虎而色變此出于真知固也然亦有不必盡然者此不可定擬也已而一客傳郭黃門使琉球錄羣披誦之見錄稱今琉球與杜氏通典載盡異或曰杜氏年久遠與今異者宜也已而又讀星槎勝覽亦多異勝覽載其國山形合抱有翠麗大崎之高聳今錄稱無之載田沃穀盛今稱則沙磧而不碩載氣候常熱今稱雨過遽涼而亦有霜雪載造酒以甘蔗今稱以水漬米而謂之米奇其宅不合者更夥勝覽所載出本朝承樂問今去尚未遠

乃不合如此自非郭君親歷而目較之鮮不以勝覽者爲是也然則不躬行而云真知者豈不誤哉卽若吾黨今皆身履蜀地故知蜀國之事雖然亦猶有不盡知者彼由灑灑入者而談劍閣則爲夢劍閣語也由劍閣至者而談灑灑則爲夢灑灑語也然則今郭君錄者其不爲夢語矣胡子謂南大夫曰善乎哉其言知行者也大夫曰其若溺燎之辨何胡子曰夫人者雖未身經溺也然日有溺者矣故知溺爲真雖未身經燎也然日有燎者矣故知燎爲真且水火昕夕庸之耳目逮之安得不爲真知其它未庸未逮而必

胡子衡齊卷七

九

日知之皆夢知也卽若茲堂也吾與子升其中然後真知斯堂之景物彼在外者縱工考訊亦徒想像已耳吾與子若久居斯堂則所知尤詳若遂有而主之則何啻詳也而且忘所爲知矣故謂知爲行始行爲知終可也謂真行卽知真知卽行亦可也彼必謂知行異者夢語也哉想像也哉南大夫曰夫升斯堂而知其景物者知及者也久居斯堂而遂主之終與堂相忘者仁守者也知行一而仁知亦一也弟子曰允哉諸君子之言一也雖然繫辭有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彼日用則行矣而又不知何也曰百姓雖日用之

然而冥行多矣非真行也然則何以爲真行曰真知則無不行真行則無不知

客有與先生論學者曰學在行事先生曰然行事在存心異日復論曰學在修身先生曰然修身在正心弟子曰請竟其旨曰學固在行事矣然生于其心害于其事則謂何故在存心學固在修身矣然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則謂何故在正心

胡子衡齊卷七

十

卽所以爲理也夫理條理也唯其條理故無不一亦無不殊今以理一分殊對舉言之似乎理與分爲二物理不可以分言分不可以理言也一與殊爲二事一者不復能殊殊者不復能一也其旨岐矣故不若曰一本萬殊則渾而未嘗不析
問曰古之君子多謗何也曰古今唯鄉愿則無謗若聖與賢謗未始不相踵也子不觀之舜與伊尹皆大聖既去千餘歲而舜有臣父之譏尹有要君之譏况其它乎歐陽永叔好修而中構爲誚程正叔篤行而其鬼是詆自孟子至于宋亦千歲餘也而李泰伯猶

譏之曰孟軻之欲爲佐命何其躁也然則聖賢謗滋多矣曰古人謂止謗莫如自修然乎曰謗焉能止哉且夫自修非故爲謗也爲止謗而修匪真修矣今夫食而欲飽者非爲避楊譏也是故君子邈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其要在於誠已

問曰今之學者有欲冒毀以直達性命之真卽令此生斃謗于身埋沒一世迄弗之恤是則性真可以覲體其果然乎曰然非也夫君子之欲復其性真固不知前有譽而趨之後有毀而避之若欲冒毀以達性真是前後皆意之矣非真體也君子卽有不得已蒙

胡子衡齊卷七

十一

世之大詬固皆付諸無意而天下後世亦未嘗不終諒其心精也且夫天下至大矣湯武以放伐得之而人莫不知其非弋取也奔婦至穢也下惠不辭而內諸室而人莫不知其非爲淫也叛逆至不韙矣夫子一聞召而卽欲往而人莫不知其不磷而不緇也何者以人心至神故也若謂君子必埋沒一世終黜墨而不白則子思所謂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百世俟聖人不惑者爲誕誣矣此必不然也雖然君子固無意也

續問下

問曰子言讀書考古特學之一事然考古莫首六經六經之旨浩穰豈皆語心哉曰六經雖浩而其大旨則有歸且夫六經首易易首乾其言乾元亨利貞豈在外哉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舍人心則疇見其長善嘉會和義幹事也未至于乾者則其功自復始而要必以占占也者占諸其心視諸其履而以考祥焉非必盡在著策間也亦非盡如世人之避凶而奔吉也故孔子譏無恒者曰不占占之時用大矣哉古之善占者莫如顏子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幾占也

胡子衡齊卷七

十二

唯幾占則由復可以至乾此所謂吉之先見者也言有吉無凶也使家國天下而皆以幾占則豈復有亂且亡哉此易大旨也書之大旨則首精一執中精者卽所謂幾占者也幾占則不雜不雜則可以不二而能執中其後建中建極之訓皆不出此此書大旨也詩之大旨在思無邪禮之大旨在毋不敬春秋大旨在于誅心誅心者誅其未嘗心占者也故六經傳心之大經也疇謂六經不語心哉曰陸子言六經註腳過矣曰使我占諸心果能精一執中無邪而常敬則雖曰六經註我可也使如世之違心以求經違經以求

物理則六經與我不相爲又何註脚與不註脚之議
問乾坤果屬天地乎抑屬人乎曰乾坤者其義爲健
順其變化爲易其實體卽陰陽天地人三才莫不由
乾坤以生莫不各有乾坤非謂乾卽爲天坤卽爲地
也故有言天地之乾坤者有言人之乾坤者伏羲畫
卦專爲人事故易首言乾元亨利貞自初九以下取
象于龍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自初六以下取象于馬
皆自人事言之自此六十四卦莫非乾坤莫非言人
事其間有言天地之乾坤者咸取象以爲證繫辭之
傳錯言天地人三才其終歸于人事唯善玩者通之

胡子衡齋卷七

十三

善占者得之說卦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
母蓋言乾坤爲眾卦之父母乾爲天言乾所以爲天
坤爲地言坤所以爲地咸非謂乾卽爲天坤卽爲地
也註疏以乾爲天坤卽爲地者非

問學以聚之奚爲聚曰聚卽凝聚之謂非劈積而聚
之之謂也傳曰敬德之聚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凝聚之功大矣哉

問天地人三才皆由乾坤以生然作易者獨歸人事
曰彌綸曰範圍曰成能曰成位乎中則人者管天地
矣夫天地至大也人至藐也而人管焉何哉曰天地

人莫不由乾坤生而發竅則在人心是故人心乾坤
之大目也故易卽人心也非人心則疇爲彌綸疇爲
範圍疇爲成能而位乎中作易者蓋曰直陳則膚矣
是故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上稽天地而下托于著策
欲人反諸心而自得之其要存乎幾其次存乎介又
次存乎悔幾無悔也故曰易者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後世不信人心而獨信物故大天地而藐夫人非作
易者本旨也

胡子衡齋卷七

十四

問先天而天弗違豈所謂無極而太極者爲先天耶
曰然曰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莊子曰長於上
古而不爲老在六極之先而不爲高此皆語先天也
然則夫人孰得與之曰先天而人弗與則聖人何以
能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耶今夫人心莫不
有本然未發之中卽先天也卽夫人之無極而太極
者也有本然發而中節之和卽後天也卽夫人之陰
陽五行者也匪先天則後天靡所宰匪後天則先天
爲幻矣是故聖人致中和則先而非先也後而非後
也一而已矣若夫二氏則先先天而後後天其失則
偏雖然老莊所言先天亦未嘗不在人也吁哉古今
知先天者蓋無幾矣

問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何謂也曰陸子靜無我無物之訓雖聖莫易也曰未達曰夫人語身而止于背則身為全矣而反不獲其身非果無身也吾心固無我也語人而行于庭則人必多矣而反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也吾心固無物也曰良其背止其所者何也曰唯良背而不獲身夫斯以止其所問同人于宗為吝于郊為無咎至于野乃為亨不幾于兼愛乎曰此正示一體之為仁也夫于野則雖九州之外靡所限矣所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是矣故惟有是心也而時于宗焉則不為吝有是心也而時于郊焉則不止無咎矣曰其間重輕緩急差等可無辨乎曰一體豈能無差等乎今人自視元首心腑為重為急視手足毛髮為輕為緩可謂差等之至而一體之心未嘗較也故惟一體則統同未嘗不辨異辨異未嘗不統同乃天也匪人也故曰禮所生也與墨氏兼愛復矣

問洗心退藏于密何謂也曰夫人心本有易焉本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著卦之德與六爻之動一無思無為而已夫斯以圓而神方以知易以貢而吉凶出焉此豈人力也哉聖人以此

本然無思無為之體而洗心藏密至于知識不作聲臭俱無虛而自靈故亦能知來藏往固有不著而神不卦而知不爻而貢吉凶與民同患者出焉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故前知必啟于至誠而通于無思無為之體亦豈以推測億度為哉若謂由于燭理不免于測度而愈蔽其天矣未有能前知者矣曰昔先儒深辨以心察心一語至比于以口囁口以目視目之繆則洗心似亦非也乃不知口目有形者也物也故以囁以視而不可得心無形者也神也故以心洗心而自藏于密矣不可哉是故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至于皜皜則無思無為之體復矣

問惟精惟一先生固以不雜不二訓之夫不雜則靡有二之者矣而又何待于惟一乎曰一難言也夫道心至于不雜精矣然亦有重內而輕外喜靜而厭動者是二之也至于靜無動有則皆不免于二之夫學雖精然有內外動靜有無之二見則一為難也記曰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不二而生猶一而貫也非如今人所言一理貫萬事之謂也

問曰古未始言中而堯言之未始言微言精而舜言之未始言止言幾而禹言之未始言性言禮義而湯

言之未始專言一而伊尹言之未始言學而傅說言之未始言皇極而箕子言之未始言明德而康誥言之未始言覺而衛武公言之未始言仁言誠言理而孔子言之未始言至善而曾子言之未始言中和言中庸言篤恭而子思言之未始言浩然之氣言良知良能而孟子言之曷爲其言之不一也曰言雖不一然莫不知其出人心故自傳說而上傳說視之古也其曰學于古訓學此而已自孔子而上孔子視之古也其曰好古敏求求此而已後世則捨此以博物爲好古已而專求物理則古非古矣嗟夫

胡子衡齋卷七

十七

問上帝有諸曰苟無上帝則乾坤毀而天地萬物熄矣夫上帝天地萬物之真宰也詩書孔孟之語上帝也悉矣豈謬言哉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敢不勉夫問鬼神有諸曰苟無鬼神則上帝亦虛器矣夫在天之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在地之山川海嶽五方八蜡莫不各有神祇故國家莫不各有祀典書曰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偏于羣神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夫豈虞周聖人知其無神而移爲崇祀哉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則泰山之有神明矣迎貓迎虎皆有神其他者安得謂之無神但君子當自盡人事行求

無負敬鬼神而遠之不可諂瀆以自爲戾故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于神子不語神貴盡人也非謂無神也若夫鬼神易繫遊魂之說已著之矣人之逝始有招繼有靈帛末有主歲時有祀欲其魂得所依也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亦非爲漫也記曰人死則魄降于地其魂氣無不之夫曰無不之則非可以窮詰高者如詩所謂於昭于天在帝左右次者如蘇氏所謂幽爲鬼神而明復爲人其下則如賈誼所謂忽然爲人化爲異物凡此皆繫於其所習故君子不可罔生老子曰死而不亡莊子曰無情死又曰火

胡子衡齋卷七

十八

傳此皆有深旨未可槩以其學而非之也曰若是則佛氏輪迴之說亦有之矣曰輪迴吾未敢言然史稱羊祜先爲李氏子唐時如房瑄願非熊宋時如蘇軾真德秀諸君子之事而宋史載王貞婦之事尤奇近時聞見頗不鮮豈盡誣哉大要體魄有形有質者固常以聚散爲有無性靈無聲無臭者詎當以生死成聚散哉但性靈因所習爲變則不可知耳在吾儒苟人人如文王人人不罔生則自不至于此惟佛氏乃盡棄倫物而專力超之佛氏非欲超輪迴規再生利益也今儒者攻佛氏輒謂其欲規再生利益則不能

中其病矣曰佛氏之病矣在曰佛氏病在于專力超輪迴而盡棄倫物者也

問夫子語詩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盡遺物哉曰聖人非獨不遺物而已也且欲盡物之性而後吾性始盡若遺物則二之矣非聖人忘學也雖然物有本末而知本先焉蓋夫子教人學詩莫先於興興者興於善即思無邪是也故曰可以興其末乃有多識之訓亦猶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非謂先以多識爲窮理之事也且言多識其名亦非謂多識其理也夫子之教其本末不昭昭哉夫多識鳥獸草木古之人

胡子衡齊卷七

十九

未嘗廢如堯嘗取華蟲火藻以作服伊尹嘗取湯液本草以教醫此皆盡性餘事而堯與伊尹之本務不在是也若專以多識鳥獸草木爲窮理事則後世若張華陶弘景段成式輩當度越顏閔矣必不然也問曰今人語詩謂賦物詠情爾已不知古之語學其簡徑而明辨者尤莫如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曰相在爾室尙不媿于屋漏卽慎獨是也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卽無欲是也曰於緝熙敬止曰有覺德行卽明明德是也曰思無邪卽正心誠意是也曰殫厥心曰秉心塞淵卽盡心是也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

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卽無意必固我從心不踰矩是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卽形色天性是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卽可欲之謂善是也古今語學不煩辭說其執論是然而今之作詩者率嫌心性而違問學則何如曰今之語學者且嫌而違之矣作詩者曷責爲

胡子衡齊卷七

二十

問禮曰禮自中出根于心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言不仁者失其本心則禮不爲用是故禮非自外至者曰禮者制自先王三千三百條貫匪一今也槩求之心則將入於空疎而先王意荒矣世之譏曰是區區心學者且將有齋戒而無盛服有恂慄而無威儀有廣大高明而無精微中庸其終不可言崇禮不可語先王之道曰是不然且子以爲先王之禮果天降地出乎抑自其心而制之乎子不聞昔宰我欲短喪孔子不汲汲曰先王之禮不可廢也而獨啟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女安則爲之然則三年之喪自人心之弗安者制之也非自外至也夷子從薄葬孟

子不汲汲曰先王之禮不可廢也而獨詔之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矣它日過而視之其類有泚其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于面目然則厚葬之道自人

心之有泚者制之也非自外至也記禮者曰自中出
根於心然則先王之禮三千三百不自人心矣孰
謂心學不可崇禮而反違先王哉曰聞之禮本太一
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列爲鬼神則果自心
乎曰子又不聞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
五行之秀氣也然則太一天地陰陽四時鬼神之理
固皆萃人心矣故惟人心敬而無失則以人而官天
地和陰陽領鬼神序四時用五事無不至也豈自外
至哉今之心學卽毋不敬是也既毋不敬矣孰謂齋
明而不知盛服恂懼而終無成儀廣大高明而不能

胡子衡齊卷七

二十三

精微中庸者哉曰禮有器有數有文有義可弗知乎
曰是何可廢因其時位勿之有慢焉爾矣將周知之
乎曰簋豆之事則有司存

問曰昔子桑戶死孟子反琴張倚尸而歌子貢譏之
二子嘆曰是惡知禮意漢戴良曰禮所以制情佚也
情苟不佚何禮之論阮籍曰禮豈爲我設哉而邵堯
夫詩亦云然然則意與情無佚也而禮可問乎曰禮
何可問也禮雖有本有文然而無內外無常變靈則
行焉者也故未有內不佚而外故自佚者也昔子桑
伯子不衣冠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夫不衣冠

何遽至牛馬哉然而褻洩不已則尤之至于踰垣之
繆箕踞不已則尤之至于張蹶之狂此亂所由生也
奚啻牛馬哉故不仁則不可以爲禮而去禮則不仁
甚矣故孔子言復禮則萬物得所而天下歸仁乃知
仁禮非二物也然則禮豈可以內外異而斯須去哉
唯後世不知禮之出于靈則一切殉於其外則徒是
古而非今膠此而遺彼溺器數而盛聲容禮之本槩
失而文亦非故老子詆其忠信之薄然而非禮之本
然也近有士焉父子議禮而爭至失色反唇者其子
猶忿然曰我禮是也夫父子失色反唇而猶曰禮是

胡子衡齊卷七

二十三

焉嗚呼此今之所謂禮則亦非禮之本然也夫禮之
本然則內外本末何可問也

問樂曰樂音之起由人心生而其道主於和此世所
共知也雖然不節則不可以和故有禮而後有樂曰
律所以和聲也古樂不作由于百年律呂之制不明
清濁高下失所準故屢興而屢廢其至則苟焉成聲
爾已不知當曷以制律返古也曰人心有自然之節
得其節證諸器數可以制禮人心有自然之和得其
和證諸律呂可以作樂非謂禮先在器數樂先在律
呂也今夫燕秦之音悲壯吳越之音柔婉質使然也

若仍其悲壯之質而求柔婉仍其柔婉之質而求悲壯則雖有律呂而不可爲矣是故君子必先有陶冶氣質之方而後和可得和可得而後律可制矣曰和者均可治律呂乎曰均是人而有和不均是和也而有能不能非和則雖能者不調非能則雖和者不治苟和矣天下豈無有能者出其間乎而又何憂吾獨憂夫人心之莫由和也是故君子陶冶氣質之方則莫若以學學之莫若以慎獨而致中和其次則先盡去天下妖淫之曲與忿厲之詞而後人心節節故和也夫妖淫忿厲古之謂夷風夷風之侵人肌髓不

胡子衡齊卷七

二十三

畜鴆毒不去則終不可以正樂故柄化者必重禁而烈燼之慎毋若管仲曰酒色不害伯也孔子不云放鄭聲鄭聲淫

問中心安仁天下果一人而已乎曰非也言中心安仁則視天下之人卽我視我卽天下之人故曰一人所謂一體是也若孔子謂止于一人則亦非安仁者語矣故又曰大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曰耐曰非意則卽安仁之謂也

問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豈無用之物哉曰夫人能靈萬物參三才者以有覺也充其覺則無往非道

是謂弘道非曰人身之外別有一道而可以弘人也故曰非道弘人記曰道不遠人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可見道在人身非謂道無用也

問何事於仁先儒謂何止于仁信乎曰施者以物與人之謂也博者廣與之謂也子貢以此爲仁之事夫子謂此何事于仁哉蓋言此非從事于仁之意若以博施爲事于仁必也聖如堯舜而猶病不能矣其辭意亦非抑仁而揚聖也若抑仁則下文又何以專言仁若揚聖則不當以堯舜之聖爲病也大意不在以博施爲事而當以一體爲心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乃

胡子衡齊卷七

二十四

得其本然一體之心則不必博施而自無不博矣其次能近取辟亦惟取諸己而已矣又何事以博施爲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孔子之教人有序固如此也今也不顧中下而樂語以心性此與孔子循序之教其終協乎曰吾於六經詔之矣曰未達曰今也誠有中人以下者問於子子且語之以物理乎抑以心性乎若語以物理則大而天地幽而鬼神散而萬事萬物求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窮高測深蓋頂暫而馳千里撫六合者數矣是爲語上手語下乎有序乎無序乎曰是未可言序也然

則當何以語之曰中下者正當語之以收放心約其情合于性焉可也夫心性在上智不增在下愚不損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者此也非當以心性獨爲語上也故有語中下者曰歛爾身心約爾性情則雖窮奇未有不躍然而反顧至告以物理則茫乎莫之索矣何則物理遠而心性近也孰謂心性爲非序哉曰若是則語上語下何謂也曰學之不明則上下之序不明久矣古者自十五而入大學大學之道先明明德非致力心性乎大學豈無語人以上而失之紊乎乃不知古之人舍心性無爲學故凡致力于心性者

胡子衡齊卷七

三十五

均謂之下學凡得力于心性者均謂之上達若中下者方其求明明德也而遽示之以止至善則爲不顧其安而槩以得力者語之不免致其狂惑之非是果爲無序之失矣非當以心性而獨爲語上也雖然明明德之中又有序焉苟方其致知格物也而遽語以知止方其求知止也而遽語定靜安方其求定靜安也而遽語能慮與能得凡此皆謂之失序然則致力心性者之爲序不尤爲次第乎若也窮至物理則所謂未能定靜安而遽語慮與得者也不以是爲失序而反謂心性爲非序不亦左乎曰今之學者誤在格

物終何以明曰大學上文曰物有本末下文曰格物言知本也本豈在外哉故其傳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是經文初無不明而世儒乃增言物理而補竄傳義及泛濫而不得也乃始贅以居敬之說夫居敬則又非以心性爲先乎大抵學既不明則序亦不明復何說之辭弟子悟曰諒哉所謂未能定靜安而遽言能慮猶之未磨鏡而先照物未平衡而先稱物失其序矣曰吾與子皆中人吾語子以序也請自求放心始

胡子衡齊卷七

三十六

問曰人之生也直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孔子語性善也曰然問曰孔子言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不踰矩孟子言自可欲至善至聖不可知此序之大較也序之中又有序焉蓋不可以悉數者矣曰然問孔子於仲弓原憲猶不許仁而許管仲之仁何也曰孔子未嘗許管仲也吾聞諸鄒先生曰子貢問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是明言管仲不如召忽之仁也故夫子舉其功而荅曰如其仁言亦如召忽之仁而已非誠以管仲爲仁也故未有一體之心則雖如召忽之死管仲之功皆未可語仁而况不知召

忽管仲者乎

曰無意必固我夫子所以爲空空也然又曰誠意者何如曰意者作而致之者也有作則罔而不誠故不作于意以事親則誠孝不作于意以事君則誠忠是毋意乃誠意也然則何以驗之曰孩提知愛知敬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牛穀蘇而不忍寧待作于意乎其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于面目寧待作于意乎然而莫非誠者此也曰存心非意耶曰存者存其不作者而已矣有作不可言存繫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蓋存而非意者也曰古也以無意必固我求之今也

胡二衡齊卷七

二十七

反欲以意必固我求之此古今學術之大介也曰然問天命之性果兼物乎曰物非無性也而人爲全若中庸所言天命之性則專屬人未始兼物也故下卽言率性言修道豈物能率性修道哉書曰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言下民則亦未兼物也是故率性修道盡人物天地之性者其責在人問中庸首章自修道以下不復言性何也曰獨知卽性也中卽獨知之未發者也而卽獨知之發而中節者也曰發與未發異乎曰發與未發時也而獨知則一而已辟之鏡焉未有物之先鏡炯然者無增也卽

有物之後鏡炯然者無減也故未發而謂之中中卽和也發而中節謂之和和卽中也無有內外無有動靜無有先後故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何者性一故也然則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則何如曰豈獨未發時無氣象卽已發時亦無氣象有氣象者是意想方所爲之也而況其求之有先後乎此則意象紛紜辟諸皎日而加以燈炬無論未發已發皆非其真體矣曰然則養其未發以爲發而中節之基可乎曰猶二之也夫致中和者固不能離和爲中離中爲和也

胡子衡齊卷七

二十六

問獨知自朱子言之然嘗考而證焉易復卦之翼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又曰復以自知孔子誨由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則古之語獨知也審矣曰豈惟是向所謂中所謂帝則皇極所謂矩所謂靈則舍是奚取則哉詩曰不媿屋漏曾子曰自慊子思曰內省不疚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皆獨知之始功也百姓日用疇非此然而不自致其知故君子之道鮮使致其知則君子矣雖然世之言獨知者類皆以念慮之始功者當之是亦未致其知者也曰獨知何如曰夫獨知者宰夫念慮而不以念

慮者貫乎動靜而不以動靜殊也唯得於幾先者惟能慎獨

問世儒語獨知者謂專屬於已發而子獨無分於未發已發無分于動靜先後而且以鏡喻明矣然弟子猶未釋然于世儒之說也則謂何曰子試觀于未發之前果皆冥然無覺而已乎抑尙有炯然不昧者存也冥冥之中常見曉焉蒙莊尙能言之而世儒忽焉何也子思既曰莫見莫顯而又曰隱曰微則謂獨知專屬已發豈其然乎曰嘗觀鏡之明雖十襲之而照之用如故雖百照之而明之體如故明鏡不以照不

胡子衡齋卷七

二十九

照異則獨知誠不以發不發分也曰鏡唯蝕焉則無論已發即未發亦非其體矣故學者慎獨則可以無自蝕矣慎之義猶慎固封守之謂功在幾先于時保之者是矣若曰必待動念於善惡而後慎之則不慎多矣

曰獨知卽良知乎曰獨知固有誠而無僞也非良知何曰或謂良知必用靜與無欲何如曰言用則二也夫良知本靜也本無欲也靜與無欲皆以致吾良知之本然者也而奚以用爲

問世多以鳶魚爲上下察其與君子費隱之道何與

哉曰此正所謂遠人以爲道者也夫中庸本諸率性

之道率性孰踰聖人其次莫如君子故于是曰君子之道曰大哉聖人之道皆不遠人以爲道也今以鳶飛于上者爲道之上察魚躍于下者爲道之下察則不但無與于君子之身且鳶魚之外所遺者多矣曷足以見道之費隱哉蓋子思言君子之道其具于心而率于性不可睹聞者爲隱其率于性而見于倫物可睹聞者爲費是費而隱者雖愚不肖之夫婦可以與知與能者卽性也卽孩提知愛知敬之類是也非止居室之間而已也蓋此與知與能在愚不肖不爲

胡子衡齋卷七

三十

損在聖人天地不爲加故充其量之所極究其責之所在誠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遺憾者焉可見此道雖至隱而其費則無不至鳶飛戾天自人語之鳶之飛也而不知吾與知與能者之察于上者也魚躍于淵自人語之魚之躍也而不知吾與知與能者之察于下者也故是道也造端乎夫婦之與知與能而其至則察乎上下以際于天地此子思語君子之道本如是也奈何訓者必外君子之身而專求天地以及群物不過遠於人乎且鳶之飛魚之躍雖曰無心然不過爲形氣驅之使然非鳶魚能一一循

乎道也卽如蛙之鳴蟬之噪皆氣使然也豈道之謂哉曰鳶魚旣非道然在記者又曷以風雨露雷爲教而莊子亦曰道在稊稗在瓦礫然則彼皆非與曰風雨露雷稊稗瓦石何莫而非與知與能者之所察何莫而非吾率性之道之所至也夫旣爲率性之道之所至則孟子所謂萬物皆備大程子所謂天地之用卽我之用是矣何但曰鳶魚卽道而已哉又何但曰風雨露雷稊稗瓦石卽道而已哉若必謂天地萬物皆有道而人獨無道則何以稱曰君子之道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胡子衡齋卷七

三十一

問尊德性道問學果一乎曰大哉聖人之道具諸德性見諸倫物隨處充滿洋洋乎發育峻極優優乎三千三百其本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則故而己矣學之者苟非德性之至又何能凝此大道故君子必以尊德性爲主然非道問學則德性莫之尊矣廣大精微高明中庸則皆尊德性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則皆道問學事非有二也如是則吾所故有者溫矣能溫故則日新又新而大德敦化始足以崇三千三百之禮而道于是凝矣然則聖人之道不外德性昭然可見又豈德性之外別有道問學哉夫惟崇禮故能

居上不驕爲下不倍有道足與無道足容皆道德之至自然而然者固如此非有二也

問勿正勿忘勿助曰正心之弊程伯子以爲撥心之差是矣然忘非怠忘也夫旣必有事則自不至怠忘蓋世有以坐忘爲功者矣故言勿忘助者言未剛而強爲之剛未大而強爲之大有若周恭叔之擺脫者則白賊其根矣故類振苗惟勿正勿忘勿助則心得其體而行無不謙矣是曰集義

問曰子言性一也吾儒與二氏異者在盡與不盡之間曷言乎其盡也曰盡之義卽親喪自盡之盡所謂

胡子衡齋卷七

三十二

知明處當無所不用其極者是也唯盡則莫先于盡倫其次盡制由盡倫盡制至于盡物盡天地然後吾性始盡孟子又曰盡其心盡心卽盡性後儒訓盡心爲窮物理則遠矣二氏止明心未嘗盡心止見性未嘗盡性夫斯以逃倫棄物而不返也故曰在盡與不盡之間然聖人雖曰嘗盡亦若大虛浮雲然其歸無不空空

問存心養性有二功乎曰無二功也性者心之體當其放心必加操存故曰存心存久自明性靈者矣則當以涵養爲功故曰養性存者存於旣放之後養者

養於既存之餘但有生熟淺深之異耳非心性有二
體存養有二功也

問良知不慮而知易爲又言慮良能不學而能易爲
又有學曰慮者慮乎其所不慮者也學者學乎其所
不學者也慮而復其不慮之體則以不慮慮而莫非
良知矣學而復其不學之體則以不學學而莫非良
能矣

問萬物既皆備矣何待反身而誠而後能樂曰萬物
之理雖備人心然動于欲而有不誠則自失其理而
弗之樂矣烏能樂故必反歸于誠而理既足則自謙

胡子衡齊卷七

三十三

而樂矣如爲子而能誠則孝之理謙爲弟而能誠則
弟之理謙蓋有弗樂乎曰強恕何以能求仁曰萬物
之理備于人心仁體固然者也惟如心則亦能誠而
求仁近矣夫人心本欲孝也有不如其心必勉強盡
孝以如其心則孝之理近本欲弟也有不如其心必
勉強盡弟以如其心則弟之理近求仁豈遠乎如心
卽所謂謙也至于恒謙則亦無不樂矣孔子曰能近
取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皆勉強如心義也曰若是
則物理固無與也

問日子之言無欲也亟矣無欲亦豈易哉日子必寡

之以至于無可矣曰聞之淮之南之學則異是淮之

南曰孔門唯言欲明明德于天下欲仁而得仁孟子
言可欲之謂善未嘗言無欲也曰不然今夫人不能
欲明明德于天下不能欲仁而得仁者何哉以有欲
也既有欲矣而曰吾能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僞也蓋
彼欲重則此欲輕勢固然耳故孔子曰無欲而好仁
孟子曰無欲其所不欲乃謂孔孟不言無欲不幾誣
乎昔者文王上聖猶必無然畔援敵美而後登于道
岸成湯智勇猶必不迺聲色貨利而後建中于民况
以今學者懷多欲之私而欲明明德于天下未有不

胡子衡齊卷七

三十四

理欲交橫而終歸于窮也然則淮之南之學則左矣
雖然今之學者苟不先見無欲本體亦未能致其功
也曰然則易爲能見無欲本體耶曰是非真志不可
也有一弟子問曰弟子非不有志然而興仆不一若
不能爲特操則何如曰今之學者以意之嚮慕爲志
夫是以不能不興仆也昔者孔子之志於學則以憤
忘食樂忘憂爲功蓋志在是則功在是非曰嚮慕之
而已也故學之十五年而有立也辟之有志長安者
必裹足啟行以日計里始爲真往長安者也若盤桓
家食未有行期雖時糧治具日訊程途則何益矣故

孔子曰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非學不可以言真志弟子曰常聞諸先生曰人身本在長安此又何說也曰人心無不備具無不照臨而道義由山辟諸人身本在京都苟不昏寐則不必別求長安矣蓋人惟昏寐不自著察則亦夢中長安而已故曰百姓口用不知者此也今也唯求時不昏寐又何俟裏足而後至長安乎雖然唯時不昏寐乃真裏足唯真裏足即時不昏寐可矣甚哉時不昏寐者之不易觀也

有一弟子問於胡子曰先生奚學曰吾學以盡性至

胡子衡齊卷七

三十五

命爲宗以存神過化爲功然獨慚老未得也曰神化豈易言哉曰性也者神也神不可以意念滯故常化程伯子所謂明覺自然言存神也所謂有爲應跡言過化也而今之語盡性者失之則意念累之也曰是非弟子所能企也請下之曰以仁爲宗以覺爲功以萬物各得其所爲量以通晝夜忘物我爲驗以無聲無臭爲至曰亦非所企也復請下之曰以一體爲宗以獨知爲體以戒懼不昧爲功以恭忠敬爲日履以無欲達于靈則爲至曰若是則弟子敢請事矣曰是與性命神化豈有二哉第見有遲速故功有難易習

有生熟要之皆非可以意念滯也雖然其惟在真志乎

問曰昔者羅先生贈子有疑濂溪之語濂溪可疑乎曰濂溪何可疑也自孟子後百千年學者耳目若蒙汚墮得濂溪夫子抉之人始能張目而覩皎日故濂溪近代之祖父也吾何敢妄疑祖父哉吾獨疑太極圖說非濂溪作也吾所疑有十不可解者夫以太極既稱無極不落形體方所又何圓而圖之若鏡若環然果孰觀而孰傳耶此不可解者一也大易以乾坤言陰陽取象奇偶而畫之卦可謂明矣今圖則左白

胡子衡齊卷七

三十六

而右黑之右白而左黑之陰陽果可以左右分而白黑定乎視大易不贅乎此不可解者二也說曰太極動而生陽則未動之先果何爲耶亦何似耶若果有未動則當謂之靜矣是則先靜而生陰也何則謂之動而生陽抑何待生陽之後乃曰靜而生陰耶此不可解者三也且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當其時二儀未分七政未立不知幾何時而爲動之極也幾何時而爲靜之極也昔之言天者莫如易詩與中庸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概未言鴻濛之先有

若是之次第也且不知動靜者果謂理耶抑謂氣耶如以理則無始無端不可以動極靜極求之若以氣則動者謂之紛擾轉轉可也而靜者當謂何狀其心凝結爲塊而已此不可解者四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不知未合之前此真此精各置之何所又何以見其有合時耶此不可解者五也上言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而下言五行感動則此五行即五行之性也此五行之屬于人果在內耶抑在外耶若謂五行之性即五常之性則何不直以五常言之不尤爲明且當耶且五行各一性特其質耳于人性何與

胡于衡齊卷七

三七

哉今言五行而不及人性此不可解者六也形既生神發知言其始也方人之始生而遠有五性之感善惡之分則人性果善惡混矣此與易繫言繼善商書言恒性大雅言秉彜孟子言性善者不大爲靜耶此不可解者七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衆人與聖人同也聖人特先得人性同然而身爲之教耳固豈人性有善惡之混而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哉且其於通書但言仁義中正未嘗言中正仁義也中正仁義果可四分而列言之乎此不可解者八也其始言太極也動靜兼之今特言聖人主靜不爲偏耶夫心好

靜而欲擾之致虛極守靜篤此老氏家貴靜語也六學雖言定而後靜則亦不以靜爲主也若聖人專於主靜則又何嫌虛無寂滅之爲教耶或謂周子自註曰無欲故靜夫周子通書曰無欲則靜虛動直是周子固未嘗以無欲爲靜也此不可解者九也言者曰二程子始從周子學周子手授是圖示之然考二程子立教數十年遺書數千萬言未嘗一語及圖與說也豈其師特授之而弟子特遺之歟楊謝之徒豈真無一人可語者歟此其尤最明顯不可解者十也予有此十不可解故疑非濂溪作也非致疑濂溪也子

胡于衡齊卷七

三八

昔在蜀時嘗著之辨蜀有固陵先生讀之嘆曰此雖周子復作不易斯語嗚呼知我罪我其在斯乎問曰昔子從遊于二先生其緒論要旨可得聞與曰予自捐髮聞先君子論學未識從事年二十六始從歐陽先生問學聞致良知萬物一體之訓至年三十復從學羅先生羅先生訓以無欲首嚴義利之辨然予苦質駁習深壯聞而中弛既始始戮力而猶無得也雖然不可不爲二三子舉其崖略予少駟蕩好攻古文詞始見歐陽先生先生誨曰大人天下爲度故盛德若愚塗人我師而淺中莫容標

已自賢烏能成其大者夫藝達于道故游焉而不溺志役于藝故局焉而胥喪子曷早辨之予聞言懔然自悔始有發憤刊落之意

先生見子常有疾惡之病一日謂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夫好惡孰不能之何獨曰仁者能好能惡予曰請問先生曰今人非不好惡然嘗作之好作之惡則好惡反爲累是不能好惡也惟仁者得其本心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視人有善猶己之善雖無不好一以本心好之未嘗有加于本心而作之好也故其好無張皇之失卒不爲好所累是曰能好視人有惡

胡子衡齊卷七

三十九

猶己之惡雖無不惡一以本心惡之未嘗有加于本心而作之惡也故其惡無忿恨之失卒不爲惡所累是曰能惡且古仁人見人有惡猶有哀矜之意可以求正則求正之不可則止老子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今也見惡人一切忿恨不平若不鑒諸淵不已是先己失仁體而墮于惡矣又何惡人之有予時聞之憮然若欲汗背或曰曷由使人皆入于善先生曰昔者大舜隱惡而揚善此所爲與人爲善者也曰何謂隱惡揚善曰常人未必盡善亦未必盡不善若苟於其不善處指摘

而亟攻之則人愈激爲不善矣惟大舜見人不善則姑隱嘿未嘗遽加指摘唯於其善者發而揚之則斯入嚮善之心愈興嚮善心生則所爲不善有不假告詔而潛消之矣故孟子於齊王不斥其非止卽其愛牛一念言之而王遂有戚戚嚮善之心此亦可見與人爲善之驗

胡子衡齊卷七

四十

先生每誦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匪是不足以平天下其心休休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匪是不足以用天下先生曰今之學者有二病卑者弱嗜慾高者滯意見其不得入道均也曰意見曷生日學不見本心故或率文義或泥名跡此意見所繇生自苟揚以至今日意見之害不渺矣先生芥羅文莊公吾曰天性之眞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又曰學問思辨皆明善之功善者天命人心之本然所謂良知者也良知至易至簡而其用至博若孝親敬長仁民愛物千變萬化不可勝窮而其實一良知而已故簡

者未嘗不繁而繁卽所以爲簡非有二也又曰蔽於私而後有不能則必學而後能是故本能愛親蔽於私則有所不愛學愛親而後能愛矣本能敬兄蔽於私則有所不敬學敬兄而後能敬矣又曰有蔽而後有學然其真妄錯雜善惡混淆必有不知不明者問者問其所不知思者思其所不得辨者辨其所不明皆就所學之事真妄善惡之間講究研磨察識辨別求能其事而後已學而能之則善復矣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篤行之者也

胡子衡齊卷七

四十一

知也故隨其位分日履大之而觀天察地通神明育萬物小之而因天用地制節謹度以養父母莫非良知之用離天地人物則無所謂視聽思慮感應酬酢之日履亦無所謂良知者矣若於天地人物之理一切不講豈所謂隨其位分修其日履以致其良知者哉惟是講天地萬物之理本皆良知之用然或動于私而良知有蔽昧焉權度既差輕重長短皆失其理矣必也一切致其良知而不蔽以私然後爲窮理盡性一以貫之之學良知必發于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于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

故良知亦無窮其所以用力者惟在于行私無私良與不良致與不致之間而實周乎天地人物無有一處安着不得而制之度外者也

子始見羅先生先生教出靜坐以入子初登第先生移示以不榮進取致誨日不榮進取卽忘名位忘名位卽忘世界忘世界始能爲千古真正英雄作千古真正事業炫才能技藝現時好視此路背馳也子乃浸知好名溺文詞之非

先生雅曰古人有天下不與與萬物一體非二語也予入蜀時先生訓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盡實也自

胡子衡齊卷七

四十二

朝至暮不漫不執無一刻之暇而時時觀體是之謂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嘗若有歉于中而絲毫不盡是之謂見正甫蜀歸尙以實修者盡言之及予請告歸欲請質者非一而先生已逝越歲矣先生將逝先以書示子曰朝聞夕可庶爲近之豈非永訣語耶先生初嘗靜靜又言歸寂中年不同荅武陵蔣君書曰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巨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然一片而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縱吾之目而

天地不滿吾視領吾之耳而天地不出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卽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問其行事其能憬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痛所關卽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其能惻然盡然矣乎是故感于親而親焉吾無分于親也有分于吾與親斯不親矣感于民而仁焉吾無分于民也有分于吾與民斯弗仁矣感于物而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吾與物斯弗愛矣是乃得之于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又曰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

胡子衡齊卷七

四三

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敗度之私自無所措先生此書蓋與孔子天下一人于思上下察孟子萬物皆備之旨千載一致非可驟與未寤者言也

終之月書麻城周君册其中篇曰落思想者不思卽無落存守者不存卽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其中必有生生一竅實然不類

申言上

有難於弟子者曰子之先生以菱芡稻麥雞犬決理之不在物也輒曰理自人理自人斯疎矣且天下之物眾矣物若無理則子午針曷為不東西指也嶰谷之竹曷為能制律子谷之黍曷為能起龠也陽燧曷為致火方諸曷為召水磁石曷為連鐵琥珀曷為引芥葵何以嚮日珠何以應月橘柚曷不度江芍藥曷不踰嶺此皆無知之物也豈不有定理乎星辰未必

胡子衡齊卷八

豫章叢書

其有知也乃若龍角尺而兩畢天根出而水涸帝車正而四時調三能著而上下和景星見于中道則泰運昌旄頭盛于街北則胡狄熾亦不有定理乎鳥獸之斃也無知乃亦有貴賤之異龍以骨貴龜以殼貴犀以角貴麝以膾貴象以牙瑛瑁以甲猩狸以血鸞以膠故皆可庸亦可器其次若蟾酥之合玉翠羽之屑金鳥糞之塵石犬膽之榮樹龜溺之漬木蟹黃之解漆鰻骨之消蚊巨勝之延年威喜之辟兵又不有定理乎然則謂物無理未可也曰子之擬也詳矣子豈不知氣類之有相感者寧獨此物哉雖然太陽無

不照矣而蜀犬曷為其吠日也太陰無不貫而嶺犬曷為其吠雪也水至清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至炎冽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宜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宜浮而蚌何有沉羽之流古人有云不可以一槩斷之然則理奚在哉夫品而題之區而用之制自人心臚然有條是乃所謂理也而不在物也曰然則理氣二乎曰盈天地間氣也疇非吾心之理之為絃也先儒曰性即理子必以氣類之感者為理則謂性在子午針與陽燧方諸可乎難者無以應異時以告先生曰誠如難者之求理也我則不暇

胡子衡齊卷八

二

難者曰漢儒有言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其他言君臣父子兄弟善善惡惡皆有法其法皆不出乎陰陽四時五行之數魏徐氏曰太昊觀天地而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後之言本天而窮物理者豈不出此而子之先生胡非之也曰由漢儒言則無人性矣先儒之

本天亦豈至如漢儒之謬哉雖然先儒與漢儒不信人心而信氣與物者則其弊一而已夫二五之氣鼓行乎萬物者天命宰之也天命具于人心曰性惟人性爲萬物之靈故二五者得天命之散殊氣用者也人心性靈得天命之主宰神用者也聖人先得人心性靈之全故能理變二五和調四時綱紐造化贊佐民物蓋天地之賴于人心多矣今儒者于萬物則曰此出于天而爲理故卽物窮理以求天也於人心則曰此出于人而易私故一涉人心輒譙訶仇敵之不遑嗟夫吾姑不言天地之賴于人心也吾獨莫知本

胡子衡齊卷八

三

天者之能外人心否也吾恐先儒外心以本天其不爲漢儒之繆亦無幾矣雖然吾聞莊列之言天曰曲者不以鈞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馬不以羈馬篋不以局鑄魚不以網罟鳥不以畢弋治天下不以斗斛權衡與符璽推先儒之本天反若陰與于莊列之言多矣然則聖人之理變和調咸當爲私而易所謂裁成輔相云者不將爲誣歟此先儒與漢儒所爲均非也曰魏徐氏之言何如曰古之聖人先得人心性靈之全以故仰觀俯察近取遠取觀鳥獸類萬物將以開物

成務制器尙象以成理變和調之功裁成輔相之道蓋其先有本也非曰以是窮至物理爲學者事也而徐氏未諳也異時以告先生曰然

難者曰子之先生以爲人心通天地萬物惟不痺爲仁然則禪者之逃倫棄物是亦非痺歟曰禪者之顛顛焉出死生爲事也夫安得非痺曰禪者亦自謂明心矣曷爲共至于痺曰禪之言曰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彼豈不知心之通天地萬物哉彼知心之通天地萬物而不肯盡心于天地萬物者則其出死生之爲痺也是學之偏也非心之本然也夫心一也以

胡子衡齊卷八

四

盡則爲儒以不盡則爲禪猶人之手一也以拱則爲禮以擊則爲暴足一也以蹈則爲善以踰則爲非豈有二手足哉甲兵亦一也以在湯武則爲仁以在桀跖則爲虐亦豈有二甲兵哉而世儒必謂本心者之爲禪則是天之生人心豫盾之毒而爲禪也其生萬物豫貯之理以業儒也其果然乎難者憚然曰天生人心夫豈有豫盾而爲禪耶甚哉不盡心之爲痺也明矣難者曰禪者之言出死生也出則曷之曰先生嘗詔之矣卽莊子所謂有且宅而無情死與天地精神往

來而不毀者是也此非獨莊子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非獨老子吾聖門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歸者豈歸其形軀哉夫曾子戰兢常如臨深履薄豈常憂形體之不全哉其曰吾知免夫亦豈免於形體者哉且夫盜跖胥靡至老而斃獲保首領全其形體滔滔皆是也固知曾子憂不在是矣曾子之憂憂性不全爾性不全則不得爲仁孝不仁不足以饗帝不孝不足以饗親故曾子將死自幸其全而以曉門弟子雖然豈獨曉門弟子哉曾子不又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以姑息者憂在形也

胡氏衍齊卷八

五

以德憂在性也曾子之辨形性也審矣豈肯自居姑息而徒爲懷刑者倫哉曰曾子曷爲令門人敢手足哉曰病者令人起動其手足以便與居此非異事豈欲門人爲是而驗其手足哉且曾子手足之全門人豈不習知門人習知之而曾子復欲其啟驗之則相率爲僞矣况古之全歸非必以形體爲也如以形體已矣則比干之剖心萇弘之流血顏魯國文信國之徒皆不得爲全歸孔孟所謂成仁取義將反爲不仁不孝者也豈聖門之教哉是故君子天壽不貳全性立命上也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則其次耳曰若是則

聖門亦以出死生爲事乎曰聖門盡性以至於命則不假於逃倫棄物而死生弗滯矣聖門豈顛顛爲死生哉夫二氏顛顛爲死生故其學爲偏其流爲無父無君雖然非心罪也

難者曰子之先生觀鰥焉以覺爲性鰥鰥焉引物連類而強證之獨未考朱子答廖德明之書乎書曰賢者之見不能無失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耳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得私也又曰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

胡氏衍齊卷八

六

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觀此則性屬理知覺屬氣其不可混也明矣今必以覺爲性亦終認氣爲理耳雖千萬辨奚益曰子之語理所謂舉三隅不能一反者也今吾也不復有言請借子之言爲詢可乎夫先儒曰性者理而已矣此雖孔子不能易也然所謂性果能外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智之是非乎曰未能外也曰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智之是非姑不言吾請詢智之是非果又外於覺乎曰未能外也曰智之是非未能外覺則仁義禮豈又二物哉今夫人其耳目口鼻異官而要之皆一形也其父子兄

弟異倫要之皆一身也其仁義禮智異發而要之皆一覺也子知仁義禮智之出于覺也而謂覺非性可乎謂覺性非理可乎若惟以覺爲氣則五常四端皆當爲氣而不當爲理矣其又可乎且先儒曰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在我然其理非有我之得私夫既曰稟之在我則乾坤之理已在我矣亦豈能外我之覺乎未能外我之覺則所謂以我爲主以覺爲性者未爲非也亦未爲私也而謂覺非性可乎謂我之覺性屬于氣不屬于理可乎且夫不以我爲主則必以物爲主不以覺爲性則必以不覺爲性苟以物爲

胡子衡齊卷八

七

主也則物如木石皆可爲主乎吾未聞人靈萬物而反不如物也苟以不覺爲性則不覺如木石可謂有性乎吾未聞人性至善而一無所覺也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父子之道天性記曰毀不滅性是皆以無覺者爲性乎抑亦以有覺者爲性乎卽如先儒之與德明辨自謂有理矣不知是理也其果無覺者爲之乎抑亦有覺者爲之乎先儒何其與易書孔孟異也又何由之而不自知也不然則先儒所謂性者理而已矣必別有一性別有一理出身心之外非五常四端非至善存存之謂矣其又可乎蓋嘗觀

之盈天地間升降闔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帝天爲之宰焉者是命也卽理也故詩稱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人生天地間呼吸作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心覺爲之宰焉者是性也卽理也故書稱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者是也然則乾坤變化亦豈能獨私其理而不以畀諸夫人也哉故理之在人也宰之一心而達之天下不期而準主之一時而施之千萬世不約而協是我之知覺本通于人之知覺本通于天下後世之知覺本非有我之所得私所謂以我爲主以覺爲

胡子衡齊卷八

八

性者本未爲非亦未爲私也孟氏所謂不知足而爲屢我知其不爲簞蓋謂此耳如曰求理於物以爲無私吾見其憧憧焉憂憂焉不任其安排布置不任其有我之私未見有得其理者也至如德明異時以書論學乃遽加以咆哮而拒之其能不爲有我之私難矣哉此由不以覺爲性故失而不自覺耳曰然則人心之覺生而聚死而散者謂非氣也可乎曰曩先生於鬼神篇已詔之矣今夫人心之覺不以生存不以死亡是故文王於昭于天孔子至今猶存此未可爲世儒言也

難者曰甚哉二氏之不可不排也今之學者大要溺死生鶩簡徑故雖逃倫棄物之教咸爭趨之苟不遏其流則率天下而皆去君父矣今子之先生非不知之反若陰爲之地者何哉曰排二氏非不躉然貴知所以排知所排者吾既得其全而以攻彼之偏則雖有好偏者其趨全也若歸矣不知所排者吾方守其偏而以攻彼之偏則雖有慕全者其侈偏也若驅矣吾見今之排二氏者將授之魁柄而驅之矣又惡能遏其流子不聞之昔者唐韓愈任道排佛既自比孟軻矣已而見大顛以理自勝則瞿而眼見三平論以

胡子衡齋卷八

九

智入則懣而聽是排二氏者其言也而趨二氏者其實也此何以然哉則錄其以偏攻偏終折而入于禪也蓋不知所排者也宋富鄭國趙清獻劉忠定陳忠肅呂侍講楊大年張無垢及蘇氏兄弟文信國皆天下之英偉絕出人也皆莫不從禪以樹于世其間若富趙劉陳文信國忠孝貫日月死生如旦夜彼豈死生能却之哉韓楊張蘇咸稱博物君子亦豈空疎自便於簡徑哉此其故又何也嗟乎此固諸君子之過抑亦儒者之驅之也自孟軻沒學浸忘本若左丘明以下咸以遵聞見謹器數爲事至有窮年莫究累世

莫殫之弊太史公已譏之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漢文帝賢君也蕭曹汲黯賢臣也當時鏡其弊已棄而從老老之後禪說盛行周程二大賢生于最後雖能辨別幾微昭揭吾儒之本要而二氏之焰熾已久矣周程既沒物理學行其意欲以勝禪亦非不躉也然而聞見器數之故塹若有加焉此諸君子者咸亦洞鏡其弊豈肯復從人臨海算漸登嶽辨葉而不知反顧哉惜哉諸君子鏡其弊矣又莫能自反其家室則左轡禪氏以爲歸宿路也亦勢使然耳方其在諸君子則如坐炎煇而急就夫清冷在諸儒者則如倒持

胡子衡齋卷八

十

太阿授二氏其魁柄也然則諸君子之從二氏寧非儒者之驅之哉爲儒者不自知其偏且遠也而獨曰吾能排二氏攻異端則烏能得其反顧哉今之日誠有真儒者出邈求孔孟之真指陳知本之學辨別幾微以廓聖塗而世儒猶復執言物理摭拾近似增壁加壘鶩相拒敵既自棄其家室又復攻人之趨室者反曰是陰爲二氏地吾不知精一一貫之旨何日而明彼算漸辨葉坐違其家室者何時而返也哉後之阻此而趨彼者愈無日矣李觀有言無思無爲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緣作噫嘻諒哉

是疇之愆歟是疇之愆歟

難者曰昔者孔門誨人不一其說如問仁一也而荅屢異其它荅問孝問君子語皆異四教則有文行忠信之異至于孟子則有五教今子之語若畫一焉是不失之徑乎徑固禪者流矣胡子曰不然昔者唐虞三代上無異教下無異學道德本一風俗本同故不必畫一其語而趨者無不一孔孟之世去古未遼故其爲教亦不必畫一其語而趨者無不一何則知本故也然自今觀之唐虞三代具于書者可考雖千萬其語而其歸爲敬與中則一而已孔孟之教其于論

胡子衡齊卷八

十一

語與七篇者可考雖千萬其語而其歸爲仁與義則一而已然則古人何嘗不畫一爲教哉至如孔門教爲仁曰勿非禮視聽言動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曰詡言曰恭忠敬要皆不外存心然則孔門又何嘗不畫一爲教哉子以四教此自記者各以所見言之如文行猶可析忠信則不可析孔子屢言忠信未嘗析蓋未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忠者也四教之說疑亦非孔子本旨矣至若孟氏教宋勾踐遊說之徒咸不出仁義其它可知此則自孔孟已不欲有異教况在後世處士橫議百家雜出詰訓繁興不一其門大要聘

于射覆之見肆爲專門之說磔裂鬱制轉相攻刺至有膏肓痼疾之非風角讖緯之流吾嘗辟之臨海算漸登嶽辨葉天下唯識其漸與葉益以利祿蒙之而帝王孔孟知本之學蕩然不知所底至朱道州夫子始揭其要曰誠曰無欲大程夫子復示其宗曰識仁曰天理其它雖千萬其語要不外是然則此二夫子豈皆好徑而趨禪也哉嗟哉自帝王孔孟與二夫子的的乎訓若畫一而世猶異之乃今則尤有異焉算漸者反若執一漸以譏全海辨葉者反若珍一葉以攻全穢有語源與根者鮮不揮戈逐之天下學士高者欲歸其室又畏其戈戟則寧野處而不還其它則如甘海錯者寧便其地產而竟忘其肉食買珠貝者寧愛其積美而竟棄其珠貝蓋亦壞爛極矣而言者又操不一之說以滋多岐之毒是將疲斯世斯人而刺之其亦不仁甚矣是故畫一非得已也子終有疑則從算漸辨葉可也

胡子衡齊卷八

十二

申言下

或者曰載觀近儒嘗搜考楞伽金剛傳燈反覆辨證著書萬言深排釋氏以爲心性不可離而亦不可混性者出于天命而有定理心則不過知覺妙用而已

佛氏有見于心無見于性認知覺而達定理故終有
逃倫棄物之失又曰佛氏所謂性者覺吾儒所謂性
者理良由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
故其應用無方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
無所權卒歸于冥行妄作今之儒可無省哉曰近儒
非獨以詆釋氏實以詆今之儒者之言覺也其辨爲
甚審而語亦甚確矣以愚觀之近儒固矣吾不知近
儒所指天命之性果在人心乎抑在心外乎若性在
心外則天下古今無心外之性而孟子亦不當有仁
義禮智根心非由外鑠之訓若在心內則非惟釋氏

胡子衡齊卷八

十三

不當違性以求心而吾儒亦不當違心以求性也且
夫心性不可混則謂如火之明如水之清可也謂當
外火以求明外水以求清則大不可也其曰定理非
覺疇定之乎至精之理非覺疇精之乎高下之準輕
重之權非此覺爲之天權天度天星天才其疇爲之
乎近儒必欲外覺以求理則亦所謂外火求明外水
求清非特不可亦必不能也乃猶以覺理分心性以
心性分佛儒吾恐心與性儒與佛皆不得其服矣故
曰固也夫覺卽理也然至于無準與權者則所謂感
物而動失其本知本覺者也知其本知本覺而本知

本覺之體固未亡也故精者此精也準與權者此爲
之也若夫釋氏主于逃倫棄物者曩吾析之明矣要
其學止于明心而未逮盡心止于見性而未逮盡性
是有覺而未能履之爲德行者也非心覺之專爲釋
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以有覺德行責釋氏
則釋氏詘矣

有海濱李君讀近儒書悱然若有得于儒釋心性之
辨因友人見質胡子而氣銳然胡子曰吾言滋噴矣
友人曰子海濱士當知海水之鹹若能外海水以求
鹹則亦能外心言性矣君然然去三日則來見曰吾

胡子衡齊卷八

十四

觀近儒之辨儒釋誠過也旣曰釋氏所謂性者覺吾
儒所謂性者理乃又曰理經而覺緯則是以儒爲經
以釋爲緯未可通也且天之生人豈使之心爲釋而
性爲儒乎必不然矣胡子謂弟子曰李君寤速矣
李君曰近儒則云理果何物也哉通天地亘古今無
非一氣而已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闕一闢一升
一降循環無己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
收藏爲人事之成敗得失爲斯民之日用爨倫千條
萬緒紛紜轉轉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然而然是乃
所謂理也又曰日月之食彗孛之變未有不旋復其

常者茲非天理而何若是則近儒皆以氣言理耳乃又以此言性是果以性在心外矣果當求性于天地萬物之散殊而所謂仁義禮智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不忍人之心皆一不相涉矣其可通乎乃若易繫所謂繼善書所謂降衷記所謂生而靜皆當求之天地萬物之動靜往來闔闢升降之間吾終不知其何所着也其可通乎或曰此以推本其性之所自來者曰以是爲推本猶告人子之爲孝者而推本其父母婚媾之始往來之儀則亦何與哉蓋亦告以良知良能之不可解者是乃孝也性也亦理也而推者遠

胡子衡齋卷八

十五

矣胡子謂弟子曰吾見今之學者莫如李君達理李君曰近儒自謂理氣無縫隙矣然其言天地萬物之聚卽聚之理其散卽散之理是旣以氣之聚散爲理之有無也可謂無縫隙乎向所謂定理者果安在乎且於人性之善亦安所與哉至是則理與性又各爲縫隙不相顧也曰然

曰近儒曰理只是氣之理當于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乃轉折處也若是則兩頭皆無理唯在中轉處乃有理如春夏固無理唯春夏之交始有理秋冬固無理唯秋冬之交始有理然則性亦當于二

時求之可乎曰噫呼何以辨爲

曰近儒自謂於朱子小有未合蓋朱子云理與氣決是二物氣強理弱理管攝氣不得近儒又自謂於程朱語累年不能歸一及以理氣二字參互體認亦竟不能歸一一且於理一分殊有悟於是始渙然自信至語理一分殊則曰人物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良以爲得矣吾不知受氣與成形相去幾何而理一分殊乃爾頓異其果然乎又曰若有恆性理之一也克綏厥猷則分之殊成之者性理之一也仁知百姓則分之殊天命之性理之一也率性

胡子衡齋卷八

十六

之道則分之殊觀此則凡以屬天地者均爲理一而無分殊屬夫人者均爲分殊而無理一恐未可也且仁者智者百姓日用不知者謂爲分殊則是楊子之義墨子之仁百姓由之而不知道者皆當爲分定不可移易而人無責焉耳矣恐未可也夫近儒謂先儒爲未歸一吾恐楚固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曰然
曰朱子曰思慮未起知覺不昧近儒易之曰所覺不昧不知思慮之未起也而覺者奚其所曰思未起而覺存覺卽理焉而覺無迎也感旣通而理行理卽覺焉而理無將也無迎無將曷求其所弟子悟曰思未

起而覺不昧卽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是也又
奚其所曰然

曰近儒所引程伯子之言曰天地間有亭亭當當直
上直下之正理此正理孰存乎曰嘗試觀之非有人
焉揀自井上則爲正理其從之也則非正理是正理
在井乎在人心乎昔者司馬公兒時嘗舉石擊甕以
揀溺子是正理在石乎在甕乎又嘗考物而爲之乎
抑亦在司馬之心乎皆可辨矣稽伯子本言中者天
下之大本繼曰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
出則不是以是知伯子所謂中所謂大本所謂正理

胡子衡齋卷八

十七

固不在物也曰然

曰夫人靈萬物心天地出於書與記近儒豈不諳哉
而其譏楊氏之已易也曰人以藐然七尺之軀乃欲
私天地爲己物多見其不知量信斯語也則書與記
之言妄矣其然乎曰靈萬物心天地者固不在七尺
軀而以宰七尺軀者卽以宰天地萬物者也且夫以
物觀之則天地大以道觀之則天地亦道中一物耳
夫率性謂道修道則中和位育不在身外然則七尺
軀則又不藐矣嗟乎是未易語也曰楊氏之學何如
曰楊氏吾不深知而已易難廢也

胡子衡齋卷八

十八

曰近儒曰未發之中非惟人人有之乃至物物有之
夫謂未發之中物物有之則發而中節之和亦當有
之矣是犬與牛皆與人性無異皆當責之以中和位
育之功也其可通乎近儒又謂天命之性不獨爲魚
有之花竹亦有之又云在人心者與在鳥獸草木金
石者無異夫然則鳶魚花竹草木金石皆當責以中
和位育之功不獨人當窮物之理而物亦當窮人之
理也其可通乎且夫中庸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本
以人言未嘗及物也下文修道及君子戒懼致中和
皆責在斯人亦未嘗屬物也而先儒乃強以人物並
訓之亦誤矣大抵先儒欲證成在物爲理一語以便
格物窮理之說乃遂謂物物皆有未發之中則是堯
舜所爲精一而執之者今則物物皆有之是物物皆
堯舜矣其可通乎雖然此無足多辨也乃若人物之
性其偏全邪正以逮有無子猶未悉也則當爲子竟
之昔者告子問生之謂性是以知覺爲性明矣孟子
未嘗非之惟欲告子辨犬牛之性不可同於人以人
得其全而正焉故也亦猶羽雪之白不可同於玉以
玉得其堅而貞焉故也書與記所謂靈萬物心天地
孔子所謂人爲貴不以是與然則鳥獸雖有知覺亦

不可以擬人而况草木金石乎且天之生人與鳥獸也其知覺之性則一而已至其氣質輕重清濁相為低昂而偏全異矣全則成正偏則成邪而邪正出矣何以言之蓋氣質輕清近天者為陽重濁者近地為陰故其最輕清得陽多者為上知全性無蔽者也輕清重濁陰陽互勝者為中材中材者性因氣質為通蔽而可上下者也最重濁陰多者為下愚下愚多蔽而鮮通者也自下愚而下愈重濁陰愈多漸易其形者為夷狄夷狄中之良者不以其例愈重濁陰愈多大易其形者為禽獸禽獸中之良者不以其例

胡子衡齊卷八

十九

夷狄禽獸非其良者唯有蔽而已矣是則性一也而以氣質之低昂為偏全為邪正于是有人與禽獸之分故謂人性異禽獸者固非而曰同禽獸者不尤為非哉若夫草木金石則惟有氣質相勝而已蓋既無君臣父子亦無飲食男女其于親義序別信罔所著也乃謂其有性謂其有未發之中可乎又必謂其與人心無二則舛而近于誣矣推其意惟欲以證成在物為理之一語而不自知其墮此耳然則物理之說愈不可通矣

曰近儒又以天性為本體明覺為妙用且曰天性正

于受生之始明覺發于既生之後若是則受生之天性其稟也為無用之體既生之明覺其發也為無體之用受生與既生截然兩人也本體與妙用判然二物也其可通乎且天性者近儒所謂理也是理既正于受生之始矣乃復欲求理于物又欲求理于氣之轉折處其不為增懸縷而重駢拇乎苟謂此明覺者不出天命之性則此明覺胡為乎來哉又胡為其若是妙用哉天亦胡為生人以明覺而徒為無體之用哉若是則凡人之既生皆止為無體之用而已其可通乎乃不知覺一也未發則為體發而中節則為用

胡子衡齊卷八

二十

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二則非也曰然曰近儒曰今以良知為天理即不知天地萬物有此良知否乎又曰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之度外耶此近儒之憂憂夫天地萬物無良知而人之獨有良知者必置之度外也曰近儒左矣夫使天地萬物無良知而人亦無良知焉則亦孰知天地萬物之為度內與度外也今如草木金石之無知則天地萬物自不相涉矣惟人獨有良知則固所以通天地萬物而理之者也良知之通天地萬物而理之是乃所謂天然條理者也苟謂良知而反外天地萬物是必如

草木金石未始有良知者也曰近儒謂人物爲度內者蓋推本其同得天地之理爲性同得天地之氣爲形焉故也又焉假夫良知曰此推本之說未爲非也乃不知其所爲推本者曾無良知則孰使然哉且夫孩提知愛知敬見入井而怵惕見穀棘而不忍當其時非惟不知推本而亦不遑爲推本也則又孰使然哉嗟夫使人無良知鮮不以耳視目聽鮮不以鼻食哉且將朔越其肝膽秦齊其骨肉子不以父父臣不以君君者蓋比比矣則以何者爲天地萬物度內哉子獨不知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以良知弗痺

胡子衡齊卷八

二十三

故也非假推本而後能也然則謂良知爲天理明矣曰近儒又言今以良知爲天理則是理全屬安排無復本然之則矣此近儒之憂憂夫良知之涉于安排也曰近儒又左矣夫良知者乃吾人之天權天度天星天寸者也吾致其良知以應物是猶平衡定準以稱量天下之物者也夫是以順乎本然之則而不涉于安排者也今若舍吾天權天度天星天寸而惟以窮索臆度懸定物理之輕重長短是未嘗平衡而欲以稱物未嘗定準而欲以量物則非獨涉于安排且以顛越其輕重長短者多矣又烏覩所謂本然之則

哉且終不知其所爲窮索臆度者則亦良知之末光者爲之而衡準則未見其平與定也盍亦反其本哉雖然世儒之良知固自在也使世儒而先從事於平衡定準焉然後知天權天度天星天寸無事于窮索臆度爲也然則謂良知爲天理益明矣

曰近儒語良知謂良者不過自然而已自然果可以訓良乎曰說文有之良善也賢也長也故書稱元良孟子曰良心曰良知良能皆善義也善固無不自然而以自然訓良者非本義矣近儒又以知爲虛字知果皆虛乎曰一字而數義者多也一字而虛實不倫

胡子衡齊卷八

二十三

者亦多也如親仁字本實義也然而曰親民仁民則虛用之言行字本虛義也然而曰善言善行則實用之又若明明德一語上明則爲虛字下明則爲實字良知卽明德也抑何疑于虛哉甚哉世儒泥文執義之自爲蔽也雖然君子明其大者而小蔽無多辨也或曰世儒必以無知覺者爲性然古今未有無知覺之性吾請折中曰知覺之中正者爲性可也世儒必以事物之有名義者爲理然名義亦人心之知覺者爲之也吾請折中曰名義之中正者爲理可也弟子以告先生曰知覺之中正者性善是已名義之中正

者乃所謂善也今必曰名義生于物不生于人心又曰吾憂其近禪而畏虛而以物理別之是天蔽無瘳者也亦復何辨

曰自三代後不幸有釋氏故有是紛紛今也則何以祛焉曰昔者歐陽修曰修其本以勝之良然哉良然哉然修又曰性非所先則亦倒執其柄而與之矣又烏能勝夫善治病者當究其原彼釋氏欲明心見性以出離生死者是病原也欲明心見性以出離生死乃至逃倫棄物而爲之者則病症也何以辨之昔有得寶鏡者二其一磨礪使明而懸照乎物曰吾將盡

胡子衡齊卷八

二五

鏡之性而無愛吝也其一磨礪使明而襲藏諸篋曰吾將令其長明而無復翳也夫鏡非異也磨礪非相遠也然一則懸照而盡鏡之性一則襲藏而令其長明則公與私之分也猶之心性非異也存心養性明心見性亦非相遠也然一則以是盡己與天地萬物之性一則以是而出離一己之生死則亦公與私之分也雖然聖人既公矣既能盡天地萬物之性矣乃未嘗以天地萬物撓己則亦未嘗不出離生死者也且夫文王不顯之德中庸擬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大雅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則固有不存存不亡

亡者在死生烏得而固之又如孔子無意必固我而從心不踰矩則謂孔子之心終與形俱化焉吾不信也若是則釋氏所憂爲死生大事者吾聖人無憂也爲吾聖人之學又何必逃倫棄物以爲出離計哉雖然吾聖人惟其公也故獨得其全焉又何辨之今夫一日之間方在詰朝冠履未施文理未著冲冲融融若游于天地之初行乎萬物之始此一時也則黃老家類之及其嚮晦弛衣卸冠寢寢以息泯泯默默若處溟滓內不知有已外不知有天地萬物此一時也則釋迦家類之夫惟至晝日焉冠紳禮樂交際揖讓

胡子衡齊卷八

二六

斤斤郁郁其應天地萬物較若星辰之燦川原之辨此一時也則吾儒家者類之嘗試較之自其偏一時而言則在晝日者爲是而在詰朝與嚮晦者爲非也自其全一日而言則在晝日者固是而在詰朝嚮晦者亦人之所不免者也是故黃老釋迦各專一時之偏其過不可貸矣乃不知吾儒家聖人之大全則又未嘗不兼有二家者也非故欲兼也亦猶全日之不能外詰朝嚮晦者也何則吾儒者存心養性以盡己與天地萬物之性此正脈不待言然使暴其氣則不能也故無暴其氣則兼有黃老矣而聖人固不嫌有

黃老事也使不全歸則不可也故全生全歸則兼有釋氏矣而聖人亦不嫌有釋氏事也此聖人之所以爲公而全也故程伯子曰句句同處處合然而不同則亦公私偏全毫釐之間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由之是則同此心性而毫釐千里出焉則學者所當早辨者也若徒分心爲釋分性爲儒吾恐心性終不可分則儒釋終不可辨耳吾故曰辨儒釋者當辨異于同而不當辨異于異乃爲明也然則今之袪異端者惟辨異於同之中則彼且媿其異而無不服惟示同于異之中則彼且迫其同而無不悔彼亦天下

胡子衡齊卷八

三十五

之高朗人也苟有見焉則將曰公且全焉是無之吾事也吾又何必爲其私且偏而不爲公且全哉若是則不但得其病原以治之而大阿之柄亦在吾儒不在二家二家之歸也有日矣所謂修其本以勝之其在此歟孟子曰歸斯受之嗟夫使孟子在今之日則亦如是而已若曰駢拇物理以自別于釋氏如畫髮者之別于中常侍則徒自違其天矣嗟夫今之君子蓋重辨異端之名而輕達其實知修其本之說而莫識本之所底假令今果有孟子則吾言是矣使竟無孟子又鮮不以予爲推儒入墨者而壁壘戈鋌反射

之矣于于今日之日也亦曷以辭

曰釋之家以三界惟心凡一身罪福果報以至天地萬物之治與亂皆歸諸己老之家曰天地大爐造化大治凡一身富貴貧賤吉凶壽夭以至天地萬物之治與亂皆歸諸天是二家者之相反也孰則是曰斯二者皆是也唯吾儒爲兼之吾儒不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惠迪吉從逆凶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未嘗不歸諸己也不又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行止非人之所能爲也是未嘗不歸諸天也故曰吾儒兼之兼之者通之也不執一廢百也曰是亦可以見吾

胡子衡齊卷八

三十六

聖人之公且全也曰然

曰今之儒者之語學獨喜援二家言者何也曰是亦所謂不執一廢百也是故孔子問禮于聃比業于彭孟子且不廢陽貨之言而况其他乎程伯子訓孟子之勿正心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非釋家語乎紫陽夫子作調息箴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非老家語乎且紫陽夫子既耄矣猶復較參同契其它文與詩至于廣成之風屢歎息焉若程朱二夫子豈眞從二氏哉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人然則君子之學莫病泥文尤莫病執跡彼執一廢百者則執跡之

為害也是故君子慎無泥文執跡以達乎全全

州

胡二衡齊卷八

二十七

胡子衡齊卷八

前明吉郡講學諸賢約分二派泰和羅整庵欽頤廬

陵劉卧廬觀孫宜鉉鼎永豐羅一峰倫吉水羅東川

倚李谷平中永新尹洞麓臺安福王莘民尹皆篤守

程朱塗轍安福鄒東廓守益劉兩峰文敏王塘南時

槐劉調文元卿鄒南泉元標泰和歐陽南野德永豐

聶雙江豹吉水羅念庵洪先則私淑陽明者也正甫

初攻古文詞以太白東坡自負年二十六過南野於

普覺寺聽講唯仁者能好人一章始折節事之三十

以後兼師念庵此衡齊九篇設為問答之詞力伸師

說文辭瑰璋可謂青勝於藍惜刻本世不恆見明儒

胡二行齊跋

豫章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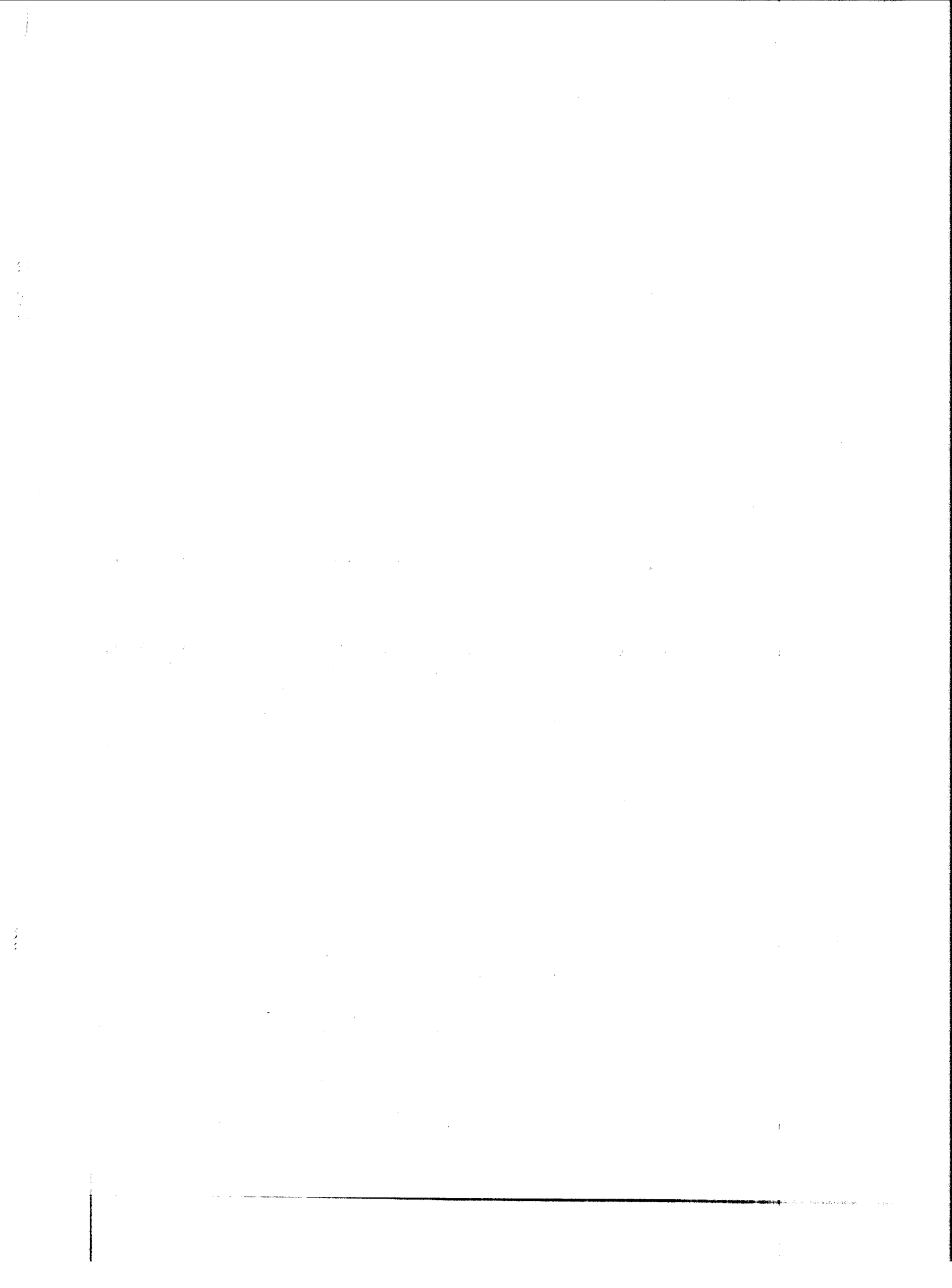
學案只收十餘條且多割裂字句予家舊藏萬曆本

前有王舟州序尙完好因取以付梓並歷叙前輩學

派異同俾後人知所嚮往為學而求聖人之道如入

王都但期必達而止其所從入之途各有遲速不必

紛紛聚訟也丁巳端午日胡思敬跋



九
諦
解
疏

九諦解疏

新編卷第七

歙縣王 煒不菴著

垂訓立言所以維世範俗也上天下地萬物森
 列人生於其間其謂之世形器無知並育不害
 鳥獸魚蟲搏噬吞螫人役萬物以自養豈可但
 同遂生有聖人出為之別夫婦定父子立君臣
 序兄弟合朋友是之謂人道人道立而秉彝見
 秉彝之理有能盡有不能盡淳漓異習風俗以
 成後起聖人為之明五典分百揆以救其失而
 還其淳人道以安宇宙以定故世者人物相共
 之名俗者斯民日趨之境範而不使之踰維而
 不使之亂則人與萬物各得其所非聖人之教
 奚賴其教則謂之儒其名則性道仁義禮智揭
 之古今昭如日月後儒講而明之歧而及之不
 及者日勉其所無過之者務去其別有總期有
 濟於斯民斯世而已楊氏為我聖人之學未嘗
 不為己墨氏兼愛聖人之道未嘗不仁民愛物
 執一端而蔽全體其始自多別智其弊乃至於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諦解疏
卷第七

一

世楷堂
藏板

無父無君嗚呼聖教章章胡為而踰範若是哉
 易書孔孟以善標性道之源本無可名姑目之
 曰善後之智者以其無可名指為無善無惡然
 則聲色臭味果有一定之名乎如皆以為可無
 之則人生日用相接皆目擊而默喻如所謂海
 外形語之民與禽獸之相率斯可耳人既耳聞
 目見心運舌宣其何能不遵名教以相生養也
 金陵舊有講學之會萬厯二十年前後名公畢
 集周子海門舉天泉證道語闡發之座上許子
 敬菴弗之肯明日出九條以示眾命曰九諦周
 子為九解復之予早聞無善無惡之說以為前
 聖未發迨後悟易始知前悞因就九諦解之下
 疏明立教維世之旨總自為九諦解疏若必以
 無善無惡為言其指歸於無可名必至於一切
 眾名皆廢則請離却人類屏絕服食言語而後
 可然而終無別有如此世界以置此人也請思
 之歙縣王煒識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諦解疏
卷第七

二

世楷堂
藏板

諦一

易言元者善之長也又言繼之者善成之者

性書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大學首提三綱而歸于止至善夫子告哀公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七篇大旨道性善而已性無善無不善則告子之說孟子深闢之聖學源流歷歷可考而知也今皆捨置不論而一以無善無惡爲宗則經傳皆非歟

解

維世範俗以爲善去惡爲隄防而盡性知天必無善無惡爲究竟無善無惡卽爲善去惡而無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誦解疏 卷第七

三

世楷堂藏板

跡而爲善去惡悟無善無惡而始真教本相通不相悖語可相濟難相非此天泉證道之大較也今必以無善無惡爲非然者見謂無善豈慮入於惡乎不知善且無而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見謂無惡豈疑少却善乎不知惡既無而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故一物難加者本來之體而兩頭不立者妙密之言是爲厥中是爲一貫是爲至誠是爲至善聖學如是焉而已經傳中言善字固多善惡對待之善至於發

心性處善率不與惡對如中心安仁之仁不與惡對主靜立極之靜不與動對大學善上加一至字尤自可見蕩蕩難名爲至治無得而稱爲至德他若至仁至禮等皆因不可名言擬議而以至名之至善之善亦猶是耳夫惟善不可名言擬議未易識認故必明善乃可誠身若使對待之善有何難辨而必先明乃誠耶明道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是善是也悟此益可通於經傳之旨矣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誦解疏 卷第七

四

世楷堂藏板

疏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講學者講明性理性成於繼之之善善原於陰陽之運陰陽則一氣之動靜耳一氣之先名之曰易易也氣也陰陽也善也性也皆無可名而姑目之以爲世教也使先聖不爲世教則易氣陰陽善性皆無矣焉得獨有善之名氣機動而若有命之者世界繇此而端倪人生其間而成性生生流行心以見焉如此之理若不妨名

之爲善請問當以何名之性善一言儒教根柢也繇是而著於吾身口行之事業順之悖之善不善亦因以名如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豈心懸空與事不涉乎大學言心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愚以爲能視能見能聽能聞能食能知味正心體之善使此善俱無則且不能視聽食而人道廢五倫滅宇宙息又何用講學也爲善去惡無跡是不自有其爲與去之心不是本無善惡也見謂無惡豈疑少却善則有本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諦解疏 卷第七

五 世楷堂藏板

有之善矣既知必明善乃可誠身繼之者善孟子性善至善諸言爲是而又以維世範俗以爲善去惡爲隄防何以必曰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乎觀其意以明道有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龜山亦有人性上不可加一物之語遂謂一物難加者本來之體兩頭不立者妙密之言而明道之意蓋爲智識窺測未實證於性體者而發故爲是深入之論以策勵之不是說性無善惡也人性上不可加一物純粹如此正是性之善解

之後半全與自說相違本來之體妙密之言以及兩頭不立增損法絕名言無對待與無善無惡皆佛家語取以附會於儒佛語有極精微者若果離羣出世一任拈舉旣以講學爲名則是世間法當思維世範俗爲懷願毋身口兩違以陷於不自隄防之過也

諦二

宇宙之內中正者爲善偏頗者爲惡如冰炭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諦解疏 卷第七

六 世楷堂藏板

有貞明星辰有常德嶽峙川流有常體人有真心物有正理家有孝子國有忠臣反是者爲悖逆爲妖怪爲不祥故聖人教人以爲善而去惡其治天下也必賞善而罪惡天之道亦福善而禍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自古及今未有能違者也而今日無善無惡則人將安所趨舍歟

解 曰中正曰偏頗皆自我立名自我立見不干宇宙事以中正與偏頗對是兩頭語是增損法不可增損者絕名言無對待者也天地貞觀不可

以貞觀爲天地之善日月貞明不可以貞明爲
日月之善星辰有常度不可以常度爲星辰之
善嶽不以峙爲善川不以流爲善人有真心而
莫不飲食者此心飲食豈以爲善乎物有正理
而鸞飛魚躍者此理飛躍豈以爲善乎有不孝
而後有孝子之名孝子無孝有不忠而後有忠
臣之名忠臣無忠若有忠有孝便非忠非孝矣
賞善罰惡皆是可使繇之邊事慶殃之說猶禪
家談宗旨而因果之說實不相礙然以此論性
宗則粗悟性宗則趨舍二字是學問大病不可
有也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諦解疏 卷第七

七

世楷堂 藏板

疏 無可名而姑目之之善本也源也著於日行事
業之善是與惡對者迹也委也聖人維世範俗
正教人繇迹以返於心許子先揭大源此就第
二層上論既名之爲天地日月星辰嶽川人物
吾則以貞觀正是天地之善貞明正是日月之
善有常度正是星辰之善峙正是嶽之善流正
是川之善莫不飲食正是人之善飛躍正是鸞

魚之善若不爲善則孔子言天地之道貞觀
日月之道貞明皆爲妄談矣真忠孝不自見以
爲忠孝不是并忠孝當爲之跡而無之辨無善
無惡正恐流於此吾儒學問一敬字貫徹終始
然事迹趨舍亦何可不論若深言之取禪家無
善無惡之語目爲性宗變爲種種諸說真大不
敬也

諦三

人心如太虛元無一物可着而實有所以爲
天下之大本者在故聖人名之曰中曰極曰善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諦解疏 卷第七

八

世楷堂 藏板

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皆此物也
善也者中正純粹而無疵之名不襍氣質不落
知見所謂人心之同然者也故聖賢欲其止之
而今日無善則將以何者爲天下之大本其爲
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且不能無主而况
於人乎
解 說心如太虛說無一物可着說不襍氣質不落
知見已是斯旨矣而卒不放捨一善字則又不
虛矣又着一物矣又襍氣質又落知見矣豈不

悖乎太虛之心無一物可着者正是天下之大
本而更曰實有所以為天下之大本者在而命
之曰中則是中與太虛之心二也太虛之心與
未發之中果可二乎如此言中則曰極曰善曰
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等皆以為更
有一物而不與太虛同體無惑乎無善無惡之
旨不相入以此言天地是為物而貳失其主矣
疏 諦中無一物可着而實有所以為天下之大本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諦解疏
卷第七

九

世楷堂
藏板

惡即不可名三字不是言空是將中極善誠仁
義禮智信等皆不必名而總名之為無善無惡
耳心如太虛不着一物如是者何物所以姑名
之為善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
謂善也執之固不是謂之為無善可乎

諦四

人性本善自蔽於氣質陷於物欲而後有不
善然而本善者原未嘗泯滅故聖人多方誨迪
使反其性之初而已祛蔽為明歸根為止心無
邪為正意無偽為誠知不迷為致物不障為格

此徹上徹下之語何等明白簡易而今日心是
無善無惡之心意是無善無惡之意知是無善
無惡之知物是無善無惡之物則格致誠正功
夫俱無可下手處矣豈大學之教專為中人以
下者設而近世學者皆上智之資不待學而能
者歟

解

人性本善者至善也不明至善便成蔽陷反其
性之初者不失赤子之心耳赤子之心無惡豈
更有善耶可無疑於大人矣心意知物只是一
箇分別言之者方便語耳下手工夫只是明善
明則誠而格致誠正之功更無別法上中根人
皆如是學舍是而言正誠致格頭腦一差則正
亦是邪誠亦是偽致亦是迷格亦是障非明之
明其蔽難開非止之止其根難拔豈大學之所
以教乎

疏

此諦明白簡易極矣人性本至善功夫只是明
善何為復牽赤子大人而言無惡豈更有善語
心意知物固是一箇然孔子何為譏語而分正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諦解疏
卷第七

十

世楷堂
藏板

諷格致不實語正語而故爲方便語耶非明之
明其蔽難開非止之止其根難拔誠爲格言請
以自返何如不然則曲學而已恐不足以知大
學也

諦五 古之聖賢秉持世教提撕人心全靠這些子
秉彝之良在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惟有此秉
彝之良不可殘滅故雖昏愚而可喻雖強暴而
可馴移風易俗反薄還醇其操柄端在於此奈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諦解疏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何以爲無善無惡舉所謂秉彝者而抹殺之是
說唱和流傳恐有病於世道非細

解 無作好無作惡之心是秉彝之良是直道而行
着善着惡便作好作惡非直矣喻昏愚馴強暴
移風俗須以善養人以善養人者無善之善也
有其善者以善服人喻之用之必不從如昏愚
強暴何如風俗何至所謂世道計則請更詳論
之蓋凡世上學問不力之人病在有惡而閉藏
學問用力之人患在有善而執着閉惡者教之

爲善去惡使有所持循以免於過惟彼着善之
人皆世所謂賢人君子者不知本自無善妄作
善見捨彼取此拈一放一謂誠意而意實不能
誠謂正心而心實不能正象山先生云惡能害
心善亦能害心以其害心者而事心則亦何繇
誠何繇正也夫害於其心則必及於政與事矣
故用之成治效止驩虞而之以撥亂害有不可
言者後世若黨錮之禍雖善人不免自激其波
而新法之行卽君子亦難盡辭其責其究至於
禍國家殃生民而有不可勝痛者豈是少却善
哉范滂之語其子曰我欲教汝爲惡則惡不可
爲欲教汝爲善則我未嘗爲惡蓋至於臨刑追
考覺無下落而天下方且耻不與黨效尤未休
真學問不明而認善字之不徹其弊乃一至此
故程子曰東漢尙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
不知道嗟乎使諸人而知道則其所造就所康
濟當更何如而秉世教者可徒任其所見而不
喚醒之將如斯民斯世何哉是以文成於此指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諦解疏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出無善無惡心之體使之去縛解粘歸根識止
不以善爲善而以無善爲善不以去惡爲究竟
而以無惡證本來夫然後可言誠正實功而收
治平至效蓋以成就君子使盡爲臯夔稷契之
佐轉移世道使得躋黃虞三代之隆上有不動
聲色之政而下有何有帝力之風者舍茲道其
無繇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無訟者無善無惡之效也嗟乎文成茲旨豈特
不爲世道之病而已乎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誦解疏
卷第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疏 無作好無作惡之心是秉彝之良但無作耳非
無好惡也不必又謂着之便作好作惡以善養
人使各得其秉彝之良而與之相忘此王者之
事霸則自有其善且或掩襲之公私二字非善
惡乎象山語爲着者言之不是言無善惡生心
善政正爲不知性善而陷於詖淫邪遁東漢諸
人不知道只是不知至善不是性無善使諸人
能求事理當然之極則以維世必無黨錮之禍
也殺身不悔不可謂性善乎不以善爲善歸之

君子不以去惡爲究竟奈小人之惡只願發出
何請更思之以世教自任者必當如何而後可
此解所論觀者最易淆訛不可不細體詳辨也
諦六 登高者不辭步履之難涉川者必假舟楫之

利志道者必竭修爲之力以孔子之聖自謂下
學而上達好古敏求忘食忘寢有終其身而不
能已者焉其所謂克己復禮閑邪存誠洗心藏
密以至於懲忿窒慾改過遷善之訓昭昭洋洋
不一而足也而今皆以爲未足取法直欲頓悟
無善之宗立躋神聖之地豈退之所謂務勝於
孔子者耶在高明醇謹之士着此一見猶恐其
涉於疎畧而不情而况天資魯鈍根器淺薄者
隨聲附和則吾不知其可也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誦解疏
卷第七

四

世楷堂
藏板

解 文成何嘗不教人修爲卽無惡二字亦足竭力
一生可嫌少乎既無惡而又無善修爲無跡斯
真修爲也夫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以至原憲
克伐怨慾之不行豈非所謂竭力修爲者而孔
子皆不與其仁則其所以敏求忘食與夫復禮

而存誠洗心而藏密者亦自可思故知修為自
有真也陽明使人學孔子之真學疎畧不情之
疑過矣

疏 修為無惡二字足竭力一生則原有惡乎物欲
蔽而流於惡惡非本有無善無惡總不可言也
仁者生生流行之全體故曰心之道心之德善
何如之孔子之敏求忘食復禮存誠洗心藏密
謂修為於仁可也謂修為於無善無惡可乎若
修為於無善惡何以屢言善之不一也可思矣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誦解疏 卷第七 五 世楷堂 藏板

諦七 書曰有其善喪厥善言善不可矜而有也先
儒亦曰有意為善雖善亦粗言善不可有意而
為也以善自足則不宏而天下之善種種固在
有意為善則不純而吉人為善常惟日不足古
人立言各有攸當豈得以此病彼而槩目之曰
無善然則善果無可為為善亦可已乎賢者之
疑過矣
解 有善喪善與有意為善雖善亦私之言正可證
無善之旨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謂實有

種種善在天下不可也吉人為善為此不有之
善無意之善而已矣

疏 有善喪善與有意為善雖善亦私只是不自有
其善耳非無善也何云正可證無善之旨若無
善之旨即不自有其善則當云修為者不自有
善斯為善不當云無善無惡心之體堯舜事業
典謨昭然但堯舜不自有之其種種善迹未嘗
不在萬世也

諦八 王文成先生致良知宗旨元與聖門不異其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誦解疏 卷第七 共 世楷堂 藏板

集中有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
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但不
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又曰聖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
人欲之私也學聖人者期此心之純乎天理而
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又曰善念存時
即是天理立志者常立此善念而已此其立論
為至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
廓然寂然者而言之而不深惟大學止至善之

本旨亦不覺其矛盾於平日之言至謂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則指點下手工夫亦自平正切實而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竊恐其非文成之正傳也

解

致良知之旨與聖門不異則無善無惡之旨豈與致良知異耶不慮者為良有善則慮而不良矣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既指未發廓然寂然處言之已發後豈有二耶未發而廓然寂然已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誦解疏 卷第七

七

世楷堂藏板

發亦只是廓然寂然知未發已發不二則知心意知物難以分析而四無之說一一皆文成之秘密非文成之秘密吾之秘密也何疑之有於此不疑方能會通其立論宗旨而工夫不謬不然以人作天認欲為理背文成之旨良多夫自生矛盾以病文成之矛盾不可也

疏

不慮而知謂之良知良字即善字目之為良而致之與無善無惡迥異致是修為良無修為如何強合得同世上無現成聖人即孔子亦歸志

立不惑而臻不踰矩今乃以心意知物難以分析而以四無為秘密顯然竟駁大學真韓退之所謂務勝孔子者世間豈有如是儒者乎恐非文成之所樂聞也

諦九

龍谿王子所著天泉橋會語以四無四有之

說判為兩種法門當時緒山錢子已自不服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神明默成蓋不在言語授受之際而已顏子之終日如愚曾子之真積力久此其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誦解疏 卷第七

七

世楷堂藏板

氣象可以想見而奈何以元言妙語便謂可接上根之人其中根以下之人又別有一等說話故使之扞格而不通也且云汝中所見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今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嗟乎信斯言也文成發孔子之所未發而龍谿子在顏子明道之上矣其後四無之說龍谿子談不離口而聰明之士亦人人能言之然而聞道者竟不知為誰氏竊恐天泉會語畫蛇添足非以尊文成反以病文成

吾儕未可以是爲極則也

解

人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二等所以語之亦殊

此兩種法門發自孔子非判自王子也均一言

語而信則相接疑則扞格自信自疑非有能使

之者蓋授受不在言語亦不離言語神明默成

正存乎其人却所謂神而明默而成則知顏子

之如思曾子之真積自有入微之處而云想見

氣象抑又遠矣聞道與否各宜責歸自己未可

疑人兼以之疑教至謂顏子明道所不敢言等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論解疏
卷第七

九

世楷堂
藏板

語似覺過高然要之論學話頭未足深怪孟子

未必過於顏閔而公孫丑問其所安絕無遜讓

直曰姑舍是而學孔子曹交未足比於萬章輩

而孟子教以堯舜不言等待直言誦言行行是

堯而已然則有志此事一時自信得及誠不妨

立論之高承當之大也若夫四無之說豈是鑿

空自創究其淵源實千聖所相傳者太上之無

懷易之何思何慮舜之無爲禹之無事文王之

不識不知孔子之無意無我無可無不可子思

之不見不動無聲無臭孟子之不學不慮周子

之無靜無動程子之無情無心盡皆此旨無有

二義天泉所證雖陽明且爲祖述而况可以龍

谿氏當之也耶雖然聖人立教俱是應病設方

病盡方消初無實法言有非真言無亦不得已

若惟言是泥則何言非礙而不肖又重以言或

者更增蛇足之疑則不肖之罪也夫

疏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時中反

之者無忌憚如此數語可謂極於精深然而立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論解疏
卷第七

子

世楷堂
藏板

教則曰中庸中者無少偏之謂庸庸者極平常之

謂中爲本體時屬修爲致良知之旨頗近時中

然而何不依乎中庸而爲是過高之論過高美

聽而無用中庸則切於生民日用之實孔子以

天縱之聖論君子之道而歸於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

行顧言此其所以爲中庸此其所以爲時中不

問其以入微訓世但曰下學而上達耳公孫丑

之問意在方人故答以姑舍是不是卑顏閔也

學孔子是自明其志人皆可以爲堯舜何曹交不可教然教以誦言行行而已不聞教之以堯舜如何傳心入微也所引無懷諸說徒爲美聽用之維世範俗將如何施設蓋周子欲以出世之語以輔其四無之傳九解滿口禪機若非講孔孟之學何須致辨旣以講學自居必當遵夫孔孟孔子之至善孟子之性善與自言第一句之維世範俗一任予言萬語總於此講不去請與千萬世之學孔孟者虛心共質之非一人得以自是也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諦解疏 卷第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予疏九諦解畢有讀而問者曰學問始於入德歸宿於成德其言莫備乎中庸中庸之贊至德曰無聲無臭夫無聲臭豈有善惡無善無惡之說當亦未可盡非先生嚴辨如此而又云若果離羣出世一任拈舉佛說何也予曰儒教用世佛教出世兩者判然異轍用世者以名爲教使有持循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

昭代叢書

丁集 九諦解疏 卷第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皆名也禮義所以維持諸名不亂者順之則爲善不順則爲惡上古聖人建立禮義善惡之名以爲斯民大防位之各得其性所謂用世也用世之教謂之名教儒者守之亦謂之儒教苟不如是則宇宙不能一日安矣出世者以我現今有知有覺之心迺之於受性之前見一切皆我有生後爲之立名立字則由我而立者如色未有名之先呼之爲香爲味爲聲俱無不可譬之以已爲我有呼爲咱有呼爲儂有呼爲咱者誰爲定名總屬幻妄故掃除淨盡不存絲毫去君臣離父子獨處於窮荒無人之境自葆其真知真覺身世并忘一覺獨耀知生知死不爲所撓此兩者豈不判然異轍哉今以用世之人而揭無善無惡爲教苟執人而告之曰汝心體是無善無惡

者彼將曰然則當如何從事必應曰勿起善惡之念但順心所發而去夫堯舜爲父而子有朱均倘其人生性傲惰所受者無善無惡之教順發者爲善蹈惡之行又將如何哉若云良知良能人所共有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此豈待教則必知有親與兄矣依然歸之名教而不能以無善無惡爲教也如不知有親與兄則良知良能亦且無所麗爲其親與兄者亦不知有子弟無所施其慈與愛

門庭彼其意不過標新自喜以爲名高耳亦有一時誤認未及詳究先聖立教之旨而誤言之者故予直作兩途論之使其智有所用而不爲世厲然出世之人弊衣蔬糲澹泊寂寞忍人之所不能忍堪人所不能堪竊謂講學諸君雖欲涉其藩而不得則予言雖云一任拈舉當亦虛播爲口說而已用世出世俱不敢相許也中庸入德在於慎獨用功精密久久自成極其深微然後至於無聲臭不過下學上達耳非揭之以爲言教子臣弟友是其着落處故曰中庸曰君子中庸聖學如此願定志勿疑也

九諦解疏跋

王文成天泉問答無善無惡一語謂無善念惡念耳
豈直謂性無善無惡哉周海門南都講會拈此為入
道之徑復作九解以解許敬庵之難蓋皆以私智臆
測要非復立言本旨矣不庵茲疏引繩切墨俾文成
宗旨軒豁呈露洵王氏之誦友功臣也海門名汝登
嶧縣人敬庵名孚遠德清人丙申春日震澤楊復吉
識

孫揆嘉肇初校字

昭代叢書

十集

九諦解疏跋
卷第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1
3
2

2
3



二
艾
遺
書

共
二
卷

雲南圖書館藏板

甲寅
年刊

艾雲蒼先生傳

艾生名自新字師湯號雲蒼雲南鄧川州人今年五月
選貢肄業太學十一月二十一日忽卒於內
而悲既如例賻恤具香燭屬助教王君率同舍生哭之復
移交兵部給勘合歸其喪又與西廡周公各賻奠之然未
知其賢也一日張生進齡來告曰艾生蓋有志學為聖賢
者也即在病榻尙日錄其所志藏之篋中既卒而獲覽之
皆真確切至力行見道語垂死神識愈定絕未嘗及其亡
余聞之而益悲即令張生索其所錄至且讀且泣曰艾生

二艾遺書

傳

安得志行若此而天下人讀聖賢書苟慕利祿其於聖
賢之學究不知為何物然且致身青紫富壽終身是遵何
道哉生誠不即死必能自樹立業所以企於聖賢無疑然
以荒陬僻壤得生如此踴貴志未遂吾知其必有傳於後
也生之言曰希聖功夫以誠字立脚以勇字下手以智字
覺察以仁字聯屬又曰平居謀義猶恐家修而廷壞卒居
讓利誰能忠君而愛民是明德新民之本已交修用力而
終未始竟其功豈非斯道之阨耶余典會試兩次得天下
士若予不如得生一人為斯道幸今得而復失之其於球

友之意何如哉生年二十九耳產又絕遠北學而來而槐
市諸生卒無有先之者古所謂豪傑之士非耶今生喪且
遽歸余重悲生之數奇為之論著聊以志焉

祭酒曾公即予前序所稱國子先生者也前刻希聖錄
時未得此傳今從劍川趙月村太守得之因補刊焉月
村又以雲蒼先生教家錄寄予予又從太和李南彬廣
文乞得鍾山合璧貳冊稍暇亦當補刻光緒庚子九月
陳榮昌謹識

二艾遺書

傳

重刻希聖錄序

李復齋先生讀希聖錄曰艾先生年未三十所造篤實如此其所云不言而躬行真學者之藥石也艾先生氣質清見理易故不諱諄言格物窮理然重行而輕知亦易入良知家數榮昌曰復齋先生之言當矣重行而輕知誠易入良知家數故程朱之學自格物窮理始然復齋先生亦為學者辨其從入之塗非為艾先生言也艾先生年未三十所造篤實如此特不幸而蚤死使其不死嗚呼其可量也哉希聖錄一卷其原刻世不多有曩從亡友呂子恆處得

二艾遺書

序

鈔本今為重刊之獨惜其無序呂子恆曰艾先生讀書園子監有好學名其死也年未三十園子先生往哭之哭畢檢其書得所為希聖錄乃復大哭曰生今死矣生不死吾猶不知生於是梓而行於世子於友人處見其書借而鈔之未及鈔其序見其序有是言耳園子先生者序亦載其姓氏子忘之矣呂子恆云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六月昆明陳榮昌謹序

艾雲蒼先生墓表

夫士君子居蓬蒿衣韋布軒然自信天下亦信之而不疑者此豈修短之數顯塞之時遲速之運與夫利鈍成敗之歷歷可指記哉亦曰此心有炯炯耿耿棧屹不可磨滅之志焉耳鄧川艾先生年不滿三十名方升之司徒遂實志以沒余未習其人以時方視篆鄧川諸鄉人士競以鄉祀為先生請及按茅劉二孝廉狀信其志字里間讀大司成植齋曾先生傳信其志定於蓋棺且觀風闈幽予之責也故遂舉其事而因表其墓焉先生名自新字師湯嘗

二艾遺書

墓表

川三

自顏其讀書處曰雲蒼人因號之為雲蒼云生而沉默謙厚雅不好弄十歲即屬文昂昂以聖賢自期許又六年會校藝哀然舉冠多士然猶不離髮總時也而欲然若固有焉非借師友實性成云故大中丞蕭公督學使者方公咸器重之匪徒高其擿句摘詞已也及余司馬威楚嘗以武城之滅明洛陽之買求諸士蓋聞之鄧川有艾先生者讀書葉倫普甯寺七年寺僧罕識其面居嘗靜坐沉心有悟即錄不啻億萬言效先哲投豆分書善惡以自警遇嘉言必行悉為紀錄天性孝友持重不苟嘗笑事無大小責

賤而固或敢慢至其淡約而寡飾敦義而薄積聚尤足風
茲士蓋天之君子也余私志之謂蒼洱之秀其獨厚先生
哉天朝得士若茲亦庶幾不負蒞門茲士矣若彼簿書獄
訟撫字催科其補益於盛治幾何履履歲在壬辰有司奉
朝命合校而得先生薦于廷天子受之籍於秩宗肆於虎
闈將次弟需補無何自夏五至其至即抱疴中殂大司成
哀之相率而賻奠之請符命傳護輜輶以歸而且爲之傳
天哀者哀其業之未竟賻奠而請符者恤其貧而遠在萬
里之外也及聞先生病榻曰錄悉專志聖賢之學取而讀
之泣數行下已搢擧而獻歛曰艾生志行若此彼蒼安可
使之天也得士如此而失之如求友何嗟乎若先生者真
志士乎哉夫士之可見者惟志耳孔門侍坐輒問志士之
志即士之事也今其錄具在由積慮以及操行自家修以
及廷獻言言以君子自期而戒於險僻假令先生不即死
其所造于國家豈淺鮮哉而何造化小兒之好忌若茲也
然又聞其先日福者以倉扁之術活人甚衆再傳而爲傳
芳惡善好施戒殺事佛者三十年三傳而爲徵修福芳之
令緒而日有加四傳即先生也夫芳之力廣於福矣徵之

二友遺書

哀

二

八〇〇

操進於芳矣則先生之負此志也亦基厚而培深源長而
本茂非偶然者且妻何氏聞訃即不欲生其姑撫之曰若
不恤吾老嫗也獨不念是二三藐孤乎何乃茹毒飲泣瀉
未亡人然則先生雖不竟其志而有配如何氏又何負於
九京哉先生以嘉靖乙丑五月二十七日生於中所以萬
曆癸巳十一月二十一日卒於成均以甲午十一月二十
二日葬於州北麓有弟自修才名學行與先生埒又弟自
洽尙幼即肩文足竟先生所未竟者其所謂藐孤則長曰
希古仲曰學古季曰憲古云

二友遺書

哀

三

萬曆甲午冬楚雄府通判署鄧川州黃炳撰

趙樾村與陳小圃書

前承餉重刊鄧川艾雲蒼先生希聖錄表先哲示後儒甚
感心也此錄在前明曾有兩刊本一為北監祭酒桂陽曾
公朝節所刊即呂禮部所稱得書大慟梓而行世之國子
先生也祭酒字植庭亦勝國名臣冠於錄首者即祭酒所
撰艾先生傳與齋集曾有之今佚矣一為雲南巡撫晉江
陳公用賓所刊則在萬歷戊戌有司請祀先生鄉賢陳公
批准從祀乃取希聖錄並教家錄合刊前有陳公序後
有權鄧川牧費炳所撰先生墓表藩曾於先師楊文邑明
一艾遺書

經家見之昨往物色得殘本蓋為鼠啖其半而教家錄及
墓表幸完殆亦有陰相之者歟亟呈執事望補刊以成完
璧也藩再拜
樾村廉訪以是錄見寄在己亥庚子間未及付梓忽忽
八九年今焮檢舊篋得之亟命兒子誥書重錄而校刊
焉與希聖錄合為一冊附樾村原札於卷末以志其來
歷云光緒丁未八月榮昌謹記

艾雲蒼語錄目次

希聖錄

教家錄

省身錄

萃長錄

一艾遺書

目次

希聖錄

鄧川雲著文

要做聖賢直以義皇堯舜為祖禹湯文武為宗孔子為師
顏會思孟為友

希聖乃夫以誠字立腳以勇字下手以智字覺察以仁字
聯屬

自開闢以來生民不知凡幾其間為聖賢者幾何常於這
處想一想便無怠惰的時候

恥己文章不如人科甲不如人終歸無用惟恥己不如聖
賢方有實際

只從眼下要做箇仰不愧俯不忤的人
聖人似天地吾人欲見聖人觀天地便見欲學聖人法天
地便得

立一心要想可是天地立的心行一事要想可是聖賢行
的事

養得此心如太虛無一毫渣滓方可復吾之本體

心地乃人之根本根本盛則枝葉茂不然日見其枯槁而
已

心不可有恐失之滯心不可無恐失之疏

立大志氣培大節概擴大度量建大事功方不愧為大丈夫

心有真念妄念身有正氣客氣要在未發之時防檢

磨吾之明鏡以照吾之妍媸礪吾之鋼刀以斬吾之邪妄

常提此心以為一身之主則耳目手足不妄行

氣質之偏全憑學問陶鑄陶鑄得盡是大受用處

常以義理養心則七情百感不能搖

主靜只是敬久之神凝理達而作事有力

或問聲色貨利之念旋滅旋起如何除得淨子曰只有看

破世味則諸念自消

良心開時少須喚醒他繼續他擴充他

人說無心好試想顏之四勿曾之三省思之戒懼孟之求

放心可是不在心上用功的故程伊川曰無私心便好

孔子沒後就無一個聖人出來則道統令誰繼續

子生平志願上為天地立心下為生民立命前為往聖繼

絕學後為萬世開太平

孔子說的是庸言行的是庸德容貌是溫良恭儉讓非絕

德難學

堯行舜趨而心則盜跖周冠孔裳而術則佛老世之蠹也
人謂直道難行輒欲少貶少貶即罔其生也但於難行處
相時便可

孔子之時即天之四時運行無心今之託言從時者有多
少私意在裏頭

顏子不違仁只是一箇默識曾子聞一貫只是一箇誠篤
孟子謂人物之異在幾希微哉危哉慎勿以人而爲禽獸
也

常想平旦時是何心境且晝後是何作爲細加檢點則幾

二艾遺書

三

希可存

志伊者當想他憂匹夫匹婦的心腸學顏者自不遷不貳
始

程明道獨坐如泥塑及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正可爲吾
輩法

輕言妄動只是放心不務切近而務玄遠亦是放心故學

問之道在求放心

纔生一驕心便想堯舜忘天下的氣象纔生一吝心便想
堯舜公天下的氣象

人只有仁義禮智信五字若不能體何以爲人

道理極濶大極細密體驗便見

時時佩四勿章九思章無欲害人無欲穿窬之心二句纔

起一妄念便一刀斬斷方謂之大勇

天地鬼神時時察吾之肺腑可不慎乎

慎獨工夫直是與鬼神打交道

敬者心之肅今人徒肅儀容謙者心之虛今人徒卑禮節

剛者心之堅今人徒逞血氣失其真矣

動靜語默可以驗涵養辭受取與可以觀節概

二艾遺書

四

覺得己有不是就從那是處行去庶有進益

進德修業始患其不勇繼患其不恆

子以尋孔顏樂趣問保先生先生曰須於四毋四勿上尋

之信哉意必固我不忘則心有障礙視聽言動非禮則衷

有疾病欲樂不能也

人云舉業害道子謂舉業非能害道也但習舉業者害之

耳舉業與學聖原非兩事讀書時探聖賢心事作文時發

聖賢道理獨處時學聖賢用功接物時學聖賢行事做官

時學聖賢經濟

古人博學欲明理以為力學之功今人博學欲多蓄以為辯說之資

讀書姑待明日遂日日姑待此不可不戒

讀書要專心虛心苦心恆心要從自家身上體驗過

世儒僉曰吾讀得許多書但以七情觀之一怒不能制以

處家觀之一孝不能全即讀盡古今書無益也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時一切掃除若無心於義理而義

理自躍然於心

蕪賞之事高人藉以舒放其襟懷俗子藉以耗散其精神

二艾遺書

五

此不可不辨

今人只為名利惶惶忙忙過一生哀哉

高士愛山林但居廟堂而無染著亦是山林氣味

做官當想朝廷設官的意思為民父母當想父母愛子的心腸

心腸

把世味一眼看破心境自閒如此看去不免入空寂世道

如何了得聖賢却於假中討出個真消息來又在此一步

上著工夫

平居謀義猶恐家修而延壞平居謀利誰能忠君而愛民

富貴時尚經綸却不知貧賤時當養其經綸貧賤時尚操守却不知富貴時當勵其操守

子他日倘受一官必求忠以報主仁以牧民禮以下賢公

以奉上正以馭下廉以持己勤以立政明以折獄欽以恤

刑威以鋤強慈以扶弱嚴以正俗儉以化奢捐俸以償民

之贖助士之貧周族之乏酬師友之恩謹此子切切之志也

也

先王設刑欲民之不犯乎刑先王平訟欲民之不至於訟

孔子使民無訟是甚麼心長民者當想一想

六遺書

六

居官妄取一財便負孔子之教特不可矯飾以博名高

清操之士必待宦成後始終一轍乃為可嘉

欲淡世味在濃艷後回頭一看自然淡了

天生科甲為天下朝廷取科甲亦為天下士人求科甲悉

為天下否

謂天下無好人非有道之言但得一二知己以明道行道

亦是最難

孔孟不獲遂其志而業在萬世故知志即事也

大丈夫生當有益於天下國家死當垂法於天下萬世

處閒靜而心源澄澈當煩劇而注厝恢宏受榮寵而意念不矜遭鼎鑊而聲色不動方是大丈夫

與人交談勿大言以矜己之長輕言以取人之憎直言以暴人之短諛言以希人之悅怒言以招人之尤巧言以餽人之心

謹言語有三妙不議人短可以養德不傷元氣可以養生不招是非可以遠禍

後生聞見不廣經歷不多不可輕易褒貶古今人物

朋友有談人過者予默而不言蓋己之過有百千萬端自

二友道書

七

家檢點不暇那有議論人的時候

言人之善就是己善言人之惡就是己惡

交益友可以助我進德說好話可以啟我良心

毋以一言不合而忘人雅誼毋以一行有疵而棄人生平

與正人君子談論不覺鄙懷消融

聽言者多喜諛豈知諛是陷害我使我惡聽逆耳之言

既往事無追未來事勿逆惟於見在處著力

養得心平氣和方可應事接物

人非不知寬和為妙及至臨事反多暴厲只是養不定

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不但養德亦能養生

天地好生而不廢肅殺肅殺處是好生帝王施仁而不廢誅戮誅戮處是施仁

大勇不勇大慈不慈大智不智大信不信大德不德

至理當於庸處見濃味須於淡中嘗時時提醒良心處處

體認天理

講學者不打破名利關卽口口孔孟終歸偽學

講學不必立門戶惟於日用閒隨事盡倫因物盡道便是

實際

二友道書

八

講學勿泛泛說要求下手處

而今體得克己當先克其所好是下手處

男子守義不啻婦人守貞婦人失節人輒惡之男子喪義

反不知惡是欲天下有節婦人不欲有義男子也可慨哉

吾輩敗德損行惟色為甚予與婦人交談執禮甚恭遇諸

塗則閉目讓行

吾之心行只求無愧於天地鬼神何必令人知哉有一求

知之心便非為己之學

日為一善積之三年有千善矣況不止一善乎日為一惡

積之三年有千惡矣况不止一惡乎故君子不以善小而弗爲不以惡小而爲之也

小人欲人知己之有善君子欲己之實有其善小人畏人知己之有惡君子畏天知己之有惡

邪媚之人能取悅於小人必見憎於君子正大之士雖不諧於庸衆必見欽於鬼神

凡到心地窄處便想天地如何大到心地私處便想天地如何公

人以剛勝吾以柔勝人以詐勝吾以誠勝人以巧勝吾以拙勝人以華勝吾以樸勝人以言勝吾以行勝斯終身處世之道也

做人務在人不見處人忽略處加謹

做人渾厚中要精明介持中要通變縝密中要濶大

以放蕩爲高以絞詐爲直以詭諛爲禮以濫施爲義以苦節爲廉以伺察爲明以倖倖爲剛以詭隨爲和以迂濶爲老成胥失之矣

易交者必易離易喜者必易怒輕信者必輕疑濫與者必濫取責人者多不自責能言者多不能行

常情散羨處看得淡常情牽望處斬得斷常情鬥狠處忍得佳常情假休處立得定方見學力超邁

受虧是便益退步是向前清談是享福憂患是安樂

豐儉一隨乎時語默求合乎道窮通委之於數生死聽其在天

今之侈談孝子者只舉一奇節不知庸德開果能悉盡否假仁以市恩假義以徼利假禮以售奸假學以沽名德之賊也

聞譽不必喜只宜自歡聞毀不必怒只宜自反

誦爲佞者譏儉爲奢者笑正爲邪者嫉清爲濁者忌此通患也做人莫怕庸衆譏刺要教聖賢喜懽

惡衣惡食我不恥矣何恤乎人之我恥無愧無作吾獨信矣何恤乎人之我譏

先生曰貧賤是苦境善處者更樂富貴是樂境不善處者更苦有味哉其言乎

人生一日就有一日職業要閒也不得天生一人就有一人定數要忙也不得

一念不馳則神凝一念不淫則精注一念不驟則氣和

懲忿則火不上炎，忿則水不下流，便是坎離交媾，便是大學誠正工夫。

二氏之教不可治天下，但其言善惡報應亦可為勸懲之助。

不做好人只昏昏而生，泯泯而死，還是不曾生一般。

常人徒具形骸而生氣已絕，聖人雖無肢體而生意常存。臨阱設於坦途，風波起於平地，甲冑伏於笑談，此不可不察也。

世風何日還之太古，願與司教者共挽之，勿謂江河不可

二友遺書

十一

返

講道論德有無窮趣味，何世之識者鮮也。

聖賢本人人當為，但無實際而徒言者，可恥無實際而妄

肆者尤可恥。

理學工夫只是不言而躬行。

臨食時必思會盡，何功可消這一食，否臨卧時必思會幹

何事可虛這一日否。

古人惜分陰，汲汲進修者，恐一時瞋目便趕不上此生，未

免有遺恨也。

時時涵泳赤子純一無偽的氣象，大孝終身慕父母的意味。

通來所慕者父母妻子不在念，所重者道德富貴不在念，所修者心行名譽不在念。

靜坐時聖賢尊在上，徘徊處風月放兩頭，雖獨處不孤矣。

以道學之名為戲者，謂此名易嘗乎，萬世而不投道學者為誰。

士雖多在晚年進德，而少年豈薄德之時，當想孔子二十

二友遺書

十二

而立，顏子三十二而聞道。

聞道者不能名言其妙，故卓立而曰如望道，而曰未之見。

寢時得失榮枯之態都不入目，腹子中無忍無欲有多少。

灑落自在。

澄心靜坐，不覺渾渾化，身世兩忘，恍遇赤子景象。

道理從體驗中得來，愈久愈見趣味。

古者恥躬不逮，予有紀錄而不與人知者，正此意耳。

當世無知心友，必有識我於百世之後者。

教家錄

居家每晨昏焚香九叩以謝天地君親師之恩

祀祖考須置祠堂與田如不能擇一淨室隨祭備物俱可
儀式遵家禮

家長好惡不可偏當隨事反己虛心納諫則身正而家齊

人子事親召即趨問即答坐必起行必讓對必以名先事
體其意未疾防其憂修溫清定省之儀盡服勞奉養之道

怡怡以承顏夔夔而夔齋儉和孝學兄弟以順其心思立身
行道以揚其名有過則幾諫有疾則憂惶諱其過於人視

十一

十三

其壽於天事必稟命遊必有方毋私積毋以與母從亂命
而酌之以道毋膠成命而濟之以權孝道難以悉舉大抵
因心而起

孝為許行之原論孝道而友悌忠信俱在其中

父子兄弟同處同食無百年光景故知道者愛日盡倫惟
至愚之人爭產以自利耳

但願一家賢孝和氣滿堂便享人閒第一樂

常人重妻子不重父母孝子重父母而於妻子之閒亦未

嘗寡恩

兄弟須想同胞共乳之義勿以婦言間至情小利傷大義
古者夫婦如賓卽一言不苟况戲侮乎然而敬德之中和
氣常流

婦以孝順為賢和柔為德羞惡為良貞烈為操朴素為本
謹守為禮敏達為才勤儉為職妒忌長舌為戒淫惡者黜
親族多因小利小忿相傷惟重大義則細故為輕交接無
分貧富貴賤為厚薄至於孤寡宜加周恤不在交接之禮

論

業師恩同天地君親豈惟己身不可忘卽子孫猶當交好

十四

兄弟之子失父母者宜加意教養較親兒尤重族中孤幼
亦然

擇婦擇婿求其賢良及有家教者須在十五上下方見賢
愚不然必悔

冠笄之禮今多不行婚喪之禮今多奢靡毋為俗罔俱從
家禮

禮男女不同席不共食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乞假不相
授受婦女無故不出中門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必以燭
皆謹嚴之道也

父祖創業豈能爲子孫千百年之計惟積德以培之耳
子孫逸須念父祖當日如何勞子孫勞須念父祖當日如
何苦

做人心地要坦夷識見要超卓性氣要和平容貌要端恪
言語要謙謹行事要斟酌情誼要殷隆持身要儉約操守
要堅貞襟懷要洒落

教子弟先除其傲傲除則氣質可變心術可正行誼可端
而文學未有不進者

教子弟太寬恐廢德業太嚴恐窒聰明當想孔子之善誘

二艾遺書

十五

孟子之養中養才

子弟讀書苦或縱目山川怡情蒼月亦可軒豁襟懷但
不可蹈七賢之風流廢千金之日晷

子弟做秀才須爲真儒做官須爲忠臣做百姓尤須爲良
民

人但知真儒良相在學校中培養予謂亦在家庭中培養
傳家無如耕讀古人帶經而鋤掛角而讀雖土何害其爲
農哉

居家理財奉天地薦神明祀祖宗養父母育妻孥待親族

交賓客約貢賦備婚喪有餘周貧乏防饑歲

多積財者子孫能守亦覺擾累于孫不能守祇爲禍階惟
不多積積而善用乃可

世俗喜奢而笑儉及財物費盡卽欲儉不能矣

古人崇儉爲天地惜物爲朝廷守禮爲本身養德爲子孫
留福

成家之子惜糞如金敗家之子用金如糞斯語良然

淫人妻女傷天理犯王法虧德行敗名節耗精神喪身軀
辱祖宗害子孫破家產吁可畏哉

二艾遺書

十六

酒色財氣謂之四賊常人溺於其中而不返遂至於亡家
殞身大可戒也

切不可隨眾論以議官長之失親朋之過及閭門隱事敗
德招厭莫此爲甚

橫逆之來只宜自反曲在我自責不暇何敢責人直在我
自信而已何必責人

學量者自忍始須由一忍以至百忍千忍萬忍庶幾德量
可充

勇壯顧義行止相時勿以狂譟託平敏達罷軟託平

温醕

躁暴不耐事委靡不任事依阿不成事膠執不通事惟老成練達乃克行濟

邪事靡財正事各財邪事鼓力正事膺力常情乃爾戒之哉

受人之恩切不可忘如養育教誨扶持薦舉皆是

處家處人要在生前用情若徒於沒後加禮只為虛文

俗因父兄年長則過稱殊非真愛要依孩童時稱的口語

至於里黨開才弱冠就稱為父輩方壯年就稱為祖輩何

二艾遺書

十七

薄惡若此能事事由我正起則古道可還

務名者但知筵賓不顧父母妻子之養重利者惟知肥己

罔恤交接往來之禮二者皆過也

居家宜儉待客宜豐但不可如小人鬥勝過知己即一羹

一蔬有無窮况味

待賓客不得雜以俚語方言亦不得脫巾徒跣掉臂跳足

以蹈輕裘

公家征賦即輸召役即往勿抗法以罹於刑

凡事須忍勿輕構訟當先自愛勿犯人之訟斯能保身保

家

御下宜嚴而恩以濟之嫌微宜謹而小過亦所當畧

古人置義倉建義學設義塚修橋梁施衣棺一切仁義之

事後人有餘財俱宜舉行

行方便事不拘財力如鎮江太守葛繁言坐間地踏不正

則蹴人足須正之此即方便事也隨便就行

人以修寺為功倘取財不義即建修十寺何益以念佛為

德倘心性不明即日誦千卷何為

佛氏戒殺養慈悲心吾儒遠庖厨養仁愛心

二艾遺書

十六

仙釋長生之術不可學惟除一切煩惱寡慾清心便是保

命法門

古人禁三姑六婆勿入家何謂三姑尼姑道姑卦姑也何

謂六婆牙婆媒婆師婆度婆藥婆穩婆也

有疾只是請醫服藥不得已修齋祈禱不可屠殺以祀淫

鬼

居鄉立朝勿孤高勿詭隨惟和而不同最妙

人之善不可沒人之惡不可揚人之恩不可忘人之怨不

可結人之禍不可幸人之急不可不救

受天地恩而不感因風雨不時則憾之受父母恩而不報因好惡稍偏則怨之不察甚矣

順逆成敗皆造物所為令人祇欲快意一拂逆便怨天尤人何其愚哉

居家苦不足更待何時足人生苦不閒更待何時閒能守儉則常足安貧則常閒矣但不務生理而託言守儉貧便不可

處家公人心服處家忍禍患消處家嚴體統肅處家寬息誼寧處家勤庶事治處家儉財用足處家和順祥積

二艾遺詩

十九

道德身之寶經史家之寶布帛菽粟養生之寶外此非吾寶也

居家不履危機不罹憲網而天倫聚樂各盡其道有暇時或焚香靜坐或誦詩讀書或鳴琴弄笛或釣月耕雲或與鴻儒談性命或與野老說桑麻此中有至樂焉更勿羨人之富貴

古人以天下為家今人處一家若胡越俗態凡情殊為可厭家長須盡脫去躬自勤儉曲體一家之情而安置得宜隨暇時講與孝經小學家禮家訓及陰騭文列女傳等書

並此希聖錄教家錄久之氣習融而家可教矣展卷時不與此錄相似可不勉乎

省身錄

神明

言。言。

鑒察

善。心。惡。心。

行。行。

雲蒼善用紅點惡用黑點善惡大則大點小則小點一日一記旬日總考善多惡少則憂喜相半不則廢寢忘餐甚至墮淚以憂不入於聖賢

二艾遺詩

三

萃長錄

所萃皆精神師友之善言善行即庸人稚子亦不遺無論家居乃爾即策馬在途猶隨得隨記家藏有進脩錄自得記省身錄教家錄萃長錄不令人知錄雖多希聖盡之矣胞弟文自脩錄

艾雪蒼先生傳

艾自脩號雪蒼自新弟性孝友與兄讀書禪舍夜必焚香
祝一親壽中萬歷庚子舉人由縣令擢湖南辰州牧所至
有惠政居艱歸里廬墓六載墓旁甘泉湧出人名之曰孝
感先是邑有銀廠數處額課極重久而山空徒散歲令地
方代賠民苦之公訴之毓台中丞免額大半民緣累逃亡
者咸復業晚歲值明末造科派繁興誅求無藝迤西土民
有激變戕官者各屬人情洶洶公上書當道大畧謂目前
救弊之要曰緩征賦減火耗禁濫訟革猾吏指陳痛切上

艾遺書

傳

家範四則

訓家四警

鄉社四要

聽訟六條

傳真三寶

救民條議

州志原序

雲蒼贊言

道統敘略

謝雷表

艾遺書

目次

二

鄧川雪蒼艾自脩著

勵志十條

勵志說

士人要立大志氣做千古以上人物勿卑卑焉與儕俗同
士要豎大道德留千古以下芳躅勿泯泯焉與草木腐土
要造大學問做文學園中碩儒勿泛泛然將光陰過士要
取大功名奪科甲場中魁首勿空空然在口邊說

希聖說

二艾遺書

勿謂聖賢難見也觀天地高明博厚之體則其顏面自見
勿謂聖賢難學也觀天地靜藏動用之神則其心精自見
勿謂聖賢難寫也觀天地雲霞花鳥之色則其文章自見
勿謂聖賢難摹也觀天地祲祥治亂之跡則其神化自見

體聖說

聖賢於喜怒哀樂裏調理得宜故無俗人乖戾之氣聖賢
於父子兄弟間安置得妥故無俗人忿爭之習聖賢於男
女飲食內調停得當故無俗人痿痺之病聖賢於聲色貨
利中分割得淨故無俗人猩猩之味

悚心說

鬼神時時察吾之肺腑一毫欺他不得故君子慎獨天理
事事伺吾之舉動一件悖他不得故君子循理王法條條
縛吾之身命一事犯他不得故君子懷刑世務件件待吾
之幹辦一事忽他不得故君子扶世

啟迷說

人情遇刃必避豈美色腰間伏劍也而反昵之以為安人
情遇鴆必吐豈濃醜味中韞毒也而反嗜之以為樂人情
遇盜必退豈財貨櫃中伏劫也而反積之以為快人情遇

二艾遺書

刑必畏豈凶毆場中招戮也而反誇之以為勇

自保說

天地不以諂祀而降福倘平居謹守即得日日延禧鬼神
不以缺祀而降殃倘隨時悔過即是時時除祟虛扁不能
醫必死之病倘獨牀自宿那有二豎來侵松喬不能度無
骨之仙倘元氣不虧便得玉京紀錄

勉讀說

讀書要惕勵功夫每在靜屋裏上緊不靠師與友讀書要
體貼道理每在接物時考驗不分動與靜讀書要撥換心

思每在家務裏淘煉不分淨與穢讀書要舒暢襟懷每在遊玩內把取不分閒與忙

警前說

閒日不讀書至臨考時張皇無措要從前面幹下素日不檢身至遭禍時躲避無門當從前面謹下當日不節用至遭貧時乞助無靠當從前面減下安日不將息至有病時怕死無救當從前面防下

勘後說

忿時火起忍得過則火性自消當從後地看來貪時滋取二艾遺書

三

制得過則忿心便退當從後地闕來豔情競起却得過則塵影隨息當從後地淡來勢隆橫逞却得過則勝氣自除當從後地嘆來

驗心說

默坐澄懷提靜之一脈呼天地萬物而皆來篤親敬長滿仁之一腔擴帝治王猷而無間專功精治秉剛之一力建奇勳偉業而皆成登志習心持恆之一緘望聖神功化而可久

敬字三箴

敬字箴

敬為心帥能統手足官骸而不疲敬為心鏡能燭是非邪正而不惑敬為心閑能持視聽言動而不忘敬為心鉅能處高卑貴賤而不踰敬為心宰能審經權常變而不亂敬為心神能通豚魚神鬼而不隔

敬字訓

不敬則口妄言身妄動心妄思幹出宇宙間大奸大惡亡身破家等事總起於不敬夫不敬只一念之馳也而至此吁可畏哉人其惕之能敬則言有制動有準思有緒幹出二艾遺書

四

宇宙間大功夫業顯親揚名等事總起於能敬夫能敬只一念之收也而至此吁可嘉哉人盡勉之

敬字境

伏玉皇案登大君堂進宗祖祠立嚴父側侍先生旁入官衙內臨考校場經駢鬪事聞霹靂聲坐風雨旌珠虎狼窟履冰淵地皆敬境也將境場心將心主敬故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

銘心十篇

銘心篇

沉其心以養精專其心以務學小其心以應事平其心以待人銳其心以制私虛其心以受善恆其心以盡道了其心以樂天

練心篇

心須黽黽皇皇以立功成名在用之於實心須閒閒淡淡以怡真體道在遊之於虛心須翼翼嚴嚴以趨繩蹈矩在守之以方心須活活潑潑以通時達變在妙之以圓

惺心篇

心機原密也視聽言動之搖我安得不嚴其防是以兢兢

二艾遺書

五

業業心境原虛也聲色貨利之誘我安得不杜其漸是以淡淡閒閒世路原苦也衣食差徭之迫我安得不處之宜是以辛辛勤勤世境原樂也鳶魚花木之怡我安得不與之遊是以瀟瀟灑灑

制心篇

以慾念之淫而若水流須將此心作砥柱以遏其滔天之勢以怒氣之暴而若火熾須將此心作蓮池以滅其燎原之象以浮氣之蕩而若風飄須將此心作主杖以收其狂亂之態以私意之延而若草蔓須將此心作利刃以斬其

纏縛之根

變質篇

認忠厚為本質全無疏朗剴割之用其弊也愚懦當濟之以精明認智巧為才幹全無優谷含蓄之意其弊也刻薄當主之以渾厚任舒緩以自曠略無奮迅激昂之氣其弊也懶惰當效古人佩弦任剛復以自用略無詳審委曲之意其弊也躁暴當效古人佩韋

聽言篇

凡唾面逆耳之言來則曰此益我者也即當斂容而受凡

二艾遺書

六

訕貴謗賢之言來則曰此禍我者也即當塞耳而走凡巖閨黨訟之言來則曰此害我者也即當卻步而行凡戲謔怪誕之言來則曰此誘我者也即當平心而審

持世篇

凡柔舌來即燭其下毒之情示以峻勿從酣軟處入他穀凡暴很至即灼其降禍之局示以弱勿就狼虎口傷我軀凡事端隱即窮其奔潰之勢辨於早勿到困蹙時亂我心凡事勢忙即防其疏漏之隙慎於密勿從苟且計玷我德

評世篇

開口只是談人過惡不思己身內過惡更多今反以妄談滋禍存心只是妒人富貴不思生稟內命數已定今反以妄妬削福設謀只欲騙人財帛不思秉受內福緣本淺今反以欺騙損財起念只欲昌己子孫不思壽謀內生脈已殘今反以巧算短嗣

警世篇

勿謂才學瘦鯉為嘗我正須激切悔躬以體天地微戒之意勿謂笞杖朴責為苦我正須痛切治躬以體君長成就之意勿謂坎坷疾病為傷我正須密切省躬以體命運遲

二友遺書

七

留之意勿謂誹謗譏諷為屈我正須懇切反躬以體鬼神磨練之意

醒世篇

事之吉凶不必求筮卜善即是吉惡即是凶命之壽殛不待問星官善即是壽惡即是殛運之通塞不須媚鬼神善即是通惡即是塞嗣之興衰不可泥風水善即是興惡即是衰

治心四說

治心說

虛融惺豁以照邪起之私果斷剛嚴以斬牽纏之慾

視躬說

老成渾朴以豎嶽立之形爽朗疏通以沛泉流之勢

勵學說

奮勇激昂以快功名之會從容閑雅以養義理之源

處世說

正直公平以破偏歧之見委蛇周悉以體幽曲之情

體道五說

體道說

二友遺書

八

惟道理甚切則出入起居之際須博玩其情

勸學說

惟學問難成則誦讀講習之中須勤致其力

防世說

惟世情多險則飲食談笑之間須密防其毒

養生說

惟精神易耗則交感應酬之內須預節其勞

攝生說

多思傷神多言傷氣多怒傷血多愁傷脾多事傷筋久視

傷心久立傷骨久行傷筋久坐傷肉久卧傷氣

改過四說

改過說

過生於不自知方積於不能改人屬中材那得無過但使細細檢點時時防察識吾病痛內有許多難容處則洗滌功深釋回增美便是好受用

安分說

貧不安貧賤不安賤不獨不能把人材物奪來反且惹禍而損其本有能盡道者貧有貧的真樂賤有賤的妙境且

二艾遺書

九

視富貴為浮雲為塵物故安分是自家快活處亦是世道

泰寧處

廣嗣說

嗣者元脈也勿自鑿喪則生理常存今人只營營家務不為嗣計及中年無子始皇皇馬廣求方術晚矣至慘毒之人自斷生脈尤必積德以挽之積德如施藥捨棺修橋補路及一切利益之事皆是若競於名不可夫寒士默默自檢時時合天則佑之若命犯孤辰墓逢絕氣君子曰亦惟脩德而已矣

戒殺說

釋氏絕殺屠氏縱殺吾人絕不縱只曰遠庖廚夫血肉同體痛楚同情不得分人與物為兩惟是祭養與宴不得不用殺餘俱用市脯藏經云不自殺不教他人殺不專為我殺不見殺不聞殺謂之五般淨肉

大戒四條

酒箴

惟酒斯馨薦祖延賓惟酒斯溫養血舒筋惟酒亂性胡言妄競李白醉吟徒稱酒聖夏禹惡甘亡國是警

二艾遺書

十

酒律

鄭氏家規年十五外方許微醺漢法三人以上無故羣飲者罰金宋法若三人外夜飲曉散者罪坐死

酒詩

凶情妄逞遭何壽狂藥迷人死不顧英雄防亂也微酣那箇持貞醒眼獨

色箴

惟色為正陽健陰順惟色為配嗣昌宗慶惟色取妖英雄髓槁殷之妲己國祚隨了漢之武侯醜妻是寶

苞律

大明律和姦杖八十才姦徒三年強姦者斬養生錄曰好色之人如牽牛赴屠市步步近死所

苞詩

粉黛妝修妖鬼同腰間伏劍斬英雄英雄自入刀鋒獄訴與閻君反怒沖

財箴

惟財養人衣食之精惟財濟人寒谷之春惟財仗膽惹禍根險楊震却金子孫長遠石崇多財家傾如轉

一艾遺書

財警

冥司錄曰陽間妄取人財一分陰間削去十分即不妄取用計損害者亦照分數減去

財詩

財帛乏饒前世註貪心過取鬼神怒悖人仍還悖出之可憐疾子遭兵戮

氣箴

惟氣微養一陽道長惟氣浩然六區鼓掌惟氣橫嘔一身及親會參保體抱冰兢項羽逞強死不目瞑

氣警

諺云性剛強只因經歷少語和柔會受琢磨多孔子曰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氣詩

凶哉惡性橫恣氣打死人來誰得替遭刑破產罪難辭日夜哀號悔不暨

士宦三箴

戒士篇

士子戴儒冠衣儒服乃借冠服以鼓煽張狂把持鄉曲試

一艾遺書

問道冠服不久士子誦儒詩讀儒書乃借詩書以陰謀

毒算賄昧天理試問這詩書愧不愧士子列儒庠遊儒序

乃借庠序以結黨糾朋翻亂世道試問這庠序安不安士

子受儒爵食儒祿乃借爵祿以攘君剝民泥壞人身試問

這爵祿享不享

宦家子孫箴二條

棄詩書而弗事須念當日博科名者只是幾篇文字嗜肥

甘而弗厭須念當日做秀才者只是一味齋鹽處大廈而

弗脩須念當日樓書齋者只是半間漏室騁車馬而弗惜

須念當日赴闈場者只是徒步自行

淫慾之禍滔天凡美色來即思敗身家者是這等人凶很
之焰焦地凡怒心起即思亡身親者是這般氣譏諧之害
燦骨凡妒人來即思傷性命者是這般口閒曠之冒廢事
凡惰氣積即思誤功名者是這等心

家範四則

建家廟

大族合建曰廟中族合建或獨建曰祠堂貧族不能建獨
祀於室曰寢須朝夕焚香歲時致祭俱遵家禮先人遺裳

遺書悉藏於廟遇水火先救神主與遺書

置祭田

族中或眾捐獨捐或商與仕義而厚捐以求日增大段除
辦祭器供祭品修祭所外有餘贏亦可助族中之衣食不
給婚喪不舉及讀書無力者

戒爭訟

凡族中有忿爭莫輕告狀先就宗子處求剖如小過可責
之大惡即送官若犯姦盜邪淫黷諸講外至仕宦貪污不
肖勿令見祠堂

督藝

務農為本經商為末至讀書是光前裕後事家長須夙興
喚起子弟僮僕令之各勤職業到晚查考以示勸懲讀書
者雖云付與先生亦須自為嚴覈正謂家之興敗視諸其
子爾

訓家四警

訓家篇

破家之事非一以淫人婦女為鉅世棍借此網人吸其骨
髓斃財之道非一以好尚奢華為最世棍借此迷人破其

二友遺書

西

家產惹禍之端非一以擅生是非為甚世棍借此搖人析
其骨肉廢事之謀非一以專好逸遊為大世棍借此弄人
誤其功名

祠堂警語

豈以祖宗付託之身子孫仰賴之身令酒色財氣傷損須
慎之又慎豈以天地孕靈之心聖賢昇粹之心令酒色財
氣昏迷須醒而又醒豈以朝廷聘珍之德鄉閭表範之德
令酒色財氣污壞須防之又防豈以往聖緒傳之道後學
斗仰之德令酒色財氣斷絕須勉而又勉

飢寒切乎肌髓每見敗家子被人引誘做嫖賭等事賣盡家產良可警惕故孝子守成刑罰傷乎軀命每見痴愚人聽人教唆做關很等事重遭刑戮良可哀愍故君子懷刑機智殘乎嗣脈每見陰毒人同人計較做暗箭等事自傷子孫良可提醒故仁人有後遊蕩招乎災咎每見蜂蝎子毒人逢迎做驕奢等事致敗身家良可鑒戒故儒術主靜入祠堂覺衣冠不整舉動不肅與此心不相安便自整頓入祠堂覺品行不端心術不正與祖宗不相似便自改圖入祠堂覺訓言有違良規有悖與壁間不相依便自猛省

二艾遺書

五

鄉社四要

五方五土之神號

土皇九壘上帝 中央戊己土神 東方甲乙木神 南方丙丁火神 西方庚辛金神 北方壬癸水神 旱澇饑饉大神 郡邑城隍主者 川澤龍王大神

五方五穀之神號

神農田祖大帝 后稷稼穡大神 風雨節候大神 田公田母眾神 練秀結實大神 掃除螟蝗大神 守護

倉園大神 六畜財血大神 水草伯藥將軍

社講怪語

悖違父母心不忍凌蔑官長心不忍欺侮良善心不忍毀前輩心不忍虐害孤癸心不忍騙騙錢糧心不忍毀人功德心不忍虐取民財心不忍殘殺物命心不忍

社講法語

拖騙錢糧法不容毆打公差法不容窩藏盜賊法不容勾引嫖賭法不容詐嚇人財法不容匿名文帖法不容結黨作奸法不容黑夜酗酒法不容情悞公事法不容

三艾遺書

六

聽訟六條

看律

律之體至方而其用甚圓其情甚曲夫非至方之物可以用圓用曲也以世道極險人情極偽苟不平心靜氣以窮其極情則筆下多冤鬼故用圓用曲正以善用方也但過用圓曲者不足以語此

審狀

一告一訴真偽半再告再訴亦真偽半至屢告屢訴而真亡矣聽訟者告不輕准而訴則屢批遂致狡徒得計而衙

門多事况審後之告訴更爲添捏乎

審事

有機緘焉卽就人而得如問未及而彼何以謀進問既及而彼何以裝痴未當刑而彼何以刑請未當罰而彼何以罰于彼未必傷而何以撲頭跌足至彼未必億而何以攜幼扶老來此其大槩可知矣

酌情

若狂瀾之初湧而坐以觀若亂絲之紛投而細爲理斯時浮漸歸沈亂漸入整我可核兩情而合之卽可剖兩情而分之歸兩兩還一此實情也

用刑

有鋤惡之極刑有飭過之輕刑有廢弛後之嚴刑有酷烈中之寬刑皆刑之宜若有心爲寬與有心爲嚴胥失之矣雖然鑄刑書者又何以惠人稱乎

駁招

愜重不得不駁情疑不可不駁情漏不能不駁故有愈駁而針愈定愈駁而環愈轉者只求其情之真也若拘泥俗說只欲照前招莫改則實情謂何而駁亦虛矣

按聽訟一事國之律例存焉民之身命關焉官之聲名係焉非至定無以御至婪也非至清無以披至濁也當此芬濁之境一毫粗疏不得一絲滯染不得磨心以勘訟磨訟以勘心則至公至明無枉無縱於以聽一邑之訟固可聽天下之訟亦無不可

傳真三寶

會真篇

佛教非慈柔以斬斷情慾全賴金剛故阿鼻地獄之法何其嚴刻道教非虛元以驅除偽妄全憑慧劍故雷霆誅戮

二艾遺書

六

之法何其慘傷儒術非迂濶以克去己私全用大勇故舜跖剖關之力何其剛真王法非苛刻以維持世道全仗刑威故斬絞流徒之條何其整肅

脩真篇

上聖教人齋戒沐浴是使人掃己心之污穢不是趨迎帝釋上聖教人朝參拜禮是使人檢己心之縱弛不是徒勞筋骨上聖教人誦經禮懺是使人醒己心之昏迷不是翻閱書紙上聖教人供獻施捨是使人盡己心之答報不是邀求福澤

怡真篇

多吃粥精液足何必肥甘滋六慾多飲茶內景佳不須醴
酒亂心華多獨宿隨海渥莫使紅顏將命促多饒人陰障
存勿須計較擾心靈

救民條議

一議徵糧要將起解征銀支放收則禁革大戩暗耗一錢
明耗二三錢為解費添搭等用今議正耗五分解費三分
卽轉申藩司較定法馬悉以五分為糶糶革添搭等弊免
令有司借口加耗卽院道紙贖之耗亦皆五分免至加收

艾遺書

尤

三四錢徒為汚吏飽

一議里甲衙門一切公費俱編載經制冊內卽云半扣京
款而留銀尙餘卽如太和縣附郭事煩不肯外派今鄧川
上司只是過宿外派無算卽本州自用諸物外派尤繁則
天理之謂何須遵經制冊用

一議濫訟民窮盜起須將誑詞反坐重贖何恤而一味逐
出何也若問罪律分有力無力今盡以有力問贖律分杖
稍笞稍今一槩問穀數十石問紙數十刀並首領等官妄
受呈詞口口魚肉相與嚴革

一議堂官誤食庫吏之肥餌遂令伊放債買田多方浸沒
詐言民欠京款固完而夏稅秋糧吏與官私分試取收頭
底簿察算便見若訪犯不誅其身反啟伊誣告令良人賄
贓致伊白手無恙察盤罪贖徵過十餘年卓保私食仍疊
差不已累及犯家之子孫侵糧侵贖吏早已死縱伊妻子
告狀拿無干之親隣里排代賄凡此傷天滅理之事小民
無告宜乎弑殺相仍

艾遺書

三

令禮房辦酒不千里甲一年可省民肥二萬餘索

一革里甲解銀見役只收銀肥付庫奉院批官收官解耗
只五分脚費三分本州禁革添搭重耗等弊更遵夏麥秋
糧十限之徵期諸良牧俱依行無易

一清濫訟錢糧拖欠比較過嚴者大抵起於濫訟之故也
憲法有服毒弔頸不做人命之條有越上誣告就近歸結
之條有半年不出徑銷原卷之條有這年田房不得加添
之條良牧相與遵行無易

一錄變記演說俗從來未有弑逆躬行者時天地昏暗

雷雨交作土賊晝入劍川州城手刃州主碎其軀並妻與子同碎賊曰殺貪官救萬民然州之僕人哭曰我主未嘗知害民之事只因奸吏叢側教以貪酷而主母又在內擊屏以迫之所以恨官固急恨主母尤加可憐數萬之囊金盡爲賊有矣嗣後浪穹土賊亦破城焚堂入室劫盡囊金縣主得救而主母手抱嬰孩賊曰賢母從百刃中引之脫出噫一生一死天心誠不爽哉古云財多招盜先是永昌獄賊焚堂殺官脩泣血再上條陳請緩征停訟蒙憲臺嘉納之激勸有司無何嫉視吾言而比糧徵贖之法更十

二艾遺書

三

信加酷也則官實自殺將誰怨哉時匿名文帖字字鋒刃到處風起諸僚屬恐懼無措然則官不可居乎滅火耗禁濫訟毋剗肉以失民心謹簽押嚴吏隸毋縱虎以嚼民骨卽宇內之兵凶亦得息矣是在上臺催提有法勿以貪酷教焉

一論情法萬里爲官豈不爲身家計但有司以貪酷招殺大可懼也今院道嚴禁餽送卽梅紅柬猶惜乃出巡之儀至以銀鍋金盞等器侈奉憶昔廉臺禁厚儀絕奇玩革盛席裁夫馬黜差使需索一切浮靡盡革法非不嚴而有時

接受卽不接受而下民受剗肉之患矣茲逢明憲將曩時繁費洗革且將禮工吏重責以其過侈今必以煩簡華樸定官品之殿最勿令拙官受虧貪官受薦起地方之笑罵

州志原序

予不佞膺教父母之命纂修鄧志鄧巖邑也僻處滇西在漢爲襟榆地在唐置遼備州其後蒙段據之翰軒罕至文獻無徵自元迄明風教漸開凡世家大姓之官於斯者遷於斯者及流寓於斯者指不勝屈故鄧雖邊土無異中州兩依先生亦旣勒成書矣第越今一百五十餘年其間山

二艾遺書

三

川井里雖少變遷而職官賦役河防與夫人物土宜風俗習尙不無因革之殊盛衰之異倘非乘時訪輯則久而就臣奚能信古而傳後况予濫竽講席珥筆揚休與有責也何敢以不文辭爰以耄耄之年躬任其事日與文人逸獻精心採擇加意搜羅迺於舊志中闕者補之繁者芟之譌者正之經始於崇禎壬午三閱星霜而纂刻告竣予之成是編也大段於兩依先生師其意而折衷之間附以己議務求歸於至當而後已非敢謂善善惡惡筆削綦嚴足以垂法戒而示懲勸也而握槩懷鉛鐫心鏤血予於是編有

苦衷焉編既成教父母不以爲弁鄙而付諸劓嗣後有君子起而續纂之母使亥豕魯魚貽譏舛錯別風准雨務送新奇是則予所深幸而亦予所厚望也夫是爲序

雲蒼先生贊

矢志希聖不言躬行克勤小物敦篤大倫表裏惟一始終弗更卓哉純粹允矣法程

孔子道統統略

天生孔子世道主張雖有堯舜賴孔宣揚文周既歿夢寐徒愴忠信如坵好學日將理歸復性主敬持方斯文爲任

二艾遺書

三

大啟書堂三千徒立七十子昂講求仁理克己靡皇參問一貫回也坐忘春風沂水嘆點之狂老安少懷濶世之傷用世雖切天下無邦退而闢道六經孔彰贊修刪述正學弘昌秦漢而後可勝蕪芒濼洛崛起主敬提綱証說解惑道屬紫陽洪惟明代詔講五常愧我講劣僭登講堂大哉孔子於心想望

謝雷表

伏以王法千條人每玩而易犯天雷一擊世必震而咸驚第雷司之霹靂不輕行而道路之誅擊不多見邇有趨會

成者原爲太和縣民因被雷皓翁霹死於鄧川州路想此

人不忠不孝必有異惡而難容今胡以告地告田爭一加

漆而被戮蓋巧莫巧於誣田價每至驚人魂撒人髓以上

有好者如今日貪酷極矣而慘莫慘於捏田訟幾番破人

家戕人命則下有甚焉令天心忍默得乎是以三尺特受

於帝廷一擊烈加於輿路嗟此人已化作塵矣即告加得

銀如山奚用嘆世人俱泡中影也每害人作計如蛾何爲

一人告加田眾人食之惡必歸於唆首千人誣告價一人

長之禍必重於主公天平其以趨會成一昭鑒乎雷乎

二艾遺書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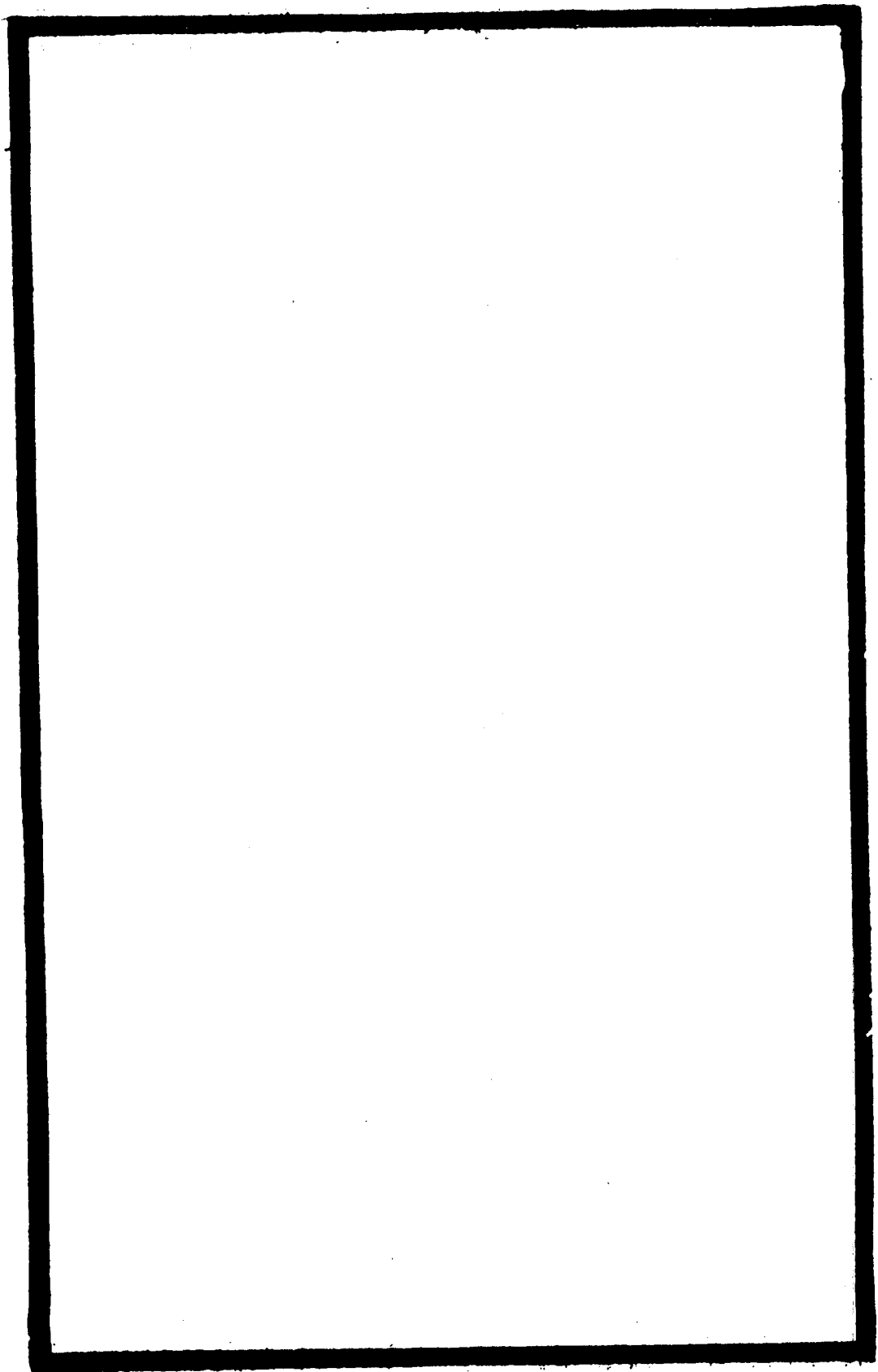
其以告加田一事示警乎竊思亂臣賊子所只起於一念之貪讒口妬心奸莫甚於疊訟之毒鬼神暗地裏損財損子損壽三元之較勘不差報應顯法中誅佞誅惡誅貪五雷之疾威罔漏脩昂勝激切悚懼之至謹表崇禎元年九月初一日九皇齋壇具奏

1000

3000

1

鷄山語要



序

有明關學繼文簡公而起者長安則有馮少墟先生岐陽則有張雞山先生二公生同時東西相望相與往復辨論倡明斯道學者景從一時稱極盛焉數十年來少墟公全集賴二曲徵君重為釐訂完整如新雞山著述毀於兵燹無有過而問者後起士子幾不知何許人矣徵君亟為余言余行部周原訪其後人得其致曲言明德集二種反覆卒讀而後知其生平之所得力其所以提撕後學者莫過乎此也學人之病大抵有二上焉者高談性命虛無愴怛不肯實用其力下焉者仰視聖賢以為神靈天縱非下學

雞山語要 序

關中叢書

引

鳳翔張雞山先生明季理學真儒也深造自得洞澈大原與長安馮少墟先生同時倡道同為遠邇學者所宗橫渠涇野而後關學為之一振兩先生沒而講會絕響六十年來提倡無人士自辭章記誦之外不復知理學為何事兩先生為何人聞有知馮先生者不過依稀知其為馮侍御馮司空有遺書先生位卑而地僻並其姓字亦多茫然人與書泯滅不傳余有慨於中久矣頃學憲許公晤余談學因語及先生公肅然起仰退而躬詣先生故里建坊表章訪其後裔得先生所著致曲言明德集示余余竊不自揆僭為訂正摘其確且粹者勒為斯編更題曰張雞山先生語要滴水可以識全海公亟捐梓梓行俾蕪沒餘名託以弗墜可謂先生後世之子雲矣公政崇風教加意理學行部所至寤寐名賢存者式廬沒者闡揚表前修風後進啟佑關學之意甚感讀斯編者誠勃然思奮於辭章記誦之外知所從事庶不負公殺青之意而關學墜緒可以復振實百二河山之幸也區區敬拭目以望

雞山語要 引

關中叢書

然而自奮乎
康熙戊辰初春淝水許孫荃撰

跋

右鷄山語要明鳳翔張鷄山先生著原本為致曲言明德集二種後經李二曲徵君訂正改題斯名合梓行世二百年來關中屢遭兵燹原刻不可復覩茲僅覓得鈔本於原書不遺一字關學一脈得此庶幾不墜矣卷首致曲言下註有節錄二字殆二曲序中所謂摘其確且粹者歟明德集頗採馮少墟集中語先生與少墟同受知於提學許公孚遠交亦最契能近取譬以資印證理固然也顧少墟全集久成巨帙而先生獨以位卑地僻黯黜於斯道絕續之日藉非二曲一言翰軒引重名已就湮遺言遺著耶朝邑

鷄山語要

關中叢書

李氏桐閣謂先生在天啓朝有勸聖學遠宦寺之疏為闢黨所忌又令鄜陵時預製軍器若干儲庫並謂行當有用後邊事急以所貯應之精利為他邑冠然則先生經世之學卓然有可以表見者豈高談性命所得同日而語哉是編印行以詔後起又不僅百二河山之幸也民國二十四年三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健

南鄭林朝元

致曲言原序

古之學也一今之學也三一日亂真之學陰拾乾竺之唾餘陽飾吾儒之面目雖言性也非吾儒天命之性雖言心也非吾儒義理之心使初學中道亡羊歧途莫辨而吾儒心性之學為所蝕矣二曰徇世之學誤以富貴為功名誤以辭章為道德世道雖略幹旋不敢以三代之治期斯世人心雖略補救不敢以三代之人期斯民生今安今不復敢望再見前古之治而吾儒經世之學為所卑矣三曰執一之學恥循先民繩墨傲然自築宮牆標宗立門執片語以自信是者蓋亦不外濂洛關閩之餘緒非者又非吾儒

致曲言原序

關中叢書

之說也而吾儒中正之學為所亂矣夫異端俗學顯然畔吾道也此三者皆以千古人豪自期倡明斯道為任猶不免有三病焉道何由而明且行哉脫茲三病道脈有攸屬矣鳳翔張心虞先生其人乎先生生橫渠梓里與長安馮先生為莫逆交馮先生因而成辨一錄海宇藉為指南其言曰釋老之學不必多辨只兩句可了如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如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謂彼之教亦從孝弟夫婦乎則便不通故曰惡異端恐其亂學也又曰釋氏之論性似告子其不動心似孟施舍釋氏以死恐人使人學道吾儒亦以死警人使人聞道其宗旨判然不同又曰

釋氏識心不識造化如是之類足徵先生無亂真之病且深足爲亂真者藥先生教開庠宰鄆邑以三代政教自任武城單父之治再見於今至請除資格一疏尤爲千古用人石畫聖人復起恐不能易其言曰古人無兩般學問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所以學得中用出世則有益于世今人習舉業則安問天爵卽舉子亦講說道德終成二段所以學不純一業不光明職此之說又曰天爵良貴是性分之物士之自重以此惟自有科第以來却失此意士反賤了又曰今人皆借口事君之義通不知潔身雖讀孔孟書其行事不離伯者之術噫弊也久矣如是之類足徵先生無徇世之病且深足爲徇世者藥先生之學以求仁爲宗一稟於濂洛關閩繩範卽近世儒先無不各採所長其言曰近時理學先生各自以爲有所得然謂之學孔孟之道則可謂之與孔孟之道毫髮無差則不敢以爲然又曰今人皆欲高過宋儒恐流於異端而不自知孔門精微意旨賴二程橫渠剔撥出大有功爲學規矩考亭先生把得絕定莫走作如是之類足徵先生無執一之病且深足藥世之執一者無三病且藥世人之三病滿腔惻隱先生其仁矣乎千古真傳不容舍先生而他寄也小子佩先生禁方幸免罹三者膏肓猶恐世之人病狂而不知尋覓針砭與

未病者而至於病也遂贅數言以鳴先生之苦心知我罪我奚恤哉若致曲精旨備載錄中亦不必復喋喋也是爲序

天啓元年春仲良日河汾後學辛全書於真樂窩中

致曲言自序

夫聖誠而已矣然有誠者有誠之者天人之殊也天道為不思不勉非所易及其次則致曲而已是故學利困勉致曲之人也學問思辨篤行致曲之功也曲之為言微也隱也委也盡也一偏也曲而能誠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也不忍於數棘忱惕於入井不受不屑於啁噉皆曲之發誠之端也於此致之則為仁義於此致之則為至誠故洙泗之設教多致曲之功焉輒近世好言本體而忽略於工夫竊恐於誠之至誠無當也余賦質不敏少亦有志於學中閒為文辭所溺俗務所累後又為異說所亂者亦復數年

致曲言自序

關中叢書

今憤然而力為致曲之功又恐年運而往矣於余心恆戚戚焉然幸與二三君子游且天啓其衷亦稍稍有聞自不敢怠且棄也於是勉強學思或於談論閒或於讀書閒或於清夜靜坐閒偶有一得恐復遺忘輒筆記之僭竊為致曲之助若同志君子覽而教之則鄙人之願莫大矣後有所得俟續錄之

萬歷戊申仲春岐陽張舜典書於瀘淵之闌然亭

致曲言

節錄

岐陽張舜典著

藍屋李

顯中孚校

淝水許孫荃四山校

聖學工夫只是慎獨獨不止人所不知不見雖鬼神亦窺測不破慎獨即是惟精惟一之旨即獨之廓然便是中之發便是和此等工夫不倚見聞不靠知識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故曰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至誠誠之同此一般機斲天人初無二理心不為形役理不為勢移此之謂大丈夫

有事時人多逐物無事時人多著空惟敬以直內義以方

關中叢書

外則無此二病總之在隱微中體貼久久自有得處自處貴清冷接人貴溫和
大抵學術要正規模要大立志貴堅用力貴深性情以平氣象以和敬其主宰義其順應其庶矣乎

古今之學實是不同古人學成要旋乾轉坤陶冶世道世道隨我而轉移之我却立得脚定如北辰與指南鍼一樣後世之學祇是隨世轉移與世浮沉中間略帶些義理做事遂說此孔子無可無不可家法豈知孔子雖無可無不可却不稅冕而行接淅而行何等斬截今人皆藉口事君之義而通不知有潔身之道雖讀孔孟之書其行事不離

伯者之術噫學弊也久矣可慨也夫

大學言功夫中庸兼本體而言之大學言人道中庸合天人而言之此皆孔門之微旨非此則聖學不傳不知學人縱幹成事業炳炳烺烺然終有渣滓終脫不得俗氣

自三代以還無王道何也皆不知修身爲本而本之道理在孔孟明明說破奈何後人愛才而不愛道重外而不重內開口動務若逕庭之相遠耶

人若知學不惟讀聖賢書有所裨益即開眼見無物無事無非道者

慎獨是存心養性之口訣不墮空不滯有

致曲言

二

關中叢書

嗚呼大丈夫生于人世間要當以輔世長民自任若徒以詩文自好以求聲華不過是粧點世道下之取科第得富貴無所建立乃堵塞世界耳

人心與道心相去不多自己覺危處便是人心不危處便是道心却微也於此不用精一之功何以得至執中地位學者常時須要有風恬浪靜景象

三代以下無王道溺于文辭不能見天德

人須是實實學問切己用功於道方有得處若只依憑口說或靠書策便不濟事終不長進

大抵人少時多希望名利二字及老時多懼怕死生二字

所以易流於俗學易入於異端若除此二病則於道始有入路

俗根難除客氣易動乃學者之大患惟知存仁則無此事踐履純而不達性命者有之矣未有達性命而踐履不純者也

學者欲敬以修身須體君子所貴乎三與四勿之旨久之自有入微之妙慎勿易易視之

今人作官爲政不在作官處差從出處進退時已先自差也

用意鑽研固好然於道只見箇影子須是神明其德方妙

致曲言

三

關中叢書

故曰默而識之又曰吾斯之未能信

吾意若有所得而忽失之不純故也吾意若有所得而不能發之不克故也時時當自提撕以求日進而後可

工夫須在當下做灑落即在當下有夫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皆是此意孔門顏子曾子得時習之學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只是狀得一箇時習

夜來羣動皆息諸妄不動似稍稍悟得一仁字第口說不足以及發

學者要脫灑不是放肆要敬慎却不是拘束惟識得仁了則無此病

精神要凝聚不要散惟慎獨是凝聚之方夫然後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孔門論學關鄉原論政關伯術此其大概此二者皆意不誠心不正也

凡人立志須要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方好如何得如此只是不貪富貴不厭貧賤便能日向上去

俗事之相習如人與有疥人同寢一般染著些便不得愈學者全要精神凝聚自然動作無差

致曲言

四 關中叢書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惟敬然後能進於此學要精進不息稍懈則前功盡棄

學者要無入而不自得須是安分慎獨蓋心無妄念則自空淨脫灑

東銘學者入道之門讀之則知敬以修身

率性之謂道一句妙絕古今舜之由仁義非行仁義及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俱屬率性

顏子之克復曾子之弘毅孟子之浩然名雖異而學則同學者須從此學則自能接洙泗之統

默而識之是聖門妙悟之方惟顏子能之不落聞見知識

裏面

慎獨之學超情離見修即修此思即思此敬即敬此不如是性何由透德何由明仁何由體

舍當下舍自己別無工夫亦無本體即隨事點檢終成義襲之學

齋戒以神明其德方得仁之真境會得時盡天地萬物與自己打成一片渾融瑩徹活潑潑地一團生機其如難言此之謂率性性此之謂真樂學不到此終非自得

學只要當下默識自省自得別無異旨

從悟而修則修為真修從修而悟則悟為真悟至於修悟

致曲言

五 關中叢書

兩忘則聖功極矣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學只在當下默識當下踐履

人時時要惺惺自於事不錯若昏散時奚止於事錯即自家一箇身子亦沒主宰故知明德徹內外貫物我

學問自有真路頭不落情見不着氣魄故曰無然畔援無然欣羨誕先登于岸又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知仁勇總是一心一念之不蔽便是知一念之不私便是仁一念之不息便是勇總之喚作仁亦可喚作誠作中亦

可故曰吾道一以貫之若論學則成三也道惟一致若在學者說工夫說一可說二說三說四說五以至於十亦可惟在大本分明

士大夫有大俗處人多不知蓋士貴聞道藝形而下心地不明事事皆錯若能明得便是聞道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由是觀之世間多少醉生夢死漢

世皆欣羨豪傑之士不知豪傑之士不必知人之所不能知爲人之所不能爲但一念向往於道則自脫凡近以就高明故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致曲言

六 關中叢書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時解大費辭說蓋人性空淨本來何所爲何所欲學者無別奇特第無爲無欲不失他本來面目可耳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有爲有欲則鑿矣此復性之旨惟深于學者則知之

聖賢教人祇在心上用功以了此性分內事今人全不在心上用功好將聖賢言語逞其意見千解萬解著書傳之于世不過求得虛名於自己身心毫無補益真可謂舉世憤憤矣

學當遵古亦不可信古之過如井田封建子弟爲尸今自難行變通以宜人惟不失先王之意可也若衣服器用之

類今人變得好處亦儘多矣故學者惟在心上安理上通

致曲言

七

關中叢書

致曲言終

明德集大旨總論

岐陽張舜典著

二曲李顥校

首敘宗旨

稽古論學之旨多矣而此獨以明德標宗何也蓋天之明命卽人之明德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至德非明德而何故書曰克明峻德詩曰予懷明德有覺德行易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曰通神明之德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大學首提宗以立教曰明明德又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今所以論學以明德標宗不雜別旨非意之也述千聖之學統也

明德集

關中叢書

試觀於人心孩提之不學不慮聖人之不勉不思炯炯一念而無念昭昭於心目之間蔽之不能昧擾之不能亂滅之無所損增之無所益與天地合德而日月合明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非明德而何曰知仁曰中和曰至誠曰至善曰一貫曰浩然之氣皆此明德之異名耳後儒有以主靜立極立宗者識仁定性立宗者存心致知立宗者先立乎其大立宗者心之精神爲聖立宗者以自然立宗者以致良知立宗者近又有修身知止立宗者其爲物不貳立宗者非不各有所見各有所得終不若尊聖經論聖學祖述歸一之有據也此集所以立明德爲宗

立此明德爲宗使人有所歸依有所向趨心不妄用意不他適功不雜施單刀直往不生疑慮不執一偏簡而易直而自然不虛僞不變易爲可進修途不迷也

問諸經書既有明德之義何須重說以滋煩聒曰雖有此語其言散見而不統一又有其旨則同而其言則異恐讀者不曉因文而別生意見故此統宗直說以見同歸一致之宗

又諸後學聰慧之士不乏或以爲明德不盡而別生一意以立宗者或以常談無奇而視之若無若有者故今須重宣重解以見無二之宗

明德集

關中叢書

明謂自明明物明盡徧照卽明爲德惟德本明一性之妙耳

論明德體用及功夫深造

夫何謂之明德德謂心之良能明謂心之良知一體而二名是明德者本性之尊稱卽本性之實際也非從外來乃自有之自然天然不待學習不煩擬議卽天而天卽地而地卽人而人卽物而物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天壽不貳分定故也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統之爲明德分之爲仁義禮智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此明德卽天則也能明之則爲賢爲聖不能明之則爲愚

爲狂故先知知此也先覺覺此也當下便是鳶魚飛躍於前動念即乖桎梏亡於後是在默而識之時而習之然後此德自明若夫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且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則仁爲覺性可知已是仁亦明德之異名耳天命命此也率性性此也修道道此也誠身誠此也明善明此也此明道所以謂學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不透此即好高出衆能均天下能辭爵祿能蹈白刃而君子終不謂之知道也

明德在心隨物而照照本無物其體不動清淨無染無體

明德集

三關中叢書

之體是謂真體目視而明耳聽而聰口言而從心思而睿皆德性之發越通身是眼通身則明四維上下往古來今無不皆是明德之流貫此外無剩物無別事了此則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朝聞此夕死可矣

明德無內無外無人無己無遠無近無聲無色無可無不可無名無字若執一以求之則不得以言語文字求之則不得離言語文字求之亦不得以見聞知覺求之則不得離見聞知覺求之亦不得默而識之始露端倪

明德以新民非明新之外別有至善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於格致誠正密其功於慎獨持其要於未發見其本于發而中節妙其施此復性之大旨千聖之秘密藏乎人人具有此一點靈明湛若虛空遍一切處而一切處不能爲彼障礙無偽妄無變易寂而能照感而遂通清水朗鑑不足以喻其體命之曰明德聖人最善名狀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曾子由是以窺夫子則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

明德在心而無心在意而無意在知而無知在物而無物無見於天下國家而明至於天下國家無有於天地萬物

明德集

四關中叢書

而明通於天地萬物即之則無而體之則有所謂口欲言而辭喪心欲緣而慮亡惟善悟者得之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目之明德若論其至即聲臭尙無而明德二字亦無處安着

能攝能照無體無質有如水火明德之謂也

夫明德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亦以位天地育萬物爲大用近取諸身目非此無以明耳非此無以聰口非此無以從心非此無以睿遠取諸物家非此無以齊國非此無以治天下非此無以平無時無處而非明德之妙用然思議安排即非妙用未發不擴然而大公應物不順事而無情

自私用智天則一失即運其才慧事功成就有聲有名人
喜人悅傳之天下見之史冊烝嘗尸祝皆非明德之真際
矣

明德體大而用廣

此明德無論聖凡無人不具第自有生以來爲氣稟所拘
物欲所拘習染所污則不能清明光輝以復其初貪嗜欲
求富貴慕功名務別學如醉如夢如癡如狂而明德安在
哉學者須明之以復其初第一要立志尋師友讀性理之
書要信得及知得真息一切妄念雜想要有宗趣要有法
門要有功夫要有結果以造到極至之地總之即本體以

明德集

五 關中叢書

爲功夫由功夫以復本體不欲不速助長惟善學者能修
思以得之

其次第詳密之功在大學其直截易簡之功在中庸其散
說指點煅煉之功在論語孟子其精微透底之旨隱隱發
於周易之繫辭而書以啓其端詩以發其興禮以履其實
然大學乃孔門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洙泗設教旨趣有顯密議論有廣略因人有利鈍垂訓有
偏全指示有頓漸而總之令人明德則以定靜安慮明德
之真境而知止爲頭腦可知

明德是體明明德是功非即本體以爲功夫乎顯證默悟

不用意見湊泊氣魄支持格套拘泥要將種種嗜好種種
貪著技能種種凡心習態一切斬斷令乾乾淨淨無纖毫
夾雜夫是謂之洗心齊明

不用勝心虛見影響之知義襲之行

夫道有本源學有極至未能深造而逢原終屬半路行人
故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又曰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
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皆貴登峯造極之談即以夫子證

明德集

六 關中叢書

之由志學不已而進於立由立而進於不惑由不惑而進
於知命由知命而進於耳順由耳順而進於從心不踰矩
而後爲聖人之證悟則道有精微學有歸宿可知也然非
明德之外別有高深之談即明之極明而復其原初是也
若少有一毫夾雜少有一毫滲漏少有一毫安排少有一
毫未化則於明德猶隔羅縠而於至善猶爲未止理則當
下便是而事非一蹴可成有頓而悟之者有漸而修之者
雖天人性教初若分別而究竟至於盡性至命則一而已
明德乃性命之別名耳天地人物一切有之不二不息而
極其不測渾天地萬物而總一明德分天地萬物而各一

明德第無知草木之屬及有情物類具之而不能明惟人
爲能明之故本具明德而未嘗明德者凡夫也未即明德
而求至明德者賢人也具足明德而無不明德者聖人也
欲明德而舍之倫常則異教空而無實襲明明而假之功
利則伯術僞而非真即偏之爲我兼愛而仁義未融雖高
之爲清爲和而性體未圓

凡爲此明德之學不論有事無事自省此中能空淨不染
否安靜不擾否脫灑不憂否視聽言動能復禮否喜怒哀
樂能中節否綱常倫理能不虧否仕止久速能當可否辭
受取與能不苟否富貴貧賤能一視否得失毀譽能不動
明 德 集
七 關中叢書

否造次顛沛能一致否死生利害能不懼否習氣俗念能
消除否常自覺察須要無入而不自得善明而初復始爲
了手得歸宿矣
明德雖在心上却要身上體認方見明德之實故動容貌
要遠暴慢正顏色要近誠信出辭氣要遠鄙倍若此身不
修與常人一般更安論於天下國家又安論於天地萬物
即諄諄談說吾不信矣

要明明德須要消除妄念及執着若妄念不除則情欲日
深執着不化則固蔽成病總之一是不學之過一是偏見
之累過此二關則心體清明寂而常照日用尋常無不在

此覺中

此德雖本明而妄念一起則昏而不覺然其明者未嘗不
存若論明之之功則在自己故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
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知遠之近知風之至知微之顯
而始得力於下手之功自唐虞相傳以來不離此幾微獨
知處有志者須當頃刻兢兢于此

夫子恐人畏難苟安退縮自畫故多直截言易以啓其悟
又恐人得少爲足躡等妄求故多循序言難以詣其極

聖門立教有先知後行者有先行後知者有知行合一者
有即知爲行者有即行爲知者有言知而行在其中者有
明 德 集
八 關中叢書

言行而知在其中者又有夾持之語有單提之語蓋論心
是名而知乃其體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淺言其知知屬解
悟深言其知知乃證悟除知無行除行無知非如眼之與
足猶爲二物故乾坤立而富有日新其爲物不貳而生物
不測達天之學惟明明者以之

吾儒經世而能出世雖未嘗諄諄而言了生死之理然而
生死之理亦隱隱言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夭壽不二
修身以俟之故時而可死則舍生取義時而可生則明哲
保身惟義所在非知性之君子其孰能之

天地間道理無窮無盡而學亦無窮無盡有唐虞三代之

所未言及者而孔子言之有孔子之所未言及者而孟子言之有孟子之所未言及者而後儒言之有前聖之所未言及者以俟後之聖人故有不能知不及知不必知者而君子亦何必苦其心思以妄通之若心性之宗則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一德明則無所不明

明德二字是宗旨亦是題目知止而定靜安慮其明之光景知先後而格致誠正齊治均平是明之實際總之以修身爲本是明之結束大學言其詳是乃漸悟漸修不欲速助長中庸言其要是乃頓漸齊有而修悟兼至蓋大學以學言略于本體以俟自悟中庸以道言直露本體以求深明

明德集

九關中叢書

造總之無頓無漸無修無悟及其歸致則一而已

寄同志諸友文

此學問是性命一大事古今一大事人生一大事除此則無理可譚無事可行矣雖平易而實精微雖淺近而實神妙雖有爲有思而實無聲無臭未嘗不貴節介而節介猶其粗未嘗不貴事功而事功猶其末未嘗不貴文辭而文辭猶其跡須要如舜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須要如文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須要如孔子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少帶知見少着情識少有做作即屬滲漏何以爲率性之道故必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藏然後爲至也若參禪靜

坐而可以爲道則馬祖百丈輩即可以紹孔孟若飾行廉潔而可以爲道則黃憲范丹輩即可以續洙泗有不待濂洛諸儒始爲之研窮也此事自有真命脈真消息真宗旨惟在人之自悟自修自證何如耳僕雖淺陋粗略未造其極然每每隨事隨念思之則知其必如是也望諸公深造自得齋戒以神明其德以致美大聖神之域無徒爲鄉黨自好之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諸公獨不可爲豪傑乎何時相聚得講一番更快也如肯遊嵩少當懸榻以待之迂言蔓蕪希相諒於楮墨之外

寄答劉芹野

明德集

十關中叢書

詩云有覺德行今人惟知德行已耳而有覺之言殊不尋思此中大有旨意會得此則明明德之學不煩訓詁講究而自了然于目前矣不知尊意以爲何如

答靈臺楊心吾

聖學切要肯綮之處無過知微慎獨其中精義有不容言要在深信深造方得其妙非區區俗儒口耳之談惜我輩年長又不能長相聚會研窮此義虛過時光殊爲耿耿

寄沈芳楊道尊

昨承教言及近時默坐澄心以體驗未發時氣象正見老公祖心體之真欣服無已正程門相傳旨訣如此用力久

久必有所得奚止宋儒言此論語默識繫辭洗心退藏皆是此意非如此則無所持循卽日用點檢終屬義襲又安得動靜一致事理一貫也此非偏僻乃立天下大本之學淵淵其淵非深造自得者安能知之如釋氏談禪雖辨若懸河義若走珠身世不修止觀寂照終屬口談不審尊意以爲何如

寄馮少墟文

遠遊數年鄉思殊深非止思鄉正懷想有道欲求講究及印證也春來幸得兩度長安親吾兄光霽渴想少慰而開我茅塞示我周行真如在春風中坐數日也蓋近日學者

明德集

十一

關中叢書

不患不講而患講之不正不患不正而患講之不明若不明而求踐履則不知從何處下手也兄之講究極正而明把定孔孟法則不令走作以性善爲頭腦以復性爲宗主以日用爲體驗不惟自悟自信之深而凡同會交游亦無不相信之篤兄之學可謂證諸古今而流貫人已矣敬羨敬服弟出關而過嵩少山川之勝若更增我道心回思兄之講究意更飛動昭然似見於目前四月復至鄴陵雖俗吏之態猶然故吾而諸凡事務若少有所警覺少有所體悟少有所得力皆兄之教我實受其益矣邀天之福政雖三年未成而亦幸三年無過今得給由費冊入京矣得恩

典後欲還汗渭以返初服與兄相與極力講求以期深造自得此鄙人之願也

馮少墟先生曰一念不起純然是善惟有念而後有善惡之不同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朱子解之止曰存天理之本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朱子解之卽曰遏人欲于將萌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節字乃天然自有之節就是中不是人爲

或問少墟馮先生曰吾子云人生天地閒惟有講學一事固矣第講學者多惹人議論奈何曰議論何病議論然後

明德集

十二

關中叢書

見君子且吾輩爲學非所以學孔孟耶孔子講學或人疑其爲佞孟子講學外人議其好辨不特此也伊川有洛黨之嫌紫陽有僞學之禁真西山稱爲眞小人魏了翁號爲僞君子自古聖賢未有不從是非毀譽中來者故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又曰金不鍊不精玉不琢不美可見是非毀譽聖賢方借以爲鍛鍊砥礪之資也又何計人之議論哉不然瞻前顧後方信忽疑是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也何以謂之孔孟又何以謂之程朱哉白沙先生詩有云飽歷冰霜十九冬肝腸鐵樣對諸攻羣譏衆詆尋常事了取男兒一世中願與諸君日三復之

朱晦翁曰許多紛紛都從一我字生出來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砍不倒觸處作災怪也薛文清亦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澈彼此各得分顧而天理之威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由此觀之則二先生之學可知若不於此處究心而曰我學晦菴文清吾豈知之哉

明德集

十三 關中叢書

空度量便是光風霽月襟懷便是天清地寧世界何等瀟灑何等快樂故曰善故曰舜之徒

問天下歸仁與叔作人荒我闡文公作歸猶與也何如曰二說原是一意所謂德不孤必有隣者此也所謂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者此也第己之未克也則肝膽吳越方寸荆棘吾心先與天下隔而天下安得不與吾心隔及一日之既克也則一腔四海入荒我闡吾心先與天下通而天下安得不與吾心通天下豈有不與吾仁者哉況同然者在我即千古且與其仁又何況天下二說原是一意不可分而爲二也

學問只要得這箇同然的得此同然則可以考三王可以建天地可以質鬼神可以俟後聖而況于天下豈有不與吾仁之理不然真是肝膽皆吳越舉足皆荆棘矣況天下哉論學得其所同然則楊墨佛老不能爲之亂論政得其所同然則申韓桑孔不能爲之奪

明德集

十四 關中叢書

于天下後世也

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耳聖人講學故先得我心所同然我亦講學故後得聖心所同然聖人與我分得先後分不得異同

論氣則聖人得其清而我濁論質則聖人得其厚而我薄論時則聖人生于古而我今如何學得聖人所恃者此同然之性體耳故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心之理義是謂聖心之理義是謂性體

問人生所遇不齊多不免動心奈何先生曰人心本自如太虛一切窮通得喪是非毀譽真如寒暑風雨原與太虛

本體無與卑之存一狗世心不是高之存一憤世心尤不是只平心易氣應之便合太虛之體隨其所遇便都是瀟灑快樂境界先生又曰請問人生所遇不齊而知動心後能齊否曰不能先生曰既不能可見還多了箇動心到不如只平心易氣應之自家還討箇受用自在

答涂鏡源中丞

從吾多病暴棄自每旬會講外惟閉關靜坐每靜極則此心湛然如皓月當空了無一物似乎少有所窺然終不敢自信不知知己何以震發之使不終于暴棄幸甚

答黃武皋侍御

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真得聖學真脈有功于吾道不小知善知惡是良知一語尤為的確痛快第無善無惡之心體一句即告子無善無不善佛氏無淨無垢之旨不容不辨何也良知知字即就心體之靈明處言若云無善無惡則心體安得靈明又安能知善惡耶其靈明處就是善其所以能知善能知惡處就是善則心體之有善無惡可知也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即就先生知善知惡是良知一句證之也且予性素喜靜坐坐久靜極不惟妄念不起抑且真念未萌心體惟覺湛然當下更無紛擾心甚樂之間以語同志同志曰子不信無善無惡之說今子久坐靜極

明德集

十五 關中叢書

真念妄念皆未起即此可見無真無妄非無善無惡之驗耶余曰心體惟覺湛然當下更無紛擾即此便見有真無妄非有善無惡之驗耶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自家靜坐之久證之也此善字即未發之中即天命之性即心之本體人之所以異于物者正在于此不然知善知惡是良知何人能知而物不能知耶又何人能致而物不能致耶

答陳可績茂才

人心道心不必深求如一念敬便是道心一念肆便是人心一念謙便是道心一念傲便是人心一念讓便是道心

明德集

十六 關中叢書

一念爭便是人心一念真便是道心一念偽便是人心一念信學便是道心一念非學便是人心于此一一察識便是惟精一一體驗便是惟一察識體驗純一不已便是允執厥中至淺至深至近至遠而古今學者多厭常喜新曲為解釋反覺支離葛藤

釋褐後書壁自傲二則

士君子釋褐後不可忘了秀才氣味凡事讓人一步凡事儉用一着便是做人實際不然貽累不淺悔之何及自己不能寬過而望人容己惑也望人容我而不能容人惑之惑也必隨事自反不與人較量方能拔此病根

師聖侯先生

先生名仲良字師聖華陰人二程先生舅氏無可之孫從二程先生游人有欲館先生者先生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先生從之先生遂行或問之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又嘗訪周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耶

斛山楊先生

先生名爵字伯修號斛山富平人初誕時室中如火光起人咸驚異之年二十八聞朝邑韓恭簡公講理學躬輦米

明德集

十七 關中叢書

往拜其門後遂與楊椒山稱韓門二楊因上封事疏入人皆愕然大怒拷掠備至先生一無所詘是日都城風大作人面不相覩都人呼為楊御史風其感動天地如此先生身晝夜樞鎖中創甚血淋漓下死而復甦先是士大夫下獄並未有樞鎖者乃自先生始蓋貴溪翊國公郭勛意也人皆為先生危而先生處之自若刑部郎錢公德洪工部郎劉公魁吏科給事中周公怡皆先生同志舊友先後俱以事下獄相得甚驩然自學問相勸勉外各相戒不得言得罪事錢先釋獄先生願有以為別錢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

人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識之而乃日與周劉切磨修詣

不少輟繹四子諸經百家研精于易著周易辨錄及中庸解若干卷諸所著作略無憤惋不平語詩文俱和身世頓忘如是者五年乙巳秋八月十二日上以受釐故放先生及周劉歸田里復下獄又三年丁未冬十一月五日上建醮高估殿災火圍中恍聞呼三人名氏者次日釋歸為民既歸教授里中貴人莫得見其面疏粥敝履怡然自適己酉冬十月九日卒于家年五十有七病革時援筆自誌又惓惓以作第一等人做第一等事教其子孫更無他辭南臯先生曰學問全要有規矩準繩離了規矩準繩便不

明德集

十八 關中叢書

成學問

以心性為本體以誠敬為功夫以天地萬物一體為度量以從心所欲不踰矩為極則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曾子言自謙子思言自得此正是學問實受用處學者討不得此趣味縱十分修持終是外面工夫有粹然之養有卓然之識有皦然之守有特然之節此之謂真人品無馳于功利無墮于佞虛無溺於辭章無奪于毀譽此之謂真學問講學全要平心易氣切不可忿世嫉俗以開無忌之門

砥節礪行之人多念世嫉俗平心易氣之人多同流合污
只因不知學問可惜負此美質

問小人或曰當容或曰當遠未知孰是曰論度量當親君
子而容小人論交與當敬君子而遠小人論立朝當進君
子而退小人論學術當成君子而化小人

君子容忍乎小人恰似小人能待君子小人忌害乎君子
恰似君子不能待小人

問良知曰良知聖凡無異而聖凡之分只在致不致之間
良知是本體致字是工夫諸凡如先儒所云無欲主靜居
敬窮理復性體認天理等語皆是致字裏面工夫非謂居
明德集

敬窮理與致良知並舉而對言之也

非禮勿視恐其污吾目也非禮勿聽恐其污吾耳也非禮
勿言勿動恐其污吾口污吾身也如此便是無精無粗功
夫當末便是清淨瀟灑世界

一日暑甚先生命諸生舉扇因曰夏月天暑舉扇則暑氣
減冬月天寒圍爐則寒氣消是人且能變化天地之氣顧
不能變化自身之氣質何也然功夫惟在學問蓋學問亦
猶夏之扇冬之爐耳

先生曰人未有不豔慕舉人進士之名者不知當顧名思
義要知人與士其品在我舉與進其權在人故人只要着

實立志做人做士到仰不愧俯不忤地位則縱不得舉何
愧于人縱不得進何負於士

壬戌孟夏廣陵諸生修候南臯鄒師九成附姜興伯先生
舟北上師曰君老年果踐此遠涉之約喜甚都中有講學
會馮少墟楊晉菴高景逸三先生宜往謁之至期詣講所
鄒師馮師及諸老悉至序坐久之歌詩歌勝日尋芳歌伐
木之章馮師曰學者先要變化氣質從容不迫毋自滿假
自有受用且不害事又曰真正爲己之學只要收斂身心
向內尋求一箇眞頭腦自然有得又曰學道原要適用惟
能立則當門定脚天下一切事境不爲屈撓此心方把握

明德集

二十一 關中叢書

得定苟未能權則一切應用猶有偏執此適道與立皆可
以教入可以意致惟權則居易以俟命矣與時而偕行矣
妙羣龍于無首矣夫子曰未可與者吾以爲深于與者也
惟學者大著志願硬着肩頭深心默識則學道之初志始
不虛耳諸君共勉之

孔子曰從心所欲不踰矩余以爲只從心所欲便不踰矩
若從耳目所欲便踰矩矣

楊先生曰赤子之心現現成成只要人識得眞耳識得即
不失不識得即是失

馮先生曰赤子純然無知大人經綸萬變但此經綸萬變

不從純然處得來者即是失赤子之心惟都從純然處出來者即不失赤子之心矣

大鎮曰經綸萬變之體赤子本來已具但赤子未有工夫擴充而大人則加擴充工夫所以經綸萬變卒不失其本來也

馮先生曰白沙云今人忙處古人閒愚下一轉語云今人間處古人忙

鍾先生曰古人都如是忙而所以忙處却異

鄒先生曰今人忙一生只忙一箇進賢冠滿腔俗情纏縛不了究竟一鄉人而已以視古人何啻霄壤因歌云茫茫

明德集

二十一

關中叢書

四海人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

大鎮曰丈夫安能獨逃此俗別求此情但眼中常要光明胸次必須擺脫即俗而不俗情得其情矣

馮先生曰古人忙處原無奇事只子臣弟友庸言庸德之間此間能盡其道是謂盡心今日吾儕羣居于此自揣無不誠敬無不盡心者便是春風沂水氣象故曰要識唐虞垂拱意春風原在仲尼居此之謂也

蕭生問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孟子合心性言之厥義云何

鄒先生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是心無極是性性者人生而

靜以上不容說至於心則可得而名言之矣

馮先生曰太極二字見于易無極二字則周子創言之蓋謂太極之理無聲無臭云爾豈太極之前另有無極判然兩物哉愚謂性者心所具之理也未有心而無理者故大學言心而性即在是未有理而不具于心者故中庸言性而心即在是曾子子思單言之非遺也孟子合言之非贅也

大鎮曰書中已明言之蓋學者之患在自私而用智自私矣安得公用智矣安得順吾儕反觀此中不自私則公不用智則順

明德集

二十二

關中叢書

馮先生曰心本公也而人故私之心本順也而人故逆之皆起於有我而已無我則公無我則順

又曰顏子之學只在克己而克己之功乃在不遷怒不貳過夫怒者過也怒不遷則過不貳矣定性篇末亦提怒字為戒所云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理字一字乃學者用功最得力處

先生曰或問孔子是生知安行聖人何故十五志學吾答以十五志學所以為聖人我輩四五十尚不知學孔子十五便志于學所以是生知安行聖人又曰十五志學便志到不踰矩田地三十四五十六七十總是志學若不

志到不踰矩田地是志甚麼如吾自出京來便志到家了只是便走不到須一步一步走將來又曰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總是要學只是學有難易如京師報馬到此只走三日便到豈是不曾經過涿州良鄉孟津雒陽特比他時走為捷耳便是顧脚徒步亦只如此經過即飛亦須從此經過又曰人多言不踰矩是我每如此便了惟聖人則從心所欲此言不是離却從心所欲便用檢點便有不到處便有踰時余曰我每亦是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欠純耳若不從心即是皮膚上不踰便假了先生曰然余問何不言規而言矩曰此是聖人言外之意矩是方的人只

明德集

二十三 關中叢書

從圓處做所以多錯可見學問宜從方處做又曰人只看矩可以踰可以不踰孔子是聖人故不踰矩我不做聖人踰此也罷不知人之於矩猶魚之於水原自踰他不得且不踰則得踰之則失不踰則吉踰之則凶甚且不踰則生踰之則死至為得失吉凶死生所繫而曰可以踰可以不踰乎余曰此言最徹省

與史義伯光祿

吉孺問性相近習相遠章曰人性皆善而氣質有清濁純駁故曰相近只就善中相近

時事不忍言亦不敢言奈何昔程朱講學不知遭多少風

波文公至詆圖為不軌尤為危甚由今觀之適成就得一箇程朱耳時隆則道從而隆時晦則道從而晦然時有隆晦道却無隆晦況晦又所以為隆乎不是一番寒徹骨安得梅花噴鼻香患難憂戚人所難堪處尤不容易放過隴州有一貢士劉波敵門人也有學有行今為整厓司訓日與諸生講不輟或有勸非其時者曰吾以盡吾訓導之職耳他何計焉由是諸生益信從之台丈亦不可不知其人也

與劉澄源司訓

明德集

二十四 關中叢書

聖賢論學說朋來之樂便說人不知而不愠說君子依乎中庸便說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說人知之囂囂便說人不知亦囂囂今日之事正遯世人不知之時也豈敢怨天尤人惟有點檢自家愠不愠悔不悔囂囂不囂囂耳吾契以為何如

與張心虞武部

向請教吾輩丁時多艱正好證驗學問任他風浪滔天不改中流砥柱終自有風恬浪靜時耳雖然猶有所待也世路自風浪滔天吾心自風恬浪靜何快如之此則又無所待矣雖然然止不為世轉也縱使風浪滔天益當同心共濟又何快如之此則又能轉世矣然此一念雖人有疑

信而我無作輟雖時有語默而心無斷續故時當可言則與千百同志大闡一堂之上是吾道之幸斯世斯民之福也而于此一念無所增時不可言則與一二知己密證一堂之內是吾道之厄斯世斯民之不幸也而於此一念無所減譬之春夏發生秋冬收斂而造化生意未嘗斷絕此天理所以常存而人心所以不死也昔人謂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文公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今人謂講學世所厭聞不肖亦曰平生所學惟此二字不知明公以爲何如傳曰君子修己以敬又曰小人而無忌憚是敬爲君子肆爲小人不待辨矣秦俗明知敬之是而百方嫉忌之百方

明德

集

二十五

關中叢書

攻求之使敬者必至於無所容明知肆之非而百方狎溺之百方左袒之使肆者益至於無忌憚嗚乎敬肆之人無論矣彼吹求敬而左袒肆者吾誠不知其何心也

怕人責備人情皆然而秦俗尤甚不知人生天地間自當明明白白做個真男子若徒躲避人言豈不耽閣自己故必不怕一鄉責備而後可言一鄉之善士不怕一國責備而後可言一國之善士不怕千古責備而後可言千古之善士而後不負此百年見在之身

答客問道

晦翁云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夫手持足行

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是道也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晦翁此說極是而或者乃曰此正學問一大關鍵處也夫世有一種恣情任欲之人冒昧承當則晦翁之言不可忽但執定晦翁之言彼赤子持行而已視聽而已不知其他將亦不得爲道乎哉嗚乎一則曰而已再則曰而已又曰不知其他不知他字何所指必欲借赤子以抹撥聰明恭重道理何也不知聰明恭重道理是天生來自赤子時已完完全全的只是尙渾含未露如何便抹撥得他如此立論是又爲恣情任欲者開一自便之門也聖學

明德

集

二十六

關中叢書

迷宗誤人不淺因客問而爲四絕以正之

手足持行原是道只因恭重少人知若知恭重天然在手足持行更莫疑

飲食尋常原是道只因正味少人知若知正味天然在飲食尋常更莫疑

赤子安知恭與重不知恭重已完全畫前有易君知否手足持行佞又佞

赤子安能知正味不知正味已完全璞中有玉君知否飲食尋常佞又佞

國朝從祀四先生贊

薛文清公

昭代理學公獨開先宗標復性崇正闢禪功嚴主敬履冰
臨淵讀書一錄鄒魯嫡傳

陳文恭公

聖學迷宗人心馳騫靜中端倪誰能解悟公也倡之如寐
斯寤勿助而忘願言趨步

胡文敬公

聖遠言湮異學蜂起惟公之學中立不倚錄名居業近裏
着已足繼文清躬行君子

王文成公

辭章口耳聖道支離公排羣議獨揭良知致之一字工夫
靡遺虞淵取日人心仲尼

寄懷關中書院允執堂諸同志

聖學原來在此中虞廷允執是參同危微本體須明辨精
一工夫要渾融悟後盈眸皆妙理醒來舉躅盡真功自從
別我同心後誰為區區一啓蒙

依韻和楊晉庵學會自警

斯道中天本大明祇因博識誤平生從今洗濯源頭淨弄
月吟風策杖行

斯道中天本大明祇因毀譽誤平生從今勘破人間世雨

霽雲開自在行

斯道中天本大明何為佛學講無生從今掃却菩提障庸
德庸言努力行

斯道中天本大明何為位學講長生從今謝絕金丹訣古
往今來素位行

和王惺所大參首尾二首

莫負男兒過一生無端寵辱豈能驚旂常鐘鼎君須任猿
鶴菊松我自盟學問激時百感激本源清處萬緣清願言
努力加鞭策莫負男兒過一生

莫負男兒過一生蕭蕭白髮使人驚韶光已往皆成夢洛

社于今喜結盟華嶽千尋根抵厚洪濤萬里本源清相將

努力加鞭策莫負男兒過一生

惺所原吟附

莫負男兒過一生得之何喜失何驚皇王事業今無分
童冠春風舊有盟魚躍鳶飛原自得秋陽江漢本來清
尋常之外別無事莫負男兒過一生

誠字銘

出處隱顯厥惟一誠可對天地可質神明真實無妄恬澹
寡營物我同體寵辱不驚如玉之振如金之聲聖學真傳
展也大成

敬字銘

出處隱顯厥惟一敬可質三王可俟後聖曰齊曰莊惟中
惟正與天合德與物無競其平如衡其明如鏡聖學真傳
歸根復命

七十自壽丙寅

年來憶往昔竊爲此心危雖幸知學蚤却憐見道遲人生
不見道如警悵無之知學在人力見道係天資天資難勉
強人力可驅馳余資苦愚鈍余志喜堅持奈何身多病在
苒此歲時今年倏七十老態儘難支復值夢炊白我心增
傷悲所以懸弧日閉門聊自怡開宴競稱觴一切謝不爲

明德集

二十九

關中叢書

非敢博名高自病自家醫萬事縱灰冷一念毋陵夷太華
有青松商山有紫芝物且耐歲寒人肯爲時移點檢生平
事一步未敢虧况今已老矣胡不益孳孳誰哉我之師人
心有仲尼考亭嚴主敬姚江致良知惺惺葆此念勿復感
多歧願收桑榆效百歲以爲期

又

時時危病時時憂微倖今年七十秋自恨生平多罪過不
知何以答神庥
鬢年不幸失椿萱風木蕭蕭痛何言自恨生平多罪過不
知何以答親恩

長楊曾賦對臨軒入座歸來恥素殮自恨生平多罪過不
知何以答君恩

真傳千古最難窮幸藉同心爲發蒙自恨生平多罪過不
知何以答諸公

喜晴

尼山花木正菲菲一夕狂風落葉稀多少襟懷都寂寞挑
燈獨坐掩柴扉
挑燈獨坐掩柴扉忽報東方日已暉依舊尼山花爛熳大
家相賞莫相違

君美楊先生高陵人名天德生平于勢利藐然如浮雲晚

明德集

三十一

關中叢書

讀大學解沿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
力奪於課試殊不知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爲有在也
理沒策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
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
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卒年七十九

關中四先生詠

涇野呂先生

涇野呂夫子矯矯崇正學挾冊游成均馬崔同切琢射策
冠時髦聲華何卓犖慷慨批龍鱗封章凌五嶽講學重躬
行乾坤在其握吁嗟橫渠後關中稱先覺

谿田馬先生

卓彼馬光祿聲望高山斗弱冠崇理學平川稱畏友立朝無多日強半在畎畝富貴與功名視之如敝帚垂老學逾虛一步不肯苟吁嗟如先生百代名難朽

苑洛韓先生

偉矣韓司馬造物鍾奇異讀書探理窟著作人難企生平精樂律書成雙鶴至立朝著偉節居鄉譚道義繫有五泉子孝弟稱昆季嗟余生也晚景行竊自愧

斛山楊先生

挺挺楊侍御直節高今古人知直節難不知問學苦獄中

明德集

三十一

關中叢書

究理學周錢日揮塵歲寒節彌堅不茹亦不吐之死誓靡他淵源接鄒魯嗟彼虛僑人敢與先生伍

默齋張先生名傑字立夫號默齋鳳翔人以親老為山西趙城訓導六年惟以講學教人為事一日薛文清過趙城與先生論身心性命之學文清公嘆服而去先生之學由是益深久之以養母不出天順癸未母棄養既禫有司勸駕先生蹙然曰吾少也力學以明道祿仕以養親今吾親終矣而學無所得尚欲仕乎遂不復出因賦詩自責曰年幾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益大肆力于學居恆瞑目端坐至於移時起則取諸經子史朗然

諷誦或至丙夜後已最愛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

因大書座右造詣日深弟子從遊者日衆段先生贈詩云萬徑千蹊吾道害四書六籍聖賢心聖賢心學真堪學何用奔馳此外尋而先生詩中亦有今宵忘寢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嘗自讚曰讀孔孟書學孔孟事知有未真行有未至惟日孳孳以求其所無負也其勤勵如此

段容思先生曰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心之理即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在于此必以命世大儒自期而不可自暴自棄以常人自居有負為人之名

明德集

三十二

關中叢書

段先生贈周蕙小泉先生二詩云小泉泉水隔烟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脈源源鼓動洛川波風埃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疴

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為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濼洛待君尋

谿田馬先生名理字伯循號谿田三原人明弘治人理學大儒也立朝有直聲嘗言身可絀道不可絀見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者須自揣分量可也仲冕稱先生愛道

甚于愛官當世以爲確論性喜接人又喜汲引後生年七十歸隱來學者遠近踵集縉紳過訪與海內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疊疊應之不倦山中野服鶴髮童顏飄然望之若仙人

大吉甫先生字元善號瑞泉渭南人年十五嘗賦詩言懷有誰謂予嬰小忽焉十五齡獨念前賢訓堯舜皆可并之語後時時請業于王陽明先生其示弟及諸門人詩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踪班與揚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

明德集

三十三 關中叢書

蒙泉郭先生名郭字惟藩涇陽人器宇凝重童時屹若成人甫入齡卽知誦讀諸聲律時從都諫龍山呂公學偶試以對句云曉風拂水面先生輒應聲曰朝日射岩頭其後安貧樂道學重根本篤于倫理而兢兢持敬自少至老一步不肯屑越暇中喜吟詩卓有堯夫擊壤遺意有云學道全憑敬作箴須臾離敬道難尋嘗從獨木橋邊過惟願無忘此際心又云近名終喪已無欲自通神識遠乾坤闊心空意見新閉門只靜坐自是出風塵又云莫道老來積德難古人雖老志不朽富公八十尙書屏武公九十猶求友老來聞道未爲遲錯過一生寧不忸從此努力惜分陰毋

徒碌碌空自首觀此則知先生享上壽而完名全節非偶然矣

愧軒呂先生名潛字時見涇陽人嘗謂爲學必不愧屋漏方可爲人因取號以自警先生刻意躬行遠聲色慎取予一毫不苟而尤嚮於禮冠婚喪祭咸遵文公惟謹卽置冠祭器式必如古人或以爲迂弗恤也先是母柏孺人病于京先生扶母病西歸劑醫百至孺人病革以先生且弱冠命之娶先生娶而不婚日夜苦處喪次旣襄事廬居墓所服除乃始婚事至孝之名動關中事都諫公與繼母張曲盡孝養都諫公病至嘗冀以驗殤則哀毀幾絕都諫公封

明德集

三十四 關中叢書

事故未留稿先生走闕下錄原疏請銘馬文莊公公亟稱之事叔父待諸弟情愛備至與人交平易款洽或有過卽面規之而未嘗背言其短讀書窮理涵養本原至老不倦卽惡衣糲食澹如也嘗語學者曰先儒有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又曰靜中養出端倪吾輩須理會得此方知一貫眞境不爾縱事事求合于道終難湊泊不成片段矣人皆以爲名言
進伯呂大忠宋時關西理學大儒也其弟大鈞字和叔丁外艱服除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于是不復有祿仕意先生爲人質厚剛正學于橫渠張子又卒業

于二程子以聖門事業爲己任先生于橫渠爲同年友聞學遂執弟子禮時橫渠以禮教爲學者倡後進蔽于習尚其才俊者急于進取昏塞者難于領解寂寥無有和者先生獨信之不疑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己也潛心玩理望聖賢尅期可到日用躬行必取先王法度以爲宗範圍中風俗爲之一變橫渠嘆秦俗之化和叔有力又嘆其勇爲不可及而程正公亦稱其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云先生少時瞻學洽聞無所不該嘗言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久則至焉橫渠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于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至是博而以約渙然

明德集

三十五 關中叢書

冰釋矣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爲圖籍使可見之行曰如有用我舉而措之而已其卒也范巽之表其墓曰誠德君子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用其要歸之誠明不怠不爲衆人阻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當先生卒時妻种氏治先生喪一如先生治比部公喪諸委巷浮圖事一屏不用子義山能傳其所學人以爲道行于妻子云

呂大臨先生字與叔號芸閣大鈞弟先生學通六藝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少從橫渠遊橫渠沒乃東見二程先生卒業焉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純公語之以識仁先生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其文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蝨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窳我室廬婦姑勃磈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

明德集

三十六 關中叢書

下不歸吾仁癢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始先生博極羣書能文章已涵養深醇若無能者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婦翁張天祺語人曰吾得顏回爲婿矣而其學尤嚴于吾儒異端之辨富文忠公弼致政于家爲佛氏之學先生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入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理義爲不足學人倫不

明萬物憔悴此老成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
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生此山
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所好豈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
弼謝之正公嘗曰與叔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
有說了更不肯回又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閑居中某常窺
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又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
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于與叔其見重如此朱文公
稱其高于諸公大段有筋骨而又惜其早死云

巽之范先生三水人從程張三先生學伊川嘗曰與范巽
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橫渠嘗詰先生曰吾輩不及古

明德集

三十七

關中叢書

人病源何在先生請問橫渠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欲學
者存之不忘庶游心深久有一日脫然如大寐得醒耳橫
渠正蒙成先生序曰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
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
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空而不通則于
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
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
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
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
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

者淫邪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說之卑說也推而放諸
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
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
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
間乎斯言矣其篤信師說而善發其蘊如此

段思容詩云

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綠
楊烟外兩三聲 論者謂宛有浴沂氣象愧軒曰爲學必
不愧屋漏方可爲人

明德集

三十八

關中叢書

明德集終

跋

右鷄山語要乃清初學使許公孫荃得明鳳翔張心虞先生所著致曲言明德集二種經李二曲徵君訂正改題斯名合梓以行世者也迄今二百餘年關中屢遭兵燹原刻苦不可得幸紹興邵公力子開府秦中藏有抄本首載許李兩序又致曲言原序自序各一其致曲言書目下註節錄二字殆二曲序中所謂摘其確且粹者歟明德集中頗採馮少墟集中各條考之當日先生與少墟同受知於提學許公孚遠相交最契採其著述以資印證理固然也顧少墟全集久已衰成巨帙而先生僅此篇之存苟非二曲

明德集跋

關中叢書

言之於前許公採訪於後則理學真儒幾將湮沒不彰後之學者安知岐陽在昔尚有先生其人耶嘗觀朝邑李桐閣所續關學諸人稱先生在天啓朝有勸聖學遠宦寺之疏爲關黨所忌又載令鄆陵時預製軍器若干儲庫並謂行當有用後邊事急以所貯應之精利爲他邑冠觀此則先生之學體用兼備豈第講學而已哉校既訖因並書其厓略以誌之民國二十四年三月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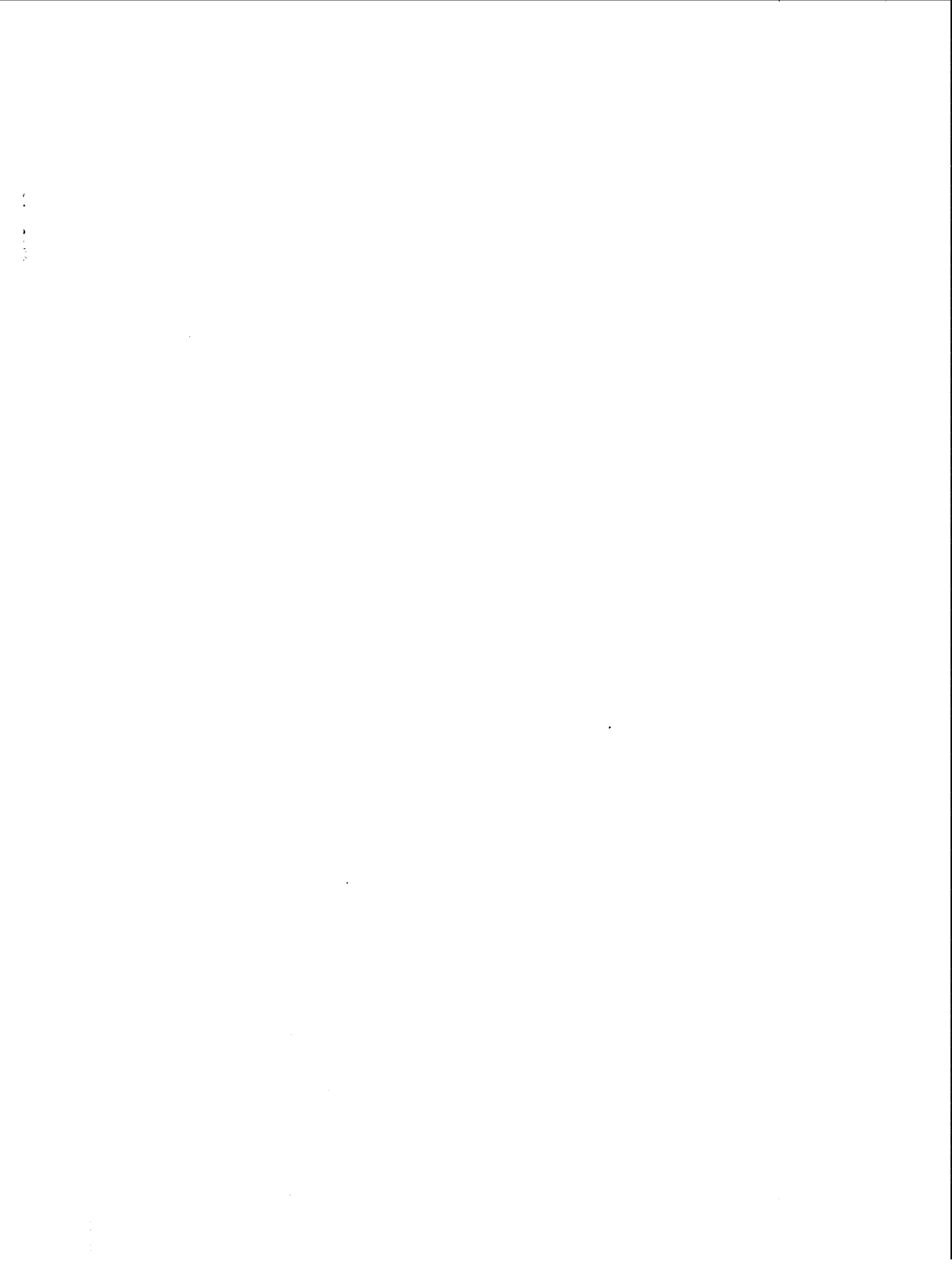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健

南鄭林朝元

淮雲問答

一卷



淮雲問答自序

嗟乎程朱沒斯道之不明也五百歲矣明興以來言理學者不一家觀其論著皆繆戾舛錯竊異端之緒餘非徒無以明抑又害之能通體適用唱率天下靡然者向風者莫如王文成然傳習錄所載醇疵半焉何哉文成天資高穎見道蚤又長於論辨未免立教迫無賢師良友相與講求而討習之夫一人登堂圍橋聚聽欲其有叩即鳴聲響相答非平居論列天理貫通安能曲當故愚嘗謂以文成之才之學使得遇同志摩切者數年然後出而大明吾道表正源流功必不讓孟子甚矣為學之功急資講論也吾黨之從事斯道也實始於丁丑之春維時倡之者重威同之

淮雲問答自序

者獨聖傳虞九及子耳寥寥三四人寡偶少徒然朝夕晤言所論者即皆先聖賢修己治人之事及四書五經性理諸書之大義務期窺見全指無纖微疑惑而後即安故每一考詢輒精思極論亶亶累日往往流連于舍繼之以同榻告語終夜不寐猶若有餘憾者至客歲戊寅良友漸廣時則有菴侯玉汝升士登善借聖傳重威虞九及子計得八人同方協志考德問業旬必一會會必講書研精覃思無微不顯或行聽受或受質疑嗣是以後蓋相與切磋不倦焉夫講論之有功於學固也然而形之如口不如形之於筆之尤善形之於口者其言之是與非可得而見也然未免通其意而畧其文形之於筆則雖有一言一字之疵

足以害道良友即得指摘而教正之此今夏六月中所以有淮雲問答之舉也淮雲為北郊禪室離城一二里去子舍最近野徑幽曠風致清適足為吾黨講道之所是日諸君子中惟升士以子疾不至其至者則有七人乃各出其心中疑義條寫問難約有數十子方惴惴然不得當是權旁顧諸君子皆見理明快與酣筆落手足舞蹈天機暢發不自知其樂之何從也時重威謂子曰昔明道橫渠在興國寺講道甚樂明道乃曰未知往日斯地曾有甚人言及斯事吾輩今日之舉幾為過之矣已而未晡諸君子先後告成遂同几諷誦各言所見為之審異同較可否諸君子皆虛懷善受不執己說期歸於正有足多者用是彙而錄之遂成帙焉子於誦讀之餘時取三復雖互有得失而中道者殆十之七八矣菴侯信道甚篤心懷浩浩每涉筆即剴然中解如尊聞行知之對巧力聖智之論非中有實得不得直截若是聖傳深思靜氣學力日進雖論事或有未當而嚴儒釋之分辨敬怠之學精矣密矣玉汝所對微存間隔至其詳論未發謂此事既去彼物將來洞見精切直可補先儒之所未逮重威躬行力久大義貫通其於昌邑之議桃應之問發忠孝之指扶正人倫春秋綱目輔翼之功一人而已虞九天資雅重致知差未及而論朱子之配享獨謂不必亦足見吾黨為學無雷同附和之習登善虛懷好善究心經術雖未詣深遠而格物致和之說發明之

淮雲問答自序

二

功亦大子識見疏陋學問淺劣卑之無甚高論至於中和之答自謂稍稍近之諸君子亦若有取焉夫以諸君子之從事斯道也不越二三年而觀其所得往往見道之精微子亦幸承其後得無大悖於聖人之教此亦大可幸矣吾聞之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昔者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明大道之指歸其言之當者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雖錙銖毫髮經其辨論皆可稱量倘吾輩執灑掃於朱夫子之門而折衷其間孰孰深何去何從斯亦天下之至樂也而今安可得耶嗟乎日月逝於上精神衰於下時之治亂人之聚散皆不可知吾輩既竊窺五百歲之絕學雖恨不獲見

淮雲閣答自序

三

正於古人而幸有同志相與講習以相益使猶然悠悠歲月終其身無成其得罪聖人也爲已甚矣子是以三復斯集不勝其幸而又凜凜以爲懼也已卯孟冬陳瑚識

淮雲問答

太倉陳瑚言夏軒

問權之衡物鏡之鑑物心之度物一也顧太山之
高可衡其輕重乎千里之遠可鑑其毫末乎六合
之外可度其事理乎苟但論其力之所能舉明之
所能照知覺之所能及者而已則君子之於道不
幾有窮乎

答曰君子之道猶天然天豈有窮乎然幽谷之內雨露亦
有未及施日月亦有未及照者此亦出於理勢之自然也
吾輩為學於近裏著己之地尙未能實實用功實有得力
而使虛談天地之外徒見其為惘惘而已且聖人與及門

淮雲問答

言學亦但言切實之理有益於身心者况吾輩乎故泰山
不能量其重不聞以此為衡之未平也千里不能照其遠
不聞以此為鑑之未明也然則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

附重威答重威姓陸名世儀別號檉亭私諡尊道先生

君子之於道也知其所當知不知其所不當知知其所
當知道也不知其所不當知亦道也豈惟六合之外即
跬步之間有不能知者矣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老圃也

又

六合之外不必知舍虛而務實也老農老圃之不必知
舍小而務大也

又

權與鏡雖可借喻然天下之物惟心最靈天下之事只
是一箇實理實理只是一箇誠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何
論遠近故聖人在上四海之大萬民之眾莫不知其險
夷厚薄愛憎去就之情其大經大法因革損益坐之一
堂而天下之事皆理矣拘拘於遠近形迹之間以論道
不亦陋乎且君子之道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雖聖人
有所不知所不能可以與知與能者中庸之理也有所
不知不能者不必求知能者也此非君子之窮於道正
見道之無窮處惟道無窮故學亦無窮所以我儒之學
以達天為量而求盡之功終無已時知此然後可以論
道

淮雲問答

附登善答登善姓王名發詳別號長源

君子於學妙於自有本領有本領而參以時宜則力何
所不舉明何所不照知覺何所不及安有窮於道之時
若太山之高千里之遠六合之外有所不必論且亦不
暇論也

問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
欲事同旨異其理安歸

答曰誠字是徹始徹終功夫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
意只無妄語無自欺久之自有天理流行之妙不必有意
養心而心有無不養之樂弟力行數年覺有其驗荀孟之
言先儒已辨其差弟之愚見不以人廢言荀言亦未可棄

也

附重威答

養心只是收放心工夫凡人放心都是人欲牽纏將去
寡欲便牽纏處少心易操存此養心莫善於寡欲之旨
也人欲日去天理日來方可言誠荀子看誠字太粗淺
把作養心起手工夫未免鶻突

附登善答

既誠矣復何事養養心以至於誠則可養心莫善於誠
則不可孟子之言得矣操其要者敬也

問伊川云性即理也性與理之分在何處性與理
之合又在何處

淮雲問答

三

答曰性與理之分者以有天理人心之分也性與理之合
者以天理即在人心也兼氣質而言之則性不可即謂之
理若止言繼善之初則性即可謂之理矣

附登善答

在天為理在人為性分也性即為理合也

問經曰必得其壽似乎顏氏之子不宜天折盜跖
之徒不應令終抑曰只論其理不必其實註云舜
年百有十歲則又似乎鑿矣聖賢之言豈欺我哉

答詞七

附玉汝答

顏氏天折盜跖令終此論其變耳若道其常則舜年百

有十歲乃備理數之極者也

問窮理集義俱屬學者積累工夫二者孰先彼此
分別又何如

答曰窮理只是致知集義只是力行能知而後能行然致
知離不得力行力行離不得致知

附重威答

窮理是求道工夫集義是據德工夫窮理然後能集義
問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
理會未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會踏著實地尊所聞
如何便高明行所知如何便光大實處何在

答曰高明以識見言光大以氣象言吾尊所聞則温故可

淮雲問答

四

以知新識見將有日益者矣如顏子之無所不悅而聞一
知十是何等高明吾行所知則充然粹然無入而不自得
氣象將有日進者矣如孟子之集義而生浩然之氣也何
等光大

附蕃侯答

學者要踏著實地甚難言之必於理義上窮究分明無
一毫走作方是踏著實地必能踏著實地方能尊所聞
行所知不然尊者未必所宜尊者未必所宜行如何
便高明便光大尊所聞本乎德性者無不高明行所知
合乎中庸者無不光大

問朱子曰讀書須是徧布周滿四字請下一註腳

答詞七

附重威答

徧布周滿只是無滲漏曰如何便無滲漏曰學問思辨行步步著力便無滲漏

問仁義二字如何分疏

答詞七

附重威答

統體太極是仁物物太極是義大德敦化是仁小德川流是義一貫是仁隨處精察是義未發是仁已發是義問萬事根本於太極太極卻在何處

答詞七

淮雲問答

附重威答

太極即散見於萬事言夏評曰何等直截不與幾認太極為一物矣

問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既云皆天安得有妄

答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此正合孟子性善之論然天者何理而已矣人所為有合理不合理之分是以有真與妄之別真者可謂之天理妄者則謂之人欲而已矣

附蕃侯答

視聽思慮動作固無不皆天但為人欲所蔽便有真妄之分耳如一動必有當然之理便是天理若不當動而動便非天理安得不謂之人欲人欲便是妄

五

答詞七

附登善答

問晦菴云三代而下皆人欲而非天理豈三代以後人之行事無一合理處耶且如漢文帝資稟純粹如何斷以人欲

三代以下稱漢文唐太宗為明主矣太宗固多駁雜誇張孝文雖多合理處然和親匈奴輕改肉刑嫡妾並坐皆不得為王道非王道安得稱天理

問中庸言致中和是就一時一事而推極之否致字工夫如何用力

淮雲問答

六

答曰人自天命之始此中和之理即已同具赤子孩提之時胸中不繫一物即所謂中也不學而能愛親敬長即所謂和也中和人人有之但致之者少耳必如大學所謂心正意誠然後可謂之致中和其工夫全在存養省察而已註中約之精之二意不可不細玩約之有漸漸收斂入內之意精之有漸漸擴充向外之意即如戒慎恐懼何得偏擇所謂不睹不聞者而用功只是持敬于己不問其暗間與否步步存天理於胸中然後漸漸收斂直至夢寐所不及簡精神所不及持純是一團天理此謂之約之此謂之致中慎獨則先從己所獨知之地用力然後推向外去自一事一物以至萬事萬物無不各當絕無一毫人欲此謂之精之此謂之致和玩白文大本二字如木之有根莖欲

培此根芽即在萌芽時不可不培養之是也玩達道二字如行之有路欲窮其遠先從家庭出門然後及於天下是也若然則中有幾層和亦有幾層乎曰非也中和一耳人所以致之者不同譬如吾輩所記考德其始記敬勝怠意勝敬耳行之既久然後覺其未盡也乃分定數以晰之既而講三月不違章覺向之所謂敬者直可謂之怠也而後工夫漸有細密之路知此可明致中之義矣且觀所記善過其始未免逐事逐物而求之尚有生苦未熟之意既而覺善念一發過念一發即無有不知者然尚難於擴充而遏抑也至工夫稍進覺善念不克而自生惡念不除而自去對人接物之間漸覺自然即人議爲道學吾無愧容亦

淮雲問答

七

無机陘不安之意矣知此可明致和之義矣但人不從省察用功而欲遽從存養下手固未免有象山之失使既從省察用功而無存養之功終有間斷處無論三月不違即日一至焉月一至焉尚難言之且省察工夫亦有得力於存養者天理既熟微帶人欲便覺非我本心然如人調攝元神偶有小疾易於驅除如有省察而無存養便似元神虧損雖病至驅除然朝驅夕至矣然大學之所以誠意而後正心者何也此猶醫家所謂急則治其標也蓋人自氣質物欲以後目所見耳所聞無非人欲若欲用功而先存所謂天理者天理安在故先自遏人欲始人欲遏則天理自見天理見便可下存養工夫矣此曾子一貫之悟得力

於三省孟子不動心之功得力於集義也如國家之於敵人然必先掃除使去而後可固守封疆團練兵革也然敵人既去而非固守封疆團練軍士則敵將復至此愚見所以謂省察之功一覺有得不可不急從事於存養也大學一書爲初學入德之門故先省察後存養中庸一書爲精微一貫之旨故從源頭上說下先存養次省察也然則讀註中無物不有之義則知和之不可不致矣讀註中無時不然之義則知中之不可不致矣讀註中體立而後用行之義則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功不可不急從事矣問陽明先生以無善無惡爲性後儒多宗之看來實是微妙但只與孔孟言性不合其故何在

淮雲問答

八

答曰性可言無惡不可言無善蓋善爲天理惡爲人欲謂人生而無人欲可也謂人生而無天理可乎則天命謂性此句當作何解且陽明以良知立教實陰用孟子性善之指而謂性爲無善無惡未免推儒而入於禪矣

附重威答

此只是看差善字以爲有形迹有作爲故說無善無惡其實善只是天理天理只是平常有何形迹有何作爲故愚以爲不明性善的善字須看未發謂中的中字

附聖傳答

聖傳姓盛名敬別號寒溪

陽明先生言性從用上見得有善惡看那性體是一箇精空的物字其中善且不有况乎有惡此等談言議論

所以不竭後儒言理學從未有將禪與儒一刀劈開截然不相干涉者做理學工夫多帶禪氣誰不宗其說孔子踐形盡性明明白白見得性體如是陽明畢竟無處形盡性工夫言夏曰吾輩諸友中絕無一人畧帶禪學者亦數百年來僅事

問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孔子賢之孟子以為顏子之時當然乃孔子與顏子同時而復周流求仕其不同者何故

答詞七

附玉汝答

孔顏同當亂世何顏子獨宜居於陋巷蓋以天下之任既有孔子在前顏子自當隱居以求志耳

淮雲問答

九

附聖傳答

顏子與孔子實有不同處孔子規模大若得見用不止救亂直當做堯舜事業豈能閉戶得至於顏子則是王佐之才世用則出不用則守伊尹必待三聘周流豈其所宜哉

附重威答

聖賢力量不同故處時亦異使孔子道力未優固當如顏子之閉戶使顏子道力既足亦當如孔子之周流然則顏子所以不求仕者力量未如孔子而又有孔子在前任行道之責故也言夏曰必如此論其義始全

問格物致知朱子與陽明之說如何

答曰格物致知是窮理工夫註中云物猶事也此句切不可忘忘此句便認物為天下之物而有陽明一草一木之

譏矣蓋人心本自有知如人子本自知孝然孝之事無盡若非窮理則有為申生之孝者矣人臣本自知忠然忠之事無盡若非窮理則有為鬻拳之忠者矣此格物之功所以不可少也蓋格物者本欲窮究此理使之明白於胸中而以為吾力行之地也既窮究此理亦非力行終不能進則欲格致自然與誠正修齊工夫相連而起非待格致之功既盡然後言誠正修齊之功也惡得以格致為馳騫於事物而失之於外乎且格致時亦必以身體之以心驗之然後有得則格致之義亦可了然矣陽明之解格致不作窮理看者非也觀之中庸則先學問思辨而後言篤行觀之論語則先知及而後言仁守觀之易經則先學聚問辨而後言仁以行之此朱子之說所以不可易也

淮雲問答

十

附蕃侯答

在外之物非內也而所格之理實在吾心非外也物各具理而我格其理自誠意以至平天下無不可能豈得謂聖賢之學從未求本由外及內哉

附聖傳答

夫人性中萬理皆備只緣情欲漸染為其所蔽此時若在胸中勉強求知從何處下手朱子故云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夫窮事物者吾心窮之也窮得一事一物之理

則吾心實有一理蓋理非從外得事物之理卽吾心固有之理不過緣事物之理而悟吾本心所有之理耳彼馳騫而無得者不過徒然馳騫於外喚不得卽物窮理未可以此而疑朱子之說也

附重威答

朱註說格物只是窮理二字陽明說格物便多端今傳習錄所載有以格其非心爲說者有仍朱子之舊者至於致知則增一良字以爲一貫之道盡在是矣緣他把致知二字竟作明德二字看不知明明德工夫合格致誠正修俱在裏面致知只是明德一端如何可混且說箇致良知雖是直截終不該括不如窮理穩當問何爲

淮雲問答

曰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學而知者名物度數是也因指天曰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當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運行必觀書攷圖然後明白純靠良知致得去否故窮理二字該得致良知致良知三字該不得窮理

附登善答

格物致知畢竟程朱之說爲無弊孔子云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豈不是問禮問官刑詩正樂等事酌古之法合今之宜以心之靈應物之理豈不是格致知得後尙有呢私意疏精力而不得行者故必誠意以行之或曰天下之物無盡一生之力有限那格得盡是不然吾人

心性之學無假於外者固不必求知於外隨照隨足他若禮樂刑政名物象數之類必要參伍考訂反覆尋究然大典章大規模亦不過數十條而已終身格之豈有不盡他若草木鳥獸紛囂百款卽有不知不害其爲聖人此所以權輕重之序而用力少成功多也吾輩之求知者不過如此而已但明知故犯或知得行不得此病尤吾黨所易犯誠意工夫最爲吃緊若致良知之說非不是然知孝卽孝知忠卽忠忠孝豈二字可盡將冬溫夏清拜下升諸儀竟置不講乎抑人皆生知不習而能乎至於國家典故古今物宜豈可於靜悟中得乎恐無是理也是則其說之弊直同於禪斷非孔子溫故知新

淮雲問答

之旨也至格物之說以爲格去物欲夫格去物欲獨存天理有不先知其爲人欲天理而格之存之乎則是致知在前而格物在後也經當云格物在致知矣可乎不可乎夫陽明之說我未嘗深求亦不敢妄摘但以向來所驗工夫則斷斷以程朱爲正而致良知則茫無把柄也或曰天下自有聰明穎悟不假讀書而通貫古今窮晰事物者然以吾等觀之則不敢信也

問未發時之主一與已發時之主一有分否

答曰主一者敬之謂也動亦敬靜亦敬敬豈有分乎故未發已發有分而戒慎恐懼與慎獨慎字無分但天理人欲不可不辨如陽明所謂一心好貨一心好色不可謂之主

一也

附重威答

戒懼慎獨分兩之功也敬字合一之功也知處要分明行處要合一

附王汝答

未發時之主一則涵養之分多已發時之主一則省察之分多二者迭相為用皆是敬裏工夫

附蕃侯答

未發已發之主一皆敬也雖一念未起與萬事紛紜之時一敬而已矣

問誠敬之別如何

淮雲問答

三

答曰誠者真實無妄敬者主一無適譬如人之行路止在一條路上不肯他適此所謂敬也實實在路上行走不肯懶惰此所謂誠也究之思誠工夫既到則至誠無息便是緝熙敬止主敬工夫既到則一敬立而萬善從之心中自然充實便是至誠盡性也

附聖傳答

誠者心無偽妄敬者心無夾雜無夾雜方能不偽妄不偽妄方能無夾雜二者相資固不可即以誠為敬若離誠索敬喚不得敬

附重威答

誠字著實敬字精明誠得精明即是敬敬得著實即是

誠無不敬之誠亦無不誠之敬

問桃應章孟子之斷為經乃李延平謂後世遇此等事亦須變通變通之法如何若周世宗之詔問恐驕恣益甚以人命為戲矣不可矣竟置於法又無此情此理若效竊逃恐宗社為重又不能脫然而去將何以處之

答曰文公謂母不可制須制其侍御之人殺人之事未必一人自為不可不究其侍御之人也然父如瞽瞍有不係於侍御而一人自為者將奈何曰此已失之在前則如周世宗之詔勿問亦可但當下哀痛之詔極言吾不能盡諭親於道之事使親受過我之罪也我得罪天下不可以為

淮雲問答

四

天下君但念宗廟義重勉治百姓天下其盡言告我以事親之道如此庶幾父可免刑而我亦得變通之旨矣

附蕃侯答

孟子之斷萬世之經也若欲變通則號泣以諫其父而感動之嚴飭以整齊其下而豫防之痛自刻責以分其過厚加贈恤以慰其人若周世宗之說未為盡善也

附重威答

孟子此章議論是說箇常理之極為臣者必當公忠為子者必當全孝使臣子皆存此心則天下不患有難盡之忠孝矣李延平變通之說在周時已自有議親議貴之例矣至於今功臣殺人尚得免死家主無故打死家

人只問徒罪况天子之父哉萬一有之恐懼以事父哀矜以恤下使天下諒我之心而已

問大學小學之殊

答曰小學已亡其散見於經書者朱子集之然似散漫不如大學之有次第僅可備攷證而已愚意欲將小學之實可行者分其節目次第如大學相似輯成一書使子弟按法而行之其餘聖賢議論另附一冊不必雜入其中未知諸兄以爲然否先儒以爲無小學則敬字可以盡之然空空言一敬字弟子輩豈能知之恐必不可不予之以法也

附重威答

淮雲問答

圭

古者小學是教人規矩節目名物度數今其說雖散見於少儀曲禮諸篇然不得見其全矣文公小學雖佳我亦以爲近於大學而不便於童子句讀但文公曰小學工夫已缺須以敬字補之甚妙然敬字但補得規矩節目至於名物度數須於格物中補之蓋格物所以窮理也窮理則名物度數俱詳矣

問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吾輩平日有一心得輒躍然欲爲同志道之卽用力禁制不覺又發雖公善之懷恐是伐善施勞之病幸析言之

答詞七

附蕃侯答

吾輩未至顏子地位有善可伐有勞可施此正學問相長處吾輩原少不得此與致兼不得與人爲善之樂既至顏子地位自當更進一步若不能去伐善施勞豈能至化境

附聖傳答

吾輩與顏子不同顏子是工夫進後吾輩功力未進心氣貴發露若用力禁制則後起之善端不發更有說焉吾輩卽有心得未敢遂執以爲是不質之同志則非者不覺此亦是辨論工夫說不上伐善施勞

附重威答

只看本體如何若有爲己之心雖有得輒以語人亦是

淮雲問答

圭

問辨工夫不害其爲公善若有爲人之心雖緘默不言亦是矜已守殘亦是驕心吝氣不免爲伐善施勞

又

無伐善無施勞工夫儘深細凡見善勞而有一毫欣喜自得者皆施伐也而今學者且不必講恐涉助長到得後來工夫純熟自無此病問何爲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惟仁者生知安行故於善勞處只是自然而然不見形迹若智者便有一種欣喜愛慕手舞足蹈光景也是伐善施勞然此是長進工夫恐用力克除善機反爲阻遏曰然則何云工夫純熟自無此病曰工夫久則愈真真則愈澹浮氣盡斂一歸平實不求無施伐而施伐自

亡矣

問未發之中

答詞七

附五汝答

釋氏之靜寂與吾儒之未發氣象雖同實有毫釐千里之別天下未有動而不靜靜而不動者今釋氏放棄人倫專求靜寂其於動靜二字已絕其理矣譬之草木枯槁之後永無生理吾儒合外內兼人已天理渾然夜氣清明論未發之大段如此其實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譬之視聽言動此事既去彼物將來其間已有箇未發了但自常人不能必自戒慎恐懼者而後有此耳中庸教

淮雲問答

七

人正要如此不然何以爲天下之大本

重威曰吾兄論未發之中云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又云此事既去彼物將來其間已有箇未發了可謂精妙之極前弟與虞九兄論未發及與吾兄登善兄指岸草相發明時意正如此得兄再一發明此道若揭日月矣但謂未發常人不能必自戒懼慎獨者而後有此弟竊謂不然喜怒哀樂之未發性也常人豈有無性者乎但常人有性而不能盡性有未發而不能有中耳然常人亦有偶合中和時節但不能察識擴充以致之聖人則能致中和此其所以異也

問曾子孟子之學孰可效法孟子實敏曾子實鈍

學聖人者亦以敏鈍爲難易否

答詞七

附聖傳答

曾與孟相較孟子才高學不得吾輩須學曾子曾子誠篤增一分敬便有一分敬克一分怠便少一分怠工夫無間斷自能到一貫地位吾輩學曾子須學他誠篤無間斷處學者做工夫存不得一難易見若曾子當日見以爲難如何能傳道

附重威答

曾孟之學原無不同學曾卽所以學孟學孟卽所以學曾何可分也其不同處只是敏鈍耳然學道無關敏鈍只看志之堅與不堅耳

淮雲問答

六

附登善答

千古聖賢心法皆同曾子守約孟子集義二者何殊但二賢畧見有不同者則資性之異耳鈍者入路之難畢竟比敏者不同而敏者所得或不如昏者之深切各有好處

問求人譽我固所切戒人自來譽何以處此將舉一事迫不能逾雖事未及亦欲一朝立就果有濟於事否耶我以道正人人不能從卽從之或作或輟抑當怒之否耶

答詞七

附聖傳答

人來譽已若所言當固不為譽若所言不當只淡然無言致恭以謝之至於躁急圖事非有德者之所為即為之事亦不濟即濟事亦未必盡善若夫以道正人能從固好不能從與從而不力亦要看其人何如苟真可教者當再加婉轉開導之法不然則聽之而已何用怒耶數則疏聖門已言之矣

附重威答

若人無心之譽我亦以無心處之若有心之譽此佞人也當亟遠之問有心無心何以辨曰但胸中絕去好譽根子譽至即察無心有心自然立辨

淮堯問答

九

附蕃侯答

人自來譽承之以謙雖能者不可自以為能又要誠篤毋得偽謙若事幾未集必不能濟事何必欲速至於以道正人人不能即從要看是何等人應怒而不怒非也不應怒而怒亦非也權其輕重盡其在我而已

又

吾輩學道不從者少作輟者多意氣相期互相勸勉當毋以數疏為戒又豈宜有因數而疏者乎夫以道正人而至於怒其親我也至矣是畏友也夫友必有可畏而後知其可親是宜加意親之猶恐有失失而不獲聞其過况敢疏乎正人者亦各因其可怒者而怒之則疏我

者非以數而疏也親我者將以數而愈親矣其不因數而疏者無庸怒者也其數而愈親者未必不得力於怒也然則怒亦教人之一術哉能用其怒者豈無令人不得不畏而愈覺其不得不親也

問聖門傳道何以獨稱曾子豈聖人真有微言祕旨但以告曾子而諸子不聞者與且性與天道子貢聞之一貫之理兩賢同告何後之言傳道者不及子貢也

答詞七

附重威答

淮堯問答

幸

此吾儒之所以責乎任也子貢之學晚年大進未必遜於曾子然而無傳道者未嘗為萬世存心耳曾子不作大學不得子思則與子貢同吾儒安可不以萬世存心哉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陽明云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俱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者俱長孔子之和只到得惠而極清只到得夷而極任只到得尹而極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矣此亦似分明亦似有理然則

朱子之說非與

答詞七

附蕃侯答

朱子之說確而當陽明之說似而非朱子但說三子巧不足原未嘗說全無巧陽明謂三子有力亦有巧固是至謂巧力實非兩事則甚謬矣但巧非力終拙力非巧不濟孔子惟巧力俱全故能造聖之極處而得其時中三子惟力有餘故偏於清任和惟巧不足故未能觀其全體三子若遇孔子且當裁其有餘而補其不足豈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其力反過孔子乎其過處正見其不足處

淮襄問答

圭

問晉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桓温見之怒謂其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言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性方嚴諸子乃號泣請改盛怒不許然則直書者正乎請改者正乎盛既怒不從諫其子將何如乎或謂盛有董狐齊太史之風信乎且使盛為史官則為盛者與其子者又當何如乎

答詞七

附登善答

孫盛晉春秋私史也私史褒貶自有麟經遺微其旨即欲直書其事然當藏之名山何故

若盛為史官則董狐南史之遺風固在盛固當以身殉

子豈得以擅更耶

問霍光與廷臣定議廢昌邑請于太后使此時太后不許光將若何廷臣又將若何

答詞七

附重威答

霍光之廢昌邑絕無私心然可謂無私心而未必當理也三代而下如征誅指讓放君等事雖使聖人處此亦不可為亦必不為霍光悞處在於廢君許不許不必論也日然則昌邑之昏亂竟聽之乎日慎於迎立之時可矣既迎立恐不得軋廢

淮襄問答

圭

附蕃侯答

霍光不學無術其悞處只在輕立昌邑昌邑之昏亂日甚不能君天下守社稷豈能事太后乎太后亦欲廢之久矣但不能輕出諸口耳光既失之於前已無可奈何此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光亦不得不任變置之罪况光學問不足而精忠有餘廷臣無不推服太后亦當心許且其輕立已悞豈容再悞其定議必有確中機宜者矣又豈有不許者哉

問陽明有言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如眼內著

不得些子塵沙又日這一念不但私念便好的念頭亦著不得如眼中放些金玉屑亦開不得其說

然與

答詞七

附蕃侯答

此說雖是而亦有不然者學者初做工夫時先要好的念頭多日進一日漸覺有著力處到大段著力不得然後可幾於化神化之後畧無留滯若有好的念頭不可謂大而化之者矣陽明之說不可為初學者道也

問汲黯矯制發粟陳湯矯制發兵事雖不同矯制則一使在一時何以處此

答詞七

附蕃侯答

淮雲問答

汲黯發粟陳湯討狄矯制一而事情異蓋民飢不能一日待冒罪為之事猶可哀若兵乃利器而到支此時又未嘗犯邊為患雖有可誅之罪請討未必不從如邊將皆無制則提兵殄滅又何所忌憚耶此斷斷不可若湯者廢其身封其子可也

言夏曰竟廢其子亦不必封

問陽明謂心不可逐物目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便坐在吏部要調軍便坐在兵部豈惟失卻君體六卿亦不得職然平否乎

答詞七

附重威答

心不可逐物亦不可離物君不當侵臣之職亦不可不察臣之職惟天縱之聖可以生知安行惟紹堯致治得人任職之舜可以無為而恭己

問宋高宗時徽欽在北金人以和議愚宋斷不可從矣使金人下之令曰爾不和我當殺爾父兄如項羽之於漢帝則將如何而可以不悖于舜竊負而逃之義如何而可以無罪於宗廟社稷請聞其詳

答詞七

附重威答

淮雲問答

設金人果有此舉是窺朝廷有人無人也朝廷有人當下詔曰醜虜犯順二帝蒙塵凡我神人無不共憤今復劫以大義要我講和明肆欺誣謀我社稷堂堂天朝豈為爾犬羊所愚自今與汝虜約若還我二帝納貢稱臣則休兵息民姑赦爾罪若仍前要挾是欺我中國無人也二帝在漠被辱已極雖生猶死萬一犬羊肆毒更致不諱朕當親帥六師直禱漠北窮天極地不與醜虜俱生如此詔辭則在我之理絕無虧欠且金人見朝廷有人或送還二帝亦未可知矣

附蕃侯答

若金人果以此說要挾求和必責其先歸二帝後定和

議不從則當閉關謝絕如吳王之嘗膳坐薪時刻不忘
復仇俟我生聚教訓內治修舉然後與師信任張韓劉
岳輩而勿爲之牽制終於仇可復而二聖有必歸之理
此仁智合一之事也

淮雲問答 終

淮雲問答

圭

太倉陳瑚言夏輯

問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則為仁自是易事至樊遲問又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則為仁

又是難事聖人之言必非自相刺謬幸有以明之答曰仁道最大以為易最易以為難又最難何也正所謂道不遠人夫婦可以知能而聖人有所不能盡也欲仁仁至言乎夫婦可以知能也聖門如顏子仲弓司馬牛之徒其問仁則聖人皆有以告之是也仁之道大言乎聖人之所不能盡也聖門如顏子僅謂之不違仁而他如仲由求赤之徒則不與其仁是也然瑚竊疑尊素兄所引先難句

淮雲問答續編

未達難字義言先難但云先其事之所難耳非言仁之難也猶所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也

附重威答

欲仁仁至就心說先難後獲就力行說欲仁仁至亦不易先難後獲亦不難細心體認當自知之

又

問欲仁至仁亦不易曰操則存舍則亡豈非不易歟問先難後獲亦不難曰不計功不謀利則又何難矣

問中庸二十三章注云自其善端發見之偏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固全在致曲又云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所謂誠之者非耶若爾則形著動變自

應一齊俱足何故又有差等如所云孟子明動未變顏子動變未化之類有誠之後似還有許多未盡之功則將如何著力用功到得化境與至誠為一耶幸細辨之

答曰文公云曲無不致則得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則知有誠之後已具聖人體段了分明是孟子所謂充實之謂美也此後畢竟還有工夫然亦無甚等級只是熟之而已此其次序正如大學知止節相似非如自志學以至不踰矩也若致曲二字內則等級次第甚多到有誠時全體已具不必止於致曲到能化時并無曲之可致矣

淮雲問答續編

附聖傳答

致曲是散的今日致得一曲明日致得一曲直到有誠則已打成一片了如云德盛仁熟有誠者己是有德己是仁矣但未盛未熟也涵養漸深則漸盛漸熟以至極盛極熟大易所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此誠形以至於化之時候也 此節文義大約與聖經知止章相類

附重威答

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猶孟子言充實之謂美盡矣但未至耳蓋一曲亦有誠一誠亦有形然即謂之誠形則不可故朱子釋誠必以曲無不致德無不實為言也形著明猶孟子言充實而有光輝之謂步步俱有差等孟

子明動未變顏子動變未化誠確論也到得化境亦是誠到盡處物自化之猶易所言飲食宴樂俟其自化大段著力不得至於用工之方則一部大學也

問中庸註曰曲一偏也論語註曰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既同謂之矣也一欲推極之一欲克治之敢問何說

答曰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中庸之所謂偏言天地之性也論語之所謂偏言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不可不致氣質之性不可不克所以一言推極之一言克治之也然爲善之道從其所近而爲之去惡之道從其所難而去之此大全中所以有程子之論

淮雲問答續編

三

也蓋天地之性乘於氣質之性而後見故質之厚者多近於仁剛者多近於義從近仁而致之則仁之量可盡矣從近義而致之則義之量可盡矣此亦入道之捷指而惜其說之不全何也質之近於仁者豈遂無義端之發近於義者豈遂無仁端之發豈彼固欲其推致而此則不必推致乎若然則夷近於清止從清致之可矣惠近於和止從何致之可矣毋乃有所未盡歟此朱子所以有取程子之論而或問復深辨之以爲當以事言而不當以人言也以事言則有當理不當理之辨而天地之性易見矣是言致曲即可以該克己之義若如程子之說則言致曲又必言克己而後始全也要之文公中謂悉推致以各造其極玩

悉與各之爲言則亦精矣密矣程子之論亦在其中矣

附虞九答 虞九姓江名士諱別號葉園

二偏字不同中庸註偏字是其天性之善處論語註偏字是其氣質之惡處天性之善惟恐不足故用擴充氣質之惡惟恐有餘故用克治蓋天命之性本無不善但有生之後漸漸汨沒所以不能得其全體惟於一偏處發見出來苟能因其端而推廣之以造乎其極則由小至大從一至百若火始然泉始達莫之能禦矣所謂充其義理之性是也至於氣質之偏處即其惡私欲之來莫不因吾之所近而入其入之也易則其去之也必難苟不於此處著力將有流而日甚者矣故克己者必能如割至愛如赴湯火而後能絕去私欲復還天理所謂矯其氣質之性是也學者不能擴充此善則德業日衰理必不能以勝欲不能克所難克則病根日深而性之所存者亦幾希矣此二者義雖不同而其理實有相因者矣

淮雲問答續編

四

附蕃侯答

兩偏字各有不同中庸致曲之偏善端之發也程子性偏之偏氣稟之拘也善端之發當知擴充氣稟之拘當知裁正豈不一欲推致之一欲克治之也

附聖傳答

中庸註曲一偏也是善端發見之偏也善端發見自然

該推極之論語註性偏難克處是氣質之病也謂之克已自然該克已治之兩說不相悖也

問吾輩講貫切磋有日矣相見諄勉氣識稍定退而居一室按世務卽多搖奪豈舍羣居遂無取益耶謝上蔡語尹和靖曰吾黨從程先生言師行則如日服烏頭顏色鮮好一旦烏頭力去如之何豈索居冥學先賢亦恍此耶夫子謂遯世不悔惟聖其能而陳蔡之厄致懷率野賴顏子同心欣然解頤吾輩未能希聖所談不及古今十之一所行亦不及講論十之一尙或思沾干祿分藝雕蟲求工則妨道業卻去又爲雞肋心戰未決於聖人出處

淮雲問答續編

五

之道若何而合耶

答曰吾黨爲學所以全恃良友者以質柔之故也良友輔仁雖不可少而獨居省察全在自己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自己用力則遇良友之教直如時雨所謂栽者培之也不然雖窮年累月講論不倦究竟安能有成耶向來以制義爲分外事甚厭弃之近始覺有進此本時制且甚可以發抒性情吾輩竟以文爲詩教可也先儒有言吾人爲文當於少年作好到後年富時旣不能長益且無暇爲此誠至論也至於利祿富貴則當浮雲視之而已

附登善答

類莫親於良友樂莫大於辨論然入談聖道而悅出見

紛華而趨者則志不立而中無得也志立斯有深造之勇有得斯知世味之淺則凡平日師友所嘗精辨者以之讀書處事無不當也不然卽日覲良朋而聆謙論亦何異燕僻之士耶若吾人束髮受書卽思用世而德不稱位危辱隨之聖賢以是有義命之安程子曰科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使孔子生於今日亦應科舉然科舉豈足以累聖耶吾儒惟有養志待時處則盡孝仕則殫忠或忘一身以救民或達天機以避世務爲眞實器量之人而已若夫詭遇取合世俗之事君子不爲也

附尊素答

尊素姓曹諱鈞別號雪堂

甚矣良朋切磋講貫之功其益莫有大焉者矣卽以不

淮雲問答續編

六

肖某自驗之而知索居冥學之爲眞可畏也夫自未接諸兄以前則其心之鄙吝穢惡固不可言矣得見以後遂欣欣乎有樂善之懷斷乎有趨善之志矣及去館而之家而其心遂稍有不同者旣將之館而其心又凜乎若良朋之在前而步趨舉動俱若有束縛者是卽所謂烏頭之力也古人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豈無所爲而然哉至於出處行藏之際只存乎我之一心吾儕今日問心辨性不過是求正心術以爲將來致君澤民地耳不是丟下功業別求所謂心性求盡乎心性蓋欲大乎其功業也然而奉時王之制必欲借路雕蟲亦只是我自做我文字而已於心學又何所害朱子曰科舉非能累

人自是人果科舉兩言盡之矣

附蕃侯答

天下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吾輩正恐少不得服烏頭也子夏聖門高弟猶出見紛華而悅入聞聖道而悅若非日服大成烏頭豈易遂有後日之肥也若夫聖人教人原未嘗分道德功名而二之盡我道德之事正是立其功名之實若不足以立功名又安成其為道德乎故徒務功名則有妨於道德道德未嘗妨功名也如今日之講學必有心得見之於著作便可傳世出之為經濟便可安民此處不為徒處出不為徒出與處之所以合也然則吾輩若遺卻功名即是道德之欠處亦求其所謂合者而已

淮雲問答續編

七

附聖傳答

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朋友砥礪為道謀也古人有力量者脫去功名覺得刀斬斧截不復芥蒂至於德業既就出而道行於世則始焉脫去者究將大得也惟其始能脫去所以終能大得也若云思沾斗祿分藝雕蟲則非吾輩期許之本意矣抑獨有說焉時王之制以八股繩束人心浮華之業大累性體若夫說理切實論事質直不以為腐而嗤之即以為迂而笑之矣人情可畏大約如此吾輩自行已志窮理盡性力行體道在外之務需之聽之為已為人夫子之論學已明白矣何敢忽焉

附重威答

吾輩講貫切磋商正謂動靜交修出處咸當耳觀上蔡烏頭之言則知程門弟子後來多不能大或者正坐專恃烏頭闇修之學未力也然烏頭亦不可少只要好之好之則烏頭自至所謂德不孤必有鄰索居冥學聖賢決不如此至於出處之道用行舍藏聖有明訓文章一事特執見之贊耳天下無道外之文又何患雞肋之妨道業哉然而難矣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不過是格致工夫格物致知如何便能盡性至命經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未知至誠之盡性亦從窮理上著力否

淮雲問答續編

八

答曰言性言命言道一理而已矣天下隨事隨物而理在焉大而天地細而飛躍物也理也鉅而倫常微而周折事也理也精而禮樂詩書鄙而飲食居室事物也理也於此而不能明者不知所謂道也即不知所謂性不知所謂命也故有志於聖賢之大道必非可以無因而悟者也致知為之始也故或窮之天地古今之際或窮之語言文字之間或窮之日用倫常之事或窮之飛潛動植之微窮之者所以盡物物之太極也盡物物之太極者即所以會統體之太極也知至則行可盡矣盡性至命其不由於窮理也哉至於天下至誠雖是說生知安行之聖人然以舜之大聖而必曰問察曰執端其不遺於窮理之學亦明矣故知

命者其必自格物始

附尊素答

窮理止言擇善盡性則兼明善誠身而言朱子所謂察之由之也但此言至誠是生知安行不假工夫察之如舜之明物察倫由之如舜之由仁義耳故至誠之盡性不必在窮理上著力而自能盡性然究竟仰觀俯察好問好察至誠何嘗不窮理 吾輩為學止是窮理亦不能盡性是擇善固執一齊下手始得

附重威答

古人窮理工夫非徒知之正以行之格物致知所以誠正修齊治平也到得盡性時便已知行兼盡朱子所謂

淮雲問答續編

九

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者此耳至命只是天人合一如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是也然未有不從格物致知始者窮理如何不可盡性至命
問天命謂性時人與物俱命於天其所得於己者同乎否耶朱子曰人與物理同而氣異乃物之知覺運動與人同而仁義禮智與人異則又似氣同而理異者何歟

答曰理同氣異與大德敦化觀之也氣同理異於小德川流觀之也理出於一故同氣散為萬故異惟其氣異故所得之理亦異也然則氣同者非真可謂之同也但可謂之相似耳即如飲食男女此氣之為之也若直言氣同則豈

人與物於此遂無分別耶故僅可言相似耳不可言同

問周公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天與上帝如何分其配之也果來格來享乎果有所謂如神如人者乎

答曰帝即天也非天之外別有所謂帝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郊而以祖配之義取於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義取於成也此周家配天配上帝之分也古者祭天掃地行事薦栗陶匏其禮甚簡聖人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季秋復有大享之禮天者尊之辭也尊祖故郊以配天上帝者親之辭也禘親故明堂以配帝尊尊而親親者周道也周公禮

淮雲問答續編

十

以義起也蓋以祖禰有尊親之分故有郊與明堂之異其祭以祭之異故有天與上帝之異其稱也豈以祖禰之異配而有取義於天與上帝之分也哉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此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樂歌也而曰維天則知上帝即天也於尊后稷以配天之詩而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則知天即上帝也其所以異其名者猶一天而有蒼天昊天旻天天之稱也豈真謂天果有異也哉至於來格來享如神如人亦存乎我之一心而已矣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
問孟子於齊梁諸君屢以致王為說且其明堂勿毀之言更疑於無周者其旨何居

答曰聖賢之心無私一天而已矣當戰國之時周必不能
有爲此天也齊梁強大可以致王亦天也天者理勢之當
然也湯武之放伐易謂之應乎天孟子以湯武之事自任
者也故觀於役大役強之論可以知孟子順天之學矣曰
如是則凡强大者可以陵弱小亦將諉之於天毋乃使強
者愈強弱者愈弱耶毋乃啟人以妄作之志耶曰非也天
者合理勢而言之非去理而專言勢也宋亡而元帝以元
有得天下之勢亦有得天下之理也六國滅而秦帝然一
世而亡以秦雖有得天下之勢而無得天下之理也曰如
子之言則孔子當此亦將使齊梁之王耶曰是又不然孔
子爲文王必不爲湯武此可以類推也蓋聖人以天自處

淮雲問答續編

上

次則聽天所命以天自處者吾行吾事而理自從猶易之
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聽天所命者見其理之如此則從
之猶易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孔子文王以天自處者也
湯武孟子聽天所命者也即使孔子生於齊梁而得位行
道恐亦當以尊周爲先若孟子之意則齊梁直可致王周
天子而在封以大國賓之而不臣已耳然此亦是天道合
當如此必以此議孟子者固非即曲爲之解者亦非也

附虞九答

戰國之時天下大亂有志平天下者其所重必不在存
周而在救民苟有行王政而王者孟子必出而爲伊周
之事矣且天下大勢已在七國寧使齊梁有可王之機

衰則必無復興之理擁戴微弱之邦號爲服事而使豪
傑紛爭萬姓塗炭是勉存天子之虛名而遺斯世以實
禍也豈聖賢之心乎明堂之對孟子欲行王道之極借
此以聳動之耳豈暇爲周計亦何必爲周計哉詳於君
輕民貴之旨者可以知孟氏之心矣

附尊素答

君臣天下之大義也聖賢綱紀人倫豈敢把第一件大
事抹煞然在猶知有君臣之際則其義當顯然以明之
如孔子於齊桓晉文之際則作春秋是也在全不知有
君臣之義則其義當隱然以存之故孟子在齊宣梁惠
之時則以致王爲言是也夫孟子致王之言似專切於

淮雲問答續編

上

救民然尊周之意未必不隱寄於其中如與梁惠王言
仁義而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則君臣
之義在其中矣俾梁君果能居仁由義自然要尋出個
仁義源頭則尊君親上當不待言而可知者其與齊宣
說不忍一牛是擴充其惻隱之心也夫四端同出一源
能惻隱則恭敬辭讓是非一齊俱到安有真能愛其民
而不能敬其君者也此孟子雖不言尊王而其意則未
嘗離之以爲言也所謂本原之論也至明堂一說更其
尊周之顯然者彼劈頭便說王者之堂已凜乎悚以天
王之大義矣雖以行王政引之然只說文王治岐不說
起武王其心便自可見蓋以文王固戴殷而非滅殷者

也至他日問湯放桀武王伐紂而直對曰閔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則聖賢心事自是曉然於天下後世何疑於致王之屢說乎

言夏評曰雖未確當當日心事而其議論自成一說且大指亦足于城名教

附蕃侯答

聖賢之心大約以救民爲主春秋之世天下猶知宗周戰國之時天下不復知有周矣孟子卽欲尊周勢必不能使當時齊梁諸君能爲湯武雖踐明堂而出政治必有所以處周者矣亦奚不可所以孔子之時只說一仁字以誨人孟子之時分出一義字以救世要之孔子必

淮雲閣答續編

三

爲文王孟子必爲湯武者也

言夏評曰仁義原不可分析不可道文王是仁湯武是義

附聖傳答

孟子躬抱仁義欲得齊梁諸君用之而大行其道此素志也周之勢至此亦衰極矣使諸君有能大用孟子者行王政興王業自當有善事周室之作用不至如湯武之於桀紂也明堂之對欲引動齊桓行仁政豈無君之心哉

附登善答

聖賢之所以有用者以其能達權也聖賢欲救民而用

世則必不爲小人之迂謹而喪功戰國時人顧之禍極矣有王者起發憤修德輯列國之煽虐救生民於塗炭斯真聖賢所望而願事者如春秋時周室尙稍能自立然孔子歷聘欲事齊魯宋衛諸君豈真忘周哉以此數國者非王懿親卽其勳舊一旦乘權措政奉諸君爲方伯討貳扶衰與滅繼絕以襄天子卽不幸共主孱弱則視天所命徐爲天下計耳乃孟子時則周室愈微而宗盟異姓諸名侯皆盡又不能坐視世之淪夷則起而圖功者非大國之君足用爲善者其誰與歸卽使文武之德未盡而明天子突興然於修職奉共之道未有損也不然使孟子而貪利急功者則當朝暮秦楚爲縱橫言

淮雲閣答續編

西

以求售而孟子足不越齊梁鄒滕諸善國豈非猶得孔子遺意哉不察而以爲無王亦見其迂謹不知變也已

附重威答

愚嘗謂孟子於此有湯武作用明堂勿毀此聖賢公天下之心卽文王武王有德易興無德易忘之心也文武豈以明堂私其子孫歟况乎孟子王齊梁非獨天下人願之卽當時周天子亦願之以天下之所同願而立爲天子封周爲賓以比三恪固聖賢之大作用萬世之公心也後世不知此義有利天下之心而復牽於放伐之說往往功業旣就而復飾爲禪讓之事以文之如唐宋之爲者使儒者議其得天正之正不識漢高與以此也

夫

問中庸云日月星辰繫焉日月星辰何物也有質乎無質乎四者之繫於天乎天之之所以繫四者乎日何以精光射人月何以有盈有虧且日月何以常經於天星何以有隕落辰何以無定在豈其繫有不同者乎

答曰天事不可求言人事而已矣若言天事則不得不恃書本然據書本之說恐不足使人信而適使人疑也日月星辰氣也其無質固矣既無質則必無繫之者此其理易曉若夫日為陽精故其光射人則陽之精何以偏聚而為一物也月既受日之光以為明則當全體皆明何以有盈

淮雲問答續編

五

有虧即以粉抹彈丸之說言之則彈丸有質故半粉而半可不粉若月無質則何以見其半不見其半也星之隕落氣之散也然及地則為石將於空中何時凝結乎無星處皆謂之辰故邵子以天之辰對地之土辰亦不過即天耳猶土之即謂地也而何以言天之所繫乃云日月星辰也若云三辰則自當在星中論矣此又愚之所未解也意者日月星辰為常語而辰亦帶言之歟要之天事甚遠恐難至一貫之後亦不能鑿然有據者也 辰字竟作三辰看以星之大者而言星則以小者而言似亦近之

附登善答

日月在天以為有質則物之高者易墮久者必弊日月

何以終古懸象獨無此變竊臆考之而知是乃陰陽之精蓋氣之所聚而成而未必有質也何言之於其魄而知之日之將升將歿月之朔後晦前皆有魄可見而視其氣之盛衰以為明暗蓋光之在精魄者常神其在質者常死鏡之光珠玉之光在質者也有物蒙之則暗否則久而常明也日月之光在精魄者也非物所可蒙而自為倏忽明暗者也以故或一日一周天或一月一天天自率其氣之流行而非必直有繫也日之中暗而外影則明月無光借日為光故近日而弦對日而望所以盈虛不齊沈括之論朱子不能易也星繁然在天各象地上所有其飛流隕落亦視其氣之流行盛衰若恒

淮雲問答續編

六

星不見星隕如雨紀於春秋者孔子雖不著其事應然觀列國篡弒兵端之禍誠古今大變變將極其精先降未必不如是也朱子釋北辰以為無星之地而古註又以心為大辰伐為大辰者則借文言星而非星即辰也雖眾星晝夜運動則辰安得有定在有定在者其惟北辰乎

問學者莫先立志故學者之志如射須是認個把子至功積力久自然至於中的學者之志亦猶是也吾儕今日懇懇勤勤朝夕惕考德問業講習討論畢竟有個志願所在請各自問要成得何等造詣天下要成得何等世界方是志願滿足言之

亦足以驗將來之人品功業昔人師弟朋友之間
往往以之相考質者非無謂也諸君子益各言之
答曰古人言志每非妄言須是實實見其心中所得與力
所能爲蓋四書中志字如志於道及志於學先儒解之每
曰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故必如此然後可言
志也卽如顏子謂無伐無施真能無伐無施者也子路言
車裘與共真能車裘與共者也孔子言老安少懷真能老
安少懷者也何嘗有一言之妄矣曰曾哲言志言其力之
所未及而夫子與之何也曰他資質高實實見得如此分
明是老安少懷氣象故夫子與之蓋當時學者俱是自做
工夫三子不能見到而曾點獨能見到便是開闢之論則

淮雲問答續編

七

亦實有心得非妄語也使今人言志或無曾點之識見而
摭拾其語或果有三子之學術而言其所能爲則夫子必
與此而不與彼矣吾輩生於聖賢之後道理洞然在前未
能力而行之而摭拾餘論以爲言雖說得極大總涉自欺
故瑚不敢言志 先儒謂志剛而意柔志主定向言意主
偶發言故有剛柔之分也瑚雖不敢言志然豈無意之偶
發可爲諸兄告者耶曰意之偶發則亦時有私淑先儒文
公之意云耳要之豈敢遂以爲瑚之志乎哉

附尊素答

志之一字未可以易言者也今人浮心蕩氣茫然錮溺
物欲之中便逞口亂談謂願規矩至人建立絕業此還

說不上是英雄欺人語直是妄人醉夢耳夫所謂志必
須先要平心靜氣自問自思細細密密詢訪向此心真
實所在覺得如饑之望食渴之望飲見於羹牆形於夢
寐有不至如是不已者然後方肯實實想著此處下手
用力庶幾後來或可實踐故必如仲由之願共物聖人
之願大同顏子之願克己纔不是虛語某有生來尙無
定見少年志向頗好思欲讀書顯親中間沒志氣覺得
利欲薰心恩仇念激存著個駟馬高車赫奕里門之志
何鄙俗也此直不是志直物欲之浮氣耳今年幸交良
朋瞥見天理覺得從前所作種種皆非深痛半生虛度
鐵石著志願必要把後半世身子做個全人淨掃物欲

淮雲問答續編

六

得養此志此氣直可與天地相通方是快足至於見諸
事業只是把世上飢寒榮獨的措置他無不萬全其奸
邪桀黠者感格他無不自服使今日世界粗粗見一箇
三代氣象則生平之願畢矣請得一言以蔽之曰齋明
以對天至誠以遇物而已矣志固如是恐猶未易言也

附蕃侯答

以某之所志則大矣但返之於躬每行不顧言志爲
欲奪豈不哀哉又何敢言志哉雖然願略陳其意夫聖
門有曾子者以魯得之彼何人哉而能如是耶素願以
曾子爲鵠但內志不正外體不直猶待於諸兄之入穀
者引弓以示耳至於功業則又在可見可隱之間半行

半藏之內向未知其如何而可也

附重感答

士而不知聖人之道則己士而苟知聖人之道則又豈肯以小成自安哉儀自丁丑歲來已竊好大道而妄意乎內聖外王之事然三年以來德墮業喪其得罪於聖人并得罪於己之始願者蓋不可勝道也聞尊素兄之言赧乎其愧之嗚呼吾亦何以慰吾良友之望哉惟有洗心滌慮捨死向前隨其力之所至而已高自期待吾不敢也

附登善答

先儒曰君子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吾黨非無

淮雲問答續編

九

恥君不為堯舜之志而動於禍福則功衰於小喜非無博文約禮之條而誘於習俗則業或廢於半途所賴良友之切磋與事變之閱歷庶識力大定而成已成物非虛語耳故仁為任而死後己者為學之的也治則見而亂則隱者用世之準也奉此兩言以畢世耳敢遂定所至與所致哉

問學者主敬原是徹頭徹尾工夫自下學立心之始以至聖神功化之極總脫不得敬經曰篤恭而天下平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以篤字之意詳之則又說入內去了故章句以不顯其敬釋之則篤恭二字似乎近敬字之義矣若以為篤恭即是敬

則經何不曰君子敬而天下平敬與篤恭畢竟有別否

答曰恭在外而敬在內四書中言敬字或有兼言外者言恭字則未有兼言內者也如溫良恭儉恭而無禮居處恭恭已正南面之類皆言外也獨此篤恭二字則直當以敬字釋之觀註云不顯其敬可見若以為言篤恭而天下平何不敬而天下平遂謂此恭字之意與敬有別而或有深意存焉則是求之於文字之末而不通之於義理之大也

問中庸二十章前言修身後言誠身豈不相關二者或同或異或偏或全厥有辨矣小註以明善即大學致知之事誠身即大學誠意之功朱子是之

淮雲問答續編

辛

則果是耶否耶

答曰修字指用功而言誠字指用功得力而言修身所以求誠其身也今日用功今日即可言修身然不可遂言誠身也此章誠身修身之分如小註言明善即大學致知之事誠身即大學誠意之功其說恐有未盡然也夫大學總結蓋嘗明言之矣曰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則致知為明善之事而非明善為致知之事也又曰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則誠身即誠意之功尤說不去矣夫身之誠也必待意誠心正身修而後謂之誠也專誠意未可以言誠也故曰誠身之本也而何反以誠身為誠意之功也哉則其說之非有不辨而可明者矣然則朱子是之之說或殆有誤耶

問費者道之用隱者道之體用殊而體則一如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此用之殊也天必不能載地必不能覆何以又言體一歟豈覆之理即載之理歟此又於何見之歟先儒謂凡事凡物皆當見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所當然是其用否所以然是即其體否彼聖人之於道其所以然者有所未盡乎抑其所當然者未盡也惟明辨之

附重威答

費隱二字分體用以道之可見不可見而立名理即在氣上故曰費然即氣求理又不可見故曰隱體一用殊

淮雲問答續編

三

所謂理同而氣異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此氣之異而天地皆本於太極故曰理同覆之理即載之理於此可見也所當然不可窮所以然只是一一者源也不可窮者流也所以然正是體所當然正是用聖人之體可盡聖人之用不可盡故謂聖人能盡其所以然而不能盡其所當然能盡隱而不能盡費其說非誣也何也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得位博施事之所當然也不能盡也而所以得位所以博施之理則未嘗不能盡也蓋當然之理隨時而見弟子之時則有弟子之所當然大人之時則有大人之所當然堯舜之時則有堯舜之所當然孔子之時則有孔子之所當然欲舉而兼

盡之勢必不能若夫所以然之理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是道也萬化之本萬事之根也不徹則已一徹則無不徹孔子語曾子以一貫朱子收奇功於一原皆此也故聖人能盡其所以然而不能盡其所當然能盡隱而不能盡費能盡體而不能盡用其說非誣也曰以聖人而不能盡用得無為體病乎曰不足病也體在我者也用乘乎形勢時位者也得其所以在我乘乎形勢時位而時出之所能盡者則盡所不能盡者不必盡不足為聖人病也

問吾儒道兼體用固與釋氏虛無相去遠甚然初學所患者世緣牽引檢制不嚴知食色不可絕也

淮雲問答續編

三

而或失則流矣知善善惡惡當力也而或失則忘矣望道甚遐實攻苦之力未加也以孔子天縱猶嘗終日終夜不寢食顏子未三十頭鬚結焉此與釋氏艱苦之修何異程氏汎濫於釋老甚久退而求之六經然則欲明正道其必在先求異端之病歟抑忍嗜慾者先思絕之而後可節簡念慮者先知其起滅而後可察其邪正則善用釋氏之說亦可有一二當於吾道否

答詞亡

附蕃侯答

吾儒之與釋氏異者吾儒即在入倫中盡道所以能盡

人性盡物性以致中和之理也釋氏則離爾父子棄爾君臣不至夷人於禽獸不止彼之所謂攻苦不惟害己兼以惑世吾儒所謂攻苦既能治己兼能淑人孔子以天縱而得之程朱以反求而得之固異於釋者之爲矣若夫善用釋氏之說不若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九爲言近而旨約也

附聖傳答

釋氏之艱苦與吾儒之攻苦雖相似然而不學者以釋氏是求空的工夫謂克得一分便空得一分以爲進步耳吾儒是求實的工夫一面克已卽一面復禮豈謂前段學釋氏之求空後段學聖人之求實耶程朱之汎濫

淮雲問答續編

於釋氏固是少年誤走差了路頭耳後乃得聞正道原不謂汎濫於釋老多年爲有補於進道之功也

問大哉聖人之道與前君子之道費而隱一言君子一言聖人果有別歟抑道一也而君子聖人俱在所略歟洋洋優優果可言費之大小歟發育峻極三百三千將言道之體歟抑言道之用歟或以發育爲用峻極爲體其說然歟或以發育峻極爲體三百三千爲用然歟君子尊德性道問學其可以盡洋洋優優之道歟苟不能盡則何以云極乎道之大盡乎道之細也溫故之新與論語果有微別歟願詳言之

淮雲問答續編

答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故道非人不疑人非道不成君子以道爲體道以君子爲用道者非塊然一物獨立於天地之間亦非有聲色形象可以夫人而見之也原其初生陰生陽生人生物氣而已矣有君子出焉以爲是氣也必有所以然之故而確然不可易者立乎其先凡天下萬事萬物必如是焉而始得其當於是舉而名之曰道是道之本體自在天地間而能知之能見之能名之則非君子聖人莫與也故言道者必舉而歸之君子歸之聖人道一也君子聖人豈可拘也洋洋優優一言費之大一言費之小然大者小者其用也而所以發育峻極三百三千者非禮乎蓋兩節俱是用而體在其中豈用之外更有所謂體也哉豈費之外又有所謂隱也哉故以發育爲用峻極爲體固非也以上節爲體下節爲用九非也卽大全中有以峻極爲體段亦非體用之體體段猶云景象規模之謂耳道之大而無外小而無內者非德不凝故下遂以修德言之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固已極乎道之大而盡乎道之細可謂能盡道矣然而時勢分位之所不得爲則亦但能盡其所以然不能盡其所當然也如孔子不能爲堯舜堯舜不能如成周之制禮作樂可見矣溫故知新皆就一事而言蓋於一事上既貴尊德性又必道問學通節如此若分作兩事便失之矣但論語之溫故則稍輕此則必以溫故爲本故並重也

問鍾會鄧艾既定三川會有異志據蜀謀叛憚艾威名乃備陳艾專制之事誣以反狀意欲請檻車徵之兩人情形當日朝中知之未深使從會之說乎是墮其計也抑不從其說乎倘艾果反事所或有其將何以應之

答曰會與艾兩雄不並立之勢也會反則忌艾艾反則忌會會反則可以艾取之艾反則可以艾取之應之有三策先下詔曰兩卿平定西川功莫大焉望卿久矣兩卿可速歸朝廷同受封侯之賞詔下之日其無反志者必從有反志者必不從當預授使者以密詔詔還軍者急擊不從之人此一策也不然或詔兩人各易其軍有不從者誅之此

淮雲問答續編

雲

又一策也不然或別遣一將至軍察其情形陽爲解仇而執異志者於樽俎之間此又一策也

問父有急難爲子者當不遠千里赴之或父命止其行或單傳無繼嗣奈何

答曰聞父之急而赴之義也親雖有命止之然恐一去之外更無他道也蓋親聞子之欲往而止之者爲父之慈其子不從父命而赴之者爲子之孝以韓愈入庭奏軍中之事觀之可推矣萬一果無後嗣則又當爲祖宗計或從命以俟其後可也庭奏之事反當不往而從詔令此亦不可不知

鏡

譚

共一卷

雲南圖書
館戲板

甲寅
手刊

鏡譚

雲南叢書

滇家張錦蓮九

男

商孫

敬天

事帝不僅是禱祀蒸嘗出入游衍皆天鑒何時可以自欺慎齋不僅是廟宇祠堂上下左右皆鬼神無地不當主敬

人道有虧是即祈天綏景福良心不壞何庸籲帝澹洪

鏡譚

人事莫大於遂生古帝王實開衣食之源報本應須首及人道莫重於復性先聖賢肇啟彝倫之教感恩更所當先

樂天畏天之語不獨有國宜然在吾輩更當謹凜我而富貴與天之所眷也凡地方之顛連困苦宜體天而施濟之庶不負天矣我而貧賤與天之所棄也凡豪強之凌虐欺侮宜聽而順受之庶不逆天矣否則天福不可長天殃將日甚矣

人不必求人愛當求天愛人不必怕人惱當怕天惱蓋天之所愛雖王公不能害之况其下者乎天之所惱雖

王公不能庇之况其卑者乎蓋王公之禍福亦司乎天也乃世人討人愛而不討天愛怕人惱而不怕天惱無感乎人愛未終而天惱隨至矣明文作敬鬼神而遠之題有云不特正神當敬即邪神亦當敬不特邪神宜遠即正神亦宜遠蓋邪神不敬則致禍速正神不遠則詭媚生也予意承上接下其道亦當如是

攘雞賽神人共恥其愚矣乃巧掠錙銖飯僧蓋寺不更甚於攘雞賽神乎打魚放生人共嗤其妄矣乃謀算分文而修齋建醮不更妄於打魚放生乎得勿謂天可以賄求而神可利動耶奈何明於小而昧於大也

鏡譚

法聖

舜聖德巍巍尚惟是兢業不遑在愚賤烏容大意禹王功蕩蕩且猶然儉勤罔斃為士民更宜小心

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二者宜當自盡仁義之實事親從兄兩端奚事外求

治國必先齊家孝弟慈皆備乃可達道由於達德智仁勇兼盡斯優

誠貫九經充其量位天地育萬物無非性中能事孝先自行極其至通神明光四海皆為分內庸行

虞賓在位則丹朱之傲性全消烝乂不姦則瞽瞍之頑

心盡化蓋誠至則物無不動德感則感無不通也

在堯舜而有朱均不肖實由於己非厥考之德不足憑

以替毀與蘇而有舜邁跡亦在乎人非前人之所能染

故為人不可倚仗前功亦不可不知自立

孔子聖而伯魚天豈德不足既後昆顏子賢而命不長

豈仁不可延壽算蓋可自盡者人而不可強者數也然

數能限壽命之短長安能限名之永久哉

顏子雖天近今百世流芳盜跡雖壽徒自萬年貽臭故

君子雖在一日亦必以立不朽之功彼小人縱活百年

愈以造無涯之惡

鏡語

三

孔子去魯燔肉不至曾子出妻蒸黍不孰豈聖賢之苛

乎細乎蓋不欲彰其大使之無所容也是誠忠厚之至

也夫

醫書治人之身病儒書治人之心病身病係一人之存

亡心病關天下之治亂今聖賢皆治心之良醫而經傳

則效驗之方法人奈何知醫書之可法而忽儒書之當

師乎

孝友

顏不易承惟視無形者方能默喻志難於順非聽無聲

者莫可潛孚

有後孝道之全但恐因膝上而忘堂上好合順親之要

只怕戀巫雲而忽白雲

父子一堂縱然和氣融融禮行斯可友賓四座若星至

情款款真率何妨

祖父貽留德澤欲子孫均受之而無所厚薄也然子孫

不無感衰貽澤固同而承受者不同也夫時雨雖均無

構澆者不得邀餘潤美種固在不力田者不克望有秋

故善承先澤者當各圖承受之具不得起枝求之心

親父母不孝而別拜爹娘天下有薄待其親而反厚待

他人者乎拜寄者固愚而受拜者更愚矣親兄弟不睦

鏡語

四

而結盟朋黨天下有不敬手足而反敬異體者乎結盟

者固愚而受盟者更愚矣有妻子不和而瀆亂匹偶天

下有不愛貞潔而反愛淫汚者乎宜淫者固愚受淫者

益愚矣其故昭昭何人之不自覺也近日多尚結盟然

如古之羊角哀左伯桃管鮑廉藺者目不一觀所見者

始則黨同伐異繼則起釁生嫌不惟寒盟而且結怨予

意與其與人盟曷若與天盟誠心心念念求契於天則

聖賢陰佑鬼神默扶求功名息禍患不慮無助力之人

矣

師生

立教者有披肝瀝胆之勞斯受教者有脫胎換骨之益
必課勉不輟於晦明風雨故見功獲進於德業文章為
師者尚慎旃哉

醫士關人命死生善則德重不善則罪亦不輕銷師係
人心邪正善則多功不善則禍亦不少任其責者當以
為入聖之階不當視為糊口之術

醫有割股之心既過江不應頓忘舟楫師更有成人之
美既得免須當少念筌蹄

念成我之恩勿忘石錯敦再三之節宜拜荆叢天地之
德靈蠢並包量若舍弘人自戴父母之恩賢愚共育心

鏡諱

五

誠慈愛物將歸

赤子無知縱愚蠢好頑用法時猶當矜憫皇天有鑒即

隱微幽獨舉念處未可欺瞞

戒猜

孔孟於回受啜煤之疑曾母於參有投杼之懼人言之
不可遽信如此况復加之以疑詐億不信乎此語想不
行所以謂之明且遠也

執傲二字以之事上則禍及己以之臨民則害及人項
羽剛愎自用以亡其國安石不近人情以悞其君揆其
始念莫不自以為是不知其流禍之遠且大也故居官

者不可偏執已見要當體貼人情

世間惟聖賢為全人下此則有所長必有所短我取其
長而恕其短天下無不可與之人如責其短而略其長
天下無一可與之輩况復為之吹毛求疵洗垢索斑乎
夫既生斯世則必期人皆可與如必求全人則天上始
可居唐虞斯足處矣

立品

欲做天下第一流人當兢兢於人品心術要為世間極
可貴事宜拳拳於學問文章

人知富貴功名為外物不知貨利皆外物不可認之太

鏡諱

六

真以縱谿壑無窮之慾人知身心性命為分內不知民
物皆分內不可視之太假以隘物我一體之懷仁義不

勝榮須認取性中良貴清閒即是福何必慕身外浮華
多生孽垢趁今生滌個分明勿常粘滯百世根基從一

世立個妥當莫再因循

謙受益和致祥持身要道勤有功儉足用立業良讓報
怨以直不宜匿怨以暗行奸施恩貴忘不可恃恩而苛
為責

破家止消一賭字喪產止消一奢字惹禍止消一強字
敗德止消一淫字有一於此其人不必問矣

儉美德也然止宜儉以自奉不可儉以立功謙美德也然止可謙以事君子不可謙以泥小人蓋立功而儉終必起鄙吝之心待小人而謙反以長驕矜之志

倉鼠潔而安厠鼠穢而危潔與穢誰則強之其所託者不同也狼行盡天下食肉犬行盡天下食積肉與穢誰則限之其自甘者不同也觀於鼠見人之置身不可不高觀於狼見人之所期不可不大

樂善

積善餘慶並不是天心獨眷作德心逸總由於我意無欺爲善不在多意若仁慈救蟻亦可格天爲惡不在大

鏡評

七

心如殘忍作俑亦將無後故君子之戒慎當在舉心動念之時而上天之報施不待事著形彰之後無事人當憫有事人莫待事來他不管有力漢要顧無力漢須知力去我無爲

均一清談言惡何如言善好舉皆燕坐喻利怎同喻義高

花木至貴莫若牡丹欠培養終同蕪草勿恃美種而驕恣至賤無如杞柳勤滋息可作栢棧休因薄植而暴棄行善如撐上水船不上進則下退一退則道岸難登爲學如行遠路不怕慢只怕站不站則前程必遠是以文

王無然泮渙而孔子欲時習不違也

善何以云積譬如惜財之家必謹慎分文方能致富惡何以云滅猶如觸石之水雖不迴涓滴久亦必穿慎勿以善報之遲而有壞心惡報不速而無忌憚也富人行善易於貧欲積德力便從心宜乘時廣種福田莫待老來行不徹貴人積功易於富思澤民權操在我稱有位博施陰陽勿於林下悔從前

以陰德貽子孫者其計深從一世而定百世之基以金玉子孫者其謀拙由數年而斬千年之祀人奈何不深爲計而盡拙爲謀也

鏡評

八

蟻竇亦可潰堤勿以惡小而爲之也集腋亦可成裘勿以善小而不爲也

君子有時類乎行惡然鋤強去暴無非要人行好是惡依然善小人有時似乎行善然做齋建醮猶然計利徇私是善無非惡故善惡在心曲之微不在形跡之末也多行不義固屬自斃之徒惡事不可做憤視履考祥自是元吉之本多福須在自求

樂天

胸次內有半點牽纏不能樂鸞飛魚躍心地間無一毫掛礙真覺海濶天空

道心喜其白雲閒覺聚散卷舒咸皆自得真趣頗同谿水活流行坎止一任天然

君子坦蕩蕩未必盡富貴也即貧賤亦蕩蕩自如小人長戚戚未必盡貧賤也雖富貴而戚戚自若君子便易快活過了一生小人何苦焦勞氣了一世

君子之樂從憂中來樂不本於憂此小人之無忌憚也君子之憂從樂中去徒憂而不樂此小人之長戚戚也胸襟不可不疎爽品行不可不謹嚴處嫌疑當持以小心任綱常當應以大胆

鏡譚

九

些快活

境遇何常惟素位而行則順逆窮通咸皆自得人情不能積誠以感舉君父朋友罔弗相孚

寒蟬樂饑不羨螳螂之飽鴻鵠有志何須燕雀之知

安時

靜則讀書莫虛負有窮歲月動宜積德須各具無限仁

飲食隨緣欣然一飽知味何須錢下箸衾枕任便翫然一覺身安奚必象爲床

鵬六翮比翼鵬飛而鷄未始不飛也螭多足夔一足

眩走夔未始不走也然則有餘者固不得傲世以不足而不足又何必羨人之有餘哉

樽酒瓶花莫輕忽此番清福爐香案帖要珍重一段光陰

有花即是春看我心胸奚若無事便爲福在人享受何如

境靜人間儘消受月色風聲形倦矣枕石高眠便是神遊真極樂心安事省任流連花香鳥語興來呵把杯微醉不殊身在小蓬萊

子其齒者去其角全福人切莫負天付之翼者兩其足

鏡譚

十

缺陷漢須當安命

松柏之所以能久者無花而精固於中者桃李之所以難長者花發而氣洩於外也故內斂者多壽外洩者難恆

道木先伐不若柔木之久長醴泉先涸不若行潦之滋潤故有用未爲盡得而無用未可厚非也

檀以香自燒香過而檀將安在膏以明自燃明盡而膏復何存故善藏者不盡暴其長而養晦者每樂處於暗

戒奢

神禹德被九州依然菲食惡衣奢者定然折福文王

三分有二尚且卑服即功愈情者畢竟無成

恭王殿西風草離離何若一枝自適寇相宅多少朱門
空鎖怎如三徑徘徊

日食萬錢分半菽少濟饑民諒不傷於鼎俎身擁白寶
捐一縷略遮寒叟豈即損於篋箱

赤日烈而業爐冶者視以為涼步行勞而肩重擔者則
以為逸然則涼亭揮扇花院飛觴者不其天上人哉是
宜積德以仰答天心不宜敗德以暴殄天物矣

奢者勢必貧只得昧理貪求顧不得名污孽重儉者用
常足不必傷人害物反落得品粹名高慎勿一念之驕

鏡譚

十一

矜以致終身莫救也

陳平脫衣搖櫓免死於稍子之疑石崇積財自封殞命
於豕奴之手蓋翠死於毛象焚於齒猩猩因血而亡鱗
蛇為胆而斃固勢之所必至也

獵者負獸貪其肉也盜憎其主利其財也故財不貴能
聚而貴能散不宜恃入而使恃出也

崇高富貴能福人亦能禍人蓋有所資以為善則培植
益深福將未艾有所恃以為惡則恣肆甚便禍不旋踵
矣人當急思所以受福慎勿因以致禍哉

禽獸之有功於人者六畜也而奢者偏愛珍禽奇獸草

木之有功於人者菽粟也而侈者獨愛瑤草瓊花何其
見之件與誠移愛珍奇之心愛六畜則肉不可勝食矣
移愛花草之心愛菽粟則穀不可勝食矣又何有饑饉
之患哉

戒貪

秦始皇欲傳世萬世二世而亡漢太公無朝夕之謀而
傳記四百可見凡事不可妄干而英雄空勞計較魏曹
晉馬以及前後五朝五代皆以篡弒得國然多不過十
餘年少則數年或他姓暗移國祚或繼統類肆誅夷絕
嗣覆宗曾無唯類嗟乎圖一時之富貴致九族之滅亡

鏡譚

十二

博一日之尊榮貽千秋之辱罵較論輕重長短亦失算
甚矣然徧是大聰明人極才幹人覆轍相尋而不知鑑
是誠利令智昏矣

鷹飛於天展翅而欲無不遂雉伏於莽藏頭而食且不
充乃鷹之欲無厭必欲求雉而攫之宜其老而餓餓而
藏藏而羽毛之盡脫也

福不可享盡節省下也是留與兒孫財不可妄干攫奪
來恐怕歸於烏有

鷹鷂老則嘴長而難食啄木老則喙斷而常餓天於惡
物未嘗終縱之而必有以顯報之也彼怙惡不悛者尚

鑑之哉

慎言

言玷不可為宜當一詞括囊斯無咎是貴三緘

伏機械於語言釀一時之禍亂惡固不可勝誅著燭汚於紙筆壞萬世之人心罪亦不容於死

天幸子我聰明當力行厚俗維風之事仰答前命天心我既富於學問何苦作喪心敗德之書自墮拔舌地獄魯連排難解紛以釋冤仇廣積下無限陰功張儀挑禍啟釁而起爭心空造就難窮罪惡嗚呼同一張嘴何其不善用也然則凡有口者尚其積功而無積過哉

鏡譚

驕矜

狀元三年一個下此則又多矣縱學問也莫矜誇賢人不擇地而生偏長則又眾矣小有才何苦驕詐由古而有今天下由今天下而有省會由省會而有井里則宇宙間不知有多少聖賢豪傑我處其中亦眇乎小矣乃世之侈然自大者方將謂學問惟己優富貴惟己盛才幹惟己大亦何不自愧也黔之驢井之蛙甕裏之醯雞遼東之白豕奚以異於是

與其使人畏不若使人敬寧可教人愛不可教人憐彌正平恃才傲物罵奸雄之座徒以自速其死陳太邱渾

俗和光弔張讓之喪反為有救於人蓋處亂世之道宜善用權非淺見薄識者之所能窺也

偏執

為善而令人不可近此東漢之諸君子所以激成黨錮之禍反以流毒縉紳也疾惡而使人無所容此元祐之眾正人所以釀成黨人之危反以傷殘善類也

楊德祖事曹瞞徒逞才而不自斂遂以取忌而喪身故不可也周伯仁救王導陰行善而陽作威反以積恨而見殺一則大露鋒穎而失之疎一則過避嫌疑而失之密所以同陷於危亡故君子不可任情而直遂亦不可

鏡譚

矯情以失真

張儉賢矣然脫一身之禍患貽累親故之死亡心亦太忍孝孺忠矣然顧一己之聲名不恤十族之性命念亦何安故雖驚世駭俗未免失正過中愚不敢為二公許可

戒暴

捷足馬走康莊也莫大意加鞭怕逢坑坎順風船行下水須是小心盪槳恐遇石頭七十七古稀慎勿作偽心勞辜負有窮歲月百年易過須當敬典在德積下無限陰功

吳鼻疾人之惡其聲而徒越不知鳴之不善則舉世皆惡之不能鳴則免矣宋人惡影之隨身而疾趨不知行之不已則影必隨之止步則滅矣世之行不善而惡人之加以惡名何以異於是

蛇以毒制人自以爲得計矣然人多畏其毒而斃之燕以弱親人若似乎無能矣然人每憐其弱而護之是肆毒實以自殺而處弱正以保身人何苦以惡爲能哉蟻附衆鬣而驕於豕屠而蟻俱盡焉蘿傍樹枝生活樹伐則焉蘿偕亡故附勢者當思有勢敗之期而趨時者宜慮有時衰之日

鐘譚

五

犬好噬勸之不可蛇好螫化之不能蓋其種性然也今惡人愈勸愈怒豈其種性然哉但人性無不善何其獨不善與

人生於飲食而將殞者則惡之人死於橫逆而將亡者則縱之蓋天奪其算彼固不自覺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彼殘忍殺人者必非人類矣人皆有愛物之心彼暴殄天物者必非人心矣又寧得壽命延長而人身之不失哉

避惡

微服過宋聖人也不是懦弱是以德行用事無嚴諸侯

勇士也不是英雄是以血氣用事而人品原自天壤人奈何甘學勇士而不學聖人哉

狐雉之鬪也狐卑其體而雉易之遂爲狐所攫人慎勿忽卑己者而易之哉昔勾踐忍恥於會稽沛公屈節於鴻門慕容垂仰事苻堅唐公推尊李密皆是術也時苟未至雖暴若始皇我空勞博浪之椎數若己窮即勇如項羽彼自齒烏江之劍可見老天自有安排我輩不須性急

鐘譚

六

林宗所以不與黨人之難蓋明哲保身聖賢別有微權此所以變化莫測也

兇人使勢如谿水暴發迎而犯之則溺矣候雲雨霽將搏激由人駭惡助威若獬犬羣吠怒而格之則噬矣待黨散心離斯呼遣任意慎勿攪其勢而觸其威哉羣蠶無人不蝨其巢將散矣狂犬無人不噬其命將斃矣兇徒無人不害其死將至矣故知機避疾之士必不與垂亡匪類競旦夕之短長

世於兇人每謂其惡言節欲攘臂除之夫惡既貫則禍不遠矣但念含忍須臾何必首發其難而拖泥帶水乎

大木之拔無不標知淺者不輕遺斧耨犬之斃無不噬
遠者未肯當頭

廉恥

孟子謂無四端者非人此言罵人甚毒蓋非人則禽獸
矣然四端尤當以羞惡為本苟無羞惡則不恥不仁不
畏不義不愧無禮故入於禽獸而不自覺也

戎令足恭脅肩諂笑此聖賢之所鄙甚有貢諛獻媚學
鷄鳴於狗寶刻名字於溺器者獻諛一日貽臭千年世
厥日下將何所底止也

感恩

鏡譚

七

逢旱魃始知時雨之功遇陰霾乃覺陽和之美值虐政
方念廉吏之恩處亂世纔識太平之福然知之則宜益
致冰兢不當更無忌憚使治亂安危循環不已也

祈穀者祭田於春耕秋成則不復詣田而拜謝禱雨者
步祈於祠廟雨足則不復望廟而叩酬天下忘恩之事
不一觀此可以類推矣

怨可忘也而德則斷不可忘蓋忘怨不失為君子而忘
德則近於小人德可積也而怨必不可積蓋積德尚難
必其報恩而積怨斷難免其仇恨

喪葬

陰地不如心地心地好則陰地可圖地理不越天理天
理全則地理可必乃不耕不讀徒搬弄父母屍骸闖禍
招災俱歸咎祖宗墳墓東埋西葬孝子之心地何存此
古彼謀仁人之天理安在若果山崩地陷改作可也自
非沙壓水衝仍舊貫之送死所以終大事如妄思非分
而久停親喪又不若無事者之早安窆安擇地所以妥
先靈使謬莫榮華而拘牽風水又不若乏嗣者之速瘞
形骸蓋喪葬稱家有無死以入土為安也

中道

鏡譚

六

偶聞諸友言謂凡事有個中道予云此語甚妙但不知
何以謂中或謂不偏不倚是橫說兩邊或謂無過不及
是豎說前後究竟不着中字夫中者良心過不得處也
良心原是中的過不得即中之所在也舉凡大而綱常
倫禮以及萬事萬物莫不有自然恰當的道理增減不
得何中如之然此心非特聖賢始有即不肖少昧此心
亦必有歉然不安之隱念蓋亦過不得此中也故執
中者精以擇之體認此良心也固而守之保護此良心
也惟忍於過此良心是以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而不自
覺也

一貫

門人問一貫子曰一誠也貫通也一以貫之亦即俗語云誠無不通而已蓋以此誠事天無不可格之天以此誠事親無不格之親以此誠事君無不格之君推而至於夫婦朋友萬事萬物無不皆然即如宜僚之弄瓦紀消之養鷄庖丁之解牛是皆志其誠是以無不貫偽則處處難通矣然曾子又何以解爲道即忠恕蓋忠恕勉然之誠人能盡己而忠推己而恕又何處不可通乎是所謂人道也誠是以自然之忠恕不待盡己而自無不忠不待推己而自無不恕於以盡己性盡人物性則天地皆可參贊亦何事不可貫是所謂天道也夫子之道

鏡譚

九

亦如是而已矣且中庸謂九經之行以一即誠也誠則貫九經矣又謂誠爲不貳不貳仍然是一一之爲誠夫復何疑則未有不通者矣

儒亦慈悲

人徒見佛之慈悲接引不知儒更慈悲接引試即普門品証之孔子見列國之君講道論政非即應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現梵王身而爲說法乎見南子非即應以帝釋及婦女身得度者即現身而爲說法乎見名卿大夫非即現宰官而爲說法乎見互鄉童子非即現童男身說法乎見陽貨佛肸公山氏等非即現夜叉羅叉人非

人等身說法乎諸凡問仁問智問禮問孝皆因其人而曲引之非即皆現之而爲說法乎至孟子則好勇好色好貨皆不逆其意而委曲以規於正是慈悲接引之心在儒之聖賢爲更切人特殊而不察耳

儒守戒

儒之聖賢其守戒更嚴於佛如阿難悞入姪室將毀戒體魯男子獨閉戶不納柳下惠則坐懷不亂置之於釋其阿難何如也至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即得天下皆所不爲是殺盜之戒亦所堅持者謂之非佛可乎吾儒之活佛不可勝數人但不肯學且學之即佛又何感哉

鏡譚

三

中國有佛

入方皆有佛原不止西方考彌陀經謂東方世界有某佛某佛如是等無數諸佛南方北方亦如之則不獨西方有佛明矣而西方所謂佛即中國所謂聖人中國叫做聖人在西方即叫做佛各地所呼之不同耳我能學中國之聖人是即學西方之所謂佛佛寧有不肖肯哉

儒先救世

三教聖賢均爲救世之人但儒教則救於未事及有生之日釋道多救於既事及已死之時然人能依儒教而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也則福集而災自消當不專求仙

拜佛教苦難於既事及已死之後矣

三教均重

世界猶鼎也三教則鼎之足也儒則鼎之前足而陽主之釋道則鼎之後足而陰扶之缺一則覆未可偏廢也

儒言報應

佛言果報儒未嘗不言果報如惠吉逆凶善祥惡殃之語不一而足至中庸謂德為聖人遂受尊富享榮之報因言天之培覆皆因其材復証之以詩以明其有據其言因果報應歷歷不爽人特忽而不覺耳但不無少異者釋謂誦經即可獲福吾意誦經特以醒其修德而致

鏡譚

三

福非徒念之口遂可邀福也蓋有德格天則誦經更可獲福如其不德恐佛不能因誦經之故而曲為之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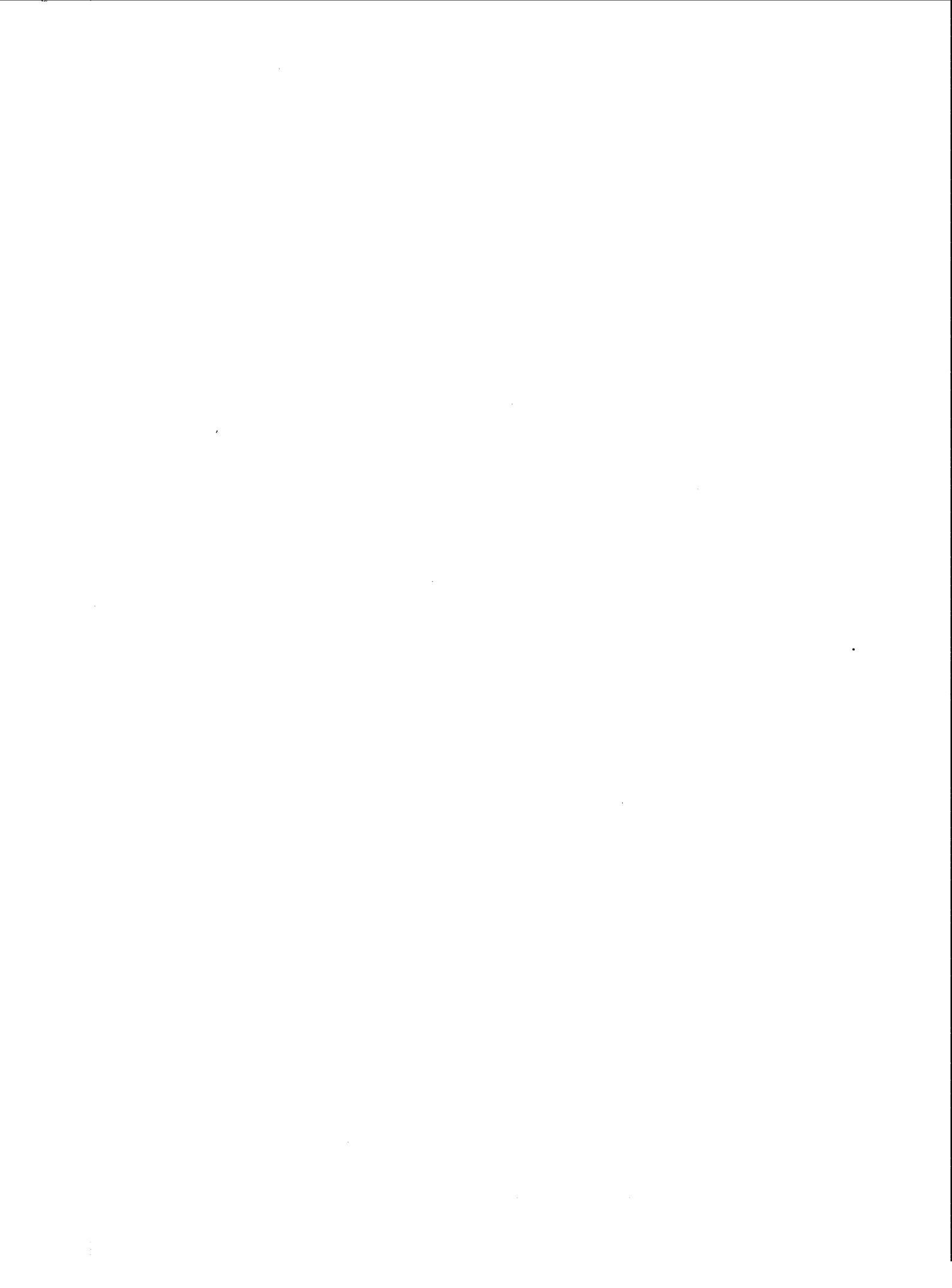
鏡譚自敘

聖賢經傳若日月麗天江河行地固古今得失之鑑也奚事諺語恆言復為置喙哉然燭火具有微明勺水不無餘潤如其有裨於勸懲不必以常談為諱也愚與諸生晤語或矚括前聞或叅稽近說如其信之於心隨卽筆之於紙期為家訓敢汚明眼而諸君子聞一寓目皆謂可以鏡得失樂付之剞劂噫斯實棗梨之災也請之曰鏡其視文獻公千秋金鑑不其霄壤哉雲居士張錦益

鏡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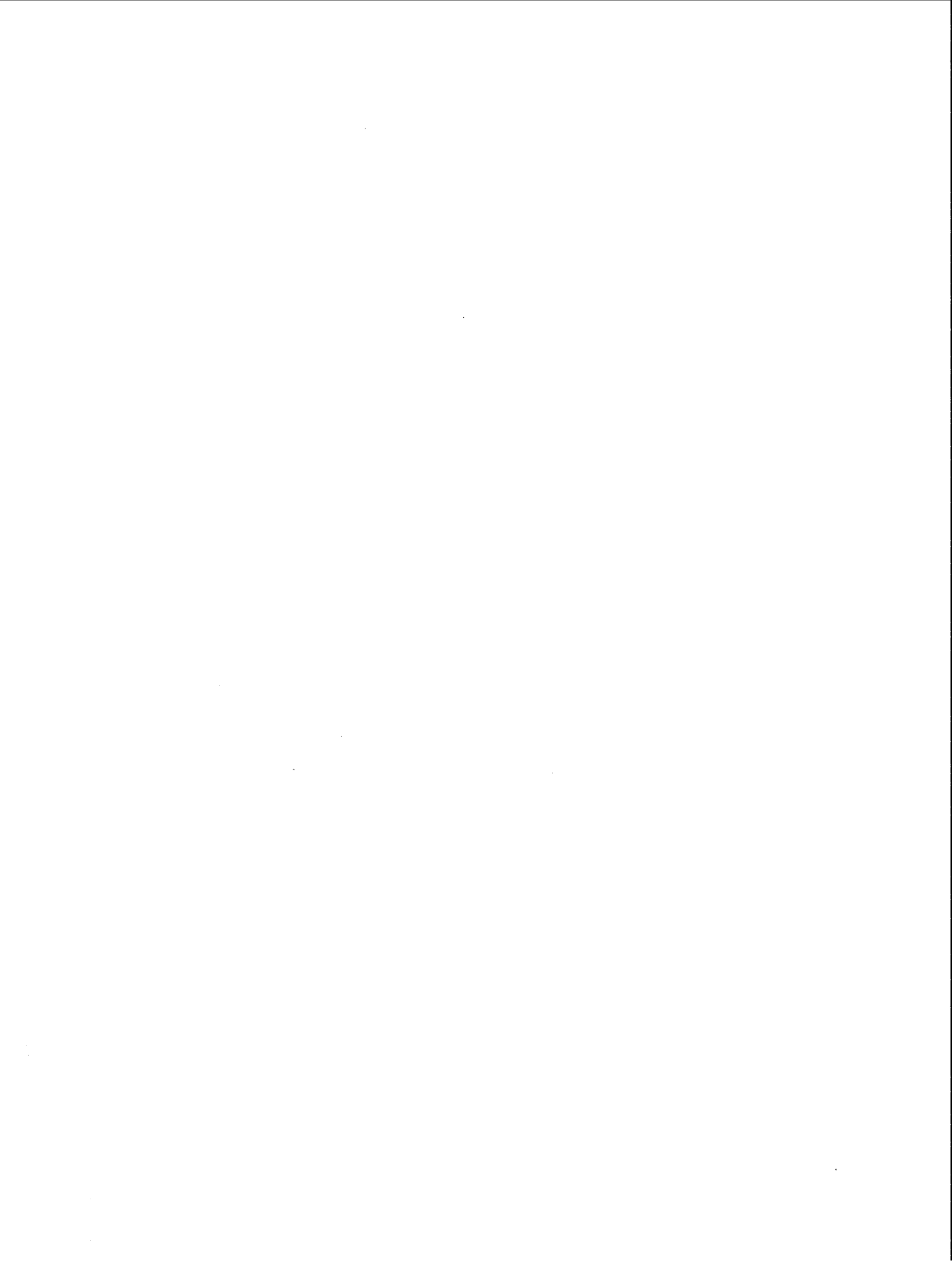
敘

一



論學酬答

四卷



原序

高子曰吾讀陸子道威論學酬答之書而不勝講學盛衰之感也夫道南一席肇自梁谿正德中邵文莊主之萬歷中顧端文先忠憲同主之當其盛也四方來遊歲有大會月有小會士大夫莫不奉雜問之教斥猖狂之說昌明之氣充塞宇內幾於千載一時及其衰也講堂拆毀羣賢竄亡東林為眾射之的黨人有株連之既識者方歎瞻烏爰止於誰之屋乃倏而神州陸沈講學盛衰遂與國運盛衰相終始然衰則衰矣而河山寥闊之秋草莽單寒之士有起而紹絕學之傳闢大中之路與二三同志堅苦策勵者非道威實居其倡耶吾初識道威以脩復邵文莊書院至

原序

吾邑猶謂道威僑胥名流耳迨與之朝夕講究知其立志在千古同體在萬物以復性為宗以格致為功以敬靜為養無一而非雜問以來真儒之學也學徵於言符於行道威之言其酬答諸子者雖經緯錯而波瀾浩然有片言而抉理奧者有累篇而抒積蘊者有委婉寫其同患之懷者有懇懇致其求友之誠者豈可襲取於翰墨哉道威之行雖不見之民社經綸然其孝友為政師表為模定居鄉之約葺先賢之遺行可券言者十驗五六真吾鄙中任道明教之人也酬答之書已閱二十餘年道威之學必有與年俱進者吾豈敢以此編盡道威然道威亦惟身體之而日加精熟與諸子虛懷共勉焉耳昔象山之學近禪而詆朱

然有云今之害道者卻是閒言語又云學不至道穿鑿附會如蛆蝨蠹賊此切中著作家之病今道威之學闢禪而尊朱其言皆有關係創者不鑿述者不襲著作非以求名而名自歸之今春云暮道威訪余於燈下歎曰今之為良知之學者尚多為程朱之學者甚少然則道威其將為程朱之功臣歟當必有以辨之矣戊申端陽日錫山同學弟高世泰書

原序

子與桴亭生同里總角即相締結為文字交且三十年為性命交亦二十年矣憶丙子丁丑間子與桴亭聖傳虞九共期為寡過之學每風雨晦明聯牀對榻輒相約曰我四人外幸毋使聞知非好為秘惜蓋以絕學久湮一旦興起驟聞之者必多疑謗或反懈吾黨進脩之心也以故數年中雖里閭間朝夕共事者亦未深悉予輩所為但時時目為迂闊耳顧子與桴亭性好友每於四方傾蓋中得一二素心必互相告語交其人以為快且私相誓曰吾兩人苟得志必盡交天下之賢者以共勉當世之人使之盡臻寡過之域庶幾吾黨共事之初心乎酉申之變子遜跡江潭所與居與遊者皆田野老學問之事置不敢道桴亭以貧故未能遠去城市歲歲授書里中暇則殫精著述回念昔時雄心盛氣蓋久已付諸周公之夢矣今年春偶過桴亭得閱論學酬答四卷乃桴亭門人舜光諸子所輯蓋桴亭平日與吾黨往復問答者予悉數之同道之侶已不下

四十餘人嗚呼百里一賢千里一聖豪傑挺生之士世固不可得而多有也昔洛閩諸賢生全盛之時遭際運會乃其所與同時往復者指不數屈而尙有齟齬彼此之憂今桴亭伏處困厄而諸賢互證輒水乳無間乃爾則繇此而盡交天下之賢者其心理之同又何足怪耶子雖懶拙願無忘共事之初心矣同學弟陳瑚識

原序

三

原跋

此余舅氏與四方諸同志往復論道之書也舅氏自丙子丁丑之間不由師傳默契道妙考亭以來五百年之絕業一旦晦而復闢維時相與講貫切磋者確菴藥園二師及寒溪登善二先生外無慮一二十人焜少學於舅氏每從遊朝夕見舅氏與諸先生反覆辨論竊訝不知爲何事間或一覩彼此問答之辭則又益訝之以爲天地間不意有此種學問也稍長勉爾從事竊謂非常之業世所絕少此道自吾邑諸先生外恐未可更覓同志乃數年以來四方同道之侶聞風相質不謀而合者又無慮數十人此雖古人所謂南海北海心同理同而

原跋

吾舅氏之學詣精純足以孚契遠近亦可見矣每恨制舉累人未能日夕侍舅氏得躬親其盛今年戊子焜與舅氏諸及門共舉講會竊效切磋之義因請於舅氏凡自丁丑以來往復論道之書悉舉而錄之彙爲一帙分爲四卷命曰論學酬答以公同志一則覩道術往來針鋒水乳之妙一則覩海內大君子虛心論証之樂凡我同志庶幾其共興起乎雖然猶有恨焉吾舅氏相與論學焜回邑諸先生爲多凡朝夕過從風雨聯牀此間彼答天機互發無非精義入神之言然皆出口入耳未嘗筆之於書焜等從旁竊聞緒餘又不能如程朱之門人各紀所聞以志不朽蓋旋得而旋失之者不知幾何矣

此酬答一集特千百中之一二也同志者取而讀焉亦
識其大凡可耳若必欲觀其全則有舅氏之思辨錄在
門人許焜舜光氏謹識

庚辰

二

自敘

子性頗好友一日之間讀書之暇非得良友快談則悵然
不樂然又不喜濫交自素心晨夕外蓋寥寥無徒也顧每
於千里百里之遠時復得一二知己大率不過數人而已
數人之中或遠或近或至有未識面者相契甚澹間一往
復惟講學論道外此無所言所得手筆不敢輕棄皆緘置
一楨每風雨寂寥夜深人靜輒一展誦以當思慕邇年遭
亂鄉城僕僕亦必以此楨自隨蓋念世變反覆良友聚首
未可必得對此似對良友也變既稍定吾邑知己幸無恙
至遠方之友則音問不能遽及有不勝存亡之念焉披覽
之餘予甥舜光見之請錄爲帙且并錄予之往復者命曰
論學酬答以示同志嗟乎余之往復此何足言惟是吾友
簡牘藉此不至散逸以重吾過是亦余之志也論學云乎
哉梓亭野人陸世儀識

自敘

一

論學酬答目錄

卷一

與陳言夏論動靜書

與漢陽黃赤子論學書

答如臯吳白耳見聘書

與張受先儀部論出處書

答王登善封建郡縣問

與陳言夏論易書

答江虞九宗廟之制問

與郁儀臣論學校書

答陳言夏齋戒約

論學酬答目錄

卷二

與張受先儀部論學書

答王周臣天命心性志氣情才問

答王登善漕河問

答王端士周公封武庚問

答王石隱論一貫書即呈文介石先生及虞九言夏

答王聖乘論學書

答東海朱子猶論思辨錄書

答顧殷重體用問

答曹尊素論避亂書

答盛聖傳費隱問即呈周叔文

答宋子猶論時事書

卷三

答如臯吳白耳論思辨錄書

答禾中徐次桓論應試書

答吳燕餘論開劉河書

答廖水陸翼王攝祀書并寄侯記原研德

答郁儀臣論讀書取友書

答龔德章無惡即是善問

與禾中屠閣伯張白方俞右吉潘美舍陸冰修書

答吳門宋既庭右之疇三書

寄如臯吳白耳書

論學酬答目錄

答宜興邱文眉書

卷四

答鹿城歸卒恭書

答金陵趙庶先札

答吳門欽序三論思辨錄書

答吳門劉逸民論梓思辨錄書

答吳門陳皇士書

與陳言夏論講會書

答郁儀臣論梓思辨錄書

答鹿城張邑翼馬殿聞陳天侯諸友論學書

答沙溪曹暉吉顧雅儔諸同人書

與許舜光甥論讀書札
與舜光甥論格致編札

論學酬答 目錄

三

太倉陸世儀桴亭著

與陳言夏論動靜書

前夕與三兄論道各言所得聽者忘疲坐者忘倦較前三月朔之會殊覺不同日來靜處書齋頗有自得之樂因思吾兄所慮殆字未去此病在認動靜未真每每離動求靜主人不來盜賊愈熾先儒所云破屋禦寇非虛語也十五日晚再晤吾兄云循弟動靜之說求之覺殆字已去一二又云持咒似與儒理相悖此吾兄學問得力之候所謂悟生于疑者也而言下未能決然是猶在交戰之際則請得再明動靜之說夫動靜非一端也有身之動靜有心之動

論學酬答卷一

靜何謂身之動靜作息是也何謂心之動靜心不靜便是動心不動便是靜不在念起念息上討分曉如一念未起此今人之所謂靜也而或茫無所著恍忽飄蕩入於空冥或著於一處如司馬君實想個中字此名雖為靜其實是動一念既起此今人之所謂動也而不逆不億湛然先覺出應萬變因物付物行所無事此名雖為動其實是靜故凡民之身有動有靜凡民之心有動無靜君子之身有動有靜君子之心有靜無動此處煞有分曉不可混混放過前夕弟主即動求靜之說吾兄必主靜中求靜夫吾兄之所謂靜者將在身乎將在心乎將以身之靜求心之靜乎將以心之靜求心之靜乎如以身之靜求心之靜則是身

論學酬答卷一

動心便不靜了如以心之靜求心之靜則靜矣如何求只求便是不靜看來都無是處故中庸說已發未發是指出路頭與學者認著不是截然把作兩段說戒慎恐懼亦是指出常惺惺法與學者此心作主不是要學者於未發中煞守定個未發模樣來宋儒羅豫章所學得伊洛之正常教人靜中看未發氣象李延平亦教學者靜坐澄心體認天理此二先生之言固無可議然予謂靜坐二字終是有弊工夫到後或者不妨初學如此未有不流於禪者且如孔子就一坐字觀之席不正不坐此其常也次之可想溫威恭一節至於燕居則申申天行住坐臥渾是天理靜固靜動亦靜何嘗打疊工夫做了動一邊又做靜一邊如今世道學垂眉跌坐者且弟於靜坐二字固嘗歷試之矣初學禪持咒次學內養守規中次學理學想未發景象與司馬君實中字暗合其始亦甚殆其後漸進似安然終無所得及至讀論語以思無益節乃知從前工夫大都非是夫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豈非所謂靜坐者乎其為精勤不息當更甚于今之參禪打坐者矣而孔子以為無益此非孔子思之而不得必有即得之而孔子不為者然則孔子思之以為無益而吾人必以為有益其亦悞矣吾兄試思靜坐時能不食不寢乎終日終夜乎即不食不寢終日終夜能勝於孔子而得益乎不能也既知其不能既知其無益而持疑兩端終不能決何為也孔子曰以思無益

不如學又曰思而不學則殆吾兄既慮殆字奈何不講學字故弟以為靜中求靜不若即動求靜即動求靜是學之說也要知此身動靜無常此心不可一刻不靜靜者安乎理之謂也未發安此天理既發安此天理無事安此天理有事安此天理久久純然天理爛熟雖千變萬化總名為靜試觀之天天體無為至靜也而其行健則未嘗不動是知天之靜處正在動處若天離動而求靜則塊然木石矣人離動而求靜又與木石何以異况乎人終不能為木石有性命則有心思此自然之理聖人使人閑邪存誠故從之者臻於神化而不覺若邪念正念一槩遏抑使不得伸勢必潰決而起不可復制此殆之所由生也吾兄欲去

論學酬答 卷一

三

殆字幸致力於學隨事隨時使此心有主不入恍惚殆字將不求自去不然不學而求去殆字將愈求愈殆終身不復能得靜矣俟一月之後工夫再進弟又將與吾兄言儒佛之辨

附言夏答詩

上帝生我躬賦以聖賢質云胡聖賢質與世胥及溺異學日紛糾墮彼空冥域昨死今日生賴我良友力倡明格致功時先生著萬里皆歸實絕學一以興發憤思忘食奈何道心微人心易相易牛羊忽踐履萌蘗亦無及念茲存養艱且暮恆慄慄我思古賢人寸陰且云惜賤齒二十五兄年二十七流光彈指間四十與五十此時

尚無聞我生又何益君子憂終身聖人貴時習厥功惟自強學問無終極得門升其堂升堂入其室願言相砥礪昂哉其無斁

答漢陽黃赤子論學書

來書云弟雖知向學而嗜慾境會不能自主此中千起百伏歎無了期泊見嚴友輒復警策以此不敢終於暴棄丙夜乍寤虛靈炯炯更無回避自念惟一恆字可以終身唯一獨字可以徹天徹地世界紛攘都是自心疚過若果人人皆有此意萬事更無險阻仁兄立志篤用力勇入德粹真今日麟鳳弟一見即下拜由于至誠非飾辭也數日赴良友招不得悉披尊著然從醉夢中得

論學酬答 卷一

四

一二語便如冷水澆背不知世人何以不好真吾道大憂耳元夕早起為仁兄作數弁語自知浮論存吾嚮往正與近人藻苑詞場獵譽有別但此事聖人為之尚無窮訖何況下學弟即反覆亦當自勵望仁兄張皇絕學為世道攸賴若果不棄窺弟受病何在明以訓我仁人之誼或無殊視弟根不劣清夜自信生平無欺人之事惟自欺處自蹈自知耳應接無暇草佈懷抱惟仁兄其終教之

自獲晤仁兄喜不寐者三四夕矣此非獨喜得知已兼喜天下多一有道仁人太平可復望也恨賤軀多疾不得時晤深用為歉昨接台札適做友在舍未及裁答罪甚罪甚

開函捧讀尊敘獎愛過當感愧之私何可勝言繼又讀手教指點道理明白痛快曠然爲斯道發蒙矣讀至終篇則又勤懇懇問道於盲屬以道義相勉此仁兄若谷之誠弟學質俱劣自治不暇豈堪效他山之攻然辱承知己之問有不敢自外於切磋之義者仁兄平生得力在一恆字獨字乃讀來札自謂嗜慾境會千起百伏則所謂獨者或不能自主矣又謂自欺之處自蹈自知則所謂獨者或不能自主矣弟竊謂恆字獨字終身可行然緊要處尤在一敬字弟丁丑初志學時起手得力絕類陽明蓋從百千憂患中逼發此心忽見得天人一理處不覺手舞足蹈自謂工夫易簡直捷從此可一了百當迨彌造彌遠而益歎此

論學酬答 卷一

五

心此理之無窮極前此得力止是起手處全未是究竟處中庸有言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德性工夫一兩言可盡然道問學事莫非尊德性事學問有一毫未到則德性有一毫未盡未可謂一時悟徹便可袖手弄白日也所以六七年來時刻不敢放過出則與二三良朋講究德業入則服膺今古自書其平日所爲之善否稍暇則記其胸中所得以祈上合乎古人此非好爲勞苦朴拙之事亦以身心易縱稍一放逸則作輟之弊自欺之病勢必由之耳吾人一身動關天下弊病一生其患豈特吾身而止哉苟或作輟則天下必有受其缺陷者苟或自欺則天下必有受其曠曠者由此而汨沒由此而欺人所謂無微不著者此

之謂也仁兄天資高朗一契斯道卽洞見本原區區毫末之言豈能復有所加然仁兄自念志道以來心學進退可得而悉數乎平生講論道菽相與友善而切磋者幾何人理氣心性之微幽明晝夜之故與夫古今井田學校之大兵刑水利之繁能一一核實講求瞭若指掌歟三代以還禮樂廢壞聖賢遺書十亡八九其能綴輯整齊使後世復觀三代之盛者幾何種也苟或能之則所謂恆字獨字之功不期嚴而自嚴其或未能則竊恐口求其恆而恆者未必恆日求其獨而獨者未必獨也仁兄積學之士弟窮陋小儒不足窺萬一輒敢進言及此亦以天下有道之士不可多得吾輩學問進一分則世界人心有一分受用吾輩

論學酬答 卷一

六

學問減一分則世界人心有一分陷溺其所關係誠有非淺鮮者故敢自竭愚陋輒以敬字獻要之恆字獨字做得透卽是敬字其間更不容饒舌瑣瑣卮言直上苞棄之耳迂戇之失幸諒幸諒至于弟足不出戶庭目不周四境淺陋無似其爲過失有不可勝道者仁兄倘施不屑之教其亦進而命之

答如臯吳白耳見聘書

來書云伏惟道威仁兄足下崛起婁江申明絕學遠近英才皆將稟爲將帥素貴竊以神交有日願躬率諸門士襄其素業涉修路而從之奈弱子稱質有笈弗克負荷謹與齋戒發書請先生渡江而北使素貴有所發明

使諸弟姪門人有所興起而先生之教得以浸潤恢廣於江北者未必非斯道之大幸也又聞言夏兄云足下同志諸兄每當風雨晦明談道論世之夕未嘗不憫不肖之索處懼其無與開導而至于無成也則今日者惠然肯來未必非先生誨人不倦之心而與素貴為善之素志也先生其無讓焉

不肖某僻處海濱獨學無侶雖願學聖賢未嘗接海內大君子之教自辛未歲得晤仁兄於殷重兄齋仰觀道貌凝然山立令人敬悚退而胸中即時時有一白耳兄繼又側聞仁兄躬為克己之學益不勝欣快幸德鄰之有助願道路修阻無由一聆巨誨已卯歲言夏兄入試南闈特託相

論學酬答 卷一

七

訪歸而述仁兄相戒之語至今書紳不忘每欲買舟涉江就正有道而時會間隔不能奮飛夢寐之間未有不神馳絳帷也今月三日忽接翰教開函捧讀過承獎愛重以師席慚悚靡勝竊惟不肖之於仁兄雖未獲時晤神交固有日矣相從論學實十年夙願豈敢固辭但今茲之役所未敢即應者有三今歲初館聞氏賓主師弟誼甚相得情與義俱不得辭一也老母在堂無兄弟可分奉養之責不得經年遠出二也弱質多病暑月不任馳驅三也用是雖以仁兄之命遲遲數四終未敢決繼又竊念仁兄之於不肖弟固非哀其貧困授之館穀使之得資膏火已也亦以不肖弟微有志行欲進之左右勉其所不足而教其所未逮

耳仁兄諄諄而命之不肖弟邈邈而應之豈所以答知已乎弟自丁丑從事以來苟有微得即退而劄記歲必成帙名思辨錄雖管窺未盡萬一然數年以來學問之得失進退大約於此可見矣謹命門人間書數則呈政左右倉卒簡錄前後多不相蒙其中紕謬甚多幸吾兄摘其瑕疵從容而教正之聘金藉手壁上俟秋深氣涼或可借二三同志負篋造訪把臂快談以慰夙昔之望耳

與張受先先生論出處書

昨承先生手書索拙著匡時臆論及治鄉三約城守書三項以為欲見諸施行此非為某一人起見實為天下生民起見誠甚盛德也即欲星馳騰上而寒素之家乏人抄寫

論學酬答 卷一

八

又治鄉三約為友人借去未審何處卒竟不得城守書自戊寅屬稿未及告竣因先君之喪而輟至今雜亂楮中卷帙頗多卒難應命止匡時臆論亦屬草本托友人馳上并小札一通未識曾達台覽否大約當今時事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為前拙議中所言止是饒舌根本只在一二事夫以先帝之憂勤勞瘁死於社稷而不得破格發喪比於春秋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之義猶然遵漢唐以來以日易月之故事則薄海內外之人心大江南北之士氣索然盡矣他復何言他復何言竊謂士君子處末世時可為道可行則委身致命以赴之雖死生利害有所不顧蓋天下之所係者大而吾一身之所係者小也若時不可為道

不可行則潔身去國隱居談道以淑後學以惠來茲雖高爵厚祿有所不顧蓋天下之所係者大而萬世之所係者尤大也今先生入都門以後時之可否道之通塞亦知之矣此時而猶欲以一木支大厦雖先生之德力下學所不敢窺亦竊有所未解前所云遯齋之約儀近來經營已頗有就緒但非得一有大力者主之勢終渙而不聚先生其終有意乎儀等將拂席而俟矣匡時拙論因乏副本可得賜還否草草不恭

答書云癖甚疎甚皆非仕宦所宜第一出已完大義不能戀戀也讀來教愛我良厚即日當歸與吾兄講道城南耳尊稿久羈今奉還方吾兄草此冊時是何等識見

論學酬答 卷一

九

今復有此種與此種心思否言之落涕大約事事與尊稿所言相反耳正令人不敢言也歸當盡之茲不一

答王登善封建郡縣問

來問云封建郡縣之得失古人論之多矣然大約皆左封建而右郡縣者以予觀之太平之時郡縣治之而有餘危亂之世非建鎮控之則不足秦漢以來皆然也然強侯跋扈而亡各邑櫻城而亦亡豈二法皆不足恃歟今吾兄欲做衆建少力之說而重郡縣之權久郡縣之任凡士農兵商之事悉責焉是矣然勢終渙而不一何以當大任而不偵歟仍設督撫以統之而郡縣若皆爲偏裨然督撫得人則協志禦侮而同心王室督撫失人

則合謀抗法而內亂日滋是豈不可慮歟若復多其監制掣肘乖方有司奉迎不暇安能得民和歟今欲使長吏安其爲長吏督撫正其爲督撫既非尾大而不掉復能緩急得死力何道而可

封建郡縣之說此古今以來議者聚訟之門也然皆各持一說未有定見左郡縣者偏於徇今而不識古來致治之原左封建者偏於徇古而未盡當今制治之妙要之二者皆非也封建之制雖足以維持永久然其主僅存而中原之民無日不爭地爭城肝腦塗地則非聖人之心之所安郡縣之制雖足以苟安太平然寇賊一訐而天下瓦解四海之大郡縣之衆會無一人足以扶王室而摧強敵則亦

論學酬答 卷一

十

非聖人之心之所樂故予以爲莫若會古今之制而變通之有封建之實無封建之名存郡縣之利去郡縣之弊凡所謂專柄久任之說皆是也先王封建之說主於傳子而吾主於傳賢後世郡縣之說主於任守令而吾主於任諸侯如是而已此其說未可以一端盡而吾兄慮及於形勢之渙不足以當大敵則非所憂也夫治天下猶治兵然什什伍伍分節而制居重馭輕弱枝強幹大勢在王畿不在天下况乎大敵之起則又有說在中國乎則大敵之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因其初起而逐芟夷之固易爲力在四夷乎則邊海之防歷代以來有重兵重鎮又不可以郡縣一例論也至於慮督撫之非人則又當別

論矣夫法有不善則罪在法人有不善則責在人督撫非人此用人之責也非法之罪也若夫法之不善而有以致方鎮之不靖者則有之矣唐之藩鎮是也藩鎮之失在有督撫之權而更專土地之奉此其失甚於昔之封建若愚所云云則督撫之任非猶夫古之藩鎮也凡縣邑之守令則有分土有分民兵農禮樂悉出其手如古諸侯之職至於太守二千石之職已止有分土無分民矣上而至於督撫其有分土無分民與太守同而何憂乎協謀致亂之云云也蓋太守者所以監縣邑而督撫者又所以監郡府其權主於察吏而不主於治民故雖所任非人而其失終不足以致亂是太守督撫即監司矣又何監司之足云大約愚之意欲一仍本朝祖宗之制而稍變通之使賢者足以致治不肖者不足以致亂以求不失三代之微意而已非敢爲是古非今更變法令之所爲也其條理頗多未能悉舉使稍能成帙更當與吾兄議之耳

與陳言夏論易書

易者所以明天道正所以盡人事學易者當盡人以合天伏羲畫卦示其體也文周繫辭著其用也孔子贊易體用兼明然而四聖人之意嘗在於用蓋聖人作易本爲教人之學易非用莫由知其體故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則知易是寡過之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全在於此自秦漢以來等爲卜筮京房焦氏流入數學易乃大

論學酬答 卷一

十一

論學酬答 卷一

十一

晦自康節發明而理與數始顯至朱子周易本義成分發數聖人之蘊而其用一歸於教人然後前此言氣數者迺折入於理而不敢爭明興以來莫有異議然而以易名世者未之有此無他其賢智者以爲彌綸天地而不敢究其愚不肖者以爲卜筮而無事於屑屑也愚謂學易之道當先從用始繫辭傳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知學易工夫全在事爲未感時沈潛玩索每闖一卦便當認其卦名辨其卦體相其陰陽總其大略前後左右象變辭占無不貫洽而後一卦之義出每讀一爻便當定其剛柔別其邪正考其位序審其偏中上下四旁乘承比應靡有遺憾而後一爻之義全於是乃進參以己意設身處地上下古今揆其時勢度其情理而臆斷之何者是吉何者是凶觀其與古人合否以驗吾心體其合則天理之公也其否則人欲之私也公者存之私者去之用力既久心體自純出應萬變沛然莫禦不俟卜筮而知吉凶中庸所謂至誠如神也到得至誠已是全體太極大自天地陰陽絪自昆蟲草木罔不具於吾心擡頭舉目無非易理未嘗求體而體自具故孔子繫辭二傳多言人事至說卦廣卦序卦雜卦縱橫開闔無不如意此正以明用至則體立人盡則天見決無用未至而可與言體人未盡而可與言天者也故愚意欲學者學易專用力於人事

而天道則俟其自合用力人事而天道未至即中道而廢不失為謹行之儒用力天道而人事不修即致極精微未有不墮於術數空冥之學者故特揭此願與吾兄及二三同志共助之其以為然否

答江虞九宗廟之制問

來問云宗廟之制同堂異室朱子所譏家禮所載蓋大夫之禮也宜三廟乃曰為四龕以奉神主非同堂異室之說乎朱子何取爾也

聞之禮以義起又曰禮從宜使從俗故禮一也有出乎吾心之所不容自己者焉則義起之謂也有從乎時王之制而不敢易從乎時俗之宜而不必易則從宜從俗之謂也

論學酬答 卷一

主

儒者議禮則當考今昔之異制辨古今之得失一本於天命人心中正之則而不敢為附會不敢為雷同至於以身率由則惟一遵昭代而稍為斟酌重輕權衡時勢使其足以稍存禮意而不至大倍於吾心則已耳夫祭之有廟其禮不自今昉也周禮宗廟之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使文公而處周之世為周之大夫則三廟之列也夫大夫之所以必當三廟者何也中庸或問之說曰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而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大夫之禮必當三廟而同堂異室之制自天子以至於大夫士皆不得行此所謂天命人心中正之則也此文公之所以議禮及此而俯

仰歎息不勝古今得失之慨也至不幸而生於宋而大夫三廟之制有不得行者矣夫何以不得行也宋循漢唐之舊而天子不知備七廟之制則以次而降而大夫不得反隆於天子其不得行者一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其不得行者二大夫三廟之制既不得行而同堂異室之非有終不得而伸其說者矣則文公之制家禮曰為四龕以奉神主所謂禮從宜使從俗遵時王之制而不敢易者也知禮以義起一本乎天命人心之正而後可以觀儒者之議禮知禮從宜使從俗一揆乎時勢重輕之衡而後可以觀儒者之行禮禮一也儒者而生於三代之後則有能盡其知不敢盡其行者分在故耳不然古者左昭右穆之制文公辨之豈不甚明而家禮祖宗位次之列猶以西為上豈非王制有在而知可盡行不敢盡乎

論學酬答 卷一

西

答郁儀臣論學校書

來書云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及乎古者非人不及也學不及也其學不及者教不備也弟嘗論西漢取士之法最為近古而其得人之效卒不如周者以周有學校之制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民而鄉黨又有鄉黨長正之勸故成材為易漢當焚書之後人各是其學師各異其傳不知縱橫偏駁之論非聖賢大中至正之義也隋唐以來庠序雖作徒為文具詞章偏重實行衰微夫

學而不能修已治人亦安用學哉其間不無挺生之豪傑思復古制興起絕學然一家興於學矣能必一鄉之從否一邑興於學矣能必天下之從否故作興之權斷自君相始而又得如程明道朱文公胡安定諸先生者爲主斯文之柄則一代同風之盛可幾矣弟向言以末俗之澆薄思三代風俗之美政如畫餅無救於飢若從學校做起卻又甚近意欲使學宮之講習卽備朝廷六部之職業師門之授受卽爲鄉國五教之儀型此思治錄中總頭路第一大事未敢卽下筆尙須仁兄教之

儒治之所以不同於吏治者只爲一起手便不同儒治從教化上做起吏治從刑政上做起秦以前儒治也秦以後

論學酬答 卷一

五

吏治也其原本只在學校之興廢而已今夫人有欲爲梓匠輪輿者則其父兄必使之從遊於梓匠輪輿之師學爲方員平直而梓匠輪輿之師亦必儼然執規矩準繩而告之告之以孰爲方孰爲員孰爲平直三年而學就然後離師而遊執器而運則梓匠輪輿沛如也學校亦然欲使之修已治人則必使之學爲修已治人之道若何而爲格致誠正若何而爲修齊治平然後使之居得爲之位抒平昔之學三代以上之天下所以久安而長治者此道得也自秦夷滅先生學校之制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後世相沿雖制度代有變更究不出吏治二字則亦行秦之法而已至於三代之制則未有能復之者使天下何由而覩作

人之盛哉况於制度之變更則尤有可慨者焉秦制學法令者以吏爲師秦特法令不善耳若法令而善則學而後入政猶孔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至漢則不然雖有學校而無學校之制聽天下自爲學術而上之人從而舉用之故漢治最難有用儒治者有用黃老者有用申韓刑名者然漢雖未嘗以學校教人亦未嘗以教法壞天下之人才也晉唐以後則又不然治天下初未嘗需文章詞賦而教人學作文章詩賦至於學成而售矣則又使之委而棄之而用吾所謂居官之法律是學校之制三代善教秦不善教漢不用教而晉唐則又教壞人才而後用之也嗚呼亦可慨矣然則欲復三代之治非致力學校亦何以哉

論學酬答 卷一

六

所以弟向作治通只推原孟子封建井田學校三大旨而尤以學校爲致治之本正與仁兄同意而仁兄思治錄則又準今酌古使末世亦無不可行尤爲近裏著已拭目速成以慰飢渴

答陳言夏齋戒約

讀齋戒約可謂析理極於毫釐矣承諭再一商確弟考之禮書古者有事於祭皆先期十日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周禮太宰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又祭統曰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所謂先期十日戒也祭統稱及時將祭君子乃齋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又曰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家語孔子曰孝子以

祭也散齋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齋一日用之猶恐其不敬是古禮皆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無所謂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之文亦無有無散齋而致齋者夫禮有隆殺古人精義之學當不如是或禮書失其傳亦未可知然不可考矣會典所載近於大略而一王之制不敢不遵恐未可以已出仕未出仕爲分別也弟謂吾輩齋戒凡會典所載如丁祭家祭之禮既有定制自當一依會典其會典所未載而不可不齋戒者當一審於禮之重輕定爲私約以盡致敬鬼神之道如吾兄所議可也未識以爲然否

論學酬答卷二

太倉陸世儀桴亭著

與張受先儀部論學書

昨承先生之命以子虛先生一席之論尙未耐暢意欲諸友各爲問辭互相辨難以期歸一此誠學問要事然儀深自尋思竊有所不安儀嘗讀先儒語錄至鸞湖一會未嘗不踴躍思慕咤爲絕盛又未嘗不歎息追悼痛其開千古辨爭之門也蓋自世遠言湮天下萬世之望孔氏門牆而趨者蓋無幾矣其不幸而同趨之中又有異趨者焉自孔子秉鐸於上顏曾游夏皆出其門已不能必其一志而同科矣而况數千百年之遠學問師傳入門得力各有所見

論學酬答卷二

其稍稍不同又何怪焉故愚謂友朋相遇當各言所得苟其所志同所學同所師傳得力又同則坦然傾竭而不敢少秘其私如或不然則亦欲然不自滿退然不自勝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以俟諸天下萬世之公評而已矣彼此互辨兩賢相厄豈所望于有道者耶姚江史先生念臺先生之高弟念臺今海內之所仰以爲宗師也史先生辱臨於敝邑下榻於先生之齋則又儼然有賓師之道焉儀以初學小子不知分量一旦欲與之辨析抗衡非惟力有所不能而接之於理於分亦有所不可且儀于陽明先生之傳習錄亦反覆之有年矣每讀一語未嘗不踴躍鼓舞透心徹骨而獨于無善無惡之旨則至今有所未安昨略叩之

史先生史先生不吝教之而儀之所未安者猶故也使儀而必欲析剖於二者之間則何不取陽明先生之傳習錄而誦之讀之思之辨之而必沾沾於史先生之爲快乎昨鄙意已託子猶兄而致恐猶有未悉故復少陳其概幸先生諒之

答王周臣天命心性志氣情才問

來書云孔子言性言天命言心言意言志孟子又言氣言情言才吾身之所具者何若是其紛而不一歟豈無前後之分內外之辨動靜本枝之別歟在宋儒言之甚詳然純靠書本不於自身上理會終爲隔涉幸出所得以教我

論學酬答卷二

昨讀性理見諸儒論心論性紛紛不一取譬繁多指意廣遠嘗竊歎之以爲輯書者當未是知道之人也夫性命之理孔子罕言聖門高弟所不得聞至宋儒始明白而析言之豈難於孔子而易於宋儒哉孔子不得已而不言宋儒不得已而言皆爲世道人心之防不可不知也夫人之心知未至而與之言則疑知既至而不與之言則又疑與之言而或出於雜則益疑孔子之時人罕有推究心性者此知未至之時也宋儒之時人無賢愚皆高談性命此知已至之時也知之而恐其或誤則不得不言然諸儒語錄多門人所應記而書者其言頗雜雜則後學見之非悞用其心則致疑於前人將有無所適從之懼此皆主教者之責

而輯性理者殊質買弟故疑爲未必知道之人而吾兄來札問及心性亦言書本未可全靠其與我同心哉精微之理弟未及知然即目前所見不敢不爲相知道也夫性命心志意氣才情爲名雖殊然知之非難以諸儒之所詮釋反而求之吾心合者存之疑者闕之然後從源而數如木之由榦而枝水之從原而流可次第曉也夫天地之間蓋莫非氣而其所以然之故則莫非理理與氣在天則爲天之命在人則爲人之性性與命兼理與氣而言之者也夫性與命兼理與氣言而宋儒專言理何也曰兼言理氣道其全也專言理明其主也欲知性知天則不可不觀其全欲率性事天則不可不知其主故宋儒言理而未嘗不言

論學酬答 卷二

三

氣在觀者自得之耳若夫心則又易言矣張子曰心統性情邵子曰心者性之邪郭二說皆得之而吾以爲皆未全張子偏於內邵子偏於外蓋心者合神與形而爲名且其所統亦非特性情并夫意與志與氣與才而皆統之故既有是性則感物而動喜怒哀馬謂之情情生思維圖度謂之意意念專決謂之志志定而浩然盛大充於中不捨不屈見於外謂之氣有是數者而能擴充之謂才莫非心之所全則莫非性之所具也莫非性之所具則莫非天之所賦也而難知乎哉雖然知之非難用力爲難吾兄之所問雖未及於用力然弟又將言用力之方矣嘗攷之於書孔子言知天命言正心誠意子思言率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立命持志養氣稱名甚繁分途復衆此孰急孰緩何後何先以愚觀之蓋莫急於知性夫性之微妙初學安能知然而不難也人雖至愚皆有四端之發見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見其四端之發見則所得乎天之理在是矣質雖至雜不過剛柔之過不及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辨其剛柔之過不及則所得乎天之氣在是矣既得所謂理與氣者是性而又求所以盡性則又反而思之理者人之所同也是氣者我之所獨也從乎同則理至而氣從焉而日進以至於天從乎獨則氣勝而理亡焉而日流以汨於是故君子權理氣之重輕而獨致力於其重於是窮理之學夫窮理之學格致是也理在吾心而乃求之天下之物何也

論學酬答 卷二

四

曰此儒者之道所謂體用合一而孟子之所以稱萬物皆備於我也一物不備不足以踐我之形一理未窮不足以盡性之量故君子之學能立命者以其能盡性也夫性未可遽盡而理可以漸窮學者有志於窮理則必事事而察之日日而精之時時而習之漸造漸進以至於極爲神爲聖莫非是也然而又非馳騫於窮大之謂也馳騫於窮大而莫爲之主則事至而紛糾事去而放逸雖有所得旋亦放失是故君子又有居敬之學夫居敬之學則誠意是也誠意之始由於不欺一善不敢飾一惡不敢隱至功夫再進則真心發矣將欲飾善而自知恥將欲隱惡而自知愧至功夫又進則謹慎至矣幾微之善亦無不存幾微之惡

亦無不絕至功夫更進則戒懼生矣無善可憑而常惺惺無惡可絕而常業業誠之至也敬之至也故中庸以至誠爲聖人朱子以敬字爲聖門第一個字蓋真見千聖相傳止此一法有是法然後有以窮天下之理而爲盡性爲至命可以卽此而造極無是法則爲異端爲曲學爲俗儒所爲入於邪僻委瑣而不可救也故居敬窮理在聖人爲一貫之學在學者爲入德之門卽此下學亦卽此上達初無有二凡前此之所爲持志爲養氣功候既到則自然兼之不必棄吾之約就彼之繁而意緒紛亂迄無成功也故弟願與同志者約未見心性則汲汲於求知不可諉爲疑義而不知既見心性則汲汲於求行不可徒爲空言而不行

論學酬答 卷二

五

必以自心有得爲主而性理諸書則輔之庶幾取益於書而仍不爲書所惑也弟之所見如此幸有以正之

答王登善漕河問

來問云今京儲告竭上下嗷嗷羣盜毀闢漕艘阻塞何法可使疏通稍紓目前之患

天下事爲之於未亂之時則易爲之於將亂之時則難然爲之於將亂之時猶曰可補救於萬一也至於亂形既成勢力俱竭雖有智者亦惟有束手待斃而已我朝建都燕京漕運江南神京億萬之衆仰息於會通河一線取資泉脈則藉天時修治壩閘則藉人事二者或缺爲憂匪淺向者內寇交發之初有心之人未嘗不懷憂運道幸天祐國

家賊無大志潛出潛沒同狐鼠故中原之城雖半摧於寇刃而淮揚山東一帶粗獲安枕此非賊不能窺淮揚山東亦以天祐聖明有以陰禡其魄而不敢遽爲啓疆之謀也大臣當此受國厚恩不思選擇大吏授以便宜扼兵淮黃屯田畿輔建儲貳於南國列大鎮於北藩而顧諟諭訛訛日爭門戶以至人事不修天災並起山東旱災連年赤地去歲運河無寇已自百方艱阻今者飢民四塞動輒數萬弱者爲強食壯者聚山林渠魁一呼雲合響應傳聞以爲破闢斷壩阻絕糧艘此雖未必盡然而不可以不慮也今天下寇盜不下數枝而其勢若出於一獻賊破成都之險左革斷荆襄之衝李雲桀驚於青齊張楫突起於齊

論學酬答 卷二

六

泗或據險阻或斷要衝此其志不可謂小當此之時而欲清盜通河夷阻開險百萬之艘委蛇並進雖諸葛復生恐未能萬全無失雖曰海道可通而今之爲朱清張瑄者誰人雖曰問道可達而今之爲韓滉父子者誰氏惟有仰天搥心付之莫可如何而已或者邀天之幸賊間遠謀玉帛子女厭足而去仍巢英霍不襲淮揚則猶可幸濟於一時不然安驅中原羣醜並合襲淮揚之積聚方舟南來吾恐今日之憂不專在運艘一事也至於毀閘一事則猶有疑焉賊數被荒視粟如寶無日不望運艘之至冀一飽枵腹方且修閘以俟其來而胡云毀也則傳聞之未確亦未可料也

答王端士周公封武庚問

來問云周公封武庚於殷其亦會慮及武庚之叛歟先
儒有言使舍武庚而立微子三叔雖欲叛而不從使舍
三叔而用他人武庚雖欲叛而不敢此言極善何周公
之見不及此也至流言方起之日周公即辟居東都夫
以周公身受武王之託有宗廟社稷之任何故流言一
起即飄然避去毋乃止避一身之謗而不為天下計耶
使管叔輩突起為亂何以處之或謂周公實無居東之
事其然歟否歟且管叔之志即不如象之甚然豈無幾
微見於平日之間而舜則能知象周公獨不知管叔何
故况叛端既見何不曲思所以保全之既誅之後又不
聞有以卹其後而僅僅及於蔡仲此又何故凡此數端
皆足以啓後人之惑者願一一詳辨之

論學酬答 卷二

七

予讀史至周公誅管蔡一事未嘗不喟然三歎見聖人所
遭之不幸而因思聖人所處之盡善也處天下之事經與
權二者而已經至於必不可用則惟權乃為得經之宜故
其行事嘗出於世俗之所不經見後儒不察每欲以常理
求之是以疑駭並興而卒無以窺聖人之萬一也周公管
蔡之事始於封武庚論者以為周公之於武庚何不慮其
叛而封之予以為此失聖人之本意矣夫三代以上之得
天下豈若三代以後之取天下力征經營猜防禁錮始則
惟恐不得而終則惟恐其失者哉聖人以天位者四海之

其器必不可使一人肆於民上以亂天下之紀綱宗廟者

一家之大事必不可使一姓匱乏祭祀以絕祖宗之血食
故其父可誅則誅之非有心於誅之為天下誅之也其子
可封則封之非有心於封之為祖宗封之也此其心如舜
然繇有罪當誅則誅之不以其子之故而不誅也禹可以
授天下則授之不以其父之故而不授也武庚之當封在
殷先王之功不可泯紂之血食不可斬不係乎武庚之叛
與不叛無論周公不能逆料武庚之叛即使逆知武庚必
叛而其時固不可以不封蓋武庚之封義不係乎武庚也
而先儒以為使舍武庚而封微子則叔雖欲叛而不從使
舍三叔而用他人則武庚雖欲叛而不敢意雖近似而言
則誠迂謬矣夫微子之封以其賢也至於武庚則殷先王
之嫡嗣在焉豈敢以一人之無良遂絕數百年以來帝王
之宗嗣乎故微子雖封武庚自不可以不封武庚既封則
雖舍三叔而用他人而其叛與不叛有未可以逆料者未
可以事後之見而竊竊焉論聖人之行事也至於周公東
都之避其事之有無皆不可知吾姑不論而專論其理當
主少國疑之日流言四起雖周公之心自視無他武王宗
廟社稷之託必不可諉而風雨之變未彰主上之心未喻
使周公此時而必曰我心無他我先王之託不可諉則周
公雖無有不利孺子之心而天下且見其有不利孺子之
迹矣東都之避事之所未必有而理之所未必無者也即

論學酬答 卷二

八

不幸而管蔡變起朝廷無人宗社傾危社稷覆滅周公終身負不臣之名至於老死而周公不暇計也蓋不利之語不足以汚老臣之心而不避之嫌則深足以辱老臣之行也雖曰爲天下之計大避一身之謗輕然使此時而周公不避則且不能保其身又何有於天下國家之可任乎故吾以爲東都之去未必有是事而未必無此理也若夫舜之知象周公之不知管叔則事不可同日語矣象之惡專欲殺兄則其至於有庠也不有於兄何有於其民此舜之所能逆料者也管叔之惡未聞其太甚雖或平日有幾微之見然豈遂忍逆料其背祖滅宗叛兄弑主橫逆之罪一至於此耶故周公與舜易地皆然非舜偏智而周公偏愚

論學酬答卷二

九

也卽如焚廩浚井一事象方時時欲殺舜而當其憂則憂當其喜則喜舜豈於有庠則智於焚廩浚井則愚天倫之極變非天理之所宜有則非聖人之所敢料聖人之智能明於天理之內固不能明於天理之外也至於叛端旣著論者乃曰何不曲思所以保全之嗚呼難矣周公之使管叔監殷也非有所私惡而使之也亦非有所私愛而使之也非有所惡而使之則固不得以私惡而殺之非有所愛而使之則又豈得以私愛而保全之也哉其使其殺皆爲先王計爲天下社稷計非爲一身一家計也蔡仲之命見於史書而不聞恤管叔之後或者戎首之罪管叔實甚不可見於先王則不必復存其宗嗣歟是不可知而要之聖

人行事爲經爲權雖其事或世俗所不經見而其心則萬世無不可共知者也而又何疑於周公管蔡之一事乎

答王石隱論一貫書卽呈介石先生及虞九言夏

來書云吾兄昨問忠恕二字何以便能一貫弟謂一貫全是在恕字上著力然不忠亦遂無恕故曰忠恕忠恕云者全是將自家一點實心推之天下萬事萬物莫不皆由此一理貫去更無二端所謂推之東海而準推之西海而準推之南海北海而準推之千百世以上千百世以下而準也一者理也貫者通也一理可通於萬物也忠者盡此理於己也恕者推此理於人也能盡此理於己而又能推此理於人則泛應曲當而自無不通矣

論學酬答卷二

十

兄昨云從絜矩二字悟入極是親切絜矩者恕之道也弟兩年來悟境特闢進一層有一層境界樂不可道因想吾兄於此道了徹已久不知胸次間當如何浩浩落落光景

凡看書不但要書義明白是要身心明白亦不但要身心明白須是身心與書義融洽貫通身心卽書義書義卽身心彼此無間纔是工夫纔爲明白某自庚辰辛巳來悟得理一分殊當然所以然統體太極物物太極小德大德與夫常變經權允龍有悔諸義便似於一貫微有所見與同志言輒好論一貫以爲一貫之義必如此乃得然間以己意質之一貫章徧觀註說更博採大全議論覺得身心與

書義多未融洽今年春與及門諸子講一貫章亦只是舉註說爲主雖略伸已意然未敢執以爲是覺此章書終是程子朱子之一貫非我之一貫閏四月念九日夜偶念及此因捨去集註而專求之正文心胸之間恍然若有所得乃知向來所見頗自不錯卽集註亦明明說出但語未透快故使讀者未能領略愚意只是通字通者不礙之謂也凡人未至一貫雖竭力躬行每有所礙竭力躬行者卽所謂隨事精察也隨事精察如行忠必主於極忠行孝必主於極孝此未嘗非是然未至一貫則行忠或以礙孝行孝或以礙忠又或行忠而卽礙忠得孝而卽礙孝行忠礙孝趙苞棄母全城是也行孝礙忠子胥鞭平王尸是也行

論學酬答 卷二

十一

忠礙忠行孝礙孝則仲由荀息申生伋壽之類卽如曾子其事親之孝可謂至矣極矣而芸瓜受杖則亦昧於大杖則走之義是卽所謂礙也是卽未能知其體之一也惟一貫者不然行忠則極其忠而不礙忠行孝則極其孝而不礙孝又行孝卽可以通忠行忠卽可以通孝卽或忠孝不能兩盡而或主於忠或主於孝究竟忠孝俱得而忠不礙孝孝不礙忠此卽所謂通也此卽所謂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而聖人之心渾然一理也繫辭有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朱子註云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行而無所礙處何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謂如一事而關係君臣又關係父子又關係夫

婦舉此則失彼無可或遺也何謂理之行而無所礙處蓋旣看得定則權其重輕君臣重則從君臣父子重則從父子夫婦重則從夫婦只就一路行而此不礙彼彼不礙此故謂之通通者權也權而得中故曰典禮典者常也經也程子所謂權只是經也是卽一貫之義也故學者隨事精察而不知一貫謂之知分殊不知理一謂之知當然不知所以然謂之知小德不知大德謂之知物物太極不知統體太極謂之知常不知變謂之知可與立未可與權謂之亢龍有悔旣知一貫則理一分殊當然所以然小德大德物物太極統體太極常變經權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觸處洞然一了百當天地之間無復餘事矣至此者

論學酬答 卷二

十二

謂之聖知此者謂之賢過此以往者謂之神蓋未有不知一貫而可與語聖人之道者也然門人未達而曾子告之以忠恕何也忠者立心之本也恕者所以求通之方也無立心之本則凡事不可成無求通之方則雖能成事而終無以入聖賢神化貫通之域故門人所問者一貫而曾子告之以忠恕忠恕者造一貫之階梯也朱子註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其於字義固得之矣然又曰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姑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發明則忠恕之於一貫似猶取其依稀彷彿而未能確有所謂也程子天道人道之言極爲精切而學者猶病其深微未能言下卽了故愚於一貫之義前此雖已見及而胸中未能釋然者

一則註說未融一則忠恕二字未得一好註腳確然與一貫相通而不可易未敢執以爲是前夜獨坐猛思得大學絮矩二字是忠恕二字註腳所惡於上一節又是絮矩二字註腳就忠恕二字以證貫通之義猶未爲醒確就絮矩二字及所惡於上一節以想貫通之義則忠恕二字分明有八面四方玲瓏透徹之意學者未識一貫而欲求一漸造一貫之方孰踰於此既得此義心胸之間洞然如撤牆壁乃知前此所見未嘗不是註說未嘗不同至今日而身心書義始渾融無間然後方可謂程朱之一貫卽孔子之一貫我之一貫卽程朱之一貫而無彼此之隔也微有所窺不敢自私故以質之吾兄及介石先生虞允言夏彼此

論學酬答 卷二

三

論辨之間大旨雖未嘗不同而言各有異此章書真義理淵海矣至於悟境時闢樂不可道則誠有之弟自丁丑迄今未可計數每至會心獨得輒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小小會心亦未足言惟於斯道中大頭腦處終年未悟一旦豁然或出之精思或得之無意此時快樂殆未可與不知者道吾兄亦頗能領略否但此等境界亦非一時一處正如登泰山至一峰則有一峰之勝自謂妙境已盡於此及更一峰則又輒復惘然因知此心此理之無窮盡若夫身登絕頂四顧豁然日月河山俱在眼底此時此際殆非人境一貫諸義庶幾近之矣顧知之非難至之爲難至之非難精熟渾化爲難弟之於此亦僅窺其彷彿耳未敢

云知况於至之乎然私心之樂則有不敢誣者故因問而并及之

答王聖乘論學書

來書云伏讀思辨錄及周子朱子諸書學問淵源異世一揆蓋居敬窮理誠干聖入德之門自河東餘干以迄河南考亭無非此旨之爲拳拳仁兄拈出使後學知入手著力處此大幸也但以周子主靜恐後儒悞認或流禪寂爲說敬字未審主靜之指何居又何以開口說太極動而生陽將無謂動之本真而靜歟靜而無動則偏靜而能動則無偏歟以靜爲靜則偏動而能靜則無偏歟程子又言若空空只守一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

論學酬答 卷二

四

也然則悞認靜字有弊誤認敬字亦有弊歟中正言其體也仁義言其德也故下止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仁之處物者也中正仁義仁字可包三者無欲故靜已舍仁字之意否而註以四德配之是確見歟乾言仁坤言義敬以直內所以求仁可合論否歟弟向來反躬體認不敢冀自得處祇覺心體無向者憧憧往來之意第資稟庸闇無由庶幾仁兄學問真積力久知至知終誨人不倦不吝教我年譜諸書送上心齋語似覺矜張仁兄以爲何如

時勢艱阻舉足成礙雖敬慕如仁兄不得時過一談昨接手教又以目疾作楚未及裁答抱歉無似讀來札知仁兄

日來反躬體認心體與前不同無憶憶往來之意不覺欣喜無限夫吾輩用力進德大約只體驗二字體者體之以求其誠驗者驗之以觀其效今仁兄反躬體認所謂體也心體與前不同無憶憶往來之意此所謂驗也是真切問近思之學會之省身顏之克己其始皆由於此誠能進而不已希聖希賢固非異事敬羨敬羨來教又以周子主靜之然即是言而觀亦非謂周子之靜為非但謂後儒誤認或流禪寂耳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去孔子千百有餘歲開不傳之絕學弟嘗謂其資高於顏氏而功過於孟子豈敢輕議但靜不如敬後儒誤認或流禪寂之言不獨弟言之程朱固先言之伊川之言曰只用敬不用靜朱子之言曰但言靜則偏又曰程子是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是坐禪入定此固先儒確有體認之言非虛言也且是言也不獨先儒言之亦有先儒為之而弊者矣陸子靜好言靜其學稍流禪學我明陳白沙以主靜為學其工夫本領往往問雜入禪則知靜字中間容易藏躲禪家面目不如敬字劈實始終顛撲不破是亦不可謂非一得之見至云以其動而能靜故謂之靜則仁兄已見到本原精切處豈敢復贅弟於丁丑歲答陳言夏書有即動求靜之言即此意也來教又云靜字有仁字意若中正仁義只一仁字可也三者又云孔門以求仁為要敬以直內即所以求仁斯數

言者意雖近是而於字義及工夫次第猶未能分明透徹蓋靜者心之本體仁者心之德敬者心之工夫能敬然後能仁能仁然後能靜非靜即是仁仁即是敬也其若仁義中正一段議論在文公註釋太極固以之配金木水火即以當仁義禮智然愚於此又不無疑義向者蓄積胸中欲與諸同志共一剖析而未得其暇以吾兄遠學秋冬之間未審得其決此疑否今未敢盡贅也

答海上宋子猶論思辨錄書

來書云前月別後手持仁兄思辨錄一編雖海天相隔極如奉教函丈比時即隨筆劄記欲有所就正於仁兄但以冗次詮釋又恐研慮未精未敢即塵寶清几耳因

念仁兄丑寅之間見地已如此及今所進又當如何鄙人得隴望蜀未審并得惠教以慰飢渴否也小言二筆頗述向慕之私以求郢政亦望大君子弘毅致遠力荷斯道以嘉惠來學可勝仰企時事艱虞來章業師近日頗有訛傳兩侯登善兄未得一遇悉其近耗深為憂懸仁兄倘有所聞幸以見慰海外益無從覓信有鴻使寄到舍甥處即可示弟諒兄託契有素不為瑣賈也前聞仁兄曾過敝廬適以他出有失迎迓正欲趨晤而尊駕又東棹矣從石隱齋頭捧讀台教又重以佳句感愧何可勝言弟自丁丑初與虞九諸兄有志斯道極欲鞭策自勵願才質駑下竭蹶未能行與志違良用為歎仁兄高才

博學操行淳古不激不阿見道真的誠當世有道君子也
拙記思辨此平日講求體認就政師友者愧無堯夫百日
靜坐之功竊效子厚終夜疾書之義願學力淺薄鱗漏百
端仁兄不嗤爲妄謬反過爲稱許非鄙人求政之意矣丑
寅已後雖歲有劄記以乏謄本不便郵寄統至來春類呈
請教耳尊著周公居東辨識力俱絕讀之體用俱見足徵
邃養他日立朝決大疑定大事非兄而誰南郭先生頃已
奉差抵家矣向來風聞俱屬妄誕然南郭之意亦將閉門
講學終身於此進禮退義卓然不苟此行殆無間然也時
事予黃不已總之不從宗社起見維南郭亦有言新法之
禍吾黨激成則庸臣誤國之罪可勝誅耶拙著和影議一

論學酬答 卷二

七

篇奉覽亦偶觸時事耳書生之見不足爲據幸教之

答顧殷仲體用問

來問云聞之聖賢之道體用合一故有一分體則有一
分用大致然也未有有體而無用則未有有德而無業
者堯舜之於孔子周程之於朱子同耶否耶以爲同則
其德其業當無有異矣而宰我以夫子爲賢於堯舜後
儒以朱子爲賢於周程將德與業俱過之耶抑置德而
言業也如謂德業俱過則堯舜之不如孔子周程之不
如朱子何在如置德而言業則是堯舜周程之學體多
而用少而聖賢體用合一之道有未盡然也幸詳辨之
古今聖賢之道德與業盡之德者其體業者其用也有用

而無體內聖之學不成有體而無用外王之道不著故德
未至大賢以上學不得正統之傳則體用未合者有之德
至於大賢以上學得乎正統之傳而謂體用不合一德業
未全備者斷斷無有彼堯舜之於孔子周程之於朱子此
豈可以同異論耶其德其業載在詩書有目之士皆能言
之不容復有優劣而論者每以孔子爲賢於堯舜朱子爲
賢於周程者則固有說也尙論之說有二有以聖人論聖
人者有就天下萬世論聖人者以聖人論聖人者觀其德
以天下萬世論聖人者觀其功功者業之所爲也堯舜之
業盛德配天無爲恭已可謂極帝王之盛軌矣然功止於
一時孔子刪詩定禮集羣聖之大成而功被乎萬世周程

論學酬答 卷二

六

之業建圖屬書創明絕學可謂極聖賢之能事矣然風氣
初開信從者少功之及人者寡朱子哀輯傳註集諸儒之
大成力量既大風氣復隆功之及人者廣故夫謂孔子賢
於堯舜謂朱子賢於周程者亦就其功與業言之也然而
非堯舜之有遜於孔子周程之有遜於朱子也古今聖賢
蓋莫不有時焉堯舜有堯舜之時孔子有孔子之時周程
朱子有周程朱子之時若此者聖賢豈有心而爲之乘龍
御天時至事起迫乎勢之所不得不然則亦因乎理之所
不得不有而已聖賢無心也當孔子朱子之時而欲爲堯
舜周程之所爲則悖矣當堯舜周程之時而欲爲孔子朱
子之所爲則又悖矣時之所在欲討而增之不可得欲分

而滅之亦不可得乃或者以業之故而并議及於德更議及於體用之不合則謬甚也吾得之蘇子之論文焉蘇子之論文曰吾文如萬斛源泉不擇地皆可出若其平地則滔滔汨汨不知其幾千里也至於觸山赴谷則波濤自生夫聖賢之有體猶水之有源也用則其流也聖賢之所為知行乎平地而已及其波濤轟起則觸山赴谷之所為聖賢不知也論者顧以無觸山赴谷之盛而遂疑於水源之有虧則過矣故以孔子朱子而當堯舜周程之時固能任堯舜周程之所任以堯舜周程當孔子朱子之時亦能為孔子朱子之所為易地皆然無不合也善乎程子之言曰聖人不可以優劣論聖人無優劣又曰聖人功業無不盛

論學酬答 卷二

九

後人所論必自其尤盛者稱之合二說而觀可以思過半矣故謂堯舜周程之業遜於孔子朱子之業則可謂堯舜周程之德遜於孔子朱子之德則不可抑謂堯舜周程之業遜於孔子朱子之業則可謂堯舜周程之業即遜於堯舜周程之德則不可而又何疑於異同之說體用之論乎

答曹尊素避亂書

來書云凡人處禍亂之世則思宜靜之時君子居宜靜之時常預思禍亂之日者兵革紛紜災荒四見荆襄皖蜀之間騷繹連年山之東燕之南赤地千里流民載途炊人以食析骸代爨誠古今之大變亂也江南一隅稍獲安堵然而蝗蝻魃鬼屢亦相侵縣邑之被災者日

漸見告况東南浩蕩之區海寇出沒保無客歲之白晝出掠乎目今桂薪珠粒戶口嗷嗷保無亂民之乘釁而思動乎處其間者亦何可以常恃其無亂夫今日之罹禍亂者亦昔日宜靜之區也今日之宜靜者安知異日不轉而為禍亂也倘不預為之備一旦飢荒迫於前寇盜乘於後罹其災者玉石何分吁可不畏哉吾兄積學明理明哲保身之道必籌之有素然未知出何策以備於今日也敢請

論學酬答 卷二

十

禍亂之來在君相不可言避君相操治亂之權者也故人專盡則天命臻若在下之人事權不屬雖有盛德未必能挽回氣數故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未嘗不言避也即曰縱不能回一方之災亦當免一身之咎然事勢亦有未可知者孔子不答南宮适意可見矣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上之人以修德揆亂為避下之人以修德藏身為避斯兩得之

答盛聖傳費隱問即呈周倣文

來問云費者道之用隱者道之體用殊而體則一如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此用之殊也天必不能載地必不能覆何以又言體一歟豈覆之理即載之理歟此又於何見之歟先儒謂凡事凡物皆當見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所當然是其用否所以然是即其體否彼聖人之於道其所以然有未盡乎抑其所當然者

有未盡也唯明辨之

費隱二字分體用以道之可見不可見而立名理即在氣上故曰費然即氣求理又不可見故曰隱體一用殊所謂理同而氣異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此氣之異而天地皆本於太極故曰理同覆之理即載之理於此可見也所當然不可窮所以然只是一一者原也不可窮者流也所以然正是體所當然正是用聖人之體可盡聖人之用不可盡故謂聖人能盡所以然而不能盡所當然能盡隱而不能盡費其說非誣也何也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得位博施事之所當然也不能盡也而所以得位所以博施之理則未嘗不能盡也蓋當然之理隨時而見弟子之時則有弟子之所當然大人之時則有大人之所當然堯舜之時則有堯舜之所當然孔子之時則有孔子之所當然欲舉而兼盡之勢不能若夫所以然之理則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是道也萬化之本萬事之根也一徹則無不徹孔子語曾子以一貫朱子收奇功於一原皆此也故聖人能盡其所以然而不能盡其所當然能盡隱而不能盡費能盡體而不能盡用其說非誣也曰以聖人而不能盡用得無為體病乎曰不足病也體在我者也用乘乎形勢時位者也得其所以在我乘乎形勢時位而時出之所能盡者則盡所不盡者不必盡不足為聖人病也

答宋子猶論時事書

論學酬答

卷二

三

來書云南關一別次日間有便舟急欲邁返不得再候

仁兄一晰當日所談疑義至今為耿耿弟到家後聞南中之信稍紓海上得偃息旬日日來則警報屢至聞高兵渡鎮江為鄭兵所遏餘兵走通泰欲覓北洋魚舟以窺江南當事者檄各總之兵以守福山謂遏其上流之勢其實賊倘得漁人為向导則自靖江以東吳淞以西無地不可渡亦無地不可上不必福山也做鄉之建議者謂須得兵于山前沙堵截與狼福相望庶侵軼之路可杜然非重兵不可做鄉水師堅完者不過二十餘舟又欲彼此分守大率成畫餅之勢矣南中之信有四月望日都門來者云彼中風鶴處堂皆有之不識仁兄處所間更何如但上江之勢於我地頗緩若江北果有高兵則剝膚之勢矣而弟竊有疑者見近事所傳頗多不實欲渡江者果為高與否而貴州鄉紳先生作如何備禦之說也如果為高鎮亂兵則一到江南生民塗炭禦之於水中尤為得勝算也陰雨連旬麥秋告歉而軍前急餉使者即海上彈丸地飛檄且魚鱗下敲骨剝髓恆恐變生不測時事至此便無經濟可談亦更無功名之說縈懷弟輩益得閒曠近來并計較趨避之念亦不留胸中讀陽明先生傳習錄頗得醒快大旨在知行合一耳此亦考亭之意而其立言誠有過者乃傷於辨致良知之功用得真切亦即仁兄即動求靜之旨何如果有合

論學酬答

卷二

三

否也亂世言學似迂亦似達如以學爲盡性之業無問治亂矣天官書精究亦吾儒分內事古之學者皆不廢仰觀俯察仁兄博稽經史勒爲一書未必於用世無補也弟長夏無事亦頗欲稽考而鮮藏書海上又無從乞借未免掛一漏萬秋間到婁得從仁兄處領教殊爲便也虞九人中諸兄進業何如晤問爲弟致意海天遙隔惟冀便鴻不吝賜教爲感

前南郭一會正擬次日與仁兄共析此疑而道駕遄返未獲一證快甚快甚南中紛紜不可盡言北兵已駐瓜揚左兵復攻池泰長江之險盡失安危大勢不待智者可知南中歸人更言朝貴風流遠勝東山特未知入公淝水效靈

論學酬答 卷二

三

否耳吾吳切近之憂不獨高兵傳聞劉鎮亦欲南來但以愚料之北兵駐揚已近半月劉鎮海帆南下多不過數日迄今不至想有他說矣亦明者所可意度也做邑綢繆之說斷斷萬無此事然弟亦正欲其無此事庶幾敵擾之先少一番兵擾耳陰雨壞麥雖可憂念但吳中積旱已極得此少有潯水人馬不得馳驟未必非將來之幸吾輩趨避之私固不可擾擾胸中然爲道愛身亦當預計弟輩水田之約頗有成局仁兄能同此志否傳習錄既已竟讀又得知行合一之旨足徵進境又謂深明致良知之言與弟即動求靜之旨相合其果否未暇細論然弟以爲此正不必弟即動求靜之言乃爲言夏靜中求靜而發恐不善讀者

只管向動一邊又有因藥發病之弊仁兄既從此得力便可尋討向上不必於此言沾沾也弟平生得力止居敬窮理四字居敬是根本窮理是進步處主宰在此又時時刻刻尋討向上既不走失又不放倒此千聖千賢無滲漏妙法此處得力便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隨時隨地皆有個把柄凡知行合一致良知即動求靜之類同異偏全舉眼便見若體認未到徒較論彼此商確同異縱見得影嚮相似處終未得其實用功不二法門也倉卒裁答不盡所言個中精義無窮須八字著腳用心狠做自能一一驗出弟亦不欲一頓說盡阻仁兄自得之妙天官書甚欲搜輯苦乏人繕寫尙無就緒近又覓得一二種亦可稍省手腳然正費推敲也避地一事當今要著吾兄不可不留意水村讀書社序一篇奉覽此弟輩鄙淺之見未必能竟免禍亂然一時君子皆萃此土卽兵革之禍無地可避或天眷善人爲世界人心留一方遺種未可知也草復不盡

論學酬答 卷二

五

論學酬答卷二終

答如臯吳白耳書

太倉陸世儀桴亭著

來書云敬啓道威仁兄足下癸未孟夏獲接手教并蒙示以思辨錄沐浴讀之心胸開發忽如大寐之復醒當此功利紛紜之日仁兄獨倡絕學以扶進世道其功非小而又能不墮玄虛一以致知格物爲己任則知世之所謂格致者皆是玄虛而吾朱子之所謂窮理盡性者則真格致也朱子既沒其徒相與支離彷彿亂其師傳至魯齋許公頗得紹述昌大之而惜其所遇非時無怪乎好高之士相率而蕩滅之也薛胡二先生起真知獨

論學酬答卷三

見卓然不爲流俗所污而以性爲宗以敬爲要自少至老循序漸進學者但知謂聖人之可學而至不復知猖狂者有所謂頓悟而然而朱子之學遂以大明於天下乃近日良知之說一倡而士之英明俊偉者率皆惡劬勞樂簡易以爲言下有省便是聖人而庸愚卑陋之徒假竊道學之名以取聲華於世路者遂皆勦其機鋒以塗飾斯人之耳目遂使當世之士大夫一見所謂齋莊中正規模小學之儒則皆羣起而笑之以爲迂腐以爲假道學而箕踞怒詆者反以爲真良知故自神廟末年以來禮義廉耻絕口不談而買舉賣舉之說譁然紛華於天下武人文吏相持相抗以利爲歸茫然不知君親

爲何物嗟乎此其禍非一日也此其毒非一日也而今

一旦中於社稷何其痛也乃當事者恬不覺悟徒以爲氣運使然以爲八股使然而不知自良知之說起其徒有以漸漬而陰壞之使然也可勝痛哉天翼斯文篤生道威當此之日毅然以吾朱子爲依歸而知之眞行之力不顧笑侮而尊崇之說理則有理氣浹洽之樂論事則有內外合一之樂予嘗謂今之天下非得知性之人起而大做一番終是小補不能上下與天地同流若思有以更化之舍吾道威其誰哉唯吾道威涵養愈深躬行愈力不以功利而易念不以獨立無與而中道廢弛

論學酬答卷三

遜世無悶以待天下之清道威其尙助哉其尙助哉素貴迂鄙之資有志斯道亦有年矣乃大江之北寥寥無徒是以俯仰浮沈自甲戌至今歷十年所而竟茫無所得惟於朱子之言敬之如神明寶之如龜蔡然而中立徘徊未嘗不以獨立而自懼也今幸得吾道威天之有意斯文爲何如哉是以益自努力不敢怠思辨錄中條對皆是舊年夏間之筆後以多病不及差人奉報屢欲渡江相從細講又以世俗糾纏不能出脫今者忽遭大亂萬事俱已度外置之惟是此學猶願性命相依竊謂當此亂世愈宜勉力他日賴天之靈良友夾助有所成立庶可報聖賢於萬一爾淮揚爲南北必戰之地勢必設建重鎮以爲關河干戈之下聊生者少昔許魯齋避

亂蘇門得以學問素貴夢寐之間未嘗不志在乎此也
相會何期臨風嘆息拙言望乞批回新得千祈東寄以
惠孤僻即日秋深伏惟爲道自愛至禱

敬啓白耳仁兄足下自去歲辱使過歸即欲同殷重虞九
兩兄買舟渡江相從快論共證平生所得而賤軀多疾竟
不克如願負約之罪耿耿於心正擬今歲稍得餘閒或可
追踐前約不意三月間遂有宗社之慘又聞淮揚之間兵
民構禍輒遙念我良友家室未知當作何似屢欲走一介
相候恨乏善使無由通悃忽接翰教喜可知也儀嘗謂宗
社之禍人心中之人心之禍學術害之士習自嘉隆以來
浮競成風聲氣蟠結此皆三王氏之流弊淆亂正理顛倒

論學酬答 卷三

三

是非故其流風遺禍馴至今日讀來札亦謂世運之傾皆
良知之徒所漸漬而陰壞抑何若合符節至此世事至今
日無復何言唯此絕學一途爲世道人心根本所願二三
良友相與維持主張以爲撥亂反正之具而寥寥相知力
能担荷者絕少昔朱子有言每見陸子靜之徒氣質可畏
吾黨諸賢雖能謹守卻又振立者少此無他聰明才智之
士惡拘束而畏躬行故每樂趣於頓悟機鋒一路以自取
快至於謹愿篤行者雖趨向不謬而其才氣又往往不能
過人此正學之所以常衰也是非得剛健中正純粹以精
之人起而爲斯道主持亦安能闢一世榛蕪而歸之正大
光明之域耶弟迂鄙不才雖志學有年不敢怠棄而自分

才質庸下無以當起後承先之責每念得如吾白耳兄者
以剛明特立之資更加以深潛純粹之學舉一世之智愚
賢不肖而盡薰陶之亦何患聰明才智之不入於規矩準
繩而謹愿篤行者之不進於充拓也吾白耳幸深念斯道
之重奮然南來弟雖不才願掃室以俟外承條教思辨拙
錄過蒙獎愛悚愧無地略一披讀知其中之相契無間者
已十八九但斟酌理氣尙未盡然精明推論經史尙多過
遵前說猶有未合然此際寧拘母放寧不及母過使工夫
自強不息自然優游浸貫不可強探力索反蹈欲速則不
達之弊也某邇來雖略有拙著以亂世多故未遑整輯又
乏副本不便緘寄匡時臆論一册特呈請教此六月中所
作與今日情事已多不類不足觀也又與張受老書一通
水村讀書社序一首并寄書以見時事之非序則以尊兄
有蘇門避世之志爲勸駕也外又寄王端士昆仲悲憤詩
二册端士昆仲吾鄉文肅公之後英才茂德近亦有志斯
道聞尊兄甚生企慕特寄此以見志道遠思深無物將懷
即日尚俟尊兄過婁把臂統祈台鑒不悉

論學酬答 卷三

四

答徐次桓論應試書

去秋願望駕來竟不可得接台翰知尊體多恙此讀書勞
心所致吾輩進學力行固當如是然此身關係甚重亦不
可使精神太疲恐蹈進銳退速之弊也繼聞吾兄爲學校
所迫已出就試此亦非大關係所在諸生於君恩尙輕無

必不應試之理使時勢可已則已之不然或父兄之命身家之累則亦不妨委蛇其間今學校逼迫如此是亦迫斯可以見之義也近吳中人有爲詩歌以六年觀望笑近日應試者予謂六年後應試與六年前應試者畢竟不同蓋臣之事君猶人子之事其親而已主辱臣死固爲臣之大義至于分誼不必死者則不過等於執親之喪喪以三年而爲士者能六年不就試是亦子貢築室於場之志矣而必欲非笑之刺譏之使之更不如六年前應試之人則甚矣人之不欲成人之美也但恐六年之中其所以不就試者非出於思念舊君之誠而徒出於觀望規避之私六年之後其所以就試者亦非迫而後起眞爲斯世斯民起見

論學酬答 卷三

五

而祇動心於富貴利達是則眞可鄙耳弟嘗有言士生斯世不能致君亦當澤民蓋水火之中望救正切耳台兄之才如騏驥駉駉舉足便當千里然致君澤民之力其久講之有素耶貴鄉多君子何不聯約數人砥礪切磋共究脩己治人之業使弟得樂觀其盛至禱至禱

答吳燕餘寄論開劉河書

來札云弟自避居水鄉學古人躬耕之志不復有問世意日與老農較晴量雨而數年以來稍值積雨輒一望成湖憶數年之前天未嘗無積雨而不至如此之甚議者咸謂劉河壅塞使然且謂此河不開將來之患有不止於是者弟思劉河爲三江入海之一其脈絡一閉六

那同受其害而崑常嘉婁爲甚則開通之說不煩再計然議者謂工力之浩繁何以不至病民千萬衆之屯聚何以不至騷擾既濬之後何以不至復爲淤塞慮其始更慮其後仁兄今日之郝亶也當有以熟籌之矣幸示我爲慰

劉河之塞自崇禎十一二年之間父老已總總憂之時張受先先生方修輯太倉志與儀言及劉河輒扼腕相對共商所以開濬之道今載在水利篇者皆當時所共籌度也然是時劉河淺淤之處水猶不下丈許至十四年決歲大旱潮沙頓積當時淺淤之處竟成平陸以禹貢以來數千年水道而一旦湮塞殊可怪也按禹貢三江入海之道一

論學酬答 卷三

六

爲東江一爲中江一爲婁江東江因築海塘久已湮沒中江卽吳淞今亦淺淤婁江卽劉河向唯藉此水及黃浦宣洩今唯黃浦通利劉河又成平陸矣夫劉河一帶水而其克復則庶幾有望故不待再計而決若一方之水旱亦告變之屬也稍捐其地之物力以俟後來之成熟此取之如寄非若用兵之難可逆料者宜不再計而決而議者往往躊躇此不權於輕重不審於利害不要諸久遠而更以盜賊爲可畏小民爲可欺也其亦左矣卽曰朝廷軍國事多河工浩大未能全捐額賦則自有六郡分貼之法或曰六郡分貼事同築舍則又不然天下事若全俟講論則畢世不可爲矣愚民難與慮始可與樂終一二人主持於上樹

酌既定則斷然而行之事已就功已成而愚民猶未之知是則善於經國者耳引光時霞洲朱公治吾婁朝議以劉河近在畿輔急於開濬下撫按議撫按下於州時儀與受先先生商議截留崑嘉太倉三處漕白用崑嘉太三處人力而六郡則各於會計中每畝量加一二釐少補朝廷額費事已就適丁國變而廢聞尙有案牘在州此可稽而得者按故實而行之可也至於千萬衆屯聚則自有分工分段什伍節制之法昔程明道爲鎮寧判官河決澶州明道率丁夫塞之役數百萬衆而不擾不勞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夏忠靖海忠介開吳淞白茅亦用兵法部勒蓋動大役與大衆非節制有法部勒有方信賞而必罰事必不

論學酬答 卷三

七

遂不可建乎若夫既濬之後不至復塞則此事存乎人亦存乎天何謂存乎人蓋劉河之所以塞者以潮沙爲害耳昔年河面寬闊幾一二里海潮噴薄而入湖水浩浩而出海潮之力不至於停滯而湖水之力又足以刷沙故不至壅塞自河稍海口頓起圓沙而潮之來也無噴薄之勢其去也亦無迅疾之力日積沙一分則百日盈尺千日盈丈而又加以連年亢旱則其積而至於平陸又奚怪哉欲劉河之久通而無塞則必先去圓沙而圓沙在海水蕩漾潮沙出沒之中無所用其人力儀嘗閱一書載江西某郡向殷富江口忽起一沙其形如鰲一郡爲之彫瘵後有一善地理者教郡人當其背鰲之深四五尺其沙氣洩遂敗此郡復盛今治圓沙之法或亦可彷彿此行之然未可必也昔受先存日父老曾有獻議者欲於海口築閘以時啓閉節宣湖水潮至則閉閘以拒渾水潮平則啓閘以放清水使內地受湖水之利而不受潮水之害其言甚善使果如此策則渾水不入內地不害內河圓沙亦聽之而已且海氛時有存此一塊土作十萬雄師亦何不可若夫低田築圩高田開河港口必設堰堰口必置閘縱浦橫塘莫不經畫如法早潦蓄洩以時啓閉使清水之勢常盛而渾水之勢常弱此則邾宣之舊法可經久而無弊者而其勢又必合六郡而興舉雖以宋神宗主之於上邾宣任之於下而未必能卒事故曰存乎人也何謂存乎天此河自禹貢以來

論學酬答 卷三

八

數千百年矣一旦就塞非特人事殊闕氣運此其間有天
焉以天之所廢而欲以二三年之人力邀千百世之無弊
有是理乎卽以勢言之昔年河身寬闊二里深以數丈計
尙有就塞之日今若開濬卽極人力廣不過三五十丈深
不過二三丈而已外有圓沙出入沮滯不過二三十年旋
復淺淤焉能一通而不復塞若便徵天之幸開濬之後水
多早少湖水常強潮水常弱海口圓沙雖不能衝激使散
然婁地潮沙易於坍塌若一面有漲沙起則一面必坍令
間通塞向來典故俱以爲係六郡之利害者何也蓋三吳
之地古稱澤國形如仰釜震澤居中西南受天目諸山之
水西受宣歙諸山之水滯爲巨浸故又謂之巨區北鄰長

論學酬答 卷三

九

江而江濱一帶多山地形高聳水不能北注惟正東一面
咫尺大海可以洩水而濱海之地其形又高於震澤故禹
鑿三江以通之大約天目諸山狀如連屋而荆溪百瀆則
連屋之瓴水也震澤則如宅旁之池三江則如溝瀆而大
海則宅外之官河也若溝澤通利則於大雨之至屋水注
宅池旋入溝瀆卽旋入官河雖積雨不爲害若溝瀆一塞
則宅池泛溢且浸淫及乎庭戶及乎堂室矣故宅池之利
害全在乎溝瀆而六郡則旁宅池而居者也獨太倉則不
幸居於溝瀆之上故不知水利之源委者輒以劉河爲太
倉事耳爲今之策開濬之說不煩再計至於經費則亦無
煩多議者今有富貴之家其所置田宅偶有水利不修歲

受水旱之害者則開濬之費責之田主乎抑責之佃人乎
大約皆田主出貲而佃人助力也然則國家富有天下歲
漕江南四百萬石而蘇松居其半一河不治六郡受災不
能捐錙銖之費而顧欲旁河小佃爲富貴家受千畝之費
能乎不能乎且今天下亦多故矣一省告變則移數省之
金錢以供之無異議者以爲其省之物力已非吾有幸而
善相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稍加疏濬避實擊虛則江水
非轉而南出必環而北出是海口雖有圓沙仍不能爲此
河之害也而又時生聖君賢相留心水利如錢氏之設撩
清指揮宋開豐之設開江兵級專一治水則或可一通而
不復塞然此數百年之事非可必之於今日者故曰存

論學酬答 卷三

十

乎天也若夫議費之時斟酌變通權宜設處則有各上臺
及各地方官長之經畫興工之時算方定宕計工給食番
休節制號令賞罰與夫樣檣水線木鵝月車諸類則有先
賢之成法計議久遠相擇便利置設機巧則又有通邑之
父老四方之賢者儀不必悉贅也

答陸翼王論攝祀書并寄侯記原研德

尊議昨而談時已多不謀而合及閱全書不惟引據古禮
亦且斟酌時宜一字不可移易矣但龍江廟主雖非攝祀
者所得請行而時勢如此意外遺失亦不可不慮觀所藏
積爲人盜夫可知矣倘一有不戒是亦攝祀者之責也宜
令記原兄自審若必無散失則存諸廟可也不然當請藏

於家總爲一積以貯之是亦小宗爲大宗代守之義得禮之變與古者宗廟安然而積以出疆者不同至於立主不惟通政公不可卽幾雲兩君皆不可蓋神之所憑將在於人智舍尙在記原非正祀不惟禮不得立恐亦非神所依宜做家禮設紙牌以當古者翦紙招魂之意俟智舍歸而立主可也鄙意如此不識有當於高明否

答郁儀臣論讀書取友書

來書云文章最能移人情性聖人論道之書人讀之或未能知其義卽知其義未能悅於心獨是一種淫辭豔體及新奇不經之小說見之輒令人善有因之生妄念者猶之端人正士道義漸摩未能相觀而善一經巧言

論學酬答 卷三

上

令色之輩抵掌往復雖君子亦覺其可近程子曰悅之便如種下種子可不危哉弟近日語令郎兄及小兒輩書必當擇而讀友必當擇而交至言至言然當擇處何在

此非卓然立志決不肯把自己身子作第二等人看待如何能屏去淫書謝絕損友故立志二字乃初學入聖根基

也然此個志不是自己先天帶來便是後天觀感觸發爲

子弟者須仔細簡點自家若先天帶來來急須奮發若必

待後天則當悉心聽父兄之教爲父兄者亦須簡點自家子弟若先天帶得的當常常激勵若必待後天則當急使之日見正事日聞正言不然而泛言讀書取友恐後生胸

中尙無定見也請以復之仁兄以爲何如

答龔德章無惡卽是善問

來問云頃讀仁兄思辨錄云無善卽是惡乃掩卷而思既而歎曰桴亭之策勵後學至矣因爲之推原性始乃轉一語曰無惡卽是善書此以質之仁兄

無惡卽是善此語以之推原性始最妙陽明子以善爲眼中金屑只爲看善與惡對耳先儒有云天下未嘗無對從中出者無對從中出者謂善也周子太極圖說曰誠無爲幾善惡誠無爲處皆善也至幾形而後有善惡然善自是主惡自是客善總不與惡對故朱子爲幾善惡圖善垂絲直下惡則旁出卽此旨也然亦不特論性爲然也大學言至善子思言中庸中庸卽是至善此卽所謂無惡卽是善以此言之不特推原性始卽以曠觀天下古今聖賢事業亦不過本分內事豈非從中出者乎豈非無惡卽是善乎但不可爲庸愚懶拙一班人藉口耳仁兄謂弟意在策勵極知我心而未敢居也

論學酬答 卷三

三

與浙中屠閣伯俞右吉張白方陸冰修潘美含書

弟自束髮卽願奉教於海內大君子願以根本未立未可泛語聲氣因與虞九言夏諸兄相約閉關蓋未十年而世事已一變矣倖生之餘無復他念自惟斯文一脈此世道人心所賴以轉移變易者不敢半途而廢因往往於困厄無聊中偕二三友人重理前業拙錄所載大抵皆空言耳

不意乃入大方之目更煩諸君子千里命駕冒疾風而不辭燭驚濤而不顧一何壯也把臂快談連牀浹夕上自心性之微下及文章小道無不契若針芥竊謂天地間朋友之樂殆無以踰此矣正擬寬一閒靜地與諸翁兄輩焚香相對互證平生所得不謂仙舟適返未獲如願悵何可言敬因鴻便聊寄尺一竊謂諸翁兄輩皆命世才而韜光自隱若將終身誠所謂離世而獨立者然古今聖賢之道不獨達可兼善窮亦可以兼善當今之時世道人心概可知矣苟非吾輩極力砥礪相與爲貞下之元則晦冥何日而開江河何由而止乎願諸台兄弘此遠謀爲後學開一讀書爲善之門則不惟小弟之至幸實天下後世之至幸也

論學酬答 卷三

圭

至於取友之法亦當稍廣其途萬勿以隱顯爲限弟嘗有言道學傳與獨行高士傳不同高士稍一通融便失品格道學則兼收博採但顧其心術何如要歸何如耳不識諸台兄以爲然乎否乎前所請教講規乃朋友切磋之規非師弟子臨講之規也無講學之名而有講學之實於諸台兄輩工夫最便因尊行甚急未及相贈今已令友人繕寫便間或可持上耳此番會聚甚佳不可無一言以紀之前與右兄幸兄相訂未審已揮就否婁中諸友專俟諸台兄倡韻率爲賡和幸悉付來慰我飢渴

附答書云自葦菴往來吳越知婁上有數君子者噬齧道真涵濡經術弟輩已灑然意往矣嗣後得獲仁兄所

著伏而讀之深相歎服然後知婁江今之河汾也內聖外王之學久置不講不意當吾世而有數君子又近在數百里之內不一褰裳就正非尙友之意也扁舟北棹握手論心證古援今留連累日而又各出論著惠示拙目嗣絕學於千載考經世之大猷繙閱再三震動神志千古鵝湖於今有二彼張王洛水之談荀陳潁川之會何足以語此哉擬從歸棹各紀一詩而人事碌碌未遑全作略陳一二俟他日彙集同社兼求和章志一時之盛事永百世而不忘也敬承手教復以通廣出處爲誨諄諄切至感佩不忘弟輩亦欲有劾者吾輩廢棄之人隱鱗戢翼惟恐見榮於世考德問業不妨與衆共之經濟一塗願且置勿論講規一書望卽錄寄此月望日聚同志數人闡明斯道約四仲一會明春幸枉楫過從一登講席企望之誠有如飢渴

論學酬答 卷三

西

又復禾中諸君子書

葦菴來得道兄手教訓愛兼至感切感切既而知諸君子近舉講會爲之喜而不寐者竟夕斯道自有宋諸賢講明闡發以來鵝湖鹿洞高風千載至於兩浙尤爲賢豪挺生之地在昔正嘉時三王之學震耀一時書院生徒幾徧天下講學之風可謂盛矣然弟以爲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使天下皆知講學則我輩雖相對忘言可也維今之時爲今之士爲今之舉此世道絕續之關人心死生之會而諸道

兄能奮然興起爲斯文領袖此弟所謂貞下之元砥江河而開晦冥者在茲乎意在茲乎弟不特爲諸兄慶兼爲斯世斯民慶矣春仲之會極欲趨侍講席傾諸君子教言但以僻邑今歲奇荒人事碌碌半爲薪米未知得遂所願否也講規繕寫未竟俟葦菴再來當奉上耳

答宋既庭右之疇三書

來書云三百年來道學之統凡數變自高願諸公振之於前而山陰漳浦諸先生繼之於後斯道人心賴以未墜豈意長亂以來人師凋謝今幸有老盟翁獨接宗傳倡導後學使鷺湖鹿洞之盛再覩今茲弟雖固陋實切擔簦客冬虎阜獲親光風雖酬對稠雜未聆玄塵然一

論學酬答 卷三

五

親道範已願終身立雪矣半載睽隔寤寐爲勞翼研兩兄見過述盟翁盛意感慚交集以老盟翁千載絕學當世偉人顧不遺葑菲諄諄訓誨兼欲曲爲獎借敦勉有成弟輩敢不益自策勵以不負知己但氣類之事原非戶外屢滿徵遂聲名便能塗飾耳目則今日老盟翁閉戶著述爲不朽大業內而講求性命外而經緯天人正所以砥柱波流總持名教而來教云云似以學道之外別有文壇夫今日文壇弟輩久知厭謝特以區區之誠欲歸春華於秋實之中一心期於標榜之內經營數年斯志未遂今春研老致雲兄云以文章爲泛愛之資以道德爲親仁之具乍承斯語如見本懷用是不辭勞怨

砥礪益堅於紛紜壇坫之中覓一二有心人相與追隨講座闡和宗風使文章之士皆革心頰首於臯比之前此則弟輩所以仰報高深而自畢其志願者也確菴先生弟輩服膺已久恨未從遊晤時乞致相望之切承示講義諸刻弟輩雖茫若望洋然事切性命卒業恐後當與濂洛諸書日夕展誦拜益無窮矣

論學酬答 卷三

六

於秋實之中一心期於標榜之內又述研兄語云以文章爲泛愛之資以道德爲親仁之具三復斯旨深用慨然古今遼廓不暇遠引卽如明興盛時所言道統之與文壇亦未嘗歧而二之也河東倡道餘千繼起陽明整菴張皇開拓是時海內能文之士如一峰念菴輩蓋未有不出於學道之一塗者也嘉隆之末稍見濫觴涇陽登壇末緒再振錫山之學卓然中行迨山陰漳浦已漸溢爲氣節文章至如近代宗工未免專工鉛槧聲華旣盛根本漸疎道統文壇竟分爲二午未之間敝邑受先先生深以爲憂欲緝法言彙編諄諄相託丹鉛猶在盛業中捐至今思之未嘗不爲之歎息流涕也酉戌以後弟輩旣作放人自甘沈痼但

念此心此理千古同然既臻斯途豈堪委棄是用與二三
知已榮榮相對於晦明風雨之間亦欲保此一綫未墜或
冀當世有應運之賢人君子一起而昌大之耳顧厄窮有
年哲人未遇憎茲多口益用自傷今幸值吾盟翁德茂性
真才優行篤協之友朋之輿論徵之簡牘之微言盟翁真
應運之偉人弟輩之所禱祀而求者也前與周臣昆仲論
任道非弘毅不能因推當今惟盟翁克勝此二字蓋出於
至誠非世俗互相標榜之語盟翁誠慨然以斯道爲己任
則道統文壇歧而復合卽以此上繼高顧兩公而有餘海
內之正人君子皆將舉首而望之拭目而俟之矣區區當
世之名流又豈足與爭後先乎獨恨弟輩齒髮未衰精神
耗倦積懶成癖鞭策未能不足爲盟翁輩驅除是爲愧耳
若云自外則吾豈敢

寄如臯吳白耳書

自甲申一接台教羅茲變革兵燹之餘良友各天迄今四
載餘無從得一音耗思念之誠發於夢寐有未可言盡者
吾輩讀書明理以道自任出處之際夫復何疑但所朝夕
不能已於懷者仁兄一身之死生一家之安危爲未卜耳
此際論身似若細事然吾輩身任絕學責在萬世正不可
輕視一死箕子一爻所宜熟讀也敝處城中頗獲安全寒
家亦無恙契友如虞允言夏亦俱康吉獨趙業師一死令
人痛悼不已弟已棄舉子業絕口不談世事特以生理甚

論學酬答卷三

七

艱不得不以教授糊口惟時與石隱聖傳虞允言夏諸兄
往來論道念時無可爲意欲成就後學而人才難得又敝
處極不愛講學無可與語近得舍甥許舜光及愚徒數人
進學甚力殊爲可喜仿弟輩昔日考德課業之法數日一
舉大有向上之志是亦將來斯道不至絕續之一機也近
日所處何如吾輩在今日亦無別法只是閉門讀書學遂
東管幼安耳若教養得幾個好人才是亦斯世斯民後日
之幸也茲因趙業師尊使欲至貴處特附片楮不盡欲言

附答書

四月初二日得吾兄手書喜不自勝知吾兄道泰而身
康眷集俱爾無恙自天祐之慶可知也數年以來亂離

論學酬答卷三

七

之狀兩地想有同情而吾臯爲甚今雖暫爾安頓亦未
知作何究竟也甲申之秋再承手教弟有一得卽誘而
引進之有所差謬旋指摘而規切之仁兄之成就弟者
直在吾師友二者之間弟亦何幸而神交陸子遂得此
百朋助也夢寐之間以爲壬午以前所學不專盡爲科
舉奪去自甲申國變見世事如此功名可棄尙得隨仁
兄鞭策之餘發憤下帷覃此素志賴天之靈稍有所進
亦足以上報知已於萬一而流離接踵寢食之間靡非
風鶴此事全然怠棄雖然志則不肯跌倒每欲走一介
之使通問音息兼以仰求切磋而道路艱阻不敢輕去
至今耿耿近以村鎮兵火之後四望蕭條因而假館城

內日夕循環幾將全副精神用於二三童子稍暇則取紫陽綱目涉獵幾段然而同心寥寥無與商訂是以終年以來無一論斷亦可惜也乃者自己工夫愈做愈覺茫然固無足言卽此課讀童子亦多有不協人意者以愚鄙意則斷斷從小學做起然而人家父兄只是文字進益便說此先生教人有法若稍稍教他隨身規矩便道此兒子腐了恐不會作文弟意殊不然小學之安詳恭敬此固然矣又只是教他不可務外如耳目好玩賓客遊從之事不可一向教他經目經心恐入俗去日夕講解只在書理上用功自小學四書五經六藝以至古今文史每日限以程課與他漸次講去又佐以先賢格

論學酬答 卷三

九

言時時使入耳三六九日亦不可不令作文以攝其心慮只要有恆不寬不急久之走出不必叩其胸中所得而氣象固已不同矣若如前者所云則是自幼輕佻放曠長大雖極聰俊伶俐亦止成就得今日一輩頑鈍無恥人材不特壞世道而且殺人心追論始教父兄之罪歟先生之過歟父兄先生兩不任受將天地生材一點念頭一向錯認終古不明豈不大可哀夫仁兄唱明絕學接引吾徒間風興起同邑遂有十數輩抑何盛也敝邑此事至少是以私心仰慕而粗陳所見以就正左右也仁兄其何以教之弟近載全然老態舉事遺首失尾刷振不起仁兄年力甚富精神識見又且百倍於弟萬

望研思此道造次顛沛終食不違雖瀕流離而此志不可蹉跌但使仁兄之德立而學成則凡世道人心咸將賴之豈特弟之私幸而已哉言夏兄海陵一會至今爲懷虞九石隱聖傳諸兄想皆擇精而語詳者屢欲致書求教而精神短少懶於作字相見之下幸爲道此大家勉勵扶進此道之至意

答宜興邱文眉書

來書云斯道中有志者皆能識其大概至於剖析精微曲折透亮無如吾兄思辨錄況積學有年徵之氣象見之躬行豈徒空言所能補綴弟雖愚劣不足與言但據臆斷竊謂一線不差此外無道矣世俗縱久墮雲霧中然太陽一出天下之人有不共見者乎愿吾兄益堅厥志勿懈前修爲斯文領袖與言夏諸兄更相砥礪振起來學吾黨幸甚天下幸甚敢草拙句一首奉贈并祈斧正謹錄於左

論學酬答 卷三

十

問道茫茫年復年孔門嫡血孰君先度温言厲中和備心得躬行體用兼容易一朝希大悟好爲萬世護真傳聞風已有英賢起試質予言然不然得手教及詩增愧增悚竊聞先儒之言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夫以孔門羣弟子之賢得聖人耳提而面命之而能發其蘊者顏子之外不多及則人之於道不甚難乎以後儒而處此又不得聖人爲之師而親炙之其難當

有倍焉者矣雖然士亦患志之不堅功之不密耳若能殫其心力以從事毀譽不顧窮通不問生死以之道豈遠於人乎夫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知顏子之所以得合於道者本其黽勉不已之心爲之也弟生當聖學榛蕪之際先儒之訓典雖存門戶之分歧實盛惟於二三同志朝而講習夕而復習小有記錄亦冀望當世或有賢聖之士區區之心欲舉以就正耳若謂一線不差此外無道弟不敢當至於振起來學使天下翕然向道必藉主持世教之人非弟輩之所能及也

太倉陸世儀桴亭著

答鹿城歸玄恭書

來書云弟自遇兄退而深自斂抑殆如南榮之見老子舍者且欲爭席矣要當極力鞭策不敢負相助至意向為兄言顧宜人兄今見宜人弟亦極口盛德渠亦深企仰兩賢皆天下之士近在數十里內卻不相識亦是異事然今一見各吐其胸中之奇必皆恨相見之晚相與之誼相懽之情當不啻古之僑胥也

弟初意出門當向深山窮谷中尋一可坐處至郡而皇士兄欲選近代名公詩遂以相委留葑溪僧舍下榻今

論學酬答 卷四

一月餘矣不料入靈巖玄墓歸途大中暑幾危日與枕席藥餌作緣今尙未能出門一步因家居多俗累棄之出門乃出門則又病無處非窮途豈非命乎今雖病小差而案頭書策等身一切筆墨事都未料理欲并日為之又苦精神疲倦正不知何時得了局欲靜坐讀書作身心性命工夫竟不可得奈何來札即致之皇士宋劉諸兄尙未及晤暗時定致尊意皇士欲借思辨錄幾種想有專札奉致也

兩得手教俱未作答悉近況雖未遂山中之願亦聊獲廉下之安丈夫寄迹且姑俟之耳 邇來衰病頻仍筆墨都廢聞吾弟近亦多病何善人之厄也詩文填委亦是一累

備 近來亦受應酬之苦殊無自得處此等事雖不可盡廢

當酌量應之昔人有言不患才少正患才多以吾弟之才雖肆應不窮然應之愈多則求之愈眾以無窮好歲月浪費於應酬之中殊可惜耳設云餬口四方應酬難廢則荆棘中又自有轉身法昔陽明問弟子云近日工夫若何弟子答以近日只在人情事變上用些工夫陽明日除卻人情事變有何工夫可做即此觀之則知學道工夫亦不專在讀書舉足動步交接應酬一一皆道理所在能於此處致吾之知則在在皆有進步處不必只於本子上尋求也近有從郡中來者問吾弟邇日頗能不矜不狂矜狂亦是賢者之過但以之對上一等人猶可相諒若中人以下則未有不駭非處末世者所宜也吾弟向來病處正坐此今若能痛自鞭辟是即莫大學問呂伯恭謝上蔡一流人物何必沾沾以讀書為憂乎顧宜人 嚮往已久未得把臂前枉顧時 適同葛瑞五在唐市訪顧宜人兩不相值亦異事也見時幸致聲

論學酬答 卷四

答金陵趙庶先札

來書云世道屯否人心晦塞明正道於今日正如奏咸英於下里聞者思欲駭走矣然此道不避艱阻愈難愈出願與道兄始終努力耳夜來讀所未聞如親見古大人君子心魂俱肅願離隔離天地不得執囊鞬從事也時值便風幸惠德音是則索居之至望矣

不至白下已十年餘矣茲特以兒輩試事乘便西來一則少盡憑弔之心一則名山大川必有真儒大隱之士出乎其間所得一二以就正平昔而五百里來寥寥所聞見昨城北諸兄過訪始知道兄而又得握手快聆大教深慰夙心此番得道兄此行爲不虛矣正學衰息不絕如綫遠力弱將伯之望甚殷願道兄鞭策而砥礪之著述甚多便風見惠爲幸

答葑溪欽序三論思辨錄書

來書云歸家後靜讀尊著思辨錄真命世名儒之業也遭時不造沈淪窮居可勝太息雖然已有可傳者矣無愧於心不負所學又何憾焉且三代以後有國家者皆

論學酬答 卷四

三

因循苟且權譎變詐以立國如長兄正行卓識卽爲當世用亦未必盡見施行則可傳者自不朽於天壤之內何必珥組榮名哉弟居常留心學問窮究經術自喪亂以來荒落數載故者多去新者不來往往憤發然人事糾纏心不能制取卽或積累豪末莫有成功望長兄所學如澗溪之比江海愧且何如卽日專使賁納原本懇易他冊仲冬東行躬叩請益

迂闊之言不蒙鄙笑顧以爲可傳慙慙慙弟自丁丑迄今歲有劄記自書所得就正友朋凡十六年於茲矣雖中經喪亂未敢輒廢非敢望此時此世尙有表章揚擢舉而見諸施行者特以所見若此不欲一朝中轅守先待後所

不敢言庶幾楚人抱璞之誠耳弟所紀拙錄皆偶得偶書因年隨筆無有倫次道兄所見蓋確菴諸兄所輯故有分類自九卷至十四卷皆言治道而吾兄所見則十一十二卷也弟於此道自吾鄉受先先生存日極爲商酌切以爲治平之道有二項其一爲補偏救弊其一則創制立法補偏救弊隨時可行創制立法則非聖君良相徹首徹尾大制作一番未可遽云復古而制作之法則必以封建井田學校爲本此弟之拙見也居恒商榷無不以弟爲迂闊而弟亦自信此種道理非六十年經營不可卽使此身立刻遭逢諫行言聽至於頭白亦不能畢此一段工夫況萬萬無此理無此事乎是以午未之間卽已絕意主組悉心

論學酬答 卷四

四

著述有治通一書專言此事以病中轅尙未脫稿道兄所閱十一二卷皆補偏救弊之言也自念此等或不倍於時而來札已有當世未必盡見施行之嘆然則聖人三代之治其終不可復乎來札云三代以後皆權譎變詐因循苟且以立國誠然誠然吾輩生三代之後卽空言未必傳諸後世況敢望見諸行事乎方寸中不作此妄想久矣道兄以爲然否來書一冊亦言治道者所云封建井田於此畧見端緒披閱後有所疑惑不妨彼此商酌措諸施行萬萬無此事理但欲存此一段議論爲吾輩夢想中羲皇耳迂闊幸諒

答郡中劉逸民書

來書云兩日從研兄處得見思辨尊錄攜歸急讀一讀而駭又再讀再讀而悲又反覆讀反覆讀而樂不知手舞足蹈爲何如也此人此書吾敢望吾生得親見哉今我生同時又同地三十餘年矣至今日而始得疇三爲我稱之又得研德爲我詳稱之乃迴思三十年中所謂人倫冰鑑月旦品題者若於此人此書井水天風孟德嘆云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此我所以駭而且悲也既而思之人所樂謀者七尺爲廣旦暮爲修而我道老所持籌者縱則萬年橫則四海所謂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亦奚怪哉特恨和氏之璧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專玩於隨掌斯不能不掩卷嘆惜耳今弟有私誓誓使天下之寶與天下共之請先自愧始研兄來郡望盡發其書付我卒讀今所先讀二本已抄過一本其一尙未抄竟早晚仍歸研兄處也至其書中之所以然與讀是書者之知其所以然則惟研兄知之矣天下雖大會

論學酬答 卷四

五

有幾人哉亦豈竟無人哉情思汗漫不知所云
研兄來得足下手札開緘捧讀愛我厚矣足下謂此書此人爲何如哉此書此人亦平平耳力不足以治稼穡智不足以謀升斗目不識要津足不履都市其放而爲言也又不足以補蔽太平鼓吹風雅悅時人之目來長者之譽而徒與一二寂寞無聊之人矻矻窮年焚膏繼晷此書此人亦平平耳乃研德疇三從而稱之足下又從而好之且好

之不已而至誓與天下共之足下其真謂此書此人爲何如哉嗟乎逸民足下讀我之書而駭且悲我亦讀足下之書而駭且悲也當二十年之前弟與二三友人閉門講誦也以爲世皆唐虞人皆無懷葛天其幸而出則所與者皆稷契臯夔其不幸而處則許由巢父相與含哺鼓腹已耳乃閱二十年之久而竟有大謬不然始知前此閉門講誦誠所謂寂寞無聊之所爲方自愧其愚鄙之不暇而忽有逸民其人者踴躍鼓舞一如我二十年前所夢想之誠逸民其無懷耶葛天耶抑臯夔稷契許由巢父其人也豈此世其唐虞耶此吾之所以讀而亦駭駭而且悲也雖然我與逸民亦各嗜其性之所近乎野人有美芹曝者疑欲獻

論學酬答 卷四

六

之至尊至尊不受則野人之芹曝固自在也吾何爲不豫哉況語有之得一人知亦可不恨弟得研德得疇三又得我逸民芹曝之侶爲不孤矣吾何爲不豫哉則吾之易悲而樂樂而手舞足蹈有不自知其同於逸民者亦情之所必至也逸民其以爲然否耶研兄至郡即欲盡發鄙著請教左右適先爲王聖乘兄取去聖乘在鄉未回不得如命或稍遲數日寬便馳上當不至開罪也上已在即極欲乘便一來大慰平昔而爲衆冗所羈臨楮不勝翹企

答吳門陳皇士書

來書云向從友人几案間讀兄翁詩古文詞靈奇幽異若王子年之記拾遺段柯古之撰雜俎即欣喜欲絕既

而於周臣兄齋頭得接道字飲酒賦詩互相傳和極
求之樂猶記弟有與歌不記樓遲句未仕先名著作耶
之句特爲兄翁寫照迄今寂寞蓬窗晨星落落益切停
雲之思得接思辨諸册雖未觀全豹而理學經濟皆實
可見之施行正與逸疇諸兄商剗刷之事復承手教倦
倦深切自愧以兄翁品誼素著爲我輩典型著述一出
自當紙貴豈待弟輩而彰特緇衣之好踴躍恐後實有
不能自己於懷者况兄翁弘見卓識加以筆削如金入
冷益爲精瑩所關於世道人心匪淺鮮也謹以告之同
人所速惠教全帙無遲金玉積懷如結即擬駕一葉訪
玄亭錦囊中物豈能久秘願出以示人今斯文在茲風

論學酬答 卷四

七

流不墜吾兄翁自當任之耳若得紫氣東來尤深快幸
西山多爽氣謹掃片石以候臨緘翹切
憶自戊子歲兄翁東過婁中以選事枉過敝齋繼從德章
兄處得接顏色已又從周臣德藻堂酣飲劇談宴笑終日
曾幾何時又五閱春秋矣爾時兄翁黃衫翩翩意氣豪上
縱論往昔出入風雅一時郡彥咸咤不及因互相嘆服以
爲文苑詞壇自當領袖然弟於此時獨窺兄翁神氣淵然
穆然無所涯際竊以爲兄翁所學有不盡如時人所推者
邇年以來頻從周臣兄處竊讀大刻益見學問淵源之有
自而西玄李兄又亟亟推服兄翁爲當今理學名家屢欲
拉弟同過尊齋商擔荷之事弟以懶拙往往欲行中止

今乃於逸民兄處忽爾天作之合豈此中亦有氣數存耶
弟留心斯道將二十年天涯相契亦復不少然見拙錄者
往往嘆息以爲此書斷可傳後亦斷必有人焉起而樂爲
弟傳之者特目前無其人耳而不謂得之兄翁乃即在咫
尺間也古人謂三不朽爲立德立功立言夫立言豈特如
今之刊刻詩文爲一己身名地耶德不可見功無由成不
得已而托之空言亦以爲當世後世苟有行吾言者是即
我之德我之功也且我亦何心之有當世後世苟有行吾
言而德自人立功自人成使天下後世得被其澤即於我
毫無所與亦我之心也然則弟雖有此書而不能使之傳
獨兄翁能使之傳是即兄翁之書也於弟亦何有哉但恐
識見迂疎學術淺謬以是誤兄翁是則私心之所大不安
耳便鴻附草不盡不詳

論學酬答 卷四

八

與陳確菴論講會書

前仁兄屢次札至索格致編已知必有同志將舉講會而
弟處所存止有原稿塗抹甚多不堪將出其餘諸友又俱
止一部欲留自閱不能應用是以遲遲今已語舜光令帶
入城矣即日北來便可奉上也二十日晚虞九從楓林書
舍歸得親翰教始知吾兄欲舉講會此眞身心切要事吾
輩自志道以來二十年於茲矣中間遭此大變而賴天之
靈俱不至十分廢墜者皆斯道之力也苟日復一日年復
一年悠悠度日則將有草木同腐之感弟是以跡雖溷處

城市而此學此道造次顛沛未嘗敢忘今年春讀傲徒共舉講會弟不敢辭而毅然任之者正以成己成物之學一刻不容或離耳獨念仁兄在鄉僻處蒹葭雖心學不費而詩文太多往來太勞亦是一累正欲相商定一講約而尊札適至喜可知也即擬買舟赴約而約期已過且天雨不已因念此事既約二邑同志則亦不宜造次須定一日期於數日前預約至期齋戒肅臨庶可昭始事之敬今竟定於來月朔日何如明歲以講易爲主此甚妙事但弟近日別項工夫頗多且有鄙意以爲人自五十以前精神強學問未足當以進學爲主自道理外凡禮樂名物度數之類皆當探討五十以後學問優精神少減當以體道爲主此

論學酬答 卷四

九

時宜悉置羣書專心用力一部易經蓋學問足則翻身理窟既可收一原之功精神減則玩心高明又可爲涵養之助況此書是天地間一部大書猶之名城大都非得重兵宿將積歲月之久未易卒拔若草草涉獵是以輕兵撼京國也弟之鄙意如此然此言僅可爲吾兄道自不知者視之便以爲分學與道爲二下學與上達爲二矣今奉知己之命亦不敢異同當以輕兵送沛公入關耳一笑

答郁儀臣論梓思辨錄書

來書云近與諸同人論吾兄思辨錄合薛文清王文成之書而兼有其長者也前見劉陳諸兄致札請梓是書真好善盛心而吾兄猶若秘惜未即致去豈以世俗浮

靡相尙愛憎顛倒雖有知之不勝其忌之者慮天下之不足以知此耶抑學問無窮自慮功虧一篑而尙有待也夫古人之學其始亦爲己焉耳迨學成而不得志於時以展其所欲爲則莫不有著述以公之同好即當我地而不遇其人猶必廣之四方四方無人猶必俟之後世豈汲汲於不沒其名乎蓋以我之書皆所以發明大道扶植人心出斯人於狂惑之途推而置之於聖賢之路則著述之刊行不在或然或否之間也而或者謂吾人謹謹不失其身可耳安用立言垂世夫使吾學而僅可自善不足及人則經經自守無足怪也如其果足以述先聖啟來學而竊慮世之不足以知我務自藏匿則

論學酬答 卷四

十

與世之無是人與人之無是書亦何以異倘謂聖賢之修無盡期君子之心不自滿則弟更有說焉兄之從事於格致之學也二十有餘年矣其間困於貧乏而營心於他務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其間幾經兵火離亂而不能自保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其間遭無心之非毀與有意之忌謗而自貶以徇俗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是以獨立不懼之心爲正已經世之業存斯文於將喪挽人心於既溺豈同學者信之聞風者信之而吾兄反不能自信乎豈曰信之而姑示以謙讓乎竊計兄之心以爲吾知自勉而已雖不見知亦無所悔夫不見知亦非君子之所樂也但不因之而有愠耳

若世有知之者君子故樂與斯人共明斯道也兄於今日雖不得謂見知於世而有諸兄之賞識愛慕請梓是書不可謂吾黨之無知己矣因而公之同好布之邇遠既使見者有所觀感復使識者有所準則與吾兄為己之學敏求不已之心固兩相益而不相妨也不然往聖之絕學能言者不言而不能言者終無與之言將見浮偽之風日趨日下道義之傳日遠日忘可不懼哉可不危哉

弟思辨錄雖已劄記有年然不過自書所得將以考驗此身此生學問之進退耳初無問世之意乃過蒙郡中陳劉諸兄欲強之付梓至再至三誠不可卻而仁兄又屢札見

論學酬答 卷四

主

及比諸文清文成且責之以發明大道扶植人心之義至謂拙錄過慎不出則是有獨善之意而非與人為善之心三復斯語不勝慨然弟之不敢以獨善自守自始學之時而已然矣方弟始學之時天下猶粗完志氣頗壯幸而得志則不敢自負其生平即不幸而託諸空言以就正於當時後世亦義之所不得辭也而今何如哉自申酉以後志氣遂灰夢寐周公之心久矣不作其不得已而朝思夕書猶不廢札記者亦以學問之道不可中輟勉自敦勵所守夙志區區拙錄或可與二三知己晦明風雨互相質論以為怡悅至於刊板行世則非弟之所敢出也且學問之途不一矣無論二氏百家即吾儒一家之中其樹立宗旨互

分門戶者又各持意見而不相下若閭修閉戶日邁月征其誰禁之苟欲與世共明斯旨吾恐未受扶植人心之功而先受紛岐之患即以號於世曰吾將與人為善也其誰信之竊恐不如獨善其身之為愈耳是以雖屢承郡中諸君子之命而又加以吾兄之懇誠每每遲回卻顧者誠有所熟計而深籌也吾兄幸再進而教之

答玉峯張邑翼馬殿閣陳天侯書

來書云心依高築匪朝伊夕或問自客來或懷同月往雖有甚深未嘗躬侍絳帳等之親炙之科每以為恨前信宿尊館薄承涵育已覺積年習氣漸次消除又承借著書俾得潛心窺索釋滯指迷當吾世而近大賢有生

論學酬答 卷四

主

之慶幸何如伏念老盟翁興起絕學上接濂洛真傳來書所勒竊探大旨體用合一微顯一致功在主敬應必隨時宗風朗朗仰止難即此豈俗學小儒所能妄托耶弟等質本葑菲跡淹陋邑雖有厭薄浮競之志而無發憤心性之功智與年邁將來墮落及茲下手猶悲遲暮與老盟翁真相見恨晚者也伏懇指示法門知所依歸理學諸書何本便於初學每日應酬文墨之外內功從何入手日課何由不斷 弟所刻功過錄呈政由此而入正恐強生意見便多馳妄未為良法統祈一一教之尊札至婁適過蔚村晤確菴淹留數日歸始見之又以俗冗竟遲作答不恭之罪何可恕也酬答所錄皆一時率意

之言未堪仰證賢者道兄不鄙而棄之猥蒙見賞更加抄錄自悞悞人過莫可贖如何如弟放廢之餘棄絕世事獨此求友一念未能去之於懷做館追隨留連浹日諸道兄真心靜氣合之平日所聞誠吾黨素心之侶此弟所願交而不可必得者也伏承下問以理學諸書何本便於初學應酬文墨之外內功從何入手日課何由不斷三者為言弟於此道雖求之有年然於自己身心尚茫無所得何敢以欺友朋獨念良友如諸道兄雖妄肆狂瞽當必在原諒之中者故敢以臆對竊謂語錄二字自宋儒始有此書三代以前無此書易主卜筮即後世占驗諸書書道政事即後世史鑑諸書詩著詠歌即後世詞賦諸書禮記典章

論學酬答 卷四

主

即後世通典會典諸書此非理學書也然不謂之理學之書不可自世教衰息王道不行儒者進不得行其志乃退而自記其問答之辭以為書如魯論大學中庸孟子此四書者即理學諸書之祖也四書之中其便於初學者莫如大學故程氏以為初學入德之門朱子以為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于聖于賢無不從此中入手於此有得方可以讀語錄諸書然則欲求理學書之便於初學者舍大學將安歸耶應酬文墨即是內功先儒有言其人不雜其言不雜其文不雜則可謂醇儒矣夫為內功而徒求之語言文字即為應酬文墨應酬文墨而能不倍於身心性命即是內功如必應酬文墨之外別求內功則未免歧而二之也日

課斷續亦由心功斷續古人謂敬為緝熙謂學為時習蓋必有緝熙之敬而後有時習之學故欲嚴日課先嚴心功敬怠二字此古人治心要法不可不講昔丙子丁丑之間弟輩初有志學道亦慮功夫斷續思為形格勢禁之法乃初立考德課業二格每日所為之事與所讀之書夜必實書於錄互相考核如是者數年今印板尚存雖涉粗述亦可為收攝之一助俟便寄覽邑兄功過格式言簡意盡大勝向日諸刻檢身慎言攝心三者雖分三項其實只身心二字身心二字即大學工夫也邑兄所志所行已自與古人暗合特未睹其會通處耳弟輩丙丁之前亦與言夏虞九奉行功過繼乃覺其滲漏因改為格致編工夫一歸大學道兄自茲以往能於大學一再加之意乎夫從前所讀諸書雖通本爛熟未可便謂已讀也意在帖括則書止堪供帖括意在章句則書止堪供章句惟意在身心性命則從來聖賢之精神面目始從故紙中漸出漸見耳率爾奉答不知所云

論學酬答 卷四

西

答沙溪曹暉吉願雅儔諸兄札

來札云前者荷蒙枉教匆匆慢別以未獲多領道誨為憾承留示諸著作捧讀觀玩知仁兄之教不特近邇薛胡直接程朱矣昔孟夫子當七季之衰闢邪崇正論者謂其功不在禹下今仁兄值此世道波靡人心既死之餘而能以堯舜已來相傳之道委悉昭示燦若日星功

又豈在子輿下哉弟輩雖慕教有年一則以兵燹之後
或作或止功夫未能純一二則以統宗無人意見不無
大同小異以故不能頓然振舉迄於同成何幸仁兄輩
不棄鄙陋慨賜接引諸同志感知己之愛各各振頓翁
然猛勵以期不負有道十五日舉謁 聖季會禮威儀
肅肅言論侃侃俱克闡揚大教自覺與前日稍異倘繼
此弟輩學業得進後生稟承有式皆仁兄輩移風易俗
之力成我之感當不在生我後也是日講義條論尙容
即日集成獻正諸著作同志傳玩寶若異珍以不肖弟
館與仁兄稍近獨未傳及止東岡會餞二册已讀過先
佯旋上其諸四册尙欲抄寫一二以作韋絃之佩當不
出三四日即可送還也

論學酬答 卷四

五

世風日下久矣明正學於今日正如秉孤炬而行疾風甚
雨之中將伯之助中心恒切願以鄉邑之大自晨夕數子
外寥寥寡偶每念諸道兄輩俱積學勵行歷有年所而又
以帶水之隔不得時晤深切懷懷東岡之集方以未及徧
頌大教爲恨不意貴處諸同學遂能翕然興起脩復古人
之業亦可見此心此理之同矣習俗難改一旦興修絕業
必多疑駭幸相與始終共勉之拙著草草便間幸即擲還
講義條論企望殊切祈即賜教

與舜光甥論讀書札

時熈年十七尙未志道此
舅氏訓讀書第一札也

凡善讀書者不必要人督責須要發一念頭思量今日讀

書他日終身結局何如今日不讀書他日終身結局又何
如如此作念自然住手不得工夫既密聰明自生蓋聰明
只是這心思心思不雜讀書自能記憶非妄語也聰明既
發讀書便有許多疑處疑處即悟處也孔子之所謂憤與
排也然後著人點撥便如以石投水無所不納不然泛泛
隨常講書作文畧不究意雖遇聖人提掇亦無所益所謂
以水投石者此也吾甥今日讀書上鮮父兄之教時熈父
遠出
下無朋友之益比之平常讀書之人較難一分非自己著
實猛省用工旁人終難著力是又不如農工商賈各成一
業反不至有無成之嘆也前所云課業錄若要用工甚不
可少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也吾甥若有此志我當發
來日逐照讀過書發記不可欺隱有暇進城便帶來一看
若有疑義亦以一紙登記以便質問時時刻刻自家檢點
如嚴師在側如父母在前一有差失荒廢便生愧恥之念
久久如此不特進士可中即爲聖爲賢亦所不難勉之勉
之

論學酬答 卷四

六

與許舜光甥論格致篇書

時熈年十七甫
志斯道時也

格致篇乃吾丙子冬間所輯此時於聖人之道毫無所見
雜取儒釋二家言參錯成書迄今觀之駁雜殊甚恐悞後
學向欲取而焚之因同志中以爲頗便初學故尙存箚中
然未加刪改終不可令人見也吾甥既雅愛此書特送觀
覽要之苟得大意即其間一二條已自可終身行之若拘

泥節目便有毫釐千里之謬愚丙子冬此書成丁丑春紀
考德課業錄只第一日便不拘書中條件蓋條例之書說
義理原不能盡況條例又未必精乎閱書者神而明之可
也吾輩同志數人如江陳二先生無不從此書發始今俱
彬彬然入室升堂則知此書何能誤人在人善學耳得魚
忘筌得兔忘蹄二語可誦也鄙意欲摘其中大意相曉然
恐憤悻未至雖啓發無益俟吾甥閱之有得或可相證爾

先儒陸子樗亭著

五子緒言

輯本 後學馮景詒敬署

俞世德堂
庚午校印

陸桴亭先生傳

姚椿春木

陸世儀字道威蘇州太倉人。明末為諸生。生而端敏。知好學人之道。弗待師學。言動輒見古書。厭聲華勢利。不事舉子業。讀書好談大義。於學無不闢。嘗習養生家言。有所得。既而幡然曰。是其於思慮動作。皆有禁。甚者涕唾言笑。皆有禁。凡以禮情書精神耳。如此則為一廢人。長年亦何益。乃棄棄之。作格致編。以自考曰。敬天者。敬吾之心也。敬吾之心。如敬天。則天人可合一矣。故敬天為入德之門。及讀薛瑄讀書錄。敬天當自敬心始。歎曰。先得吾心哉。崇禎九年。始與同里陳瑚盛敬。江士韻為講學之舉。莫東自主世貞。張溥以詞章博覽名海內。崇禎宗其學。聞四人言。輒怪之。四人亦深自韜祕。不敢廣坐語。每密室促坐。執策辨難。徹旦忘寢。既而漸有從之學者。乃設規約立講會。其學自身心性命之與。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事。太極陰陽鬼神之祕。儒釋之辨。經史百家之賦。無不根究本末。要於中正。退則仿先儒讀書記法。各有所錄。旬日不記。即互相糾度。以為學問進退之別。而見時流寇方熾。世儀以為平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當大破成格。凡進士舉實監生員不拘資地。苟有文武幹略者。輒與便宜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事有功。即以爲其地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事易集。今拘以吏部之法。直以賄賂。隨人充數。是實封疆也。其友陳瑚言。吾走四方。訪當世知名之士。往往窮老盡氣。沮沒文字中。其好古

五子緒言傳

太倉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者。則或作爲詩歌古文以炫耀。又其傑者。亦能究心經術。有志世務。然不過至管商量買而止。即求韓范不可得。况其爲聖賢體用一貫之學者哉。故謂治平天下。未有舍吾三四人者。其後國變。世儀管上書南都。不能用。又嘗參入軍事。既解。盤池窺可十畝。築亭其中。不通賓客。名之曰樛亭。初寧波錢爾樂牧太倉。奇世儀曰。他日必爲魁儒。邑人張采謂之曰。講學諸公。凋落殆盡。茲山其今日之碩果乎。盡與我往耶。世儀擔簦從之。米不果而止。其後西安葉靜遠。千里貽書討論。靜遠。義山弟子也。世儀喜曰。證人尚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憾矣。事定後。走寧波。哭爾樂歸。始應諸生之請。順治十七年。講於東林。已而講於毘陵。復歸講於里中。當事者。累欲薦之。力辭不出。提學張能麟。具禮聘請。修儒宗理。要巡撫馬祐。延爲館師。詒以江南利病。在署四十日。病急還里。卒年六十二。門人私謚尊道先生。亦曰文潛先生。世儀嘗言。士人當變革時。出處有三等。各視其人力所能而爲之。隱居抱道。守貞不仕。討論著述。以慰後學。以淑萬世。上也。度其才。可以有爲於時。度其時。必能用我。進以禮。退以義。上則致君。下則澤民。功及於一時。德被於天下。次也。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躬耕田野。以禮自守。又其次也。三者之外。進而少有補救。退而詩酒全高。亦云小矣。况陽慕高隱之名。而優優博奕。敗壞風俗。謬託有爲之迹。而無恥干進。嗜利不休。豈以語士乎。蓋其自處如此。所著書凡十餘種。思辨錄爲最要。大旨本諸窮理居敬。或問知行先後之序。曰。有知及之而行不逮者。知者是也。有行及之而不知不逮者。賢者是也。

五子緒言傳

太倉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也。是未可以概論。然其至也。真知即是行。真行始是知。又未可以歧而二之。聞者以爲知言。朔字言夏。崇禎十五年舉人。明亡。奉父避地崑山之蔚村。躬耕自養。導鄉人築岸觀水。低田以登。又爲之立三約。衆皆悅服。從遊者甚衆。性端介。冬月常衣單裕。客有重裘者。欲解以贈。竟席不設。言累辭。卒年六十三。門人私謚安道先生。巡撫湯斌。即其故居。爲立安道書院。敬字聖贊。士韻字虞九。入國朝。皆去諸生服。以布衣終。學者稱爲婁東四先生。贊曰。甬上全翰林祖望。爲陸先生傳。備述其論明儒語。首自辨理學心學之分爲二。爲鄧氏元錫之。不根。願於陸先生事。非其首尾。全氏承餘姚黃宗羲之學。宗義陽繼蕺山。而陰祖陽明。全氏貌爲調停。卒弗能脫文士習見。又不合史法。其書方行於時。予恐學者溺其偏僻。而不究本末。故特論著之。

周子小傳

周敦頤，湖南營道縣人，字茂叔。初為江西分寧縣主簿。調南安軍司理參軍。移桂陽令，治績甚著。又徙知南昌，富家大姓點吏更惡少，備備焉不獨以得罪為憂，而又以汚穢善政為恥。嚴寧初知郴州，尋轉判官，以洗冤澤物為己任。後以養疾退職，家廬山之蓮花峯下。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著太極圖說及通書，為宋理學之開祖。二程皆其弟子。卒諡元公。所居曰濂溪，世稱濂溪先生。

二程子小傳

程頤，字伯溫，廬山開封人。周敦頤為司理，珣奇其言貌，與語，果知大道，驚異而敬之。命其二子頤與顥從學於周子。頤字伯淳，舉進士，調鄆縣主簿。殿閣初，為御史裏行。神宗數召見，頤前後進說，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後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就鎮寧軍判官。知扶溝縣，哲宗立，召為宗正丞，未赴而卒。諡純公。資性過人，而涵養工深。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相從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孟子之後

五子緒言

太皇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圖書印行

一人而已。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後人集其遺文語錄，名程子遺書。程頤，字正叔，與兄顥同師事周茂叔。年十八游太學，著頤子好學論。胡瑗大驚異之，即延見，齒以學職。哲宗初，擢崇政殿說書。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諷。出管西京國子監。其學本於誠，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世稱伊川先生。卒諡正公。有易春秋傳語錄文籍。

張子小傳

張載，陝西郿縣橫渠人，字子厚。父迪，仁宗朝官殿中丞。載少孤自立，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仲淹勸讀中庸，載猶以為不足。又訪諸釋老，反而求之。六經皆坐虎皮，講易京師。程頤兄弟與論易，次日撤坐，載講盡棄與學。嘉祐間，舉進士，為雲巖令。熙寧初，為崇政殿校書，尋屏居山下。終日危坐一室，與諸生講學，告以變化氣質之道。呂大防薦知太常禮院，以疾歸。卒，諡明。後定諡，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的，以禮為體，以孔孟為極。著正蒙西銘及易說。世號橫渠先生。傳其學者稱為關學。

朱子小傳

朱熹，字元晦，父松為政和尉，僑寓建州。登紹興進士第。歷事高孝光四朝，凡所奏聞，皆正心誠意齊治平均之道。累官轉運副使，煥章閣待制，秘書閣修撰，移寶文閣待制。慶元中，致仕旋卒。嘉泰初，諡文。寶慶中，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熹原籍安徽婺源，婺源於陳陳時為新安郡，故其譽歎多稱新安。居崇安時，勝陽書堂故事，時人稱為紫陽朱夫子。又叔草堂於建陽之雲谷，勝陽書堂自稱雲谷老人，亦曰晦翁。晚卜築於建陽之考亭，作滄洲精舍，自號滄洲病叟，又號龜翁。考亭為講學之所，故人稱考亭學派。其學出於李侗，繼從彥，盡得程氏之傳。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論語集注、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大極圖通書、西銘、解題、辭集、注辨證、韓文考異、晦菴集、所編次有論孟集注、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朱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

五子緒言

太皇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圖書印行

五子緒言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太倉陸世儀序著

讀周子緒言

或問儒者之論皆以周子繼孔孟，子獨以周子繼孔顏，得無過耶。曰：以周子繼孔孟，此以世數言也。若論學問，則周子實繼孔顏。觀通書中所述，自孔子外，獨三稱顏子，則可知學問之所自矣。非故為軒輊也。

先儒言孔子如玉，孟子如水，此最善形容有道氣象。若顏與周，則非水晶也。溫栗之資，已同于玉。但於孔子微有高下大小之分耳。

周子之於孟子，可相伯仲，未可分差等。孟子才大，周子心細，其為聖則一也。

孟子之後，無傳人。周子之後，却得程朱接續，以後便源源不絕，非量有不同時為之也。戰國時聰明才辯之士，皆為縱橫之流，引入勢利，誰能為此迂遠之學。若周子時，方是全盛而人才又莫多焉，故遂得程朱其人。

昔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謂其有闡揚聖之功也。若周子則太極人極，說得最分明，使二氏不能欺人以暗，尤為不動聲色，功豈在孟子下。

五子緒言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周子之學，渾是一誠字。故通書首章即曰：誠者，聖人之本。二章曰：聖誠而己矣。三章曰：誠無為，幾善惡。四章曰：誠神幾，曰聖人，都是一誠字。誠者，天之道也，非聖人之流亞，近於生知者乎。

周子通書，全從易出。太極圖，全從繫辭出。不啻造作一毫，或謂得之陳搏神放，穆脩，或為師事鶴林寺僧靈滌。此二氏無稽之言，謬欲引為己重，如謂孔子為釋伽老子之弟子也。至朱子序通書，亦謂莫知師傳之所自。夫易與繫辭，即師傳也，何必舍是而更問哉。今觀其首一圖，即易有太極也。次一圖，即是生兩儀也。次水火土金木，即兩儀生四象也。天地網羅，萬物化醇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也。何嘗自出一毫私意。學者不肯細心觀圖，又不肯細心讀易，或以為無師傳，或以為師二氏，此皆未知周子者。

太極圖，其平易，人都看得鶻突，其實極易曉。中間一小圈，即易經上太極。一團傍邊兩抱，即易經上兩儀。二畫分黑白者，白為陽，黑為陰。黑之中有白，白之中有黑者，陰之中有陽，陽之中有陰也。但伏羲在太極上面，直畫兩畫，周子便把伏羲兩畫，轉抱在太極兩傍，是恐人把太極兩儀看作二物，故特作此圖，以明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旨耳。

朱子謂周子太極圖，當在通書之首。先生手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竟，不復釐正。愚謂周子通書，本名易通。山陽度氏載傅伯成未第時，嘗得周子所寄，扁說同人說，今其書獨有乾拍益家人噴復先妄妄良等說，而無所謂新說同人說，則知易通之

為書六十四卦皆有說，特散逸不全耳。其間議論次序，當悉依周易，非自立體格，別為一書也。太極圖之在後，實以繫辭在六十四卦之後故耳。朱子取以冠通書，於義無不可。然太極圖所以為通書之卒章，則實因此。故特記之。

朱子註太極圖，語語依太極圖分太極陰陽老少，雖拘而亦無礙。總之周子作太極圖說，天人之間，已自分配得十分恰合。在他人信手拈來，自然頭頭是道也。

一篇太極圖說，止說得天命之謂性一句。故謂太極圖說，為繼繫辭而作，可謂繼中庸而作，亦無不可。繫辭中庸而後，未嘗有此書也。

周子作太極圖，發揮天地萬物之理。太極二字，原本繫辭，不過祖述孔子之舊。至於主靜立人極人極二字，則自周子開闢出來。後半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都是說人極。人極與太極，句句相對。則知人身與天地處處相合，絕非矯揉造作。故人能踐形，即能盡性，能盡性，即能達天。天與人總只是一理，此是周子獨得處。太極圖說一篇，主意全在人極上。今人讀太極圖說，不論人極而止論太極，失周子之意矣。

不知太極無天地，不知人極無人，此之謂不誠無物。

天地生萬物妙處，只在妙合而凝一點。人心周應萬事要處，只在誠無為幾善惡二句。

周子通書云：誠則無事矣。此語非幾于聖者不能道。語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庸人何妨。

五子緒言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所惡于庸人者，為其作偽耳。機械百出，事變日多。不惟世界不得太平，究竟身心愈勞，愈無益。所謂心勞日拙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此正是說誠則無事。

人極要處，在主靜二字。主靜要處，在中正仁義四字。有中正仁義四字，則主靜自不入于一偏。自非二氏之學所能混。

仁義二字上，復若個中正二字。惟中正，則仁不流于偏，義不流于過。故可以主靜，可以立人極。程子善惡皆天理，一語諸儒皆以為疑。不知此語是從周子太極圖中出來。不過是陰陽皆太極。

太極圖最好觀性。太極不離乎陰陽，故有氣質之性。而實不雜乎陰陽，故有義理之性。從來聖賢學問相傳，止是一條線索。子思天命之謂性，是祖繫辭繼善成性。孟子知其性，則知天矣。是祖中庸天命之謂性。周子太極人極，則亦祖繼善成性，而暗合于子思孟子者也。自周子以後，則凡言性與天道者，無不祖之。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全本太極圖說。朱子中庸天命句，亦本太極圖說也。

朱子與陸氏兄弟論太極書，語極辨博，然愚謂猶未切要也。周子圖說妙處，全以太極發明人極。天人之間，契若符契。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以見吾人此心此理，全本天來，俱出自然，絕非勉

強所以爲妙。若無下面一段議論，則無極太極二語，雖謂之出于莊老可也。今圖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是何等識見。乃泛執字句之微而謂之莊老。陸氏兄弟固未嘗細心讀周子之書，而朱子亦但就其有形無形反覆辨論，此其所以多議論之往復也。讀書不貴讀字句，而貴讀全篇，大率如此。

讀二程子緒言

讀二程子書親切莫如文集，文集皆二程手筆，熈寧制作，生平盡見。次則經解，經解猶當日手筆也。遺書次經解，外書又次遺書。蓋遺書雜出門弟子手筆，外書則并出外人也。優於朱，以功用而言，則開先之力，固讓於周，而啓後之勞，亦遜於朱也。二程之學人多推大程，然大程實是天資勝，其所行自無隔礙。若學問則次程儘有深入處，不易及也。橫渠集中亦推次程，然行處却每有隔礙。朱光庭謂明道得聖人之誠，此言雖似少過，然亦庶幾近之。明道生平論新法，及待介甫最爲得宜。只是胸中廓然大公，功不必自己出名，名不必自己成，惟以朝廷天下爲心，故能如此。他人却便不能此同爲君子，而有化與未化之分也。

明道請修學校，荀子與伊川看詳學校，文公貢舉私議，皆論學校。然語其等第，則伊川不如文公文公不如明道。蓋伊川文公不過近代之法，明道則通於三代矣。

明道論十事，亦近三代設施。與王荆公上神宗書，似同而實不同。若使見諸事業，隆古之風可復。惜乎舍此而就彼，亦有宋之不幸也。程子定性書在鄂時作，年甚少。朱子言其一篇之中無下手處，予謂即此可見明道天分高，近於生知下語自別也。

五子

朱熹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圖書印行

明道說詩只點撥地念過，便令人意解，此是明道善開發人處。今讀其解詩，益知親承之妙也。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本無可疑，蓋說性離氣質不得，猶之說太極離陰陽不得也。人或三黨之說爲伊川答者，非也。人除是不講學，講學則必有徒與，有徒與，則人必忌之。不惟小人忌之，君子亦忌之。雖孔孟猶所不免，但君子不黨，則存乎立心公正耳。次程立心近陰，不如大程，自是氣質之性。世以其學術近方，來蜀黨之謂者宜矣。至於明道接人，渾是一團和氣，宜乎與世無尤。然讀年譜李定何正臣亦勸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士憎茲多口，庸何傷。伊川臨部堯夫不恭，然兩人之學，過夷惠遠矣。予是以嘆三代而後，人多吝人以聖人之稱也。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全本周子太極圖說，此見古人學問淵源不窮，而胡安定復能於稠人中識之針芥之技，豈欺我哉。

經筵是人主莫大，從來視屬具文，伊川克舉其職，上太皇太后書及經筵三劄，真可爲古今作則。彼以坐講爲嫌者，俗儒之見，諛臣之習耳。講官坐講，所以重聖人，所以重道，非以自夸大

也。晚近若臣侯佛，率往往膜拜，而徒不以爲恥。一聞儒官坐講，輒忿然爭執，爲不可，雖賢者亦不能卓然有見，不知何以顛倒悖謬若斯極也。

上仁宗書，大概似實論治安策，猶有少年氣，但所見不同，便能置身三代，高視叔季，儒者所以不同於縱橫也。集中不載，學者另讀之可耳。

讀張子緒言

伊川易傳，一生精力在此，畢竟與他經解不同，讀者須讀全書，勿以此限可也。性理即一語，朱子極稱述爲伊川所獨造。予竊謂不過祖述周子太極圖說，非創語也。圖說以人極配太極，理則一耳。在天地萬物爲太極，在人即爲人極，人極者，性也。性非理而何。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也。南軒云，伊川此處小差，未發之中，衆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聖人之道心。予謂伊川不錯，但未發時聖凡之性同，而在發之功異耳。伊川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語說得最好。朱子以爲太深無捉摸，恐亦爲初學言之耳。伊川語有近禪者，如雷從起處起，及東西銘恐起爭端之類。大抵語近掉弄，便易入禪，學者不可不察。

讀經解見程朱議論有不同者，亦不必甚異。蓋古人讀書，各有悟入自得處，非同帖括家言。如孔子讀易，孟子引詩，引書，大抵可見讀者之言外可也。

讀二程遺書，如觀三代鼎彝，古色淵然。時有水土割絕，不可辨識處。

五子

朱熹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圖書印行

大抵學問從草昧中間開闢最難。五經四書在周程時方草昧經營，漸漸開闢。至朱子則木拔道通矣。然朱子註說中，或尙有一二未安，譬猶康莊大道，不無微草餘莠，後人偶見艾除，輒欲以做前烈，祇見其不知量也。

讀張子緒言

先生少喜談兵。范文正授以中庸一卷，遂成理學名儒。從來聖賢豪傑，未有不體用兼備者。先生與安石同時，安石新法以周禮爲說。先生召對，亦以漸復三代爲說。神宗將大用之，此際若有一毫苟且，必將理合執政同行新法矣。又或圭角未融，必至動色相爭，如程子所謂新法之禍，吾黨激成矣。先生獨卜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雕琢，則宜有不用命者矣。語利而介，非學養之遠，未易及此。

或有言先生文難讀者，誠然。然自是人不肯讀耳。昔朱子與蔡季通諸人登雲谷，山半塗大雨，通身皆濕，到得地頭，因思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遂命季通諸人各解此二句，已亦作二句解，後來遂作兩節註。又朱子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如朱子季通，則天下自無難書矣。已不肯讀而謂古人書難讀，恐爲古人所笑也。

古人虛心誠樸，無一念自是，無一念欺人。如先生講易關中，二程來過，相與論易，遂自執其卑比曰，吾不如也。程子亦不以爲然，此是古人虛心誠樸處。近代儒者各立宗旨，各分門戶，互相

標榜互相誦排。此俱蹈襲禪門惡套。以視古人真不愧死矣。

西銘在先生集中最是明白顯暢。然楊龜山讀之。猶有難愛之疑。甚矣書不易讀也。朱子言西銘有箇直劈下的道理。又有箇橫截斷的道理。黃勉齋謂每句直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予謂不然。直劈下道理。謂理一也。橫截斷道理。謂分殊也。

太極西銘二書。當作一串讀。若明得太極。則知男女萬物。皆從天地來。是真乾父坤母也。安得不以萬物為一體。

正蒙謂天地之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蓋天地之風雨霜雪。萬品山川。猶聖人之視聽言動。善觀天地者。無非教也。此可與論語予欲無言及吾無隱乎爾。兩章參看。

正蒙論日有修短。地有升降。一則全本歷家四游儀之舊。至如置閏而謂閏餘生于朔。不盡周天之氣。一語簡當。說盡氣盈朔虛之要。此先生之筆力所為精深渾厚也。

封建井田學校三者政治之本。三代而下。能言井田封建者。惟先生。然欲封建井田。非先復古學校。令學者人人知三代之治。人人知封建井田之法。而又斟酌變通于古今之間。不可復也。先生平生得意處。第一在復井田。其論經界。只言四極。及經界不避山河之險。處皆發人所

未發。荆公方田法亦此意也。然行之未得其人。適足以為累。故曰有治人無治法。晉人最放達。然史稱謝安非功之慘。不廢絲竹。是晉人猶重非功也。先生理窟。謂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不為異。已亦熟之。則是宋人不重非功矣。世道愈趨愈薄。於此可見。安得敦先生者。起而砥柱頹波。為後世則耶。

理窟所言多周禮政事及宗法祭禮。雖考據未必確然。存之可備查考。周子好稱顏子。先生好稱孟子。亦其資稟相近處。先生學問於五子中。特為艱苦。其理窟中自道一篇。語語真切。學者苟能如此。不忠不至。聖賢地位。

讀朱子緒言

朱子一生精力。專在集註。至今家絃戶誦。歷萬世而無斁。後世淺學之士。往往詆其筆力不佳。此真坐井之見也。朱子與人論說。釋體不可自作文字。自作文字。則觀者貪看文字。并正文之意而忘之。此朱子以大賢以上之資。而能持初學小子之心。故心愈小而功愈大也。試讀朱子文集。其筆力何如。而可輕為議論耶。朱子一生學問。守定通而不作一句。當時周有通書。張有西銘。二程亦多文辭。朱子則專一註釋。蓋三代以後。詩書禮樂。散亡已極。孔子不得不以刪定為功。漢唐宋以後。經書雖有箋疏。而

蕪亂尤甚。朱子不得不以註釋為功。此卓有定見。非淺學孔子述而不作者也。

讀他人文集。語錄。有當否。有去取。朱子則無一語不當。無一篇可去。蓋中正和平之至也。或以朱子文集。語錄為平常者。此真不識朱子者也。朱子妙處。正在平常。中庸註曰。庸。平常也。則知朱子平常。正是中庸之理。布帛菽粟。有何新奇。所以萬古不可廢者。正在此處。陸象山少時。讀至字出二字。曰。字出內事。是已分內事。便見自任的意思。朱子三歲問天之上何物。便見窮理的意思。

鶴湖之會。朱陸異同之辯。遂成聚訟。不必更揚其波。但讀兩家年譜所記。朱子則有謙讓求益之心。象山不無矜高揮斥之意。此則後來所未道耳。

人言朱子嗜好註釋。雖楚辭亦為集註。似為得已。不知當時黨禍方興。正人君子。流離竄逐。死亡載途。朱子憂時特切。因託楚辭以見意。豈得已哉。學者坐不讀書。不能窺見古人微意。未可輕議古人也。

朱子生平註釋四書五經。曾無甚刻之暇。而又自著文集百卷。不知如何有許多精力。然亦是在野時多。在朝時少。讀書講論之時多。居官治事之日少。故成就愈久愈大耳。乃知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幾四十日。未可為不幸也。道學之說。愈盛則愈甚。蓋君子小人不並立也。周子之時。如草木在甲。知之者惟二三君子。世

固莫得而讓也。二程子徒與漸盛。攻者漸多。至朱子則更盛矣。所以劉三傑。姚愈之徒。至有偽黨變為逆黨。窺伺神器。圖為不軌之言。當時方正之士。稍以儒名者。至無所容其身。而朱子曰。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笑而不答。至今千載而下。朱子俎豆學宮。子孫世受恩澤。而所謂劉姚之徒者。三尺童子。聞名而唾罵之。然則為朱子者。何畏。為劉姚之徒者。亦何益哉。當能冒禁偽學時。朱子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與儒者。更名他師。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嗚呼。此乃所謂水落石出也。附聲逐影之徒。雖多亦何為哉。

宋世有幾篇大文字。皆數萬言。非有才力人不能作。蘇氏父子。王荆公及朱子諸封事是也。東坡文字。頗為朱子所取。荆公遭際神宗。力行新法。卒至顛覆而不悟。朱子封事。皆切實可行。而竟不得行。可慨也夫。

得

正心誠意四字。上所賦問。不知有何可賦。或以為不切于時事。不知時事非正心誠意。如何做得。程子在經筵。先論坐講之禮。正其本也。朱子在經筵。一稱時例。為之兆也。兆足以行而不行。此光宗之世。不同於神宗之世也。後人謂宋儒但講道學。置討賊復仇于度外。以為腐儒無益國家。此未讀朱子諸封事也。不但諸封事先後奏劄。何一非討賊復仇為國家計。長久為民生計。實用。後人不讀書。妄以空疎之

論議前賢，發數天下，誠為可恨。

古今制民之產，莫急于經界。橫渠考亭，皆以此為要務。即判公方田法，亦此意也。然經界行不得法，最易擾民。推排打量，終不如橫渠標準之說法簡而無弊也。

明道之議，實舉主于竟行古法。朱子學校貢舉私議，即于今法中斟酌可否，可謂周悉詳盡。然分年試士之法，病在太繁。蓋國家造士，取其足以致用，無貴窮經也。古人造士之法，簡而易，六德六行之外，不過六藝習之者易曉而施于世為有用。今人造士之法，繁而難，文辭聲病，為說多端，習之者難工，而施于世為無補。此大弊也。朱子立法，雖勝於前，窮經費心力，不如古法之簡易，此予以為尚須斟酌也。

學校之法，第一在擇師，第二在立法。朱子議中所舉呂希哲之言，乃根本至論也。

非田類說，蓋朱子集漢儒荀氏何休諸論及班志所志，然而變通之精意不存也。朱子論資助微法，以為溝洫不同，亦未免泥于漢儒之論。

今人動以文風之盛衰為人才之盛衰，非定論也。昔商鞅以為人不可多學，為士人廢了耕戰。此雖無道之言，然朱子取之，以為當今士人千萬不知理會其事，真所謂游手，此等人一旦得高官，只是害朝廷，何望其濟事。噫！以此觀之，真古今一轍也。

無極而太極，猶言無所謂太極而實有一太極。朱子所謂無形而有理也。玩一而字，便不是離五子子緒緒言。

了太極別有無極。陸氏昆仲輕肆辯駁，不但不肯細認而字，并不肯細讀下文。要之亦以周子為近代人而忽之也。非朱子如此表章周子之書，焉能傳至今日，只此便是聖人心事。

朱子論天文勝于橫渠二程，然尚有未透曉處。

二程論鬼神竟似陰陽，朱子則不實近人，然亦有未至精微處。

朱子論理氣，無一語不透。蓋深有得于太極圖也。仁字是論語中第一喫緊字。程子嘗教人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張南軒亦極論之。終不如朱子之博而該，真而切，為得夫仁字之全體也。人身配天地之心，配天地之心，此處得大頭腦，則仁不待論而明矣。然亦自太極圖中貫徹出來。

五經之中，三禮尤為用世之書。此一日不可少者。朱子乞脩三禮，切實可行，而當時朝廷何以漫不之省。今儀禮經傳集解，謂非朱子手輯，然大概亦本朱子之意。惡意禮以時為大，當于累代制作之後，益以議論權衡，乃為確當，然非聖人不能也。

蔡季通律呂書與八陣圖，俱未能致用，而八陣尤為未觀。昔蔡親朱子語錄所載問答，亦似未為許可。

從來廟制，重元成謂周為七廟，四親廟，二世室，與太祖廟而七也。劉歆謂周為九廟，三昭三穆，二世室與太祖之廟而九也。班固以歆說為是，朱子始兩存之，愚謂元成說是也。中庸周公成

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以成王時嘗，則周實止二昭二穆，何由三昭三穆。

朱子明堂圖，彷彿田遺意，謂是三間九架，隨時方位開門，予謂未必然。古今人情不甚相遠，決不戾于時俗。豈有隆冬盛寒，正北開門，天子羣臣向朔風而朝，羣后者。謂之明堂，決是向明無疑。隨所處而異名也。

郊社之禮，以義言之，必應合祭。而古今之儀，多主分祭。朱子語類亦謂應分祭。但周禮自大合樂之外，更不言分祭，則朱子亦非定以分祭為禮也。

朱子語錄中論冠昏喪祭諸禮，皆淺近切實可行，所謂禮以時為大也。伊川所論便太泥古，如以尸為必當立，彰神為必不可用，皆太拘。

朱子集中如大學中庸詩集傳序，資治通鑑序，皆極大文字，不可不讀。

只皇極辨一篇，便見朱子有功于書經不淺。諸儒議論以皇訓大，以極訓中，是何等解。道理中惟易學最深，蓋窮理盡性之極也。以孔子之聖，尚假年以學易，况其他乎。故知讀書為學，須要漸次。有得于四書，有得于諸經，則易理自漸漸通貫。此晚年極步工夫也。今人每好談易，自為淵深高者，僅得其形似耳。朱子語類曰：某總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此真知易者也。

朱子于五經中，惟易最為研窮。詩次之，書又次之。禮與春秋，未嘗周筆。然儀禮經傳集解，雖非全書，亦見一斑矣。又語類中論禮及春秋處，最通達最正大。故知論禮而拘論春秋而鑿者，皆

五子子緒緒言。

朱子所不取也。

荀楊王韓四子之書，並傳其中。文中子畢竟是一賢儒，其著述多為人所雜亂，互有不同。其中模彷彿論語處，多是後人增入。至精當處，漢唐以來諸儒皆莫能及。朱子亦謂其賢於三子。然續經說以為好名欲速，輕道求售為稍過矣。

朱子論釋氏書，如讀大紀觀心說等篇，莫如釋氏論下篇，更得要領。橫渠二程皆莫及也。

五子緒言跋

五子緒言九十條。蔚芝母舅命余錄自儒宗理要一書者也。陸桴亭先生年譜中載儒宗理要係先生代張能麟先生所撰。先生讀伊川明道晦庵濂溪橫渠五大家之著述。乃發揮餘蘊。作為緒言。妹婿謀伯為我與思辨錄中所載者對校之。知列入思辨錄之條目少。列入儒宗理要者多。茲將條數列表於後。

五子姓氏

思辨錄

儒宗理要

讀二程子(伊川與明道)

十七條

二十二條

讀朱子(晦庵)

十三條

三十四條

讀周子(濂溪)

九條

二十條

讀張子(橫渠)

九條

十四條

思辨錄所載都四十八條。儒宗理要則九十條。幾倍之。可知儒宗理要為桴亭先生後成之書。攝性道之著華。示後儒以門徑。其為寶貴更當何如。今錄為一卷。編入太崑先哲遺書。俾研究先生之學者。既得參攷之資料。更可求進德修業之方云。戊辰二月鄉後學命慶恩風竇跋於滬西陸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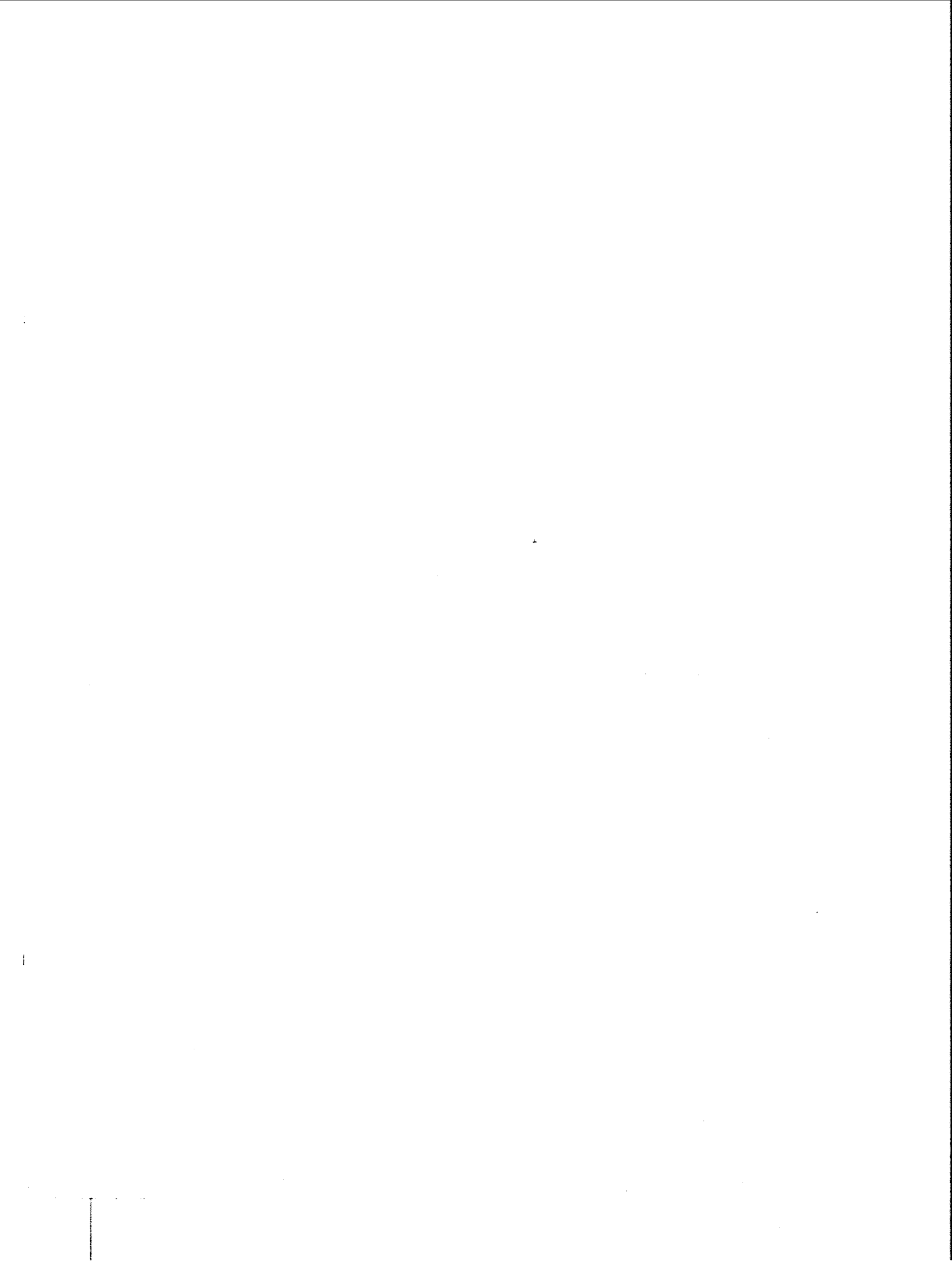
五子緒言跋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勘誤表

五子緒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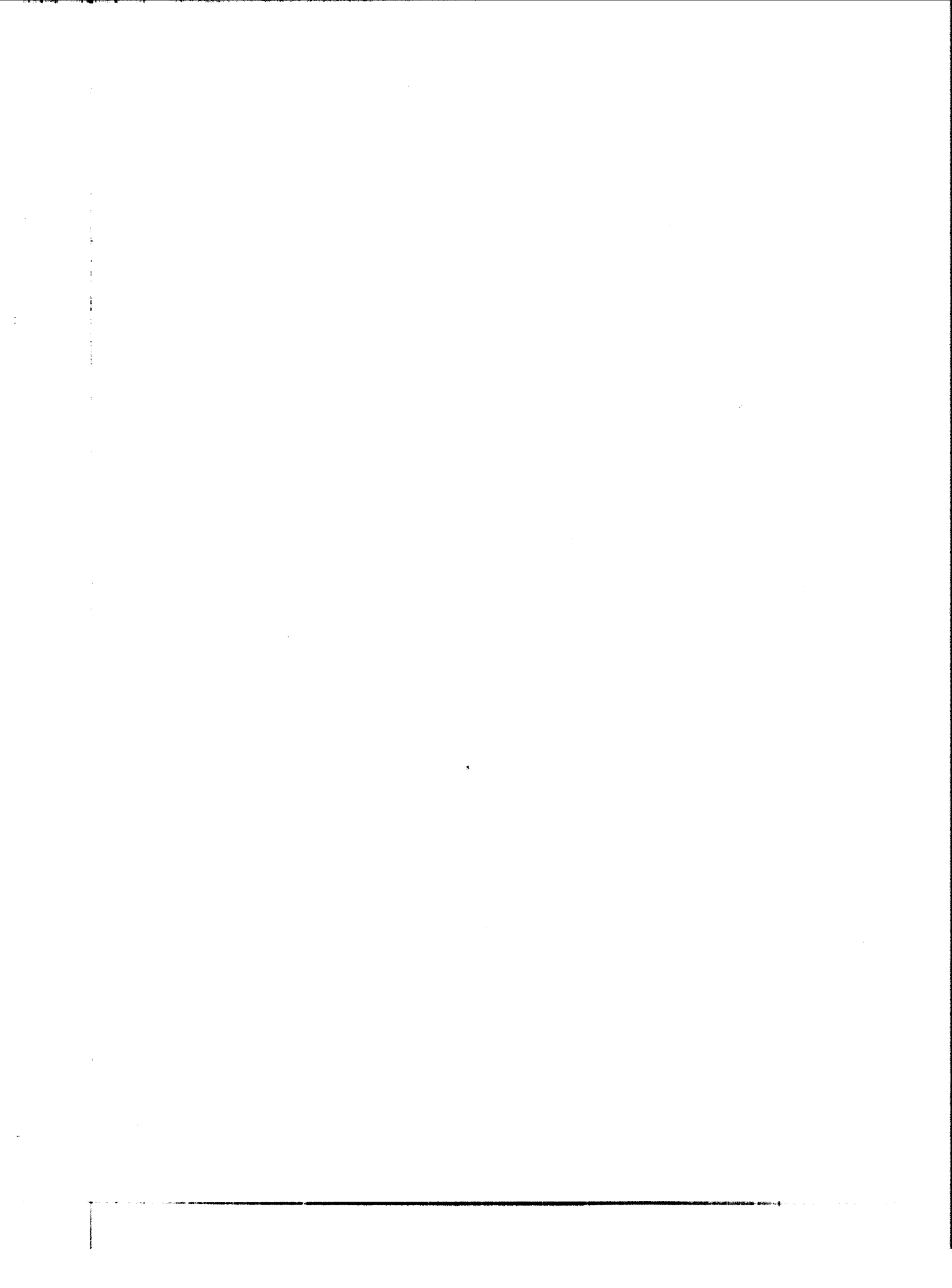
五頁十六行未闕衍發闕脫 七頁十四行高點衍官點脫



淑

艾

錄



海昌祝 淦人齋纂

楊園先生生于有明之季慨然以斯道為己任其所為學一循孔門博文約禮敬直義方之則大要以為仁為本以修己為務而以中庸為歸為能有以正後儒偏諛之趨而續古聖微茫之緒百年以來其道漸著流風餘韻被及四方雖以淦之固陋猶得與聞而思奮也蓋嘗讀其遺書昌言貞教與子朱子先後一揆讀之愈久而味愈深長其備忘昭代叢書三集淑艾錄卷第二十九世楷堂藏板一錄四卷為先生晚年劄記充實之積發為輝光其切於日用補於輓近不啻粟帛之療飢寒鐘鏞之警聾聵焉淦反復有年弗能自己既訂其全書乃秉朱子近思錄義例采輯精要以為此編名曰淑艾志私願也若夫先生盛德所至回狂瀾砥中流身困道亨確乎不拔實兼統乎河東餘干諸君子而為朱子以後五百年來聞知之一人非淦之私言敢云爾也讀其書當有以見其概者乾隆甲子長至又七日祝淦謹識

道體

太極為陰陽既有陰陽則太極即在陰陽中矣陰陽為五行既有五行則陰陽即在五行中矣五行為萬物既有萬物則五行即在萬物中矣故曰萬物一太極物物一太極又曰理一而分殊聖人之于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天地之化往過來續不舍晝夜無物不然驗之人身毛髮肌膚驗之草木枝葉花實遞禪密移都無一息之停學者體此革以去故鼎以取新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進德唯口萑萑不知年數之不足則幾矣陰陽之體固是對待然人之一身當使陽和之氣多而陰肅之氣少蓋陽饒陰乏理自如此觀天地之氣亦是日月雨露之時多霜雪之時少天理自是易簡循天理則能知險知阻知險知阻而不能不陷于險阻則健順之德為之天下之理不待安排造作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循天理而行極是坦途一入人欲便崎嶇險阻矣天

理人欲天人二字最可體玩理本天然不假造作
一著人爲便是欲也

吾身之理有未明于天地萬物觀之天地萬物之理
有未明于吾身觀之蓋天命之性吾于天地萬物

一而已矣

學者不從此著眼無由識得
本體卽所見道理終有欠處

古之言性者紛紛至孟子而始定後儒言性者又紛
紛至程子而始定程子孟子其揆一也或疑程子
兼言氣孟子只言理是殆未嘗舉孟子言性處思
之也若形色天性及口之于味仁之于父子處何

昭代叢書

王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嘗遺御氣來

大學言心不言性故序文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故
序文言心朱子憂天下來世之心切矣此意本之
孟子讀告子上篇其義自見釋氏離性而言心故
流于猖狂自恣離心而言性故至于空虛寂滅
平生不敢高談性命只就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有所
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處做工夫已不能庶
幾萬一何況其他要之性命之理豈外乎此

聖賢凡說善字多不下注脚唯孟子乃若其情則可

以爲善矣下文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天爵
章說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兩處然則所謂善者非
他仁義而已矣今之所謂善者吾不知之

觀聖賢用心從孟子與萬章諸人問答處最可見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窮人無所歸仁也忍不仁
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仁也僞喜不仁也親之愛
之而封之有庠仁也立爲天子則放之不仁也以
微罪行不欲爲苟去仁也爲肉爲無禮不仁也視
棄天下猶敝屣仁也非是不仁也凡此等處一一

昭代叢書

王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四 世楷堂
藏板

從自身體驗人倫日用處心動念果從那一邊發
則爲舜之徒爲跖之徒判然知所適從矣

朱子注論語義者事之宜也注孟子義者心之制事
之宜也加心之制三字爲告子有義外之說故也
蔡子注尙書義者事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較韓
子行而宜之之謂義更完事固有理當然而行之
未必宜者亦有行之頗宜而理或不當然者惟理
旣當然而行之復得其宜方爲義之盡

禮者天理之節文凡人之言語行事合于天理自然

有節有文若無節無文則直情徑行便已不是天
理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有之節文不待安排
也

或疑行道而有得于心之義曰仁義禮智根于心為
有得見諸言語行事之實無不合乎天理之當然
而可為人所共由之為行道本乎無聲無臭而達
之人倫庶物有諸中形諸外所謂行道而有得于
心者也然同一行道也有得于心與無得于心者
氣象自遠不同此誠偽王霸之所由分也

昭代叢書

王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王

世楷堂
藏板

日用飲食當乎義理處即是道然終日汨其身心于
此又實害道蓋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
陽也此際全在存養省察

凡做一項人須要實心實力盡得此項人底道理始
得不論做官做工做男子做女人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反身而誠誠此而已強恕而行
行此而已世儒輒好非議二語不知彼所謂道義
者何屬也

易無貞悔天下之理貞無可悔也貞而吉理之常也

貞而凶勢之極也貞而吝事或失中也貞而厲雖
未至于凶勢則殆矣君子不以吉而貞不以凶且
厲而失其貞期于无悔而已

頤中虛中孚亦中虛蓋唯虛中無我方可養德方能
感物頤全體皆虛中孚二體中實感物以誠進德
則全在虛受也

儒者立心須是自與天地民物相關否則雖曰好修
小人儒而已

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即是贊

昭代叢書

王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六

世楷堂
藏板

天地之化育

天地之理往過來續人于其間只有繼往開來一事
而已文王有聲之詩前言邁追來孝後言貽厥孫
謀自一家而言如此自天地開而言亦如此

人須有奮發有為之意易六子以震為長蓋不動則
不可入才能動便能入故次巽入便能變化物遇
水火無不變化者故中為坎離變化既成而後能
各止其所得其所止則悅矣故終以艮兌天地生
物之序如此士人學問之序亦如此

權者君子所以時中今人小有才智輒好言權自予
觀之機變之巧而已無恥孰甚且思可與立是何
等地位易到得不易到得孟子七篇反經而已未
嘗輕言權字

中者聖人之德正者賢人之守學者由正以至于中
猶以規矩爲方員希賢而後希聖也若好言中而
忽言正鮮有不失己與人者

白沙云名節者道之藩籬籬籬二字下得極好若以
名節非道則道豈外于此以爲道盡于名節則特

昭代叢書王集淑艾錄卷第二十九
七世楷堂藏板

籬籬而已門庭堂奧尙有在也

天下道理總不出費而隱三字子思此言所以爲喚
緊示人也程子云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學者苟能
深造而自得之于道其庶幾乎

爲學大要

中庸章句第一章大注蓋欲學者于此反求諸身而
自得之一言足蔽千聖遺經之指亦足蔽千古學
人爲學之指人能于聖賢之書字字句句反求諸
身自能有得不然讀書雖多無益也

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自童稚至于
耄期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自
新之實也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新民之實也

古稱衛武耄而好學詩賓之初筵抑抑威儀其所作
也觀其致力大槩密審于威儀精勤于事物幾微
必慎改過必勇淇澳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
蓋以此然則古人爲學自身心而外更無別種功
夫也

儒者立心便以四海九州爲量其功夫則自克勤小
昭代叢書王集淑艾錄卷第二十九
八世楷堂藏板

物做來

儒者起腳第一步是仁以爲己任然後精之以義文
之以禮樂而德成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爲硜硜
小人也

志存西銘行準中庸

心爲一身之主人人具有一心此心同于聖賢言語
行事與聖賢同則聖賢矣此心同于小人言語行
事與小人同則小人矣如何可不孳孳爲善欲爲
善如何可不學問

中庸君子小人對舉者三而意則一貫君子時中故
居易俟命居易俟命故闇然日章小人無忌憚故
行險徼幸行險徼幸故的然日凶

鼎之初六有顛趾出否之象蓋將烹飪必先滌其釜
錡而後可進而有實否則雖有嘉肴人將不食之
矣人苟有志于學須先洗刷身心舉從前積習舊
染與夫自私自利之心盪滌既盡使潔淨之質已
具然後加以學問可以充實光輝

學者能砥礪名節一變可以至道若輕視名節未有
昭代叢書王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九 世楷堂 藏板
不至于同流合汙者

先儒謂讀書把截四路頭竊謂士志于道亦有四路
頭先要把截否則讀書雖多終無入德之理孔子
所謂四路頭色厲內荏道聽塗說鄉愿鄙夫也孟
子所謂四路頭頑夫懦夫鄙夫薄夫也

東銘義理本對西銘不過橫渠先生竝揚于屏蓋戲
言戲動最爲害事進德修業唯誠與敬而已思爲
一入于戲而能存誠敬者未之有也學者不讀西
銘則理一分殊之義不明而惻隱之心不篤不讀

東銘則戲言戲動之失不知戒而長傲飾非之習
日深鋼而不可拔初學之士卽當精思而力踐之
學者固須讀書然不可流爲學究固須畱心世務然
不可入于功利修諸身見諸行事可以刑家可以
範俗窮達一致始終一節方不失爲聖賢之徒

學者志卑氣弱固不可若氣魄雖大擔荷雖勇苟不
遜志于學使義理日進于高明踐履日就于篤實
北宮黝之徒而已未幾志氣茶然消歇所謂義襲
而行不慊于心則餒也

昭代叢書王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十 世楷堂 藏板
知行二字偏重不得空知與冥行其失均也若論今
日自應以篤行救之

人言耕讀不能相兼非也人只坐無所事事閒蕩過
日及妄求非分營營朝夕又爲文字章句之家窮
年累歲不得休息故以耕爲俗末勞苦不堪之事
思其分心若專勤農桑以供賦役給衣食而絕妄
爲以其餘閒讀書修身儘優游也農功有時多只
半年諺曰農夫半年閒況此半年之中一月未嘗
無幾日之暇一日未嘗無幾刻之息以是開卷誦

習講求義理不已多乎心逸日休誠莫過此

率素履攸行耕則良農讀則良士學古訓有獲儉以

養德勤以養身

儒者功夫只居敬窮理為無弊窮理所以致其知知

皆之至而後行之利敬則統乎知與行者也始終只

敬字為主故曰居猶諺謂作家當也

吾人今日為學只因其性之所近做工夫過中失正

處必然多有慎不可執己律人自以為是而無虛

受之益蓋學絕道喪既不得聖人以為依歸又不

昭代叢書王集淑艾錄卷第二十九

遇大賢正其得失惟有虛心遜志時時將經書義

理及先儒所講明體驗省察以防檢其身心而又

得好學深思之友相與觀摩匡救庶不至舉一廢

百陷于邪慝而不自知也

吾人日用惟讀書窮理躬行實踐為必有事之功自

古未有不讀書忽踐履但縣空想像一種杜撰道

理而能不悖于聖賢者

善人能不踐迹吾人資稟不及善人卻須從踐迹上

做功夫夫子明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世儒言行不軌法

于古人如何不生心害事作事害政

學問之事最忌是泛又忌是雜泛則不誠雜則不一

終身子學而無所成者以此

天地間只是一箇屈伸消長之理學者能從身心上

體驗此理方是學易有入頭處

自古聖賢只望人有為故曰為人曰為學曰為仁為

義又曰為堯舜曰必有事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

人在天地間豈有終其身悠悠因循可以有成之

昭代叢書王集淑艾錄卷第二十九

理

學問之道固尚從容然一任優游難睎自得舉其通

病不出五閒閒思慮閒言語閒出入閒果能必有

事焉其諸怡慢非唯不敢亦不暇矣終日勞攘實

示學者 愛身父母惟其疾之憂 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修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力學日知其所以亡月無忘其所能 友直友諒友多聞

親賢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

四者事實相因義祇存乎愛身而已修德所以愛身也力學所以修德也親賢所以成學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揚之座隅常目在之

示學者 辨心術邪正義利之類明義理讀書窮理治性情剛柔過不及

及己上敬以直內事 正容體九容謹言語 慎

事為 己上義以方外事 學者辨心術是始初

第一事功夫緊要全在明義理治性情存養以是

省察克治亦以是二者得則大本已立大本立則

動作威儀應事接物略加提撕檢點可已

昭代叢書

王集淑艾錄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目前做此事即從此事做功夫一事上看道理有進步即處處有進步所謂素位而行也

日用間一念不敢忽易即是敬一念認真即是誠誠

敬者進德之基也但能事事物物皆然則至于純

熟不難矣然須求得義理之正所以讀書窮理為

要否則自以為敬未必不至于慎而無禮自以為

誠未必不至于果敢而窒

讀書少則自賢索居多則自是博覽不歸德性廣交不知觀摩卻大害事

故必能存心然後開卷有益益能修己然後出門有功

大都學者于詩書朋友約是一般日親則日近日遠則日疏然其數常相勝親其所當疏則必疏其所當親要在慎擇而明辨之

功夫愈切實則心愈虛心虛而後能從善

卑以自牧慮以下人方有學問可言

崇德修慝辨惑分之則三其實則一也德進則慝自

消慝修則德益進損益之義也主忠信所以進德

人徒義便有修慝之意著緊功夫又在辨惑惑之不

辨慝將日深雖欲修而不知所以修害德滋大故

昭代叢書

王集淑艾錄卷第二十九

四 世楷堂藏板

衡量三者辨惑似輕學者用功辨惑為首

人之惑處多端其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唯忿亦然

一念之慾忘其身以及其親推之七情莫不有之

愛欲其生惡欲其死凡不能揆之于義理而任己

甚之情鮮不為惑惑雖與慝有別然最害德其勢

亦足以至于慝故曰辨之不可不早也

學者實能從事于主忠信徒義便有進步空持高論

無益也

義理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崇

效天卑法地之功也

見地要高明踐履要篤實所謂知崇禮卑也二者不可偏于一隅見地有餘而踐履不足鮮不流于禪踐履可觀而見地卑下則止于鄉曲而已

言一也隨其人之淺深以為淺深故野人之言聖人取之以成化聖人之言野人昧之以成愚

吾人平日為學大指專守博文約禮之訓以終身而已讀書窮理博文之事也切實踐履約禮之事也

存心于忠信取則于聖賢審思而言稽謀而行內不

昭代叢書 壬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五 世楷堂 藏板

敢肆己外不敢徇人此外窮通修短一聽諸天好

惡去從一任諸世而已

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不必說到六合內外只子臣弟

友有多少無可奈何處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學也惟學遜志務時敏

厥修乃來賢人之學也世人喜言精一執中不喜

言遜志時敏此種習氣熟于耳錮于心曾不反思

自己果是何等人宜其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君子

之道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由賢人可以至于

聖人焉有舉足動念當下便是聖人之理

功夫須是絲密日積月累久自有益毋急躁毋閒斷急躁閒斷病實相因尤忌等待眼前一刻即百年中一刻日月如流志業不立率坐等待之故

憂勤惕厲四字闕一不可學者用心須如此方有進步處

致知

繫辭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通神明之德類萬物

昭代叢書 壬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五 世楷堂 藏板

之情數語是默識注解

學者用力主于窮理則不敢自信其心而心益虛理

益明所謂上達循天理也主于師心則不復審乎

義理之當然而理益昧心益放所謂下達徇人欲

也

從德性上做工夫讀書方有益若讀書不歸之德性

非徒無益甚者藉寇兵資盜糧而已

人性皆善本無惡其惡出于過與不及過不及皆生

于蔽所以蔽陷離窮以蔽為首論語六言六蔽六

言本皆美德蔽則不難至于為惡周子通書所以有剛柔善惡之論洪範所以有剛克柔克之訓也欲得義理通明須從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處體驗有得方是今之學者皆舉一廢百者也舉一廢百總由不好學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吾前時亦為良知之學于今思之雖無私心卻多不合天理程子有言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誠身之道以擇善為先

昭代叢書

壬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七

世楷堂藏板

道理須是舉目可見舉足可行方是實理功夫須是當下便做得方是實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感之甚也

學術有差即心術因之為病心術既差即容貌辭氣以及行事無往不悖正理孟子所謂生于其心害于其事是也擇善之功安可不慎

理欲之辨較難于義利辨義利只于有所為無所為之際反己而察可以立判若夫理欲愈辨愈細如顏淵薄葬是天理門人厚葬及顏路請車可否疑

似便難決夫子無臣為天理子路使門人為臣可否疑似非夫子明責亦難別也又若孟子既不見諸侯而不絕其交際君子不素餐而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以及舜齊餽而受宋薛見季任而不見儲子退而有去志卻又三宿出晝苟非孟子自明其故如何可以妄測

在我者能知言窮理則足以盡物之情偽功夫久後必有明睿所照即始見終之日若始初即去推測物情則億逆之私熟機智日生而誠明之道絕矣

昭代叢書

壬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六

世楷堂藏板

陸宣公曰舍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今之學者不知取準于聖賢而師心自是何不思此義乎

蒙師之責至重而世輕賤之舉業之學至陋而世尊隆之可謂不知類矣

理明義精則能知言知人知言知人則神閒氣定而此心能宰制萬物程子所謂金革百萬與疏水曲肱一般如此方可以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所以學莫先于窮理窮理之益莫大于讀書

萬事萬理俱經古人發揮無有餘剩闕欠善學者擇而識之以畜其德可也偶有一得沾沾自喜殊不知久爲簡編閑舊物矣甚者前人之所唾棄而已方寶而私之多見其陋而已

不讀書玩味卽見道理一二只是枯燥不得浹洽甚則見彼而遺此舉一而廢百其做爲詖淫邪遁無所不至義理直是無窮察之愈精則愈見得有所見而輒自足其識已粗其心已蔽難與言矣知

有疑不可不關

昭代叢書

壬集

淑艾錄卷第二十九

九

世楷堂藏板

謂學不必將前人深辨非也纔說一人便有一人之言行在誦其言觀其行辨晰不明卻恐駁駁乎爲其所惑所謂物至而人化物也

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修己之道亦猶是耳徒恃其心而不準諸聖賢之軌轍則無以適事物之宜而要其當若徒循規矩而無得于心則亦無以修德而凝道也

圖學今全廢是以名物制度一概茫然古人左圖右書書只是發明圖義非圖義安從明且如易書若

不看圖卦爻象之辭如何得明今人徒學空言所以無事于圖若要實做便知少不得

程子傳易將欲使人無卜筮而知吉凶故專以理言朱子本義欲不失作易之旨故兼言卜筮其揆則一而已

按彖中柔上剛下柔來文剛及剛自外來等語但據二體說已有其義不必拘卦變卦變朱子原說非畫卦本然也

用晦而明蒞眾之常道也人主垂旒蔽明黈纆掩聰

昭代叢書

壬集

淑艾錄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無非此意明夷之象特取內火外地之義非獨明夷之時也象有與彖合者亦有各取其義者設卦觀象之道天地萬物之理固如是不可舉一而廢百也

觀之彖爻聖人繫辭不取陰陽消長之義蓋九五中正在上四陰仰之自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回氣數造化爲無權矣

時窮世極在聖人處之自無窮極之理朱子乾上爻注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于有悔蒙

四爻困蒙之吝注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發明占外之意深得聖人作易與民同患之指

臨二爻象辭先儒雖各有說朱子以為未詳不得已而為之解或者剛雖浸長而四陰之勢猶眾盛也又居下位則其命猶有未順者無恃其浸長之勢而薄于自修也苟恃其浸長容有不利者矣象有發爻辭未盡之義者若此是也

繫辭多錯簡如旁行而不流一語當在故不過之上

昭代叢書五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仁者見之謂之仁至君子之道鮮矣四句當在日新之謂盛德之下而以下文生生之謂易至陰陽不測之謂神自為一章

國風鄭陳二國最為淫佚則先凶衛宣齊襄有禽獸之行即禍亂隨之衛得文公而復興齊有桓公而劫霸然齊篡弑相尋至簡公而田氏代之矣唐風厚而晉祚長秦風競而嬴氏大幽及二南知周之所以興王風知周之所以廢鑒乎此真古今得失之軌轍也故曰詩可以觀

先儒謂春秋進退諸侯褒善貶惡竊不能無疑在夫子祇因魯史舊文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其常事不勝書與微事不必書者則削之其舊史文過其實者則為之正定其疑者則闕之不以惑後世而已

三代之祭皆以夙興有事夏后氏祭其闇為最早殷人祭其陽為日出以後周人以朝及闇為日初出而未明之時舊以闇為日將落以陽為日中以朝及闇為自朝至莫皆非蓋日中日莫俱非敬道而

昭代叢書五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自朝逮莫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志不能不倦怠也

一部廿一史廢興存亡只目前人事體驗足矣書曰當于民鑑

觀人之法吾于孔子得二語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于孟子亦得二語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凡人出言淺深高下必因其德之所至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一身之威儀氣象亦然

齊語訟爲殆殆危也得終凶之義聖人所以邇言必

察

荆棘之叢亦有翹楚嘉苗之畔豈無稂莠天地閒人

善惡雜處無往不然在人知所擇耳擇善之義最

廣此其一也

心虛則隨處能得益舜居深山之中所聞善言所見

善行不過野人行習之常而已一入道心無非精

微之理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其虛受正復如此

存養

昭代叢書

王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學者存心從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其用心處從

知其不可而爲之處看得聖賢此意真切而日用

之閒勉承力赴則庶幾近乎仁矣

鄉愿所以見絕于聖人者特以同乎流俗合乎汙世

其于道德如苗之有莠而已若和而不同羣而不

黨自是君子立身正理憤世嫉俗不免小丈夫行

徑

顏子合下自是恭敬曾子合下自是誠實故夫子爲

顏曾言未嘗及此若與仲弓子路樊遲子張言即

諄諄于主忠信如見賓承祭等類蓋非此無以爲

立德進學之基也

或問放心何以求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凡人疾病之作罔不由于人欲如飲食寒暑男女憂

勞之類是也若能一循天理何自生疾乎雖疾亦

不甚病也養德養身初無二義

迫窄非有德者氣象矜厲非有道者氣象康齋質本

剛直所服膺者從容深晏養之語可謂能自克矣

古人臨大節不可奪總是主張得定任萬變來前而

昭代叢書

王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處之晏如易所謂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詩所謂公

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甯武子愚不可及諸葛武

侯鞠躬盡瘁成敗利鈍俱所不計可師法也事有

雖小而可以喻大驗已之所養其一端也

必有事焉非日用之外別有一項養氣之事即目前

尋常舉動合于義便慊于心不合于義即不慊于

心而飯矣無非事者一日如是終身如是

吾人一日之閒能隨時隨事提撕警覺便不到得汨

沒當睡覺之初則念雞鳴而起爲善爲利之義平

且則念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否日間則念且晝之所為不至梏亡否當衣則思不下帶而道存之義臨食則思終食不違之義及莫則思嚮晦冥息以及夜以繼日記過無憾之義如此庶幾勿忘乎

持其志無暴其氣此功夫無一息可不做無一人可不做舍此則放僻邪侈之心生矣生于其心必作于其事君子犯義小人犯刑蔑不繇此

習最難變氣最難平用力克治而克不去只緣持敬

昭代叢書

壬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工夫不密

三風十愆俱以敢有二字發語可知根本只一肆字

故程子曰敬勝百邪

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吾人持敬功夫不能嚴密宜

其志昏氣惰須時時存湛然純一肅然警惕之心

學無當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古人為學所以斯須

不去禮樂吾人唯有內密九思外檢九容庶幾視

聽言動勿違乎義理然後五官得治也

敬之一字閑邪以是存誠以是

謹言慎行與存心養性非有兩項工夫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所以事天也

聖賢敦厚以崇禮吾人纔學禮便見身心敦厚

禮以防德上智之事也刑以防淫下愚之事也命以

防欲中人之事也

祭統云非齋于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又云心不苟

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又曰君子之

于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此等語學者最宜三

復

昭代叢書

壬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無暴其氣猶記云使惰慢邪僻之氣不設于身體也

亦猶云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

義也凡記所云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趨以采齊行

以肆夏等類皆是

或疑誠其意矣心安得有不正曰好善如好好色惡

惡如惡惡臭豈非意之誠但恐有過中失正之處

過中失正便是有所而發不中節矣程子謂孝弟

而不中理或至犯上又云雖無私心苟不合正理

即私心也故檢心之功時時不可失

檢心猶言存心

義理重則死生得喪榮辱毀譽無所不輕學者平日

功夫只要栽培得義理深固此重則彼輕勢也若

只于死生得喪榮辱毀譽處較量分數徒費心力

須知慷慨就死傲屣萬鍾蒙垢忍恥種種人之所

難便使無一不能仍于義理無當君子不由也

業曰居業仁曰居仁孟子曰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

安則資之深能得之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矣

學者于道理有所見正當深潛涵養孳孳惕惕益勉

其所未足乃即詡詡自多甚者抗顏欲為人師適

昭代叢書

壬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見其陋而已若此固由德器之淺亦由志之不篤

將來其造可知夫子謂斗筭之人何足算又謂德

之棄正為此輩言之

百僚師師則德日以崇業日以廣卿士師師非度則

民彝大泯亂家人朋友何往不然是以君子慎其

所與居所與遊

用意刻深之人不可與處漸積既久用心日薄必至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洗心者濯去習聞習見之

心使其心全體皆易也密字今人說得無影無蹤

都不成義理要之即上文唯深唯幾之義

克己

學者第一是克去己私己私莫大乎驕吝士恥不如賢則希賢

賢恥不如聖則希聖驕吝者只是不知有恥恥心不切雖事事不如人自以為勝人也

恭儉二字是立德之本恭之反為傲儉之反為侈傲

則必侈故傲尤為凶德堯舜之所以聖桀紂之所

以狂其原亦本于此

學者首戒是好惡徇一己之偏偏則讀書取友適以

昭代叢書

三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助其偏鮮有不至于邪慝者非用顏子克己孟子

反經功夫此病不易去

修其孝弟忠信古以教庶人今日衣冠庠序之士知

修者幾人修字容易看不得功夫擔閣不得一日

不修便要敗壞

能反求諸其身然後可以居仁由義備大人之事否

則一言一動是皆穿窬之類也

每事責己則己德日進以之處人無往不順若一意

責人則己德日損以之接物無往不逆此際不可

尤人但當正己

讀書不能克己總無長進博聞強識適足助其偏私而已

惟不敢自是一念可以為進學之地自暴自棄者自以為是而已

吾人日用之際密察用心是入德之門知其不善而亟改之是進德之功

人只為貨色名勢四字敗盡一生秉彝之良人孰無之但是四者之中有一纏縛此身便不得向上須

昭代叢書

壬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完

世楷堂 藏板

是斬截得盡方得身心浩然

胷中熱鬧道理便湊泊不上今之學者雖見自好總是一副熱鬧肺腸如何長進須是冷淡得下方好

俠邪只論恩讐不顧義理君子以道義為親疏小人以德怨為愛憎心術之際宜早辨之不可以學究

為通儒不可以俠邪為氣誼

人于貨財豈能不用但出納之際當一揆之天理不可稍動于欲古人謂飲食屬厭而已推之他事無

不盡然屬厭二字最可體味理欲在此分際

程子云能修省言辭便是耍立誠若修飾言辭只是

為偽也修省與修飾正為己為人之別在學者內省默察而已正如察言觀色君子以為反求之資

小人以為逢迎之術其辨只在幾微

善惡二字分數不同無所不至小人之惡也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之類也過中失正君子之惡也隘與不恭之類也存諸心措諸躬斯須不慎即陷于惡

吾人日用應接自謂無惡而不知其入于惡者多矣

昭代叢書

壬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貨惡其棄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不必

為己學者舉足動念輒如此方能馴至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雖在畎畝不失天下歸仁之量若始初

即懷私己一念且未論行事鄙猥不足以服民心便是動烈蓋世終必寵利居成其餘弗足觀已

朋儕中質直者多有但質美即不能遜志學問故好義者希不好義則雖察言觀色用意已不同非云彼惡知則便入逆詐億不信去故慮以下人為最

難慮以下人便能事事反己自責于義日精矣

所見士友纔有意爲學卽有一種抗顏爲人師之氣
威儀容貌已全不似學者此正夫子所言驕字猶
未及上蔡所言矜字也如此則讀書說道理適以
長傲而已長傲必飾非難與言學矣
其爭也君子自勝者強也反己自修則雖無上人之
心人自弗及之矣

只一種氣拘物蔽之私不能消除得幾分說甚學問

更說甚人品徒恃些些才智左支右吾自以爲得

不知正蹈先儒所言凡人之患莫大于自私而用

昭代叢書

三集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智也不知省改終身安有近道之巨

勿執偏見而害義理之正毋任愛憎而亂臧否之實

究竟義理自有至當何能害得適以見其心之蔽

臧否自有一定何嘗亂得適以見其心之私此種

用意于學人中病最深貽患亦最大不可不力治

也

酒話云剛制予思非特酒要剛制但屬嗜慾俱須剛

果用力以制之

人之氣稟不齊故心各從偏勝處發發于此者既重

卽不免蔽于彼仁見仁智見智雖賢者有然若不
能虛心克己或從而自信則其蔽遂深而不可開
矣

氣質近剛之人其力足以上進而常患于不肖遜心
以從善若一出于驕矜忮嫉唯悅人之順已則不
可救矣氣質近柔之人不難受人切責見善亦知
慕悅而恆苦于不肖奮發以有爲若一向樂于卑
鄙甘心下流而不恥亦未如之何矣此剛克柔克
所以不易而人之成材者少也

昭代叢書

三集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物蔽之重輕亦由于氣稟故氣拘之患深于物蔽先

哲云學以變化氣質爲先蓋氣質化則全是義理

用事物欲之私正如鴻毛之燎爐炭不必深治而

脫然無累矣志學之士于物欲亦知力去至于氣

質之偏輒欲自護其短甚者讀書取友反以培壅

之斯道豈有幸乎

柔弱之人既不能興起乃質性剛強者又多偏執已

見自以爲是不肖遜心從善其流至于果敢而窒

學問之道可與有爲者真不易得也

學者于先哲遺書但當篤信而敬守之求其有益于

已方得長進纔有意于訾駁先儒卽此一念已不

可對聖賢矣更何讀書學問之可言

無我易中有主而無我難

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常此

檢點庶乎鮮失

知命者不立于巖牆之下巖牆處處有之不必登高

臨深卽飲食寢興失其當然無非巖牆也古人集

木臨谷無時不然

昭代叢書 王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世楷堂 藏板

家道

父與父言慈更無他道唯有教子而已子與子言孝

亦無他道唯有修身而已

周公聖人也成王天子也周公于成王叔父也以叔

父教兄子以聖人教天子見于詩書者幽風無逸

而已孔子聖人也伯魚其子也以聖人教其子學

詩學禮而已然則聖人所以修己所以貽謀者可

知

自天子至于庶人有國有家俱以親親尊賢爲本親

親則可久尊賢則可大

國家平日講求以人才爲第一人家平日講求以師

友爲第一 眞人才賢師友每視己德之修缺爲進

者必先 退非徒尊禮愛慕所能致也故欲尊賢

修其身 古之有國有家者其出有原其用有經不待外求而

已足所以人心可正風俗可同今自上及下無多

寡小大莫不待取于外凡其早作夜思無非欲取

資于世人心安得不趨于惡世道何繇而返淳乎

隱居求志當自正己而不求于人始

昭代叢書 王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世楷堂 藏板

門內之治思掩義家庭之閒是非曲直略要分明便

觸處成礙事當難處只可自責繆生掩戶自搗雖

非潛移默化之道其視尤人而不反求者相去遠

矣

家庭之閒一言一動當思爲父子兄弟足法言必有

物行必有恆方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三代以下

士庶人之家傳之先祖編之邦籍亦與有土無異

人在覆載間無論大小強弱略如比鄰而已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勩業垂統爲可繼也之義人人當存此心人人當勉其事自恃盛強而凌弱暴寡固已逆天之理天不佑之若不安于弱小而敵強圖大亦豈綢繆牖戶之道其義有二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一義也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又一義也要當不失文王我師之意則處盛強固可處弱小亦可修德行仁非禮勿履自強之道莫過于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論語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曰苟爲後義而先利

聖代叢書

三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不奪不廢凡利于己者必害于人故怨與奪隨之若取之有道利固生人所不能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是取之于天也孟子曰不違農時深耕易耨穀不可勝食是取之于地也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可以衣帛是取之于物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正蒙曰師道立善人多子孫賢族乃大是取之于人也如此則利于己亦利于人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有攸往無不利大概如此舍是而言利鮮不得罪于天

戰國時信陵孟嘗開養士之端至漢而其風不息東漢李膺郭泰開標榜之端至魏而其風不息魏何晏王弼開談元之端至晉而其風不息晉王愷石崇開騎奢之端至唐而其風不息人主以是匹其國士大夫以是殺其身猶然交相祖述而不知悔所謂習俗旣成動其本者不能靜其末也綱常倫理之際一念隱慝其禍敗必中于身以及其子孫蓋天道也子曰我誰欺欺天乎

自古人倫之亂其流禍非數世不定國與家一也其

聖代叢書

三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端多開于女戎歐陽公云自古女禍大者匹天下其次匹家其次匹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于忽微斯言真萬世龜鑑矣處人倫事物之間驗來和順極難稍不如意不出于愈疏則出于不可磯人若以是爲心于爲子必不孝于爲臣必不忠于兄弟則不友于宗族親戚則不睦不嫺推之鄉黨僚友無一而可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無此患矣

孝無他得親之歡心而已中庸言悅乎親孟子言順乎親順較悅更進一步然順斯悅矣道唯在誠與敬故養曰敬養亦曰忠養

古人凡事謹小慎微若家庭之間尤為緊要能于隙隙幾微處潛消默化不使積漸而長則大者可小者可無否則無者不難生有小者可以成大可畏哉頌之所以有小恙也

事到處不去決當有一善處之方所謂術也又不入權詐一路此非愚忠愚孝所能為故曰德慧術智

昭代叢書

王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觀舜處父子兄弟之間綽綽有餘

讀書數十卷不能化導門內所謂未免為鄉人也

宗黨鄉鄰不和不一必是在我處之不盡其道但可

責己不可尤人

能治生則能無求于人無求于人則廉恥可立禮義

可行

治生無他道只務本而節用一語盡之若此豈不心

逸日休既以學者自命而孳孳治生為急心勞日

拙能無愧恥

君子憂道不憂貧治生二字何可使其膠擾心胃但本分內事不可不盡耳方正學詩曰道德在詩書為生視田疇當一日三復斯言

人無父母者思一日養其父母而不可得徒然念劬勞而感罔極其有父母者顧乃不知有親之樂不曲盡其歡心仁之于父子真若有命也感事書此本生父服不降非也庶出子服其母之服如嫡母非

也禮也者尊尊而親親以尊之義推之等庶母于嫡母是尊有二上也以親之義推之不為嗣父降

昭代叢書

王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生父服是天之生物使之二本也二者均恩輕而

義重

唐太宗晚年內無長孫皇后外無魏鄭公宜其多過

失也觀于魏公之脊幾不克終則知前之樂善從

諫皇后維持調護之功居多士女猶有雞鳴勸戒

之益況人主乎關雎求淑女所以為王化之基也

橫渠先生無相猶之旨本非正解朱子既載入斯干

詩注又于小學近思錄載之其示人之意切矣蓋

兄弟相謀自非至不令者未忍出此唯施報相學

則常情類然似此安得相好唯不相效似在己一
施之則雖有不令之兄弟亦莫不終于相好矣棠
棣詩終之以是究是圖緣衣詩終之以我思古人
能舍一己之私將古人言語反覆究圖必自有獲
或疑承繼之產嗣子多不享何也曰天也斬其後嗣
罰固重于破家在嗣之者或是盛德之後于理宜
興或是祖宗德厚宗祏墳墓不宜失守或是嗣子
仁賢克懋其德則其興替不可以概論况繼嗣之
心又各不同若其哀痛世父之無嗣宗祀之無託

昭代叢書

壬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完

世楷堂 藏板

義不得已而爲之後則此心可以上格皇天雖無
一畝之宮數畝之地于理不能不昌若視其所有
因以爲利則亦不仁之甚矣不仁之人己之所有
且不可保而謂天道有復以兄弟之產附益之乎
御下之道包荒與精察二者須並行不包荒則使人
無容足處所謂水清無魚也不精察則羣相蒙蔽
所謂大不見邱山近不見眉睫也大概貧家失之
恆在不包富家失之恆在不察

所重民食喪祭國家植本之治如此國祚安得不長

食所以養生喪祭所以喪死其效爲老者食肉衣
帛黎民不飢不寒慎終追遠而民德歸厚卿士庶
人之家存得此意亦須久長

出處義利

古人行己有恥能有所不爲故不必重名節而大德
多不踰閑今日廉恥道喪無所不爲不得不重名
節重名節君子猶將犯義學者不從名節立腳終
爲小人之歸

事物之來君子纔動念便向義一邊小人纔動念便

昭代叢書

壬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完

世楷堂 藏板

向利一邊雖在己有所不知也由其平日用心各
熟一路故耳故念慮之微辨之不可不早
邪正善惡是非義利之際只是嚴守其界分未有界
分不明而行己得以無失者也自飲食居處語默
動止以至取舍辭受去就出處死生莫不由此
小人窮斯濫矣初時看小人亦淺看濫字亦輕以爲
人苟自好卽不至此涉世既久方知小人有多少
分數濫亦有多少分數儘有耿耿自命寧死決不
爲小人者到窮之難忍平生操履不覺漸漸放鬆

始焉濫只一二分既而三四分既而五六分到此
便將無所不至所謂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干及君
父亦只是時窮勢極無路可走不難甘心爲之自
非居仁由義之大人不易言不濫也

處困非剛德不勝故三陽爻皆能不失所亨然不能
無資人之助四應雖初陰猶愈于二五之無與也
當是時唯誠敬可以格天故二五皆利用祭祀究
竟人之所助亦在誠敬而已

處患難之中唯有舍命不渝一道若有意求生則凡
昭代叢書 三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可以得生者將無所不爲未必得生而徒至害義
若能守正俟命不以死生爲念或未必死則所歷
艱難險阻無非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爲益正自
不淺易于困有致命遂志之義蓋以是也

易言艱貞人欲固守其貞非艱不能賢人處亂世當
永言艱貞之義

正已而不求于人方能無入而不自得
剛中而柔外雖處亂世可以無患但當以妄悅爲戒
故利貞

橫逆之來方知自反已非豫遠之道然猶可以補救
否則其失愈遠其禍益深

于世寡合較之同流合汙如脂如韋之人固有不同
若謂君子立身之道以寡合爲高則不然也聖賢
所期畢竟是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愛人者人恆愛
之敬人者人恆敬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勿以己不重貨而謂人皆輕財勿以己不作偽而謂
人皆崇信勿以己常不較而謂人皆雅量持此三
者以處世庶乎遠害矣

昭代叢書 三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不忤不求固立身之大目近雀者恆彈近虎者恆射
賢人君子處于亂世尤當思全身遠害之道避人
之義不可不講也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目前所接之人雖聖賢處
此豈能一一揀擇此只在自家見得理明所言所
行無不準于天理則自不爲習俗所移若一概苟
且隨人希有不下達者

通功易事古今之通義但欲充其無害人之心與無
穿窬之心

古人湯不酌貪泉之水飢不食嗟來之食雖當困阨行乎貧賤不忘溝壑而已何可每事苟且呂氏曰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戒之戒之

一事苟其餘皆苟何可不慎

大壯四陽盛長而在下二陰將盡而在上正如桓靈之世政亂于上俗清于下當時君子以不知用壯之戒竟冒觸藩之凶遯二陰在內而浸長四陽在外而將衰正如熹皇之初女子小人根株已深難以振拔當時諸公以不知肥遯之義致蹈攸往之

昭代叢書

王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災可哀也然則義無可為與曰唯君與相可為然帝乙之後繼以紂宣王之後繼以幽平天寶為之也

張魏公志在恢復高宗則云寧至覆國不用此人其不至于殺身者以嘗薦秦檜也其殺岳武穆也檜曰此上意自古昏愚之主未有不與忠良為讐者悲夫故君子遇時則為鴻之漸不為虎之履不遇時則為龍之潛不為禽之從

齊宣待孟子以客卿際遇不為薄特以諫不行言不

聽無所改于其德故不可久于其位去齊之日其謂時子之言所以處孟子者亦未為失特以不出于尊德樂道之誠故不可虛拘于此可見浩然之氣

窮則入孝出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受于人達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自初學立志以至沒齒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已

近世匪人固多學為包承者吾人但當安守其否以俟道亨不可以彼包承乎我自失其守也

昭代叢書

王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隨本分盡其所當為守義安命身心豈不泰然當處而出為不受命當出而不出亦為不受命去就亦然唯其義而已有適有莫總達安土敦仁之義

治體

得所失所皆此物物轉移只在二人至治馨香穢德彰聞皆此五官百骸轉移只在一心

先儒云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二語信得及方識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

六君德二人才三庶政

在天為五行時和物若此雨暘燠寒風凶災天札亦

此兩暘燠寒風在人為五事立綱陳紀此貌言視

聽思敗彝倫滅天理亦此貌言視聽思君子修之

吉時措之宜而已小人悖之凶無所忌憚而已

勤儉之義今人多忽之不知堯舜所以為聖亦不外

此舜不待言堯耄期倦于勤天位便須禪了大禹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即承堯舜之祿數啟承禹之

道想亦如此至太康逸豫滅德即喪矣人在天

昭代叢書

王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地閒自天子至于庶人何人可以無此三字讀無

逸一篇此義尤明

三事以正德為首能正其德則用不憂不利生亦何

憂不厚人人知求利用厚生而莫知正德則所謂

利者未必非害所謂厚者未必不薄也

自天子至于庶人寬信敏公四字俱少不得

凡舉事斷之于心

公私義利

揆之于義

是非可否

以情

從違

順逆

審之以勢

輕重難易

故動而不括功成而天下安之

天下之治眾君子輔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

人主之德眾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

餘雖士庶人一身一家之計亦莫不然故親賢遠

佞為最急也

賢人知之非難親之難佞人知之已難遠尤難格致克治之功豈得緩哉

用小人豈無小利然不勝其害之大用君子若無速

效然不覺其益之長有國有家者必慎擇乎此

聖人于一人如天地于物栽者培之不必加諸膝傾

者覆之不忍墜諸淵無不持載無不覆轉而已矣

慎無以一二之惡而輕疑其餘之善亦無以一二之

善而并沒其餘之惡美玉不能無瑕洩勃猶可已

昭代叢書

王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聖

世楷堂 藏板

疾善善惡惡苟不要之至公即非天地之心失君

師之道矣

王者尚德故仁義之士進久而化成俗美霸者尚力

故才智之人用不久而盜竊亂賊竝起

王者非無智力而智力本乎仁義霸者非無仁義而

仁義由于智力本乎仁義故智力亦能為有凶由

于智力雖仁義不可以久大

天地閒只一箇消長道理一身之中善長而惡消則

為君子惡長而善消則為小人一家之中善長而

惡消則至于有餘慶惡長而善消則至于有餘殃
推之國之興亾世之治亂莫不皆然

閒中看得古今大小興衰得喪成敗禍福真是一轍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亾爲善不同同
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水流湮火就燥無平不陂無
往不復天道洵可畏也

有天德然後可行王道唐太宗于封建井田雅有其
志先儒以有君無臣歸罪于房杜魏徵之徒不能

耶代叢書

主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四七

世楷堂 藏板

輔之以行先王之道竊觀太宗修身齊家之際慙
德多矣貞觀之治尙不克終其何以行先王之道
哉

秦風車鄰駟鐵而後世遂以強武得天下首篇未見
君子寺人之令而後世卒以趙高亾陳以宛邱始
而以株林亾可知風俗一成興衰治亂蔑不由之
自周釐王受曲沃之賂以武公爲晉君使得列于諸
侯其後魏斯趙籍韓虔襲其故智以威烈王之命
爲諸侯田常亦賂安王而有齊國戰國之閒干戈

日尋至秦并天下遂廢封建推本而論釐王之罪
大矣揚之水豈曰無衣之詩所以列于國風也與
放鄭聲遠佞人自一身一家以至國與天下無不皆
然鄭聲惑溺心志佞人變亂是非雖有善者亦無
如之何矣女樂受而孔子行萋菲賦而王室亂易
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其知幾乎

賦役繁急則百姓困窮縱有罪殺無罪則民無所措
手足困窮則流亾無所措手足則盜賊肆行自古
未有至此而不亾者其原皆由于人主淫縱君子
耶代叢書 壬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四七 世楷堂 藏板

在野小人在位
恆心有無與亾治亂皆決于此
高祖勅業君臣大都粗疏光武中興君臣較爲細密
學與不學之故也觀其初高祖輕士嫚罵安事詩
書光武則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及其後高祖功臣
反者九起誅夷略盡光武之朝其君不以功臣任
政其臣亦能謙讓避權雲臺諸將率皆以功名終
亦可見矣

苟好善苟不好善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

治法

天地間只此五行相生則木火土金水相克則水火
金木土只此六位各當其位則既濟各不當其位
則未濟所以聖人在上萬國咸寧不待易民而治
要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已

繼治之治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
之仁去其貪繼亂之治用人之詐作其智用人之
怒作其勇用人之貪作其仁

一方之草木自足以治一方之疾病人苦于不識耳

昭代叢書王集淑艾錄卷第二十九 梟世楷堂藏板

一方之物產自足以養一方之民人只患遊惰耳
重農興學講武庶政之綱也

詩稱訝謨遠猶為己為人謨須訝猶須遠聞之者必
以為迂遠而闕于事情曾不反思己之所見近且
小故不覺柄鑿耳無遠慮必有近憂見小利大事
不成可不念哉

管子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一段文字當時去古不遠
天猶有先王遺意後世治天下便不能然如何不言
龐事雜而邪惡作

禮制輕而風俗敗科目行而人才失資格重而官方
替著述多而學術亂坐論廢而致君難近侍橫而
士氣沮官冗祿薄而廉恥喪兵多餉少而精銳滅
生徒厭教養失而學政傲若乃遊民眾盛水利不
講屯軍坐食而土地日荒海內虛耗則又本根之
病也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錫以致游民日眾強暴
橫行雖有堯舜無以使老有所終壯有所養幼有
所長田制必當變師儒不以孝弟忠信造士而相

昭代叢書王集淑艾錄卷第二十九 萃世楷堂藏板

率為浮文以壞亂其心術學校必當變取士不以
實行而專以藝文不足以得賢才科舉必當變自
一命以下至于雜流俱命自朝廷雖舜禹為選司
無以知人銓法必當變職事相牽制雖有才能不
得展舒官制必當變入仕之後無論賢不肖一概
資格序轉賢者壅于上達不肖者優游以取高位
資格必當變養兵以病民而兵不足用軍政必當
變一州之土物自足以養一州之人民而使西北
必仰給于東南賦法必當變士民不知法令使他

無以守官掾史世其家得以因緣為奸當做進士觀政監生歷事之例自京朝以至郡邑使生員貢生主文移獄訟錢穀之事而去其吏員掾史等而下之衙役必當變

論人不可不嚴取人不可不恕如夫子于臧武仲孟公綽冉求諸人平日謂其要君不可為滕薛大夫甚至欲為鳴鼓之攻至論成人則曰知曰不欲曰藝未嘗不各有所取也想見夫子當局用人無不如此蓋唯論之嚴故入得其實取之恕故用盡其

昭代叢書 王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才聖明之主陶鑄一代人物只此機軸而已

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成材固不能以一格

取人誠不可以一例但心術不可不早辨

科目之敝止直以盜賊之法待之下直以穿窬之心

應之

近代人才俱為科目二字所壞科目不罷人才必不可得漢唐長官自辟僚佐之法不可不行長官不使自辟僚佐人才亦不得盡用也

人處宗族鄉黨如在鏡中行妍姸好醜無不盡見古

者取士鄉舉里選終是大段不謬天下文敝極矣唯敦本尚實可以救之夫子所以有從先進之志也

文敝而詐偽生詐偽生而爭奪起國家設官太多文移太繁官多則事煩文繁則法亂則官三百六十唐制設官七百餘員今一省文武大小已不下二千餘員京畿邊塞又不知幾何加以勳戚舍人宦豎又不知幾何祿安得不薄人安可復擇與其人眾而不擇何如精于擇人與其祿

昭代叢書 王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薄而不足以養廉何如厚以待士至于文移案牘

充室盈几雖甚精敏亦難稽考叢脞者則槩不省

視徒以供胥吏之姦弊耳

風俗之敗本業之荒盜賊之起皆緣游民多而田賦

重經理江南者當以為首務

四海困窮其原只在游民之眾即如生員軍伍吏胥

三種人俱不可少然無用冗食十而八九矣有王

者起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田賦輸米是矣條邊徵銀宜做唐庸調之法易以絲

麻布疋其無田者計口輸役銀若干庶田畝之賦稍輕而游民不得以逃役矣

官府之祿胥隸之食決當給以公田里長耕之軍士之在城郭封疆者屯田唯長征給衣糧

治水須從下流施功看禹貢自冀州帝都而外先充青徐荆揚而後及豫若梁雍最後次第可見也後世只從決處從事所疏所塞不出豫州大蘇小蘇而已

國家不重大臣則朝權必歸于女子小人矣

昭代叢書 王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世楷堂藏板

漢順帝四年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則曹騰之後得挾天子以行篡竊唐代宗元年聽軍中得以自置

留後則河北節度使私自傳襲陵夷至五代以及殿前檢點一旦黃袍加身皆理勢之必然者陰之始疑所以不可不慎

自古聖賢用心只是弱者扶之強者抑之故經界之正但使豪強不得兼并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其于財也周急不繼富天地之心亦是如此故強梁者多不克終幸而沒身子孫必不克振其孱弱

者後嗣往往克昌日中則昃月盈則蝕道固如此知天地之化育則有裁成輔相之道

損益古今之通義也一事也在今宜損至後或宜益在今宜益至後或宜損惟其時而已

政事

要不問守本分六字程子嘗亟稱之蓋自天子以逮庶人各有本分各守其分求盡所當為即將唯日不足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何問之有

書曰人求多聞時維建事真西山釋之曰學必施于

昭代叢書 王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世楷堂藏板

事然後為有用之學古人為學無不于事上理會所以能進德修業

義以為質必禮以行孫以出信以成無小大皆如此司馬溫公議改科舉法范忠宣曰朝廷欲求眾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泣眾之義不若清心以俟眾論可者從之不可者更俟眾賢議之忠宣此言深得君相之道凡居上以泣眾者非用此道無以集眾思廣忠益

諸葛武侯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凡人

不樂聞過好人順己何心哉

事無大小言之極易實做便難吾人存心當從難處

著力譬如行路腳踏實處便穩稍著不實處便有

傾跌之患行事稍有不實異時敗壞未有不于此

為政在通下情通下情在親正人

虛心以求理平情以處物

遇事不問義理是非與當為不當為而先卜筮以決

其吉凶成否此由義理之心不能勝其利害之心

也其敝必至于見義不為事固有吉而不可為亦

昭代叢書壬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蓋世楷堂 藏板

有凶而義決當為者君子唯義之與比而已文中

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惜哉言矣

臨事不可不懼然過于矜張反有不當理處古人于

天下國家之事只作飢食渴飲夏葛冬裘看所以

能依乎中庸也孟子曰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信然

昧義理之人不可與謀事利害之人不可與共事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

貪知此則無不可用之人聖人曲成萬物只無往

不用此意

賞不稱德雖日爵人而人不感也刑不當罪雖日殺

人而人不畏也

羔羊詩注在位皆節儉正直自古未有正直而不由

節儉者不節儉必不能正直節儉正直從 政之根本也

詩云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然何必柳也荆棘蓬蒿亦

可為藩籬之藉

周書云無忿疾于頑頑本有忿疾之道而不忿疾此

見容德之大韓魏公云知其為小人即以小人處

之則無事矣平日于人有難處之處未嘗不服膺

昭代叢書壬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美世楷堂 藏板

斯言

君子之遇橫逆只是誠心愛敬無他法也怨天尤人

非自反之道消變之方舜之處弟憂亦憂喜亦喜

不藏怒不宿怨而已司馬牛于桓魋之變夫子教

之內省不疚而已子夏進之敬而無失恭而有禮

而已聖賢之道繇今人視之似為無策不知無策

之策策之上也

獲上信友無異道要以至誠惻怛為心而言之俱當

乎事理如閔子騫不言言必有中則鮮不遜心而

從善矣若不顧事理自信此心嘵嘵以口舌從事甚或訐直自負必欲強人從我稍不見從輒以懷諫怙終歸咎君友恐其失先自己作也陸宣公云感人以言其感已淺況乎不誠又焉能入不可不自反也

詩王事靡盬監字義極可思訓云不堅固人作事無大小一懷苟且之意卽不能縝密周全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莫甚于此

虎兇在柙未嘗無噬人之意只不令得出卽不能爲

昭代叢書

王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聖

世楷堂藏板

害時其飢飽達其怒心不以生物與之不以全物與之在典守者之善施其用耳

獠固有升木之性雖不教亦必至此但使束縛之禁制之彼猶有所顧忌而未之敢也若復啟而導之則不可復制矣故小人成人之惡深可痛恨也

張柬之反周爲唐胡致堂病其不能數武氏九罪廢其位號而賜之死其論極爲正大但誅斥其母而北面以事其在臣子亦恐難乎處之瓊山邱氏之言于義有足采者

中宗爲君唐祚必亾其手裴炎白于太后而廢之亦不爲過但廢立之後太后不可復制炎遂無如之何則不免陷于亂賊之黨也是以人臣于國家之事當審己量力能爲則爲之成敗利鈍固有所不計若度不可爲則去之非常之事待非常之人爲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君子不取也

韓侂胄鄙夫小人也其惡視京卞諸人要自不同若當時君子能以泰九二包荒之量與之共功名則侂胄未必不如否之初六小人而志在君也況寧

昭代叢書

王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聖

世楷堂藏板

宗初立太后之命侂胄與有九焉乃賞不酌功使其觖望生而覺郗起既見絕于君子必勇于比小人遂使京鐘何澹劉德秀胡紘之徒挾之以肆其惡余不能無憾趙忠定之疾之已甚也若韓魏公處此必無此失

天地間每事有個吉凶悔吝三百八十四爻以數而言則有吉凶悔吝之爻以理而言則每爻有吉凶悔吝之理聖人繫辭但各指其一以示人而言之所未盡者使人引伸觸類以盡其意如乾之初爻

以德以時以位則曰潛龍而占曰勿用若遇之者
是龍德則當此必潛非龍德則不能潛矣此義既
明雖非龍德能勿用則有吉之理用則有凶之理
能悔則始焉欲用既而不用則有自凶趨吉之理
否則義不宜用而不能不用則有自吉向凶之理
吝其可免乎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聖人精義入神則有吉無凶
理勝而數不能制之也

子產曰無欲實難雖聖人不能使人無欲安得人人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二十九 壬集 卷第二十九 壬集 卷第二十九

無欲而後能致治平但因其欲而鼓舞化導之使

之一出于正久而若忘而已此非智能所及故學貴焉

世道日非人情險薄詩勤未雨之防易著其凶之戒

何可一日忘也

教學

師道立善人多是補天地之憾處

向來見解終覺于分人以財教人以善處看得親切

今覺于為天下得人處看得親切得天下之人固

于天下有補得一鄉一國之人亦于鄉國有補

以吾人視世人已多不堪見聞以聖人視吾人其不
堪見聞者更多矣然聖人則曰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于此可知躬自厚之道滿腔惻隱之心故
曰好言無好人三字者自賊者也

人心天理進一分人欲便退一分世上多一好人便
少一不好人此個機括不可不理會著力去扶掖
成就之沮人為善之路絕人自新之機最是不祥
程子云願公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自此而
替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二十九 壬集 卷第二十九 壬集 卷第二十九

理義人心所同得反而求之則皆能知能行非一己

所可矜詩書天下之公器溫故知新則皆能居安

資深非在我所得祕矜與祕適以見其私而已

教人之道只長善而救其失一語盡之如虞書命夔

典樂教胥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

傲只是此意萬世教人之法不能易也在學者變

化氣質之道亦在自長其善自救其失而已其以

長善為先救失為後極有次序

明道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于

河各充其量出行御小人使不麗于法助君子使

必成其美出書狀後接物時當學此意

友問教童子記誦固是收其放心然一往記誦又

不見長進如何而可曰教之用心而已心之官則

思心官不失其職自能長進或隨事問其義理或

設難令其分析或聽言察其記憶或見人質其邪

正皆是引其用心之方嚴陵方氏曰君子之心將

有為也不必盡善以能有所思故不善終不成焉

小人之心將有為也非盡不善以不能有所思故

昭代叢書

王集淑艾錄卷第二十九

李

世楷堂藏板

善終不成焉是以知其用心之為貴也

養蒙之道父兄則教以隆師親友師長則教以事親

從兄乃能入孝出弟而學業為有造若父兄于子

弟之前非議其師長師長于弟子之前詆毀其父

兄其不相率于不孝不弟而傲戾自賢者幾希

幼學無他緊要第一是聽順父兄尊信師長自能日

積月累漸長漸成若有分毫不率服其父兄師長

之心此根一生日長月益他日終是無良必無成

就其故何也由前一種是孝弟之心由後一種是

犯上作亂之心出此入彼之勢不可不慎

教子弟只四語是綱領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

敬

小兒妄語其後無所不至古人所以常示毋誑

輕浮二字是子弟百惡之根浮是輕之本不恆其德

只繇于浮輕言輕動亦繇于浮

子弟只當守謹厚二字終身由之有不能盡今日父

兄只喜子弟聰明殊不知聖人小心翼翼只謹之

至也肫肫其仁只厚之至也聰明而不謹厚未有

昭代叢書

王集淑艾錄卷第二十九

李

世楷堂藏板

不為佻達為狂且者

工浮文習詭遇廣交遊長陵競今之所謂良師古之

所謂民賊也子弟從之內害其心志外敗其百行

其不干天之殃者罕矣

子弟教不率從不能不怒但思包蒙納婦之義便和

平矣諺云不哭孩兒誰不會抱不會抱哭孩兒畢

竟自家誠愛之心有所未至若心誠求之雖不中

不遠矣

法語之言從而不改不以不改而廢法語與與之言

說而不釋不以不釋而廢異言不屑之教今日知無可施

交朋友取其能補吾所不足若長吾所有餘即不免

為損友矣吾與人交亦當相其所不足而補益之

如拘謹者則進之以高明闊略者則進之以穩密

之類若只據一己所見而槩施之即不免有以水

濟水之失不足以輔仁徒為損友可懼也必具有因物而

付本領方能免執己槩施之失教人者尤宜自審

與朋友交無能改于其德愧恥孰甚其道只在修己

昭代叢書 王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奎 世楷堂 藏板

未有己德不修而能益人者易曰弗損益之

知規過而不知養德人臣事君固失本末輕重之義

朋友之交亦然

山陰先生教屠子威曰著實思維著實踐履將身心

整頓起來思維者致知也踐履者力行也吾人病

痛多坐不能整頓所以一往類塌

除卻庸言庸行更無性命之理今見高明者既遺日

用事物而別求一種學問其稍務踐履者又不免

聞葺鄙瑣無超然之意好朋友真不易得也

禮為立身之幹在今日為世道人心計當以關中之教為先教子弟亦以學禮為急所謂六陽從地起也又曰唯禮可以己亂

朱子教人大約使人先明好惡蓋纔遇一人便有智

愚賢不肖纔遇一事便有是非可否纔一言入耳

便有邪正得失知其善而後能好知其惡而後能

惡格致所以最先也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

惡惡臭誠意所為喫緊也古聖賢立教之法莫切

于此

昭代叢書 王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奎 世楷堂 藏板

警戒 此身在天下與人並立不為人轉移即能轉移人無

中止之勢君子所以貴日新其德也

朱子嘗云放過了親切合做底功夫虛度了難得少

壯底時日每念及此曷勝自痛

一善在身幼而行之長而不舍也善將自其身以及

人及其子孫一不善在身幼而行之長而弗改

也不善將自其身以及人及其子孫慎之哉

少年立志要遠大持身要緊嚴立志不高則溺于流

俗持身不嚴則入于匪僻

學者先觀其德器德器淺薄終罕成就雖成亦小諸

如易喜易怒不堪拂逆疾惡太深進銳退速之類

皆由于淺露才揚已一得自矜責人太重悻悻自

好之類皆由于薄

小丈夫自待儘高大丈夫自視甚卑若居廣居立正

位行大道終其身小心敬慎猶恐不足真有匹夫

勝予之意豈沾沾自得自矜哉

苟能鄉黨自好即能不入流俗人以稍異流俗斤斤

昭代叢書

王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奎

世楷堂 藏板

自足多見其陋而已曷思人之高下不啻霄壤有

眾人有賢人于眾人中稱賢人于賢人中仍不免

為鄉人可恥孰甚

沈司空戒子孫曰凡世家子弟切忌者三字曰具滑

硬人能見利有所不取見勢有所不趨見非義有

所不為方能免一具字具之反為高潔滑之反為

忠信硬之反為謙和

東銘義理本對西銘不過橫渠先生竝揭於扉蓋戲

言戲動最為害事進德修業唯誠與敬而已思為

一入於戲而能存誠敬者未之有也

凡人一入聲氣便長一傲字便熟一偽字百惡都從

此起矣

今且反之身心何處是可欲而不可惡何者是實有

諸己只善人信人已不能彷彿一二乃傲然自以

為聖賢無恥已

于道理門庭路徑略有所見不能退然求進深潛涵

養便將有矜己自大之病正夫子所謂虛而為盈

約而為泰學者之大戒也

昭代叢書

王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奎

世楷堂 藏板

好學近知不能好學安于愚也力行近仁行之不果

是不仁也知恥近勇甘不若人是無恥也

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但能擇其善者而從之

優柔厭厭期于自得不當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無

益于學也好立文字是學人一種通病

君子小人同行而異情不能見君子公明正大之心

而以小人私智相窺測輕疑輕議宜其不能篤信

且好學而至下達也

不恆其德不必說如何誇張為幻只主心不定見物

而遷今日作一事未竟明日又起一事端今年讀一書未竟明年又換一書來讀他日終于無成若乃安于小成狃于一得無復求進亦所謂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也

有所隨則心知百體皆因而變正則吉不正則凶隨之初九曰官有渝貞吉言始之不可不慎也反求諸己無不可告人處橫逆之來聽之而已若再起一彌縫要結之念即入違道干譽之途小人之道也君子取之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世楷堂藏板

平注仗忠信此日任風波在風波中只有此語若平日則操心危慮患深如集于木如臨于谷而已顛沛之來雖由天命當思內省不疚之義內省而疚自取之也在理為小人悖之凶何可怨咎于人汲黯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所以為社稷臣公孫宏發蒙振落未免利害所怵曲學阿世是其根本之病未有啟寵而不納侮者未有恥過而不作非者離羣索居易得遲鈍人固是可懼若不得嚴畏切實之友與之朝夕切劘而日與卑鄙柔狎之人處則

燕朋燕辟之害恐又甚于離索也

人固貴直諫然不可許以為直學匹夫匹婦之諒言出于口不可追也是以聖賢一則曰慎言一則曰訥于言一則曰恥其言一則曰其言也訥曰言不可不慎言之不能無失也如是安得率口而出不思寡尤之義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固尚切磋然須有神聽和平之美記曰相觀而善又曰孫友親志安有一意乖爭之理毋論有意乖爭入于小人之道即婞直自快亦非君子之道也即其人之所養可知已矣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世楷堂藏板

富貴福澤壽考康寧子孫眾多貧賤憂戚寡孤獨天折疾病總是天地間人受之安有在我咸集其休祥而人受其凶害之理偶值其休須無忘死于安樂之義戰戰慄慄思保其終遇其不淑當深思生于憂患之義怵惕唯厲以出于險若安而忘危窮不求通民斯為下而已古之學者禮義為先今之學者不以為支離瑣屑則以為拘鄙迂闊相咻相和而出于蔑禮棄義之一

途人類幾何不盡

終身言敬究竟不免一肆字此由受姚江病過來者

始學之士擇善何可不精

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學者始初一步路頭錯不得于

此一錯終身受病賢者悔而知返不肖者執而彌

堅悔而知返枉御前功執而彌堅害已及物近世

非無力行之士多困學術不明自以為是而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悲矣

辨異端

昭代叢書

王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堯

世楷堂藏板

弟子之行曰謹曰信聖人之學曰庸言之信庸行之

謹下學以是上達以是初無高奇元妙求為高奇

元妙者自賊者也

天道之大在陰陽陰陽進退消長無不以漸故學問

工夫必以漸進好言頓者非天地之理故為異端

天人無異理人道中是非邪正疑似處一

以天道衡之便昭然不掩學者所宜靜觀

或言學問真偽曰凡事認真著實是真凡事苟且不

認真是偽
邪說暴行人猶易見唯側言誠行最易惑人以所不

及知二者流弊與邪說暴行為禍于世道人心總

是一般不得不嚴拒而峻絕之

誠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只講學之人主靜悟者鄙

躬行為粗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為空言各蔽一隅

所謂誠也多其辨說不根極理道所謂淫也罔則

古昔離經畔道竊近似之言以亂正道非邪乎知

其說之有弊更以他說濟之或為兩是兩非之論

非遁乎此種心術存于中臨事害事臨政害政為

禍不小

昭代叢書

三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丰

世楷堂藏板

孟子羞管仲只一假字辨告子只義外二字距楊墨

只為我無君兼愛無父八字大人格君之功管仲

而後幾幾絕矣義外則心跡判而為二為我則無

尊賢之等兼愛則無親親之殺皆惡其近理而亂

真也

佛氏之教行將天地間多少有用之人有用之物化

為無用堯舜之世豈能容之

二氏亦有言及克己者但其所謂已聲色嗜慾而已

聲色嗜慾已之粗且淺者也世多有淡于聲色嗜

愆之人而不足以入道故須復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道也

象山言義利言充四端先立乎大處極親切蓋其生只平用功在此但從此以上更有無限工夫正當遜

志時敏以造乎精微之域卻不宜便泰然自足

朱子答趙子欽有云夫抵其學于心地功夫不為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

高談大論以為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

昭代叢書

王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主

世楷堂藏板

夫者又安在哉言甚虛公有以深中象山之病若

象山于朱子則言味怒張斥其支離不能遂心相

下便是不及朱子處

知之次也夫子謙辭講良知者遂以聞見為次而不足事然則好古敏求思不如學之言豈欺人乎

良知之教使人直情徑行其敝至于廢滅禮教播棄先典所謂今人猶不知懲其敝方將攘袂怒目與

人爭勝亦可哀已

濂溪明道之書陽明也理會一過卻只長得他一邊

見識而已伊川考亭則有意與之為難故一切以己意排擊而不必當其情實所以深惡之者何濂溪明道之言寬大儘可從他假借伊川考亭之言緊嚴假借不得所謂罪我者其唯春秋也

東林諸公表章程朱之學然與程朱畢竟不同蓋其入門便從靜悟二字用功于聖門博文約禮文行忠信入孝出弟守先待後之意往往不合有及此者不以為粗淺則以為支離誰生厲階至今為梗不能不罪姚江矣

昭代叢書

王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主

世楷堂藏板

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緊嚴陳王放曠今人多好

象山不樂朱子于近代人物尊陳王而詘薛胡固

囚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放曠而畏謹嚴亦緣

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程朱之書不行于世而王陸則家有其書士人挾冊便淪浹其耳目師友持

論復鋼蔽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為主雖使問讀程朱亦只本王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誰復能

虛心篤志求所謂窮理以致其知踐履以敏其行者此種習尚不能不變生心害事之禍未有艾也

易開卷要義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體仁足以長人

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庸

言之信庸行之謹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等語又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等語所以示人

學問之道至明且切學者得其一二而從事焉希

賢希聖豈有不足而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洗

心退藏于密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豈非欲假

昭代叢書

王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世楷堂 藏板

釋氏之近似亂我儒之正學乎今日朱紫雅鄭之

辨莫急於此

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卻不肖說終日說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內省不疚無惡于志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卻不肖說終日說無聲無臭彼雖自謂聖學

吾直謂之異端之徒耳

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學者

好言盡性至命而不修愛敬之實好言窮神知化

而不思進反之義遺下學而希上達所謂窮深極

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

世儒工夫只說求心至于威儀容貌言語行事槩以

為外而不知檢點此禪學院阱人皆習而不察也

有諸內必形諸外威儀容貌德之符言者心之聲

行者心之迹何往而非心者外此而求心空虛寂

滅而已矣一部論語都從謹言慎行動作威儀處

教人故曰博文約禮曰無行不與顏子問為仁之

目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人豈不欲人做向裏工

夫者乎何弗思之甚也

昭代叢書

王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世楷堂 藏板

求異于人即異端也求合于人即鄉原也盡其當然

之分則依乎中庸也

朱子集第六十七卷雜學辨學者不可不先看于此

見得分明辨別得個綱領界分便能不為詖淫邪

遁所惑

觀聖賢

詩書稱舜之德大約虛懷樂善之意多頌文王之德

大約剛健不息之意多吾于舜之所以為舜得一

虛字文王之所以為文得一敬字

大禹之克勤克儉成湯之檢身若不及武王之執競
人皆可學而至何為自暴棄老至無聞
剛健中正凡是聖人無不同之若純粹以精則孔子
所獨至也

敬義夾持人知為程子之言而不知其出于文言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人知為出
于孔子而不知敬勝怠勝義勝欲勝太公望陳丹
書已諄諄矣故曰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由太公
至程子其揆一也

昭代叢書

王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壹

世楷堂 藏板

春秋書使札來聘非貶辭當以秦術楚椒一例看為
正其不書公子及氏略蠻夷也舜國生亂是昭二
十七年事季子使而餘昧卒迨其返而致國則僚
既為君而光已弑僚禍亂已作不可息矣當是時
舜亦亂不舜亦亂使餘昧卒僚不為君而虛其位
以迎季子季子來歸而致國焉未必不受也竊謂
季子亂生而舜國非舜國而生亂也舜國于光弑
僚之後是合乎春秋者也

顏子博文約禮曾子一以貫之其學則一而已省身

便是克己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慎獨請事斯語
即是仁以為己任有言顏子之學異乎曾子者其
人必是異學將謂顏子為頓悟薄曾子為漸修也
且思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是何等篤實者
北宮黝是無恐懼樣子孟施舍是無疑畏樣子曾子
自反而縮功夫全在身心上用故曰守約曾子大
勇從臨深履薄中來孟子浩然之氣從非仁無行
非禮無由中來

孟子得志能使物物各得其所觀其陳王道論學問
昭代叢書 王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美 世楷堂 藏板
處可見

孟子七篇篇首一章皆有深意梁惠王仁義與利之
辨公孫丑玉霸之辨滕文公明性善道一離婁法
先王萬章闢邪說告子明仁義之性盡心修身俟
命願學孔子必稱堯舜
董江都嚴氣正性多得之春秋王文中溫良正直多
得之詩書凡人專心致志于聖賢遺經得效自是
不同是以遜志時敏學于古訓不可不力
武侯治蜀精勤敬慎無一日不奮勵無一事不盡心

其為教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大哉可為後世法

龐公耕于壠上謂世人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甚得天地閉賢人隱之義林宗管幼安識見高人

一等若徐孺子不可乃

邵康節先生人徒知其貧淵流人豪不知其做工夫

卻極堅苦刻厲嘗書於衣二字自警警人自古聖

賢未有不如此而能有立者

吾于乾九二文言得明道焉于坤六二文言得伊川

昭代叢書

王集淑艾錄卷第二十九

老世楷堂藏板

焉于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得晦翁焉

朱子于天下古今事理無不精究而詳說之三代以

下羣言淆亂折衷于朱子可矣今之學者動好指

摘朱子此是何等心術

真西山大學衍義直欲致君為堯舜之君使民為堯

舜之民學者不讀此等書猶正牆面而立也

何文定行狀稱其澹然無欲不屈于萬物之下立乎

其大得友于千載之上每諷誦及此輒有無文猶

與之意

許魯齋豪傑之士也後人以其仕元并其生平而概棄之總只是爭私意

謝皋羽鄭所南自是高節之士然金仁山許白雲豈非賢者人不可以一概論也

先輩程柳莊隱居讀書以聖賢之學教其子洪武建

文開巽隱先生卓然有以表見君子為其可繼而已

已

史記方正學致書燕世子為以子問父之計此必不

然正學豈不知父子之親者以子問父愚者不為

昭代叢書

王集淑艾錄卷第二十九

夫世楷堂藏板

況燕王殘忍何愛一子竊謂即有致書之事必是

與勸燕世子以至誠感動其父且莫在側泣涕以諫

使得改悔終守臣節父子俱全而已

曹月川先生盛德之士也其學粹然一出于正當國

初中原氣盛所以與河東去于先後並生以昌明

此學未幾而康齋敬齋繼作不可謂天之無意斯

文也乃白沙甘泉隨于其時爭鳴則已為姚江先

後奔走之資矣若夫克菴不得善其終將疑後死

者不得與于斯文勢之所重整菴涇野不能回狂

濶于既倒區區清瀾欲障百川而東之宜其難矣
吳康齋質勝于文方正學文勝于質薛敬軒純粹胡
敬齋整肅皆君子人也敬齋而後呂涇野慥慥君
子矣

涇野議康齋不免以貧累其心猶未能易地而觀也
關陝之富饒既不同江右之貧瘠科甲之清華又
不同布衣之困阨一歲躬耕所得幾何其外雖至
飢寒交迫而弟子之贄亦有所不受則康齋之為
康齋可知矣當其勢不獲已至于稱貸念及負人
不可償人不能憂貧亦天理也士生後世動以顏
子原思律之盍亦論其勢乎

昭代叢書 壬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堯 世楷堂 藏板

道一也朱子言道不外人倫事物而象山每曰卓
爾曰一貫學亦一也朱子言學在乎居敬窮理而
象山則曰主靜曰即心即理泛觀之似乎語上語
下各循其端未可非此而非彼也乃吾夫子則嘗
言學矣曰時習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齊子又嘗言道矣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曰君臣
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何聖人所
論只如其卑且邇邪且所謂一貫曾子子貢
外不可得而聞也所謂卓爾顏子之所欲從而未
由也周子之注靜以聖人言也孔子從心不踰七
十以前未嘗自任也象山雖賢宜未及此學未及
而輒擬其似君子之道又寧有是邪夫居敬窮理
即言乎格致誠正之實而卓爾一貫初不越信言
謹行之常學者但從事于常且實者以致其力即
靜悟良知其謬悠可立見耳或者不察以為學問
之道不可偏廢均當取法無事辨爭此其用心未
嘗不正視彼欺世自高立始異終同之論為援朱
入陸之謀者固大不作矣然但知分門別戶之為

昭代叢書 三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今 世楷堂 藏板

私意而不明乎騎牆穿穴之非所以登堂但知公聽竝觀之為廣益而不審夫陟嶽探幽之早遠乎周道譬諸所憂者飢寒而所寶者麩葉當其始非不充然意得也久之必受其病楊園先生謂初學功未辨惑為首又謂讀朱子書雜學辨不可不先看于此見得分明辨別得個綱領界分庶不至為詖淫邪遁所惑嗚呼先生之喫緊為人亦已至矣學道者宜三復斯言乾隆丁丑中春之月寒食前五日祝淦又書

昭代叢書 壬集 淑艾錄跋 卷第二十九 世楷堂 藏板

自庚申至壬戌余與浙江祝子人齋同事研北觀摩講習往往于纏綿懇惻中發人情之所難言既而讀所輯楊園張先生遺書其言正大精詳有足以開聖道而祛俗惑者人齋嘗推為朱子後一人夫然後知人齋所學有自來矣甲子秋人齋復纂楊園之蘊為淑艾錄余反覆讀之益有見夫楊園之學精微廣大體實用宏所謂祖述孔孟憲章程朱者誠不虛也是書也吾願與天下共讀之葉赫心齋養善書

淑艾錄跋

聖人之教也無過博文約禮謹言慎行入孝出弟守先待後而已何嘗有良知靜悟之學哉自讀聖人之書者不得其注解于是求諸高遠而遂遂入于虛無不知居仁徙義即為善之經也忠信篤敬即立德之方也聖人所不知不能者在子臣弟友而不在四極八埏也張楊園先生精于理學深得紫陽之奧祝氏人齋起而私淑之所輯淑艾錄蓋取備忘中各條依近思錄分類後學之士未見楊園全書得此錄讀之可以盡窺其蘊而于學術不致混淆其有補于世道人心豈淺鮮哉辛丑冬日吳江沈林惠識

昭代叢書 壬集 淑艾錄跋 卷第二十九 世楷堂 藏板

語

小

語小小引

記有之君子之道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又曰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吾儕小人于國家之大政大故王者之大經大法聖人之大本大道會何足以知之所語者唯其小焉者耳然大者未嘗不寓于其中此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所以爲不可易之理也錢塘毛君稚黃所著匡林中有所爲語小者余嘗取而讀之其所語大抵皆修身寡過之端出處語嘿之際與夫君子小人之所

昭代叢書

甲集

語小小引

一

世楷堂藏板

由辨沃土瘠土之所以分論古則不可好翻成案以快一時之私士風則不必虛談名節以扇一世之俗治心則當去機變而從事于經執過愆則當慎初起而返存以養生所語如此是卽小可以見大積小可以成大言小可以喻大不誠聖人之徒歟吾竊怪夫世之爲語者或高談性命而淪于佛老或妄言經濟而流于申韓苟語以尋常日用之道則鄙爲卑之無甚高論以視吾稚黃之所語其得失爲何如也心齋

張潮撰

昭代叢書甲集卷十

歙縣 張 湖 山來 輯

吳江 沈 懋 懋 翠嶺 校

語小

錢塘毛先舒稚黃著

聖人論仁其精微可知也而終不離乎視聽言動則知必無舍器而可以修道者也且終不離乎富貴貧賤之不處不去則知必無略迹而可以治心者也

治心者先忌活必須操之使常有定然後加以功夫

昭代叢書

甲集 語小 卷十

世楷堂 藏板

如明理克欲之類皆有實效若縱令此物變動無常百樣功夫俱無所設譬如人有一器欲加修治必將此器架定然後可以用力若任其動轉則治之者何從措手定心之法先從事于極執而去機變直將平時透熟蹊徑著緊塞斷此處既通行不去漸有轉頭之幾正路可望矣

欲念初感朦朧而生雖動于至微而內觀皆可以自驗人但于此處謹而過之勿容其透發則不第能使塵情不熾其于身中神氣皆有裨益蓋人之欲念即

是生機順而出之則以自耗返而存之則以自滋譬如熱飯蒸氣而以蓋覆之則氣反成液而下滋于飯此理固然人但不察耳故存心即所以養生也所謂欲念不盡為食色之類也凡意思略有欲趨慕著處皆是

心之官則思思之來也淳焉氣亦隨之此時雖用之無大傷也思盡則氣亦盡此時利用息苟更強用之則所用者非復思乃神思盡故也非復氣乃火氣盡故也勞神而動火重傷心矣重傷心者必大病惟言

昭代叢書

甲集 語小 卷十

世楷堂 藏板

亦然故善養生者未能一無思也思來而後用思未盡而先息未能一無言也意來而後言意未盡而先默故常養其用于不盡之藏也不欲思強思者傷心必多不欲言強言者傷氣必多故善養生者慎之以子夏之賢有三罪而不自知必待曾子責之始投杖而拜以曾子之賢又不知不避大杖之過必待夫子責之而後明使曾子無夫子使子夏無曾子直終身不自知其非耳然則知過亦難矣能知人之過而忠言之亦鮮矣所以貴乎高明直諒之師友而勇于

聽受也

修身必須擇友而擇友又必須修身若身之不修則友必不可得而擇何也不但賢友不來見親以我之心術邪亂氣味穢濁一遇匪人自然同流合汚而去此如蔥蒜之臭唯不食蔥蒜者聞之如我已自食蔥蒜則與之相化烏能聞其臭也且以為芝蘭之雅不過如此至于值端人間正論反格格厭惡之更施之以刻責詆毀否亦貌從而心迕所必然也故其趨愈下而終不揀然則因不修身不能擇友友愈褻身愈

昭代叢書

甲集 語小 卷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墮矣故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又曰不知其人視所與遊也

人生亂世愈不肯愈多黨愈近道愈無朋此處必須具定力要有獨立不懼之槩方能成德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蓋一人知己亦可為鄰否則尙友古人亦鄰也所以有朋方來與不知不愠子亦兼言之耳朝廷之上專重氣節而薄功名亦能誤國蓋以虛聲之士易自托而有用之材皆瓦解此大憂也使賢者而操國是亦不可不知也

世有似厚而實非者有三弊焉專于容渾而綱紀不肅安于孱懦而體勢不振狃于晏靜而錮才智者不得用此三者隱禍之所由中而大亂之所由滋者也其人方且自托于厚而安之人又羣目為厚而譽之豈不誤人家國事哉

昭代叢書

甲集 語小 卷十

四 世楷堂 藏板

君子小人不可以不早辨也唯能早辨故能預遠小人而不為其所誤然小人有二市井之小人易辨冠裳之小人難辨彼其能標名節操是非而致聲譽三者與君子無大殊也唯一涉勢利二字則龍蛇見血本質畢彰判然與君子殊而與市井之小人無二矣雖然方其操三術之時中藏亦復不難窺也特世少有識而寡欲者故甘為所欺耳蓋于名節也君子闢然而彼嚙然其操是非也君子持公而彼任私其致聲譽也君子修身而彼植黨久矣其大殊已應嗣寅云以王介甫之辭榮甘澹未嘗涉勢利也而終不免于小人之歸况于此不謹乎是以君子兢兢于檢身防口而不敢自必其為君子也

管子云倉廩實而知禮節孟子曰苟無恒產因無恒

心皆言富而後可教也獨敬姜云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莫不嚮義何也蓋沃土之不材富而不教瘠土之嚮義勞以生其富而且教之也然則聖王非故欲勞其民也欲使長有其富而教乃可施耳富而後教理終莫易故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庸人之情有三變事未至時人人逞說事已至時人人避難事過後時人人居功夫庸人不足道也而無如其多國家事但值此三變則何慮不敗

人品到最高處欲如華岳削成峻不可陟然當人倫

昭代叢書

申集

語小卷十

五

世楷堂藏板

盤錯之際亦有逶迤曲折而濟之者至此則專峻者當別論焉人品到最厚處欲如太和元氣渾而無間然當大義攸關之日亦有斷割斬截而伸之者至此則專渾者有遺譏焉

論古不詳審是非專好翻成案以快一時之吻最是壞人心術彼奸邪暴著于後使人聞聲而生羞惡之心忽矯為奇論以易眾聽則中材忘于慕善而小人將肆其不肖矣不可以不慎也翻案者如以王敦為可兒以秦檜為再造宋以武后為能行非常惜王介甫不竟其用之類是也

甫不竟其用之類是也

為治貴去華而就實然華之近惡者易見華之近美者難知易見則害小難知故害大如風俗奢靡民情游佚此其惡之易見者也如虛談名節矯飾風尚扇一世之士而奔走之而按其中絕無慥慥篤實之意此華薄之尤者而反有似乎賢人君子之所為此惡之難知者也世風習俗一入于此則士心為喪國脉不延其貽害也甚大識治理者決立于此深加扶抑轉移之力而不為所誣罔其于去華就實之意當庶幾已

昭代叢書

申集

語小卷十

六

世楷堂藏板

士君子邁鼎革之際出處大要斟酌若于先朝未嘗仕者新朝自不妨于出不必過為孤矯誠慮高節之不終即終于不出而委蛇犇鶩或更有甚焉者豈不自相矛盾而反貽其誚乎然又當以親斷之若向嘗仕而親欲我之戒心者從令即非人臣向未嘗仕而親期我之祿養者違命即非人子論定于已仕未仕而又權衡君親之間士君子之出處可決矣至若親有借隱之操或親亡而可以自行其志者斯又當別

論焉

事但師古者無不高妙如學書者摹時手不如摹先
輩摹先輩又不如宋唐人宋唐又不如晉魏人故書
家但略得晉魏人意便自不凡况深造之者乎畫家
亦爾為詩者欲源本于三百楚辭漢魏文欲本于六
經左史技術家如鑿必須先熟內難二經神農本經
仲景諸書治方有法否則終是粗工耳為人當學堯
舜文孔古人信非迂夸也

古慎言之誠多矣又曰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是言

昭代叢書

甲集 語小 卷十

七

世楷堂 藏板

當慎不可無也每有多却一言而僨事者亦有少却
一言而僨事者故不當言者不可恃勇而敢于發必
當言者又不可自沮而偏于默也嘗論記云有餘不
敢盡是指言也而古人儉德避難慎毋為好是行亦
有不敢盡處不足不敢不勉是指行也而子產有辭
四國賴之孟子好辯本不得已是言亦有不敢不勉
處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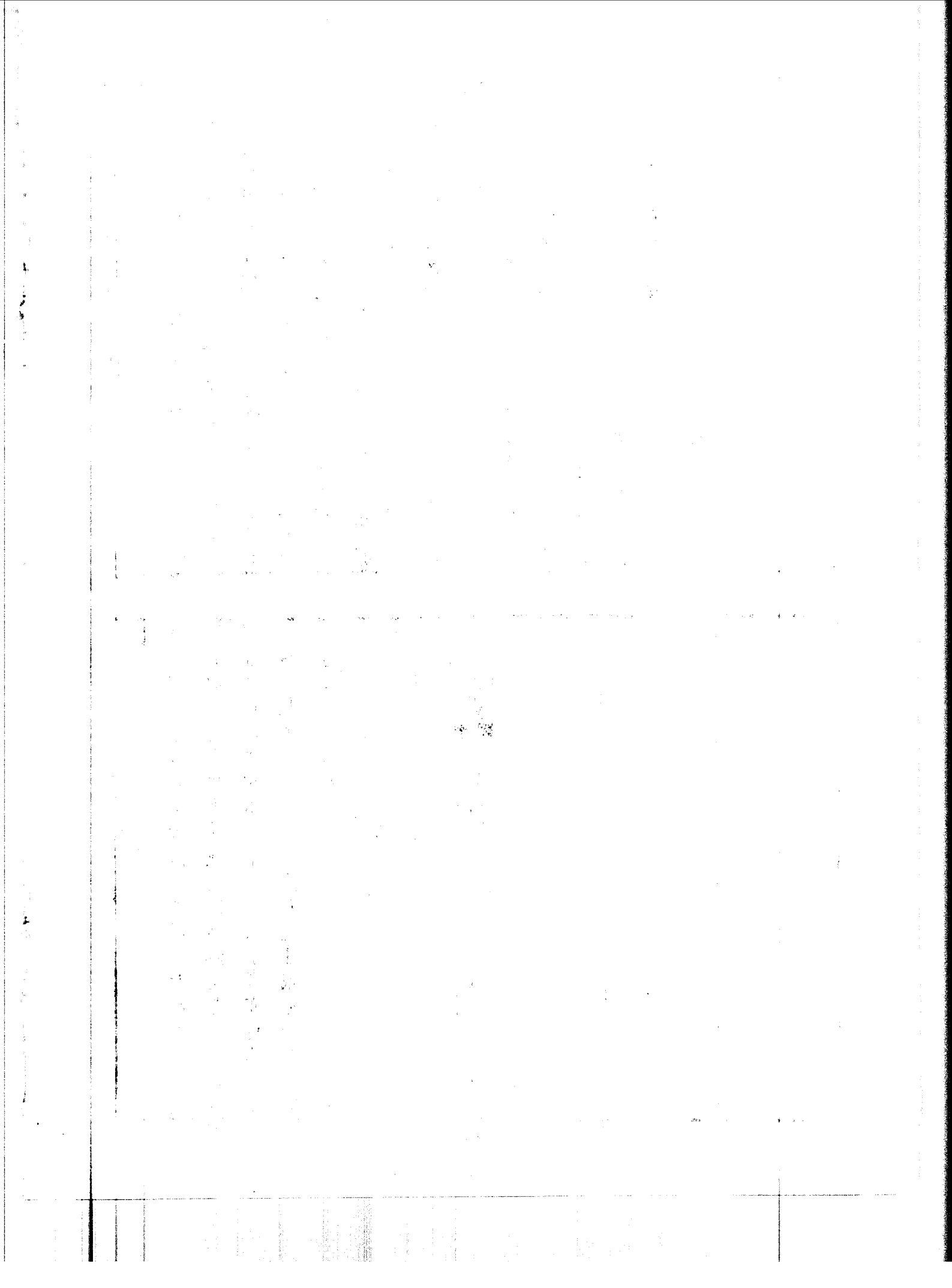
世之為大言以欺世者固不足以與于君子之林矣
亦有聽其言則忠孝曲謹恂恂雅飭及考其行事則
又如泛駕之馬躍冶之金然則語小者亦有不可盡
信者即此聽言觀行孔子論人之法誠可行之而無
弊也心齋居士題

昭代叢書

甲集 語小 跋 卷十

八

世楷堂 藏板



庸

言

庸言序

理學卷第十

理學莫盛於宋大儒繼出四子五經之書昭然揭于天壤視前代尤過之朱陸雖有異同其爲功于理學則一也然陸無攻訐之人而未有僞學之禁其故不爭于理學而爭于朋黨至寶慶紹定間而程朱之學始大顯此理宗之所以爲理也明儒最重講學而各主壇坫互相是非談學者闢象山陽明如距楊墨遂開門戶之弊識者不無責備賢者之論焉我

朝崇尚理學表章經術先賢先儒加恩後裔士大夫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序 卷第十

世楷堂 藏板

無不振作興起以倡引學者然書院雖存無有據臯比而設講席者惟蘇門孫鍾元先生以師道自任得濂洛關閩之傳一時如睢州湯潛菴先生蔚州魏環溪先生皆得授受承述而孝感熊敬修先生學統一書獨宗考亭四先生聲氣相孚立言若合符節熊先生學統之外有邇語一編指示學者近裏著已工夫而魏先生全集中有庸言一編與邇語相爲表裏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庸言必本於庸德也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庸言必見于庸行也其本末終

始一貫如此此先生庸言之所爲作也方特於全集
中表而出之以見先生理學授受之本原而學者知
所入門勿徒以語錄觀之是真能讀先生之書者矣
康熙辛巳春仲石門吳震方序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序 卷第十

世楷堂 藏板

庸言

蔚州魏象樞環極著

按禮諸侯不祭天況其下焉者士大夫僭祭矣而又以焚紙錢為敬大不敬也上帝赫赫明明為萬靈宰福善禍淫隨人自取斷無受人紙錢之理即正人君子如楊震者暮夜卻金尚畏天知假若天可邀求何畏天知乎夫朔望焚香者馨聞于天也焚楮帛者以表潔也鬱鬯牲體以將誠也其不敢祭天者禮也不宜焚紙錢者理也每事必告天者畏之至而敬之大者也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 卷第十

三

世楷堂藏板

關侯生而為人拒曹操金如土然奸人媚態心竊鄙之今為神矣浩然之氣充塞天地猶持一陌錢以俯首階下諒不取也取之者何曰忠臣也孝子也義士也彼不忠不孝不義者對廟貌且當愧死尚敢乞靈徼福耶至於祀典諸神皆聰明正直者也不受詔媚槩可知矣人亦求其為神所取者而已
變理陰陽宰相之職也寒燠失節風雨不時皆咎焉魏子曰非也陰小人也陽君子也進君子而退小人

變理之能事畢矣丙吉問牛喘以察時序不如陳平所言卿士大夫各任其職為是故韓退之詩云勿憚吐握勤可歌風雨調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晝見于形象夜見于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即是鬼鬼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監察之呵護之上至于父母下至于子孫必致其福而後已改正心即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 卷第十

四

世楷堂藏板

居官者何嘗不擇吉日任事而陞者陞降者降黜者黜死者死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亦何嘗不擇吉日成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類而推之諸事皆然其義何居魏子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理也周以甲子與商以甲子亡非明驗乎
程子曰擇地有五患不可不謹須使他日不為道途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牛所及此擇地之實理非風水形勢之言也至于陽宅亦有五患亦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不近寺廟不近城

垣不近卑濕不近屠沽之所不近奢淫之家即吉宅也若以禍福論之只在修德與不修德者各有所驗今人不修德而求地將謂山川有靈其許之乎

嘗見先君子座右書清江引詞一闕其詞曰陰德明明做不得偶爾無心意方便處處行那管名和利活潑潑一團真天理

人之存心忠厚者必立言忠厚立言忠厚者必作事忠厚身必享忠厚之福子孫必食忠厚之報

儉美德也余謂仕路諸君子崇尚尤急數椽可以蔽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 卷第十 五 世楷堂 藏板

風雨不必廣廈大庭也癡奴可以應門戶不必舞女

歌童也繩牀可以安夢魂不必花梨螺鈿也竹椅可

以延賓客不必理石金漆也新磁可以供飲食不必

成窯宣窯也五簋可以敘間澗不必盛席優觴也經

史可以悅耳目不必名琴古畫也去一分奢多便少

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慎之哉

一味疾人之惡小人之禍君子者十有八九終日

人之善君子之化小人者十有二三

語云聞人之過如呼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

得而言此以厚道教天下也若司諫之官以言為職諸凡大害於國大蠹於民者自當以直道行之未可以隱惡為口實也摭拾小過以博直名謬矣

漂母一飯淮陰千金今古傳為美談然當日一飯非以望千金千金自不忘一飯也毛詩云投桃報李孔子云以德報德總以報字堅人修德之心使人如歸者之望家耕者之望秋耳

怨由公起終日不解而再日悔之怨由私起終身不

解而子孫銜之大凡同理一事意見偶有不合者公

怨也各圖一事心志不能獨快者私怨也學者當以

怨之深淺辨心之公私

友人某致魏子書曰子以修路故奪官矣修路州官

責也工弗竣州官罪也今不罪州官而罪道官桃僵

李代是非不白子何辯魏子曰小臣先大臣而任勞

大臣先小臣而任過體也明公以水田插稻難開新

路請者為民耳以為民之故而奪官吾無憾矣置辯

是卸過也卸過是求官也求官非大臣體也孔子曰

觀過斯知仁矣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 卷第十 六 世楷堂 藏板

督撫有隙者彼此相尋則彈劾屬員以快吾意道府州縣有隙者彼此相尋則鞭扑衙役以快吾意嗟乎以人之功名性命爲我洩忿之資天理安在哉吾恐子若孫棄功名捐性命不足以償矣

僕不能讀書見友人齋中書可充棟輒自愧無書可讀遂欲購書藏之既而思童年曾讀論語如學而時習章遞至其爲人也孝弟章吾日三省吾身章賢賢易色章開卷便是總不能行得一句天下更有何書可讀者昔人云讀一尺不如行一寸信夫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
卷第十

七

世傳堂
藏板

清心寡慾壽之骨也濟人利物壽之血脈也節飲食慎起居壽之皮毛也今人置數者不講一遇誕辰輒殺生置酒親知滿堂或進火棗交梨冰桃雪藕之詩或奏白鶴青牛丹鼎絳雲之曲虛文無當俗套相酬絕不及身心性命一語甚且壽翁而誇子孫之貴壽子而表家世之尊于骨于血脈于皮毛毫無裨益彼窮鄉之人姬妾少滋味淡嗜慾寡心氣平尙有問精力之盛衰而勸以保養休息者獨士大夫乃不聞此風也

以賄與人而禍隨之每每中人不覺昔燕丹遣荆軻刺秦王獻督亢圖以藏匕首圖窮而匕首見王乃拔劍斷軻左股不死于軻者幸有劍在也不然心矣彼世之甘心納賄而不顧者宜以燕秦故事爲炯戒士大夫受賄囑託得人數金之報遂喜而不以爲憂如挖煤窖掘洞井富翁處高堂之上給鈔覓傭工輩凡墜死淪死壓死而富翁無罪也夫傭工貧窶子耳猶爲衣食計也遂忘軀命矣若擁高爵食厚祿既非飢餓不謀朝夕何得以性命殉人哉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
卷第十

八

世傳堂
藏板

官遷則爲常賀客之來十有八九官死則爲變弔客之來十無二三殊不知喜慶之家視客如蒸雲多一人不見其多哀戚之家視客如晨星少一人亦覺其少故行賀于權要貴顯者宜遲一日兩日而登門行弔于貧窶單寒者量捐一金二金以爲賻此固賢者之所爲也

爲人作墓誌銘甚難不填事蹟則求者不甘多填事蹟則見者不信甚至事蹟無可稱述不得已而轉抄彙語及衆家刻本以應之譬如傳神寫照向死人脸

上脫棄已不克肖况寫路人形貌乎願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個好人勿令作墓誌銘者執筆躊躇代為遮蓋也

德可達天曰聖道足濟世曰賢通權達變曰智革薄從忠曰愚萬念皆善曰吉一念不善曰凶違天悖理曰禍居易俟命曰福

山雞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而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匪叢篁中伺其過急斷之少遲雀一回視則金光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 卷第十 九 世楷堂 藏板

翠色盡殞矣其靳惜之意專致而通于神者如此士君子自愛其名節必有甚于羽與尾者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 士大夫書札中云敬云奏云九頓首及壽杯內鐫千秋等字者意義尊隆用之於朋友兄弟之間失禮之習而不察戒之

池能衛城亦能壞城 夢中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古語 貴之于人也何以異是 樹之榮華凋落蟲之變化歸藏時各不爽理亦甚明

人之未三十而娶未二十而嫁未四十而仕既七十而不歸違時味理往往不如樹與蟲矣

嘗讀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孔子曰敬奉教此古人愛人真切處

晏子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此古人言禮周詳處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 卷第十 十 世楷堂 藏板

聞外轉而輒不平者予甚不解以為辱耶京官徇私犯法何嘗無辱以為勞耶京官潔已奉公何嘗不勞以為卑耶每榜進士四百人有才有學淹在下位者不知凡幾自揣才學果在四百人之上否人卑而我尊果無愧耶噫亦可一笑而平矣

士大夫背人耳語必非正言貽耶淫耶謗耶識者不可得而聞亦可得而料矣余從旁觀之深以為戒故立朝十四年幸未蹈此

今人見科目仕路中人謂某某有功名矣余不敢信問客客曰列高榜登甲第得顯官居要路非功名而何余始知今人之功名異于古人也古人之功或在社稷或在封疆或在匡君或在養民古人之名或在尸祝或在口碑或在文教或在史傳一代之有功名者不數人一人之有功名者不數事也何今人功名之多也

東粵一武弁遊寺中見衆僧各房誦經問住持曰何不向大殿同誦住持答曰此僧代人誦經耳弁曰經

昭代叢書

康集 庸言 卷第十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可代誦耶住持曰可只供給齋糧便了弁大喜曰好我回家便供給兩個秀才我兒子讀書雖弁語偶不經意卻大有悟頭

嘗見士君子見佛經道藏必盥手焚香方敢展視及見四書五經牀頭散亂篋內紛紜未有盥手焚香呼先聖先賢而後誦讀者何也求福之心勝妄謂先聖先賢之書不若佛經道藏之靈應耳嗟乎今人若肯實體聖賢書行之字字是福勝佛經道藏遠矣

魏文侯擇相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

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推此言也可以取友可以延師可以聯姻可以薦士可以聽言

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下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推此言也苟無常行便是小人

古人之詩出于性情故所居之地所處之時所與之人所行之事所歷之境所見之物至今一展卷瞭然

昭代叢書

康集 庸言 卷第十

十二

世楷堂 藏板

者真詩也若今人之詩亦曰性情物耳然而不真者頗多即如極富而言貧極壯而言老極醒而言醉極巧而言拙失其真矣且功名之士故發泉石之音狂悖之徒飾爲忠孝之句尤不真之甚者也學者宜以真詩爲法哉

見居官者不問職掌盡否與利除害幾何百姓安危何似輒問何時陞轉何日出差地方好否宦囊有無遷移者有誰照管淹滯者是誰阻抑凡問及此卽爲薄待天下之人

子爲父母慶生辰膝下稱觴情也禮也至于我之生日乃母難之日也若受親戚鄰里門徒故友之祝明日筵扮戲餽遺殺生於心安忍然斟酌情理凡我之生日當齋心以報親令我之子孫次日稱觴以盡孝庶幾兩全矣

喪不祭而請僧設醮至謂超度地獄安知親必在地獄中乎此惡俗也有志維風者勿忽焉

凡醫不明望聞切之道不察寒煥溫涼之時不審強弱虛實之人不辨陰陽氣血之症不分老少新久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 卷第十

古

世楷堂 藏板

之治不按君臣佐使之宜皆庸醫也其更庸者藉口變通不拘古方其古方在何門類作何加減實實不知而不得不任意妄用也夫古人立一方幾費心思幾經效驗而始載于書今人聰明豈能過之哉

敗家子有二種淫蕩賭博驕奢縱佚花費祖父之產者敗其家門也此則愚頑不讀書之人爲之也一病國罔上行私貪賂肥家害人利己辱沒祖父之名節者敗其家世也此則聰慧能讀書之人爲之不可不辨

人之所畏者有三等畏天命者上也畏國法者次也畏冥報者又其次也總以畏清議爲下手工夫人之所愛者亦有三等愛人才者上也愛百姓者次也愛文章者又其次也要以愛名節爲切實本領

每日所言所行盡合于理理順則心安心安則可以對天可以對人何等清閒受用泰然而樂也故孔子曰君子坦蕩蕩每日所言所行不合于理理不順則心不安心不安則強欲瞞天強欲瞞人何等消沮閉藏戚然而憂也故孔子曰小人長戚戚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 卷第十

古

世楷堂 藏板

凡不義之財不可以供神不可以祭祖不可以獻親不可以貽子孫不可以修家祠置墳墓買書籍惟濟貧救荒施藥埋骨修橋補路庶幾可耳不然死後聽姬妾攜作改嫁資亦得好好散去也

儒者以天地萬物爲體不待去我而自無我何其公也大也釋氏以耳目口鼻爲障強欲去我而終有我何其私也小也

白東谷先生贈聯云識得造物生時窗草盆魚皆是尋取孔顏樂處吟風弄月何妨主靜居敬存誠總可

觀未發時氣象窮理致知格物無非求放心得工夫
執敬忘憂境遇常教不足存誠取聞工夫切畏人知
先生所贈卽自言所學也

市上肥甘之物一一家不可買盡畱些與衆家一嘗
纔有滋味富貴功名等物皆然愚同年友王近徵讀
而歎曰予先子題小亭一聯有但寬一步常無失每
積三分定有餘亦此意也

近世士大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
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墮情無立反爲斯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
卷第十

圭

世楷堂
藏板

道之梗學者宜以是爲鑒誠然

昔人云兒子從宦者貧乏不能自給此是好消息又
云世路如漆雕明者不能自見惟稍遠爭地常負屈
時乃是好消息

天子之孝曰就德被萬物始終成就也諸侯曰度
天子法度榮其先也卿大夫曰譽遐邇稱譽也士曰
究明審資親事君之道也庶人曰畜躬耕力農以
德養親也此義不可不明

直已守道者士之經樂天知命者聖之實持盈以

者德之盛遇險而順者仁之成

孔子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是孔子一生大本領大
願力看十五志學一章五十學易一章甚矣吾衰一
章自少至壯至老何嘗一時不習卽一部論語又何
嘗一件不是時習之學願學孔子者須學此孟子開
口便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孟子一生大
本領大願力看梁惠王一章景丑氏一章宋牼一章
告君告臣告王子何嘗一處離了仁義卽七篇孟子
又何嘗一句不說仁義之言願學孟子者須學此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
卷第十

圭

世楷堂
藏板

曰正心曰存心曰洗心去人欲盡之矣曰盡性曰率
性曰養性循天理盡之矣曰知命曰俟命曰立命曰
致命去人欲循天理死生不渝盡之矣世人論辯紛
紛皆余之大惑不解者也

人君以天地之心爲心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
無不一之心矣臣工以朝廷之事爲事奴僕以家主
之事爲事天下無不一之事矣

或問人死則氣散矣又有厲鬼何也余曰英雄豪傑
冤恨難明突然而死其氣不遠散久之無不散者如

狂風大霾三五日亦自散惟清正之氣附理而行在
天地間有常行不散者大聖大賢忠臣孝子也

余見嗜酒之人生子不解人事者頗多其步履語言
常如沈醉狀後亦不能成立揆厥所由蓋因醉後受
孕之時心神不靈精氣從而昏亂安得具有先天真
性哉況父母貪淫惡暴奸狡任恃之心存于中其精
氣無所主凡所生育必非善良可類推矣

大凡作文立言體會聖賢闡發道理者其人必光明
正大論定古今剖析情事者其人必英爽豪邁巧露

昭代叢書 庚集 卷第十 七 世楷堂 藏板

才思多設機調者其人必譎詐權術竊取莊老崇尚
虛無其人必妄誕浮夸勦襲陳言訓詁字句者其人
必酸腐學究

閱本草知牛黃熊胆狗寶麝香之類獸死尚有一椿
可用人靈于物須思至死可用處何在

鰥夫寡婦之家最宜遠絕媒婆賣婆巫婆尼姑人等
勿令入門一入則金石之操嫌疑不白矣慎之

姻親有寡婦守節者固當頻頻周問尤當加以敬謹
有時親往則坐於中堂或奴僕往則令立于中門外

語畢即出凡周恤止宜布粟而已

或有問天地之理者余曰夫知一身焉知天地乎

昔人云願識盡世間好人讀盡世間好書看盡世間
好山水余曰識好人先自貧賤愚拙始讀好書先自
學庸語孟始看好山水先自祠墓田廬始

昔人云省費醫貧彈琴醫躁安分醫貪量力醫闕參
禪醫想狗牀醫淫痛飲醫愁讀書醫俗余曰對善人
醫惡念交正士醫邪心

昔人云每閒坐想古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余曰還
想古人至今尚在處何念不憤

聖人是天地一大醫有病在人心性間或在事物間

者一病必有一方治無不效者特人諱病耳

仙欲一身長生佛欲萬物無生儒欲萬世之人生生
不窮其分量大小自見學書窮正自明

薄于朋友者薄親戚之辭也薄于鄉黨者薄宗族之
漸也

居官者一揖一讓一拜一跪固當為朝廷存體統一
進一退一取一予亦當為父母存體面

以神道教人則奇以人道事神則正以鬼道教人則幻以人道事鬼則真

死生壽夭一定之數也富貴貧賤偶然之數也若疾病勞傷憂思喜怒直情耳數云乎哉

遇利欲苟且之事遠禍患則當重身家遇民社重大之事立名節則當輕身家

諸花香者無色色者無香香而色者必非正色色而香者必非清香德勝才勝之理如是

諸禽雄者文采雌者朴素可以知婦人貴德不貴才

昭代叢書

康集 庸言 卷第十

九

世楷堂 藏板

先儒觀蒸酒知雨之理觀爆栗知雷之理余脫衣見火光亦知電之理

顧涇陽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其違禽獸不遠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難其

謂言必及義不行小慧便是用心之人便非盜賊禽獸矣又何難之有

高景逸曰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

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為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夫事本于實念愚嘗自返深用疚心

有明三百年開理學吾愛薛文清詩吾愛陳白沙吾愛馮北海草書吾愛黃鐵卷

子瞻視世間無一不好人何獨視伊川為不好人明與弟子言見滿街都是聖人何獨見朱子非街中人殊不可解

周禮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

昭代叢書

康集 庸言 卷第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勸戒之即今之六諭故州長一歲再讀黨正一歲四讀繁簡之宜

章句帖括走者如鶩視為學問一路者上也視為功名一路者中也視為富貴一路者下也今人大抵就

下

古人有一二小節傳為美談者如濂溪之道淵明之菊太白之月浩然之梅元章之石叔子之碑伯牙之

琴子陵之裘孟嘉之帽林宗之中以及諸葛之菜之類非物重人人重物耳

楊伯起暮夜卻金以四知謝之方暮夜時止兩人耳
餽者語人耶伯起語人耶趙清獻因杏花一聯夜閒
令老卒喚妓未幾悔之欲追老卒回老卒知清獻意
移時卽解竟未去而止老卒語人耶清獻語人耶范
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橘州大風
兩船破僅得及岸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
日豈亦章惇所爲耶夫婦對話乃與伯起清獻並傳
者忠宣語人耶抑夫人語人耶古今類此者亦多矣
傳不傳固有幸不幸歟人亦止求自信而已矣

昭代叢書 庚集 卷第十 世楷堂 藏板

東海有蜃氣時而結爲城郭樓臺人物之類在依稀
有無間士大夫慕之者求一見而不可得或形諸夢
寐或發于辭章或枉道而趨或齋心以禱幸得一見
喜輒三生奇話驚人佳篇累牘余不知其城郭地
可近否也人物可親否也而慕之喜之願若是乎
海內有高賢在焉道德學問可近可親其未見而
既見而喜者一如蜃氣耶抑飢渴渴澗更有甚焉
耶
陵母知與嬰母知廢不 之母平反飲酒延年之

決獄慟哭此婦人之明哲者也滂跪受教李杜齊名
襄坐舍藏家事任長徐庶之母義憤捐軀陶侃之母
雷賓截髮此婦人之通達者也合之可作賢母傳
女有五不幸生而色殊一不幸爲富貴家女復爲家
貴家媳二不幸丈夫不知義理三不幸不生不畜
不幸生育過多傷殘肢體五不幸

幼而讀書以至於長且老聞孔孟之教久矣及其
也兒孫用浮屠遺薦之令地下之魂屏諸孔孟宮壘
之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隨俗迷謬一至于此幸
昭代叢書 庚集 卷第十 世楷堂 藏板

而浮屠幻事也若其果真則不孝之罪安可贖哉
風水吾不敢知其理而已祖父已死之骨安厝
安子孫旣不興隆況祖父在生之身奉養未周子孫
豈無災禍欲于葬後享福利須要生前致歡心此皆
所謂風水之理也
七月二十八日到景講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一節畢
問之曰聖人此言凡譏謔者童而習之矣今人到喪
家飲酒談笑飽而且醉何也某曰今人口耳之學有
其名無其實也兒誠在側因問之對曰聖人有哀死

之心今人無哀死之心耳又問曹鼎對曰古有聖人教化人尙知禮今無聖人教化故不知禮又問張其理對曰人不痛他自己父母故亦不痛人家父母四子皆甫成童者言俱近似故存之

世人都看戲場何會看得一個好人好在何處我當學他看得一個不好人不好在何處我不當學他更可憐者終日笑花臉自己常花臉而不一回顧也可奈何

婦人淫行責其失節是矣男子有仕宦而改節者何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卷第十

三

世楷堂藏板

婦人之不若也

心中有天上等人也頭上有天中等人也腦後有天下等人也心中天可問頭上天可呼腦後天猶可顧其餘則頑然冥行不知有天矣

佛脾之召夫子欲往陽貨之拜夫子不見蓋化鍊易待權臣難也聖人猶然而況下此者乎

見人而不見已能言而不能行是學者大病根此根作聖之功備矣

開口先講太極便不是實學只講五倫便好

說陰陽是道若說天地則有缺陷矣說性便善若說氣質則有善惡矣

程子云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朱子云心之安者是道楊慈湖云心之精神謂之道濂曰泉云精神之中正為道羅整庵云所通之理為道高忠憲云成于天而不可易之謂性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張楷云成已成物之謂道按諸說當以程說為一但聖人循而行之則繼天而立極百姓亦循而行之丁由不可知也楊湛之說皆謬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卷第十

詩

世楷堂藏板

善即生生之易也有善而後有性學者不明善故不知性此言有理

崔後渠曰大學其作聖之的乎莫先于本末之知其必于誠欺之辨是故知本之當先故推平天下者必原于格物知末之當後故充格物者斯極于平天下約之皆修身也愚按大學明明德一章歸重修身中庸問政一章歸重修身孟子盡心一章歸重修身此知內聖外王只完一身

夢中作得主張者方是真學問方能臨大事不亂思

嘗驗之矣

學不切已精神都向未上去終日問辨以為無不在道而于道背馳矣斯言切中後學之病

徐筆洞曰讀三字書思無邪是一部詩經無不敬是

一部禮記讀二字書執中是一部尚書讀一字書時

是一部易經余補之曰讀四字書春王正月是一部

春秋徐雲門曰古聖人千言萬語只要講明三綱六

紀反人心子至正心正則倫明心正倫明則三才極

致一理五經無餘蘊矣合二徐觀之便得五經一貫

昭代叢書 庚集 卷第十 世楷堂 藏板

人生而靜赤子之心是也

弟子入則孝一節赤子備大人之事賢賢易色一節

大人完赤子之心此二節即聖域賢關也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謂學莫大于盡倫非謂盡

倫便可廢學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謂

學問莫大于求放心非謂只求放心便不學不問也

盡倫便是盡性求放心便是存心沒兩層工夫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道字是鐵案故不敢改且父

之道是心法更不能改三年則體認熟擔當定矣即

有當改之事必無可改之道若其非道也豈有蹈襲

因仍不蓋前愆之孝子乎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聖門致知真訣言忠信

行篤敬是聖門力行真訣余獨此十六字與虞廷十

六字並懸座右

孔子意必固我說個毋字是安而行之顏子視聽言

動說個勿字是利而行之原憲克伐怨欲說個不行

是勉強而行之

昭代叢書 庚集 卷第十 世楷堂 藏板

志于道一章言體用之學游於藝乃致知格物之功

不是旁通觸類曲技小術也

聖人無行而不與不止與二三子實與千萬世矣至

今觀之真是無隱

仁體不遠于心心體或遠于仁我欲斯至言本體也

日月至焉言工夫也一日克己即一日用力三月不

違即終食無違矣

仁人心也有何遠近剛毅木訥氣質近也力行者工

夫近也有其氣質有其工夫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諸生以孟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二語求解子
曰智卽知言之全體仁卽養氣之全體不厭不倦是
不動心真工夫不動心是願學孔子真種子

君明臣良父慈子孝纔見得天地位若不君不臣不
父不子便是天地不位了拒楊墨驅虎豹疏九河殲
四罪纔見得萬物育若爲我兼愛率禽獸食人便是
萬物不育了故曰至誠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
善餘慶不善餘殃天道之忠恕也德報德直報怨聖
道之忠恕也

昭代叢書

庚集

卷第十

三

世楷堂藏板

君子心安處是天理小人心不安處是天理

老聃容貌若愚不如夫子溫良恭儉讓遠矣

孔門惟曾子爲大孝孔子獨稱閔子騫者以其處變

甚難也

人者天地之心子路此語令讀者每一自思汗流浹

背

人有善則伐得善則失不善則雖知而復行惟顏子

無伐也弗失也未嘗復行也吾師乎

聞譽慮其或無聞毀慮其或有是爲己之學

陳布衣云人于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請轉
一語曰人於此學若真行之則知在其中矣

良知知也良能行也王陽明只講良知是教人有始
無終有內無外

天道在人人道在心人者天之都會故心曰天君
盡性只是與天爲一體

教所以敬天而尊聖也

天理如人之血脈一息中斷則血脈漓矣

敬者鏡也有垢則鏡昏有欲則敬亂

昭代叢書

庚集

卷第十

三

世楷堂藏板

求誠以聖人爲法求聖以赤子爲法

修身如修屋一處不密一處便漏

心無日月之明志無雷霆之奮不可與言學

理明而天地在眉睫况萬物乎

損有餘益不足平天下之能事

湛甘泉云學以救偏也如其不偏何俟講學故學者

大公之道也夫子憂學之不講夫講有不必同不必

同所以求其同也然後義理生焉如彼二磨其詩不

齊然後粟米出焉講學宜深明此意

聖賢之言理一分殊會而通之皆可逢原讀三愆而知知言之學也讀三戒而知養氣之學也讀三畏而知誠意之學也讀九思而知正心之學也讀三變而知修身之學也讀三復而知齊家之學也讀三重而知治國平天下之學也善讀書者又於此七章知致知格物之學矣

孔門之學先求仁仁從何求乎仁者無私之謂心安而理得之謂一事無私則一事之心安而理得也終身無私則終身之心安而理得也生熟之分天淵之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 卷第十

完

世楷堂 藏板

判耳求仁者亦求之無私焉而心安理得矣
孫鍾元先生云賢智之士驅而歸禪亦氣運使然哉是言也邇來學者以佛書爲內典以禪語爲性之學其明驗矣

世間有一種人因聖賢說理句句道盡不得不翻案見奇另立門戶重發新論名曰羽翼聖賢實則叛離經傳名曰提出頭腦實則添出枝葉
先儒謂靜坐便是善學愚謂靜坐非主敬也主敬則不睹不聞是靜造次顛沛亦是靜

孝廉失之謬辟署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徇清議失之偽銓選失之雜用人之難從古然矣
讀書不達世務真是腐儒讀書不體聖言真是呆漢常把自己說得好話一一自問你既不行誰教你說出來

講學格套可厭者五借孔孟而資穿鑿一也置五經四書而講通書太極二也出意見而立宗門三也尚新奇之論而蹈禪機四也辨難多而躬行少五也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 卷第十

手

世楷堂 藏板

庵也余觀慈湖云言卽不言不言卽言知卽不知不知卽知又云動卽靜靜卽動又云大學分身心爲二毒孟子分志氣心性爲多疵老子致虛守靜爲人噫余已知慈湖之爲慈湖矣整庵詆曰猖狂甘泉辨其茅草可謂有功於聖門也夫

有明講學家有云只貴眼明不貴踐履者有云做木得法是道者有看童子捧茶爲道者有云無學無覺莫棒莫喝者有云斷送死字可當大事者有云換個手勢者有解無善無惡斯爲至善者有見案上有硯

几下有火皆心者有說心要放下者有謂心無一事
為敬者諸如此類曷可勝記無怪乎開人辨駁之端
也

學之歸宿固未可豫定惟其志必為此不為彼明白
較量固可一時而定此所謂匹夫不可奪志也

人不忠一笑一啼皆假相也況文章事業乎

問如何致曲曰孟子曰端是綱曲禮兩篇是目

一言終身以恕字約賜之多也六言六蔽以學字化
由之偏也

昭代叢書

庚集 情言
卷第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欲友天下之善士須絕詩酒之濫交

原憲四不行希賢也顏子四勿希聖也孔子四毋希

天也

吾儒立論從無處說到有處如問鬼神而曰事人問

死而曰知生問十世而曰殷因夏禮周因殷禮致知

而曰格物之類是也若二氏便從有處說到無處矣

說之何益

脈理方書字字分明而良醫甚少何也口授之訣少

也天理人情字字分明而名賢甚少何也躬行之力

少也

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

好名是學者病卻是不學者藥

古人為善者自為善不以為善而邀福今人為惡者

自為惡不以不為惡而避禍

貪者忌廉未有廉而忌廉者也詐者疑誠未有誠而

疑誠者也昧者嘗明未有明而嘗明者也奸者毀賢

未有賢而毀賢者也

居大臣而德不純才不粹不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

昭代叢書

庚集 情言
卷第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平刑不中不如素士居素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

庶民

心安則言行安言行安則夢魂安夢魂安則生死安

生死之不安者心不安也

凡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

然後從而攻之可也

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

性涼其質白其味沖其為用也可以澆不潔者而使

潔即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

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膩其味濃其爲用也可以
污潔者而使之不潔倘滾油中投以水必至激搏而不
相容誠哉小人也

守死善道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俱是全受全歸

工制義者如優伶之說孝說忠僞而易見工詩賦者

如巫覡之說神說鬼僞而難知

爲學之功要明辨祇當在未行將行處辨之徒關唇

舌無益

五倫之外無道六經之外無文四書之外無學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
卷第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萬物皆備故天下歸仁

佛老者二氏之聖人也其子弟從之無怪也吾儒以

孔孟之徒而奉教于二氏何異爲子而父異姓爲臣

而懷二心乎

吾儒竄入佛教者約有三種走差程途曰誤得罪名

教曰逃隨世崇尚曰襲

晦庵喜摹曹孟德書是胸中擴大能容余惡曹孟德

詩不使入目何其狹也涵養之不同如是

只因八股文章耽閣了多少學問王安石乃秀才之

功臣孔門之罪人也

詩之盛也奏於郊廟詩之衰也散于山澤余讀之有

感焉

貧賤立品富貴立心方是天地間真男子

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

爲仙爲佛論死後地位爲聖爲賢論生前地位此虛

實有無之別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

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

吳芾云與其得罪于百姓不如其得罪於上官李衡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
卷第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云與其進而負于君不若退而合于道二公皆宋人

也合之可作出處銘陝西進士劉璽云與其得罪于

赤子寧得罪于鄉士夫此其令烏程時禁投私書告

條也樞云與其得罪於寒門素士寧得罪於要路朝

紳此樞與陝西督學王功成書也合之亦可作教養

銘否

十二月十八日與錫伯兄同侍母前論聖人之道德

其子孫卻不能盡傳兄曰後世之人傳聖人之道德

者卽聖人之子孫也此言大有理

父母有過子猶幾諫論親於道心無欺慢兄弟有過
豈容背誦面吐衷腸誰能離閒匿怨而友良朋所患
一人作偽一家習慣骨肉手足譁張為幻人而異情
犬豕之豢

背後有言面前無議生前有笑死後無淚兄弟為假
夫婦為偽朋友之交如此者崇

恭謹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
士君子進不能表率一國退不能表率一鄉皆足貽
誦讀羞溺于詩酒者相去一閉耳

昭代叢書 庚集 卷第十 世楷堂 藏板

先儒云為學先嚴義利之辨愚謂為政先嚴公私之
辨雖義利公私總是此心而幾微毫髮不無少別
士君子真能體認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兩個如字某
之禱久矣一個久字可以事鬼神

立品者令人愛不若令人敬令人敬不若令人服至
于服而愛與敬俱盡矣布德者令人喜不若令人感
令人感不若令人忘至於忘而喜與感更深矣

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聖人只是有規有矩
的人人倫之至只是成方成圓的事孟子之言比也

非與也

伊尹一介不取方能三聘幡然柳下惠三公不易乃
可三黜不去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昭代叢書 庚集 卷第十 世楷堂 藏板

庸言跋

蔚州魏敏果公 國初名臣少從孫蘇門先生游得
理學之正傳庸言一編生平淑身淑世之概胥不外
此所謂不徒託諸空言而實見諸行事者也易曰庸
言之信中庸曰庸言之謹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丙寅
初夏震澤楊復吉識

孫 貞起允升校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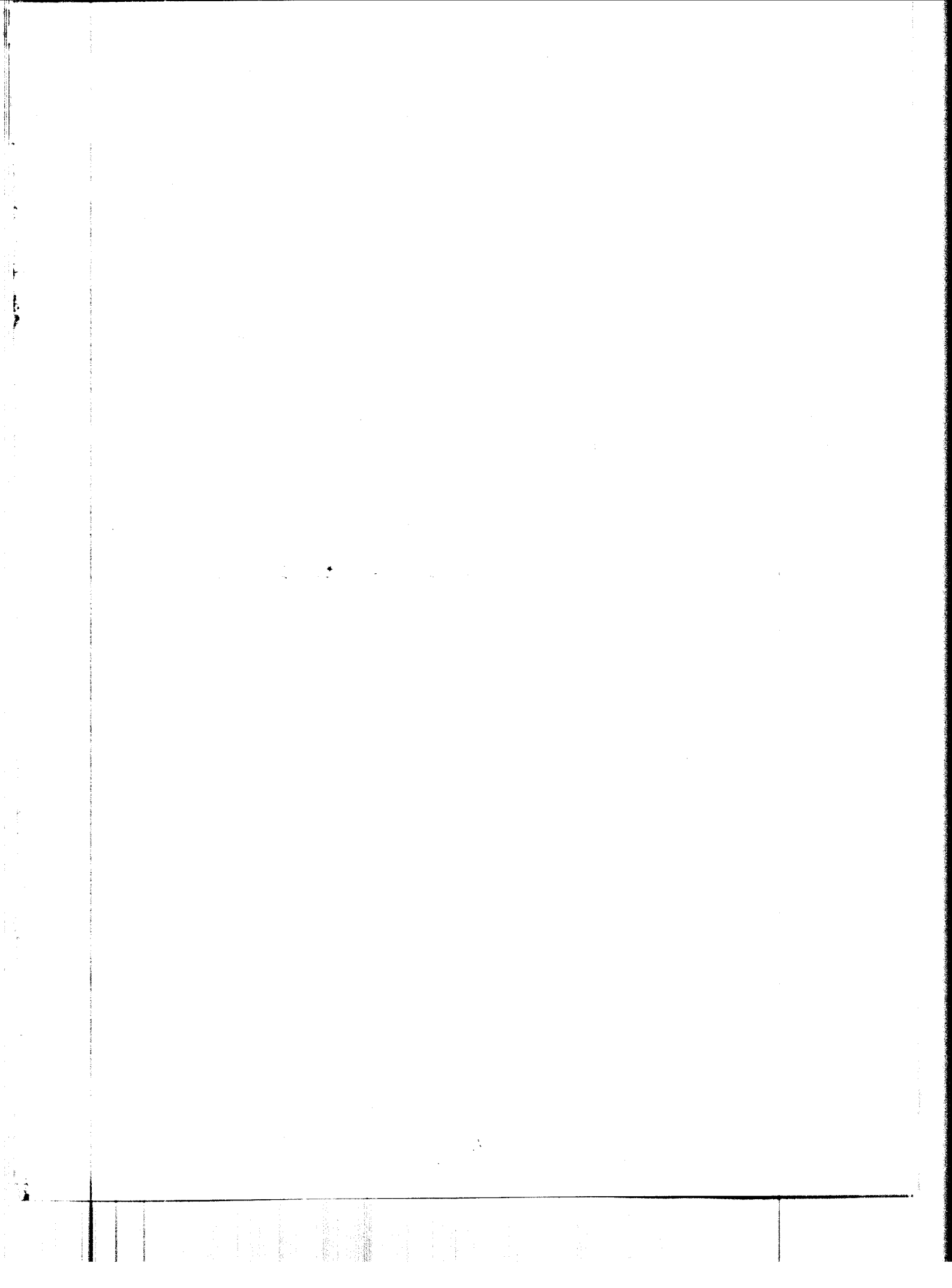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庚集

庸言跋
卷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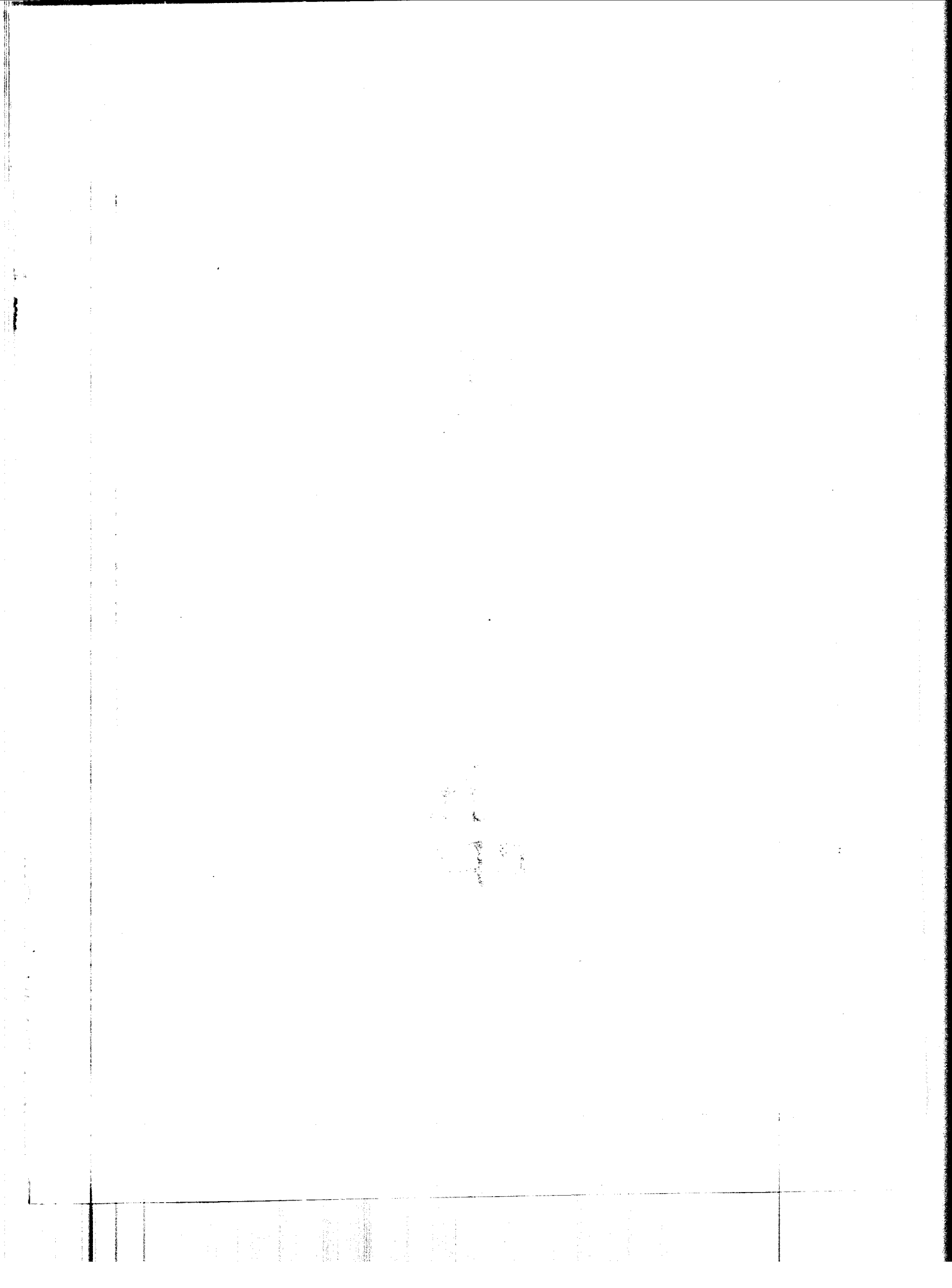
三

世楷堂
藏板



邇

誦



邇語小序

余小築在清涼四望之側所謂樸園是也間與二三友人游息其間或時有商訂隨爲錄記名之曰邇語邇者淺也又近也晦翁謂淺近之言皆有至理寓焉若余之爲說大抵不過淺近而已其切理與否非所敢知也而友人則顧余曰聖賢之訓有一非現前日用者乎語則邇矣道固于是予在也曷以公之同志乃爲鈔取百六十餘則編成一帙授之梓人世之君子倘不鄙而棄之稍加採擇亦庶幾造深致遠之一助也康熙丙寅口躡實沈之次潯川熊賜履題

世借堂藏板

卷第三十五

藏板

通語

萃編卷第三十五

孝感熊賜履敬修著

架上盈萬卷盎中無擔石意陶陶然樂也

尚論古人最難

表裏初終一致方算真人品

無夾雜無間斷

王荆公曰孔子不以弱而離道孟子不以諂而失禮

故立乎千世之上而為學者師唐子西曰不主癡疽

瘠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王驥所以為孟子蓋聖

昭代叢書

癸集

通語

卷第三十五

一

世楷堂
藏板

賢重道之心自應如是非作而為之以取重于世也

胸中沒有私欲自然宏自然毅一有私欲便不宏不

毅了

日間少見俗人亦為清福

俗人只是一團人欲所以易得壞人

孔子天之孝子也宋子孔子之孝子也不意宋潛溪

能為此言

或問子不語怪力亂神曰觀刪詩書可見

自賢者愚余聖者狂

崔浩之五經注王安石之三經義的然而日亡者也

濂溪之太極圖伊川之易傳闡然而日章者也

馬總列孟子于意林謬妄極矣戴叔倫楊伯存輩乃

盛稱其書抑何謂也

林兆恩號為三教羅隱亦可號為兩同

龍昌期專非周公妄人也今之昌期亦不少矣

李著楚澤叢語痛闕孟子以為王氏之學出于孟子

也然則安石青苗皆周公之罪與善不特不知孟子

亦不知王氏矣

昭代叢書

癸集

通語

卷第三十五

二

世楷堂
藏板

東齋記歸田錄自不宜作若野人閑話夢溪筆談亦

何妨

潘禾譜講蠶書疊秧馬歌作促織賦樂在其中矣

道家天尊佛家世尊其為說略同

緇流好說金如金身金像之類黃流好說玉如玉皇

玉清之類同一鄙俗不堪而已

襄楷尊信官崇崔浩尊信寇謙之至不憚挺身上書

以顯其說然二子並雅有令名殆不可曉也

漢秦景名教之罪魁也明帝次之傅毅蔡愔又次之

蓋首先授浮屠經者景也

慧能佛家六祖所解金剛般若至為淺俚釋子羣奉為寶藏亦可哀也

漢傳教唐房融不知罪當何等

温公作潛虛書心經後識見尙欠在真西山遺教法

華二跋亦差

宋僧契嵩以世儒多詆釋氏特著書一編以證三教

一致名曰輔教明之管志道林兆恩之徒殆亦嵩之

餘智而已

昭代叢書 癸集 題語 卷第三十五 三 世楷堂 藏版

佛家說世尊出世化衆道家說天尊開劫度人皆經

億萬無量劫脫離生死不生不滅說甚荒唐然道家

又是剽竊佛家之說

佛家四果曰須陀洹曰斯陀含曰阿那含曰阿羅漢

猶吾儒之四科也三法曰正曰像曰末猶吾儒之三

物也然其實則迥然不同

情景而後佛說曰熾後魏太武長安一炬差強人意

惜乎其旋滅旋起也

淨梵王生一賊子而萬世之倫理滅鄒大夫生一孝

子而千古之綱常定

學佛者謂佛書中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

說為孔子所不及無怪其以孔子為纏頭佛也

唐李繁學于江西僧道一後坐罪繫獄知且死著書

十六篇以明禪理自謂臨死生而不懼賢于顏回在

陋巷不改其樂嗚呼可謂妄矣晁氏猶以繁為賢而

病史家之載繁行甚醜亦獨何與

傅弈著高識傳行世可謂先得我心矣

華梵相譯訛舛必多況加以依託附益承襲譌陋此

昭代叢書 癸集 題語 卷第三十五 四 世楷堂 藏版

竺典之斷不足信也

禪家傳燈廣燈分燈續燈普燈五錄凡數千萬言先

儒蔽之曰遁辭也

由吾禁止譬剗之說不五六十年則異端絕矣由彼

普度衆生之說不五六十年則人類盡矣孰是孰非

孰得孰失不亦易辨邪

致堂胡氏曰仲尼正則佛邪佛邪則仲尼正無兩立

之理余深喜其言之明決

支清曰河圖數之始字畫之原又曰水火二字分明

乃坎三離三二卦順置之可見

文清曰忤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文清曰知至至之窮理也知終終之盡性以至于命

也愚謂知至知終是窮理至之終之是盡性以至于

命

知至知終知也至之終之行也此知行之所以本一

也

孔門之陳亢孟門之高子可謂至愚不肖然不過一

疑師一背師如陳相之徒而已若河間邢氏則惡極

昭代叢書 癸集 通語 卷第三十五

五 世楷堂 藏板

矣不謂伊川門下有此人

伊川曰故人情厚不忍疑可謂長者矣

天地日月風雷雲雨金木水火山澤八卦之象健順

麗明險陷止動說入八卦之德此蓋舉其大者而然

其實易之道無所不包亦無所不貫也故曰大哉易

也斯其至矣

易之為言只當一氣字又只當一理字說箇氣便該

著理說箇理便該著氣說箇易便該著理氣氣者二

五也理者太極也合而言之易也

易只是一團造化便了不用多解不用元解越多越

支越元越錯

氣化一形化也形化一氣化也男女一萬物也萬物

一男女也周子只得恁底分說學者不可泥煞

宜僚弄丸只是熟庖丁解牛只是順

莫能載只是形容至大所謂大而無外也莫能破只

是形容至小所謂小而無內也總之不過極言道妙

之無乎不在而已與佛家遮天蓋地一切荒誕之說

不同

昭代叢書 癸集 通語 卷第三十五

六 世楷堂 藏板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所謂活潑潑地

也

文清曰鬼神是合太極陰陽而言愚謂鬼神只是陰

陽言陰陽而太極在其中矣

鬼神只是陰陽屈伸而已陰屈鬼也陽伸神也張子

曰二氣之良能朱子曰陰陽之靈看來連良能連靈

也不須說

裁者自培傾者自覆與天何預然裁則有培之理傾

則有覆之理理者天理也故曰天因材而篤

獲罪于天自絕于天樂天畏天順天逆天凡聖賢言天皆指理言非僅昭昭冥冥與二氏妖妄之邪說真正不仁者並不可以處約樂不但不可以久長而已

人也者鬼神之會斯言得之

程復心曰太極未有象惟一氣爾天下寧有無象之氣邪復心不但不識理亦不識氣既不知理氣又安知太極

程復心論太極有似道家之說

昭代叢書

癸集 通語 卷第三十五

七

世楷堂藏板

朱子曰道之顯者謂之文吾不知今之所謂文者何如也

文清動多于靜之說非是

文清萬物有始終惟道無始終之說亦非

言天言命言性言道言德言中言心言學言敬言誠

言善言一言五常言五倫言神聖言政教皆自尚書

始

尚書性命之源道學之宗易次之諸經又次之諸子

又次之要之其理一也

文汝質博溺心又不如固陋之為病尚淺也

離騷畢竟是詞賦惟善讀者乃能得其忠愛之意爾

關疑是讀書要訣必欲強為之解益失之遠矣

伊川之于陰符經考亭之于參同契雖則節取然亦

忒恕矣

陰符經謂之不雜不可

論語四勿與陰符三要相似然其偏全醇駁則相去

霄壤矣

陰符經如九竅三盜之說果於天道有所窺耶

昭代叢書

癸集 通語 卷第三十五

八

世楷堂藏板

陰符之五賊三盜謬戾極矣不知先儒何所見而取之

單襄公曰觀容而知其心然則容貌詎可忽乎

勿謂婦人全無知識如伯宗之妻之言豈非吾之師

乎

古巾幗之賢者雖士大夫有愧焉劉向所以傳列女

也

昔人有言今天下皆婦人也若如書傳所載賢婦人

亦豈易及哉

文清只拿定元亨利貞仁義禮智八字不走作可謂得其領要

文清立言有本

文清所見甚的

文清讀書錄非輕下筆者學者宜虛心體玩未可草草看過

文清字字步趨程朱可謂醇儒矣

文清曰程子謂韓子言所傳者何事竊謂聖人之心

天理渾全得其心斯得其傳矣文清之言親切如此

昭代叢書

彙集 通語 卷第三十五

九

世楷堂藏板

以是知其所見甚的

韓子止言文而道在其中韓子之文止言道之用而

體在其中若韓子亦未易幾及者矣

伏羲畫卦濂溪建圖同一不得已之心而已不然理

氣爲何物而可以圖繪得之哉邵子曰畫前有易朱

子曰圖不盡意誠知言哉誠知言哉

學者氣象要緊然氣象根于性情非可強爲之者

聖門如由求尙未能大變化氣質到得氣質盡變化

則近聖矣此非有真學問不能

聖賢雖往道在遺經遺經卽吾師也人能得不傳之秘于遺經便與親炙聖賢無異不然縱遊于鄒魯之門何益哉

七十二賢皆嘗親見孔子除顏曾而外自餘所得視濂洛關閩諸君子何如耶乃知人貴于自立必自立而後可爲豪傑之士

明道作用近聖延平亦然

明道延平具有聖人氣象

明道延平天資便別故克養更易

昭代叢書

彙集 通語 卷第三十五

一

世楷堂藏板

古未有近習竊柄而其國不危者

文清以謂近習竊柄深而難去比之城狐社鼠蓋指

振亨輩也

善善而不能非真善善者也惡惡而不能去非真

惡惡者也若真善善豈有不能用者乎真惡惡豈有

不能去者乎

凡事業文章不衷于道理皆世之妖也其爲害甚大

非但無益而已

梁元帝宋神宗皆好文所著極多漢文帝宋仁宗不

間有製集傳世四君之爲治果孰優乎可知堯舜之文章非關鉛槧之末也

宋初開館局編輯三大部書一太平御覽一文苑英華一冊府元龜凡數千百卷計所費亦不貲矣河如一冊小學近思錄之有裨于世乎然比之刻釋道二藏頒行則猶彼善于此也

王欽若亦有文采亦以著作自命然根本既差其餘不足觀矣

唐太宗好事都做盡如慚德何魏文貞乘時遇主輔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三十五 世楷堂 藏板

成貞觀之治如大節何

明之蹇夏諸公似王魏也然成祖又遠不如太宗矣

先儒謂天下寧可無魏徵之事業而不可無君臣之義余于管仲及蹇夏諸公亦云

如唐之郭汾陽宋之曹魯公明之徐中山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莊生道在稗穉蟻瓦礫之說畢竟形容得粗若出于吾儒之口定不如是

荀子以人性爲惡亦將以天命爲惡矣天果惡邪天

之命果惡邪若然天成何天天之命成何命聖人何以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何以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

吾儒成已成物二氏誰已誑人

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細勘終是有病若爾則理與氣成二物矣理只是氣之所以然惡可截而二之文清可謂究心性理之微矣讀書錄中有數則論理氣有無聚散取譬于日鳥水月其說尙多出入學者不可不察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三十五 世楷堂 藏板

文清論理氣聚散文莊論心性理欲俱有微欠真到處甚矣體認之難

天地間總無無形者止就所以有形者之不可見而言謂之無云爾豈真有所謂無者哉

文清曰易有太極言氣以原理太極動而生陽言理以及氣原及二字有病

文清曰有形者可以聚散言無形者不可以聚散言是視理氣爲二也語意未瑩學者宜擇之

文清以理氣分主客亦非

文清曰雜博之學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又曰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如為聖人之學則不為異端之學苟無所不為則其學雜矣文清之惡雜學也如此
文清曰乞墦之富貴恬不知恥可怪也夫又曰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者斯亦不足貴也已

讀文清之書而德不加進者必木石也

文清曰吮癰舐痔而得車多者小人之無恥也余見

有吮癰舐痔而得車未必多者不亦更可哀乎然而

昭代叢書癸集通語卷第三十五
世楷堂藏板

小人終不悟也

小人之巧處皆愚君子之拙處皆智小人之得處皆

憂君子之失處皆樂

未有小人而不愚者

持躬正人以為迂衛道嚴人以為隘吁難言也已

文清之學真能為己者也

自慊毋自欺文清有焉

與小人處祇覺其苦與君子處祇覺其樂不知其何

說也

聖人之言真是可畏

好諛喜佞世人通病

文清多藥石之言最有益于學者

後世誠能讀讀書錄亦可以入德矣

文清曰愈收斂愈克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

明學者體玩此數言可以知用功之要矣

工夫到卓約則把握在手失之者鮮矣

不疑其行是大賢以上境界

自家拏捉不定成甚人也

昭代叢書癸集通語卷第三十五
世楷堂藏板

舊習未祛所以拏捉不定

富貴名位不如人則恥之德業學行不如人則不恥

失所輕重矣

與其外有餘而內不足何如內有餘而外不足也嗚

呼能知內外輕重之分者亦罕矣

文清曰治世君臣警戒之詞多衰世君臣諛說之詞

多余曰惟其警戒是以治惟其諛悅是以衰也

君臣相與不以謙而能大有為于天下者未之前聞

君天下之道修身為本知人安民為要然知人又安

民之要而修身則知人以安民之本也

人主誠能修身以知人知人以安民內聖外王之能事畢矣

修身為本知人安民為要十字足以包括從古聖經賢傳所載君師天下之大端舉夫全體大用千條萬緒皆在其中矣

知人則哲知幾其神皆大聖人事也

君子得罪小人有功世道之大可憂者也

文敬曰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

昭代叢書 卷第三十五 五 世楷堂藏板

真到家人說話

井田之制不可復寓兵之法亦不能行惟封建與郡

縣可以兼舉亦必任得其人方能盡善法因時變其

要在得人則古今不易也井田寓兵止可行于三代

封建之世秦漢而後不能行亦其勢也以文敬之賢

盡人皆知當時有司不聞薦劍朝廷不加敦聘則其

世道可知後來公論難民哀然從祀布衣得此無異

議豈非誠能動物而天理之終足為憑耶為善者亦

可以自信而不疑矣

文敬為學只要實有諸已

三代以後明德新民並不講矣何況於止至善

文敬王佐才也

伯仲之間見伊呂文敬其庶乎

文敬曰科第取人人只去麗其詞不知志于善矣

且問無善無惡不生不滅底是甚物事諒彼桑明子

亦自家形容不出所以只管要人參無字禪便是這

等

先要知道為何要讀書講這學讀來自讀得不錯

昭代叢書 卷第三十五 六 世楷堂藏板

講來自講得不錯錯錯錯錯錯還是主意先認差了

文敬曰孔子賢于堯舜以事功言也孟子功不在禹

下亦以事功言也顏曾思孟之功賢于稷契臯夔程

朱之功賢于伊呂文敬可謂知言哉

文敬責備朱子不當注參同契陰符經亦不當作調

息箴是矣愚謂韓文考異楚辭集注辨證亦必朱子

早年博文事也

深造自得方有滋味

文敬曰聰明人多為禪學所動設使韓退之不聰明

大顛也動他不得愚謂真聰明人必非禪學所能動
退之被大顛動得尙欠聰明在

學問之道只有知行兩端存養自是屬行文敬以為
未行之行則鑿矣

文敬曰朱子說科舉雖做了狀元可惜輸了這邊工
夫又曰若科目果能得人程朱該是狀元前輩所見
之卓如此

祝子知罪錄李氏三教品道古錄等書余不忍觀纔
展卷便欲痛哭

昭代叢書 癸集 通語 卷第三十五 七 世楷堂 藏板

孔子曰仁者有勇孟子曰仁者無敵是千古大兵法
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斯言近之

制治在擇相戡亂在擇將將相得其人自可坐收其
成矣

文武一事也將相一人也岐之則非是
生愚死智自漢以然然則邱中之刻願可信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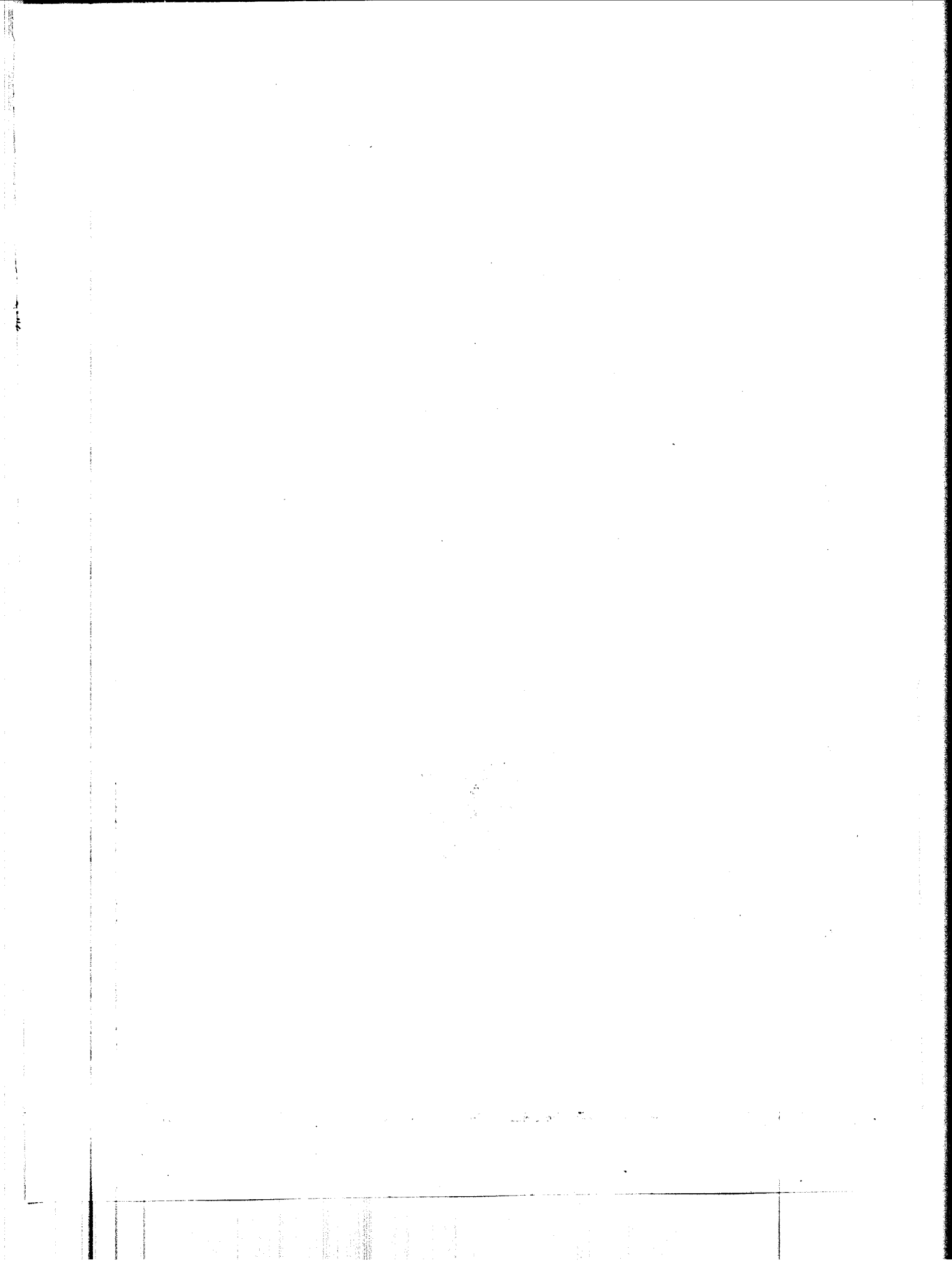
通語跋

熊文端公為 國朝鉅儒再掌揆席與湯潛庵魏環
溪兩先生聲望相埒所著學統學辨諸書原原本本
固已宗洙泗而述濂閩矣茲通語一編係公初次罷
相家金陵時所作其書鞭辟近裏為學者著己工夫
朱子嘗謂淺近之言皆有至理蓋理縣于天壤根于
人心日用飲食當前即是能由是編而身體力行之
不難浸尋焉深造而遠到豈必探賾索隱驚廣逐邈
為哉壬寅中秋吳江沈楸惠識

昭代叢書 癸集 通語 卷第三十五 六 世楷堂 藏板

世

書



世書

溧陽吳 穎見未著

斗蘭子魯惟商橫困敦以降迨祝犁協洽而載焉闕
 世既微留官皆遍夢夙莫持得生可好以有此九章
 也蓋以其昭翔剔刮之所至而暢之總受于情少以
 情為窈冥之物馮其所授而不為禁既終始于易焉
 不廢百物遂以之冷窺乎世似縷縷者趨焉之奇恍
 然曰數各有合矣退而尋之世盡爭其全而不知取
 其餘餘者人厭我樂之資有得于存存其餘足觀乎
 昭代叢書 別集 世書 卷四十六 一 藏板 世楷堂

首得存餘一章而此生無日不引于憂患吾亦以身
 當之則靡不蹶始信有勢焉即一身之根也乃取可
 朽之具以詭正于合間之門世且不知其何為而吾
 竟分明以示則名定焉避之而世晦矣繼得審勢留
 名各一章世且歷歷如虛舟焉以待虛受之澤而吾
 乃實者虛之生吾寄也虛中之變引而伸之何小何
 大而丈夫小子且不決所隨隨亦有上窮乎而變以
 動者尚之矣然變通相因其格之者皆違行也而君
 子以訟克之養生莫難於寡訟斯又進于寡過之能

要之不出于自陶以嚴嚴者正之漸也不克訟渝安

貞倘即官有渝哉君子之所夕惕也故嚴以正而交

相愛矣世既赴吾以情吾自居于情之所鍾乃寧苦

節毋甘臨者一以蓄愛之名不使世易入也故寄虛

而隨變好生之山澤也寡訟而赴嚴大生之雷雨也

若隱愛則靜矣靜且聽而不問聽者觸而長之也非

曰舍之則藏也哉則天地或幾乎浮世不可不藏也

所以藏聽之義終焉而吾逾不能藏矣世變互持南

方之德司其生命宜皆相見也而亦藏藏之時大矣

昭代叢書 別集 世書 卷四十六 二 藏板 世楷堂

哉故章取其九全也章之目十有八變也成其小矣

甫居乎憂遠離乎變幽贊乎先君退卜之妻子世得

不以情求之乎客曰此非一人之情也世以無而有

以有而無不若以有有以無無之深于情也予曰然

則世何所以不有而必無之為吾亦有之矣尚敢一

人乎哉特名世書

存餘第一章

天地既位功力不全餘之以人而天地有生故飭之
 于實煜之于光爆之于威深之于恩洪之于道日月

之于行草木之于植活之于世文章之于身無天者
不切無地者不揲無物者不悟無人者不情人者情
之所精養情納精以附於無根天地之功力也夫多
取難與圖少樂成難與乘憂蒞于獨者其情乃亡撓
于風震于霆喻于龍伏于犬道傍之築無火居焉晨
見其明夕見其昏千古斯會可久大之人權算星辰
揣摩骨庭天地如門迎之而入將安存乎吳子曰行
於無人之地者天虧之也無物不足制天地其焉如
人具鑿之具聖人首焉防亂以始未防先亂要成之

略代叢書

別集

世書
卷四十六

王

世楷堂
藏板

終不成何終見謂磅礪名器追琢韜策振厲文章揮
斥道德栽種議論飄逸法象則亦鑿之而已故遠以
近倣之安以危材之予以奪赴之巧以拙燭之行以
言食之聖賢之身無古而有今得所餘也

審勢第二章

包實囊情天道如禾造虛延局地道如木隨緣執分
人道如裨巧無拙有采材涉勢鬼神之道如花故鬼
者陪也上下中陪之爲臣神者任也任其所之而無
不在乃盤旋乎古今皆爲足誰見其首首者昂之勢

天地日就于低攤之以休纏之以咎天清勝高而犯
者無取才地厚載薄而人相安安者失其勢而陪之
以心勢不退夫人之無藉乃遊于宇用彼用此用合
用離用輕用軒用谿用峯深則岑而淺則沙訟之術
也故迎而還旋施而莫受無所利大心輕於貞明乃
不知其見一由乎聞而勢附以翔廻于無憂無患之
中有人挾珠而行乎河頃烟霾挾舫不敢進也拜靈
神而呼之不示以珠神有匿采之嘆焉覆而枕之莫
知其鄉吳子曰將誰欺欺鬼乎欺神乎欺勢乎

略代叢書

別集

世書
卷四十六

四

世楷堂
藏板

留名第三章

天不知其名吾見其生生者好之具也故范乎者無
之闕乎者能之煥乎者敢之自有古而已見爲盤旋
之物古非先也周其宇皆不欲設則留之者爲無可
設仁然而春禮然而夏智然而曉信然而午剛然而
木柔然而草才然而雲氣然而日生之無常受之無
名故上不能下前不能後右不能左重不能輕物不
能人不情之道也吾知夫死生之地投之以清不若
出之以名試之酒以觀其徒察之行以觀其徑占之

睡以觀其神奇之色以觀其着與之便宜以觀其疲讓之美以觀其成共之止以觀其際之七者無非取之以爲不見其始而終乃歸于附附則可以廣如地之以里拓而百之千之萬之億之也可以守如女子有躬不敢見金夫甘于不字之十年也可以攻如病之中于皮而骨中于骨而髓也如是遂冒其名于古曰盤盞者無名之可謂也而抑維其不能不始始無乎異者之以名爲際乎吳子曰其所畱者多哉

寄虛第四章

昭代叢書

別集

世書

卷十六

五

世書

藏板

以無情御世者皆篤於實情者嬰兒之餌每見其始不見其終故造一無情之宇以見遊醒醉之間若取諸寄斯亦行乎無人之世哉乃人之身有七虛焉一則主受而六則周流受之所以候風之便而來往皆冥周之流之所以縱往之順收來之逆順則手亦能行足亦能持鼻亦能言目亦能聽天之常情也而無其理世謂無理之逆而不揣逆于有理理可言乎虛之而已故虛不才之地以自全于無逆焉門之閤也可闢壁之堅也可取石之璞也可碎木之植也可臥

金之成也。可鎔而所以受之者爲寄則疇是所主有以其平生之橫莫之敢紆自附于周流向心而肆曰東海之隅龍精溢焉吾直前取而無忌也北山之巔龍角遺之吾掉臂相角誰則勝之吳子聞之曰其真因寄所託者哉

隨變第五章

昭代叢書

別集

世書

卷十六

六

世書

藏板

心六情之師也故聞陽之風者保之以和暢之以喜許之以樂聞陰之風者決之以怒濼之以哀街之以絕將無曰隨有求得乎宇宙未廣情生其言宇宙未廣情生其卷非心而若□也則名之謂怪怪其不知名不知具不知資而情之弟子有萬一千五百二十情之友有三百八十二變則盈而隨則虛今日不受情于昨明日不受情于今陽者養也長也養則以爲母長則以爲兄陰者蔭也幸也蔭則以爲子爲孫幸則以爲妾爲媵禁則以爲奴爲民爲臣而轉入于微者則一生可分衆生之有而衆生不滿一身所無知其合者離之門也知其陽者陰之戶也知其情者心之局也知其隨者失之實也窮則變吾烏乎知

其所自變變則通吾惡乎不知其所自通

寡訟第六章

訟者健之事也莫柔于舌而訟結焉遂目炫乎昭耳
燭乎受鼻奪乎味手顛乎持足亂乎履心畸乎應情
詭乎發性擾乎根其事總出于違而以柔然健要不
反訟自內雖有不存焉者寡試環五內而矚無不相
持者持之久乃成較持者皆為吾握中物一意斷而
無貳較者宰非自意而之浮之游之升之沉之天之
淵之龍之變以為如此則舊舊者無訟之道世局日

昭代叢書

別集

世書

卷四十六

七

藏板

世楷堂

新乃反於常世情日化乃根于極則守其舊而食之
舌尚存乎哉鑿齒而納于腹掀唇而仰乎高吾且安
所適從將循循其窳為屯之元雷破之于無間雨濡
之于無芽天地一草耳何處括光其光如綫發則美
滿美上天而絢之也滿下水而沛之也訟且言之於
公而舊矣故非訟胡入非訟胡永非訟胡舊非訟胡
健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吳子曰內自訟哉

赴嚴第七章

俯眺仰聞中詳外采靡暑敢寬以心自問嚴之哉

子曰夫有所受之也初生就地無可歡娛疆於其中
寬安樂地膝下可旋頂撫踵摩兩人未敢嚴也追髮

理慧闢呼之不應有苛責之不能有苛少不歷事乃
苛以目嚴未幾自歸所天見寶似蜜聞名似雷面則
色投背則聲送學人之微疾哉稍知振動求其道焉
中元之閱水火各戰藥王之劑痛癢未關朝野上下
始終表裏無準究乃執一寬塗為葬身之地斯復奚
所貴以心問乎忽旋自付以身付地矣條不能令立
條不能令行條不能令坐條不能令安條不能令覺

昭代叢書

別集

世書

卷四十六

八

藏板

世楷堂

將問之地而權若懸宇宙洪乎其荒生人渺乎其茫
物理退乎其藏道機房乎其旁寬之為一日之便乎
而疇推其先乎嚴先之者如子之失其父母而稱先
人也未失者不稱嚴君乎故承家乎嚴茲身為未有
家之女婚媾二言敢向而語觀其色赧赧然不啻羽
之赴風水之赴流矣

隱愛第八章

兩端之持皆投其所甘者也無他論即天地好生世
苗有不以生氣接之乎甚以長生相逆之其所愛而

見焉故愛以攻者爲郛廓以中者爲精華以守者爲
堂奧以入者爲床第織哉莫知所扇矣吾得以情之
所比一爲之解再爲之結三爲之斷四爲之經而愛
乃各就分明無所譴矣充受其虧始測愛爲易盈之
局而于心爲始交交者五官百骸皆退而受命焉皆
進而致養焉皆變化而雅所適焉皆憂患安樂而爲
之所焉情且旁求乎附而莫得覺隨之而已隨之則
大凡可以我役我婢我參者反而用之而愛之真卒
渺而不可測吳子曰是將安所底哉其隱之以附於

昭代叢書

別集

世書
卷四十六

九

世楷堂
藏板

無情焉可執其兩端千人所指吾惡寄之矣惡乎愛
未可遽曰吾無隱乎爾

藏聽第九章

天之所聰誰能聾之聾者天之大聰也吾每于世多
附一聞輒廢焉無措而究於天地所藏見之見之日
用不知斯所謂聰不明乎抑藏諸用也故聽非耳之
官于口以談于目以視于鼻以嗅于手足以持履聖
人曰聽之而已吳子曰吾聽之則不能其先尋所始
乎元黃相嫌血氣相背足以上而塞之人身一鼎也

耳且塞矣倘卽曰有實耶有實者逆之義也聞不可
入耳之言亦必不能推之出皆順以闕乎翔之天而
且有以耳順屬知命之餘命者聽不聞之物獨煩用
聽於是得聞不得聞動歧路之悲吾且得顯以問之
耳之與心最暱而暱於聰則不受卽受亦非其甘臨
是耳處臨之地而聽之者乃無乎不聞聽之不能者
乃無乎聞局堅戶通法裁位窮神遊于際明生乎中
在上在下卽始卽終此之謂顯而藏無所或封

昭代叢書

別集

世書
卷四十六

一

世楷堂
藏板

世書跋

世書九章皆論天人性命陰陽捍闢之道辭文旨遠
索解殊未易易蓋前人翼元擬易類也作者為順治
壬辰進士富子著述兼工繪事與馬甸臣修撰有溧
陽二俊之目云辛亥夏震澤楊復吉識

昭代叢書

別集

世書跋
卷十六

士

世楷堂
藏板

答問語要

1
200

000

答問語要

盤屋中孚李 顯

孟子謂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余亦謂逸居而不學則近於禽獸學則天理常存而人欲弗雜不學則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人禽之判判於此而已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必朝乾夕惕存所固有日淘月汰去所本無一有縱逸便非及時斯德無由進而業無由修人道或幾乎息矣

人苟知學須時時向自心隱微處自參自求自體自認不拘有事無事閒中忙中綿密勿輟積久自徹仍須在應感上隨時磨練務使內外無閒心境如一方可言學

答問語要

一 陶社叢書

一士言及聖人不思不勉曰聖人之不思不勉即孩提之不學不慮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一士問格物曰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而知爲主炯炯於心目之間具衆理應萬事與天地合德而日月合明通乎晝夜而知即章首所謂明德也格物格此而已此物明則知致知一致而意之發動有善有不善便一一自知實實爲善去不善便是明明德於意心有正有不正亦惟自知正其不正便是明明德於心以此修身便是明明德於身以此齊家便是明明德於家以此治國便是明明德於國以此平天下便是明明德於天下若如世儒之論格物要物物而知之是博物於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

問伏義仰觀俯察遠取諸物故能知周乎萬物總算格物曰言及知周乎萬物甚妙蓋必知周萬物始能經綸萬物物物處之咸盡其當而後可以臻治平之效然遠取諸物必先近取諸身知明善誠身爲本而本之本既格方可由本以及末察於人倫然後明於庶物使萬物皆備於我何樂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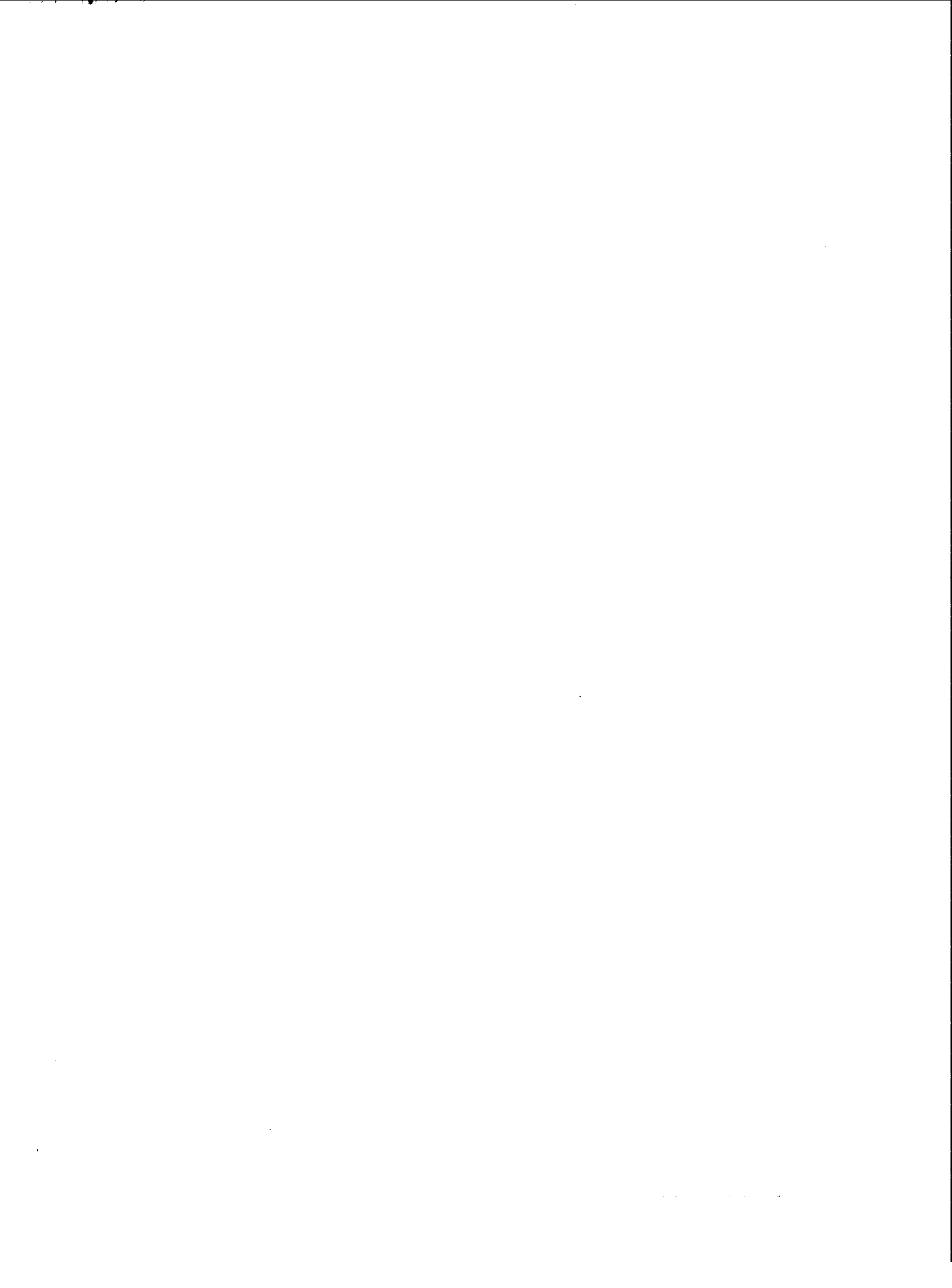
清康熙十年二月李二曲先生來江講學邑宰周公瑞岐借學博郊迎開講於明倫堂聽者雲擁當時有答問語要一册原書久佚僅鄂縣王心敬所纂南行述中有數則亟取以冠陶社叢書俾研求聖賢之學者之得所問津云辛未夏日治齋謝鼎鎔謹識

答問語要

一 陶社叢書

答問語要卷終

後學曹亮臣敬校



卷

母

欺

錄

一

1000

1000

1000

1000

崑山朱用純柏廬著

余於酬接時或所言或被問往往道述時事既非吾分內事且未必所聞之有據不亦妄乎自後切戒

小人有畏人非議之心則其為不善也無力君子有畏人非議之心則其為善也亦無力

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謝文節引之以却胡元之聘然正須有壁立千仞百折不回之操始可語此不然其去笑罵由他笑罵好官自我為之者幾何矣

人必欲自見其是是大病處

母欺錄

子雖疏遠世故然亦有不容己者此當盡吾分之宜與不宜不當計人情之責與不責也

藜藿糟糠吾之分也十年以來以授餐館舍擊鮮不廢然每飯輒存一藜藿糟糠之想庶幾善保我貧

侍母夜話甚歡一時憂亂之心不知何往天下可喜可悅之事猶有過於天倫之樂者乎

陳名蓮言及世道窘隘曰此正恐懼修省時也而今之人無富貴貧賤利欲薰心惘然無忌將來禍正不知所底耳君子立言自有理之當執不可隨人意以為高下若少隨人意徒為其所菲薄耳可不慎哉

凡見親戚與人交惡必須平察其是非之所在縱親戚極

受屈亦當究極致是之由果為逆情而妄加然後徐相論列斷不可倉卒為乘氣之言如是雖切中事情亦為黨護之私矣雖然默足以容豈真無一當理者可言也其亦必無是言而後可也

學業妨廢於天地間此日便為罪人其猶可不自省乎薛文清公云自治之要寧過乎剛余因思柔之為害甚不淺也鄭子產之論為政也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故知柔以立身者已既為人所輕玩而又陷人於死地是以易之於乾也不言柔而於坤則曰至柔而動也剛其旨微矣

母欺錄

自破義耳

怒激於內徒知理之不合而不能以情體人殊愧厚德謹於彰顯則人敬之謹於幽獨則鬼神敬之

陳夙公篤信佛氏不茹葷酒并不茹五味而食淡近又兼絕菜果問之曰以甘淡泊也嗚呼人之所以失志節者不能安貧也貧之所以不能安者淡泊不甘也陳子雖從異道而其言固善言也

貧賤之人最易責人處富貴者正須諒之豈惟富貴即均在貧賤之中稍有豪忽之勝便須體察彼情忍其非意之干凡所遭逆順夷險用心皆當如是

不當怒輕以聲色加人亦非小過蓋此心之放稍不加意

便如火燎原慙忿窒慾之事正未易言也

能力濟朋友之急而不計利義也以無可稱貸而竟辭之亦義也必欲曲全之而又以求利為念則兩失於義矣就朋友之義而言固不當求利而亦無貴乎曲全就取與之義而言固不必曲全而尤不可以計利

一小事耳不能洞識其理徬徨無主自顧真棄才也妄之畢竟蔽於己私而狃於俗見

余病至是已兩月病之發於外者雖止而發於心者正復難療葉岳心來語余以攝養之道曰莫若無心又曰提起正念便是無念葛瑞五以憂思成疾語余曰天下事水到渠成莫不有自然之位置何容心焉中庸第十四章可以

毋欺錄

三

解疾二君之心一近佛氏一近老氏要之於余對病發藥也故記之

薛文清公曰不遷怒工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余於身體之久始信

此心在道義上便一刻安樂

每動一念當思於仁義禮智四者何著

枕上讀讀書錄始歎前者未嘗一日為人奈何不知愧悔

古聖賢橫逆之來始則自反繼則任之而已或受或避則觀乎禍之輕重斷無與彼為難之理聖賢亦有不容橫逆者要皆發於至公之心非為己也

仁而不能裁之以義便是私私便多事多事便多害

天理本自至直至易至簡加一毫人欲於其間便生出無數紆曲煩難來

余讀二典三謨有見夫堯舜至德唐虞至治不過欽之一字甚矣敬道之大也今人但於存心履事之間能持一敬便覺得力甚多

余於奔走酬應之後若坐定即作字輒易差誤於以見余動中之不靜雖事後猶未寧心斂氣也於動中之不靜又以見靜中之亦未嘗靜矣若靜固靜動亦靜則雖至動之中紛然肆應猶不至於或誤況動後乎

毋欺錄

四

非不能成物即不能成己

行之不勇畢竟是知之不徹

人於自成成物之外更無別事而今之人日役役焉以從事於身世間者總於自成成物無與

吾於藏鈎射覆而有見夫人心之神亦於此而有見於人心之無二理又於此而有見夫天下之至神不出乎天下之理一

聖賢之言以君子小人並論者如喻義喻利居易行險易事難說易說難事之類殆難悉數蓋欲使人判然知所從違如南朔之殊途寒暄之異氣也苟嗜利焉則小人矣苟難事焉則小人矣苟易說焉則小人矣所謂終始慎厥與

與君子同道即爲君子與小人同事安得不爲小人人知惡小人之名而不知所戒猶病威施而惡影之俛不可得也

作事而不能盡事之理固由於不明亦由於不誠和而不流者自然動皆中節非心有主其孰能之

不逆詐不億不信朱子釋云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須看此已字蓋指關切者而言今人議論人事應對物情於已初無所與而動以疑詐懸度他人朱子之意蓋謂切於已者尙不可他可知矣能戒乎此則心術自醇言語自寡

不審於理而發言不敬之故

毋欺錄

五

善出於己而歸美於人其歌舞作興尤見德厚

人所交口稱揚者不必別指過端以抑之人所交口非毀者須婉爲回救以解之其無可解默然可也若人非亦非最爲傷德

看孟子之才之學真能做得掀天揭地事業然其根本切實不過從孝弟上體驗出來所以爲人倫之至

心有所蔽則雖天良最親切處亦不復發事過或覺胆欲墮地

纔覺財用重便不知有恩義凡處人倫皆然

余頗致慎於出話之際而往往不自覺其言之易不自覺者心之亡也

與計利者有事而復增其計利是吾亦計利也一有計利之心則必昧於所當然爲其所不欲而利亦究不可得故君子寧隱忍以挫於人也不屈已以求人

余勸學徒好學因想一人好學則一人之心樂師長之心樂父兄之心樂及至聞者見者之心樂鑒觀在上之心樂宇宙間真是一理充塞無有間別

俗習筆墨之間口語之際喜作輕巧之詞此病入骨雖痛自剗除終易流露故教子弟者切宜使之厚重簡默乃爲有造之器

事後之悔雖無益於既往庶有補於將來所謂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然不痛自刻責嚴加提省己而愆繆相循覆轍仍然此真不可救藥者矣

毋欺錄

六

食菜甚甘乎憚下指謂曰此物至冬後其美如此乃知風霜非惡物也

敬止之學不可須臾離一不敬則失所止矣

和而不流最難

天下之人所以不能守其道義者內則顧己之得喪禍福外則慮人之是非榮辱止此二念爲害更無他端所以聖人著之於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無不得所止矣無不得所止者無適而非道義也

節制最不可少所以儉爲美德

陸翼王言及治心之功謂余曰不能禁邪念之雜乘如何

余曰且須檢點翼王曰但言檢點如雜草之不能去其根仍卽生耳余曰其功止有檢點所以旋去旋生者不能精歲無間斷也翼王曰邪念飄忽本無根底余曰然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是乃根也以是爲根邪念何自而生哉言而闕疑立誠之道也讀書亦然

敬是做人種子舍乎此則禽獸矣

物之實於中者必重其言輕佻則誠不至何以動人

子遊曰朋友數斯疏矣此非求免於疏也數則非其道焉

耳事君亦然其有義當力爭者雖疏雖辱而不顧此又不

毋欺錄

七

可不數矣

細思隨所居之位盡職爲難

今人皆以浮薄爲聰明故此病中之最深最難克治

心者身之主宰理者又心之主宰故纔有主便是理

要有主須有致知工夫

天下無主則亂豈有身無主而身克治者

以禮制心然後能以義制事

邪念紛乘雖由於不明理然其敬也鮮矣雜念未泯雖出

於不主敬然其明也鮮矣故存心致知不可偏廢直是一

事

不繫乎人之尤不尤而在吾言之得與失如其失也尤卽

幸免過己難道

一言相助卽欲人知吾功此心安可與入道

多言非必煩數之謂不當其可卽爲多言孔子與回言終

日孟子爲楊墨之辨而莫謂其多言者當其可也

甚矣寡欲之爲要也苟有所欲則已常不能自持而人亦

得以此中之危莫甚焉然則寡欲如何曰視天地間物無

可求亦無可吝則思過半矣

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斯真寡欲蓋無所寶斯無所

好則凡名利酒色玩好之物舉無足動吾者斯其爲剛德

君子歟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此千古義士之的也後人不必皆

毋欺錄

八

爲其事斷不可無其心有其心則氣象自別

程褐不完風雨不蔽凡所以窮困其身者皆餓之道也有

死之心而後可以行餓之道行餓之道而後可以不爲不

義之事要知爲不義未必不餓徒爲夷齊之罪人耳

聖人無行不與開口便見論語首章天道昭然學而時習

之於穆不已也有朋自遠方來生物不測也人不知而不

愠不言所利也人自不察觀面失之昧者真以爲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而聞矣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飲酒過三爵非理也是飲酒之理

也而吾不敢過義也畢竟吾心有是理故能隨物而處之

則可以知心之無理不包矣

言理而人或敬言天而人能不敬乎無事無物不有理無理而不出於天則亦無在而非天甚矣敬之不可須臾離也故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險逆之遭可避則避不可避則亦受之而已他非所計也譬如大寒大暑只宜於衣服飲食調劑之若有望涼望溫之念徒甚其寒燠焉耳

兩日秋暑復甚余不免有亟亟望涼之意雖因病體畏暑究竟此念即是願外即是求無益於得提醒處便是天理欲不萌便是道故戒慎恐懼所以存天理之本然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靜中似此景象

毋欺錄

九

看來太極只是生理所以天地非此不立萬物非此不生王天下孟子尚以爲所樂不存奈何以微名小利聲色玩好爲樂也

人在靜中整齊嚴肅便覺有天地位氣象

聖賢之書各有個合一處如孔門求仁則論語章章有仁在其中孟子道性善則七篇章章有性善在其中又總有個合一處仁卽性善性善卽仁原無二理學庸五經皆然此正所謂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也

多言只是心浮 志不篤則心浮 事不當其可卽是非理之動不必其背謬也

天下事若但爲所當爲不爲所不當爲真覺至易至簡今

人只爲所不當爲而當爲者多拋却便忙得不得了胸中須肅然無事乃是聖學泰然境界從肅然見得若但言泰然恐易向清虛曠達一途去

孟子七篇不外仁義然欲仁則自不能不義而義正所以成其仁此又仁義合一之指讀者須識得

人固當安分又須盡分若不能盡分決有不安處

箴規人者必借鑒他人之過以爲誠似不如就理而言爲不稱人惡尤無口過

曾子之戰戰兢兢卽是顏子之樂工夫有生熟耳

戒懼靜中之動也故不空寂慎獨動中之靜也故不紛擾

今人稱果種多曰仁如桃仁杏仁之類此仁字最妙於此

毋欺錄

十

可見人性之仁可見仁之統四德其生生不已之機由果實而爲根幹由根幹而爲花葉由花葉而爲果實由果實而爲根幹仁也當根而根當幹而幹以至花葉果實莫不皆然是卽義也根幹花實之異其質青赤黃白之異其色莫不秩然粲然是卽禮也自根幹而花葉而果實無纖毫之混淆是非貞固不能智也而四者渾然全具於果種冲漠無朕之中故曰可以見仁可以見仁統四德

堯舜禹處父子之變周公處兄弟之變孔孟處時位之變從古大聖未有不從逆境磨鍊過來故曰困德之辨也故

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聖賢所以撥亂世而反之正者只一懼字學者所以去舊

樂而新早 只一恥字

今世士習於僻庸鄙已甚而恬不為念有心匡救者須亟與提倡恥字

恥者桀舜之轉關故聖賢皆喫緊以此教人孔子曰行己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周子曰人之生不幸無恥

刻刻提醒此心為動為靜動時為仁為義為禮為智各要分明此即天道之陰陽五行也

心存斯誠矣故中庸之道不外一誠而朱子却於待人而

行下指出存心工夫以為立誠要領

毋欺錄

二

丹朱商均亦非兇逆但無君天下之德耳何也彼兇逆者

見他人垂手而得乃父之天下豈能晏然在虞賓之位哉

堯舜不過知其子之不可為君故與賢禹不過知其子之

可為君故與子聖人之於事母細大行所無事而已

鷺飛戾天魚躍於淵固以此見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抑物

各有定分於此尤須識得飛者必至於天躍者必至於淵

定分也飛者不能為躍躍者不能為飛定分也知有定分

而後知天理流行之妙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所以君子只

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所以春風沂水夫子與點所以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程子謂是活潑潑地

五倫之外更無人五常之外更無道

人之物即己之物故當相為愛惜己之物即人之物故當無所吝惜

昔賢為謀必忠人事即己事也與朋友共己物即人物也

今人多責效於天殊不知舍己更無所為天也亦只求諸己而已

天下之物雖曰與天下共然在己者不得過分彼此在人

者不得無分彼此或曰無乃厚於己而薄於人乎曰均厚

也待己則以無分彼此為厚待人則以必分彼此為厚事

有萬殊道與之俱均道也則均厚也且夫待己厚而待人

之厚即在其中待人厚而待己之厚即在其中尤足以見

大道之公

毋欺錄

三

理勝則氣不用事氣靜則理愈以明苟遇事而矜張急遽

為氣所役不惟不能自處於理而且即於愆矣戒之戒之

人猶有所憾於天地天地何嘗輒生忿恚故犯而不校者

為量同天地但不可以天地不恚人之憾而不敬天地聖

賢不校人之犯而不敬聖賢

妄用便是不義故伊尹非道非義一介不與妄用失天理

之當然且不為造化惜物力雖一介焉得不為獲罪於天

事機相左是大益處不知自傲非所以順承天意也

世人只為得喪禍福四字占了方寸遂使理之一字埋沒

不出頭要知比干之直諫而死孔子之明日遂行只是禍

福得喪看得透耳此處不容有纖毫之點翳

千病萬病總由物我見生故曰仁者人也天下只如一人斯仁矣

聖賢不自見為聖賢者多豪傑不自見為豪傑者少豪傑不自見為豪傑便是聖賢故朱子有云有豪傑而不為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為豪傑者也

今人最易見人之驕我既不援安見其驕最易見人之吝我本無求安見其吝凡易見人之吝者皆由吾不能盡其道以致之也盡道則潛消默奪而可積極以至於化偶讀陸放翁詩有云垂名千古易無愧寸心難令人通身汗下

毋欺錄

三

有心即有意識意識之合於理者不可無意識之背於理者不可有有物即有分別分別其合於理者即為心之理分別其背於理者即為心之欲釋氏欲不生分別之想以格物窮理為意識與告子強制其心正同

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未可謂非而謂行即是知則非也聖賢之道雖知行並進而行較重故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陽明之學一知已畢其視行之功甚略甚輕將中庸所云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逐層工夫可以頓踰矣恐無是理

慮事莫若審幾幾之不慎而徒自憂危且事不可知而橫擾方寸噫亦至愚已

人安能事事如意但能小心則於如意為思過半矣

凡口鼻四肢之欲事事為之節損即是吾所得於天之定分不得謂天所賦者尚有餘而吾所用者寧不足以不足養有餘如是便視天人為二理矣彼謂人壽何常惟恐用之不盡者轉自促其生耳

不見人之功者必自居其功不見人之善者必自伐其善位高者人之指摘愈嚴望重者亦然愈嚴則已愈以得修必藉指摘而後修已固見克治功疏然幸獲指摘而尤不自修又何克治之功之有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可知天下事只循一易簡之理為之自無多事其所以事變日出不可意計者類由不明與斷以致之也明則銷之於未然之先斷則絕之於將然之際

毋欺錄

十四

此間有是而無非有利而無害不知占許多人品之高享無數太平之福

友人偶論銷圩苦無其人余曰非乏才也實心任事者之少也夫子每每說主忠信又曰忠信所以進德修業正以此也孟子論仁義禮智而必推本乎其實蓋有其實始有其枝葉實心積中雖思慮之所未及而義理自出內無實心雖義理之所切著而苟且念生苟且之心即奮勵之心一緣乎實不實則霄壤背馳三代以下少人材非三代以下少實學之效歟

能盡仁之道者雖威嚴而亦仁不能盡仁之道者雖惠愛而非仁能盡義之道者雖慈祥而亦義不能盡義之道者

雖剛智而非義故文王爲人倫之至要只於道之所在而敬止之

不問親疏遇老者便當有敬的意思遇幼者便當有愛的意思但有差等耳今人此理多不能知只有親者而不愛不敬疏者可知

舍所憚而從所樂未有不爲害者也就諂諛言則諂諛者爲賊人納之者爲自賊

有及門不能容人箴之曰鯁直狷急者雖或立品過人而其享富貴福澤者少蓋富貴福澤未有非寬宏闊達之量受之也要其人品亦未嘗不高

物力不可不惜既以留餘於己兼以濟不足於人

毋欺錄

五

程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睟而盎背可見仁義禮智根於心須是敬敬德之聚也

以我之怒止人之怒未見其有濟也惟理可以制氣只平情順理則我怒不生而彼怒亦熄因知氣之用事多少自悞悞人

人之怒固不循理若我亦怒則與之同不循理矣又曰吾蓋理有所不容已也斯不亦強爲說而重自欺乎

湯之怒葛伯文王之怒密人此又不怒而不得其道者他不得而藉口也君子於人倫之際纖介之嫌惟有自反而盡仁盡禮斷當以大舜爲法

水之患至於覆舟殺人決隄漂墮只爲風所激耳人爲事

物所激而怒之輕發必且致多少舛謬多少事故多少侮慢甚者多少禍患可不審幾於一念之萌乎

若人之怒而非拂於理者則是我有以致其怒吾之怒又惡從生而今人又且咆哮而不可遏吾更不知其何心矣不藏怒不宿怨想見聖人方寸是甚樣光明瑩潔克伐怨欲不行而聖人不許其仁者只壞於病根之猶在耳

後世學者之病最喜捷徑而聖賢之學最壞於捷徑道非不直捷也但直捷處自直捷周詳處自周詳直捷中又自周詳周詳中又自直捷道貴不偏專取直捷其偏甚矣只如大學就自己分上事只說箇明明德就推己及人分上事只說箇新民又合兩項來說箇明明德於天下何等直

毋欺錄

六

捷然明明德格物也致知也誠意也正心也脩身也明明德於天下則齊家也治國也平天下也又何等周詳蓋不直捷則周詳者不見其統貫不周詳則直捷者必至於疏略此道之所以自萬爲一一實萬分也自陸王之學興斥朱子爲支離非斥朱子直斥聖賢耳而學者不察爭趨捷徑賊害學術不知所底近乃有謂格物是打通人我卽是克己者審若是則一格物足矣凡夫誠意正心脩齊治平俱屬贅疣聖賢亦何事周詳重慎於工夫所在層層下先字效驗所在層層下箇而后字耶持是說者謂非卽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以爲善去惡卽是知善知惡而與之絕不相謀者吾不信也卽不相謀要亦捷徑之趨而非聖賢

有本有末有始有終之爲道矣

打通二字余先不以爲然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本無不通亦何用打卽曰爲私欲障蔽則亦克去己私是已聖賢說忠說怒俱只做得自己分內事其在人則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但有求己之道別無求人之法今以打通物我爲說則似物我殊途特地起爐作竈合二爲一且豈無錯認既須打我通物又須打物通我將使爲治者皆以督責爲術接物者皆以刻急爲尙此語豈聖賢道理又豈儒者氣象耶至以打通物我訓格物抑思齊治平是物分上事誠正脩是我分上事而推其始事於致知則是由格致而后誠正

毋欺錄

七

脩齊治平今卻曰致知在乎打通物我則是由齊治平誠正脩而爲格致不益顯與聖經背馳而與以知爲行之說若合符節乎此學問大關隘不可不辨

陽明從萬死一生而得者只得其浩然之氣又卻不免助長不是集義所生故與坐禪覺悟者同病是見心非見性也既不見性則其所得浩然之氣猶只好算箇影子此語人多不信步步實地上體勘自見

孟子從集義而生浩然之氣先儒猶爲時露英氣陽明不從集義而生所以全是氣魄用事聖門言誠言仁皆主性而不主心心畢竟屬氣一邊

孟子曰仁人於弟親愛之而已矣此便是爲兄者之止至

善天下以象爲傲而舜之心初不見象爲傲惟見己之親愛未至愈傲而親愛愈茂以加轉若非象之傲亦莫知親愛有如是之分量故曰聖人主靜以立人極

存心二字固爲學之大要然但把箇心看守在此則必墮於空寂既病空寂則必出於夸誕孟子之言存心也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又曰存其心養其性仁禮卽性性卽心所具之理識得性以爲心便不空寂識得養以爲存便不夸誕故孔子曰操則存操與存不同若操卽是存何容下箇則字旨哉操也存與養並在其中矣

聖學但言知性而不言明心可見知性方是明心而明心之不得爲學也審矣

毋欺錄

大

漢超共論世俗奢靡不惟泥沙物力而亦草菅物命物力太耗則人力亦絀而凶荒盜賊之變隨之物命太戕則殺氣所感而刑獄刀兵之愾應之故曰奢侈之禍甚於屠戮世且爭高嗜勝而莫之知返也悲夫

我生之初親朋至酒一壺爲錢一腐一簋亦錢一雞鳧卵一簋爲錢二便可款留今非豐饌嘉饈不敢留客非二三百錢不能辦具耗費益多而物價益貴財力益困而情誼益衰故王者教民必先於富而富民必先於樽節愛養過自聖人以下所不能無但當救過不可諱過

孟子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人因謂此大任未降時

之事耳豈知大任之降非便子之以安樂也仍是苦心志
勞筋骨數者境界特動心忍性曾益所不能則從這裏過
來爲熟徑耳

所以安樂憂患與生死初非兩截步步安樂便步步死步
步步憂患纔步步生

君子不激人亦不爲人所激何者氣有相激理無相激君
子一循乎理而又何激之有

人猶木也木無本根則頭木無枝葉則枯人生上而祖宗
是本根也下而子孫是枝葉也邱隴祀事之時必敬必勤
所以培其本鞠育教訓之事必誠必正所以茂其枝不培
不茂而生理以墜故人道之大綱奉先裕後思過半矣

毋欺錄

九

凡天下責我之人皆成吾之人切須返躬脩省苟不受人
之責而意氣相凌或漠焉相置皆自暴自棄之徒也

楊文襄公論邊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
事時鎮靜是道也夫豈止治兵當爾哉

人只謂中庸下半部纔發明誠字而不知開章戒懼慎獨
早已有誠了然此猶就實心言是成性以後的誠若繼善
以來實理的誠則天所命者何人所性者何誠也而道與
教總不外是中庸爲明道之書盡誠盡道一而已矣

行有不得皆反諸己人只事事自見一分不是自覺地位
有餘意味甚遠

中庸戒懼慎獨動靜交致其功也二者固不容一之或略

然獨知之地是酬酢萬變關頭學者喫緊用力尤須在此
雖曰靜無工夫動不得力獨不曰動無功夫靜不得力耶
能慎其獨毫不放過則不睹聞之戒懼亦思過半先儒謂
慎獨是鐵門拴而大學亦但反復叮嚀於慎獨良有以也
分位之所不能爲者聖賢不以責人也當爲而爲固是天
理不當爲而不爲亦是天理

下學而上達上達卽在下學中所以聖賢立教只就下學
一邊說纔以上達立教便誤後學便恰是害道病根只如
程子云主一無適之爲敬高忠憲公曰心無一事之謂敬
心無一事自是主一無適極至地位然使學者但求心無
一事而不從主一無適做工夫則焉得不墮聰明離事

毋欺錄

三

絕物以爲道耶孔子耳順以後看是甚樣胸襟然猶且曰
從欲不踰矩步步遠他實落初未嘗言心無一事則甚矣
學之必不可以不進於上達而教之必不可以不主於下
學也蓋聖人只是下學中人也

敬是徹上徹下工夫則主一無適者正是徹上徹下者也
不必就上再着一層高妙話頭

從心所欲不踰矩可見人心道心是一非一是二非二鈞
勒的直恁分明上達只是下學的究竟其實從心不
踰恰是心無一事但不可躡等耳

祿在其中祿字不必實指千祿之祿只虛看甚有意味學
猶是學但爲千祿而學則多間見闕疑殆慎言行寡尤悔

必有不克盡其功者聞見必日積月累優柔含蓄而後漸進於廣博苟志在干祿則亟欲自見得少亦足夫安得多疑殆所在正好自作聰明矜奇炫長悅人之耳目以為干祿之階夫安得闕疑殆且然況可見諸言行者又安得慎務為欺人之學惟冀利祿之邀即有尤悔亦不復暇顧夫安得寡是則寡尤悔之學正與干祿同途而功胡越者也若誠一念不紛實下工夫其中所得豈止利祿之所能及故曰祿在其中分明謂寡尤寡悔何祿如之也不須更尋祿字注中不求自至四字解極脫洒無乃猶挂著纖翳在孟子天爵爵字亦從人爵借說初非實指

毋欺錄

三

層法門也昔有問程子求中於未發以前如何曰求中即是思思即是已發羅文莊公疑之謂此思在動靜之交未可謂為已發愚以為文莊此語未得程子立教之旨蓋程子每不欲與學者言靜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曰纔說靜即入於佛曰人言靜見天地之心某獨言動見天地之心曰未發前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今說提起此心專一體認未發前如何此正靜中有物之謂也雖虛明之體似有所屬然不著形相不落聲臭體認未得與體認得時氣象雖同境界則有異超動靜而言則固無動無靜就動靜而言則但可謂靜而不可謂動所以謂是已發者有物即已發已發即不得謂靜不欲以靜立教也然

則未發以前究竟如何程子固言之矣曰喜怒哀樂未發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即是有物無物涵養甚箇看來纔說靜便入於釋是程子不欲言靜本旨

孟子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程子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似乎孟子是就孝弟上推擴出去而言其事業之廣大程子是就孝弟上收斂進來而言其義理之精微然而非有二也天下之平正所以盡性至命也都是愛親敬長良知良能中事也此本實實落落至明至切的道理但人自信不及所以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程子亦曰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毋欺錄

三

養心莫善於寡欲養知莫過於寡欲知是心之明欲是心之蔽不兩立故須所欲掃除淨盡則此心常明專治內不是學問專治外不是學問何者心兼內外纔專治不惟道理之偏并所治者亦齟齬而不馴伏中庸所以行之者一一雖就心言誠要亦是理心非理不誠以不仁之心逆料人彼未必然而吾先自處於不仁多見其不智須於疾病貧窮人所最困苦處偏尋出箇樂來方不為境遇所奪然此樂處非可偽為非可強求只遵道而行便無入而不自得若是則道與境遇有二乎曰疾病貧窮不

是道道却不在疾病貧窮之外此便所謂道亦器器亦道在人自去領會

只爲物我見重所以到處窒礙不相貫通若盡除物我便天地一萬物一更有何處不貫故曰一以貫之故曰忠恕而已矣

但知父子爲重則所以傷吾父子之恩者皆不爲矣但知君臣爲重則所以傷吾君臣之義者亦不爲矣五倫皆然故中庸但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之名而天下之道已盡於是

道也者吾所當爲者是也才責人便非自盡才不自盡便失其道大舜之孝亦只是吾所當爲者盡其分量至於充

毋欺錄

圭

塞無間則警象之不慈不弟自然銷鎔亦盡故底豫而克才責人便非物我一體故不能相通

王生友竹問曰告子之不動心雖是強制其心果能不動否余曰烏能不動但曰強制已不勝其動矣蓋天理不容泯滅人卽甚凶頑亦有時而發露此乃往復氣機之自然卽所謂平日好惡卽所謂善端發見之偏也告子雖勿求其不得而得失天理之昭昭者日用之間清夜之際何嘗不自省覺只是隨省覺隨抑制省覺非動省覺而強抑制之爲動孟子之不動心亦非心全不動只是其動以天故曰不動莫靜於天理莫動於人欲以人欲而強制其天理

動奚若焉先儒謂釋氏忙得不了正謂此也告子之學卽釋氏之學也

平旦之好惡善端之發見愚以爲告子之所必不能無者此一定之理也聖人使人於汨沒之後而長養之以全其良擴充之以迨其極者惟在於此告子乃復強爲抑制直滅絕造化之氣機斬斷生人之種子釋氏旣揚其波世又從而揚釋氏之波者且盈天下何也噫

敬也者萬善之綱領千聖之命脈入則人出則禽入則生出則死

財利之往來人品心術所關故一介不苟昔人以此堯舜其君民

毋欺錄

圭

論士於三代以前有爲重於有守論士於三代以後有守重於有爲非古今之才有優絀也守有優絀也而世道於是而懸殊已

淡泊可以養生寂寞可以彌性

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靜則昏昧動則紛擾者心之放也皆朱子言治心者只於此處體勘自有把握語曰名者造物所忌造物何嘗忌名實至名歸正天道之當然造物所忌者乃無實而妄求者耳卽其欲上之心便是無忌憚之心人之所無忌卽天之所甚忌忌是畏忌今人多半視爲忮忌其亦昧於天人之甚者矣不是存心一層禮義又一層存心卽是禮義不是放心一

層利欲又是一層利欲即是放心但存心有動靜之分放心則無動靜耳

余嘗自謂人生無益於天地間不若死之爲愈今既不死便當隨事殫力置死生於度外故在家則父子兄弟常切不盡分之慮而不敢或懈教人則法語巽言惟恐其不爲君子而不敢或棄此余所以畢世憂勤忘其老至也雖然死而後已昔賢之訓敢不勉焉

義與利相須而並行舍義言利固不識義使舍利言義亦未必爲識義孟子百鎰不受十萬亦辭使但曰是無取乎利交者也又何以有不素餐之辨而謂却之不恭也哉蓋重道而好禮潔已而遠利亦各行其是而已

毋欺錄

美

持已而見利思義則固無貪取之病待人而見利思義則亦無吝與之病

邪正之關由於昏明昏明之介發於敬肆故君子敬以直內直也者無時無處而不主其敬也小有間斷卽入昏邪可不戒哉

凡事固須熟思審處亦有稍瞻顧焉卽非者二者皆無失乎天理而已然天理見於審慎者易見於當幾者難而惟當幾之見最爲真切致曲致此達於所忍所爲達此能馴致其極則惟義所在矣

從來父子兄弟之際類多不齊如堯舜爲父而有朱均舜禹爲子而生於瞽瞍以至周家父子互古難違孔子歎其

無憂然且文武周公爲父兄而有管蔡可見氣數雜揉必無全盛人事間錯必不能盡如人意此正孝子慈父恭弟友兄之所自出但當安於所遇盡其當爲以處之一有責望之心則不勝其乖迕而足爲人倫之變也已

見義不爲是爲無勇固聖人之明訓凡事須決於義理尤須審乎時勢蓋時勢卽是義理苟與時勢抗衡卽是果敢而窒

世情恆喜人之順從吾言不知言惟相違而義理出余每常晤對見無一言之違也則尤恐恐然內自省察其口過非理之來雖旋卽豁然而當下不能無少拂意亦是見理不熟

毋欺錄

美

一以貫之但驗之吾身百體而其理自見目能視也而心以爲猶視則視耳能聽也而心以爲當聽則聽是心貫乎耳目也持者手而苟非心之欲持則不持行者足而非心之所欲行則不行是心貫乎手足也言之者口而不言者必其心以爲不可言爲之者身而不爲者必其心以爲不可爲是心貫乎身口也推是而天下之大萬事萬物之紛醜一而已矣故曰一以貫之

己之所不欲持不欲行亦人之所不欲持不欲行己以爲不當視聽不當言與爲人亦以爲不當視聽不當言與爲推己及人卽無不各得其分願故曰一貫之道忠恕而已矣

程子謂人須放著自己與天地間物作一例看此最妙語
今人於眾人中作一秀才便沒安頓此秀才處進而中舉
人中進士益沒安頓此舉人進士處他如有了些少家私
有了些少才學都沒安頓此才學家私所在所以動作語
言威儀之際種種謬妄種種罪戾豈知天地人物無窮無
盡吾亦無窮無盡中之一人一物造化合下有一安放自
己處吾只還他安放便了管仲也只爲沒安放自己一箇
上卿仲父故雖許大功業而聖門直以爲不足道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吾以爲此亦舊器之無用而在
所更張者耳不然器亦安可棄舊也器不求舊未必非人
不求舊之漸漢宣立后所以托意於故劍歟

毋欺錄

毛

昔賢謂立誠自不妄語始蓋無是念無是事而有是言固
爲妄其不當言不必言而言亦何莫非妄誠能一切謹密
則此心之無虛假間斷可知故曰立誠

天下事何者而非自取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吾更
由乎誰慎之哉

厭事最爲害事至而不能辭便是吾分內事才生厭心便
慮之不周慮人不周猶或有周之者而吾之過已難辭慮
己不周則轉以致害聖人毋意厭事詎非私意

女子小人之不孫由平時不能自守之嚴啟之猝欲禁於
臨時愈禁則愈不孫

敬以持己便是致中工夫恕以及物便是致和工夫故出

門如賓使民如祭便有天地位的意思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便有萬物育的意思或曰敬恕是兩項致中致和由未
發而已發是一項曰無忠做恕不出非主敬即行恕不來
則又何兩項之有也

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况狐貉做緼貧則做緼
富則狐貉做緼非損狐貉非加此正事物當然之理故由
也不恥可進於道

昔薛包於其弟子求分財產奴婢則引老者田廬則取荒
頓者器物則取朽敗者甚矣包之友讓也而吾謂何獨友
讓爲然凡人生之奉其身者得有奴婢便足何妨老穉得
有田廬便足何妨荒頓得有器物便足何妨朽敗如此則

毋欺錄

毛

吾之安身處已亦儘受人皆以有餘爲福吾獨以不足
爲福人之所讓讓於人吾之所讓讓於天天固不因人讓
而有益然而人之此心當不悖於天心云

纔不自攝心此心便無所不至小人所爲之無不至亦只
由此心放而不收故曰人心惟危

仁之中已兼讓意而大學言仁必復言讓者讓尤人情所
難耳故孔子特稱泰伯以風世

昔有後輩問前輩曰聖人如何可學曰輕財便是聖人旨
哉言也極其量雖堯舜讓天下只是輕財余見今之好利
者不勝其繫戀繫戀常出於意外則凶害亦常出於意外

然卒莫之覺悟不知均受心性於天何以若是其弱而不

返也

恩怨須明同一明也而重在恩不可忘取子必謹同曰謹也而重在取不容苟

有事勿正卽是先難後獲而忘與助皆正所必至之病棄其效遲則忘貪其效速則助獲字中該此二病故不可不後

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是聖學反是卽佛學或曰有事未嘗不同余曰途路之差正在有事聖賢之有事集義也也氏之有事守寂也守寂則但知有心之虛而不知有性之實集義則靜而立其具衆理之體動而達其應萬事之用故曰差正在有事

毋欺錄

三

靜而立其具衆理之體卽是敬以直內動而達其應萬物之周卽是義以方外

卽心卽性是生初事是聖人事自夫不能保其生初而不得爲聖人則性已離其心安得不分而性又如何可離其心安得不合則復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者復性也天地之心卽心卽性也

後儒主靜主敬之學總不外慎獨二字故知聖人之言無所不盡

中正仁義本極靜所以靜中卽具有中正仁義若無中正仁義之靜便落空寂便體非體而非用

有中正仁義與無中正仁義之靜如何分曰窮理則有不

窮理則無故格物致知爲聖門爲大學入門第一工夫而聖學舍此亦更無第二法門

格致知止以後之靜是理靜未能格致未能知止而言靜是氣靜理靜故能慮而應萬事若持氣靜以泛應其不爲意見之私者鮮矣

古今之天下非有異也古今之人亦非有異也後人動謂古人之事非今人所能爲古人之道非今世所可行轉相師效日以淪下不知古人只爲此事行此道而成古之天下今苟爲之苟行之則雖唐虞三代未嘗不可在今日也先儒謂纔讓第一等人與別人做便是自暴棄今只一自暴棄而遂舉斯世而沉淪之哀哉要其事無窮其病則一

毋欺錄

三

只是嗜利古之人不好名不好利其後好利而猶或顧名至今日而併不復名之願已哀哉

毋欺錄終

跋

人生天地間有固有之秉彝當盡之職分不可追之責備
自有知以至一息尙存行之而不盡履之而愈難其倫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事官守士坊耕田鑿井飲食起
居其德忠孝節義廉仁慈讓其垂教者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孟氏其書易書詩禮春秋初何嘗有元空微妙超
越常見之說也然而淺之則夫婦與知深之則聖賢莫究
至簡至易之中元妙卽寓焉蓋聖賢立教誠以爲體忠恕
以爲用而性與天道卽流行乎其間爲生之順卽爲沒之
甯鬼神禍福胥不越此天人無二致也根自四十以後獲
聞孝定先生之教是錄嘗手自謄寫詒諸同學自惟固陋
過誤叢積每一披覽泚然汗顏今太倉季君菘耘將屬其
門人顧君湘校刊行世根幸百年湮晦之書一旦流播人
間有裨於世道非淺特書服膺之素以識嚮往云道光壬
寅九月邑後學潘道根識

毋欺錄跋

一